

回归文化丛书之

# 聖賢智慧互通說

——以道家说同(上)

——《道德经》的了义说  
(乙)

张戩坤 著

光大出版社

## 第三十五章

执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乐与饵，过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视之不足见，听之不足闻，用之不可既。

“执大象”是什么意思？大象就是道，“大象无形”，道本无名，你执了大象，就是修德符道了，始觉合于本觉了，唯道是从了，大顺于道了，只是“道我”了，这就叫“执大象”了。“执大象”的时候，小我已经转成空性大我了，只有立体真空的“自己”，这就“执大象”了。那“天下往”是什么意思？“天下往”就是你“执大象”的时候法身遍满，无限周遍，一相无相，真空绝对，永恒存在，“唯道独尊”。修到能“执大象”，这是一种形象的说法，你不能当做像执教鞭一样，那就成二相了。你不能把它理解成二相，你把它理解成二相，就不叫“执大象”了，就叫骑大象了。“执大象”，就表示你跟“大象”是自体同源同根同性，无二无别了。这个时候佛陀就叫“不动周圆”、“不动道场”，孔子就叫“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老子就叫“天下往”。所以，前面讲的天下自定、天下自正的“天下”，不是指江山的天下，而是指你本心本性的“天下”。“天下往”，就是指你的心周遍天下了，你的心不动周圆了，十方遍满了。

成就了“执大象，天下往”，你就法身遍满，究竟一相，自然就产生自体大悲心、无缘大慈心。到这一步，你就“往而不害”，别人也害不了你，你也不再危害任何有情无情，因为有情无情都是你的法身慧命本体。“往而不害”还指过而从化之意。你看，文殊师利菩萨法身遍满、一相无相的“执大象”，走过去遍地七宝，坐到哪里周围七宝就现前，这不就是把你的黄土化成七宝了吗？那你就知道，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到处七宝，那是阿弥陀佛的愿力成就的。我们“执大象”能“天下往”的时候，就看你的愿力是什么，就能成就什么。但总有“往而不害”的效应，首先是谁也害不了你，如抽刀断水，如风吹光，他能害了你吗？你是法身，法身是无身无相，想害也害不了。就是老子说的“入军不被甲兵。兕无所投其角，虎无所措其爪，兵无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无死地”。兵刃刺伤不了一相无相的法身，爪牙怎么能伤害你无相的法身慧命呢？就是须弥山压到你身上，也毫无影响。何以故？一切的一切皆是你的无形大象的“道我”本身。

“安平泰”，“安”是安祥、安稳、如如不动之意。“平”是一相无差别，

平等一如之意。“泰”指通达、亨通无障碍，在这里指无限周遍之意。“安平泰”三个字是形容大象的“道”具有如如不动、永恒存在、一相无相、真空绝对、无限周遍的属性和状态。具体到事相上，就是安稳太平、昌盛通达。走到哪里，哪里和顺祥和、太平和谐，令众生和环境都得到无穷的利益。所以，佛和大菩萨走到哪里，哪里“安平泰”。所以，“安平泰”三个字，就把你“执大象”的一切功德利益都包含了。

“执大象”的修行境界是指你时时跟大道相符，转凡成圣，就不受一切外界事物的影响，既“往而不害”又“安平泰”。所以，六根门头的一切物相你都能自如自在的转正觉了，再不被色声香味触的五欲所扰动了，这就是你修道境界升华、智慧开显、层次转变的功德利益。如若你还达不到转物自在，那你一定会被物所转，这就是老子讲的“乐与饵，过客止”。

“乐与饵，过客止”，这是指的凡夫众生不能“执大象”，没有转凡成圣，必然被六根门头的相所迷惑。“乐”，就是耳根上听到的喜爱音声。“饵”，就是舌根跟鼻根上的美味与香气。“饵”主要指舌根，鼻根上也能沾点边。老子用耳、舌两根就代表六根，说的是凡夫不转正觉，必然见相著相，遇到可欲的色声香味触法就被六尘所危害，被物相所迷惑，所谓“过客止”，走不动了，被外境把他的心摄住了，犹如狗追逐土块，不知是土块。众生都在六根门头不自由，顺着贪欲堕深渊。所以，老子强调“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六根门头的一切可欲之相，把一切众生干扰得神魂颠倒，危害极深，使修道人不能安心修道。所以老子强调，见六根门头的相要反观观根性，不为外境所动，这就是“为腹不为目”。“腹”者喻内也，指内在的根性；“目”者喻外境也，指攀缘外界的六尘。“为腹不为目”，就是见相见性，见显现的就见不显现的，见立体镜像就见立体真空大圆镜。能“为腹不为目”，就是转凡成圣的修为。“去彼取此”呢？就是不被外境所转，直下见一切六根门头的显现相只是不显现的根性本身，只见根性，不著尘相，直到只有根性独尊独存，就是“去彼取此”。众生凡夫偏偏贪著六根门头的尘相，不想修道明心见性，也就是不想“去彼取此”。

“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视之不足见，听之不足闻，用之不可既。”一个人被六根门头的相所迷惑，他就会觉得一切外境是真实不虚的，而修道追求大道却觉得虚无缥缈，就无心去追求。这里的“无味”、“不足见”、“不足闻”，这是讲大道不可见闻觉知，不可捉摸，不可品味，无形无相，

所以凡夫之人乐于享受感官的欲乐，而不去追求真实的大道。你给他讲大道，他觉得淡然无味，又看不见，又听不来，虚虚玄玄，不可捉摸，还不如感官欲乐来得现实。无始劫来的凡夫俗子皆流于这种浅薄无知的危害，无量劫来烦恼不断、痛苦万千，只追求一点刀尖蜜，不怕割舌之患，流落在六道轮回中生死不了，而一旦转成人身，又忘记了三恶道所受之苦。所以，老子在这里强调，虽然“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但它确实真实存在，若能明心见道，则法乐无穷。是因为凡夫人未见到他的根性、真空本性，所以感觉到淡乎其无味，岂不知颜渊“箪瓢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乐什么？乐夫子之道，因为夫子之道其乐无穷。因为颜渊悟道了，他知道法乐无穷。孔老夫子把闻道看得比生命都重要，“朝闻道，夕死可矣”，这就说明大道的味道之浓。不然大迦叶富甲天下，妻色倾城，他毅然抛弃一切，修头陀苦行，义无反顾，这就说明了大道的确是法味无穷，不然身为皇太子的悉达多怎么能六年苦修而成佛呢？

“视之不足见，听之不足闻”，是指大道一相无相，非色非声，非耳目感官乃能摄取，而是用心地法眼才能朗朗现前。所以，凡夫就认为是“不足见”、“不足闻”，是丢西瓜捡芝麻，对大道的追求不感兴趣。实际上，淡乎其无味，“不足见”、“不足闻”，这是老子讲大道不可用感官去感知，提醒人们不要认为不能感知就不存在，偏偏老子要说明的就是大道真实不虚。虽然不可用见闻觉知去把握，但它在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中时时存在，时时在起用，只是“百姓日用而不知”而已。老子在这里用“用之不可既”来告诫凡夫，大道不是不存在，而是唯一真实的“存在”，况且你时时在大道中起用大道。你日常生活中的见闻觉知、起心动念、言谈举止、行住坐卧、运作施为，哪个不是大道的作用？无大道就不会有这一切运作施为的进行，所以大道的妙用不可穷尽，所谓“用之不可既”。

……道有没有味？道本身没有味，道有味早都被人抢着吃光了。道无味，是指你舌根的尝性。道虽无味，但没有尝性的“道”不会给你现出任何味道来，所以这里的“无味”是指舌根的尝性。“视之不足见”，是指眼根上的见性。“听之不足闻”，是指耳根上的闻性。现在注意！你怎么“执大象”？就是在六根门头见你的根性，修行到六根门头只有根性时，就“执大象”了。经常给你们说，除有无无是性，这里的“不足闻”就是无闻，“不足见”就是无见，无味本身就是没有味。那无味、无见、无闻，就是除了有相的无相，无相就是你的根性本身，那个无相就代表“大象”。

六根门头的相只有两类：一类有相，一类无相。那你在舌根上的无味就是无味相，眼根上的无见就是无色相，耳根上的无闻就是无声相。那你就知道，六根门头的无相直下就是根性本身。注意！现在就要叫你明白，在六根门头两类相中，你见到那个无相就可以简化转正觉的方式方法，不管哪一根上的无相，都代表根性本身。你以见六根门头的无相来体悟体证你非有相非无相的根性，这是一种方便。从这里入手，你就容易体悟“大象无形”，根性是真空的，帮助你见到六根门头如如不动的、真空绝对的根性。当你见眼根上的无色相就是你的见性时，你就能体悟除有相无无相，无相就是根性的道理。然后再到除无相无有相，有相亦是根性。这你就明白了，有相无相只是根性本身，从而你就“执大象”了。

达到有相无相都是根性本身了，这就叫“执大象”了。你先要明心见性，见到“大象”，再得成于忍，达成三昧“执大象”。“执大象”后，你是“大象”，“大象”是你，“大象”为你所用，你就才知道“大象”“用之不可既”，所谓妙用无穷者也！

……六根性是一性，都是真空本性，真空本性就是“大象”。当你“执大象”之后，只有真空本性。前面给你讲过“永动机”，那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犹如风箱“虚而不屈，动而愈出”，你就能“无为而无不为”。到此，你就能体悟到世间没有比修道、证道更高贵的了。

### 第三十八章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为之而有以为。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扔之。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故去彼取此。

我们看这个“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上德”是道之德。这样说吧，有了高层次的就不需要低层次的，“上德”是高层次的道之德，“上德”是道的属性。当道的层次境界都没有丢失时，道之德就是上德，所以就不需要修德去符道。修德的目的是因为我们丢失了道的高层次，以修德来恢复道的境界，这个是不容易理解的问题。“上德不德”怎么着有德呢？就像皇

帝不求官一样。皇帝求不求官？皇帝求什么官？皇帝不求官“是以有”最高的官，很简单嘛！皇帝不求官是以有官，“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老百姓求官是因为他没官，求官的时候没有官？（答：没有官。）没有官才求官，所以没有德才去修德。当你求官的时候说明不是皇帝，当你修德的时候已经丢失了道之德。所以，“下德不失德”，尽管地努力去修德，因为他已经脱离了“道”的高层次境界了，必须要用修德来恢复“道”的高层次。当你精进努力修德的时候，就说明你没有达到道之德的那个高层次境界，所以“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下德再修德，还没有达到高层次的道之德的境界，所以说“是以无德”。这两句话，九十年代有一个大学老师看了咱们的书，激动地给我说，他看了《老子的道论》，一下子解决了他多年不理解的问题，怎么着上德不修德还偏有德、下德不失德还偏无德？这两句话在文字上不好理解，你只有通过自己的修证，自然就能理解老子所说的道理了。

这些道理，你修证的时候，你处在哪个层次境界，你自己心里是明白的。比如说六根转正觉，每个人自己衡量一下，你眼睛一睁，你看见这个日月星辰、山河大地能透过去吗？你能透过去，就不需要转正觉了，因为你一眼就看到日月星辰、山河大地只是见性本身。你如果见有色无色的相，犹如见镜子里的镜像一样明彻，这说明你已经时时处在正觉的层次境界了，就不需要再转正觉了，只需要得成于忍，达成三昧就行了。你眼根上没透过去的人，就得兢兢业业地转正觉，因你没有透过去，随便见眼前的一物，你不能心地里把它当做像镜像一般透彻，那你在转正觉的过程中，说明你没有正觉。等你明心见性了，即使还没有得成于忍，就禅宗说的保任功夫还不到，但你已经透过去了，你彻心彻地的知道“色即是空”的道理，那你虽不转正觉，已经有正觉了。没明心见性的人，说我天天在转正觉，正说明你没有正觉。你没透过去就相当于这里的“无德”，你就修着时时在转正觉，时时在转正觉还是“失德”，但是你没有达到那个境界的时候，当然是“无德”。

老子在这里讲的是境界层次的问题，你不到那个境界，不到那个层次，那你再说的天花乱坠，你心地上透不过去。现在看，这（举教鞭）是什么？不需要你表白，你心地里就已经知道自己的半斤八两了。在真实的修证过程中，明心见性是自我可以把握的，当然可以用经教来勘验，也可以让过来人去验证，这都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自己在六根门头能不能问过自己。

你见色闻声，不是叫你答理论上的识念，而是当下在六根门头体证体悟到你真空绝对的根性是否明明彻彻，见天地万物的一切有相无相能否先有真空，最后到只有真空。除了狂妄之徒，自己哄自己的人以外，真心想明心见性的人，都用老子的这两句话给自己做一个自我鉴定。

你在修证过程中，你能体悟到“皇帝不求官”了，你就知道你透过去了。你看，求官的都是没官的人，或者官小的人。你证到了本体本性，在佛法上就叫无学境界，或无生境界，剩下的都是继续深入，完成自己大愿设定的内容，一直达到自由自在，无为而无不为，就是佛法上讲的十力、四无所畏、十八不共法、八大自在、三念处。但最基础最根本的，仍是要悟道证道，要明心见性，跨过这个门槛是最为基础的。

“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为之而有以为。”“上德”，指道之德的无为自然。“上德”处在无为之境，故“无以为”，就是不需要修为，就是刚说的，是皇帝再不去考科举。“上德”是人家达到无为的境界，自在成就的境界，再也不用有为去修为了。“下德”没有达到那个境界，就连他的无为也是修为，就叫“有以为”。尽管地修就是有为，有为的修是为了达到无为，就算你修到无为的境界，仍是有为之修。

“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上仁”和“上德”的差别是，“上德”是无为，“上仁”是有为。“而无以为”，就是“为”那个“无为”，这才是修为要达到那个“无为”的境界。那“上仁”的层次已经是失道、失德了才说仁，这已经降下来了。你看，“上仁”是“为之”，但因为是“上仁”，这个境界还相当的高。“为”个什么？“为”个“无为”，“为”个“无以为”。“为”个“无以为”的时候，就算你达到了，还是为着呢。那你不修的时候，你没有办法进入那个境界层次。

“上义为之而有以为。”那你看，仁下来就是义的层次，“上义为之而有以为”，就更低了。到义的这个层次上，你再修为都达不到无为了，仁的层次上还可以修那个“无为”，也就是“为”那个“无为”。降到义的层次，你就是想“为”那个“无为”都不能为了，你再“为”都是“有以为”。犹如你再考得好，绝对达不到皇帝的位置。

“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扔之。”到礼的层次就更差了。“上礼为之而莫之应”，你给他很恭敬有礼貌地行礼，如果对方没有答礼，你的礼节再合乎规律，那是外在的形式，你的内心已经起了烦恼了，你也会给他还个拂袖而去，甚至还因对方的无礼引发你的无礼，强行叫他还礼，说不

定还会拳脚相加。这就已经到我们凡夫的境界了，内在的修为变成了外在的形式。内心没修好，就只能用外在的礼仪形式来规定。你看，从道、德、仁、义、礼来看，就说明你修为境界的层次不一样，就表达你的心灵人格、境界智慧不一样。你生命的层次不一样，未来所对应的生命形态就不一样。

“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依道、德、仁、义、礼的顺序，依次降低，层次境界下滑。老子所处的那个时代，人们已经下滑到礼的层次和境界。也就是说，失道、失德、失仁、失义后，达到了以礼来规范人的时代了，人人的行为准则是以礼节为标准。老子那个时候礼还在，人们还都遵守礼仪规则，不同层次的人都遵守各自的礼节。君有君礼，臣有臣礼，父子、夫妇，社会各行各业都是用礼义来规范，人们普遍还守礼。就现在的人所骂的宋襄公之蠢，也说明了，那个时候在生命攸关、国家存亡的大事上还能守礼。这在失了礼的今人看来荒唐可笑，认为愚蠢之极，但还仍然保持着礼的规范，在那个时代宋襄公的举动也是很正常的。但到了失礼失法的今天，人们就感觉到荒唐而不可理解，认为那是愚蠢的举动。岂不知站在那个时代看现在，我们不就表现得狡猾诡诈、野蛮无礼了吗？给你们说过，禹王见人有偷盗行为，就放声大哭，他认为这是他的德行不够，领导无方，德化不及所导致的，认为是他的过错，而不是偷盗者的过错。今天的人能理解这一点吗？因为我们的心性修养、人格品质、智慧境界，都早已失道、失德、失仁、失义、失礼、失法了，所以古人和今人互相不能理解。今天的人看孔子，可能觉得太迂腐了。那要是孔子看今天的人呢？那就太可怕了。现代人类社会普遍进入的层次境界，就把整个人类都迷惑无智了，也不知道道、德、仁、义、礼的不同层次了。只有大圣老子就知道，人是从道、德、仁、义、礼一路滑下来了。两千多年后的今天，法都不遵守了，不管用什么手段，只要能对自己有利，他都会千方百计地去干，连国家的总统、首相都是名利之徒、财利之心，毫无道、德、仁、义、礼的追求和规范了，更何况普通老百姓呢？这不就是佛陀讲的末法时代了吗？末法就指的圣贤之道的教法衰落了，人们根本不知道道、德、仁、义、礼了，还谈什么追求道德仁义而解脱呢？所以，西方人讲的人类末日，他们错理解为是人类的消亡之末日，其实末日就是人类完全失去了道、德、仁、义、礼、法的心灵人格和规范，那就叫末日。当道、德、仁、义、礼的人性丢失时，赤裸裸的争贪夺抢的兽性猖獗时，这就是人类末日。因其人性潜隐，兽性肆虐，故造极端的恶业，就会招致天



灾人祸必然迸发。

……你想，到底是宋襄公蠢还是你蠢？那个时代的人如果不守礼节就觉得丢失了面子，就觉得活着没价值，所以人人都遵守礼义规范。哪怕别人胜了我，都不敢失礼。子路到临死的时候还要整理衣冠，合礼而死。你就知道，不同时代的人生存的生命价值有不同的标准，你看他蠢，他看你太野蛮，太可怜。如果处在道德仁义层次的人，看守礼节就还觉得虚伪。如果处在道德仁的层次，看义也是枉费心思。如果处在道德的层次看仁呢？就是“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如果处在道的层次看德呢？那就感到如堕深渊，如明目而盲、聪耳而聋一般可怕。因为道是非极性的属性，德已经具有隐极性和极性的属性，在这里才是差之毫厘，失之多少？（答：失之千里。）唉！何止千里万里！佛陀说，一念无明起，清明空变成了晦昧虚空。越到高层次，丝毫的变化境界差异就天壤之别了。越到低层次，变动虽大，但境界差异反而不明显了。这犹如万分之一的天平，有半根头发丝都能引起剧烈的变动，而五十吨的磅秤，就是加上三、五斤都起的作用不大。唉！众生的层次境界越低了，就越可怕了。低到毒蛇猛兽了，什么道、德、仁、义、礼丝毫都没了，只有赤裸裸的自私自利、争贪夺抢，这就叫畜生。众生的境界层次越低就越可怜，你给畜生说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它茫然无知；井蛙不知太空有多辽阔无垠；蚂蚁怎么能知道太平洋有多浩瀚？低层次众生的我们怎么能知道佛菩萨的境界？高层次的圣者怜悯低层次众生的可怜，而低层次的众生根本就不能理解圣者的慈悲之心、仁爱之心、怜悯之心，这正就是低层次众生的可怜之处。为什么要修学圣贤之道？你不修学圣贤之道，你的生命层次永远不能提升，你的生命层次永远不能转换，就像一个无知的婴孩，他不知害怕地去水坑里嬉戏，但大人能不管他的无知吗？大人对婴孩无知的怜悯之心，就是圣者对凡夫的怜悯之心。

……你想，现在的人能理解远古上古时代的人吗？不能理解了。你骂蠢猪式的宋襄公，那是这个时代人的悲哀。这个时代的人哪怕用什么手段都要巧取豪夺，都没有廉耻心了，没有羞惭心了，没有礼节礼义规范的约束了。这你看，糟糕了吗？但老子那个时候正就是礼还存在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宋襄公没有失礼，哪怕败了，被杀了，死了，他都不失礼。从这一点你就知道，社会的发展正像老子所说的一样，是退步不是进步。但现在的人愚痴着不明白这个道理，被不正确的一套社会发展观念所迷惑了。老

子的社会发展观是以心灵人格、境界智慧来衡量的，而西方的社会发展观是以人类所掌握的生产力的手段来衡量的。现在你看，把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当作一种合理天然的事情来看待，把斗争当作合理化的一种生存手段，把战争也当作一种应该发生的必然来看待了。如果不净化心灵，不完善人格，不升华境界，不开显智慧，那随着失道、失德、失仁、失义、失礼、失法的次序下堕，越来越可怕的事情就变得越来越所谓合理化了，这是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悲哀，但这也是共业召感的必然。佛陀早在几千年前就做了详细的描述。但现在人类社会还没有完全崩溃，道、德、仁、义、礼、法的各个层次都有对应的人，只是高层次境界的人数量越来越减少了，低层次境界的人数量越来越增加了。所以，需要大力提倡圣贤之道，普化人类社会，教化世界所有民众，开化每个人本具的道德仁义之心，这将对人类社会最为有益的事业，也是对人类社会最大的贡献。

如果只把科技的发达叫做社会进步，那太片面了。心灵人格、道德智慧的标准，这才是衡量人类社会唯一真正的标准，其它的一切衡量标准都不是正确的衡量标准。人类要提升自己的生命层次和生命形态，这才是唯一最有价值的追求和最有意义的生存方式。现在大多数的人不能理解这一点了，这就叫末法现象。不知你们能不能理解？（答：能。）能理解这些道理，你首先要提升自己的境界层次，然后去关心救度所有的人，这才是你正确的人生观。你不要认为现在的人会冷嘲热讽这些圣贤之道，但你也不要随大流，要有智慧的法眼，你还是要担负起救度苍生的使命，尽你做人的责任，至于其它的就无所期求了。

……是退步了还是进步了？唉！是退步了。老子那个时代的人都是长袍短褂，基本上不让身体往外暴露。就这个衣着装束，就表示那个时代的人都有羞惭心，现在有没有这个心了？（答：没有了。）现在哪有呢？他还故意地把他的肉体往外露，还觉得露得越多越时髦，羞惭心丧失殆尽，整个人类的观念全变了，这不就全完了吗？！人性越来越潜隐，人的羞惭心越来越丢失了，那你的物质条件再好，顶多是个大熊猫的享受方式。物质条件比过去好了，但人性丢失了，人心朝着畜生低层次的方向退化开了，但这个时候的人还愚痴着不知道，叫现代化。你看，有本《地狱游记》上讲的那个脱衣舞女，因脱衣露体就堕到恶道上了，判她十世当乳牛，后悔已经来不及了。你爱展现，你爱表露，造下的业受报时就不得了了。

老子那个时候法的层次还不是主要的，法是孔子以后，孟子时代才大

量流行起来的，商鞅是其代表，荀子的弟子韩非、李斯就代表法家成为主流了，这就是失礼而后法。人类文明越来越退化了，什么礼节、礼义都不守了，那就更谈不上道德仁义了。所以，现在要写的话，失礼而后法，现在法都不守了。你看，法守不守了？法也不守了。国际上有国际法，每个国家都有国内法，法是靠威慑的作用而推行，靠惩罚来生效，内心的道、德、仁、义、礼荡然无存了，你可想而知，人类的层次境界是提升了还是下堕了？（答：下堕了。）几乎没有一个国家允许贪污的，但几乎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不贪污的，你就知道，法也慢慢地丢失了。那法失掉的标志是什么？失法而后枪，失法的标志是谁的枪杆子厉害谁就有理，这就叫让枪杆子来评理了。现在叫原子时代了，各个国家极力发展核武器，为什么？实力政治的时代。再不会有尧让舜、舜让禹的文明出现了，就是所谓的竞选，也不是“选贤与能”，而是看谁的观点符合于自己的私利。人们失去了追求圣贤之道的公心，没有圣贤之道的智慧了，人心溃败了，那你用什么样的方式、政体，都不能代替未失道、失德、失仁、失义、失礼的人类文明了。所以，圣贤之道和圣贤文明是人类文明昌盛的根本所在，圣贤教育的普及程度是衡量一个时代文明标准的唯一标志。

……你想想，老子是大圣人，失道、失德、失仁、失义、失礼，他不是不知道“法”，老子时代“法”早都有了，只是不占主流，是因为老子知道，治理人类社会，教化人心，其底线是“礼”，用礼能规范人的时候，人类文明还有形式上的一点存在，一旦礼失了，人类文明就丢失了。若是法失了，那就更可怕了。

……伏羲的时代已经普遍把“道”失了，但保持“道”的人还相当可观，普遍是用“德”来维护“道”。神农时代，主要就是“德”了，是“德”的层次。到了轩辕的时候，“德”已经丢失了，还不是一般的丢失，基本上是大踏步地失德了，“仁”的层次逐渐成为主要的了，也就是向“仁”过渡了。所以，五帝时代“仁”的层次占了主导，“德”的层次已经到了末尾，但“德”还在。把“德”完全失了就是尧舜时代，“德”完全失了就只讲“仁”，高层次再达不到了。你看，尧、舜、禹就是“仁”的代表。到了禹王的时候，“仁”的层次已经丢失开了，逐渐滑坡了。给你讲过禹王遇小偷的事，就说明“仁”的层次已经丢失严重了。所以，禹王哭着说，尧王、舜王时代没人偷东西。那时人有廉耻心，仁心是主要的，到禹王以后的夏朝，仁心就基本上丢失了。这当然说的是普遍的，基本上大多数的人都丢失了仁

心，但不能说完全丢失了。就是道、德、仁失去的时代，也不能说没有人再保持道、德、仁的层次了，只是人数少了，不占主流了。

失道了就要修德来补，失德了就要修仁来补，失仁了就要用义来补，失义了就要以礼来补。所以，“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仁”再为也无法体现道德的无为层次；“上义”就更差了，“上礼”已经变成外在的形式了，而不是内在的心态境界了。道、德、仁、义是内在的心地功夫，内在心地层次的境界表达；而礼、法、强权只是外在形式的逼迫和威慑所产生的“不得不”。前者是自动自发的体现，后者是“不得不”的遵守。一旦人类社会的文明不能自动自发地体现的时候，那叫什么人类文明？!如果只是“不得不”的遵守，那跟牧羊的道理就一样了。所以，人类社会的文明必须是要以圣贤之道来化民，必须以圣贤之道的大智慧来开启民众的迷昧，使人人都能提升他的境界层次，自动自发地体现心灵人格的高尚，自动自发地表达境界层次的升华，自动自发地流露智慧的开显，这才是真正的人类文明。物质的标志、征服自然能力的标志、武力强迫他人的标志、强权强加于人的标志，都不是人类文明的标志，这是人类文明衰落的表现。

……夏商周三代，道、德、仁普遍丢失了。到了夏桀、殷纣时期，这二人的残酷无情已经代表仁心仁爱丢失了。到了文王父子，极力恢复仁慈道德的丢失，局部出现了仁德仁政的局面，“画地为牢”就是一个人心灵层次的写照，人们自觉遵守、自发实施的境界就体现出来了。孟子极力赞叹文王父子的仁政就是基于这一点。但周公开始制礼，就说明礼的运作发轫了。周公看到仁义的作用不能自觉自发地来体现了，所以如何让社会有序化？就开始制礼来辅助了。但那时候的礼都是自觉自愿地实施。

……为什么西岐实行仁政、天下归心？是因为“仁”的层次早都丢了，人们非常向往仁德之君。这就说明，只要有人提倡圣贤之道，人是可以教化的，人心是可以改变的。到了春秋时代，这之间几百年又过去了，这个时代连“义”都丢失了，所谓春秋无义战就是证明。无义战就说明把“义”丢失了，“义”丢失了就补之以礼治。你看刚才讲的，宋襄公还守礼着，现在的人说宋襄公守礼就当笑话了。不只是现在，连战国时候都嘲笑宋襄公，说明战国时候“礼”也丢了，法家兴起了。

……法家兴起，法术也就流行了，各种诡计多端都展现出来了，三十六计、各种兵法、各种奇淫伎巧都蜂拥而出，所谓百家争鸣。最典型的事

例就是孙宾、庞涓的争斗。伏羲、神农时代还需要保险锁、保险柜吗？就是五帝时代也是夜不闭户、道不拾遗。但随着时间推移，道、德、仁、义、礼都不起作用了，法家的严刑苛罚代之而起，强迫、奴役越来越严重了，心地的狡诈诡猾越来越显露了，斗智斗勇越来越崇尚了。听过甘罗十二为宰相的故事吗？（答：听过。）你看，甘罗为救他爷爷的故事就说明了，人已经失去了道、德、仁、义、礼了。甘罗时候的那个国王，要甘罗的爷爷找个公鸡蛋，找不来要杀头的，这说明国王已经失去道、德、仁、义、礼的程度可想而知了。但甘罗也发挥了他的斗智斗勇，穿上朝服替他爷爷上朝，国王见小小孩童有此胆量，便问：你爷爷呢？说：我爷爷坐月子着。国王好笑地说：男人怎么能坐月子？甘罗机智地说：那公鸡怎么能下蛋呢？这虽然是个故事，但也从侧面反映了一个时代的现象和文明的衰落。

……楚王有个妃子，发洪水的时候，国王怕大水把妃子冲走，就派人去接这个妃子。但是定下的礼节是没有夫君的命令，哪怕死都不能跟随别人出去，国王打发去的人还拿着令牌呢，但妃子说：没有夫君来接，不合礼节，宁死不去。你看，礼节当时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有多重要，真的是比命都重要。所以，宁死没有违礼。你看，佛经上讲的庵提遮女，见夫君不在，佛陀到他们家，大人叫她去见佛她都不去，因为夫君不在，不见任何男人。你从这里就知道，那个时代人们对礼的观念多么深入。那这是愚昧落后还是文明智慧？你要好好想一想。庵提遮女的举动，佛陀知道，佛陀并没有认为庵提遮女不尊重佛，而且还赞叹庵提遮女遵礼守规的懿行。

……这是整个人类社会从道、德、仁、义、礼一路滑下来，而不是说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地区，是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轨迹。大的发展趋势是难以改变的，但如果人人能够提倡圣贤之道，弘扬圣贤之道，那也是可以改变的。能不能做到人人都提倡、弘扬呢？这就是共业的召感。

“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老子肯定地说，礼的时候，那是忠信再不讲了，不流行了，才以礼来规范。“信”是信义，人没信用了，不守信义了，就把“义”丢了，这就只好用礼节来规定。礼的规定，不管你心上高兴不高兴，必须要遵守。仁义、信义、忠信这是发自内心的。再看，“忠”是什么？忠是心上有个“中”，心上把持中道。即使没有恢复“道”和“德”的层次，只要体现“忠”就体现了“仁”。忠是诚心尽力之意，忠厚善良之意，竭尽全力做好自己份内的事为忠。忠实、忠诚是内心仁德的表达，比如常说的忠厚、忠善、忠孝、忠心、忠正、忠直、忠义、忠良、尽忠。所

以，这里的“忠信”实际上就体现着仁义的层次，如果仁义丢了，就叫“忠信之薄”，失去了内心的自发体现，那一定是“乱之首”。所以，老子把“礼”作为“乱之首”，是因为仁义丢失了。礼是从外在的形式来体现，而不是发自内心的自动自觉地来实施。这你就知道，只要人心失去了道德仁义的境界，就不是发自内心的遵守了，而是外在强加的“不得不”了。所以，内心失恃，内心没有依据的目标，用外在的方式来弥补，那一定是“乱之首”。正好“礼”是从外在去规范人的行为，而不是从内心自发、自觉、自动流露出来的心愿，所以“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

……做人不忠，与人无信，这就把做人起码的心地素质丢失了，所以这就是一切祸乱的源头。只有老子的大智慧能明察这一点，大多数人根本没有认识到这里的规律，把治理社会没有从人心上来治理，而是从外在的形式上去规定，这只能是皮焦瓢生，只能做到口服心不服，人心没有普化，文明没有推广，这只能是治标不治本。所以，推行圣贤之道，这是根本提升人类层次和人类文明的大事，这一点认识的人太少了。人类社会整体上是失道、失德、失仁、失义、失礼的轨迹而进行的，但是圣人为了救世，为了度人，为了挽救人心，总在不同的时代让有道、德、仁、义的人代代现化，教化世人，普化社会，提升一些善根成熟人的生命层次，以挽救世道人心。老子、孔子、列子、孟子、庄子等圣贤之人，都是为这个目的而降世的。你看，孔子生下来胸膛上就有“制作定世符”的字样；惠能在未出生前一百多年，就有印度的三藏法师做了预言，说有肉身菩萨在此处剃度，他还有意在那个地方栽了一棵菩提树。所以，能够在不同时期提倡道德仁义的人，都肩负着化世度人的任务，老子的《道德经》就是这样应运而生的。再看孔老夫子，当时的人讽刺他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者，他惶惶若丧家之犬，经历了一般人难以承受的颠沛流离和曲折灾难，但他矢志不移，悲伤地说：天下有道吾何为至此？这充分说明了圣人化世的任务和担子。这样的人不管是有名无名、有位无位都在荷负着自己的任务和担子。

……你看，三国时候刘、关、张的桃园结义，就是推行提倡一个“义”字，给人们指出了“忠义”二字的重要性。所以，在三国混乱的局面中，在人心衰败的颓势中，桃园弟兄以自己生死患难的行为，给人们谱写了“忠义”二字的圣道体现，也为一千多年来的人指明了“忠义”存在的价值所在，也是孔子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圣道的真实写照。

……你看，后世有些人从政治、军事、经济的角度来评价，刘备不应该征吴报仇，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那绝对不能出兵，的确不能报仇。文武大臣没有不劝阻的，但张飞跑来说：哥哥！你难道忘了我们桃园结义了吗？不求同生，但求同死，这一拜生死不改。刘备说：我怎么能忘记桃园结义呢？但大家都不同意。张飞说：他们怎么能理解我们弟兄的忠义之心呢？所以，刘备决心东征并不是从他的皇位和国家的角度来考虑，难道刘备不知道胜负的结局吗？他就是为了保持圣道的这一个“义”字，这就真正做到了义无反顾，什么名利地位都比这个“义”字渺小得多。的确，桃园弟兄做到了他们的誓言，以他们的生命和国家的安危，维护了圣道所主张的这个“义”字，谱写了实施圣道的篇章，所以受到历代人们的尊崇。如果刘备为了保住他的皇位，坐稳他的江山，而不去实施“义”字所代表的圣道，那今天的人该怎么评价刘备呢？刘备自己也于心能安吗？正是刘、关、张弟兄舍弃一切成就“义”字所代表的圣道，才为华夏文明增添了一份光彩。

……给你们讲过佛经上被火烧死的那个女人，在临死的时候，她赶快把衣服穿上，等待死亡，因为大火烧着她没法逃避了，就在这生命攸关之时，产生了一念知耻心，心想我不能让救火的人看到我这赤身露体，把人家羞了。就这一念知耻心，如来说这个人生到天上了。就是因为她有一念知耻心，所以她的生命层次就提高了。还有那位抱着孩子过河的妇女，水深漫过头顶之际，她把孩子举起来，发了一念心，说把我淹死，千万不要把我的孩子淹死。就这一念疼爱孩子的心，如来说此妇女死后生到大梵天。从这里你就知道，道德仁义的心多么重要，一念的作用都大得不得了，何况你这一生一心尽守道德仁义，怎么能不提升你的生命层次呢？！

……如果不失道、不失德，那个境界层次是不可思议的，道德层次上的都是圣贤人。我们现在都赞叹极乐世界，都想往生极乐世界，因为那是诸上善人聚集的地方，诸上善人是怎么来的？都是十方世界道德仁义的保持者和修为者，他们都提升了自己的生命层次，转换了他们的生命形态。所以，老子给我们指出失道、失德、失仁、失义、失礼的退化现象，我们就要在道德仁义礼上，首先自己做到，然后再推广弘化，让圣道之光不要在人间消失，这是一个有良知的人一定要自觉做到的，哪怕环境条件再恶劣，都不要忘记这一点。“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要有孔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佛法上讲发菩提心，荷担如来家业，老子要人

们“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这就是老子所说的发菩提心。通过这些你就知道，三教圣人都是为了普世救人而降世的。如何普世救人呢？就是把老子提倡的道、德、仁、义、礼不要丢失，不要断代断层，要为未来的子孙后代着想，绝不能做断法之人，也绝不能使圣道在未来绝迹。你们能做到这一点，就是法供养诸佛贤圣，功莫大焉！

……世界是按照众生的共业召感而显现的，不同的世界是因众生的共业不同而自然形成的依正报。你看，佛经讲：“善男子，我此索河世界释迦牟尼佛土一劫，于极乐世界无量光佛土为一昼夜；极乐世界一劫，于袈裟幢世界金刚坚固欢喜佛土为一昼夜；袈裟幢世界一劫，于不退轮音世界极妙圆满红莲敷身佛土为一昼夜；不退轮音世界一劫，于绝尘世界法幢佛土为一昼夜；绝尘世界一劫，于明灯世界师子佛土为一昼夜；明灯世界一劫，于妙光世界遍照佛土为一昼夜；妙光世界一劫，于难超世界身放法光佛土为一昼夜；难超世界一劫，于庄严世界一切神通慧光王佛土为一昼夜；庄严世界一劫，于镜轮世界月觉佛土为一昼夜。

善男子，如是世界展转渐增，满十不可说俱胝那庾多百千佛土极微尘数世界佛土，最后世界佛土一劫，于莲华德世界贤德佛土为一昼夜，于彼世界诸菩萨众修治殊胜普贤行地。”

你看，恒河沙数世界的微尘佛土比较，一直到莲华德世界贤德佛土，贤德佛土的菩萨都是殊胜普贤行，这样的佛土，你知道就有多殊胜。那这些殊胜是怎么来的？就是众生的共业和佛陀的大愿所成就的。所以，你现在要深刻领悟圣者的大智慧，老子的这个论述是特别了不起的，这是把人类社会的发展脉络理顺了，所有的历史学家、政治家、思想家、哲学家都很难理解这个道理，有的甚至根本不懂这些道理。那么，现在失礼而后法，失法而后枪，这失枪而后核子武器，这样下去后果不堪设想，最后圣道衰亡，人类走向何处？

……人类的文明最后都毁在圣道的衰亡上了，圣道越衰落，人心越浇漓；人心越浇漓，争贪夺抢越炽盛；争贪夺抢越炽盛，人类的瞋恨心越严重；瞋恨心越严重，就越拼命地发展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最后要不就毁于战争，要不就毁于天灾，毁于天灾也是因人心险恶造业极端而召感的。人的道德仁义心越丢失，体现在人的寿命上就越短促。你看，释迦如来的娑婆世界一劫，才是极乐世界的一昼夜。为什么？人心险恶寿命短促所导致的。但极乐世界一劫是袈裟幢世界一昼夜，以此对比，人心越好，智慧



层次越高，寿命随之越长。反之，人心越浇漓，智慧越闭塞，人的寿命就越短促。你看，光一个失道的层次不知要经过多少千代才到德的层次，从德的层次不知要经过多少百代才到仁的层次，从仁的层次到义的层次仅仅经历千百年，从义到礼的层次仅经历几百年，从礼到法的层次就更短了。现在圣道的衰微、人心的衰败几十年就大变样了，变到后来，就越来越快了，人寿越来越短了。你看，古籍记载伏羲氏族治理天下经过了一千多代，而且每一代的人寿命都是以千年来算的。我们从《列子》中就可以看到，列子说，他离伏羲三十万年了。这个话好多人不理解，不相信，但你按照佛陀讲的，我们现在在减劫，人寿每百年减一岁。列子是战国初期人，以此推算，伏羲时代的人，人寿二、三千岁，那三十万年要不了七八十代，而我们今天距孔老夫子也七八十代了。所以，列子说的三十万年绝不是信口开河的，况且列子也是圣贤之人。越是到高层次寿命就越长，越是低层次寿命就越短，我们娑婆世界一劫才是极乐世界一昼夜，毗婆尸佛时人寿八万四千岁，降到释迦佛出世人寿百岁，我们现在人寿平均七十岁，一直要减到十岁，然后又要增到八万四千岁，弥勒佛才降世。这都是因众生共业召感所形成的。

……一些往世修下善根的人，还有一点善根福德的人，仍在娑婆世界没有解脱，还要赶快救度。但现在比较难了，人们对圣道不太认可了，而且日月周转时局短，必须用转心态、转正觉的法门赶快唤醒一些善根成熟的人，叫他们修行、修证，早日解脱。

……你看，人心整个是一个字——“钱”！除了钱头脑里什么都没了。这样的认识思维导致极性观念越来越极化，极化的结果，就是所谓的“日新月异”。这是没有办法的，所以这个时候的修习就困难了，必须要坚定信念，你才能够明悟心性，转变自己的心态，提升自己的境界层次。到末法时候了，你一不小心，就被洪流把你冲走了。那么，现在的修习都要感谢佛菩萨和古圣先贤的善护念，要真的做到知恩报恩。

“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什么叫“前识者”？“识”是识别。如果一个人只有感官上的认识，只见到感官感知的事物是真的，只见六根门头的显现相，不能见显现的就见隐微的，这就叫“前识者”。“前识者”那只是“道之华”，不是道之根。你看，给你讲桃花、桃树长在桃地上，桃树的枝、叶、花、果那是你的感官能感知的，就叫“前识者”。而桃树根生长的时候你用肉眼看不见，不能用前五识的感官去感知，所以把感官感知

的显现相老子称为“道之华”。那把感官不能感知的、不显现的桃树根呢？就比喻成“道之本”。这你就知道，“道之华”是显现在六根门头的相，“道之本”是不显现的根性，著在“道之华”上就是“愚之始”。也就是说，你只见显现的相，不见不显现的根性，这是一个人愚昧的开始。这样的人是见相著相的人，他见相不见性，这就是“道之华，而愚之始”者也。如果你能够见相见性，见显现的相直下就见不显现的根性，或者说，见立体镜像就见立体真空大圆镜，这是“道之本”智慧之始者也。

……古代伏羲怎么传解脱之道呢？“仰观天文，俯察地理，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这不就是六根门头的相吗？一看六根门头的相就“通神明之德”，也就是见相见性。伏羲通了神明之德，作易八卦传于后世，就是叫子孙后代都要解脱。而且伏羲之后，一代一代的圣贤之人都继承伏羲的精神，代代化世度人。

……你看，许由是尧舜时代的修道人，尧王想把王位传给他，但许由听到这话，认为尧王污染了他的耳朵，去到池水边洗耳去了。这个公案就反映了尧舜时候人们对修道有多重视，比王位都重视，所以那个时候的人虽然不能追求“道之根”，起码能追求道之干嘛。但到了老子时代，只有大丈夫才能“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这就说明，老子时代能追求“处其厚”、“处其实”的人已经不普遍了，很少了，只有大丈夫才能做到。

“是以大丈夫处其厚”，“厚”就指的是“道之根”，“薄”就指的是“道之华”。见相著相的人就是“居其薄”，见相见性的人就是“处其厚”。也就是说，你能见显现的立体镜像直下就见不显现的立体真空大圆镜，这就是“处其厚”者。大丈夫要处在深厚的根底上，就是叫大丈夫要追求道德，而不追求“道之华”的礼。那道德不追求，起码要追求仁义，这是圣者老子对众生的期望，也是他一片悲悯心的流露。

……浅显地说，道是根，德是土表层接触的根，仁是树干，义是树杈，礼是枝花。老子要叫你“处其厚”，就是要叫你回归道的本体。在不同的时期，道德仁义层次所对应的各类修行人还是有的，只是少了而已，越来越少这是个趋势。佛陀早都做了预言，到末法时候，女人修行精进，男子倒反而懒惰不爱修行。你现在看一看，这个现象已经很明显了，每个寺院道观处，女的占了多一半，就连学校里女生也越来越多了。

……老子称为“大丈夫”的修行人，现在把“大”字去掉，光“丈夫”

二字的都很难找了，还说“大丈夫”。但是还有一些往世修下善根的人还没解脱，就像给你（指一人）梦中点化的，以后要集聚一些人在一起，要重新学会“飞”，才能飞起来。飞起来是很形象表示，是要叫你解脱。你进入只有真空的时候，一下子就周遍法界了，不动周圆了，不就“飞”到十方世界了吗？你（指一人）说李玉东老人给你托梦三次，叫你千万不敢错过，否则你就不能解脱了。是吗？（答：是。）

“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要归根复命，不能处在“道之华”上。“处其实，不居其华”，“实”是真实之意，唯一真实的就是道。不显现的是“实”的，显现的是“道之华”，是不真实的。“不居其华”，不居其显现的“道之华”。

“故去彼取此”，“彼”是“道之华”，要去掉。“此”就是道之本，就是“处其实”、“处其厚”。“去彼取此”，就是见显现的不著显现的相，直下通过显现的相见到不显现的本体本性。见六根门头的相直下见到根性本身，见立体镜像直下就见立体真空大圆镜，这就是“去彼取此”。

……“上德”本来“天下自定”，本来如是，具足一切功德，能生万法。所以，上德还要德干什么呢？头上再不安头，本来具足，皇帝不求官。道具有一切圆满德行，你还修什么德？所以，“上德不德”的时候，表示人家有德，具足一切德，还“德”什么！碗里面水满了你再能装进去吗？月亮十五圆了，你再叫圆，再能圆吗？说“我要修着叫月亮比十五的还圆”，多此一举！

“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下德之人本来失了道和德的境界了，现在要弥补，把杀、盗、淫、妄、酒犯下了，现在诚心来忏悔，你再忏悔已经丢失了！衣服破了，缝着补上跟原来一样不一样？（答：不一样！）

这就是说“下德不失德”，尽管说不失德，只是修补而已！“不失德”也可以说是不失时机的修德、补德、守德，这恰好说明你无德嘛！如果你有德，还修什么德？我们求官肯定不是皇帝，百姓求名利是因为没名利，“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

“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上德具足一切，事事无碍，能够应用自如，体相用一如，所以“无为而无以为”。在无为的状态，无作妙德，自在成就。

“下德为之而有以为”，下德一旦为了就是有为，有为就要落上烙印，有为就是热力学上的不可逆过程，不可逆过程就对环境有影响。那么无为呢？是热力学上的可逆过程，不留下任何痕迹。有为要留下痕迹，这就是“下

德为之而有以为”。有以为就落下烙印了；无为呢，为了也不落下烙印，是无以为。

“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你看上德是无为，无为就自然嘛！自然地运行。那么上仁的这个为呢？是有意识的为，已经脱离道和德的层次，到了仁的层次了，仁的层次上是有为，但加了个“上仁”的时候，“为之而无以为”，还能够应无所住。是不是？

“上义为之而有以为”，这个已经没办法了，失道、失德、失仁到义的层次，第四个层次了。这个时候，一为就麻烦了，就落下烙印了。

“上礼”，礼就更差了，失道、失德、失仁、失义才到礼，到礼的阶段了。道、德、仁、义、礼，以此次序极性显化，这是演化的过程，朴散为器的过程。演化到礼上了，退化到粗相了。“攘臂而扔之”，把袖子挽起来强行强制开了。礼是失去高层次的境界，已经成了自己不能自觉的状态。

“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这是依次从这个非极性的状态堕入了极性的状态，从细极性到了粗极性。再看，“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到了礼了，表示人不真诚不老实了，不守信用了。“忠”呢，这个“忠”不是忠君的忠，这个“忠”是守中道，心上“中”了才是忠；心上不“中”就有偏颇，有偏有倚，就是极化。所以，极化了就叫“不忠”，极化了就不老实，不诚信。

“忠信之薄”的时候才用礼来约束，那么用礼的时候已经是乱之开始了。这一种乱是粗相的乱。现在连礼都没了，礼都不遵守了。礼不遵守了，再堕落，失礼而后法。你看，法家就出来了。那么法不起作用了就怎么办？就是枪炮！不得了啊！现在我们已经到这一步了。第一义是道，第二是德，第三是仁，第四是义，第五是礼，第六是法，咱们现在快到第七义上了，已经向禽兽方向靠拢。人类是在退化，不是在进步，三皇五帝时代的纯朴善良早都丢失了，诚信谦恭早已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恶心贪念、狡诈无礼、争贪夺抢、虚伪不诚！

你看，现在我们已经跟畜生沾染了，克隆畜生来换人的脏腑官器，因为我们身心上已经有畜生的“恶性”了，必然跟畜生靠近了。你看，是不是人心已经朝向动物这一极了？没说是行十善，朝向天道那一极，却是愈来愈接近动物，衣食住行跟动物的关系愈来愈密切，吃动物肉、穿动物皮毛，这个不得了啊！唉！有多少人能理解？！有多少人听了认同？！有多少人闻了不嘲笑？！有多少人感到不荒唐？！

“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这个“前识”就跟我们佛经上讲的前五识、第六识是一个道理。“前识”就是表面的，也就是“有欲观其徼”的“徼”。识的是什么？“徼”嘛！“前识”就是“道之华”。你看，华在哪里呢？先要发芽生根，然后才长茎，再来长枝叶，枝叶长全了才来长花苞，花苞绽开才是花，这是指演化到末梢上去了，所以叫“道之华”，道的末梢了。因此说这个层次把本体的“妙明”早都丢失了，没有智慧了，这就是愚昧的开始，故曰“愚之始”。这是指的由失道、失德、失仁、失义、失礼，而产生愚昧了。老子说的“前识者”，这里指的是到礼的层次了，到“礼”的阶段了。我们现在基本上是“法”的阶段，礼是“道之华”，那么我们的“法”是道之什么？雨后之华！是不是雨后之华了？！

所以，“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什么叫“处其厚”？归根复命就叫“处其厚”；“复命曰常，知常曰明”，就叫“处其厚”。咱们交龙文化提倡归根溯源、回归自然，就是要“处其厚”。“不居其薄”，就是不贪五欲之乐，不极化演化，要回归，不顺人欲而下流！“大丈夫处其厚”就是要处道和德，仁义都不处。“我今发愿，不为自求人天福报，声闻缘觉乃至权乘诸位菩萨，唯依最上乘发菩提心”，这就是“大丈夫处其厚”；“愿与法界众生一时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就叫“居其实”。

这里的“大丈夫处其厚”就是发菩提心。先发菩提心，再开示悟入佛之知见，然后再契入实相本体。“不居其薄”是什么意思？不在“道之华”上，要归根啊，不要到枝梢上去。“居其薄”就不好了，就到朴散为器的“器”里面去了；“处其厚”，就是回归于朴。

“处其实，不居其华。”我们经常说华而不实，这里的华是什么？虚妄的意思。大丈夫要寻找绝对真理，追求真实的自性本体，明心见性，这就是“处其实”。“不居其华”，是要证实相，不居末梢。“故去彼取此。”“去彼”指的是不在“前识”中，不在器世界中，也就是咱们说的不居在极性对待的物质世界、能量世界，要识取非极性的实相无相的纯信息本体。

## 第六十九章

用兵有言：“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是谓行无行，攘无臂，扔无敌，执无兵。祸莫大于轻敌，轻敌几丧吾宝。故抗兵相加（若），哀者胜矣。

这一章几乎都给人家解释成兵家之道了，你看老子那个时候就有兵书，祖先已经用兵着都总结好了，有这么两句话：“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我不敢为主，字面意思是守势而不是攻势，宁肯退一尺不前进一寸，这是兵法里面现成的话。老子把这两句话拿来叫你要修道，不然打仗的怎么着“行无行、攘无臂、扔无敌、执无兵”呢？那就不打仗了。唉呀！一定是要会解，这一章的意思特别妙，这就体现了老子的智慧的确是了不起的大智慧！此处老子说的“我”是指小我，执著有个我。现在老子把这两句话用来比喻修道，修道就是我不敢为主。到底你的“主”是指根性，还是指六根门头的相？你先说，“主”是什么？客是什么？主客是什么？（答：主是心身，客是世界。）那你的心身世界还是二相炽然对立，怎么能“行无行，攘无臂”呢？老子在这里说“吾不敢为主而为客”，就是我不敢为主。“我”指什么？（答：小我。）你把“我”说成小我，那怎么能“为客”呢？如果你说的我是小我，那小我只能是客户。你看，我们经常以这个小我为主，以世界为客，现在老子说的是“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也就是说，小我成了客体了。那小我是谁的客体？如果用打仗来说的话，就成了对方的客体了。所以一般人就解释为，我不敢主动进攻而是采取守势，宁肯后退一尺不敢前进一寸。你没有经过老子的修道体证，就不知道小我是个什么？这个我（指小我）在哪里？我们经常说你是你见性中的所现物。我不敢为主，一旦为主了，我就成主体了。这时的“我”就是我执我见。以我为主了就麻烦得很了，为什么？我成了坚固的二相，这就是我执我见。我不敢为主，老子一下子把小我就看成客体了，而不是主体。小我怎么能成客体呢？小我是谁的客体？（答：是大我的客体。）佛陀讲小我是什么？“不知色身外洎山河虚空大地，咸是妙明真心中物。”这里佛陀讲的“色身”就是小我，山河大地就是世界，小我的心身和山河大地都是妙明真心中所现物，妙明真心就是空性大我。这不就很明白了吗？心身和世界都是空性大我中所现物。

那主是什么？（答：妙明真心。）对！妙明真心。小我是你妙明真心中的所现物，所以老子说“吾不敢为主而为客”。因为心身世界都是你空性大我中的所现物。用眼睛来说的话，肉体的小我是你见性中的所现物，山河大地也是你见性中的所现物，心身世界都是你见性中的所现物，这不就“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了吗？！

你看，老子修道已经证到了只有见性独存，小我的心身和世界都是见

性中的所现物。见性中最大的所现物是什么？就是俗人讲的这个小我。你看，我们都把小我当作我，就有我执，眼睛总是向外看，把自己作为主体，把世界作为客体，从不反观内照小我的自己在哪里“装”着，总是在主客对待的迷惑不觉中，不知道你说的小我是你见性中的最大一物。这个能理解吗？（答：能。）

老子是借用古兵书上的一句话来说修道的境界。“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人家老子早已证到这个小我是空性大我中的所现物，这就说明空性大我才是真正的“主”，而小我和心身世界是空性大我中所现的客体，这不就“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了吗？！凡夫都把小我执为主，世界执为客，形成二相对待。现在你就明白了，空性大我或者说六根性才是真正的“主”，用眼根来说见性就是主，见性中的小我就是客，这就是“吾不敢为主而为客”。“吾不敢为主”是本来小我就不是主，不敢为主是因为本来就不是“主”，而是“主”中所现物，就成“客”了。你的小我是你见性中所现物，是空性大我中的所现物。这就已经告诉你，“主”是根性、空性大我、真空本性，“客”是指心身世界的相。“主”是体性，“客”是相用，连小我的相也是不显现的体性中所显现的相，只不过是一个有情相，而世界是一个无情相。现在就明白了，老子用这么一句兵书的古话“吾不敢为主而为客”，就把修道人的观念全都指正确了。原来是凡夫时，总认为肉体的小我是主，世界是客，死死地执著个小我，现在才认识到空性大我才是真正的我，才是真正的“主”。修道明白了这么深的道理，才说“吾不敢为主而为客”。

“不敢进寸而退尺”，什么叫“不敢进寸而退尺”？前面一句话，老子给修道人指明了，真正的主体是空性大我、真空本性、根性。这一句话是把世界的位置也摆端正了。世界怎么摆端正？这里引申为六根门头的一切相，“不敢进寸”表示连一点都不敢著那是世界相，就像把你的心身小我变成了你空性大我中的所现物。那世界呢？世界也是你空性大我中的所现物，或根性中的所现物，因六根门头的相都是根性中的所现物，再不敢像原来一样“进寸”。“进寸”仍然是指朝外见闻觉知六根门头的相，亦即著相。“不敢进寸而退尺”，“退”就是回头是岸，反观内照，见相见性，见到六根门头的一切相直下就见根性。老子叫你退不叫你进，就是叫你见相见性，而不要再像原来一样朝外攀缘，现在一点都不敢攀缘了，就是不敢“进寸”。

“进”就是原来执著外境的那种妄心、妄想、妄执，“退”就是叫你见到六根门头的相时，直下要发现根性朗朗现前，也就是在所见闻觉知的相

时直下发现能见闻觉知的根性，这不就是“退”吗？老子的用意是，尽管退，退得越多越好，一点不敢进，进得越少越好，以至再不进。老子是用古兵书上的这两句话来形容修道所证的境界，就是我们说的六根门头转正觉，明白了心身世界只是你见性中的所现物，再不敢错误地认为心身世界是主客体对立。而明白了心身世界都是自己见性中的所现物，再不攀缘见性中所现的心身世界的相了，而要从显现的心身世界的相中直下见到不显现的见性，也就是一直退到只有见性独存，这就是“不敢进寸而退尺”。

你要知道真空本性通过你的六根变成了六根性，六根性再循业变成六根门头的六尘相。现在要用这两句话，反主（指原来妄执的小我）为客（认识到小我是见性中的所现物），反进（指原来执著六根门头的相）为退（反观内照见相见性）。反过来一看，唉哟！原来六根门头的相就是我的六根性本身，就再不执著、不攀缘六根门头的相了，这就叫不敢“进寸”。“退尺”就是明白了，将六根门头的相都归到六根性，是六根性本身。你看，“吾不敢为主而为客”是把心身的小我归到见性中所现物了，“不敢进寸而退尺”是把六根门头的相（世界）也归到见性中所现物了。这就把你原来执著的主客对待相都归到见性上了，都是见性中所现物，不但不离见性，而且还是见性本身，这就自然得出了六根门头只有根性。这就是你学过的什么？（答：两个结论。）六根门头出去的只是根性。从这两句话就得出了两个结论，是不是两个结论？（答：是。）真空本性不受任何影响，真空本性中产生的一切不离真空本性，还是真空本性本身。何以见得？你看下面的话，“是谓行无行，攘无臂，扔无敌，执无兵”。

前面的两句话，叫你见心身世界的一切相都归到只有一个真空本性、见性。只有一个真空本性的时候，那小我一切运动变化的行，行个什么？行个无行，这就是“行无行”。这跟老子讲的“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学不学”都是一个道理，都是用等号法门证明修道证到了绝对的一相，现在在这里就说成“行无行”。

你看这个“行”、“攘”、“扔”、“执”，这都是用打仗的术语来比喻的。“行”就是排列阵势，“行无行”就是排列阵势等于没有排列阵势，因为真空绝对的见性中所现的物还是见性本身，所以所现物等于没有现。也就是说，真空绝对见性中所显现的一切相和这些相所进行的一切运动变化都是在见性中，不离见性，而且还是见性本身。犹如镜子中所现的镜像不离镜子，而且还是镜子本身，所以镜子中所现像等于没有现像，镜子中像的一



切运动变化等于没有运动变化。同理，“行”、“攘”、“扔”、“执”都是指见性中所现的小我的相进行的运动变化，那你小我的“行”、“攘”、“扔”、“执”再运动再变化，不离见性，还是见性本身，所以“行”、“攘”、“扔”、“执”的相用等于没有产生这种相用。用等号法门的语言来表达，就是“行无行，攘无臂，扔无敌，执无兵”。

“行无行”，就是排布军阵，相当于没有排布。“攘无臂”，“攘”是举起手臂，“攘无臂”就是举起手臂像没有手臂可举一样。“扔无敌”，“扔”是对抗的意思，“扔无敌”就是虽然面对着敌人就像没有敌人相对一样。“执无兵”，“执”是拿着、执持，“兵”是兵器，“执无兵”就是手里拿着兵器就像没有拿兵器一样。这些话都是用等号法门表达了修道进入了绝对的境界，不再著相对的相，见相对的相都是绝对真空的见性中所现物，你相对的相用再运动变化仍不离绝对的本体，而且只是绝对的本体本身。犹如水的本体中所现的一切波涛漩涡，不管你波涛漩涡有怎么样的运动变化相，仍是水体本身。这就可以表达为，波个无波，漩个无漩，仍只是一个如如不动的水。同理，老子用兵家术语的“行、攘、扔、执”来表达修证所达到的境界，即真空绝对的境界为“行无行，攘无臂，扔无敌，执无兵”，用等号法门就表达了真空绝对的一相。这个道理能理解吗？（答：能理解。）老子这种智慧的表达，多数人不了解深奥的用意，就只当行兵打仗的内容去看待了，岂不知老子是用兵家的术语来表示修道的境界。

……你看，行、攘、扔、执是不是都指的是你六根门头的运动变化相？是表达你运作施为的一切相用。把显现的一切相用都要归到无行、无臂、无敌、无兵的不显现的真空绝对的见性或者真空本性上去。这就是说，见显现的行、攘、扔、执的对待相，要直下见到不显现的无行、无臂、无敌、无兵的真空绝对之见性，而且行、攘、扔、执的显现相原本就是无行、无臂、无敌、无兵的真空见性本身，二者无二无别，只是一个，所以就表达为“行无行，攘无臂，扔无敌，执无兵”。这样“行无行，攘无臂，扔无敌，执无兵”不就表达了体相用一如吗？！唉哟！这些道理你能理解吗？（答：能。）老子用一个打仗的过程给你表达修行的境界，这就迷惑了好多人，用兵打仗只是他讲的根本规律的一个应用特例。这就如十五章、二十章表示修道人的状态描述一样，你不要就事论事，这是以事相来表达理相。这能理解吗？（答：能。）

那你看，“行无行，攘无臂，扔无敌，执无兵”，正表达的是真空本性

的几个属性。你会不会对应？你对应一下我看。字面意思是行个无行，攘个无臂，扔个无敌，执个无兵，这不就是禅宗讲的“步行骑水牛”、“空手把锄头”吗？“步行骑水牛”，是指步行等于骑行，那就既无骑又无步，无步无骑不就是真空绝对吗？“空手把锄头”，没把锄头等于把锄头，这就把对待的双方用等号法门都消除了，这正表达的是“非把非非把”的真空绝对。“人从桥上过，桥流水不流”，这不就流与不流相等了吗？用等号法门消除对待的极性，这正表达的是“非流非非流”的真空绝对。老子用“行无行，攘无臂，扔无敌，执无兵”也是表达非行非非行、非攘非非攘、非扔非非扔、非执非非执的真空绝对。说的明白一点，就是行个无行、攘个无臂、扔个无敌、执个无兵，这种表达不就是“波即是水”的含义吗？何以故？因行、攘、扔、执皆是见性中所现物，还是见性本身故！

……老子讲的这些话跟禅宗公案上的表达是一个道理。“行无行”，就是运动变化等于不运动不变化，只有根性是不运动不变化的。无行就是行，行就是无行，那不就是正一加负一等于零吗？零就是无限周遍的真空，永恒存在，那就是你的根性、真空本性。其它的表示是一个道理。“无臂”就是没有相，表示一相无相。“无敌”就是没有对待，无对待就是真空绝对。“无兵”是指手中什么都没有拿，表示一无所有。你看，“行无行”表示真空；“攘无臂”表示一相无相；“扔无敌”表示绝对；“执无兵”表示一无所有，这不就是表达根性的真空绝对、一无所有、一相无相、无限周遍、永恒存在吗？

……六根门头的一切相归到只有根性了，那六根门头的相不是相了，就“以无所得”了。只有真空绝对的根性了，只有一无所有的本性了，这就是“行无行，攘无臂，扔无敌，执无兵”。那真空绝对的根性你是怎么见到的？也就是这个境界是怎么达到的？这就是下面的：“祸莫大于轻敌，轻敌几丧吾宝。”

“祸莫大于轻敌，轻敌几丧吾宝”。你的“敌”是什么？“敌”就是二相对待的显现相。“祸莫大于轻敌”，就是千万不敢在对待相中执著迷惑，一定要超越极性对待的显现相。也就是说，见了极性对待的显现相千万不敢轻视，轻视了就要出大祸端。大祸端是什么？就是见相著相，攀缘外境而不见真空本性、根性。一切修行人都是透不过去六根门头的两大难题而障碍着不能明心见性。首先不知道六根门头的相是什么，其次不知道六根门头的相之间是什么关系，这两大难题你超越不过去，你就无法解脱，所

以老子强调千万不敢在六根门头显现的对待相中迷惑，一迷惑就见相著相，见相不见性，那就永远不能解脱，这就是老子说的“祸莫大于轻敌”。

你最大的祸患是显现的对待相你没有超越，你没有直下见显现的就见不显现的，也就是见相对的没有见即是绝对的，见二相的没有见即是一相的，见立体镜像没有见即是立体真空大圆镜。一句话，就是见镜像没见镜子，这是不是修行人最大的祸患?!所以“祸莫大于轻敌”，就是必须在六根门头的对待相上透过去，来不得半点含糊。可见，老子对修道人悲心切切!这就是禅宗讲的不敢走舌头路，要真真实实在六根门头见到根性，要确实明心见性。所以，老子告诫“轻敌几丧吾宝”。在六根门头的对待相中千万不敢轻视，不敢只停留在意识的理解中、理论思维的识念中，虚晃一枪，欺骗了自己。要在六根门头的相中扎扎实实透过去，明明彻彻见到显现的相就是不显现的根性本身，见到六根门头相对的相就是真空绝对的根性本身，见到六根门头立体的一切镜像直下就是立体真空大圆镜本身。不在六根门头大彻大悟，你就不能明心见性，当然就“丧吾宝”。“吾宝”是什么呢?“吾宝”就是你真空绝对的六根性，你见到真空绝对的六根性就是得宝，你著在六根门头的相上，没见到真空绝对的六根性就是“丧吾宝”。

……你看，六根门头全是对待相，不就是“敌”吗?“敌”就是相对。六根门头首先是主客相对，也就是根尘相对，然后就是所见闻觉知的相也是相对。见一切显现的对待相直下就是不显现的绝对根性，这就超越了第一大难题。再看，六根门头的色声香味触法是什么关系?都是六根性循业所现的对待相。六根性都是真空绝对的本性，所以六根性是一性。那六根门头的相是什么关系?(答:相等。)六根门头的相看起来差异很大，但都是真空绝对的根性所显现的，所以六根门头的相都是同一性，诸法无性，诸相无性，只是一性，同是真空本性。所以，六根门头的一切差别相平等不二，这就叫“是法平等，无有高下”、“法界无差别相”。明白这个道理就解决了第二大难题。

……“祸莫大于轻敌”，前面讲过“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叫你不轻敌，要扎扎实实把功夫做好，打结实，否则就成了舌头路、口头禅。理论明白知道了，但不下功夫就叫“轻敌”。“轻敌”，那你能解决六根门头的两大难题吗?解决不了，两大难题没有透过去，这就是最大的祸害，生死不能了，就“丧吾宝”。

“轻敌几丧吾宝”。这就清楚了，这和打仗的道理一样，你一轻敌就丧

身失命，禅宗经常用“丧身失命”的这个术语。看来，证悟的禅宗大师都明白了老子讲的“几丧吾宝”。这是说丧了慧命，不是身命，明心见性是见你真空绝对的自体本性的慧命。为什么明心见性这么重要？明心见性了你就见到你的法身慧命了，就明白六根门头的一切对待相都是你法身慧命本身，只有你的法身慧命周遍法界、独尊独存，这就是“唯道独尊”。

……明心见性了，“一真一切真，万境自如如”，日月星辰、山河大地只是我见性中所现物，只是见性本身，对待相都不存在了，就没有敌了，那还谈不谈轻敌？我跟敌人没有，没轻上的，我的宝能丧吗？这表示人家已经修到“唯此一心，只此觉性，本无一物”了。

“抗兵相加，哀者胜矣”。什么叫“抗兵相加”？（答：二相对待中。）这里的“抗兵相加”，有的叫“抗兵相若”，字面意思是力量相当，实际是指对待双方同时存在，不相舍离，互以对方为存在前提，所以转义就是谁都不让谁。那你怎么超越对待的双方呢？老子说过“和大怨，必有余怨”，这是说你用二相的修法是无法超越的。“抗兵相加”时，你如何超越极性对待？老子说“哀者胜”。鸠摩罗什未来之前，翻译佛经常用这个“哀”字，把慈悲就叫“哀”，“哀”是慈爱慈悲的意思。老子讲过“天将救之，以慈卫之”、“夫慈，以战则胜”。“抗兵相加”的对待二相，怎么“哀者胜”呢？是指“哀”的同体大悲心，有同体大悲心了，就是几相？（答：一相。）同一体了，就有大悲心了。反过来说，有大悲心就表示同体同源、同心同性。同体就有大悲心，无缘就有大慈心，大慈大悲就是究竟一相的心。无缘跟同体了就没有“抗兵相加”的对待，所以“哀者胜矣”。这是老子讲，“抗兵相加”的二相对待中，你要以同体大悲心、无缘大慈心来超越极性对待，一切极性对待的显现相都是无缘同体的、不显现的、真空绝对的根性本身。根性是同体一相，真空绝对，所以用个“哀”字就表达了同体同源同根同性。“抗兵相加”的二相对待，你知道它是同体同源同根同性，不就超越极性对待了吗？把这种超越极性对待的修法，老子就叫“哀者胜矣”。就是用“哀”的同体一相胜了“抗兵相加”的二相，这不就超越了极性对待了吗？老子是用兵家的术语来表达的。二军对阵，敌对双方犹如仇敌一样，都具有仇恨、仇杀、仇敌的对待心态，现在你用慈悲的“哀”心，既怜悯自己又怜悯对方，既慈悲自己又慈悲对方，把敌对双方用“哀”心一样对待了，不就平等一如了吗？平等一如了，不就超越极性对待了吗？所以，“哀者胜矣”。

你看，原来心身跟世界是主客对立，这犹如打仗的敌对双方，互不相让。现在证到心身世界的对待双方皆是妙明真心中所现物，都是真空本性中的所现物，全是空性大我自身了，我跟世界敌对的“抗兵相加”就超越了，再不对待了，同体同源同根同性了，你就对双方都产生平等一如的慈悲心了。这个慈悲心出来的时候，也就是“哀”心产生的时候，就绝对一相了，就超越了二相的“抗兵相加”了，所以说“哀者胜矣”。

……这个“哀”的慈悲心显现的时候，是指修道达到的一种境界，就是“会万物为己”的一种境界，二相归一相的一种境界。此种境界就叫“哀者”的境界。你再看，太极不就是“抗兵相加”吗？阴阳两半就是“抗兵相加”，那你怎么办？“哀者胜”，“太极本无极”就胜了。对待的双方都是无极本体，同体了，双方还打吗？左手跟右手同体，就永不敌对了，这不就抽了“S”线了吗？抽了“S”线，再就没有阴阳两半的对待。“S”线就表示你的心态，你的心态是仇恨，那就对待双方“抗兵相加”；你的心态是慈悲的哀心，不但不仇恨了，而且是同体的平等一如心，就再也没有隔阂和界限了，这不就抽了“S”线吗？所以，“哀”心就是抽了“S”线的同体大悲心、无缘大慈心，这种心就是真空绝对的一相心。到此心，“抗兵相加”的双方互相悲哀，互相慈悲，互相拔人以苦，互相愿人得乐，就同一体了，对抗就再没有了。现在你体悟老子说的“抗兵相加，哀者胜矣”。佛法中的弥勒菩萨叫慈氏菩萨，也叫无能胜菩萨。为什么叫无能胜菩萨呢？因为此菩萨是大慈心，所以谁都不能胜他。这就告诉我们，慈悲心就能战胜一切，没有能胜过慈悲心的。所以，在最严重的“抗兵相加”的二相对待中，虽然难以超越，但你用无能胜的慈悲一相心就能战胜“抗兵相加”的二相心，这就是“哀者胜矣”。能不能理解？（答：能。）“哀者胜”就是慈悲心能胜一切。能理解吗？（答：能。）你（指一人）能理解吗？（答：能理解。）唉哟！硬是生不起恭敬心。（答：现在生起恭敬心了。）生不起，是因为“抗兵相加”，现在能生起就叫“哀者胜”。

## 第四十八章

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为学”是二相的知识，二相的知识当然是越学越多了，知识是一点

一点增长的。“为道”是日损，是要天天减损极性对待的观念。这两种方法的根本差异就是：“为学”是二相的知识，“为道”是一相的境界。二相的知识是你向外趣求，你看学的东西都是向外趣求。那“为道”呢？是从内在减损，减损自己心上的极性观念，把极性对待的观念损掉之后，就从二相归到一相了。前者是学，后者是修，“为道”经常叫修道。我们知道，“为道”是损我们无始劫以来形成的无穷无尽的极性对待的观念，我们的软件上尽是这样的极性对待的信息结构。你怎么清除？就是怎么减损它？老子说：“涤除玄览，能无疵乎？”怎么清除？这不是像擦桌子那样的清除法，而是要叫你进入一相的真空绝对。你看，“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叫你进入这么一个境界认识的时候，自然把这个极性对待的观念就损掉了。《道德经》就是讲“道”和“道之德”。讲“道”和“道之德”就在日损你极性对待的信息结构，从软件上清除它。那么，这个“日损”就是修法。那“日益”呢？就是世间人的学习。

“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一直要损得干干净净，就是我们说的一相无相，损到一相无相，没有相了，损到没有极性的心识活动了。或具体的说，在六根门头再不被六尘相所转了，就叫“能转物”了，一直要彻底转物，见到根尘相对的时候不迷惑，直下知道只有一个真空绝对的本性，到这一步，就“无为”了。那么，现在我们不能“无为”的原因，就是我们有极性心识的活动。由于这个极性心识的活动干扰，使我们本来一相无相、真空绝对的本性不能够起妙用了。只有达到真正的究竟一相就无为了，无为了才能无不为。“无为而无不为”，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妙用无穷，佛法上就叫五眼六通。老子在这里用了个“无为而无不为”，就说明老子的妙用神通功能是非常了不得的。“无不为”就是没有不能为的。你看，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化、十四无畏，愿以什么身得度现什么身，无作妙德，自在成就，这都是讲“无为而无不为”的。维摩诘讲的不可思议的大菩萨，你看那些神通功能是不可思议的。那么，要有五眼六通，要达到“无不为”，首先要“为道日损”，这个修法就点得很清楚了。你要“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用太极跟无极说的话，最终是要抽掉“S”线，这就叫损。损、损、损，损着把那个“S”线抽掉了，心上再也没有心识活动了，再也没有二相对待的迷惑了，就是一种智慧的境界。

……圣人证到的境界是相通的，虽然名字不一样，“归元性无二，方便有多门”。你现在看一看，“无为而无不为”这一句话把佛道两家就都沟通

了。那么“取天下常以无事”，老子讲的这个“天下”不是要占领天下，或者是说要做个帝王，不是那个。所谓的“取天下”，就是“损之又损”，损到什么时候就“取天下”了？损着没有相界面了，没有二相的对待差异了，就“取天下”了。你看，太极有个“S”线，就有个界线，只有半个天下。那“取天下”呢？就是要达到究竟一相的无极，这是用太极图来表示。那取了“天下”，就说明你的心无限周遍了、一相无相了。这里的“取天下”指的是一相周遍之意，心要周遍，无障无碍，没有极性观念的分割，这就叫“取天下”。那怎么“取天下”呢？“常以无事”。“无事”是什么意思？

“无事”就是佛法上讲的清净本然，清净本然就无事了。你一旦有事，就不清净本然了。“无事”就是佛经上讲的一相无相的“唯我独尊”，那就清净本然。老子讲“寂兮寥兮”，“寂兮”就是清净本然；“寥兮”就是周遍法界，就是“天下”。所以，“取天下”要常常无事，常常要清净本然，常常要进入一相无相的境界，你才能心遍法界。心遍法界就取了“天下”，经常叫周遍法界。

“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有事”就成二相了，“无事”就是一相。你有事，二相，能不能周遍？就不能周遍，就不能“取天下”了。

你看“为学”，现在叫知识爆炸的时代，你学，永远学不完。分门别类的学科太多了，越学越不能解脱，越学越糊涂。为什么越学越糊涂呢？这个学科跟那个学科隔行如隔山，不能圆通。你看，现在有人敢说他要圆通吗？没人敢说他要圆通，学这一门的不知道那一门。“为学”是知识越多了，但是智慧却没有日增，智慧在日减，所以开显智慧是要“为道日损”。增长见闻觉知，那是“为学日益”。你现在要看到，解脱之道是“为道日损”，要“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就解脱了。学问之道，那就叫“日益”，天天增加。你就是背的再多，知识你能背完吗？你就把那些知识都背下来有什么用？只是充斥你的极性心识，软件上越紊乱了，越不能清净本然了，越不能“寂兮寥兮”了。那你怎么能达“无为”呢？这叫方向性的错误。“为学”跟“为道”是两条方向不同的道路，老子主张的是“为道”而不是“为学”，是要你圆通而不是要你通学。

## 第四十七章

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是

## 以圣人不行为知，不见而明，不为而成。

“不出户，知天下”，连门里都不出去就能知天下。“不窥牖”，“牖”是窗户，不看窗外就能见天道。这四句话看起来好像是讲理论，实际上这是讲最具体的修法。为什么不出户就能知天下呢？“为学日益”，你一定是向外边去学。说，“你知道敦煌吗”？书上看过，听别人介绍过。你要真正了解的话，就要自己到敦煌去，必须是要出户。二相的见闻觉知你“不出户”不行，“为学”你不出户学不了，因为你学的那个东西是出户着才有。而“为道”呢？就不需要出户了，“为道”是要见你的根性、本性，根性、本性无处不在处处在，与你出户不出户没有关系。你不出户，你的见性在不在？（答：在。）在，就在户内找见就行了，就不需要出户了。你的根性是如如不动的，不受时空的影响，时时处处根性遍满，所以老子讲“不出户，知天下”。这里的“天下”就指的是你周遍圆满的根性，具体地说就是你眼根的见性。见性与你出户不出户没有关系，见性圆满十方，室内室外同一见性，见内见外见性不变，所以“不出户”当下见。当你明白了，你的见性和诸根性都是周遍圆满的，你就是坐在室内，你就“知天下”了，也“取天下”了。这里的“天下”就指的是周遍法界的根性。

“不出户”，十方世界都知道，就算没达到“无为而无不为”的境界，就算没有五眼六通，你只要明心见性，噢！户内户外是同一个“天下”。“天下”就指你的根性无限周遍。根性是真空绝对、无限周遍、永恒存在的，所以你不去，不去“天下”就都知道了。

“为学”是著在六根门头显现的相上，“为道”是从六根门头显现的相要见到不显现的根性，所以“为道”不出户，时时处处只要见显现的相就见不显现的根性、本性，这个与出户不出户没关系。不但“不出户”就能知天下，而且后一句还说“其出弥远，其知弥少”。为什么？你“其出弥远”，说明你没有见到你的根性就在当下，而从外边去寻找，那只能见到六根门头的差别相。你越走得远，差别相越多越复杂，但你没有当下见相见性，反而被相所转，越来越糊涂；越来越迷惑就离明心见性越远，所以老子说“其出弥远，其知弥少”。“其知弥少”指的是“为道”之“知”弥少。

因为你“其出弥远”，只能“为学日益”，尽堆积了一些二相的对待观念，叫知识，那与明见心性无关，与解脱无关，与见根性周遍法界没有关系，与见一相无相的本性刚好背道而驰。所以，走得越远，见闻觉知的二相的对待观念越多越复杂，心上越乱，越不能明心见性，越不能清净本然，



越不能“取天下”。

你的根性、真空本性与所见的内外相无关，与醒睡无关，与死活无关，那当然与你出户不出户无关。根性如如不动，当下圆满十方，你在户内环视一周，见性如如不动。你能当下见到你的见性如如不动，给你现出户内户外的一切相，与你出去远近没有任何关系，而你内外远近所见闻觉知的一切相都是现在你的根性上。你从所见的相上反观而见见性，就是“不行而知，不见而明，不为而成”。何以故？见性内外圆满，内外同一见性，所以“不行”，见性就在当下，这就叫“不行而知”。见性与你所见的相无关，见性是独立存在的，哪怕见性中没有任何一相，连你自己也没有，见性还是如如不动，只是不叫见性了，叫真空本性。所以，见性与你见有色无色、见明见暗，都没有关系，它是“独立而不改”，不受任何影响。当你直下见到见性时，你就发现见性与明暗色空无关，只是通过明暗色空的相见到见性，而且发现明暗色空的相就是见性本身，这你就不见相只见性，这就是老子讲的“不见而明”的道理。“不见”是指再不见相了，“明”了相即是性，这就叫“不见而明”。那什么叫“不为而成”呢？见性不是你修来的，不是你证来的，它是本来如是的、永恒存在的、不受时空影响的，是如如不动的本体本性，所以不需要你修为，本自现成，所以就叫“不为而成”。

……你看，我们“不出户”，我们的六根性朗朗现前，户内户外只是一个根性，根性没有内外差别，所以不需要出户，也不需要窥牖，天下、天道你就都知道了。“天下”是你圆满的根性，“天道”是你如如不动圆满根性中所现的各种相及其规律，你只要明见根性，就“知天下”、“取天下”了，也就明白一切你所见闻觉知的根尘识空、法相事物、心身世界，都是你根性中的所现物，“只唯根性呈空有相，而非空有相被根性见闻觉知”。你能明白此理，就叫“见天道”。六根门头的一切显现的相，都叫“天道”。明心见性了，你“不窥牖”，也知道天道的运行。何以故？你所见闻觉知的一切相（“天道”），都是根性循业所变现的相。一切相的运动变化都以你的极性心识为根本动力，从你极性的心识刹那不停地在运动变化，就知道你所见闻觉知的一切“天道”也在不停地生灭变化，不是内外一切见闻觉知的相在生灭变化，而是你无始劫的极性心识在刹那变化，才导致你内外境界的运动变化，这就是老子说的“不窥牖，见天道”。这和惠能讲的“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是一个道理。

你明白了“天道”运行的根本规律，那你“不出户”、“不窥牖”都了

如指掌。什么昼夜交替、四季更迭，一切动植物的生长成亡，一切心识活动的生、住、异、灭，一切天体宇宙成、住、坏、空的周转循环，无一你不明白。何以故？你抓住了“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的总持，这就叫“见天道”。

……就是从事相上讲，你在房子里只从温度的变化就能知道春夏秋冬。“天道”以及“天道”运行的规律都是显现的相，“不窥牖”你都能知道，何况天道就是老子经常讲的大道的一种体现。“知天下”、“见天道”，指的是明白本体本性；“不出户”、“不窥牖”，你的本体本性不受任何影响。我们从显现的要见到不显现的，那显现的都是天下万物的现象及其运行的规律。你看，运动变化的规律，“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给你表达的清清楚楚。

……“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为什么“不行而知”？你看，你要行着“知”是不是二相对待？（答：是。）圣人是“不行而知”，不需要二相对待的知识而知。你看，你的什么是“不行”的？先从你的六根上看，你就看到根性是如如不动的、永恒存在的、周遍法界的。根性行不行？不行。你学过《金刚经》，“须菩提实无所行”。只有一个是“实无所行”的，那就是你的根性和本性，根性和本性周遍法界不来不去。圣人进入这种周遍法界的、不生不灭的本体本性中，就能明白一切世界万物运动变化的机制原理，这也叫“不行而知”。

……根性如如不动，所以“不行”。明白了根性不来不去、如如不动、遍满十方，你就知道圣人的“不行而知”了。这么说吧，以不显现的总持一切显现的，不显现的圆满十方。所以，圣者“不行”就能知道一切显现的。不显现的就是那个“不行”的。圣人是以不显现的总持一切显现的，就能知道一切，这就叫“圣人不行而知”。具体到眼根的见性上，见性行不行？见性不行，但周遍法界，圆满十方。你知道了见性无限周遍，凡现在见性中的十方世界，你就都知道了，这也是“不行而知”。哪一根的根性总持哪一根的一切万事万物，你不就“不行而知”了吗？佛陀说，我用肉眼看到德内丰严王如来。行了没有？没有，没坐飞机、火箭，佛陀时时在真空绝对的根性、本性中，他不行却周遍十方，了知十方世界的一切，所以“不行而知”。你已经明确地掌握了真空绝对、立体见性大圆镜，那你不需要跑到太平洋边上去看太平洋，你也不需要跑到银河系去看银河系，太平洋还在你的见性中。银河系呢？（答：在见性中。）比银河系再远呢？（答：

在见性中。)一直到德内丰严王如来,还在你的见性中!何况你“不行而知”达到了五眼六通的时候,那你就能知一切了。十方三世就是你的本体本性本身,你怎么能不知道呢?

“不见而明”是“不见”就明白,你明心见性了,见显现的就见不显现的。不显现的你用见闻觉知是见不了的,但你从所见闻觉知的相中就能明白,有不可见闻觉知的根性。或者说,你从立体镜像中见到立体真空大圆镜,这都是“不见而明”。因为不显现的立体真空大圆镜你虽看不见,但你通过显现的立体镜像就见到了,这就叫“不见而明”。犹如不见树根,但见枝叶花果繁茂,就明白有树根真实存在,这就叫“不见而明”。

“不为而成”,“不为”就是无为。你开显智慧了,就知道真空本性非修非证,“本来现成”。正如六祖所说:“菩提自性,本来清净”,“何期自性本自清净,何期自性本不生灭,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无动摇,何期自性能生万法”。

本性开显之后,就知道本性具有“不行而知,不见而明,不为而成”的特性。“不行”、“不见”、“不为”都是指根性、自性、真空本性而言的。就拿根性来说,根性周遍不来不去,所以“不行”。根性隐微不显现、一相无相、真空绝对,所以“不见”。根性如如不动、永恒存在、清净本然,不受任何影响,无为自然,非修而有,非证才得,就叫“不为而成”。

## 第二十八章

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为天下溪,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为天下式,常德不忒,复归于无极。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为天下谷,常德乃足,复归于朴。朴散为器,圣人用之,则为官长,故大制不割。

你看,雄雌、黑白、荣辱都是极性对待。“知某某,守某某”是什么意思?用你学过的怎么表达?这一节首先说对待法,雄雌、黑白、荣辱都是对待的双方,对待的双方互为存在的前提。老子在这里给你讲如何超越极性对待进入非极性。“知其雄,守其雌”,这就是我们说的三种方便的第一方便,“说某某时,某某是非某某”,说雄之时雌是雌,也就是说,说雄之时雌是非雄,非雄就是雌,这就是“知其雄,守其雌”的意思。这和佛陀说的“于有非有,于无非无”的通式是相同的,“于雄非雄”,“于雌非雌”。也和《金

刚》公式一样，“是某某即非某某”，是雄即非雄，是雌即非雌。和等号法门也是同一意趣，雄等于雌，雌等于雄，这就超越极性对待了。你在前面已经学了，相对不异、即是绝对，绝对不异、即是相对，所以雄雌的相对不异、即是非雄非雌的绝对（亦雄亦雌的绝对，雄等于雌、雌等于雄的绝对），绝对就是“天下溪”。“常德”和“婴儿”是绝对“天下溪”的属性。“常德”表示道之德。“婴儿”表示无极性心识的绝对非极性，因为婴儿极性观念的第六识还没有开显，故用婴儿表示非极性的状态。

当然你说雄的时候，对面一定有个雌；说白的话，对面一定有个黑；说荣的话，对面一定有个辱。这就是“说某某时，某某是非某某”的道理。你要说雄，雄是什么？就是雌。那你说雌呢？雌就是雄。因为只要超越雄雌、黑白、荣辱的极性对待，直下就是非极性的绝对。这用太极图表达就更清楚了，黑白、荣辱、雄雌不就是阴阳两半吗？为什么“说某某时，某某是非某某”呢？因为极性对待的双方只是非极性绝对无极的存在方式。太极只是无极的一种存在方式，但太极本身还是无极，就叫“太极本无极”。既然太极本无极，那一定说阴之时阴是阳、说阳之时阳是阴，才能太极本无极。明白了这个道理，你就知道“是某某即非某某”，“说某某时某某是非某某”，那当然“说雄之时雄是雌，说雌之时雌是雄”，这就是老子说的“知其雄，守其雌”的道理。虽然老子的表达和佛陀的不一样，但精神实质是完全一样的。何以故？都是超越极性的表达。“知雄”、“守雌”就是太极的阴阳两半，“为天下溪”就是无极本体，超越太极的极性对待，进入了无极本体，就叫“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天下溪”就是大海，千江万河皆归大海，表示一切雄雌等的极性对待超越后，就进入了非极性的“天下溪”。千江归海咸同一味，表示超越了极性对待的一体一相一味无别。从极性对待的太极归到“天下溪”的无极，无极就是“常道”、“常德”。无极一相圆满，无可离，无法离，故曰“常德不离”。婴儿没有心识的极性，表示无极非极性的状态。老子“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为天下溪，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整个就表达了超越极性对待，进入非极性的本体本性。“雄”、“雌”、“天下溪”、“婴儿”等都是用来作比喻的。这个懂了，下面的道理一样。

……“天下溪”代表真空绝对，“天下溪”的绝对装什么？装一切相对。等着你成为“天下溪”的真空绝对了，你就超越了雄雌、黑白、荣辱所代表的一切极性相对，进入了非雄非雌的绝对。这个“天下溪”就是一切相

对的所归处，就代表你超越了极性的对待，进入了非极性的绝对，这时你就“常德不离”了。“常德”是道之德，“常德不离”就表示永恒存在、如如不动了。达到这一个境界，老子就比喻“复归于婴儿”了。用婴儿表示没有极性对待观念，婴儿能知道雄雌、男女吗？婴儿没有这个性别的极性观念，婴儿连他自己都不知道是什么性别，还能有什么雄雌的极性观念？！婴儿比喻非雄非雌的绝对境界。《金刚经》叫“非法非非法”、“无实无虚”。这个懂了，下面的就都懂了。

黑白、荣辱跟雄雌一样。而“天下式”、“天下谷”和“天下溪”一样，都是用来比喻归到了非极性绝对。“常德不忒”、“常德乃足”和“常德不离”一样，是表达绝对真空属性的。“忒”就是差错，或者是不相应、不对应。前面是“不离”，这里是“不忒”，表示与非极性的“常德”属性完全对应。

“复归于无极”、“复归于朴”就对应“复归于婴儿”，这是表示非极性绝对属性的。“无极”就表示非白非黑的绝对，“朴”亦表示非荣非辱的绝对。

知白守黑、知荣守辱和知雄守雌一样，都是表达等号法门的，可用“是某某即非某某”、“说某某时某某是非某某”来表达极性的超越，归到非极性的“无极”、“朴”、“婴儿”。也就是说，用雄等于雌、白等于黑、荣等于辱表达超越极性，进入了非极性的“天下溪”、“天下式”、“天下谷”，完成了只有真空绝对的只是一个。

你看，雄雌、黑白、荣辱都是显现的相，“天下溪”、“天下式”、“天下谷”的比喻，表示显现的极性对待相是一体一相，就没有极性对待了。“朴”、“无极”、“婴儿”表示不显现的体性，这三种表达佛法上就叫“究竟二法尽除”。“不离”、“不忒”、“乃足”，这就表示跟道的属性完全契合。

老子在这一章讲的是如何超越极性的对待，跟佛法里面讲的道理是一样的。佛陀讲“一切世间诸所有物皆即菩提妙明元心”。“一切世间诸所有物”就是极性对待的万事万物，“菩提妙明元心”就是真空绝对的本体本心，就是老子在这里比喻的“婴儿”、“无极”、“朴”。“朴”是个没有剥皮子的原木，刚伐倒的原木头，朴里面没有桌子、凳子，没有极性对待，朴用来比喻本来如是的样子。也就是说，“朴”就是真空绝对的本体本心本性。“菩提妙明元心”没有极性对待，但一切世间诸所有物都是极性对待的相，一切极性对待的显现相不异、即是真空绝对的不显现的本体本性。老子的“知某守非某”正就是极性的“二道相因”，叫你从对待中见到绝对的“中道”，

这就叫“生中道义”。

“朴散为器”，桌子、凳子都是器，都是“朴”的原木做的。“器”代表极性对待的器物，“朴”代表非极性绝对的本体本性。原木破开了，就做成桌子、凳子等器具了，这就叫“朴散为器”。“朴散为器”，就表达由真空绝对的本体本性极化形成了极性对待的事物，也就是从不显现的本体本性极化成各种显现的对待相。佛法上叫一念无明而极化形成极性对待的事物了，犹如一剪二鸡（见前图），亦即“无极而太极”。“器”代表一切极性对待的立体镜像，“朴”代表非极性的立体真空大圆镜。“朴散为器”，就是“无极而太极”，从绝对走向相对，这是指演化的过程。前面老子讲从雄雌、黑白、荣辱的相对走向绝对，现在怎么又从绝对走向相对了呢？这里老子说的“朴散为器”，是指圣者要起妙用，要真空妙有，为度化众生妙现一切，而且也要自己修证到逍遥自在的境界，为度化世人而入世，禅宗就叫入廛垂手，大用现前，也就是观世音菩萨的三十二应化、十四无畏、四不思议，都是指现化在世间叫众生开示悟入佛之知见。老子的“朴散为器”就是表达这个意趣，所以就叫“圣人用之，则为官长，故大制不割”。

“圣人用之，则为官长”。圣人证到了唯道独尊，现在要起妙用，就是“圣人用之”。圣人用了就要当大官吗？（答：不是做官，而是表示自由自在的妙用。）为什么人都爱当官？爱当个带“长”字的，老子也用“官长”二字。你要理解老子说的意思，“官长”不是叫你去做官，而是用“官长”来表示你能够自由自在地起妙用，也就是前面讲的“无为而无不为”。观世音菩萨就叫愿以什么身得度现什么身。世俗间的“官长”不就是指挥人、领导人的吗？“官长”就表示自由自在的意思。你被人家领导了，你就不自在。这里表示圣人证到了究竟果位，他能够随心所欲地起妙用，为救度一切众生，福佑世人。这就说明“朴散为器”指的是圣人自在地起妙用。“朴”就是你经常说的真空，“器”就是妙有，“朴散为器”就是真空妙有。

“大制不割”是什么意思？是指“朴散为器”的真空妙有，是指真空绝对的不变本体随缘地妙现一切。但你知道，真空不受任何影响，即使真空妙有而产生的一切宇宙万物，它不离真空本体，而且还是真空绝对本体本身。就是真空妙有，真空还是如如不动。为什么？“妙有”的一切器具其本质还是朴的原木本身，所以妙有还是真空本身，所谓真空妙有者也。真空妙有就是“朴散为器”，妙有真空就是“大制不割”。“大制”不是完美的政治制度，一些俗人就乱解释去了，“大制”是指控制、驾驭、总持、道

纪一切的大道本体。“大制不割”，就是妙有不改变真空的本体本性，真空不受妙有的影响。犹如棉花纤维经纺线、织布、裁剪、缝纫变成了衣帽鞋袜，但衣帽鞋袜不影响棉花纤维分毫，而且衣帽鞋袜不离棉花纤维，还是棉花纤维本身，这就叫“大制不割”。

……妙有还是真空，大制割不割？大制不割。凡夫用了就割了，就从非极性到了极性，凡夫叫业用，圣者叫妙用。就是凡夫业用，也不影响真空绝对的“大制”，只是凡夫造业，就无穷无尽地循业发现去了。

……“器”不是相吗？“朴”就是体性，体相用一如。一如了之后，就自由自在地起妙用。禅宗叫入廛垂手，其实这一步最难，前面先叫你从相对归到绝对，就叫万法归一。归到绝对了，达到真正的“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到此境地，就要“无为而无不为”。把极性对待的这一切都损光了，损着一无所有了，只有立体真空的“自己”自尊独存了，就要起妙用。因为无为之后，“常德不离”，“常德不忒”，“常德乃足”，这才能“无不为”。为什么？“常德”不受影响了，“常德”的本体本性只是你自身了，也就是“不离”、“不忒”、“乃足”了，你再妙用都不受影响了。犹如镜子妙现一切镜像，镜体不受一切镜像的影响，因为镜子的体性“不离”、“不忒”、“乃足”，所以任你无不为，“大制不割”。你就知道，“大制不割”就是镜子总持一切镜像，驾驭一切镜像，而且镜子本身还不增不减。

……一个好木匠可以用“朴”的原木给你做出各种式样的器具来，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去做，做下的器具再多，还是叫木制器具。木头变了没有？木头没变，只是给你起了妙用而成妙有。妙有还是真空，所谓“大制不割”。“大制不割”就是佛法上的“于第一义而不动”，看你怎么妙用妙现，还是第一义的真真空。

……你不起妙用不就成了卧轮禅师了吗？“卧轮有伎俩，能断百思想”。不能死寂，还要用，佛法上叫称体起用。再起用，体相用还是一如。“用”就是“能善分别诸法相”，“体”就是“于第一义而不动”。“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这就叫妙用啊！妙用还要无穷，无为无不为！

……“大制”，实际上就是非极性的“朴”、“无极”、“婴儿”。当你超越了极性，再来自在地起用为极性的事物就活泼起来了，就不死寂、不断灭。这个时候虽然有极性的起用，但“应无所住”，再不著相了，不著相就不造业了。犹如“官长”一样，自在解脱了，就能称体起用，自在无碍，无作妙德。

不能说我究竟一相了，就无念死寂了，百物不思了。起妙用不被妙用相所转，就是“大制不割”。到了这一步，你看惠能就讲，“不立菩提涅槃，亦不立解脱知见，无一法可得，方能建立万法。若解此意，亦名佛身，亦名菩提涅槃，亦名解脱知见”。这个时候“见性之人”就是“官长”，“立亦得，不立亦得，来去自由，无滞无碍，应用随作，应语随答，普见化身，不离自性，即得自在神通，游戏三昧，是名见性”，这就叫“大制不割”。“大制”是一相的非极性，“大制不割”正就是“于第一义而不动”的意思。

老子讲的这一章一些人很难理解，因为用了许多比喻，一些人就著在名相上去了，不明白老子的大智慧的方便妙用。“用之则为官长”，这个含义就深得很。对这个道理理解了没有？（答：理解了！）

## 第七十一章

**知不知，尚矣；不知知，病矣。夫唯病病，是以不病。圣人之不病也，以其病病也，是以不病。**

“知不知”，前面讲了“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这里的“知不知”道理一样，就是“知”个“不知”。当你知个“不知”的时候，“不知”是什么？什么时候就“不知”了？（答：不思议的时候就不知了。）只有一相，没有内外了，就“不知”了。当你达到一相的时候，没有主客内外你知什么？知必是有主客内外才能知。一相无外了，当然就不知了。老子说，不知的时候就最上，也就是佛法讲的“无上”。这个“尚”字就是上的意思，更准确的表达就是最高尚、最无上的意思。因为你达到究竟一相的“不知”了，你就圆满十方了，无边无际了，所以就无上无下、无左无右、无前无后，佛陀经常表达为“无上”。你看，佛经上经常讲无上正等正觉，就用的是“无上”二字。你“知”个“不知”的时候，你就处在究竟一相的“无上”上了，这就是老子说的“尚矣”。孟子讲“尚志”，也是指无上的心志。

“知不知”，这是一切圣人都必须证到的境界，一定是要明白，你求知求到无知、不知时，这就知一切了。《涅槃经》说，若人知如来从未讲法，此人就具足多闻。这是说如来处在究竟一相，给谁讲？怎么讲？能讲吗？究竟一相无内无外，你能到这个境界，你就知道如来从未讲法，你也就进入了无知、不知的究竟一相。所以，佛陀讲“无知”“是佛所知”，“若如是



知则无心想”，“无知即不思议”。无内外究竟一相的“无知”，这是最高的果位，所以老子叫“尚矣”。有人问孔老夫子说：“有知乎？”孔子答：“无知也”，“空空如也”。孔子是圣人，如果有知就没有达到真空（“空空”）的一相。“空空”就是真空，“如”就是本体本性本来的面目，本来的面目就是究竟一相、真空绝对、一无所有。所以，“空空如也”就表达的是真空绝对的一相。此真空绝对的一相你知什么？所以，孔老夫子讲“无知也”。孔子的“无知”正就是老子和佛陀讲的“不知”。你看，三教圣人证到的境界一样不一样？（答：一样。）西方的哲人苏格拉底也说，“知道自己不知道”，这不就也是“知不知”吗？！

“知”个“不知”，这是无上的果位。你不明白显现的就是不显现的，你不能够见显现的就见不显现的，这就叫“病”。“不知知”，这很难理解了，那个“不知”是指的不知道、不明白。不明白什么？不明白“知”是显现的，要通过显现的“知”知道不显现的“不知”。“知”是二相的显现相，“不知”是一相的体性。通过“知”的显现相，见到“不知”的不显现的体性，这也是“知不知”。那“不知知”呢？就指不知道显现的“知”正就是不显现的“不知”。你不明白这个道理，就叫“不知知”。“不知知”就是著在显现的相上，不见不显现的体性，也就是见相著相，见相分别攀缘，这不就是修行人的病吗？所以，老子说“不知知，病也”。

……不知道不明白显现的就是不显现的，这就是病。唉呀！这个太难了，文字上就把你打倒了。二相的“知”是显现的相，见了显现的相你不知道显现的相就表达不显现的“不知”的体性，就叫“病”。“知”代表的显现相正表达的是“不知”所代表的体性，而且还是体性本身。你是不懂得见“知”就见“不知”的这个道理，就是你见相不见性，那你说，这是不是一种病？（答：是。）所以，老子就叫“不知知，病也”。

见诸相就要知道是非相，“非相”就叫“不知”。知诸相即是非相的“不知”，《金刚经》上讲，你就“则见如来”，这是高尚的、无上的果证。“不知知，病也”。就是说，你不知道“诸相”即是“非相”，就是“不知知”，就是不知诸相是什么，那当然就是“病”了。

“圣人之不病也，以其病病也，是以不病”。圣人不病，就指圣人见显现的相（“知”）就知道是不显现的体性（“不知”），见到立体镜像（“知”）就知道是立体真空大圆镜（“不知”）。所以，圣人病不病？（答：不病。）那圣人的“不病”是怎么来的？“以其病病”而来的。后面的一个“病”，

就是指凡夫不知道显现的相（“知”）就是不显现的体性（“不知”）。前面一个“病”字，这是个动词，含义是圣人害怕有凡夫的病。圣人害怕凡夫有什么病？圣人只害怕（“病”）你不知道显现的是什么，这就是前一个“病”字。正是圣人害怕（“病”）凡夫有见相著相的“病”，所以圣人就不见相著相。因圣人不见相著相，而且还见相见性，所以圣人无病，这就叫“是以不病”。

……你不知道这个显现的水晶球是什么时候，这就叫“病”。不知道显现的是什么，这就是凡夫的病，被物所转的病，见相著相的病，凡夫都害这个病。圣人只害怕有这个病着修道、悟道、证道，证道了才知道显现的相和不显现的体性无二无别、只是一个，就再不见相著相了。也就是说，再没有凡夫的这个病了，就叫“是以不病”。“圣人不病”就是“以其病病”，才能不病，所以“是以不病”。这能理解吗？（答：能。）

圣人只怕见六根门头显现的相不知道是什么，这就是第一个“病”字。因为治好了这个病，圣人就知道显现的跟不显现的无二无别，只是一个。所以，圣人就不病了。“夫唯病病，是以不病”。“夫唯”，只是因为害怕你被物转，那你就转物。你能转物了，那个病就再没有了，这就叫“夫唯病病，是以不病”。能理解吗？（答：能。）

## 第六十七章

天下皆谓我，道、大，似不肖。夫唯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细也夫！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今舍慈且勇，舍俭且广，舍后且先，死矣。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天将救之，以慈卫之。

老子的这一章对应我们说的就是转心态。现在先看，“天下皆谓我，道、大”。“天下”前面已经说了，就指你周遍法界的根性、体性、真空本性。这里的“我”是“道我”，也就是咱们叫的“空性大我”。“道我”在哪里呢？周遍法界的“天下”就是“道我”，就是“空性大我”。所以，老子的“天下”就指周遍法界的根性、真空本性，此根性、真空本性的“天下”就是老子说的“我”，此之谓“天下皆谓我”。那这个“我”是一个周遍法界的“我”，就叫“道”，就叫“大”，或叫“道大”。这就是老子说的，真正的

“我”不是肉体的这个小我，因为老子在前面讲过，“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所以，老子没有把肉体的小我当做真正的“我”，而把肉身的小我看着是“吾所以有大患”。

老子告诉人们，修道就是要转换这个肉体小我的“大患”之身，入这个“天下”只是一个我的真正之“我”，我们叫空性大我，如来在《涅槃经》上直接称“大我”。老子说，你修证到没有这个小我之身了，就是“及吾无身”，那你还有什么祸患呢？佛陀说，你最痛苦的是什么？最痛苦的就是有这个色身。老子和佛陀都认识到了，“吾所以有大患者”是“为吾有身”。一切修行修道就是为了提升自己的生命层次，转换自己的生命形态，也就是转吾人的这个小我之身成空性大我。转着无小我之身（“及吾无身”），只有“天下皆谓我”的“空性大我”成就，就是“及吾无身，吾有何患”。也就是说，你证到“天下”只有我的法身了，“唯我独尊”了，那我还有什么“患”呢？因为“天下”只是一个周遍法界的“我”、真空绝对的“我”、一无所有的“我”、法身慧命的“我”，佛陀就叫“大我”，老子就叫“天下皆谓我”的“道我”。

因为老子讲，“天下皆谓我”的这个“我”叫什么名字？叫“道”，叫“大”。这和二十五章讲的“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是一样的。什么意思？“天下皆谓我”的这个“大我”，名字就叫“道”，就叫“大”，或者叫“道大”，现在我们把它统一叫成“道我”就行了。

你只要理解老子的含义了，你就能明白他说的是什么。一些不修证的学人乱弹琴，根本不知道老子讲的是什么。你现在明白不明白？（答：明白。）《道德经》的乙本，是“天下皆谓我大，大而不肖”，傅本是“天下皆谓吾大，似不肖”，王本是“天下皆谓我道大，似不肖”。其实，“大”也好，“道”也好，都是老子用来命名这个“大我”的。这和二十五章讲的“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一样，都是命名他所证得的那个“混成之物”的，把那个“混成之物”命名为“道”，命名为“大”。那个“混成之物”就是佛陀说的法身慧命，因为命名为“道”了，就叫“道我”；命名为“大”了，就叫“大我”。乙本和傅本都只有“大”字，没有“道”字，所以叫“大我”也成，这就和佛陀说的“大我”一样了，为了区别，还是叫个“道我”更符合道家的习惯。但你要知道，“道我”就是“大我”，“大我”就是“道我”，这不就把“唯道独尊”和“唯我独尊”统一起来了吗？！

……如果你理解成“天下皆谓我道大，似不肖”，这样就有歧义了。好

像是说天下只有老子的道大，没有跟老子一样的。老子是一位处处谦虚谨慎的圣人，他“不自见”、“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怎么能理解成天下皆说我的道最大呢?!就是天下人这样说，老子也不会自称他的道最大。这种理解和老子《道德经》前后文不对应，何况老子讲“自见”、“自是”、“自伐”、“自矜”，“有道者不处”，老子还讲“三曰不敢为天下先”。

……“天下皆谓我，道、大”。“天下”就是周遍法界，“天下”皆是“我”了，就是指周遍法界只是一个“道我”。“我”是个什么？我是“道”，我是“大”。老子在这里是不是表达空性大我？（答：是。）有没有空性大我？（答：有。）这是老子讲“空性大我”的，讲“道我”的。

“似不肖”，就是没有跟“空性大我”、“道我”一样的。“肖”是相似的意思。“似不肖”，就是说“道我”唯一独存。老子在前面已经描述过“道我”了，“道我”是“寂兮（一无所有，清净本然）寥兮（无限周遍、法身遍满），独立（绝对）而不改（不受任何影响），周行而不殆（永恒存在，如如不动）”，所以就没有跟“道我”相似的。

“道我”是空性大我，“天下”就是法身遍满，“天下”都只是一个“道我”，这个“我”就是“道”，就是“大”。没有跟“道”相似的，就叫“似不肖”。没有能大过绝对的“大”的，“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所以老子命名的“大”是绝对的“大”，是没有远近、大小极性的“大”。这个绝对的“大”就是“大我”，就是“道我”，此之谓“天下皆谓我”。

“夫唯大，故似不肖。”正因为是绝对的“大”，当然就无限周遍、一相无相、真空绝对、永恒存在。老子的“大”是绝对真空之意，此大无名，故“强为之名曰大”。绝对的东西当然没有相似的，有相似的不叫绝对，就成了相对了，“故似不肖”。空性大我是“独立而不改”的，它是唯一真实的“我”，是不受任何影响的“我”，是“唯我独尊”的“我”，亦是“唯道独尊”的“道我”。“道我”“似不肖”，表示是唯一真实的、周遍法界的空性大我。因“似不肖”，没有和它一样的，所以佛法上叫“唯我独尊”，道家叫“唯道独尊”。“道”是谁？道就是你自身，道就是你的法身慧命。所以，“唯我独尊”就是“道我独尊”，这就更清楚了。如果只说“唯道独尊”，就有二相之嫌，好似你站在道外边了，没体现道就是你、你就是道。现在统一就叫“道我独尊”，就显得意义特别清楚。

“若肖，久矣其细也夫”。如果有跟“道我”一样的事物，那早就成了有限的细小了，就不是真空绝对的无限周遍的“道我”了，而成对待的小

我了。凡不能周遍法界的任何相对事物，都是我们说的点，而不是全体。叫点就叫“其细也夫”，全体才是无限周遍的“道我”。

……“天下”都是我自身的话，佛法上就叫虚空粉碎、大地平沉。虚空、大地都没有了，因为虚空、大地是“天下”的相，“天下”成了我自身，当然就没有虚空大地了。你叫虚空大地的时候，你就跟虚空大地是二相。“天下”只是一个“道我”绝对独存，别无它有，所以就表达为虚空粉碎、大地平沉。

“唯”就是“不肖”，唯一独存，如果有相似的，就不能唯一独存了，这就是“若肖，久矣其细也夫”。如果有跟“道我”相似的，那就不叫“唯我独尊”了，也不能叫“唯”了。所以，你一旦有相似（“若肖”）的，你就一直在二相对待中，不能周遍。不能周遍就“细”了，就小了，就是点了。

“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下面的三宝，正就是我们说的转心态，把这三宝把持好，就保持了良好的心态。

“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这个“慈”，如来在《涅槃经》上讲，什么叫“慈”？“慈即佛性”，“佛性即慈”。佛性是慈，那你就知道，这里的“慈”就是老子说的“道”之属性，或“道我”之性，或“空性大我”。“道我”周遍法界，独尊独存，体现在心态上是个什么？第一个就是“慈”，第二个就是“俭”，第三个就是“不敢为天下先”。

先说“慈”，“慈”是佛性，佛性就是真空本性，佛性就是“道我”的本性。经常讲“无缘大慈”。那无缘是什么？缘是环境、条件。无缘了，就没有环境、没有条件。什么时候就没有环境和条件了？只有无限周遍一相的“道我”才就无缘了。所以，无缘就是佛陀讲的“无缘观”，叫你观到“天下”皆是“我”了，就无缘了。到这种无缘一相的境界，必然就产生大慈之心，这就叫无缘大慈。“慈”者就是愿人得乐，什么时候你能够无条件的想叫一切众生得乐，让一切众生得乐，见一切众生得乐你就欢喜，这就产生大慈心了。

愿人得乐就叫“慈”。这么说吧，“慈”就是大公心，这你就好理解了。“慈”为什么是大公心呢？因为你让人人都得乐，希望人人都得乐，这就叫大公心。你要知道，“慈”是唯我独尊的、究竟一相的这种状态的属性，而把这个属性拟人化了，就叫大慈心，也可方便地称为大公心。大公心就是没分别心，用到事相上，就是对任何众生都无条件地以慈心相对。大慈

心就体现在愿一切众生得乐上。

经常说慈悲，慈是愿人得乐，悲是拔人以苦。慈心跟悲心是有区别的。孟子说人人都有恻隐之心，这是悲心。拔人以苦的悲心一般人都可以产生，但愿人得乐的慈心一般人不容易产生，所以悲心容易慈心难，因为人不容易产生愿人得乐的心态。你能不能愿人得乐？遇到事相了你就才能体悟出来。慈心先要从随喜心开始，从随喜心过渡到慈心。

我经常说，一张桌子坐下两个同学，把一个提成处长了，你能不能随喜？你能不能为他的提拔而得乐？把他提拔了你高兴，就是随喜心。你的孩子没考上大学，邻居家的考上了，你能不能为邻居家的孩子随喜？能随喜别人比自己优胜，这就是培养慈心的基础。虽然慈心难做到，但老子的第一宝是慈心，就说明老子的心态境界有多高尚啊！

老子的第一宝是“慈”，就证明一切圣道首先是要把心态转好。佛法讲的觉行圆满，觉就是智慧，行就是道德品行所具有的心态。觉行圆满就是智慧跟心态都要达到圆满的境地，儒家人叫“止于至善”。老子的第一宝是“慈”，就说明一切成道者的第一标志就是要具备慈心。如果慈心具备了，悲心就随之而来。难的能做到，容易的就不在话下。

……悲心人人都能够产生，你没饭吃了，或者你疼着大叫，或者把你哪里跌伤了，那人人都能把你拔救一把，怜悯一下，扶助一下。但你要是升官发财了，荣华富贵了，不一定人人都能随喜。所以，慈心是衡量一个人成圣的标志。如来把一切众生当一子想，给提婆达多也授记，这就说明如来的确是无缘大慈。老子的第一宝是“慈”，把众生最难得的慈心老子列为第一大宝，可见老子的心灵人格有多么的高尚。

……没有慈心的原因在哪里？就是没有随喜心。没有随喜心的原因在哪里？就是因为有嫉妒心。为什么有嫉妒心呢？因为个个有私心，没有满足自己，而且别人超过自己，就产生嫉妒的众生心。私心是怎么产生的？究竟地说，私心是因为自己的心身不无限周遍而产生的。你从这里就知道，那慈心一定就是自己的心遍十方，“天下”皆是我的时候才能产生。但众生个个都是执著这个有限的小我，所以只能产生私心，不能产生一相无限“道我”的慈心，即大公心。所以，老子先讲“天下”周遍只是一个“我”的空性大我。然后到了“唯我独尊”的“道我”现前时，就产生慈心、大公心。一旦众生都是无缘的大我了，一切众生和我同体同源同性同心，只是一个，进入这种境界，就是无缘大慈心的开显。

……这个慈心就难得很，“慈”是大公心，“慈”是唯我独尊时的心态，“慈”是周遍法界只是个“道我”的心态，“慈”是众生都是“我”的心态。那愿人得乐还再讲不讲条件呢？到此，就不讲任何条件了，此之谓无缘大慈者也。一切有情无情都是自身的时候，就没有缘了；没有缘了就不讲究条件了，真正一视同仁，还要比我们说的一视同仁的境界层次要高得多。老子说过，“故无弃人”，“故无弃物”，这首先是大慈心才有，然后才说第二宝“俭”。

“俭”是对物而言，“慈”是对众生而言。“俭”包含着没有私心，“慈”包含着大公心。没有私心能不能有大公心？不能。说那个人节俭得很，节俭得很只是说他淡泊。你看，诸葛亮“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这不就是简朴的生活吗？没有奢望，没有奢华，不追求荣华富贵，生活简朴、淡泊。淡泊就是不为自己的享福作乐着想！不为自己的物质享受着想。再往深里一推，就是“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顶多就是没私心，有悲心，但不一定有慈心。你体悟一下，谁家遭灾了，咱们都能捐款，地震了也能捐款，那是悲心、恻隐之心，大多数人能显着出来。假如说昨天把谁提了个副宰相，今天一下子又升成正宰相。你试一试，有多少人能随喜？还有多少人希望他在此基础上更荣华富贵？你看，这种慈心能不能产生出来？

某某（指一人），你能愿她（指另一人）比你早一天开悟吗？（答：她开悟我心里不高兴。）就是，你看慈心难！你现在体悟一下，慈心难不难？所以，老子的第一宝是慈心。如果一个人真的具有愿人得乐的大慈心了，那他就想尽一切办法要助他为乐。你看，一个做母亲的人对他的孩子能慈，愿孩子得乐，哪怕自己受苦舍命都能做得到，这不就是“慈故能勇”吗？母亲只对她的孩子能舍弃一切的让他得乐，但她不能为其他人有这样的大舍之勇，所以母亲不能成为具有大慈心的人。证到究竟一相的圣者，无缘大慈心和同体大悲心自然流露，所以他就能舍弃一切，哪怕舍弃自己的生命都要让众生得乐。这种能舍弃一切让他人得乐的“勇”，只有大慈心的人才有。释迦如来发五百大愿为救度五浊恶世的罪苦众生，他在地狱代众生受苦，这是悲心，但他发愿，他要把众生从地狱、三恶道救出来，不光是得人身，而且还要究竟解脱，得无上菩提，这不是大慈心吗？所以，具有大慈心的人才能发大愿。大慈大悲、大喜大舍，能为五浊恶世的众生受无量劫的苦而发五百大愿，这是何等的勇气啊！这是大慈心促使而产生的勇

气，这就是“慈故能勇”。地藏菩萨发愿“三恶道不空，誓不成佛”，这已经过了尘点劫了仍是菩萨，这都是“慈故能勇”的典范。

第二宝是“俭”。俭是节俭、淡泊，没有奢望，没有过多的对自己的追求。俭是对物质来讲的，对物质的要求简朴，不追求享受豪华，我不需要吃山珍海味，普通的素饭素菜就行了，这不就是俭吗？房子我不追求二百平方米，五、六十平方米就能行，只要能住下就成。这就表明你对生活的淡泊和俭朴。你看，诸葛亮就住在南阳的茅草庵里，生活还悠哉自乐，这就是“俭”。

那慈难得很，慈是愿天下人都得乐，随喜天下人得乐。俭是针对自己，所用的一切器物都是节俭淡泊，不追求奢华。所以说，“俭”只是不为自己求安乐，这不就是没私心吗？私心小一点嘛！私心重一点的人，一定要把我自己安置得好好的，给我找个安乐窝，这就不俭了。为人俭朴的德行，就是少私寡欲，爱物惜物，不暴殄天物，不挥霍浪费，当然他的财物不乏，广博充实，此之谓“俭故能广”者也。

“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不敢为天下先”浅层次的说，就是不显露自己，不展现自己。你越显露，你越展现，不就越树大招风吗？你看，显露自己的人没有一个不吃亏的。显露自己，首先招致众人的厌恶、讨厌；再进一步，给自己带来危险。冒尖人物走极端，敢为天下先，老子最后都说了个“死矣”。“死矣”是什么意思？就是必然走上死胡同。“不敢为天下先”，究竟地讲，就是无我。“敢为天下先”都是因有我，要表现自我，争着要显露自己，根本在有我。所以，“不敢为天下先”究竟地来讲，就是没有我。无我相，没有我了，显露个什么？“不敢为天下先”主要是无我。

“慈”是周遍法界、唯我独尊的心态，成佛了就“唯我独尊”了。所以，佛的心态就是愿天下众生都成佛，这不就是最大的愿人得乐吗？！没有比成佛令众生更乐的了。你看，每个佛都发愿，要让众生如我无异。唉呀！如我无异也要成佛，这不是最大的慈心吗？慈心是大公心，是对众生来讲的。俭心是对自己来讲的，自己生活俭朴一点，不追求享福作乐，不追求豪华的享受。这两种心态，一个是对自己，一个是对众生。第三呢，不敢为天下先，没有我了。

老子讲的这三宝就是我们讲的转心态。转心态转到什么标准？老子的这三宝就给我们做了说明。下面老子进一步阐述，你具有慈的心性了，就派生出来“勇”的心态来，真的慈了就有大勇。孔子也讲“智、仁、勇”，



有智慧就有仁慈之心，有仁慈之心就能有大勇心。“勇”主要指的是勇于奉献，勇于吃亏，勇于舍弃一切，勇于攀登无上智慧，也就是勇于发菩提心，趣向无上菩提。刚说的母亲能为孩子的安危挺身而出，舍命也在所不辞，从这里体悟一下“慈故能勇”的道理。

……“俭故能广”，不为自己求安乐了，自己简朴一点，节俭一点，淡泊一点，不追求，没奢望，那他的心也就广博了。因节俭，他的财用也广了。心广了，就能考虑众生了。先从无私无欲做起，少私寡欲做起，把自身修养好，少点私心，多点公心，而慈已经成了大公心了。简朴的生活的确能让你心地广博，私欲淡化，就能为他人着想了。

“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先浅层地说，做人谦虚一点，把自己看得低一点，不要往前显露，要往后退，“不敢为天下先”，结果人人都反而把你尊敬抬举，推举“成器长”，甚至成了首脑。这里的“器长”表示二相对待中的人，而不是器物的器。在这个人世间，你谦虚谨慎，不骄不傲，不显露自己，人人就尊敬你，尊敬你使你成为“器长”。你“敢为天下先”就不能“成器长”。

“今舍慈且勇，舍俭且广，舍后且先，死矣。”你没有慈心的“勇”，那不就是李逵之勇吗？没有慈心的那一种“勇”，那必然死路一条。没有节俭的“广”，也必然走入死胡同。就说你的财用广，财用再广都会消耗殆尽。你没有节俭的大心广量，你就会大手大脚、挥霍浪费，这也是死路一条。“舍后且先”，没有一点谦虚谨慎的心，尽是表露自我的小人之心，那就是凡夫的“老子天下第一”，那必然亦死路一条。“舍后且先”、“舍慈且勇”、“舍俭且广”，你看老子说，这都导致走向死胡同。

“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你看，有慈心了，你战去就胜了，你守了就坚固。这是什么意思？的确，有大慈悲心的人，人家的善根福德召感，战则必胜，老子也叫“无不克”，守则必固。但这里要注意，这不是只说战争，这是讲你从事任何事业，以慈心就能胜任一切、坚固一切、守住一切。老子主要讲的是修道，而不是人世间的俗事，人世间的俗事只是一种应用的事例。因为规律是普适性的，你用人世间的事说也可以，但不可把老子的精神俗化。

这里的“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根本讲的是修道。如果一个人有慈心了，这不就是我们说的把心态转好了吗？心态好了，容易积累善根福德，何况心态和正觉是相辅相成的，当你转心态转到大慈心的时候，你

要明心见性，战则必胜，攻无不克。所以，修行的各个层次、各种困难、各种障碍，因你的大慈心就都能够克服。比如说，你真心发了菩提心，你是为救度一切众生着追求无上菩提，你有这么一种大慈心，那你一定会勇往直前，就叫无往而不胜，一切困难因你的菩提心、大慈心就都克服了，何况你有这样的大慈心，还会招来如来的善护念。那你现在要明心见性，真有慈心了，也不是难事，一定会明心见性，这不是“以战则胜”吗？如果在大慈心的支配下，你发的菩提心真实不虚，那一定不退转。即使遇到了恶知识、恶友，哪怕遇到魔王波旬，他们想退转你的菩提心，因你有大慈心为了救度一切众生的苦难，你绝对不会受他们的影响而退转，这不是“以守则固”吗？

这样的事例可以用到世法中，如果一个学生发为国为民的心，一定要考上大学，哪怕三年、五年，发愿一定要考上，真有此心，这个学生一定能考上。这不就是“以战则胜”吗？别人再干扰也不会退转，这不是“以守则固”吗？我知道有一个学生考了八年才考上大学，不管他是什么发心，因他有这个坚定的信念，百折不挠的精神，最后终于考上了。

再看孙中山推翻清政府的例子，清政府腐败无能，处处割地赔款，国将不国，孙中山发愿要推翻这种腐败的政府。他是为国为民，他没有为自己的个人私利，所以终于辛亥革命成功了，这不就是“以战则胜”吗？孙中山屡屡失败，败而不倒，坚忍不拔，不受一切挫折的干扰，这不就是“以守则固”吗？

“天将救之，以慈卫之”。你看，《涅槃经》上佛陀讲，慈心能救度一切，慈心能克服一切障碍，所以“天将救之，以慈卫之”。天怎么救？天又不是有意志的人。“天将救之”，就是以天道的规律来救护你。有因必有果，你有老子三宝的因，必然招致三宝所得的果。因果规律丝毫不爽，也就是老子说的“天网恢恢，疏而不失”，行善者昌，做恶者亡。你明白了这些道理，你就知道谁有慈心，当然就得来善果，这就是“以慈卫之”。“以慈卫之”，是叫人们顺规律而行，必然得到慈的救护。天道的慈，就是谁有善心必有善果，谁有恶心必得恶报，这就是天道以慈卫护众生。另一方面，众生自己具备慈心，必然慈悲的善业得到的是善报善果。何况具有大慈心的修道人，必然得到高层次生命形态的关照，所以也体现了“以慈卫之”。如果你是大圣者具有的大慈心，比如佛陀，他的善根福德和智慧足以使河水断流、悬崖低头、树木倾倒，众生的邪知邪见无不摧伏，这是人家本身带

的威神之力的“以慈卫之”。

……你把心地修到大慈心的究竟一相了，是谁把你救了？说是天把你救了。实际上，究竟一相时你就是天。依教奉行，唯道是从，转心态转到究竟一相，究竟一相才是大慈心。大慈心的时候，再没有障碍了，没有障碍了，哪有什么危害？都成了你的护卫了，这就彻底地救人了。天道救人就是要叫你有慈心，你有一相的大慈心了，就彻底地把你救了，也就把众生救了。你看，《地藏经》上佛陀讲，你能给聋盲喑哑、低下可怜的人，发大慈心施舍救度，“下心含笑，亲手遍布施”，你得到的功德跟供养了百恒河沙佛的功德一样，“百千生中常得七宝具足，何况衣食受用”。如果你“一念间具大慈心，布施医药、饮食、卧具”给老病者和生产妇女，“一百劫中常为净居天主，二百劫中常为六欲天主，毕竟成佛永不堕恶道，乃至百千生中耳不闻苦声”。这不就是“天将救之，以慈卫之”的事例吗？！

……彻彻底底地把心态转到老子的三宝上，你看，愿人得乐的“慈”，究竟一相的“慈”，这一宝就把心态修好了。“俭”包含着悲心，“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不是悲心吗？第一是慈心，第二是悲心，第三是无我心。把心态转到这三心后，这就是空性大我的心态了。空性大我没有我，无我的一相心体现在人道上，首先是大慈心，然后就是大悲心，再就是“不敢为天下先”。空性大我的无缘大慈心，体现在人道上就是第一宝“慈”；空性大我的同体大悲心，体现在人道上就是第二宝“俭”；再看空性大我的无我心，体现在人道上，就是第三宝“不敢为天下先”。

## 第七十三章

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此两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恶，孰知其故？是以圣人犹难之。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繹然而善谋。天网恢恢，疏而不失。

“勇”的前提是什么？勇的前提是有智慧。你看，孔老夫子的智、仁、勇，这是非常正确的。智是智慧，有智慧了，就有仁慈心了，智仁；有了智慧，有仁慈心的人，就才能有勇。所以，这个“勇”是以智慧为指导的一种全力以赴，全身心地投入专注，甚至舍去生命。特点是什么？特点是智慧指导的勇于奉献，勇于投入，这就叫“勇”。“敢”呢？是缺乏一种智慧的指导。“敢”是我们的一种情识的冲动。到情绪上来了，敢上吊，敢喝

毒药，还敢跳崖、投河。敢不敢？我什么都敢，这是一种鲁莽，无所顾忌，孤注一掷，所以这一种敢是没有智慧的指导。

那你现在看“勇于敢”，这里的“勇”是指全身心地投入。没有智慧的一种敢，敢于干什么，鲁莽行事，我不害怕。这一种“勇于敢”，老子说“则杀”，就是死路一条的意思。你看，梁山的李逵什么都敢，这一种“勇于敢”是全然不顾后果，没有智慧指导，必然死路一条。那“勇于不敢”就是懦弱、谨小慎微，不敢有任何做为。“不敢”就是不鲁莽行事，不是无目的的意气用事。

“勇于敢”和“勇于不敢”，这是极性对待的一对，究竟地讲都是极性对待法，“此两者，或利或害”。很明显，“勇于不敢则活”就有利，“勇于敢则杀”就有害。那为什么“天之所恶”呢？也就是说，这两种不管是利是害，都是“天之所恶”，于天道的规律不符。那“勇于不敢则活”，虽有利，但却是为利己而投入，不会无我利他，甚至还是损他为己，这也可以“勇于不敢”，我专心致意地为自己，我不顾别人，这也可以活，这对自己也有利。这个意思是极性对待法里的一切东西，都是天道所厌恶的，不管你是“勇于敢”的鲁莽，还是谨小慎微的“勇于不敢”，都没有脱离极性对待的观念。

天道为什么厌恶呢？天道是大道的体现，大道是绝对非极性的，那天道的体现就是要叫你超越极性的对待。超越极性的对待了，极性对待中的利与害就都不存在了。极性对待中有利的老子不赞成，有害的更不赞成了。

“孰知其故”，老子说谁能知道我讲的这个天道的道理呢？“圣人犹难之”，圣人都很难知道这里面微妙的道理。这就说明超越极性对待进入非极性，这是人生中极为重要而难理解的道理。趋利避害人都能理解，那为什么利也是天道所厌恶的？因为利害一对极性，你不超越的时候，害可以转为利，利也可以转为害，利害的极性对待始终不能够消除，在利害的极性对待观念中，不能得到终极的解脱。比如说，你天天在沙里淘金都能得利，这种得利那就是把你成个亿万富翁也不能提升你的生命层次，也不能使你解脱，何谈开显智慧呢？！所以，没有超越极性对待智慧指导的“勇于敢”和“勇于不敢”，不管利害如何，最终都不能得到解脱，所以没有真实而实际的利益。这是老子要人们不要专注于世俗间的利与害中确立人生的价值，而是要在更高的层次境界上追求智慧的解脱，以此作为人生观、价值观，最终才能真正地利益自己、利益他人。这就是说，眼光短浅的世人利与

害的认识不足，往往以眼前的利害关系做出不正确的选择，而不知道超越极性对待，进入非利非害的非极性绝对的高层次。老子说，这种认识非但常人不能具有，就连“圣人犹难之”。圣人为什么也“犹难之”呢？《金刚经》讲，“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不同境界的圣人就对“无为法”有不同层次的认识，这都是有差别的。比如罗汉和缘觉都是圣者，但对无为法境界的认识是有差别的。登地菩萨层次境界差别很大，但都是圣者。老子说“圣人犹难之”，就指的是圣者超越极性对待而达到的非极性无为层次境界都不一样，低层次的无法理解高层次的，这就是罗汉不知道菩萨的境界，菩萨不知道佛的境界，所以“圣人犹难之”。

“天之道，不争而善胜”。“天之道”是非极性的无为之道，是绝对的无争境界，是一相的无对待境界，你跟谁争？不存在争。那为什么老子还用个“争”字呢？是指非极性的无为境界有各个层次的差别。每当你绝对非极性的无为境界升华的时候，就自然而然地体现出高层次、高境界的智慧和道德来，这就叫“不争而善胜”。非极性绝对中的“不争”，是指层次境界的转换。如七地的菩萨修为到八地，自然无生忍的境界就体现出来了，这不是“争”来的，而是一种境界的自然流露，这就叫“不争而善胜”。但在极性对待的境界，“勇于敢”和“勇于不敢”的利与害，那却是极性对待双方的有为操作而形成的，这就叫“争”。在极性对待的层次，也体现着“天之道”的规律，但利与害的结果都是因有为的争所带来的。而非极性的绝对中，境界层次的提升不存在极性双方的对待，是你智慧道德的自我深化而成就的，就是自然而然地成就，所以就叫“不争而善胜”。

……超越极性的究竟一相、真空绝对，只是一个空性大我，就没有争的自然增进，这就叫“善胜”。善胜无胜，就是没有极性对待的胜出和超越，不存在对待双方的争，也不存在对待双方的胜。

再看“不言而善应”。一相无为的天之道，不能言，也无需言，只是绝对境界给谁言？超越了极性对待的非极性一相，当然就不言了。一相无言，一相也无应，这就是“不言而善应”。善应无应，才体现出一相绝对境界。如果言而有应，那就成了二相的对待。你要体悟，超越极性一相的绝对中，根本就无言，无言谈什么应呢？犹如无人呼唤你，你没有必要去答应。在非极性的一相中，随着你无为境界的升华，就“不言而善应”地给你报以修为的成果。随着你的道德智慧的提升开显，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不言而善应”的效应。极性对待中体现的“天之道”，也有“不言而善

应”。如空谷应响就是一种无情物的“不言而善应”。用在人事上，就是孔老夫子讲的“其身正，不令而行”。一个智慧道德超群的人，他就有威神之力，自然召感他人响应。如孟子说的文王建园囿，百姓自动地响应，这就是“不言而善应”的事例。

“不召而自来”，一相绝对谁召谁？只要你无为法层层递进，时时深化，自然对应的境界和现象就不召而自来了。体现在极性对待中的天之道，也是“不召而自来”。如循业发现的善恶报应就是这样，前面讲过的打她妈的不孝女当场变狗，这就是“不召而自来”。你造下什么业，对应的业报就来了，这就是“不召而自来”。

“繻然而善谋”，“繻然”就是宽宽松松没有任何迹象的样子。非极性一相的无相，这不就是最宽松的状态了吗？一相谋什么？一相连心识活动都没有，哪有思维筹划？所以，“善谋”没有谋。虽然无谋，在一相绝对的非极性境界中，就自然流露出相应的智慧来，这就叫“繻然而善谋”。“善谋”是什么谋都没有，但会自然流露出意想不到的妙法妙道来。如，佛的五眼六通，就属于此类。在极性对待中的“繻然而善谋”，就是人们经常说的“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极性对待中天之道的“繻然而善谋”，往往就体现在意想不到的境界中，突然思路大开，顿悟现前，这在禅法修证中体现得最为突出。极性心识的对待中，你只要经常输入某种信息结构和信息量，等到一定程度，我们的软件就有一个“自组织功能”，把原来不懂的东西和问题，突然一下子明白和解决了，这也是“繻然而善谋”的事例。

现在看，天之道所体现的“善胜”、“善应”、“自来”、“善谋”，对应超越极性对待的非极性一相境界，善胜无胜、善应无应、自来无来、善谋无谋。你就发现，只要超越极性的对待，“善胜”没有胜，但胜超一切，成就你无上的道业。“善应”没有应，但任何修为都不唐捐，自然就有对应的提升。“自来”无来，一相周遍，只有你自己，哪有个来去？“如来者不来不去”，但只要精进不退，自然就得无上觉道。“善谋”无谋，一相无谋，但你努力不懈，一心追求智慧，自然妙法妙道不期而现，智慧境界自然流露。

筹划是二相的说法，自然流露趋于一相，但有流露还是二相。什么时候就“善谋”了？善谋无谋的自然流露，就是繻然而现。佛菩萨的经咒都是“繻然而善谋”的自然流露。你要能理解这里的道理，你就能明白我们说的自动自发的六条了，那也是“繻然而善谋”。我们凡夫众生也有自然流露，你看每个人的私心是不是自然流露？你从人人私心的自然流露中，体

悟一下极性对待中的“緜然而善谋”，你就知道“緜然而善谋”是一定境界层次中的自动自发现象。你看，你能不能“緜然而善谋”地发出菩提心？为什么我们不能自然流露出菩提心来？为什么我们不能自然流露出无我利他的心？为什么我们不能自然流露出乐意吃亏的心态？天之道在极性对待法中也体现着“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緜然而善谋”。

但老子这里讲的“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緜然而善谋”，都是超越了极性的对待，进入了究竟一相的时候所体现出来的善胜无胜、善应无应、自来无来、善谋无谋。

“天网恢恢，疏而不失”，这两句话从初级到高级、从浅显到究竟，都能对应。虽然浅显易懂，但体现的规律却深奥而究竟。以极性对待法来讲，老子的这两句话主要体现在因果规律上，“天网恢恢，疏而不失”，因果的确是丝毫不爽。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大家知道的也很多，经常反复说的“不孝女变狗”，就是对“天网恢恢，疏而不失”最为透彻的说明。循业发现的规律是谁也违背不了的，佛陀说“假使百千劫，所作业不亡，因缘会遇时，果报还自受”。前面讲过的乱发恶咒的那个女人，经历了不知多少劫，但报应却是一一兑现，这不就是“天网恢恢，疏而不失”吗？

“天网恢恢，疏而不失”，在一相的绝对境界中，就体现得更微妙、更深刻、更究竟了，虽然不是二相的因果报应，但一相绝对无为法中的层层深化和境界升华，也体现出“疏而不失”，所谓一分功一分果。你在无为法中，虽然没有二相对应的因果报应，但却有你精进努力而“善胜”、“善应”、“自来”、“善谋”的功果对应，这也是“天网恢恢，疏而不失”。

由极性进入了非极性，到了“善胜”、“善应”、“自来”、“善谋”的时候，这是靠的什么？深层次的境界对应。非极性没有因果，但是非极性的这个“善胜”、“善应”、“自来”、“善谋”中也体现着“大因果”，所谓自然就到、自然显现、自然流露。那么，我们在二相对待中的这是小因果。但是总的来说，你必须要对因果心明眼亮，深深地要体会“天网恢恢，疏而不失”的道理。

## 第二十九章

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吾见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故物或行或随，或嘘或吹，或强或羸，或挫或

隳。是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

这里的“取天下”，不是叫你去争夺江山。这里的“取天下”就是佛法上讲的“始觉合于本觉”、把小我变成大我、把相对转成绝对、把二相转成一相，这就叫“取天下”。因为你是小我、相对、二相，只是点，不是全体，点不能叫天下，只有全体才能叫天下。而你要“取天下”，就是你要得全体，你怎么“取天下”而得全体呢？这里老子讲的是极为深刻的道理和极其微妙的修法。究竟一相的、真空绝对的、无限周遍的“天下”，那是如如不动的一无所有。如果你用有为的方式方法去契合真空无限的、究竟一相的无为，那是不可能的。佛陀讲，“实无有法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实无有法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须菩提，若有法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然灯佛即不与我授记”。你就知道，本来是“实无有法”，“本来无一物”，你要契合本来无一法、无一物的真空绝对之体性，你如果用有为法去契合，那你永远不能进入究竟一相的境界。“无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得个无得，“以无所得”，不得才是真得。所以，老子讲“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吾见其不得已”，这就老子肯定地告诫，你要达到究竟一相的、真空绝对的境界（“取天下”），而用有所得心、有所得法、有所得的有为去“取天下”，那肯定得不到，这就叫“吾见其不得已”。老子明确知道，以“有为法”去得“无为法”，那肯定不行，也无法得到，也就是根本达不到的意思。

周遍法界、究竟一相的“天下”，本无一物、本无一法、本来无本，所以本来就是无修无证。本来没有修证，但你用有为法去“取天下”，那就转加悬远了。你学过《金刚经》，以无四相修一切善法，则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说一切善法即非一切善法，有善法吗？你就知道，连修的善法都没有，那你修什么？根本就无修也无证。但为什么又说修一切善法才能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呢？因为你不修不证，就不能进入无修无证的境界，犹如过江河借助舟楫，你要达到的彼岸不是舟楫，但是你不修不证不能到彼岸。虽本体无修无证，但不修不证不能到无修无证。所以，如来说以无四相修一切善法，则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就体现出不得已而为之，不用善法不能证真空绝对的究竟一相，但真空绝对的究竟一相连善法都没有，何况恶法？佛陀说，所谓善法者，即非善法。没有修证还要叫你修证，没有善法还要叫你修善法，这就是不得已而为之。

“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天下神器”，这是表



示真空绝对的、一相周遍的本体本性，是妙不可言的“神器”，它至妙、至明、至虚、至柔，摸不得，动不得，一摸一动就不是真空绝对了，就不是一相周遍了，所以不可为，不可执，这就是老子说的“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犹如平静的水，无风就平静，无为就平静。如果你用吹风的有为去平静水，那就犹如盐水止渴，越止越渴；扬汤止沸，越止越沸。注意！不能把“天下神器”俗化为国家政权，或者是国之利器，导弹、原子弹呀，那根本不是老子的本意。

“天下”是周遍法界、唯我独尊的法身一相，用“神器”来形容，就指道的至虚、至明、至妙、至柔的属性。所以，动不得摸不得，为不得执不得，一为就现相，一执就变动，一为一执就失去了本来的真空绝对的一相无相，所以“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老子告诫，“天下神器”不能为，不能执，因为这个“神器”太灵敏了，起心动念就给你变化，你无法以有为极性的观念，去契合无为非极性的不可思议。

……你的那个立体镜像本身就是立体真空大圆镜，那你修什么？本来就修，但由于我们旷大劫来的识心，你不能见立体镜像直下就见立体真空镜子，所以你得通过理论的学习和妙法修为才能达到。我们说只买镜子不买镜像，这就到位了。这对平面镜来说你能做得到，你见镜像不著镜像，只见镜子。但要叫你见蓝天白云、山川河流的立体镜像，你能直下见到立体真空大圆镜吗？所以，修行也是不得已而修之。如若直下见立体镜像如同见平面镜像一样通达明白，只见镜子不见镜像，那还要什么修法和理论？今天你不用妙法妙道的修为，你就不能见显现的就见不显现的，你就不能见立体镜像就见立体真空大圆镜。所以，修个无修、证个无证、为个无为、学个无学、味个无味、知个无知，好好地体悟这里面的道理，你就能够理解老子大智慧的境界。

古大德讲，起心即错，动念即乖，就是讲“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这是说究竟一相的、绝对真空的本体本性动念就成二相，起心就成相对，一修就非真空，一证就非绝对。所以，佛法、道法的根本就是智慧之学，一切修与证不是修本体本性，而是清除你的邪知邪见、颠倒梦想，开显你的智慧而已。目的是叫你要用智慧去认识本体是真空绝对的、一相无相的、无限周遍的、永恒存在的、本来如是的。

“故物或行或随”，“行”就是在前面走，“随”就是跟在后面。这里的“物”是指事物，就是指世间人的一切行事。老子讲的行与随、嘘与吹、

强与羸、挫与隳都是极性对待的表达。“嘘”是缓缓地，“吹”是急急地；“强”是强壮，“羸”是羸弱；“挫”是载的意思，“隳”是堕下的意思。你看，这都是极性对待的一对，前后、缓急、强弱、载堕，都是极性对待的双方。“载”就是坐在车上，“隳”就是从车上掉下去。

老子在这里描述了极性世界的一切极性对待，目的是要叫你去极性才能“取天下”。你不超越极性对待，你不能得到究竟一相的、无限周遍的全体，那你就不能“取天下”。所以，老子告诫人们千万不要在行与随、嘘与吹、强与羸、挫与隳的极性对待中做文章，执著极性对待的有为相，那你永远不能超越极性对待进入非极性一相的“天下”。

“是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甚”是极端，“奢”是过分，“泰”是过度，都是描述极性对待中的极端现象。你要“取天下”，进入非极性的一相无相，必须要“去甚，去奢，去泰”。否则，你在极性的物极必反的否定之否定规律中，永远去周转循环，永无止境。老子的“去甚，去奢，去泰”，就是佛陀说的“脱离二极为中道”，也是孔老夫子讲的“叩其两端而竭焉”和“攻乎异端，斯害也已”，也是惠能讲的“二道相因，生中道义”。中道就是绝对，“甚”、“奢”、“泰”就是相对的极端。在极性对待中不可趋极，不可极化，要去极性，超越极性，才能进入非极性的绝对，也就是才能处在中道中。佛陀曾以弹琴告诫过弟子，说琴弦太松或太紧都弹不出妙曲来，只有非松非紧的中道才能弹出妙曲。佛陀以此比喻，要修道人超越极性的对待，见到非极性的真空绝对的根性、体性、自性、佛性、真空本性，才能取得“天下”所具有的一相无相、真空绝对、无限周遍、永恒存在。

……大多数人把这一章按俗事解释了，你要知道，“取天下”就是“始觉合于本觉”、小我转成大我、极性转成非极性、相对转成绝对、凡夫转成圣人的修法的过程。

……如来的正法眼藏就是釜底抽薪，直指涅槃妙心，再没有办法超越极性的对待，转正觉、转心态，以智慧透过去就是最妙之法。你用其它的办法，虽然你得到了一点利益，但是你不能直下进入，彻底透过。

……“为者败之，执者失之”，这是老子强调，要我们用转正觉的直指法门，用智慧直下透过去，这是最妙之法。这就是我们反复强调的，见显现的就见不显现的，见立体镜像就见立体真空大圆镜，见六根门头的相就见六根性。以此妙法来转正觉，直下就到。否则，你用其它有为的修法为

之、执之，必然失败。我们常说的“失败”二字就是从老子的这两句话中来的。何以故？不用妙法，杀敌一万就自损八千，难以即生成就，此生解脱。

……修与证，这是方便之说，如来要叫你“合然俱离，离合俱非，此句方名无戏论法”。戏论法就是极性对待法，一切极性对待都要泯没，一切极性观念都要超越，这就是显现的和不显现的只是一个，立体镜像和立体真空大圆镜只是一个，六根门头的有相无相和六根性只是一个、世间与出世间只是一个、有为与无为只是一个、修与不修只是一个、凡法圣法只是一个、烦恼菩提只是一个。你能理解只是一个的妙道，这才叫无戏论法。

……如来讲的正法眼藏直指涅槃妙心，老子就叫“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无名之朴”就是涅槃妙心。这个“镇之以无名之朴”，就是直指涅槃妙心。正法眼藏就是要直下进入立体真空大圆镜，直下只有空性大我，直下直指涅槃妙心。“镇之以无名之朴”，直指涅槃妙心，一切迷惑妄念、颠倒梦想就自然消失了，就叫天下自定。直指涅槃妙心就是给你讲的只有真空，别无它有。也就是“唯零说”，以此妙法妙道就能起到“去甚，去奢，去泰”的效应。妙心妙性要用妙法来修，“镇之以无名之朴”，直指涅槃妙心，当下转正觉，就是妙法。

## 第十章

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抟气致柔，能婴儿乎？涤除玄览，能无疵乎？爱民治国，能无为乎？天门开阖，能无雌乎？明白四达，能无知乎？生之畜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

“载营魄抱一”，那什么叫“营魄”？“营”，中医上就叫营卫。“营魄”就是后来人们讲的魂魄。魂魄在我们交龙文化里面叫软件。那“载”是什么？软件在哪里载着呢？“载”就是硬件，“营魄”就是软件。软件跟硬件能不能“抱一”？就是能不能合一？软硬件本来是合一的，不合一怎么能成一个人？光不是有情众生是“载营魄抱一”的软硬件合一，无情也是软硬件合一。那个电子是不是硬件？它为什么要绕核运转？它也有程序。地球绕太阳转，它也有软件的程序。包括那个布朗运动是无规则的，那也是一种程序，程序是无规则的程序。有规则的运动是程序，无规则的运动也是程序。

“载营魄”就是指心身，老百姓说的心就是我们说的软件，身就是硬件。当你的心身现出来的时候，必然就有世界相对应。注意！这里面的“抱一”就深得很了。因为“载”是指的身，“营魄”指的是心。“载”是硬件，“营魄”是软件。当这个“载营魄”，心身出现的时候，世界同时出现，极性对待法是同时出现的。当“载营魄”的心身出现的时候，世界就跟它对立。所以，“抱一”光不是指的软件跟硬件“抱一”，那就是不“抱一”，软件跟硬件本来是合在一起的，还抱一干什么？这指的是心身世界和真空本性的关系，这个“抱一”是见到心身世界的一切显现相，直下就要跟真空本性“抱一”，这就“抱一”抱到究竟处了。其它所说的“抱一”都不是老子真正意义上的“抱一”。“一”是什么？给你说了，万法归一的“一”是什么？零。万法归零，别无它有，只是一个，只是个零，这就彻底“抱一”了。零就是显现的心身世界相和不显现的真空本性只是一个。“抱一”抱到究竟只是一个，这才是一切圣者修习的目的。

那大多数人都解释成魂魄要抱一，魂魄本来就抱一着。你看，经常说把我的魂吓散了，吓跑了，离开了。魂魄抱一这个说法，这是从生理上讲的。你看，我们说的惊吓了一下，把魂丢了，那只是魂不守舍，人还活着。软件跟硬件本来就是合一的，不合一就死了。如果只是说魂魄抱一的话，那只能说明“抱一”是永远不死，软件跟硬件抱一，这就是永远活着。但这个永远活着，还是个小我，而且也不可能永远活着。所以，这一种“抱一”的说法还没到究竟处。

那究竟处在哪里？“载”的身和“营魄”的心，身心对的是世界，心身世界就把所有显现的相都表达了。你在心身世界显现的相中，能不能见到不显现的根性、真空本性？这种“抱一”就究竟了。“载营魄”表达为显现的相，显现的相要与谁“抱一”呢？要与不显现的体性“抱一”。显现的相和不显现的体性二者“抱一”，这就叫性相不二，只是一个。所以，“载营魄抱一”目的在于见相就要见性，性相不二才是“抱一”。“能无离乎”，就是你能不能认识到性相不二？能不能性相“抱一”？达到非性非相的究竟，这就是佛陀说的“性相一味解脱”。你见心身世界的显现相，能不能直下见到那个不显现的体性、根性？你能认识到这里，就“无离”了。你能不能认识到这里、修到这里、证到这里？所以，老子问“能无离乎”？

……“抱一”的层次多得很。魂魄抱一也能成，但这个魂魄抱一，那个“一”的含义就不对。只是把魂魄不要分开，抱一了之后就是一个正常

的人，那个没有到究竟处。那再抱一呢？心身抱一，软硬件抱一。软硬件抱一，才是一个正常生命，也没到究竟处。心身跟世界抱一了，就是内外一体，天人合一，这直下就到究竟处了。为什么？因为心身世界是显现的相，显现的相和不显现的根性、真空本性同时同座。你认识到心身世界的显现相，不但不离不显现的真空本性，而且还是真空本性本身，认识到这一点，理论上就“抱一”了。如果真的明心见性，见到诸根性跟六根门头的一切相原来无二无别，只是一个，这才是真正的“抱一”。什么时候能证到真空本性和其显现的心身世界的相同时同座，二者只是一个，这就彻底究竟地“抱一”了，就做到永不再离了，这才就回答了老子的“能无离乎”。

你要解老子的《道德经》，必须要站在老子的认识上，你看我写的“认识老子的认识”，如果你不认识老子的认识，那就是你的认识，你解出来是你的认识，把老子当成你了。你要解圣者的经典，你就要进入他的认识和境界，按佛陀的四依法，依义不依语，依了义不依不了义，依智不依识，依法不依人，不能依文解义。古圣先贤大多是以比喻来讲他们证得的微妙玄通，比如说“取天下”，你以为真的叫你去当帝王？所以有些人把老子的《道德经》当做帝王术，这真是依文解义，圣人蒙冤。

“转气致柔”，“气”也是老子应用了古代医学的话，“营卫”也是医学上的话。脏气、腑气，五脏六腑都有气，这里的“气”是指人体这个状态所具有的属性之意，“气”可看做是属性。在物质世界，这个“气”你可以当作能量态。你看，古代讲人体的时候，中国人的智慧就有“气”的这个认识。西方人只知道身体这个物质的硬件，中国人还有经络，经络可不是物质的，那是能量的，那是个能量信息的通道。所以，外国人要用手术刀来找经络，那能找着吗？那是个能量通道，你找不着。

这里的“气”，在人体上就是能量信息态。你看，五脏六腑都有气，也就是说，你凡是见一个物质态的东西的时候，它一定具有能量信息结构相对应。爱因斯坦就给你证到，物质是能量高度集中的表现。能量高度集中的表现就叫物质。所以，爱因斯坦不承认有物质，他说物质跟时间那是人的一种错觉，没有那个东西。实际上，现代科学的确证实了，你看原子弹爆炸不就把物质消失了吗？成了能量态。物质是能量高度集中的一种存在方式。一点点原子铀“咣”地一爆炸，能量大得很，这正说明了物质的本质不是物质而是能量。所以，人的本质也不是物质，是能量态信息结构。我们说的中阴身正就是能量态信息结构。我们这个人死了就有中阴身，那

是个能量态信息结构，他照样能见闻觉知，只不过是把你物质态的这一个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七窍都没了，但是能量态的那个照样在。如来就把我们的这一种物质态的感官叫浮尘根，把能量态的叫胜义根。胜义根的确是存在的。

“转气致柔”是什么意思？用医学上中医的说法，就是把你的脏腑之气调柔调顺，阴阳平衡，气畅如婴儿。因婴儿没有极性观念，所以他的脏腑之气无阻无隔、无障无滞，犹如婴儿和顺和谐，处在纯朴自然的运行状态。只要有一个物质态在，它的能量态就同时存在，这个就叫能量场。这个水晶球和这个杯子之间有没有引力？（答：有。）这不就是能量场吗？！你见任何一个物质，它都有能量场存在。就是没有物质，能量态也存在。所以，物质的显现是为表达不显现的能量场存在。再往深，能量还是对待的极性态，显现的能量场是表达不显现的信息场的。信息场只是隐微了，细微了，但照样还是显现的相。信息场有信息结构，显现的信息场的信息结构是表达什么的？是表达纯信息态的。依次一个表达一个，这就是我们讲的，显现的是表达不显现的，这是个规律。物质态的显现是表达能量态的，能量态的显现是表达信息态的，信息态的显现是表达纯信息态的。纯信息态是真空绝对的一无所有，它是所有物质、能量、信息三大世界的本体本源，只有纯信息态才是唯一真实永恒的存在，你应用到哪个层次就是哪个层次。

现在你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的五脏六腑都是物质态的，那我们的五脏六腑都有能量场，也就是都有“气”。所以，五脏六腑就是表达各自能量场的，也就是表达五脏六腑之气的。“转气”，就是“转”我们五脏六腑的能量场之气。那什么是“转气致柔”？先说“柔”是什么？“柔”老子用了个婴儿来比喻。婴儿没有第六意识的极性观念，表示超越极性，是非极性状态。“转气致柔”达到婴儿态，就超越了极性进入了非极性。那五脏六腑的能量场刚才说了还是极性，你把极性对待的这些“气”的能量场，能不能转柔到非极性？非极性是什么？刚才我们说了，真正的非极性是纯信息态。你能不能把能量态的极性“转”到信息态的隐极性，再把信息态“转”到纯信息态的非极性？“转气致柔”，柔到纯信息态的非极性，这才达到“转气致柔”的目的了。就像婴儿一样，没有一点极性对待的观念。所以，老子说“转气致柔，能婴儿乎”？

“转气致柔，能婴儿乎？”就是说，你能不能把极性对待的事物归到

非极性的本体本性上去？或者说，你把显现的一系列极性的对待相，能不能“抔气致柔”达到非极性的“至柔”状态？“至柔”的状态就是道。给你讲过，道是至虚、至明、至妙、至柔的属性，这里用婴儿来比喻。理解了没有？（答：理解了。）

“涤除玄览，能无疵乎？”“览”就是镜子，谁能把“玄览”解开就好了。什么叫“玄览”？（答：真空本性就是“玄览”。）你看，“玄”是幽深、黑的意味。黑了你能看见吗？黑了你看不见。“玄览”是比喻有一个看不见的镜子。你看，这个（举镜子）镜子你能看见吗？（答：能看见。）能看见，就不叫“玄览”，就叫阳览，就叫明览、白览，这是显现的一个物质态。“玄览”就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一个镜子，这就是你经常说的立体真空大圆镜。你看，老子给你也讲立体真空大圆镜，佛陀给你讲大圆镜智，一样不一样？（答：一样。）那圣道能不能合一？（答：能。）

“玄览”就是立体真空大圆镜。你看禅宗公案讲，“古镜未磨时如何”？“古镜”是什么？“古镜”就是“玄览”，就是看不见的立体真空大圆镜。“古镜”未磨时，就是你未见到立体真空大圆镜时，那“古镜”在不在？（答：在。）明心见性了，就是古镜已磨；没明心见性，就是古镜未磨。“玄览”就是你看不见摸不着，但却是唯一真实存在的真空镜。谁见到了这个真空镜，佛陀说就开显了大圆镜智。“玄览”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最为逼真的镜子。摸不着、看不见的镜子在哪里？找见立体镜像就找着立体真空大圆镜了，也就找着“玄览”了。如果你连镜子都没找着，你谈什么擦干净镜子？所以，第一步就是要找着“玄览”。

“涤除玄览，能无疵乎？”老子那个时候的镜子不是玻璃镜，是铜镜。那“玄览”怎么洗涤呢？洗除镜子上的尘垢。洗除镜子上的尘垢能成，瑕疵能不能洗掉？你只能洗净镜子上的尘土，你不能把镜子里的瑕疵洗掉，何况看不见、摸不着的镜子哪有瑕疵？如果有瑕疵，那就不叫“玄览”了，那就叫“阳览”了。所以，这里的“疵”不是美玉有瑕疵的疵，不是镜子有瑕疵，而是你见到立体镜像能不能见到立体真空大圆镜？你见六根门头的立体镜像，知道这是在立体真空大圆镜上显现的镜像，这就叫找着“玄览”了。如果你见到立体镜像跟立体镜子无二无别，只是一个，这就叫“涤除玄览”，本无疵乎。的确，你真的认识了见闻觉知的一切相，只是立体真空大圆镜上的影像，只有立体真空大圆镜独尊独存，也就是我们说的“只买镜子，不买镜像”，这才洗涤净了，把这个老子就叫“涤除玄览”，毫无

瑕疵。

立体镜像就是立体镜子本身，这就洗净了，把瑕疵涤干净了。这（举拳）是什么？你能明白吗？这是立体真空大圆镜上的立体镜像，见立体镜像就要见“玄览”，你见到了没有？就这么简单。你见到了，就开显大圆镜智；你没见到，再去“涤除玄览”。

你看，平面镜子上有像处就是镜子处，那立体镜像处是什么处？（答：立体真空大圆镜处。）还是镜子处！现在只不过是把玻璃镜换成个真空镜。真空大圆镜上的一切立体镜像照样还是镜子本身，是立体真空大圆镜本身。所以，你现在看一看，你往这里一坐，你就是个立体真空大圆镜上的立体镜像。你今天见到的日月星辰、山河大地、宇宙众生、主客内外的一切，只是大圆镜上的立体镜像，连虚空也是大圆镜上的立体镜像。你能到这一步，你就必然见立体真空大圆镜，就必然开显大圆镜智。

你看，这是灵山法门中最为简捷的修法了。“涤除玄览，能无疵乎？”这是不是老子最简捷的法门？释迦如来跟老子打电话了没有？（答：没有。）没有，怎么两位圣者说的一模一样？（答：他们都见到立体真空大圆镜了。）只要是个修行人，他证到只有立体真空大圆镜时，就开显了大圆镜智。谁见到只有立体真空大圆镜，根本就没有立体镜像，这就回答了老子“涤除玄览，能无疵乎”。只买镜子，只有立体真空大圆镜，没有镜像了，就“无疵”了。只买镜子，不买镜像，达到这一步，就叫真实般若。所以，这两句话就把老子的大智慧显出来了，太伟大了，老子！

“涤除玄览，能无疵乎”，这既是最简捷的理论，也是至妙的修法。把这个明白了，老子的其它的不看都能成，你就把整个《道德经》都能解开了。

“爱民治国，能无为乎”？“爱民治国”，这的确确可以用来说国、说民，但老子经常说的“天下”、“国”和前面讲的“侯王”，那不是说世间的事，是说你的心和你的境界。这里的“爱民治国”是说修道的。“民”是众生，你的贪、瞋、痴、慢、疑、嫉妒也是“众生”。是不是六众生心？（答：是。）那你的“国”是什么？你著在小我上就是个小国，你心在大我上就是个大国。老子讲“治大国，若烹小鲜”，那是讲空性大我的，就叫“大国”。这里的“爱民治国，能无为乎”，是说把你的众生心能不能清除达到无为的境界？把你这个小国能不能变成大国？哪个是大国？无为国不就是大国吗？!这是从修道上来讲的。老子讲的是规律，他不是就事论事。但是规律讲



清楚了之后，具体的任何事都要符合这个规律。所以，任何一个层次上的事跟物都要相符合。正是因为这样，他用你能理解的话，来引导你进入精深的道理。至于治理民众的事，这只是这个规律中的一种应用。

如果只从治理国家看，“爱民”怎么爱？“治国”怎么治？这就又有问题了，你怎么爱民？没有像父母亲一样爱民的，父母亲的这种“爱民”和“治国”，能让子女吃好穿好，能特别关心子女，让子女事事顺心，但像父母亲这样“爱民治国”能达到无为境界吗？是父母达到无为境界还是子女达到无为境界？就算达到像父母爱子女一样的程度，那都没有达到无为境界。所以，无为境界的“爱民治国”重点不只是让民众衣食饱暖，更重要的是施以法爱，以圣贤之道来养民化民，叫他彻底解脱，提升他的生命层次，转换他的生命形态，这才叫爱民。犹如父母对子女事事遂心满意，衣食住行样样齐全，但不让子女求学上进，那这样的父母是不是“无为境界”的好父母？所以，治理国家更重要的是要对百姓施以法爱，施以正法，这才是无为治国的大道。正法是圣贤之道，能够以圣贤之道治国，就叫圣君明主。圣君明主不一定是以物质指标作为唯一标准，要叫百姓衣食饱暖，这是基本的生活条件。吃饱穿暖了干什么？那猪也吃饱了，没饿着，达到这个层次的爱民治国有什么意义？!吃饱穿暖，有行有住，最根本的是要转变民众的生命形态，提高民众的生命层次。这就是老子无为境界的“爱民治国”。

所以，爱民怎么爱？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要“明明德”，你要叫众生明白他的本性，开显他的本性，一直开显到刚才说的大圆镜智，具有大圆镜智，这就“明明德”完成了。“明明德”是转正觉，“亲民”怎么亲？转心态。“亲民”亲到什么时候？同体大悲心，这就“亲民，止于至善”了。“明明德”“止于至善”，就开显本具的大智慧。转心态达到“至善”，就是同体大悲心、无缘大慈心。所以，老子讲的“爱民治国”，目的是要叫民众达到无为境界，这个就叫“爱民”。这样“爱民”，众生就没有贪、瞋、痴、慢、疑、嫉妒的众生心了，让众生达到无为境界，就彻底解脱了。所以，老子说的“爱民”是以法爱施予众生，让所有的众生都达到无为境界，这就“治国”了。

这个理解了没有？（答：理解了。）如果你说，我看到别人的书上都是指君王以无为的方式方法来治理国家民众。你应该知道，他们这样解，也对。但那只是一个具体的应用，不是规律。

“天门开阖，能无雌乎？”“天门”是什么？就是你的六根，古人就叫“天门”。“天门开阖”指的是六根的开合，是指六根的见闻觉知。老子说，你六根门头的见闻觉知“能无雌乎”？什么叫“能无雌乎”？雌性指接纳收藏，指六根见六尘时攀缘外境，见相著相而生识。“能无雌乎”，是六根门头你能不能不攀缘外境，不著相分别？老子用这个比喻叫我们在六根门头见闻觉知相时，不攀缘外境，不被相所转，不被物所转，不被境界所迷惑，不根尘相对而生识，这就叫“无雌乎”。人人都根尘相对生识，六根见闻觉知的时候不知道转正觉，不能见相见性，而是见相著相分别执著外境而生识心识念，造生死轮回之业，不得解脱。

……你看，男人挣上两个钱，谁保管？女人保管。雌性是接纳收藏的角色，把外边的东西都给她收揽着去，保存起来，起接纳收藏的功用。这就比喻，见到六根门头的相时犹如照相机，把一切外境都摄走了，然后就分别执著，也就是根尘相对生识心识念。所以，老子用一个“能无雌乎”，说的是，你六根门头见闻觉知的时候，能不能不攀缘外境，收回自己的攀缘心？能不能在六根门头转正觉？能不能“回头”反观见到自己的根性、真空本性？这就是老子说的“能无雌乎”。

古代有学人（绍卿）“侍雪峰，山行见芋叶动，峰指动叶示之。师曰：‘绍卿甚生怕怖。’峰曰：‘是汝屋里的，怕怖甚么？’师于此有省。”为什么害怕不敢看？因为绍卿当时还未证悟，不能见相见性，不会反观观见性，所以他不敢看。

“明白四达，能无知乎？”经常说明白，明白什么？四面八方我都明白，都知道。这里指你明白达到圆通之意，就是“明白四达”，没有你不明彻的。

现在你的“明白四达”，说没有我不知道的。麦积山在天水，我知道。敦煌在河西，我知道。上海在海边上，我知道。北边还有个俄罗斯，也知道。南边有南海，都知道。你看，东南西北这都知道，都知道了，不就明白四达了吗？（答：明白了。）你这样明白了，正说明你没智慧，正说明你“有知乎”。你的这种明白是“为学日益”，是二相的增长知识，而不是一相圆通一切的“明白四达”。

你再“明白四达”，说纽约都知道，更远呢？我连银河系都知道，整个华藏世界海都知道，这样“明白四达”，你再大都有边界。你的这一种“明白四达”是知识，是“为学日益”，不是“为道日损”，是有知，不是“无

知”，你只要二相就是有知。你说华藏世界，华藏世界海外边还有十个跟华藏世界海一样的世界海，那十个华藏世界海外还有百个、千个、万个，永远说不完。所以，你的“明白四达”那是二相的“知”和“识”。你要把二相的“知”跟“识”归到一相的“无知”、“无识”。一相了就“无知”，也就无识了。这能理解吗？（答：能。）

“无知”就是一相，一相“无知”，二相才明达有知。现在叫你“明白四达”达到究竟一相，用庄子的话说，“大而无外，小而无内”，老子叫“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达到一相“无知”的境界，就没有内外，就没有大小。绝对中没有大小，一相中没有内外。这样的“明白四达”就达到“无知”，你说的“明白四达”那是相对。所以，老子问，能不能达到一相“无知”的境界？此之谓“能无知乎”。

“生之畜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这一段前面已经讲过了，现在再从显现与不显现给你说一说。前面讲过“道生之，德畜之”，因为你已学过“抱一”了，开显大圆镜智了，你就知道，凡生的东西都是那个不生的东西生下的；凡显现的东西都是那个不显现的显现下的。生着出来就是显现，是那个不显现的显现下的、生下的。那生着出来的东西在哪里放着呢？不显现的生了个显现的，生了个显现的还在不显现上放着，不是“畜”吗？“畜”是收藏，放在那里。

为什么“生而不有”呢？显现的跟不显现的是一个东西，真空妙有、妙有真空，真空跟妙有是一个东西，故“生而不有，为而不恃”。何况有为跟无为是同一本体，有为不异、即是为，无为不异、即是有为，你还“恃”什么？是你自身么，你“恃”什么？“恃”了就是二相，“不恃”、“不有”就表示一相，“有恃”、说有都是二相。

“长而不宰”，“长”，只要生出一个东西来，都要生、长、成、亡。在哪里生长成亡？在生它的本体上生长成亡。犹如镜子里显现的各种镜像，在哪里生长成亡？在不显现的镜子里生长成亡。镜子说不说我主宰镜像？如果镜子主宰它的话，我这一转镜子，应当还主宰着已有的镜像，但我这么一转镜子，前面的镜像就没有了。谁主宰它？没有主宰！所以，“长而不宰”。

一切显现的运作施为和运动变化相，都是不显现的、不运动不变化的本体本性本身，即使是运动变化的相，也只是用来表达不运动不变化的、不显现的本体本性的。显现的表达不显现的，不但离不开不显现的，而且

它还是不显现的本体本性本身。你明白了这个道理，这就叫“玄德”。

## 第十五章

古之善为道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夫唯不可识，故强为之容：豫兮若冬涉川，犹兮若畏四邻，俨兮其若客，涣兮若冰之将释，敦兮其若朴，旷兮其若谷，浑兮其若浊。孰能浊以静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动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蔽不新成。

“古之善为道者”，“善为道者”才能“微妙玄通，深不可识”。所以，“善为道者”，这就说明在老子之前有许多微妙玄通的得道者。老子有功能，他就知道他之前的修道人修得非常深。

“微妙玄通”，这是表示他的层次境界已经很深了，“玄之又玄”了，佛法上叫甚深微妙法、甚深般若。进入了甚深微妙的层次和境界，这是一般人不理解的、达不到的。“微妙玄通”，就是佛法说的直指涅槃妙心，亦是说修到五眼六通，有各种功能显现出来，他智慧的层次境界微妙的一般人不可思议，这就叫“深不可识”。“古之善为道者”达到这个层次境界，“深不可识”。老子讲最贵重的就是修道，虽有“拱璧”、“驷马”，“不如坐进此道”。修道能达到“微妙玄通”的功能和“深不可识”的境界，这就彰显了修道的重要性。老子叫后世的人要追求这个“深不可识”的道，唯追求这个才有价值、有意义，就不浪费人身。否则，你就白白地浪费了生命！

“夫唯不可识”，正因为人们根本不知道“微妙玄通”的境界，才显示出修道的宝贵了。何况修道人中也是“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你看，罗汉不知道缘觉的境界，缘觉不知道菩萨的境界，菩萨还有几十个阶梯，而菩萨不知道佛的境界。《法华经》给你一开始讲什么？唯佛与佛相通，别人怎么能知道？境界不到，这就叫“夫唯不可识”。你看，原来你哥就看不起你（指一人），现在你学了一点圣贤之道，变了，都快倒过来了，他再不学习，你就看不起他了。所以，人活着应当追求什么？只有追求智慧！你就是追求上个首相、总统，不一定能得到别人内心对你的尊敬，何况你修道也不是为了让别人尊敬你，而是为了究竟解脱。

“夫唯不可识，故强为之容”。“容”就是形容、表述，给你表达一下。“不可识”的境界就是不显现的内在的智慧和德行。不显现的用显现的来形容，用显现的来表达，就叫“强为之容”。也就是说，勉强地表达一下。

因为文字、语言、思维都不能表达“微妙玄通”的境界，所以叫“强为之容”，只能勉强地描述表达一番。下面是老子勉强表达的内容，这些内容都是用外在显现的相，来表达内心不显现的境界。

“豫兮”，“豫”是犹犹豫豫、小心谨慎的样子。“豫兮若冬涉川”，“川”就是指河流。冬天河流都冻住了，但你在河面上走的话，还是害怕掉到水里面，就叫“如履薄冰”。害怕掉到水里去，当然就表现出小心谨慎的样子。用这个来形容得道人“微妙玄通”的外在相，也就是得道人时时刻刻小心谨慎的样子。

“犹兮若畏四邻”，“犹兮”是戒备警惕之意，“四邻”是指周围的邻国。“畏”是害怕，这是指君王尽管害怕四面的邻国来进攻，形容一个君王一天提心吊胆的样子。以此外在显露的表情来表达得道人惟恐与道不符的心情。前面是“如履薄冰”，这个是“犹畏四邻”，都是用外在的形状样子，所谓言谈举止、运作施为来表达内在的“微妙玄通，深不可识”。

“俨兮其若客”，“俨”表示庄重的意思。“客”是指古人在宴会上彬彬有礼、非常庄重，就像宾客一样的外貌，所谓相敬如宾。你看，前面是“豫”，后面是“犹”，这里是“客”，这就说明“微妙玄通”的人该在什么场合就展现出什么外貌来，这不就是该显现什么就显现什么吗？也可以说成，愿以什么身得度现什么身。

“涣兮若冰之将释”，“涣”就是自在轻松、洒脱无束的样子。前面一个“俨”字，指的庄重拘束如宾客一样。这个讲的是轻松自在、洒脱、无拘束的样子。这么一种无拘束、洒脱自在的样子，用冰消融来表达。冰消融的时候，没有人人为的操作，但它自在轻松、自然地完成，一点障碍也没有，也不需要像宾客一样专注、庄重的去消融，你感觉不到，春天的冰都消化了，这个样子就叫“涣兮”。“涣兮”，指得道的人从容不迫，道法自然，无为自然。

“敦兮其若朴”，“敦”是指诚实、纯朴。这是指得道的人纯朴得像未雕琢的原木一样，表示敦厚、朴实。

“旷兮其若谷”，“旷”指内心空旷，像山谷一样一无所有。“敦”是表达诚实的，得道的人都很真诚、诚实，内心是很朴实的。“旷”表现得道人内心空旷，不著一切，心量旷大，无边无际，无恐怖无挂碍，一相周遍的境界。

“浑兮其若浊”，“浑”是表示内心能包容万物，在一切境界中不受污

染，还能和光同尘、“大智若愚”、“处众人之所恶”，这就是“浑兮其若浊”。这里指得道的人心包太虚，见一切显现的只是不显现的，能够圆融圆通宇宙万物。

……“浑兮其若浊”，这是心能包容万物，连污秽的东西都不避，都能包容。他知道，显现的清浊万相以及一切对待的相，无非是绝对的本体本性。犹如国宴上的镜像不使镜子高贵，臭茅坑的镜像不使镜子污染，表示得道的人不受任何影响。何以故？得道之人进入了不显现的绝对的本体本性，他把一切极性显现的对待事物无不包容，无不是己身。极性对待的清浊观念那只是小我而有，“微妙玄通”的得道者进入了真空绝对的大我。真空绝对的大我包含小我一切相对的境界和现象，而且小我的一切境界和现象根本不污染不影响真空绝对的大我，这只有“微妙玄通”的圣者才能明白其中的道理。

……那就是说，你骂他了，他也能包容，这不是“大人不见小人过”，而是忍辱般若波罗蜜。人家到了彼岸真空绝对的一相境界，所以就能含容一切垢辱。

这就说明得道之人心量大，能包容，这和老子讲的“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是相通的。“知常曰明”了，就“微妙玄通”了。证到“常”的境界，才能“微妙玄通”。你看，证到“常”的境界的人，心就“知常容”，包容一切，心平等了。达到“是法平等，无有高下”，一切清浊的对待都只是“常”本身，何弃之有？！

前面说的“豫兮”、“犹兮”、“俨兮”、“涣兮”、“敦兮”、“旷兮”、“浑兮”，是得道人的外在表达。而“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这是他内心所达到的境界，合起来就是表里如一的表达。这二者也展现出了显现的与不显现的只是一个的关系。

“孰能浊以静之徐清？”刚刚说了个“浑兮其若浊”，你看我们叫五浊恶世。浊不浊？你见外面显现的一切，如果你不明白显现的就是表达不显现的，你肯定被相所转，被物所转。现在老子问你，谁能在显现的浊恶的现象中像在清静环境中一样心地清静安然？也就是说，谁能够在辱骂诽谤中，还能像恭维称赞中一样不受影响、不受干扰，如如不动？“徐清”就有如如不动之意。“孰能浊以静之徐清？”就是说，谁能在垢浊中清静、剧变中不动？这就衬托了得道的“微妙玄通”之人，他知道一切清浊、动静的相对之相，无不是绝对真空之体性本身。所以，他在任何污浊混乱的状

态中不受影响，不受污染，如如不动。

这里指的是谁能够在六根门头显现的很糟糕的极端的境界中，还能“以静之徐清”？这除了得道的“玄通”之人，还有谁能做到？浊中能清，动中能静，而且还是“徐清”。“徐清”，就是从容不迫、不慌不忙、自如自在的做到。这里指的是不受任何影响，如如不动之意。比如佛经上讲的，弟兄三人，老大皈依佛陀出家了，老二、老三生气着去到精舍，当着佛陀的面辱骂佛陀，骂了好长时间才不骂了，然后佛陀从容不迫地问：你们家来宾客做饭吗？“当然做”。做了饭宾客不吃怎么办？“我们自己吃”。那你们弟兄今天辱骂我的我不接受，你们自己去吃吧。结果这弟兄两个气乎乎地走了。走到半路，弟兄两个都心里纳闷，天底下还有这样的人，骂了不生气、不还口，从容不迫，如如不动，这一定是得道的圣人。既然大哥认准出家了，看来我们也应该跟上这样的人修学。结果这弟兄两个也出家了。就这个公案，没有佛陀的境界谁能做到？

再举个世俗间的例子，郭子仪平“安史之乱”，功高盖世，权倾一时，但回到朝中，叫仇人把他们家的祖坟挖了。像郭子仪这样的显赫权贵，不但没追查其人，也没追究其责。这样的人都是世间难得之人，能在这样的境界中从容不迫、“静之徐清”，实在难能可贵。所以，郭子仪转了一世，就成证悟的禅师了。可见，境界层次不同，所得的果位不同。

……假如人家骂了你，你仍跟寻常一样，甚至人家打你，你也跟寻常一样，这就是如来讲的“有人捶詈，同于称赞”。你不要“同于称赞”，同于没打骂之前，能达到这个境界就都不得了啦！这都已经就是“静之徐清”。“徐”是缓缓的，能在浊恶的境界变化中，心地安宁清静，如如不动，这是“微妙玄通”的人才能做到的，是得道之人才具有的品质和果位。在显现的浊恶环境中，心情不变化，情绪不波动，如像寻常一样，这就是“徐”。“徐”也表示常态的意思。“浊”是动，“清”是静，动静一如就是“徐”。“孰能浊以静之徐清”，就是谁能在动中如静一样平常如故。也就是说，在我们六根门头显现的世间相中，不管多喧嚣多吵闹，你能“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见显现的就见不显现的，你见立体镜像就见立体大圆镜，这才能做到“浊以静之徐清”。

……谁能够在显现的、极端严酷的环境中，还能“以静之徐清”，这就是说，你能不能转正觉？转正觉就要转这个“浊”，你能不能转这个“浊”为“清”？把你原来的著相转变成见性，也就是见相见性。你不能转到见

相见性，那就永远不能清净。今天我们六根门头显现的相不都是“浊”吗？如来叫业相，是你造下业着不清净了，垢浊了。所以，今天六根门头显现出来的业相，你就要“以静之徐清”，见相见性，还要做到时时见相见性，得成于忍，达成三昧，这才是真正的“能浊以静之徐清”。

……谁能够见到显现的相就见一相无相、真空绝对、清净本然的本体本性？我们都是见六根门头的相不知道是什么，被两大难题所控制，不能开显智慧。所以，老子在这里叫人们在浊恶的六根、六尘、六识中见到真空本性，这不就是转正觉得到清净了吗？清净就是“徐清”。也就是说，转正觉要自由自在地转，不慌不忙地转，时时能转正觉，转到常常在正觉中，这不就“徐清”了吗？！

“孰能安以久动之徐生”。这是什么意思？前面讲的是从显现的见到不显现的，进入了只有不显现的本体本性，这就是“安”。“安”是安住，永久地安住在不显现的本体上，这就叫不退转。这就是说，已经达到不退转的境地了，安住在不退转境界上，初级就是得成于忍，高级就是达成三昧，佛法上叫首楞严大定、金刚三昧。因为中国人没有三昧的名词，所以老子就叫“孰能安以久”，长久地住在不显现的本体本性中。

然后“动之徐生”，这里的“徐”和前一个“徐”，都表示不慌不忙、胸有成竹、自由自在的意思。“动之徐生”，“动”就是起用，起妙用。“安”住在真空中，如果不能妙有妙用，那不就死寂断灭了吗？所以，安住在真空中还要妙有妙用，妙有妙用就是生。谁要能永久住在本体本性上，以不显现的体性自如自在地妙用，这就是观世音菩萨的无作妙德、自在成就，愿以什么身得度现什么身。你把这个“孰”字换成观世音菩萨就行了，这就叫“观世音菩萨能安以久，动之徐生”。“孰能安以久动之徐生”，这个境界要求比前一个境界就更高了。要明心见性的人，先做到“能浊以静之徐清”。谁能够见一切运动变化的相，直下就见真空寂灭的本体？谁能够在六根门头转正觉？谁能够见性明心？就是这个道理。然后，自在自如起妙用，亦即真空妙有者也！

“保此道者不欲盈”，“保此道者”，是指得道了还要保任，明心见性了还要保持住。“不欲盈”，道是无限无量、永无穷尽。这里的“盈”，不是指圆满的意思，而是指极端尽头的意思。道无止境，因为它是无上，如果“盈满”了，就有止境了，就不能无上无限、无边无际，所以“保此道者不欲盈”。何况真空绝对的本体本性无限周遍，没有止境，没有极端，因为二相



中才有止境、才有极端。所以，“保此道者不欲盈”，也可以说是保持真空绝对、一相周遍的境界，绝对不退转到二相对待的境界、有极性极端的有限境界，这也指的是“保此道者不欲盈”。对我们来说，真空绝对没有止境，无为的境界也没有尽头，你修证要达的果位也没有限量。如果你有盈了，从心地上讲，就是自足自满了，那就容易止而不前，所以“保此道者不欲盈”。

……“不欲盈”，就是不希望走极端，走极端的人肯定著在对待相上，著在妙有的相上，就不能“保此道”了。“能安以久动之徐生”是真空妙有，“保此道者不欲盈”就是妙有真空。达到妙有真空的时候，就再不著在二相的境界上走极端、趋盈满。

“夫唯不盈，故能蔽不新成”。只有认识了真空不受任何影响，而且真空还可以妙有，能明白妙有的一切还是真空本身，就叫妙有真空。懂得妙有真空了，你就知道真空无止境，妙有也无止境，这就叫“保此道者不欲盈”。如果盈了，有止境了，有局限了，那就失去了“此道”真空绝对妙用无穷的属性了。正因为无限周遍的真空绝对之道，它无穷无尽、“周行而不殆”、“用之不勤”、“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所以它才能真空妙有、妙有真空。

“夫唯不盈”，你要知道妙有是真空，真空无止境，无限周遍，所以妙有也是无止境，无量无限。“保此道者不欲盈”，达到“不欲盈”了，就是妙有真空。正如镜子妙现镜像永无穷尽，这就是“夫唯不盈”，才体现了真空的无限无尽，具足一切，妙用无穷。

正因为妙有是真空，妙有是显现的相，真空是不显现的自体。既然显现的妙有还是不显现的真空的自体本身，所以那个不显现的道、真空不受任何影响，这就是“蔽不新成”。“蔽”是旧的意思，这里的“蔽不新成”就是指妙有还是真空的意思，旧的真空不因妙有而变化，还保持原来的样子，所谓依旧如故。这是老子比喻真空绝对的“道”虽然妙现一切，但妙现的一切不离“道”，而且还是“道”本身。道体如如不动，不受任何影响。何以故？妙有还是真空故，妙有没有改变真空的属性和状态。犹如镜子现无穷的镜像，但不改变镜体本身，这就叫“蔽不新成”。“不新成”，是指道如如不动，还是本来的样子，只是众生循业现相，虽现相犹如镜像不影响镜子。就是“微妙玄通”的得道者起无穷的妙用，亦如镜子妙现一切镜像一样，不影响镜体本身。众生的业用和圣者的妙用都不影响道体本身，所

以就叫“蔽不新成”。虽“蔽不新成”，但却能随缘现相，随缘现相仍不影响本体，就叫随缘不变，随缘不变就叫“蔽不新成”。

……真空的“道”是原本有之，本来就有的，不是修证修成的，所以就叫“蔽不新成”。佛性是什么？是你修下的吗？大道是你修下的吗？你是要契合大道，不是你修了个大道。你要契合大道，你没证大道，人家大道仍旧存在。你没见佛性，佛性如如不动，永恒存在。你没到真空本性，真空本性照样存在，这就叫“蔽不新成”。

这个有些人给改成“蔽而新成”。“蔽而新成”就麻烦了。道是本有的，就叫“蔽不新成”。如果你妙有之后，道不如故，变成新的了，“蔽而新成”了，那就妙有不是真空了，再不能回到真空了。犹如镜子现了个镜像，再不能显现镜像了，那不麻烦了吗？！那就不再是“太极本无极”了。如果只能“无极而太极”，不能“太极本无极”，那你永远在极性世界呆着去，再不能解脱了。这都是一些不修证的人乱弹琴。

这一段是表达得道之人的“微妙玄通”，先从外在显现的相上，表达他内心的境界。再给你说明，这种得道的人是怎么得道的？就是从见六根门头显现的相中见到了不显现的六根性。谁能够做到这一点，在六根门头显现的相中见到不显现的六根性，就是“孰能浊以静之徐清”；再能够真空妙有，就是“孰能安以久动之徐生”。

后面的“蔽不新成”，是要叫你知道，不显现的根性和显现的六根门头的相是真空妙有、妙有真空的关系，也就是不排真空、同时同座，还要知道“诸法本无”。为什么？“夫唯不盈”。他不会著在妙用的相上，他见到对待的相，知道是绝对的真空，所以就“蔽不新成”。进一步还要知道，“诸法本无”，对待不有，只存在一个真空绝对的“道”，这你就能更深入地理解“蔽不新成”的道理了。

## 第三十二章

道常无名，朴虽小，天下莫能臣也。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宾。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所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犹川谷之与江海。

“道常无名”，“道”就是不显现的体性，“道”无限周遍、一相无内外，谁给它安名字？当然没有名。“朴”就指本来的那个原木头，刚伐下来的原

木，皮子还没剥的那个原木头，在这里老子喻“道”是本来本有之意，最为真实之意。“小”呢，指不起眼、很寻常之意。因为“道”、“朴”，无装饰无雕刻，不华丽，不显眼，所以老子比喻成小。“小”之一字表示无人重视的意思。你看，那个金银珠宝人人都爱，人人都贪。但是寻常的虚空，人们司空见惯了，不贵重，不起眼，连看都不看一眼，这不是小看它的“小”吗？虽然虚空人人小看，不重视，但谁也离不开，谁也得用它，何况真空呢？虚空虽人们小看它，但眼睛还能看见，它是眼根上所现的相。真空就更可怜地“小”了，看也看不见，摸也摸不着，所以无人知道，更是小得一点也不显眼。真空虽小得可怜，连知道的人也太多了，但是“天下莫能臣也”。也就是说，谁都是它的臣子下属，唯它尊贵，喻之为像君王一样。这就说明了，道是人人离不开，人人都得用，只是视而不见而已，孔老夫子就叫“百姓日用而不知，君子之道鲜矣”。老子和孔子是要叫人知道，唯道独尊，“天下莫能臣也”，它能生天下万物，天下万物都是它所生的，而且还离不开它，时时处处在用它，这就是“百姓日用而不知”。

……不显现的道，“常无名”的道，朴而小的道，它是本体本源。天下显现的东西都只是用来表达不显现的道的。无隐微不显现的道不会现出显现的相来，也就是没有不显现的不会给你显露出显现的一切来，所以“天下莫能臣也”。

“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宾”。“侯王”指你的心，你的心能时时入真空绝对的道，你就知道，天下万物都是你的真空绝对的“道心”所现物，只唯“道心”所有，所以“万物将自宾”。

……“侯王”，不是世间讲的王侯。“侯王”是指修道人的心。你心上不图名、不图利、不求荣华富贵，只求与道相符。如果你真的能做到这一点，时时在不显现的道中，自然明白显现的万物都是不显现的道本身，而且归顺于道。

……“万物将自宾”。万物怎么“自宾”呢？六根门头的一切相就是万物，什么时候见六根门头的一切相只见根性，只是六根性本身，都是六根性所现的相，若无根性，根本就无六根门头的一切相。懂此道理，不就万物“自宾”了吗？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这是讲对待法的因缘相生。前面讲过负阴抱阳则生的道理，极性二极相合相生，这是一个规律。所以天地、阴阳相合的时候，就一定能生。这里老子用一个天降甘霖，来说明极性对待相合相

生的道理。

“天地相合”，天地是一对最大的极性，它要降雨的时候，的确是要天地相和。比如，天上有云，但地下太干燥了，也下不了雨。非洲的撒哈拉大沙漠，不是不下雨，天上也下雨，但在离地面几米、几十米处温度太高，下的雨直接就蒸发成蒸汽了，下不下来。这就表示天地不相合，不能降甘霖。如果有夫妇俩不相和，一个见一个憎恶，那怎么能生孩子呢？天地相合，以生万物，这是极性世界的一个规律。任何极性事物相合才能相生，这个规律你可以用到整个极性世界。你看，那个葵花籽，没种之前就是隐极性的阴阳两半，种到地里发芽，也是先生出两瓣，任何一个极性世界的事物都是两半，而所产生的万物还是极性对待的两半，产生的两半要生，还要相合才能相生。这个以前都讲过了。

“民莫之令而自均”，指的是自然而均，不是人为而均。你看那个下雨，自然给你撒得均均匀匀。这是表示极性世界的对待双方不要极化，而要相合互融，就能因缘生法显现出应该显现的一切来。这也讲的是，极性世界的人要具有平等一如的心态，就把极性两极的对待极端就消除了。所以，对待的双方不能极化，只能相融相通，最终达到圆融无碍，圆通一相，这就从显极性转变到隐极性，再从隐极性转变到非极性，才能彻底解脱。

“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始”当然是开始。“始制有名”是什么意思？佛法上就叫一念无明，周敦颐就叫“无极而太极”，开始演化了。其实，“名”是演化到一定阶段才有。老子在这里以“始制有名”表示非极性破成极性了，这个时候就形容立名了。“有名”就表示到了极性相对的层次。“制”就是开始建立形成，就给你有名了。你在极性对待中没有名不行，如一班学生，假如没有个名，你怎么区分？所以，有名是表明进入了极性对待。

一旦有名了，肯定是因相的差别而有，佛陀就叫相、名。因有名了，才能思维忆想，所以妄想也就产生了，合起来就是佛陀说的相、名、妄想。一个极性世界的众生，就在这三法中运作施为，这是极性世界的必然产物。如来要叫你从相、名、妄想的极性对待中，进入非极性的如如、正智，合起来就是佛陀讲的五法，相、名、妄想、如如、正智。老子在这里说，“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在相、名、妄想中不能极化执著，不能被相、名、妄想所控制，要超越极性的对待，进入非极性的如如本体，开显你本具的正智，所谓大圆镜智。所以，老子说“夫亦

将知止，知止可以不殆”。“知止”是要叫你转正觉，从显现的极性对待中见到不显现的真空绝对的本体本性。做到这一点，你就知道真空绝对的本体本性是永恒存在的如如不动，这就叫“不殆”。“不殆”就是不竭不尽、无限永恒、如如不动之意。老子讲的这个“不殆”，就是你在极性对待中见到非极性的绝对，非极性绝对的“道”就是如如不动、永恒存在。

“譬道之在天下，犹川谷之与江海”。这是老子讲从对待走向绝对的一个比喻。也就是说，见到极性世界的一切对待事物，直下就要见到真空绝对的“道”。“道之在天下”，表示不显现的真空绝对的“道”在哪里？就是显现的、相对的天下万物。“川谷之与江海”，“川谷”就代表极性对待的相，“江海”就代表非极性的体性，这是讲你见到对待的极性相直下要见到绝对的本体本性。

……“名”是极性对待的事物才有，有了名要会用，就是佛陀说的“是名某某”，不会用了就死执在名上颠倒妄想。你看，慧然禅师去见慧寂禅师，慧寂问：尊姓大名？慧然说：我叫慧寂。慧寂说：我是慧寂，你怎么是慧寂？慧然说：那你是慧寂了，我就是慧然。你看，人家大师级就会妙用，怎么妙用呢？慧寂等于慧然，慧然等于慧寂，这不就无名了吗？但归到无名了，你在极性世界还要会妙用。你说你是慧寂，那我就是慧然，“是名慧寂”，“是名慧然”，这就不著极性对待了，而且还能妙用无穷。

……“夫亦将知止”，既然在极性世界了，一定要明白“物极必反”的道理。“止”，就是叫你要知道有个度，有一个界限。你不能把事物推到极端，在极性世界推到极端了，必然要反。所以，你必须要“知止”，不可推到极端，不然就会走向反面。

“知止可以不殆”。“不殆”表示不衰亡、不衰竭。这是老子告诫人们，要知足，要知止。你不懂得知足、知止的道理，必然祸端现前，这是极性世界的规律，谁也驾驭不了“物极必反”的现象。唐玄宗没当上皇帝的时候，真的谦恭得很，大家都觉得这是个人才，后来当了君王了，成就了开元盛世，乐乎乎地了，不知足，不知止，达到了荒淫乱国，结果召来了“安史之乱”，自己王位丢失，“殆”矣！

极性世界你要想保持长久，必须要适度，这儒家就叫中庸，老子叫守中，佛陀叫中道，“脱离二极为中道”。你看，圣人没商量，但所认识的规律都是一致的。因为证到了这个究竟绝对的真空，他知道你在相对的不空中，必然要运动变化，运动变化必然要遵循一套规律。所以，你不学老子

的大道，你不懂得“中”之一字，必然会被极性规律打垮。古代君王不学老子，连个君王也不会当。你看那个嘉靖皇帝，本来国泰民安，但他不理政事，炼丹去了，结果政事荒置，国家走向了衰败。

……“譬道之在天下，犹川谷之与江海”。道是不显现的，“道之在天下”，天下是显现的，天下万物都是显现的。你看，道在天下，你看不见、摸不着，但天下万物都是道，都是道本身。你不明白“道”的不显现和天下万物的显现是一个东西，你就不明白“譬道之在天下，犹川谷之与江海”。老子叫你在极性世界中，始终心要在道上。

修道之人不敢显露，你一显露，就违背天道。修行人就要像道在天下，在万物迸发的时候，你要见到道，要与道符合。道不显露，“道常无名”、朴、小，你不要当老大，你不要图名，不要显露自己。你做到这一点，就不违道。

## 第二十七章

善行无辙迹，善言无瑕谪，善数不用筹策，善闭无关键而不可开，善结无绳约而不可解。是以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是谓袭明。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师；不善人者，善人之资。不贵其师，不爱其资，虽智大迷，是谓要妙。

老子用过一个“大”字，这里又用一个“善”字，这都是用来表示非极性“道”的境界和状态的，都是表示达到与道境界契合的圣者，他的一切运作施为始终于道相符，绝不极化，绝不走极端，皆是妙用妙现。所以，“善行”、“善言”、“善数”、“善闭”、“善结”都是指证到非极性不显现的“道”境界的圣者，所起妙用妙有的一切运作施为。所以，“善行”的圣者之妙用妙有，妙有还是真空，所以就没有“辙迹”，不留下任何痕迹，他都是可逆性妙现，犹如镜子现像，不留痕迹，这就叫“善行无辙迹”。

这一种“善行”应用到自然科学上，就叫可逆过程。“善行”就是指一切过程中不留痕迹，不留烙印。但是自然界没有这样的现象，这是一种理想状态。热力学上讲，你只要有一个运动变化的过程，必然留下不可逆返的轨迹。不可逆过程，这就是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内容，所以他们就得出宇宙必然走向死寂，这就是著名的“热寂说”。那为什么呢？因为“不善行”。那“善行”呢？“善行”就是顺逆都不会留下影响，这就叫“善行”。你看，

现在我们没有修德符道，凡所运作施为的过程都不是“善行”，所以我们所做的一切过程，都在极性对待的双方之间留下了不可逆转的影响，也就是留下了不可逆转的痕迹。比如，有人把你骂了个“狗东西”，就这么一个过程，对极性对待观念的凡夫来说，就留下一个不可逆转的烙印，所谓“我恨他一辈子”。如果是证道的圣者，他就是善行，不留任何痕迹。如有妓女当众诋毁、造谣、污蔑佛陀，但佛陀根本不记前嫌，以后还把她收为弟子。提婆达多那么坏，经常害佛，但佛还在法华会上给他授记，这就是“善行无辙迹”。你看，这是不是证道得道的圣者就会“善行”？！我们凡夫做任何事情，都会给自然界、社会留下影响，不由你，因为你不会“善行”，你没达到“善行”的境界。这就是“善行”无行，无所不行。

“善言无瑕谪”，善言的人没瑕谪。“瑕谪”本来是指玉上的瑕疵，在这里就表示语言上的过失。那“善言”无过失呢？只能是悟道证道之人。你看，谁能无过失？只有如来讲话没有过失，连口误也没有。到了大菩萨和如来的境界，就“善言无瑕谪”了，这就是“善言”无言，无所不言。

“善数不用筹策”，“筹策”就是计算器，古代是用竹子做的，后来就叫算盘，现在就叫计算机。老子那时候还没有算盘，但有筹策。“善数”的人不借助计算的用具，如佛陀、大菩萨的五眼六通，不借助任何计算器具。

“‘善男子，如以三千大千世界微尘数劫，比普见如来寿量劫数，百分千分百千亿分乃至算数譬喻所不能及，应知彼普见如来寿命无有算数，亦无限量。如有一人以三千大千世界，碎为微尘，第二第三人亦碎大千世界以为微尘，复有一人，取彼微尘从此东行，过尔所微尘数世界乃下一尘，又过尔所微尘数世界，复下一尘，如是次第尽诸微尘；复有第二人，亦持尔所微尘，从此南行如前下尘，次第展转乃至尘尽，西方北方、四维上下各有一人，所下尘数亦复如是。善男子，是诸世界可知数不？’ 答言：‘不也。’ 佛言：‘善男子，如是诸人，于彼十方所经世界，若著微尘及不著者，尽末为尘，于意云何，是诸微尘可以算计知其数不？’ 答言：‘不也，世尊。若有计量，心则迷乱不能了知。’ 佛言：‘善男子，诸佛如来悉能了知彼微尘数，设过于此，如来亦知。’ 时，弥勒菩萨白佛言：‘世尊，诸菩萨等为求如是大智慧故，于大地狱无量亿劫，受诸极苦，终不应舍如是大智。’ 佛言：‘弥勒，如是如是，如汝所说。何有于此大智慧中不生欲乐，唯除下劣及懈怠者。’ 说此智时，一万众生发菩提心。” 这里正讲的是“善数不用筹策”的道理。这就是“善数”无数，无所不数。

“善闭无关键而不可开”。善闭的人要不要你的锁子来锁？“关键”，就是门闩，现在你可以当作锁子。“善闭”的人不用门闩或锁子来关闭。关闭就是怕别人把你的东西偷走，或者敌人把你攻破。这在极性对待的显现相中才有关闭之说，在非极性的究竟一相中，一相无相，真空绝对，一无所有，你关什么？你闭什么？不关不闭，让他去偷，让他去破，也偷不了破不了，庄子就叫“藏天下于天下”。天下没人看，没人守，也不关闭，给你偷着去，就算你能偷着去，你往哪里放？这就是达到无为、无限、一相无相的境界，自然就“善闭”了。当你法身遍满，就“善闭”无闭，无所不闭。

“善结无绳约而不可解”，善结的人不用绳索打结去捆绑你，但你解不开。“绳约”，就是用绳索来约束住。“善结”的人不用绳子去约束。“约”是拘束、限制之意。比如，你证到真空绝对、无限周遍时，一切极性相对的事物能逃出你非极性绝对的、无限周遍的真空本体吗？（答：不能。）没有绳子捆绑你，为什么不能逃出去呢？谁束缚你？（答：逃不出去，没有束缚。）没人束缚，但你逃不出真空绝对的无限周遍之体性，这就叫“善结无绳约而不可解”。你就知道，“善结”无结，无所不结。

那你看，“善行”、“善言”、“善数”、“善闭”、“善结”，这不是极性对待的人能做到的，这都是得道之人进入了非极性真空绝对的状态才能做到。

我们不会善行，总要留下痕迹，何况我们的身口意三业都不能不留“辙迹”。所以，我们干任何一件事情都在软件上留下业信息结构。你看，我们游到哪里，还要写个“到此一游”，到处留下痕迹。你想善言都善言不了，总是说话出错，你还故意地要表现你，那就出错更多了。你（指一人）不是试讲时前言不搭后语，讲了几个小时没有一个中心，乱弹琴，全篇皆错。为什么？（答：不会善言。）“善言”现在还做不到，但你起码不要故意在大众场合表露自己、表现自己，哗众取宠，那你慢慢地就会善言了。想“善数”都不会善数，没有那个无碍的智慧，因为没证到真空绝对，满脑子都是极性对待观念，障碍重重，界限林立，你怎么能通达无碍呢？！佛陀把尘点劫、尘点劫、尘点劫……的数当下明知。我们不会“善闭”，说三保险、五保险、保险柜，还有什么人寿保险，那能保险吗？你在极性对待的世界中，没法保险，没法关闭。你再关闭得牢，都能打开，都能攻破。因为我们没有到真空绝对的一相，你总有外边，你总有漏，所以必然关闭不了。你再捆得结实，哪怕用钢丝绳把某个东西约束住，那都能打开。就算是打不开，



随时间的推移，你的钢丝绳全部氧化，也就解开了。所以，不到真空绝对的无限周遍，你再约束，也能解开。

你只有进入真空绝对的究竟一相，“善行”、“善言”、“善数”、“善闭”、“善结”的一切都自然而然地成就，比这多的不可思议亦能成就。

如佛陀在《大般若经》中讲：“天王，如来具足无边大慈遍照有情，有情界摄，乃至十方尽虚空界亦皆遍照不可测量。（这就是如来的善慈）

如来大悲，声闻、独觉及诸菩萨皆所无有。何以故？不共法故，十方世界无一有情如来大悲所不能照。（这就是如来的善悲）

如来说法究竟无尽，普为十方诸有情类，经无量劫种种因缘说诸法要，亦不可尽。（这就是如来的善言）

若有情界种种言辞一切句义难问，如来一弹指顷，一一有情各为分别无能坏者。（这就是如来的善答）

如来所得无碍静虑境界甚深无测量者，假使一切世界有情皆得住于菩萨十地，多百千劫入胜等持，不能测量如来定境。（这就是如来的善定）

如来之身量无边际。何以故？随所乐见于一念顷能现无边异类身故。（这就是如来的善现）

如来天眼最胜清净，一切世界一切有情色相差别，及余物类种种不同，如来皆见，如观掌中阿摩洛果，诸人天眼所不能及。（这就是如来的善见）

如来天耳最胜清净，一切有情音声差别，及余物类所有音声，一念悉闻解了其义。（这就是如来的善闻）

如来复有净他心智，一切世界一切有情，一一思惟作业受果无边差别，佛四威仪于一念顷皆悉了知。（这就是如来的善知）”

……你看，《地藏经》上如来问文殊菩萨，你算一算今天与会的人有多少？文殊说，以我神力没法测度。如来说，以我的佛眼都“犹不尽数”。“犹不尽数”是尽了没有？（答：没有尽。）“犹不尽数”，是指难以数尽，不是佛眼不能数尽，佛眼不数就尽了。用个“犹”字，“犹”是还有一点之意。佛眼一观就都观尽了，但还说个“犹不尽数”，就是比喻数量多得连佛都不容易数尽。佛经上讲，把三千大千世界碾成微尘，过五百万亿那由他三千大千世界扔下一尘，微尘扔尽，扔与未扔的一切世界再碾成微尘，一尘一劫，这个数字能算过来吗？连一生补处的弥勒菩萨也说，这无法算，一算心就狂乱。但如来说，再比这数多的，如来佛眼一观就知，这就叫“善数”。

那善关闭的呢？“善闭”不要锁子，不要门闩。不要说绝对的境界，听过画地为牢吗？（答：听过。）这就是世俗间的一个“善闭”的例子。文王治西岐的时候，画地为牢，这也是善关闭。所以，文王在人间也可称圣了。真正善关闭的就是佛和大菩萨，佛的确是善关闭。还有什么善关闭？（答：守戒。）唉！到底有智慧了。你看，你自己求着请戒，你自己自觉自愿地遵守，这也是善关闭。这你不就善关闭了自己的三恶道吗？你看，你学佛法是不是善关闭你的三恶道？！把你的身口意三业的造业关闭了，不就把三恶道关闭了吗？你看《地藏经》上讲，临命终时，乃至家中一人，高声念一佛名号，除五无间罪，余业报等都就消掉了。五无间罪要动经亿万劫，也能在临终的这声佛号声中慢慢地消掉，这就叫修行的善关闭。

那“善结”呢？“善结”的人不是用绳索。说抓住了个小偷给绑了，那不叫“善结”，因为那能解得开来。你给咱们举个“善结”的例子。（答：略。）想不上来。如果你给我肉叫我吃，没人约束我着不叫我吃，但我能吃吗？一闻着就恶心着吐了，没人管束你不让你吃，但无法吃，这就叫“善结”。现在你就知道了，“善行”、“善言”、“言数”、“善闭”、“善结”，不修道你是达不到的，不证圣果你是达不到的。

“是以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圣人弃不弃人？（答：不弃人。）那这是什么意思？（答：善救人。）你还是不理解。《金刚经》给你讲，“如来说一切诸相即是非相，又说一切众生则非众生”。见一切众生即非众生，就是“常善救人，故无弃人”；见一切诸相即是非相，就是“常善救物，故无弃物”。为什么叫“善救人”、“善救物”？（答：究竟一相，无可弃。）因为一切诸相和一切众生以及要救的人、要救的物，都是显现的相，显现的相就是不显现的本体本性，二者无二无别，你怎么弃？无法弃。犹如水不能弃波，亦如棉花纤维不能弃衣帽鞋袜。同理，真空绝对不显现的“道”，不能弃有情和无情的显现相；真空绝对的不显现的“道”不能弃显现的人和物，或有情无情，二者无二无别，只是一个。你怎么弃？这就是老子讲的“无弃人”、“无弃物”。

那怎么“善救人”、“善救物”呢？（答：见显现的有情无情相直下见不显现的真空绝对的本体本性。）这么说还没懂，善救无救，无所不救。“善救人”就是度一切众生实无众生得度，“善救物”就是救一切物实无物可救，这就叫“善救人”、“善救物”。诸法不排真空，同时同座，诸法本无，对待不有。还记着吗？因为人与物的显现本不存在，犹如镜中的像本不存在。

你只要让众生知道一切显现的立体镜像，直下就是不显现的立体真空大圆镜本身，谁有这个智慧谁就得度了。度了只是一个立体真空大圆镜，未度还只是一个立体真空大圆镜，大圆镜与度、不度没有任何关系，只是迷悟不同而已。所以，只要明白显现的与不显现的只是一个，立体镜像与立体真空大圆镜只是一个，你有老子说的这个“玄德”的境界，这就“救人”了、“救物”了。其实，救人实无有人得救，救物实无有物得救，这就叫“常善救人”、“常善救物”，亦叫“无弃人”、“无弃物”。

……那怎么“善救人”呢？就是叫你要知道，度一切众生实无众生得度。度的这个众生先要明白没有众生可度。为什么没有众生可度？（答：众生是我心上现出来的相。）如果是你心上现出来的相，还是众生，那不叫“善救人”。“善救人”不是说他饥饿了，给点馍馍；他没钱了，给他施舍两块钱，那不叫“善救人”。“善救人”就是见一切众生即非众生。那即非众生是什么？（答：众生就是佛。）如果你见众生是佛的话，那就众生还在，那不叫“善救”。那是比喻，见一切众生是佛，那是六祖给我们的方便。（答：见一切众生就是寂灭现前。）对嘛！你只要有一个显现的，任何一个显现的就表达不显现的。叫众生知道这个规律了，把众生就救了，这就叫“善救”。

……《金刚经》给你讲，见一切众生即非众生，那见一切相即是非相。要能明白这个道理。教鞭往这里一放，这就“常善救物”。你会不会“常善救物”？无弃于物，任何一物都是表示显现的相，显现的相只是用来表达那个不显现的体性的；任何一个众生的显现，也是表达那个非众生的。见诸相是表达那个非相的，见一切众生是表达那个非众生的。你的《金刚经》要学好，《道德经》跟《金刚经》都讲这个道理。

你懂了就是“常善救人”。怎么救人？“无弃人”，见任何一个众生的显现，你就知道他有他的佛性。没有真空寂灭的佛性，不现任何众生；见任何一个众生，就见他真空寂灭的佛性，你把这法给众生教会，众生懂得了这个道理，就把众生不度而度了。度什么？这就才说，心、佛、众生三无差等。

一旦显露出来一个有情众生，就知道有佛性。一旦现出来个无情的物相，见“一切诸相即是非相”。那我教鞭一举呢？（答：也是非相。）非相就表示什么？（答：不显现的本性。）就有一个不显现的见性，不显现的非相在，非相就是那个不显现的体性。非相不就是不显现的吗？这就叫“善救物”、“善救人”。“如来说一切诸相即是非相，又说一切众生则非众生”，

“众生众生者，如来说非众生，是名众生”，“彼非众生，非不众生”。“一切众生则非众生”，这就是“善救人”；“一切诸相即是非相”，这就叫“善救物”。

无弃于人，无弃于物，抛弃了没有？任何一个人没抛弃，只要有一个人出现，见任一众生，即非众生。为什么？“众生众生者，如来说非众生，是名众生。”那如来还说了一句话，“彼非众生，非不众生”。你看，“彼非众生”就是见了众生你不要著众生相，马上要见到那一个“非众生”。“非众生”是什么？就是你的见性。那“非不众生”呢？“不众生”不就是无情物吗？“非不众生”，就是见无情物还是你的见性。你看，光“彼非众生，非不众生”这两句话，就已经把老子的这四句话都概括了。

你要明白，“彼非众生，非不众生”，就是“常善救人”、“常善救物”，无弃于人，无弃于物。为什么？给你说了，一动就寂灭现前；任何一个显现的一显现，就寂灭现前。何况众生的显现呢？就要“善救人”啊！怎么善救人？就是用这个办法。有的人说救物着干什么？他根本不懂，如果按你那样说的话，人是要救的，救物着干什么？那个顽石放在那里，救顽石干什么？你要明白这个道理，“一切诸相即是非相”。你懂得这个道理，无真空不现一切相，见任一相就见真空。众生是相，物也是相，不管有情相还是无情相，见相就见真空、根性、真空本性，这就是究竟了义的“常善救人”、“常善救物”。不然的话，俗人就说，救人可以，救物干什么？还要无弃于物，俗人觉得这就没必要了，顶多只能说个节俭、不浪费。他根本就不知道圣人的用意在哪里。见任何有情人的显现相和无情物的显现相，都表达不显现的真空绝对之本体，别无它用。这就是见显现的只表达不显现的，至于显现的是无情的物还是有情的人都无关重要，根本就在于显现的相和它所对应的根性无二无别，只是一个，何况这里只是见性而已。你能在眼根上见到有情和无情的色相，它都是你见性中所现物，直下就见你的见性朗朗，那你能弃掉你见性中的有情无情之色吗？弃不掉。所以，就是“无弃人”、“无弃物”。你叫众生也要认识到，有情和无情的色相都只是给你表达你有一个不显现的见性真实不虚，只有见性独尊独存。如果众生明白这个道理，这不就“善救人”、“善救物”了吗？！

……你已经学过的这些道理都是究竟了义的，只是吃人参果不知道味道。一切有限的别无它用，只是证明、表达那个无限的；任何有相的别无它用，只是表达那个无相的。给你换一种说法，一切有限的都装在无限里，

一切有相的都装在无相中。那你先见谁？都装在无限中，见到那个无限，是不是都善救了？都包括了，就叫“无弃人”、“无弃物”。你把这些道理要理解，道理理解了，圣人的这个本意就出来了。你不理解道理，就在文字上乱解去了。

见一切众生即非众生，见一切诸相即是非相，有情无情同圆种智。你看，为什么有情无情同圆种智？只要现出有情和无情的相，它都表示真空本性现前，这一下子就到究竟上了。何以故？无真空本性不现一切有情无情的相，见任何有情无情的相，就见真空本性。真空本性就叫一切种智。一切种智不就是佛吗？佛就代表的本性。所以，你见有情，直下就见真空本性。见无情呢？直下也是见真空本性。只要有一个显现的，就表明它有个不显现的存在，这就深得很了。所以，最后要给你讲经，就用两种办法讲，一种就是显现与不显现，一种就是立体真空大圆镜。归到这里，法就简捷得很了，但这一步不容易到。那你看，已经讲了这么多天显现与不显现了，你还不会救人，你还不会救物嘛！这会了没有？（答：会了。）

这（举教鞭）是什么？这就叫“善救物”。你把它当个物了，你不是把它没救吗？你把它当成物了，跟你就打成两截了，你就没有救它。你也是你见性中所现物，它也是见性中所现物，你们两个都同是色相，你往这里一站就展现你的见性，它往这里一举也是展现你的见性。你能通过你和教鞭的色相显现，见到你不显现的见性，这你就把你这个有情救了，把这个教鞭无情也救了。何以故？有情无情都归到真空的见性故。不然的话，你把物抛弃了，你把众生也抛弃了。何以故？你把你这个有情和无情的物都跟你的见性打成两截，物跟你这个众生都在你的根性、真空本性之外了，没有把有情无情跟根性、真空本性归到一起。只有根性、真空本性，别无它有，否则，你就把物与人都抛弃了。物在你的本性外边，人也在你的本性外边，这不是都抛弃了吗？能理解吗？（答：能。）能理解这个就不容易，老子也高兴，这就难得很了。

要善救物，要善救人，如果不会善救物，不会善救人，就说明你不懂这些大道。你会善救物、善救人了就叫“袭明”。什么叫“袭明”？你看，众生一现，即非众生。就从眼根上来说，见任何一个有情的众生，直下就见他就是你的见性，只说明你的根性在、佛性在、真空本性在。那见任何一物呢？就表达你的见性在。见物见众生，只表示真空绝对的体性真实不虚，无真空绝对的不显现的体性，就不现任何显现的物和众生，只要见任

一显现的物和众生，直下就见真空绝对的不显现的体性。如果你能做到这一点，这就叫“袭明”。

“明”是智慧，“袭”是承接、承袭。听过世袭吗？世袭爵位相袭。“袭明”是智慧相袭，从无量旷大劫来，任何众生都承袭着佛性、自性、本性，只是众生没开显，不知道而已。经过无量诸佛和诸大善知识代代相袭，把开显本性、佛性的智慧传下来，圣者以此相袭，叫众生明白自己本具本有的佛性、自性、本性，而且在六根门头朗朗现前，这就叫“袭明”。我们都是承袭佛陀的大智慧，佛陀也是承袭过去无量诸佛的。佛陀把他的妙法智慧传给迦叶了，迦叶“袭明”了；迦叶传给阿难了，阿难“袭明”了；阿难再传，所谓薪火不断，一直传到六祖，六祖“袭明”了。同理，不管谁认识到了此等妙法，就都“袭明”了。这就叫以心传心，打开你的心地法眼，打开你的智慧大门，开显你的般若智。你有般若智吗？有。人人都具有般若智，没打开嘛！所以就要“明明德”，明了“明德”就“袭明”。

为什么用个“袭明”呢？承袭的这个东西，承接下来的这个东西，不是你造下的。注意！这个“袭”字用得巧妙得很，是老子的大智慧。“袭”是你承接下来的，如世袭的爵位，不是你挣下的。本体本性“蔽不新成”，你只有承接的份，你只要明了你的本体本性，就是“袭明”了。“袭明”指不是你创造下的，不是你修下的，不是你证下的，是你爷爷传给你爸爸的，你爸爸再传给你的。那我们“袭明”呢？是诸佛传下的，本来就有的。“袭明”只能承袭本来就有的，不是你创造下的。佛性人人有，一切众生都有佛性，只要把这个佛性开显了，就是“袭明”。

“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师；不善人者，善人之资。”善救人的人是善人，能被善人救了的人也是善人。那这里指的是哪个善人？这里指的是“善行”、“善言”、“善数”、“善闭”、“善结”的这样的善人。这样的善人是不善行、不善言、不善数、不善闭、不善结的不善人之师。可不要说“不善人”就是恶人，这里讲的“不善人”不是恶人，是不善行、不善言、不善数、不善闭、不善结的没大智慧的人。只有大圣人才能够“善行”、“善言”、“善数”、“善闭”、“善结”。

“善人”是“不善人之师”，明心见性了的人是没有明心见性人的师长，这就好理解了。但那个“善行”、“善言”、“善数”、“善闭”、“善结”不光指的是明心见性，明心见性的这个层次，还远远达不到“善行”、“善言”、“善数”、“善闭”、“善结”的层次。但是这个一比喻，你就知道了“善人

者，不善人之师”。如来说，他哪怕是五岁，只要人家有智慧，你要拜人家。你看，赵州和尚也讲过，五岁孩童他只要超过我，有智慧，我要拜他为师；百岁老人他不如我，我还要给他当师，就是这个道理。“不善人”，最害怕你可理解成恶人了。“不善人”不要当成恶人。你没明心见性，不能说是恶人。但老子要求，“不善人”一定要师从善人，尊敬善人。

“不善人者，善人之资”。这是什么意思？前面指的“善人”，那是成圣了的大善人。这里的“善人”并非全是成圣了的大善人，你只要发菩提心，或一心追求明心见性的人，都是这里说的“善人”。“善人之资”是什么？想明心见性的人，不善人不能帮你明心见性，但你看到他没智慧、没德行的可怜，可以促使你发大心、发大愿早日明心见性，开显你的智慧，升华你的境界，完善你的道德。你再看到不善人“不知常，妄作凶”的恶果，更能激励你深信因果，精进修道，这不是“不善人”对你的借鉴和资助吗？！

你看，光转正觉不转心态，也是不能明心见性的“不善人”。因这个“不善人”不能明心见性，你就借鉴他不转心态、不能明心见性的障碍，赶着把心态转好，促使你早日明心见性，这不是“不善人”是善人之资吗？！

你只要发菩提心追求无上觉道，就都是老子讲的善人。那善人一定要关心“不善人”，做“不善人”之师。“不善人”一定要尊重善人，依靠善人转“不善人”为善人。

“不贵其师，不爱其资”，自己既是“不善人”，还不尊重人家善人，这是一类。另外一类呢？就是“不爱其资”，自己想明心见性，但是不吸取不明心见性的教训，走了弯路了，还不忏悔改正，这就是“不爱其资”。这样的人是“虽智大迷”，你看着他聪明伶俐，是“大迷”，大愚痴。

那怎么办？现在老子给我们说明了，赶着改正错误，就是“爱其资”。“爱其资”，就是前车之鉴的教训，你要好好地吸取，忏悔了又忏悔。你看，佛陀在《心地观经》上讲，痛哭流涕的忏悔才是第三等，哭着流汗的忏悔是第二等，哭着流血的忏悔是第一等。你看，我们是第几等？第五等。你（指一人）还能笑着出来，第六等。

我们也要“爱其资”。我们走过的弯路，前车之鉴，你改不改？（答：改。）所以，必须要彻心彻地的改正，这就叫“爱其资”。如果你“不爱其资”，愚人一个。六祖叫“改过必生智慧”。

那么“贵其师”呢？人家比我们品行好、智慧高，我们就要尊重人家，

爱戴人家，甚至是皈依人家。你看，这不就是妙道吗？“是谓要妙”。这是修道要害的妙道，跟六祖《坛经》讲的一样，“改过必生智慧，护短心内非贤”。那我们怎么产生智慧呢？赶着改正过错，智慧就开显出来了，所以这就是“要妙”。你要把忏悔改过的这个修道的“要妙”抓住，转心态、转正觉就都完成了。

那这个“要妙”里面还有问题。你看，“善行”、“善言”、“善数”、“善闭”、“善结”指的是非极性，“辙迹”、“瑕谪”、“筹策”、“关棰”、“绳约”，这都是指显现的极性，极性与非极性就是对待，“师”和“资”也是对待，善人跟不善人也是对待，物与人也是对待。这里更深一个层次的“要妙”，就是见到任何相对的时候，直下就要见到绝对的道，这就是最要害的“要妙”，整个这一章的“要妙”，就是见相对直下要见绝对。前面给你说的“贵其师”、“爱其资”的要妙，这是指事相。事相还没有推到理相上，就不究竟。究竟的“要妙”是什么？见一切相对直下就要见绝对，这就叫“要妙”，这就到究竟处了。

## 第六十二章

道者，万物之奥，善人之宝，不善人之所保。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弃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虽有拱璧以先驷马，不如坐进此道。古之所以贵此道者何？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耶？故为天下贵。

“道者，万物之奥”。“道”就是不显现的本体本性。那万物呢？就是显现的幻化相。“奥”，就是深奥的意思。这里深奥的是什么？是指不显现本体本性的“道”。“道”是一切万物的本根本源本体本来本心本性，所以“道”是“万物之奥”，是万物的本来。

……你的心灵人格看不见，那是不显现的东西，就靠你的行为着来表达。所以，“道”是万物的本体本源，那是你看不见、摸不着的深奥的真实存在。“道”是“善人之宝，不善人之所保”。何谓善人？见到不显现的本体本性的就是善人。何谓不善人？没有见到本体本性的人就是不善人。善人追求无上觉道，见显现的就要见那个不显现的，见显现的相就要见到不显现的性，见相见性，这就是善人。不善人就是见相著相，见显现的就执著显现的相，攀缘显现的相，追求显现的相，不知道有显现的就必然有不



显现的，何况怎么能知道显现的跟不显现的只是一个？犹如见镜像就见镜子的人，知道镜子跟镜像无二无别、只是一个的人，这就是“善人”。见镜像不见镜子的人，不知道镜像跟镜子同体同性的人，就是“不善人”。这里的不善人不一定全是恶人。如果把“善人”和“不善人”当作好人和坏人来解，也能说得通，但跟下面的经文就不符合了。

何谓“善人之宝”？本体本性的道，善人通过修行悟到了、证到了，所以善人明明彻彻地知道“唯道独尊”。“道”就是空性大我，“道我”才是真正的自己。所以，善人最懂得珍重它、宝贵它，因为那是他自己的法身慧命，所以这就是“善人之宝”。

何谓“不善人之所保”？不善人没明心见性，不知道有空性大我的“道”，所以不善人不追求悟道、证道。但不善人本体本性的“道”在不在？（答：在。）“道”不受善不善的影响，它是独立存在的，只是善人发现了它，不善人虽没发现，但是不善人的“道”还是一样存在的，所以“道”是“不善人之所保”。

你是善人还是不善人？标准是什么？善人见到显现的相就直下见不显现的“道”，知道显现的跟不显现的是一个东西。不善人呢？见显现的相不知道那是指示不显现的“道”真实不虚，是不显现的“道”本身。那你说你是善人还是不善人？（答：不善人。）不善人，但是还会笑，会笑就说明“道”在不在？（答：在。）所以，你这个不善人，“道”还是你所保，也就是说“道”不善人也有。这就是佛陀说的，断了善根的一阐提人也有佛性。也就是说，佛性是一阐提人之所保。

“美言可以市”。什么是“美言”？凡是与道相符的语言，修德符道的语言，都是“美言”。实际上，老子在这里讲的“美言”，是指能悟道证道的妙法之言、妙道之言。妙法可以传递给他人去修证，妙道之言可以教导他人开显智慧。用我们的话来说，“美言”就是转正觉的妙法。你有了转正觉的妙法，那你一定要传递给他人，让他人明心见性，究竟彻底解脱。“市”本来是互相买卖，贸易、交易称为“市”，这里引申为互相交流、互相传播妙道妙法的意思。你有能够证道悟道的妙道妙法，你就要传递给别人，别人有的妙道妙法也要传递给你，这就是互为交易。而这里主要是指善人悟道证道了，就要把自己的理论认识和修持的方式方法传递给他人，这就是“美言可以市”。“美言可以市”，就是转正觉的内容。

“尊行可以加人”，这是转心态的内容，自己的心灵人格净化完善了，

道德品行提高了，心态境界升华了，你就能够做不善人的表率，让不善人以你为榜样，见贤思齐，这就是“尊行可以加人”。

……能用修德符道的“美言”，引导着叫众生明心见性，这就叫做弘扬圣道，传递圣法。做到这一点，就是“美言可以市”。你修道的时候，人格、心灵、品格都修好了，心态转了，德行提升了。你看，李玉东老人的德行就可以“加人”，他的德行修得好，你就要学习，人人都效仿，这就是“尊行可以加人”。

“人之不善，何弃之有？”我们先从善恶的善来说，一个不善的恶人，他会有杀生、偷盗、抢劫、妄语、贪、瞋、痴、慢、疑、嫉妒等的不善之行和不善之心，但这些不善行和不善心仍是立体真空大圆镜上的立体影像。犹如平面镜的镜像，你没法把它从镜子中抛掉，因为镜像是镜子本身，抛掉镜像就连镜子也抛掉了，何况镜像你根本就抛不了。那怎么办呢？只要把镜子一转向就行了。所以，“人之不善”没必要把此人抛弃掉，只是让他改正就行了。从修道来讲，那个人没有明心见性，没有悟道证道，有何理由把他抛弃掉？只是善人帮助他，让他也明心见性、悟道证道就行了，这就是“人之不善，何弃之有”。

……你要把水晶球上的影像刮光的时候，水晶球也就没有了。你把水中的水月要舀出来，那把水就要舀干。老子的大智慧就是“人之不善，何弃之有”？能不能抛弃掉？没抛弃上的，抛弃不了。因为显现的影像就是不显现的本性本体本身，你怎么抛弃？贪、瞋、痴、慢、疑、嫉妒的恶心还是不显现的本体本身，所以“何弃之有”？你的善与不善都是显现的相，仍是道体本身，那你怎么能抛弃？不能抛弃。

“立天子，置三公”，“天子”是君王，“三公”是最高职位的臣，大臣嘛。“虽有拱璧，以先驷马”，这是表示待遇高，现在就叫坐高级轿车，收入高，财富广，指荣华富贵嘛。“拱璧”是古代最高级的美玉，那现在就是指你的工资待遇高。“驷马”呢？现在不坐“驷马”之车了，现在指四轮之车，就是高级轿车，表示地位高。

你就当个君王，当个大臣，待遇非常好，条件非常舒适，都“不如坐进此道”啊！不如追求“万物之奥”的“道”啊！你的那都没用，待遇越高，享受越舒适，那只能消你的福报，使你早日堕落，生命层次不能提升，智慧不能开显，六道轮回免不了。何况占多少便宜就要背多少债务，背多少债务就要吃多少亏，因为你还要在恶道上还业债去。所以，老子就知道

“不如坐进此道”啊！就是不如追求大道。佛陀讲，唯什么最有追求价值？（答：“安贫守道，唯慧是业。”）这是最为重要的人生箴言，也是最重要的人生规律，只有一条出路，就是“唯慧是业”，追求解脱的大智慧，就是老子讲的“不如坐进此道”！什么你的君王大臣，什么你的荣华富贵，什么你的名利双收，都不如安安然然地追求大道。因为荣华富贵、财色名利没法提升你的境界，没法开显你的智慧，没法转换你的生命层次，所以都是空中虚华、梦幻泡影，与你的解脱丝毫无关。你不解脱，流落在六道中受苦，那什么都救不了你。正如佛陀所说，只有智慧才能让你解脱。所以，老子讲“不如坐进此道”。

“古之所以贵此道者何？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耶？故为天下贵。”为什么要贵此道呢？为什么要追求大道呢？你看，老子说“不曰求以得”，坐进此道不是为了世间的财色名利，而是追求无上觉道，追求不显现的、隐微的、真空绝对的、无限周遍的空性大我，这就叫“坐进此道”。因为真空绝对的“道我”本来就有，正如如来所说“本无出相，今即非入，昔迷故非无，今觉故非入”。这就是说，修道证道得个无得，这才是真正的“不曰求以得”。

为什么“贵此道”？我们为什么要进入一相无相？你不是经常念“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早同法性身”吗？“贵此道”就是为了“早同法性身”。法性身就是一相无相、无限周遍、永恒存在的空性大我之真身，而我们的这个小我是一个幻化身。小我二相就有所得，大我一相，本来本有，本来无失，未证道仍存，证道亦无得，所以“不曰求以得”，才是真正证到“唯道独尊”。这是天下最有价值的事业，也是最富贵的东西了，所以老子说“故为天下贵”。

……《金刚经》讲，无有少法如来可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无有所得，或曰得了个“无实无虚”。《心经》给你讲“以无所得”。所以“贵此道者”，追求这个大道的目的，不是追求着要得个什么，周遍法界了，圆满十方了，真空绝对了，普天下十方世界只是一个你的法身，你得什么？你得到的东西都在外边，只有追求一个没有内外的、究竟一相的，那个就无得无失，所以“不曰求以得”，只说能消除“不知常，妄作凶”的罪业而已，这就是老子说的“有罪以免耶”。

“有罪以免耶”，就是佛陀讲的“若欲忏悔者，端坐念实相”。如何忏悔掉罪业呢？只有时时进入实相本体，也就是入到真空绝对的“道”中，

就把一切罪都免了。“端坐念实相”，这是消除一切罪业的最彻底最根本的修法。你看，李玉东老人的观念是什么？“我什么都不求，光求把我的罪业消了。”这不就是“有罪以免耶”吗？当你证到究竟一相，跟大道相契合的时候，再有没有显现的东西了？就没有显现的东西了。一切罪业仍是真空本体上的显现相，当你入到真空绝对的一无所有，就把你往世无量劫造下的罪业都消掉了。你看，佛陀在《金刚三昧经》上讲：“依此经教，入真实观，一入观时，诸罪悉灭，离诸恶趣，当生净土，速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就是老子在这一章讲的“古之所以贵此道者”。“坐进此道”，就是佛陀说的“入真实观”。当入真实观时，只有空性大我的“唯我独尊”、“唯道独尊”，这就“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耶”！“坐进此道”，既可以得无上的觉道，开显本具的大智慧，也可以免除无始劫的罪业，所以“故为天下贵”。

……老子还讲，“使我介然有知，行于大道”。如果你真的有智慧，表现在哪里？就在于追求无上的大道，亦即“行于大道”。你的人生目标是追求大道，就说明你真的有智慧了。不追求大道的人，是因为他没有智慧，认识不到位。所以，追求大道是天下最尊贵的事。现在你看，末法时候颠倒了没有？最尊贵的成了最可怜的、最低下的。你看，学佛修道的人出去吓得跟做了贼一样，不敢给人说。家庭父母亲反对，兄弟姊妹反对，社会上同学反对，同事老乡看笑话，单位领导还不支持。是不是？你看，把尊贵的事反而像偷了人的一样，像干了缺德事情一样。为什么？因为你自己没有认识到尊贵。难道别人说不尊贵就不尊贵吗？！难道大道的尊贵还要中下士评定吗？“下士闻道大笑之，弗笑，不足以为道”。你是不是一个修道的料子？如果你没有那个善根福德，你当然认识不了大道的尊贵。你看，“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佛陀讲“闻即信受”。这是与你的善根福德有关，前面讲过，像郭子仪那样有德行的人才能有资格入道。

## 第五十五章

含德之厚，比于赤子。蜂虿虺蛇不螫，猛兽不据，攫鸟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媵作，精之至也。终日号而不嘎，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气曰强。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

“含德之厚，比于赤子”。修德的目的就是要符道，老子按照道、德、仁、义、礼的这么一个次序，来说修道的过程。“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礼修全了就到义，义修圆满了就到仁，仁心圆满就到德，德圆满了就符道。那么，“含德之厚”呢？德已经修的深厚圆满了，就符道了。符道的比喻就用“婴儿”、“赤子”。前面讲了，“复归于婴儿”就表示得道了，这里的“比于赤子”道理一样。

“赤子”就是婴儿，是老子用来比喻没有极性观念，处于非极性的状态中。所以，婴儿就代表非极性的一相，就代表真空绝对的本体本性。

“蜂虿虺蛇”，都是指毒虫类。“虿”指蝎类毒虫，“虺”指蛇类毒虫。蜂把你螫一下就肿了，蛇把你咬一下就死了。达到“含德之厚，比于赤子”，修到了与大道相符的究竟一相、周遍法界，那这些毒虫就无法咬你螫你，这是从法身讲。就是从小我之身来讲，当你修德符道了，就无恶业召感这些毒蛇猛兽了，这不就毒虫、猛兽、攫鸟不伤害你了吗？何况你修到法身遍满，就根本没有毒虫、猛兽、攫鸟的存在了。佛经上讲的申生，故意用火坑毒饭来陷害佛陀，结果佛陀踏在火坑上，火坑变成莲花清池，莲花承如来足。佛陀硬要叫申生把毒饭拿来，如来说，我心中无毒，任何毒都不毒我。果然，如来食毒饭时，毒饭变成香味四溢的美食，“闻此饭香气者，自然饱满，身得安隐，皆发无上平等道意”。这就是大圣如来觉行圆满的智慧福德变化所成。一切都是循业发现，循恶业有恶果，循善业有善报，循大智慧业就有不可思议的转物现象，所谓过而从化者也。

“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腴作，精之至也。终日号而不嘎”。这是用婴儿、赤子来比喻得道之人。婴儿的骨头最软，筋最柔，所以他抓东西抓的最牢固。婴儿的筋骨是柔软的，你看从床头上掉下去摔不伤，这表示修道修到至柔的状态，就像婴儿一样，既“握固”又摔不伤。

婴儿不知道男女之合（“牝牡之合”），但他的阳物常能勃起，这表明“精之至”，精力充沛。老子用这些比喻说明悟道证道之人，是一相遍满，无所不包，无所不握，不消耗，不减损，精力充沛，犹如“永动机”。这些都是表达证道之人就有不可思议的妙用，显示不可思议的功能和现象。

如婴儿终日号哭，但声不哑，表示得道的一相无相，是最为融合的状态，“和之至也”。所以，“终日号而不嘎”。“嘎”就是哑也。你看，那个婴儿哭上三、四个小时，声音不嘶哑。你不要哭，试着唱上三、四个小时，看一看声音嘶哑不嘶哑？还有一个公案，一个音乐家唱完歌后疲乏得很，

他刚要休息，邻居家的娃娃“嘶哇嘶哇”地哭，一连哭了三、四个小时，他生气着睡不着觉，突然一想，这个小家伙哭了这么长时间怎么还能哭出来，而且还声音不哑？我怎么唱了两三个小时就唱不出来了？噢！他一下子发现了秘密。这个音乐家发现，这个婴儿哭着出来的声音马上就收回去了，所以就不哑。

老子在这里讲的“和之至”，“和”是二相，负阴抱阳的二相一直要融合成一相。一相了，就表示“精之至”，精力充沛，就不损耗。就是终日哭，嗓子也不哑，这就是到了一相的妙用，始终不伤害。一相无相，伤害什么？！所以，老子用婴儿的三个特征表示修道进入了一相周遍的境界，就展现出不可思议的功用来。犹如婴儿的“握固”、“腴作”、“不嘎”，这都是表示妙用，指的是妙用无穷啊！

……你看，老子有这个大智慧，他从婴儿身上发现了“和之至”的现象。“和之至”就是我们说的二相归一相，非和非合。“和之至”既不是合，又不是和。你把水泥、沙子跟水凝固在一起，那叫和。你把水杯子的盖子盖上，这叫合。“和之至”的时候，就二相归一相。这里用婴儿做比喻，表示达到究竟一相的时候妙用无穷，还不损伤、不消耗。

“和之至也，知和曰常”，你一个修道人，二相归一相，归到究竟一相，就是佛陀讲的“究竟二法尽除”。把二相归到究竟一相，这就进入“常”了。二相必然生灭变化，一相的“常”永恒存在、常住妙明、无限周遍、真空绝对。所以，“和之至”就指的是二相复归于一相，达到究竟一相时，老子称为“和之至”。到“和之至”的究竟一相，必然就永恒存在，常住不灭了。

“知和曰常”，就是你达到了究竟一相的“和”，必然就具有永恒常住的属性，这就是“知和曰常”。“和”代表一相，当你达到一相的时候，你就才一相无相，才是永恒存在的状态和属性，也就是老子讲的“长生久视之道”。“知和”的一相再不生灭了，永恒常住了，这个时候你就开显了本体本性本具的大智慧，就是“知常曰明”。“知常”就是明白了真空绝对的体性不受任何影响，永恒常住。“曰明”，是指证到真空绝对是永恒不变的、如如不动的本体，必然就开显本具的大智慧。开显了本具的大智慧，就叫般若智现前。你修证的时候，就叫大圆镜智，大圆镜智是本具的，此智就叫般若智。大圆镜智多用于修法中，般若智多描述本具之智慧。其实，二者是同一个东西。

……你要明，必须先“知常”；你要常，必须先达到一相；你要达到一

相，必须是“和之至”；你要“和之至”，必须是超越二相进入一相；你要进入一相，必须清除你的极性对待观念；你要清除你的极性对待观念，就必须要在六根门头转正觉；你要在六根门头转正觉，就首先要知道你有根性存在；你要知道你有根性，就必须修道求证。这不就说明了万般皆下品、唯有修道高吗？！修道修到“含德之厚，比于赤子”时，一切不可思议的功能妙用都会显现出来。

“益生曰祥”。什么叫“益生”？这里的“生”是指证到“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的境界，你就一相无相、永恒常住，大智慧开显，就能无为而无不为地起妙用。把这个能起无穷的妙用，老子就叫“益生”。“益生”就表示妙用无穷。当你修道能妙用无穷的时候，就能福佑天下，度化众生，给众生带来祥和、祥气、祥瑞，这就是老子说的“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一些人把“益生曰祥”当着养生之厚带来的不祥，这是不了解“知常曰明”后的大用现前、妙用无穷所误解的。这里的“益生”是指无为而无不为之意，也是老子讲的“孰能安以久动之徐生”的“生”；也是“生之畜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这里的“生”是指“玄德”之“生”，都是指妙用之意。

你看，观自在菩萨就是“益生曰祥”，愿以什么身得度现什么身。真空要现什么就能妙有什么，这就是“益生曰祥”，指能起妙用的意思。这个从历史上到现在好多人都解释错了。这就是佛陀所说的“不住无为，不尽有为”，“不尽有为”就叫“益生曰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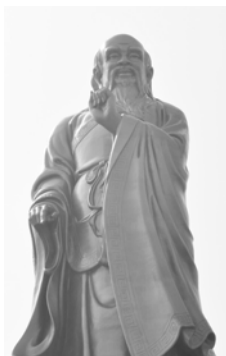
“心使气曰强”是什么意思？这正是应念而至的意思。那个“气”不是说空气的气，中国人用个气，把本体就叫元气，这里是指元气要起妙用。怎么起妙用？心念作用使它起妙用，就叫“心使气曰强”。佛法上就叫“应念而至”，无作妙德，自在成就，这不就是“心使气”吗？！能做到愿以什么身得度现什么身，这不就“强”了吗？

从“含德之厚”到“心使气曰强”，这是指修道达到婴儿状态，再到妙用现前。这是讲修道一定要修到“含德之厚，比于赤子”，然后才能认识究竟一相、永恒常住的本体本性。认识了真空绝对的本体本性，开显了大智慧，就要妙用现前。前半部分是以婴儿的比喻说修道、证道的功用和功效，然后再起妙用度化众生。下半部分是老子说，为什么要以婴儿来比喻修道的过程呢？他的前提是成年人有极性心识的观念了，就不能比喻“道”的状态和属性了。

所以，相对于婴儿来说的成年人，则是“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这后面指的是极性观念成熟了的人。前面是婴儿，后面是大人，你看人长大了，是成人了，极性观念就加强坚固了，就进入了极性对待的二相。婴儿是一相，进入了二相就成了成人了。“物壮”，指人到成年极性观念坚固了，也指极性对待的运动变化过程中，到了物极的状态必然走向衰老、衰亡。极性对待的事物都是这样，极性对待的人“物壮则老”，极性对待的事物也是“物壮则老”。老子讲，极性世界的事物运动变化一旦趋极，必然走向反面；一旦极性观念坚固，必然走向衰老。这是极性世界的根本规律，谁也没办法。到了物壮的时候，早都与“道”的不生不灭、一相无相、如如不动的状态属性相反了，所以就叫“是谓不道”。不修道的人不能驾驭极性规律，必然在极性事物中就要趋极化，因趋极化导致早日衰亡，这就是老子说的“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如果你盈、锐、满、骄，这都是表示趋极化了，必然导致衰亡，所以老子说适可而止，“功成名遂身退”，这就不会“不道早已”。

你看人，从婴儿一直到了壮年，这就生长到了极点了，他不会再继续生长，反而走向衰亡，这就叫“物壮则老”。任何对待的事物都是这样，一旦趋极必然走向反面。日中必移、月满必亏、寒极生热、热极生寒、乐极生悲，这都是指“物壮则老”。连宇宙世界也是“物壮则老”，佛陀讲，世界是成、住、坏、空，住久了就坏，空久了又成，只有修道回归逆返，返到婴儿态，就“常德不离”，就永恒常住。否则，永远在极性运动变化中永无止境，亦无了期。

……“不道，早已”。“已”就是消亡、结束、停止、夭折的意思。那什么叫“不道”？如果你见显现的不见不显现的，这就是“不道”。为什么？因为你不见不显现的本体本性，必然著在显现的极性对待相中。极性对待相总在生灭变化，你著在极性对待相中，必然产生生灭的心识观念。外界事物的物极必反，你执著它的时候，就给你的软件上落下一个物极必反的信息结构。此种信息结构就必然促使你衰亡夭折，这就是“不道，早已”。你不修道，必然受这个物极必反规律的制约，使你不能永恒常住，这就叫“早已”。所以，老子在这一章强调叫人们修道回归逆返，归到真空绝对的“道”上，才能“知和曰常，知常曰明”，“道乃久，没身不殆”。





## 第二十六章

**重为轻根，静为躁君。是以圣人终日行，不离辘重。虽有荣观，燕处超然。奈何万乘之主，而以身轻天下？轻则失本，躁则失君。**

“重为轻根，静为躁君”。重和轻，重为轻的根，轻重是一对。那这里说的“重”就是根，犹如树根。我们把“重”比喻为不显现的本体，“轻”就是显现的枝叶花果。那根就是枝叶花果的本，“重为轻根”。“静为躁君”，“静”就表示是不动的、不显现的体性。“躁”就是动的，烦躁了就动，躁动表示显现的相。你见躁动的显现相，一定要见到不显现的寂静之本性。“静为躁君”，“君”是主的意思。

“是以圣人终日行，不离辘重。”这里的“辘重”就是表示根本的意思。圣人言谈举止、行住坐卧、起心动念、运作施为时时刻刻不离根本。根本是什么？根本就是真空绝对的本体本性。“终日行”，是指终日在六根门头显现的相中行，但是不离“辘重”，就是见显现的相就时时见那个不显现的根性。“辘重”这是军事上的用语，就是运送粮草的车马。你看打仗的时候，人马未到，粮草先行，这正就是给你们讲的先有真空。一切显现的相之前，都是先有真空本性。无真空本性不现一切相，见一切相就要见真空本性。所以，终日在六根门头显现的相中行，但不离不显现的本体本性，就是“不离辘重”。“不离辘重”表示已经见到本性，得成于忍，达成三昧了。佛陀讲，“一切法无我”，始终在无我的境界上，这个无我就是“辘重”，空性大我就是“辘重”。因为真空本性、空性大我是一切显现相的本根本源，你一切显现的相用，所谓言谈举止、行住坐卧、起心动念、运作施为，都不离真空绝对的本体本性，老子把这个比喻为“不离辘重”。也只有“圣人终日行，不离辘重”，没有证到那个层次的人，必然受六根门头相的影响，随外境而变化，这就是凡夫终日行在轻躁中。你看，现在的人都很浮躁，为什么？因为他不修道，总是被物相和境界所转，所以烦恼不断，心性烦躁。若能修行转正觉，在六根门头见到如如不动的根性，时时契入如如不动的根性，就是“不离辘重”。老子说轻重和静躁的极性对待，目的是叫你要超越极性对待，见到非极性的真空绝对。因为真空绝对的本体本性是每个众生轻躁显现相的本体本源，只有见到根性、本体本性，还要“不离辘重”，就才能在顺逆境界中不被相转，不被物转，而且还能见相见性，见物见心，

也就是能转相，能转物，能转一切顺逆境界。所以，老子说“虽有荣观，燕处超然”，虽然在荣华富贵中，却不受生活舒适、享受享乐的腐蚀和干扰，超然物外，道心不受任何境界的影响。一个修道人必然要通过顺逆境界的考验，才能知道自己的道心怎么样，自己修道的程度怎么样。一般地说，顺逆境界都是修道人的障碍，但是往往顺境中的障碍还要比逆境中大。我们从佛经上看到，旷大劫前佛陀行菩萨道时，在各种艰难困境中倒是过去了，但在做国王的荣华富贵中，却没把握住，被“荣观”、“燕处”腐蚀了，最后堕落了，受报到三恶道。这就说明了，顺境比逆境更难把握。就是世间人也往往逆境打不倒，但被顺境就打倒了，这样的例子历史上很多，唐玄宗就是典型的一例。所以，老子在这里用了“虽有荣观，燕处超然”，也就是说，在极端的顺境中，不要被顺境所消磨，因顺境的确比逆境更难以把握。佛经上讲的，大仙在深山大林艰苦的条件中修到了五通，但听到皇宫美女们的歌声或女主人的轻触双足，便失去了神通。可见，“荣观”、“燕处”是修道人的极大障碍，如果能在“荣观”、“燕处”中“超然”，这就是老子讲的圣人。只有圣人能做到不思维中的运作施为。

“虽有荣观”，对咱们来说，生活条件好、福报大，就是“荣观”、“燕处”。“超然”，就是指自在自如的意思，不受环境影响的超脱境界。能在荣华富贵中不迷惑，这也是孟子讲的大丈夫的特征：“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在富贵中不乱就是“不淫”，在贫贱中不移就是道心坚固，在威武中不屈就是道义担肩、无所畏惧。如果我们能够在六根门头时时转正觉，见相见性，见物见心，见一切显现的境界只见不显现的体性本身，这个功夫做到家了，才能不被物相所转，而且还能转相转物，还要转物自在，这就是老子说的“燕处超然”，也是庄子讲的“逍遥游”。

“奈何万乘之主，而以身轻天下？”“万乘之主”，这是个形容。老子把你的身当做一个万乘之国，把心当做“万乘之主”。这就是说，千万不要以“身轻天下”，是要叫你重视心，不要重视身。修道是修心，而不是修身。如果你重视身，那你就著在小我的幻化相上了，没有把心放到空性大我的“道”上，这就叫“以身轻天下”。“身”是小我，“天下”是空性大我。老子是要你不执著小我之身，你执著了小我之身，就忘记了空性大我的“唯道独尊”，这就叫“以身轻天下”，捡芝麻丢西瓜。这是有道的圣人提醒修道的人，不要因小失大，不要为小我服务一生，而是让你在追求空性大我的“唯道独尊”中，“终日行不离辘重”，要时时见性明心，见一切显现的

相就要见不显现的本体本性。不显现的本体本性，老子就形容为“本”和“君”。如果你轻躁浮华地只追求感官欲乐，忘记了“道我”的存在，不追求“唯道独尊”的空性大我，这就叫“轻则失本，躁则失君”。

……“以身轻天下”，就是为了自身的一点私利和感官享受，而把“天下”比喻的大道丢了。老子让你要看的长远，追求的究竟，要见到根本的利益所在，不要著眼前的一点蝇头小利。这就是说，身心不敢妄动，不要执著我相，因著小我而不明白心身世界是什么，那当然就“轻天下”了。“天下”代表真空本性，代表不显现的立体真空大圆镜，那是我们的本根本性，是我们的空性大我，你不要为这个小我的罪报身，而把追求空性大我的这个大事业丢失了，那就得不偿失。所以，你就失去了本，把根本丢失了，抓不住主要的，这就是“失君”。“轻”和“躁”是老子讲的“道之华”，“本”和“君”是“道之根”。你如果著在六根门头显现的相上，不见不显现的根性，著在相上就叫“轻”，就失了“本”。你在运动变化的“躁”中，见不到不运动不变化的寂灭本性，那你就把“君”失了。“本”代表本体，“君”代表本性。所以，不能“以身轻天下”，不能因小我着而丢失大我。这个能理解吗？（答：能。）

……“万乘之主”，“万乘”中的主宰，这是个比喻，佛家人叫人人都有佛性，老子就叫“万乘之主”。你的本体本性、空性大我，你的“道我”，这就叫“万乘之主”。你千万不敢以小我的心身而轻“天下”所代表的空性大我、“道我”。这个一般人不理解，就解释成社会上的俗事了。老子明白，心身的小我这是个罪报之身，所以老子讲“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不要重视小我的心身，那是业报身，此身是我们的“大患”。老子要人们追求“天下”所代表的“道我”，那才能解脱，才能从小我转到大我，从而达到“及吾无身，吾有何患”。

……老子始终叫你要进入“君”、“重”、“天下”。“君”就是主宰的意思，不是君王的意思；“重”就是根本的意思；“天下”是“道我”的意思。那你妄想纷飞，受烦恼的指使，受业信息结构的控制，这就叫“躁”。“躁”就是躁动、烦恼的意思。躁动、烦恼的妄想一出来，就把“君”主丢了。丢了就没主宰了，没有主心骨了就随风飘，这个时候最可怕了。所以，你不到道场里，一阵子妄想烦恼来了，就失“君”了。凡失“君”之后，就退道心，就失“天下”了，所以一个修行人没有各种护念是不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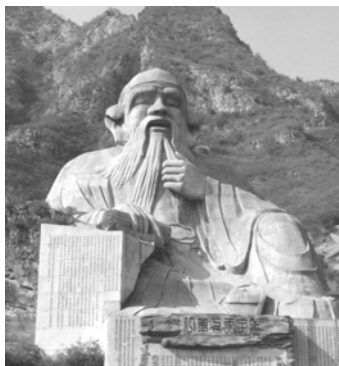
……这二十六章就告诉我们，在顺逆境界中都要不迷惑。顺逆境界中，

最不好超越的还是顺境。逆境你看着痛苦，别人帮助一下就过去了，一旦到顺境来了，十头牛都拉不过来了，那就没有办法了。当你享福作乐的时候，哪有道心显现呢？佛陀说：“富贵修道难。”你看现在的人，就被一个手机的方便已经控制地死死的了，就这一点方便人们都过不去，那你怎么还能记起修道呢？！所以，顺境很可怕。波旬当着佛陀的面说，末法时候要破坏佛的正法。怎么破坏？吃你的饭，穿你的衣，住你的寺院，诵你的经，来破坏你的佛法。佛陀听了潸然泪下。何以故？佛陀知道到末法时候众弟子战胜不了“荣观”“燕处”，所以就叫佛法的末法时代。老子的道家和孔子的儒家也不例外，在这个时代不同程度地都衰落了，所以老子早就提出，不“以身轻天下，轻则失本，躁则失君”，要道心坚固，“虽有荣观，燕处超然”。如果能“终日行不离辘重”，这就是老子的厚望了。

……凡眼根上显现的，不管有色无色，只是见性本身，它都是显现在见性中的相，明白六根门头的任何相都是表达根性的，也是根性本身。如果再进一步，明白六根门头只有根性，那就在各种境界中都能“燕处超然”，都能“不离辘重”。教鞭一举，拳头一挥，天空大地一现，你知道这都是表达、证明见性真实不虚的，凡所现在眼根中的都只是见性本身，那你永远不会“失本”、“失君”。

你听到驴叫马叫、狗叫人喊，那只证明你的闻性真实不虚。不管听到任何音声，你就要知道那是闻性本身，耳根门头只有闻性。凡现在耳根中的任何音声，不管有声无声，都只是闻性，别无它有。以此类推，你在六根门头能这样“不离辘重”，你一定会“燕处超然”。

……你只要听到声音，闻性就朗朗现前；你见到色相，见性就朗朗现前；你只要有念无念出现，就是觉性朗朗现前，这样就不“失本”，就不“失君”。见任何显现的相，跟这个显现相就同时同座着一个不显现的体性；见任何一个躁动变化的相，就有一个跟它同时同座的寂然不动的体性；见任何立体的镜像，就有一个跟它同时同座的、真空绝对的、一无所有的立体大圆镜。若能抓住任一条，你都会明心见性，再得成于忍，就能“燕处超然”，绝对不“失本”，也不“失君”。



……俗人就给你解释到政治上去了，也能成，但那只是根本规律的一个小小的应用和事例，不是老子的本意。

## 第五十九章

治人事天，莫若嗇。夫唯嗇，是谓早服；早服谓之重积德；重积德则无不克，无不克则莫知其极；莫知其极，可以有国；有国之母，可以长久。是谓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

“治人事天”，先说“治人”，“治人”就指的是修道，不是治理国家的“治人”。“治人”是打扫错误、净化心灵、完善人格、升华境界、开显智慧。那“治人”怎么“事天”呢？这里的“天”不是你说的老天的天，不是与地相对的天，这里的“天”是指“天道”，是指大道。“治人事天”，指叫人修行大顺于道、唯道是从的过程。修行者要顺天道，要契合天道，跟天道相符合，这就叫“治人事天”。以修行来“治人”的贪、瞋、痴、慢、疑、嫉妒的恶心劣心，开显道心。就是说，要转心态、转正觉，转心态将自己的道德品行提升，转正觉开显自己本有的大智慧，这就达到了“治人事天”的目的。

“治人事天，莫若嗇”。“嗇”的本意是指吝啬小气，说的好一点就是爱惜之意。“嗇”本来不好，为什么老子说“治人事天，莫若嗇”？“嗇”是爱惜自己的财物，爱惜自己的东西，那就是舍不得施舍。你看，老子有“唯施是畏”的说法。施跟嗇刚好一对，“施”是往外施，“嗇”是往来给自己拿。那老子为什么把“治人事天”的修道“莫若嗇”呢？这一定要理解老子的本意。你看，我们的六根都自动自发地向外攀缘，攀缘六根所对的六尘，一天总是攀缘外境的物相，见相著相。你看见黄金垂涎三尺，“乐与饵，过客止”，见了六根门头的显现相就神魂颠倒，走不动了。所以，老子讲：“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你就知道老子不叫人在感官门头趣外奔逸，不叫人们著在外境上生识心识念、颠倒妄想，这样会令人“目盲”、“耳聋”、“口爽”、“心发狂”、“行妨”。也就是说，不制止六根攀缘六尘就会生识造业，永无解脱之日。老子看到了这一点，他把“治人事天”的修法着重点放在“莫若嗇”。老子讲的“嗇”法，就是不让你攀缘外境，不让你六根外驰，这不就是吝啬和小气了吗？这不就是爱惜着不让自己的六根向外攀缘吗？用佛法来说，老子的“莫若嗇”就是反观观见性，反闻闻闻性，反觉觉尝性、嗅性、触性，反知知觉性。老子的

“嗇”法就是叫你反观内照，或者说在六根门头叫你见相见性，见六根门头的任何相直下见其对应的六根性，这就叫“莫若嗇”。所以，老子的“莫若嗇”就是六根门头转正觉的修法。

“使我介然有知，行于大道”。老子最怕修道人著六根门头的显现相，忘记了追求大道的正确知见。所以，“行于大道”，不趣外奔逸，不攀缘外境，不被“乐与饵”扰乱心识，不要被“五色”、“五音”、“五味”等六尘使心发狂，要“去彼取此”，“为腹不为目”，也就是为内不为外。“腹”者内也，“目”者外也。你看，你的“腹”就把外边的东西装进来，而你的“目”是把你的目光投向外边。“为腹不为目”，就是最形象、最具体的“莫若嗇”。明白了“莫若嗇”，但你不能六根不见闻觉知六尘，所以“莫若嗇”的内容，就是让你在六根门头见闻觉知的相中直下见到你真空绝对的根性。比如说，见到有色无色直下见到真空的见性，见到有声无声直下见到真空的闻性，见到有念无念直下见到真空的觉性，见到有味无味直下见到真空的尝性，见到有香无香直下见到真空的嗅性，见到有触无触直下见到真空的触性，这就是老子讲的“嗇”法。

“莫若嗇”，就是“莫若”根尘相对不生识。“夫唯嗇，是谓早服”。那你怎么“嗇”呢？你怎么不攀缘外境？你怎么不见相著相？你怎么根尘相对不生识？“莫若”转正觉。只有转正觉的“嗇”法，才能扭转根尘相对的生识，才能不见相著相。“早服”就是尽早地从事转正觉的修法，转得越早越好，你就不会产生更多的识心识念。

“夫唯嗇”的转正觉才是唯一的正确修法。此法通俗地说，就是回头是岸，回头不再攀缘外境，不再见物相著物相，而是要见相见性，见物要明心。何以故？相外无性，性外无相，性相一如；物外无心，心外无物，心物不二。所以，你见相见物就要见性明心，这就是老子讲的“嗇”法，来对治吾人攀缘物相的恶习。

见显现的相直下就要见不显现的本性。六根门头见到六尘的相就有两类修法：一类是从能见闻觉知修，一类是从所见闻觉知修。

能见闻觉知时时存在，永不间断，就表明你的六根性无限周遍、永恒存在，叫你直下发现，的确吾人的六根性是如如不动的、真空绝对的。因为它不受时间空间的影响，你在不同的时空，你的见闻觉知总不断灭，永恒存在。它不受你所见闻觉知的影响，你就知道你的根性是独立绝对的。你能够在能见闻觉知中发现你的根性是如如不动、永恒存在、真空绝对，

这就是老子说的“可以长久，是谓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用此简单的妙法，就证明你的根性真实不虚，你就发现了“有国之母”。从能见闻觉知你就发现有如如不动的、永恒存在的、真空绝对的根性，更重要的是，你发现所见闻觉知的相都现在能见闻觉知的根性中。犹如水波现在水中，镜像现在镜中一样。从而你就明白，根性是根本，六根门头的相只是循业显现在立体真空根性大圆镜中的立体镜像，立体镜像还是立体真空大圆镜本身。于是你就发现，六根门头只有根性，别无它有。到这一步，就是老子说的“长生久视之道”，指你明白了永恒存在的、不受任何影响的、真空绝对的本体本性（“久视之道”）。

另外，从所见闻觉知就发现，六根门头的相都是间断的、生灭的，但这些间断生灭的相却是天衣无缝地一个接连一个，用这个所见闻觉知的相一个接连一个，也就证明了你能见闻觉知的根性是一相无相的、无限周遍的、真空绝对的属性。更重要的是，你要明白，没有根性，能见闻觉知的功用不存在，所见闻觉知的相也不存在。何以故？死人当下既没有能见闻觉知，也没有所见闻觉知，这就说明了，吾人的能见闻觉知和所见闻觉知皆是因根性而有。从而你就更明白了，你不显现的能见闻觉知的根性和显现的六根门头所见闻觉知的一切相，二者无二无别，只是一个。这就方便得很了，见六根门头显现的相，直下就见根性，因为显现的相跟根性无二无别，只是一个。

现在你从能见闻觉知和所见闻觉知的这两种办法中，你用任一种办法都能见到根性，见到根性的转正觉操作，就叫“早服”。

“早服谓之重积德；重积德则无不克，无不克则莫知其极；莫知其极，可以有国；有国之母，可以长久。”如果你及早地转正觉，时时转正觉，你就把无量劫见相著相的恶习制止住了。转正觉越彻底，回头见性越明彻，就叫“重积德”。转正觉“重积德”的功夫越深越熟，则你明心见性的层次境界就越高。当你层次境界越高的时候，你遇到的一切修道的障碍没有不能克服的，这就叫“无不克”。“无不克”的修道过程，最终达到“莫知其极”。“莫知其极”就是证到无上，佛法上就叫证到无上正等正觉。证到无上就法身遍满、不动周圆，就叫“可以有国”。注意！“可以有国”不能理解成得了江山、得了天下，这里的“国”是指全体的意思。等你用“嗇”法转正觉，克服了一切障碍，清除了一切极性观念，犹如抽了“S”线，再没有相界面的阻碍了，直下就成了全体的无极了，老子把这个用个“有国”

来表示。你看，老子说“有国之母，可以长久”。你的全体是个什么？你的全体“之母”就是“道”。因为用“国”来表示全体还是以相来说的，“有国之母”就是见相见性，见显现的全体相就见不显现的真空绝对的“道”。所以，“道”就是“国之母”。到这一步，就叫悟道、证道、得道了，所以老子说“可以长久”。可以长久的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个，那就是真空绝对的“道”。于“道”相契了，就成就了“道我”，“唯我独尊”、“唯道独尊”。到此，“是谓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这就是说，唯“道我”独尊的时候，就永恒存在（“长生久视”）、如如不动（“深根固柢”），老子把这个就称之为证了无上的“道”，合起来就叫“是谓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

你从老子的这一段经文中就知道，“有国”不是指国家的国，“有国之母”怎么可以“长生久视”呢？老子在这里用通俗的例子，强调叫人们追求无上的“长生久视之道”，而不是讲国家、社会的俗事。你一定要明白老子方便的说法，绝不敢死在文字上冤枉老子。

……“早服谓之重积德”，那个不读重(chong)，叫“重(zhong)积德”。你早早的修道，趁早的修行，不就善根福德越积越多了吗？“重积德”，是指你的德越积越深厚，也就是善根福德越来越深厚。更重要的是，“重积德”是指你六根门头转正觉，开显的智慧境界越来越深厚，佛法上就叫觉行越来越深厚。达到“莫知其极”的时候，这不就成了觉行圆满了吗？!觉行圆满的是谁？是佛。当你证到“有国”的时候，你就成不动周圆的全体了。当你认识到“有国之母”的时候，就究竟一相，成就了“道我”、“唯我独尊”、“唯道独尊”，这就永恒存在（“可以长久”）、如如不动（“深根固柢”），彻底了脱了生死轮回之苦，究竟解脱（“长生久视之道”）。

……“莫知其极”，就是达到一相无相、无限周遍、真空绝对了，你能知道它的边界吗？“莫知其极，可以有国”。“莫知其极”才有国。“莫知其极”是真空绝对的无限，就是你的法身遍满，只有你的空性大我。只有空性大我就叫“有国”。这个“国”不是你当个国王，这跟老子讲的“治大国”是一个道理。国家代表全体，你法身遍满了不就是全体了吗？“有国之母，可以长久”，如果你当作国家的国，那“母”和“长久”就没法解释了。朱元璋有国了，他能永远不死吗？不是那个意思，这里的“有国”是指你见到显现的相，直下就见到不显现的根性了，根性周遍，就叫占领了“全国”，佛法上就叫不动周圆的意。你见到根性得成于忍，才知道六根门头唯有根性独尊独存，别无它有，这才叫“有国之母”。“母”是指真空绝对的根



性、真空本性，也指“道我”。这就表示你达到“唯道独尊”的一无所有的境界，就有一切了。这不就是一无所有的“莫知其极”正就是一切都有的宇宙万物吗?!

“有国之母”，“有国”是指的显现相。“母”就表示不显现的“道”、真空绝对的根性、真空本性。“有国之母”就是那个不显现的本体本性。你证“道”了，大顺于道了，就成就了“道我”、空性大我，当然就“可以长久”，永恒常住，如如不动，这就“是谓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

……树根为“母”。显现的是假的，不显现的才是真的。“有国之母”着重在叫你见到不显现的那个“母”，这个“母”就指的是“道”。不显现的“母”你怎么见到呢？就是全部显现的相来给你表达、证明。全部显现的相合起来就是全体，全体就是“全国”，如果只是一部分能叫国吗？叫“国”就表示全部、全体。但这里的“国”仍是显现的相，通过全部全体的显现相，就见到不显现的“母”，“母”就是道。明白了没有？（答：明白了。）

## 第五十章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动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盖闻善摄生者，陆行不遇兕虎，入军不被甲兵：兕无所投其角，虎无所措其爪，兵无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无死地。

这一章正是老子讲生死轮回的。“出生入死”，生死轮回老子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生之徒”有十分之三，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贪生怕死而求长生，求这一世活得长一点，还害怕死，但是他知道要死，只要求这一世长寿一点。长多少，他不知道。

另一类是“死之徒”，这一类是因为在人生中痛苦不堪，遇到各种困境忍受不了，想摆脱人生的各种烦恼，他不是求生而是求死。比如说债台高筑，一天追债务的逼着活不成，心想还不如死了的好，或者子女不孝顺的，希望早一点死。这一类是求死的，不求生，也占十分之三。

还有一类，“人之生，动之死地，亦十有三”，这个跟第一类的求生就不一样了，这一类的求生是追求更高级的长生不老。如修十善，到天上去，永远长生不老，求仙道的人就属于这一类人。这一类人因为为了长生，有为的操作追求长生不老，属于《楞严经》上叫的十种仙类。这一类长生跟

第一类不一样，第一类求生的是凡夫，这一类求生的是他想着修仙成道，上天堂。但因为求长生的修法、操作方法不对，不但没有长生，还被修法害了。此类亦有十分之三。以上三类就占了十分之九。

第一类人现在也能占十分之三，第二类人现在也能占十分之三，只有第三类人现在连十分之三怕都占不上了。但是第二类人现在可能增多了，麻烦着不想活的，因困苦、困难、困境没办法摆脱而求死的也不少。现在上吊的、服毒的、自杀的，你看多不多？多。有自死成的，有自死没成的，都是属于这一类。

第三类是有意识的求生长的，想长生不老。古代想长生不老的人相当多，但现在这一类人他也知道长生不了，这一类人没那个眼光了，一般不求了。但是“以其生生之厚”，结果第三类人也没有达到目的。

那么，这就是十分之九了，十分之九是生死轮回的，还剩下十分之一。十分之一在哪里？你看，就是下面的“善摄生者”。这十分之一是求解脱的一类，现在恐怕连百分之一都不到了，千分之一、万分之一都不到了。最后这类“善摄生者”，是求解脱的一类。要修道达到一相无相，或者说要见到不显露的本性，最后要进入“无死地”，这一类是走正道求正果的人。这一类人虽然少，但他的追求却是对的，修法也不错，最后就能达到常住永恒，这就是前面已经说过的，“长生久视之道”的追求者。追求“长生久视之道”的这一类，老子叫人“无死地”的境界，这一类要修到空性大我成就。修到这个程度上，只有空性大我了，就“陆行不遇兕虎，入军不被甲兵：兕无所投其角，虎无所措其爪，兵无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无死地”。“兕”就是犀牛，“虎”是老虎。“兕虎”把空性大我能伤害吗？不能。刀枪弓箭能杀死吗？不能。为什么？因为他把小我转成大我了，大我“无死地”，只有小我才有“死地”。

因为“兕无所投其角”，往哪里投？角能把那个虚空抵死吗？把虚空都抵不死，还想把真空抵死？“无死地”的空性大我“虎无所措其爪”，爪子往哪里去抓？角往哪里去投？兵刃往哪里去刺？修到空性大我，就“无所投”、“无所措”、“无所容”了。很明显，这一类修道者就彻底解脱了，无小我之命可要了，就是“无死地”了。

老子讲生死轮回的有十分之九，了脱生死的有十分之一。这是老子和老子以前时代的比例关系，现在这种比例已经不适合了，哪有十分之一的人求解脱呢？

……这是老子讲生命轮回的三种类型，一类是贪生怕死的，一类是各种原因求死而想摆脱困境的，还有一类是想尽各种办法要健康长寿的，但使用的方法不得当，求生反而害生。只有“善摄生者”以正确的修持方式、方法了脱了生死，“善摄生者”达到了“无死地”的境地，解脱了周转循环规律的制约。

……老子这里讲的“出生入死”，就是佛家人讲的生死轮回。人道上的人生死轮回是依“循业发现”展现生死轮回的，业是因人的身、口、意而造的。老子以造业的不同把人分为三类：一类是贪生、求生、追求长生；一类是不贪生、不求生、不追求长生；一类是追求更高层次的生命形态。这三类人基本上就把人道的人都概括全了。老子所说的各有十分之三，这是以他那个时代说的，现在到了末法时代，就不一定是这个比例了。还有一类叫“善摄生者”，这类人按老子所说，只能占十分之一。求生、贪生、求长生的第一类人，都注重这一生的生命形态，生怕丢失这种生命形态的存在，结果造身口意三业，形成出生入死的六道轮回之业。

第二类众生因在人道上生活的非常烦恼痛苦，自己不能自在做主，自己的生命控制在他人手中，任人宰割，非分而死，横祸而亡，甚至自己轻生而寻短见，摧残自己的生命。秦始皇修筑长城，埃及法老修建金字塔，隋炀帝开凿大运河，古今中外的各种军事大战，以及各种政治迫害，还有水旱瘟疫等自然灾害，都造成了天灾人祸的“死之徒”，这何止十分之三呢？举一例可知，古罗马一个具有一百万人的城市，一场瘟疫就死去了八十万。中国汉代人口高达五六千万，但因战争、饥荒，到三国时只有一千多万了，所以这类“死之徒”的确数量很大。

“人之生，动之死地”者，这类人有的是为求健康长寿，以各种办法来延年益寿，但使用方法不当，反而促使生命夭折。这类人中还有些是不求健康长寿，而是求转生到更高层次的善道上去，比如升天。有这种人生观的人，他一心行善做好事，但不一定此生追求长寿健康，甚至有些人还希望及早地升天，成神成仙，转生到更高一级的地方去。但现在这一类的人也不多了。

以上三类人，都在出生入死的六道轮回中，不能解脱生死轮回的痛苦，大多数人还不知道有生死轮回，基本上是靠因果报应而自然形成“出生入死”的。正如佛陀所说，循业发现“当处出生，随处灭尽”，生命是不会间断的，生命是连续的。这就是老子所说的“出生入死”的三类。

还有一类“善摄生者”，老子说这一类人占十分之一，其实这一类人现在就更少了，少之又少。什么叫“善摄生者”？实际上就是将物质形态的生命转为高层次信息态、能量态的生命形态之人。这类人转化为信息态、能量态，“兕虎”、“甲兵”、“角爪”、“兵刃”等物质形态没法相接触了，所以说“无死地”了。这种转化了的生命形态，物质态是无法伤害的，如风吹光，如刀断水，不起作用。这类“善摄生者”，有的已经跳出了六道轮回，再不“出生入死”了，也就是说，再没有生死的业力了。

这一章，世人曲解的很多，他不知道老子讲的什么。有的还找不着这十分之一了，因为他不知道佛家讲的六道轮回。老子是大圣，他怎么能不知道六道轮回和不讲六道轮回呢？他怎么能不讲跳出六道轮回呢？！

## 第五十四章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子孙以祭祀不辍。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国，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善建者”、“善抱者”就是指修道达到了究竟一相，与道相符，再永远“不拔”、“不脱”了。这就是“善建者”无建无拔，“善抱者”无抱无脱。你修到与道的一相相符，哪有拔处？哪有脱处？就叫拔无拔处，脱无脱处。

你看，老子的这个智慧，你要好好地理解，一相没有拔处，也没有脱处，这才是“善建”和“善抱”。能拔能脱者一定是二相，一相无内外，哪有拔处？哪有脱处？

一相不能脱，一相不能拔，一相不存在“辍”。“辍”是结束、停止、断绝的意思。“不辍”就是连绵不断，绳绳不绝。什么时候就“不辍”、“不脱”、“不拔”？只有达到了究竟一相、无二无别的时候，才能“不拔”、“不脱”、“不辍”。你在二相对待中，必然有辍、有脱、有拔。这里的“不辍”是指无间断的究竟一相，而不是指子孙的祭祀不绝，是用子孙的“祭祀不辍”来形容达到一相的境地。

前面的三句话，就讲的是一相无限的不显现的自体本根本性。你什么时候到“善建者”？你修到究竟一相了就是“善建者”，“善建者”不建。

你什么时候到“善抱者”？负阴抱阳都不是“善抱者”，二相归到一相就是“善抱者”，“善抱者”不抱。那什么时候是“子孙以祭祀不辍”？究竟一相了，就绵延不断。无边无际了，辍不辍？当然就不辍了。好！这个懂了，后面的就好懂了。

“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身就是要净化心灵、完善人格、升华境界。有德有行，唯有转变自己的心态，完善自己的德行，这才是真正的修德。你一天狡猾诡诈，坑蒙拐骗，结果自己没得上任何好处，还要堕三恶道。现在“修之于身”，心灵净化，人格完善，境界升华，善根福德召感，应有都有，这才真实了；又不堕三恶道，还能一直朝高层次走，这就是“其德乃真”。但这个“真”是对你个人而言，是你修行真正体悟到修道的好处。

“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行进了一步，不光是有益于自己，而且还有益于家人。这说明你的德行能影响一家了，也就是说，可以福佑一家了，带动一家了。“修之于家，其德乃余”，就是先把六亲眷属度化一下，表明你的德行增长超出了“修之于身”。

“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你的德行比“其德乃余”就更增长了，能福佑一乡了，能带动一方了，所以就叫“其德乃长”。

“修之于国，其德乃丰。”“丰”是丰满之意，表示你修道更加深厚丰满了，能福佑一国了，能影响一国了，就叫“其德乃丰”。

老子这是讲修道步步增益所达到的境界，也表示你的心量依次扩大，境界层次不断的提升，道德水平不断增益。“修之于身”的时候，你的境界、眼光只在自身上，只是利益你个人。“修之于家”的时候，就比个人更扩展了，心量也更大一点了。“修之于乡”的时候，就更扩展，心量就更大。“修之于国”的时候，就比“修之于乡”范围更大了，修道更深厚，更丰满了，心量扩大到一国了，表示比前面的境界层次更高了。

“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这是讲修德达到与道相符，从有限到了无限，从二相到了一相。“天下”就是佛家说的圆满十方。修德符道达到究竟一相、无限周遍的时候，“其德乃普”，能普遍于十方世界。这表示修道达到了圆满的程度，所以就叫与道相符，成就了道业，就能福佑普天下的众生，“其德乃普”，心量周遍了。

当你修德增益升华的过程中，心量就越来越大，福德善根就越来越深厚，智慧就越来越开显。那你救度你也好，救度六亲眷属也好，救度乡邻、一国人也好，救度天下苍生也好，你都要以修德所对应的境界来完成，你

的德修到哪里，就对应哪个层次。修到身的层次，就“以身观身”，心量只在自己身上，这个境界中就只能关心自己，还想不到利益别人。比如说，你认识到吃素的好处，既有益于自己的身体，还不杀生害命、残害众生，你修德得到了实际的利益和效应，然后才能让全家人也吃素。因你修德能影响全家人，全家人都在你的带动下吃素，这就已经“修之于家”了。如果你一家人吃素得到了好处，能影响一村一乡，能带动一村一乡人都食素，那你的修德就从己身的“真”，到了一家的“余”，再到一乡的“长”，一直到一国的“丰”，层层递进，说明你的德行感召的能力越来越大，你的心胸越来越扩展。如果能把食素普及到整个天下的众生，这不就成了佛国净土了吗？！

……“修之于天下”，让天下人都解脱，这个境界是你的心量扩大到普天下，你就能心想让普天下的人都解脱。心量多大，善心多大；善心多大，福佑众生的范围就有多大。所以，“以身观身”，心量在身上，只能利己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你的心量到哪里，境界就到哪个层次。你看，罗汉、缘觉、菩萨都有功能，都有五眼六通，但境界不一样，功能的程度不一样。唯有佛的五眼六通最究竟、最圆满，罗汉、缘觉、菩萨都赶不上。为什么？佛的心量周遍法界，其他的境界层次都有限。你的心量有多大，你功能作用的范围就有多大。你的心在哪里，神通功能就起作用在哪里。你看，罗汉入定才能知道光目女母在哪一道，但对佛来说，不管是行住坐卧，天眼当下能见一切，观察无量劫也没有限制。所以，“以天下观天下”的人，人家的心量遍布天下，所以就能知道天下人的任何事情。因为天下的一切都是他自身，都是他自身了就无所不知。这么说吧，你身上被跳蚤咬了一下，不管咬到哪处你都知道。为什么你都知道？（答：一相。）你的心遍满你的全身，所以你就知你全身的一切处。但旁边睡的一个人被咬了，你就不知道，因为你的心没扩展到别人身上，所以你不知道。

……心量扩大了，扩大到哪里就知道哪里。扩大到一天下就知道一天下，扩大到四天下就知道四天下，扩大到三千大千世界就知道三千大千世界，心量扩大到百三千大千世界，这就是初地菩萨的心量了；扩大到千三千大千世界，就是二地菩萨；扩大到万三千大千世界，就是三地菩萨；十地菩萨心遍十方，就知道十方世界了，但还没有达到如来的五眼六通，还不具备如来五眼六通的层次和境界。

所以，“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天下观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老子说，我怎么知道天下呢？人家的心是量周沙界，心量已经扩展到恒河沙世界了，所以天下的事情没有不知道的。“以此”道理，修道达到心量无限，其所知所见也就无量。

## 第十八章

**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

“大道废，有仁义”。老子讲“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是指绝对的大道丢失之后，就进入相对的小道。凡是相对的东西都不是大道，只能是小道。“大道废，有仁义”，就说明绝对的大道极化之后就演化，演化成相对的极性对待法和极性对待的相用。德、仁、义、礼都是绝对“道”显现出来的相对相用。“智慧出，有大伪”，智慧还是极性对待的境界，是绝对极化派生出来的极性属性，极性属性再演化，极性的观念就越深化、越极端、越坚固，一直到“有大伪”。再极性极化到“六亲不和”，就有孝慈出现，因为六亲不和的表现是没有孝慈。那反过来说，六亲不和的时候，才给你显现出孝慈来。同样的道理，“国家昏乱”就是因为没有忠臣着才国家昏乱。那反过来，你就知道，当国家昏乱的时候就显现出忠臣来。

老子在这里是表达什么呢？表达高层次的绝对境界丢失了，就出现低层次的对待现象。在低层次的对待现象中越发极化，极性观念就越深化越坚固，二极的对待就越明显，也越极端。所以你看，大道的非极性极化成相对的极性，就有仁义与不仁义的对待出现、智慧的真谛和愚痴的大伪的对待出现、六亲不和的无慈无孝和既孝又慈的对待出现、国家昏乱的奸佞和一心为国的忠臣的对待出现。在极性世界中，对待的双方不能单独存在，一方的出现皆以另一方为前提，相对的出现是以绝对为前提，大伪的出现是以智慧为前提，孝慈的出现是以六亲不和为前提，忠臣的出现是以国家的昏乱为前提。犹如太极图阳半的出现，那是以阴半为前提，同理，阴半的出现那是以阳半为前提。凡是极性世界极性对待的事物，无不以对方为存在的前提，任何极性的一端都不能独立存在。老子在这一章就是讲述这个道理，叫你要明白，相对中的事物都不是永恒不变的，都是互为条件的，

目的是让你要从相对回归绝对。

……有色出时，无色同时相对。当我的教鞭往这里一举，这不是有色吗？当下非教鞭的无色跟它同时存在。说这个是女的，肯定对面有个男的。你明白了这个道理，你就知道“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的道理。“仁义”、“智慧”、“大伪”、“孝慈”、“忠臣”、“昏乱”这些都是显现的事相，不管哪个层次，都是显现的表达不显现的，这个规律是死的，各个层次都能用，最高的也能用，“太极本无极”；最低也能用，吊脸的显现表达不显现的内心不高兴。

……大道是绝对的一相，极化破开之后就成相对的二相了。所以你看，这个“仁义”、“智慧”、“大伪”、“不和”、“孝慈”、“昏乱”、“忠臣”，都是对待的二相。二相对待中才有这些事相，一相中有没有？（答：没有。）所以，绝对的大道中没有相对的仁义、智伪、孝与不孝、慈与不慈、忠与不忠，只有进入了相对的境界，才有这些极性观念。这里重要的是，要知道老子说的“大道废”的含义，也就是要明白，一切相对都是从绝对而来。如果大道没废的时候，这一切相对的现象都不存在，这是这一章最核心的问题了。即使不知道“大道废”的人，也能知道后面的这些内容，但没有老子的大智慧，你不知道“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的根本根源在哪里。只有老子知道，这一切显现的相对事物的根源都来自绝对的不显现的本体本性，这就是圣者大智慧的作用。不然，一个普通正常思维的人，也都能理解“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的内容。

……从绝对的“大道废”，才给你显现出相对的“智慧”、“仁义”、“大伪”、“不和”、“孝慈”、“昏乱”、“忠臣”等事相来。那你就会推出，无真空绝对的大道不现一切相对的相，无绝对寂灭的本体本性就不现一切对待的运动变化相。现在有没有运动变化相？（答：有。）现在有没有对待相？（答：有。）有这些对待的运动变化相说明了什么问题？（答：有真空寂灭的本体本性。）当你见到一切运动变化的对待相时，你就知道有一个真空寂灭的本体本性。这就是这一章最核心的内容，但一般人不一定能理解老子的这个用意。

……“大道废”了，就有“仁义”、“智慧”、“大伪”、“孝慈”、“忠臣”、奸臣、不孝等极性对待相出现。你在这个世界上有没有对待相出现？（答：有。）有了你要干什么？就要见大道，因为无大道不现这一切对待相，见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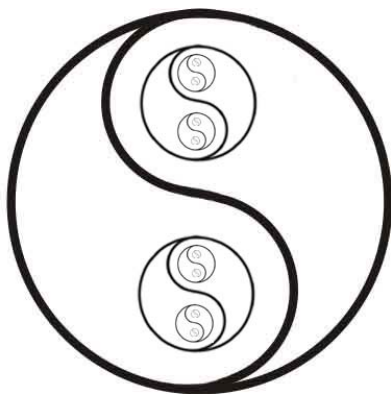


些对待相，就要见绝对的大道。这就是老子的本意。

## 第六十一章

大国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静胜牡，以静为下。故大国以下小国，则取小国；小国以下大国，则取大国。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国不过欲兼畜人，小国不过欲入事人。夫两者各得其所，大者宜为下。

整个《道德经》讲的是道和德的规律，道的状态和属性，是讲根本的规律和属性的。规律、属性讲清楚了，你就可以应用到每一个层次，每一个层次都能对应，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只要是绝对真理，那放之十方世界而皆准。就像朱熹说的“物物一太极”，你放到哪里都适合。既然是“物物一太极”，那太极就多得很了，但是太极只有一个。你看，太极图阴阳鱼都有个鱼眼，那个鱼眼还是一个小太极，小太极里边还有个鱼眼，那个鱼眼还是个小太极。所以，无穷的小鱼眼都是一太极，无穷的大鱼眼还是一太极。所以，无穷大、无穷小都全息着这个太极（指黑板上的太极图）。所以，就有无穷无尽的太极，但不管有多少太极，还只是一太极。



“易有太极”，孔老夫子说的这个“易”，正就是周敦颐讲的这个无极。“易有太极”，“易”是无极态，还有太极态。“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演万物。只有一个隐极性的宇宙万物之本源，老子叫“天下母”。你看，老子讲，“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无极就是“无名”，太极就是“有名”，这个（指无极圈）是“天地之始”。因为太极的阳半为天，阴半为地，太极阴阳两半所代表的天地的源头在哪里？就是“天地之始”。在哪里？“天地之始”就是无极。那这个（指太极图）就叫“有名”，“有名”是“万物之母”。所以，“万物之母”的太极从隐极性极化为显极性，也就是从隐极性的对待极化为显极性的对待。不管显极性的对待怎么演化，也就是说，显极性的因缘法怎么生灭变化，始终不离“物物一太极”。这就是说，太极的对待所生的宇宙万物还是二相的对待，这就是“物物一



太极”的含义了。你只要掌握了太极的阴阳两半这个规律，你认识了之后，宇宙万物个个层次，太极极性对待的规律都适用。

老子是圣者，他讲的是根本规律，但是为了让人们理解他讲的规律，往往用显而易见、明白易懂的事例来阐述根本的规律，而不是老子就事论事，给你讲国家、社会、个人所具有的一些世间俗法，但老子讲的规律可以适用于世间俗法，那只是一个应用的特例，不能掩盖老子在给人们阐述根本规律。如果不能从通俗的事例中认识这一点，那你会把老子说成权术家、阴谋家，或者是军事家、政治家、社会学家等等，你就是把老子说成一个最高的哲学家，那都是对老子的贬斥。因为老子是圣人，他阐述的是最根本的、最究竟的、最真实的规律。说实在的，叫个规律也把老子贬低了，老子所证的大道根本就没有规律可言，为了随顺世俗观念，叫个规律也可以。前面给你讲过，“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你只要有名和用语言去道，就不是老子所证的境界，一切文字言说就都成了曲解圣人本意的愚昧。

老子讲：“治大国，若烹小鲜。”怎么“治大国”？“大国”是老子用来阐述“道”的，而不是给你讲治大国的。这一章讲大国小国也是这样，借用大国小国来表明绝对的空性大我和相对的小我之间的关系。“治大国，若烹小鲜，以道莅天下”。如果你当作是治理大国的，那这与“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有什么关系？何况“非其鬼不神”、“圣人亦不伤人”，这和治大国、小国有什么关系？所以，这里的“治大国”跟下面的“大国者下流”，根本不是说治国的。就像讲太极的原理，把太极的原理讲清楚了，太极这个原理在大国跟小国这个层次能不能用？（答：能用。）照样能用嘛！你把大太极、小太极的关系讲清楚了，你的物物事事、各个层次领域就都能用，这就叫真理。

什么叫真理？如果你说的这个规律和理论能够普适到每一个层次上，那就是最根本、最究竟、最了义的真理。你把真空绝对的道理讲通了，也就是明白了绝对真理，那一切相对的万事万物中都能适用，在一切适用的层次都是这个规律的体现和应用。打个比方，你懂得有声无声只是闻性，这个根本问题解决了。然后你看，无声，老子就叫“大音希声”，是个最大的声；无相，老子说叫“大象无形”。你看佛陀说，虚空叫色边际相，虚空无形，无形还是个色。为什么？展现在眼根上的任何相，不管有色无色都是相，眼根上凡见相都是见性本身，因为那是见性中现出来的有色相、无

色相，故只有见性本身。同理，那无声还是个声，而且还是最大的声，凡展现在耳根上的任何相，不管是有声、无声的相，都是闻性中所显现的相。所以，凡耳根上的声相都是闻性本身。你明白了，有色无色只是见性，有声无声只是闻性，你就才能理解“大象无形”、“大音希声”。把根本的规律明白了，剩下的都是具体的应用。所以，叫“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他认为他这样解释合理，那是他在他那个层次上的认识；你认为你这样解释合理，那是你在你这个层次上的认识。所以，《道德经》古今中外不知有多少注本，多得很，因为在他的那个境界上他理解的就是那样。注解多得很，都是他那个境界上的体现。

“大国”是什么？就是你的真空本性，或者叫空性大我。你今天在小我中，你要从小我（小国）转到大我（大国），你不发大菩提心行不行？（答：不行。）

这一章的“大国”还是指空性大我，“小国”就是指肉体的小我。你把这个根本的规律讲清楚了，至于应用到国与国也能成，应用到大人跟小孩也能成，把这个规律套到所有的层次上去，都是正确的。这就是圣者的伟大处，他把究竟的规律掌握了，至于他的方便阐述，这都叫“说不可说”。圣者就是把不能说的东西，用他的语言给众生表达出来，目的是叫众生要理解。

老子给人们讲空性大我、真空本性，那太抽象了，怎么讲？那是个不能讲的真空绝对，但还要用大家能理解的内容让你明白，这就是佛陀说的，“说法者无法可说，是名说法”，也就是说个无说。我们反复讲的显现与不显现的道理，就是说不可说。不显现的真空绝对你怎么说？无法说，但不说你怎么知道？只好用你能理解的显现的相去表达那个抽象不显现的性。同理，不显现的那个现在叫个“大国”，你不就好理解了吗？不显现的那个“大国”就是你的真空本性。那真空本性怎么叫“下流”呢？所有的河流都流到哪里去了？（答：大海。）大海老子叫“百谷王”。所有的河流都装在“百谷王”中。这就是说，显现的一切相用都“装”在不显现的体性中。如果不显现的那个非常高大，显现的都够不着，那能装进去吗？装不进去。所以，“大国者下流”。事实上，不显现的本性是不是“装”着一切显现的相？（答：是。）你要装它的时候，你必须处在低位才能装进去。这是一种形象的说法，就表示所有的显现相都“装”在不显现的真空绝对的本体本性中。

但凡显现的总是有限的，不显现的那是无限周遍的。所以，“大国”代表不显现的、周遍无限的体性、空性大我，“大国”装着一切“小国”。要装进去一切，必须要放在低位，不然装不进去。本来显现的就显现在不显现的上面，不显现的就在下面。这是极为形象的表达，在引导众生的时候非常需要，等你明白了，这些话就都不需要了。

“大国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交”，一个是显现的“天下”，一个是不显现的“天下”。“天下之交”，就是天下显现的万事万物都交到哪里？都交到不显现的真空本体本性中。这就是我们说的，显现的都装在不显现中，有限的都装到无限中，相对的都装到绝对中。

“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静胜牡，以静为下”。“牝”就是雌性，“牡”是雄性。因为“牡”是阳，“牝”是阴，阴的表示不显现的、看不见的。“天下之交”交到哪里？交到“牝”，交到那个不显现的、看不见的、隐微的本体本性上。在这里“大国”就相当于“天下之牝”，天下一切显现的都交在不显现的“大国”的“牝”上。能理解这个道理吗？（答：能。）这个道理能理解就好办了。你就知道，这三句话就把老子要讲的境界展现出来了。

“天下之交，天下之牝”，还有的人解释成牝牡、男女的交合了，这真是风牛马不相及。男女之交、牝牡之交，那只是这个根本规律的一个应用，不懂得这一点就胡说去了。你看，有人把阳爻、阴爻就说成男女的生殖器。他这样说，不能说不对，但那只是一个特殊层次的应用。如果把规律变成具体的事相，不是愚昧就是无知。老子讲的是普遍规律，是用民众都能理解的说法，引导着叫你进入甚深微妙之处。不然的话，为什么讲衣帽鞋袜皆是棉花呢？那有什么用处？那用牝跟牡，人人都能理解。现在你就知道了，天下显现的一切法相事物、根尘识空、心身世界都交在哪里？交在“天下之牝”，交在不显现的本体本性中（牝）。你看，为什么叫牡丹，没叫牝丹？洛阳的牡丹很著名，叫牡丹是因为“牡”代表显现的，有看上的。叫个牝丹，是不显现的，什么都没有么，看什么？所以，“天下之交”就交在不显现的本体本性上、不显现的空性大我上。

“牝常以静胜牡”，这是规律，是谁都改变不了的规律。“牡”你看着厉害得很，叫自强不息，但最终叫谁胜了？就叫“牝”常“以静胜牡”。“牡”，自强不息，刚健奋进；“牝”，坤厚载物，含弘光大。举个平常显明的例子，男人发火，有智慧的女人一声不吭，你发完火了之后，还要给人家道歉去。

是不是道歉去？如果是个没智慧的女人，男人发火她也跟上发火，那不是火上浇油吗？这种没智慧的女人，最后的结果只能打架。这就是“牝常以静胜牡”。诸葛亮六出祁山主动进攻，司马懿经常被动固守，但主动进攻的诸葛亮最终还是失败了，而司马懿却是“牝常以静胜牡”。的确这是个规律，这是谁都没有办法改变的规律。那你现在就知道了，既然是牝胜牡，不是牡胜牝，这是个规律，那就处处都有事例。你（指一人）能举出个例子吗？

（答：水滴石穿。）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水柔弱石坚硬，但牝胜牡，滴水石穿。你说我是个石头，我坚硬得很，一定把水砸个稀巴烂，结果石头砸水去，一头扎进水中，沉到水底再上不来了。谁胜谁？牝胜牡。这样的例子到处都有。你再能举上一些例子吗？（答：还有舌头跟牙齿。）对嘛！到底已经有智慧了。牙齿掉光了，舌头到死还在。牝表示阴静，牡表示阳动。凡是阳动的东西，你看在哪里动？在不动上动。要明白，一切运动变化的在哪里运动变化？在不运动不变化的寂灭本体上运动变化，起自寂灭的本体，落到寂灭的本体，最后仍是牝胜牡。

静胜动，就是牝胜牡；阴胜阳，也是牝胜牡，这个规律千古不移。所以，你争什么平等？自然属性在那里平等着，你还争平等？女人要跟男人平等。其实，老子早都给你平反了，牝胜牡的规律不是给你平反了吗？

“以静为下”。那这里我们说的“牝”、“静”、“阴”，指的是不显现的本体本性，或空性大我。那个“小国”就是小我。

“故大国以下小国”。大国以上而能屈下，必然取小国，就是“则取小国”。“大国”的空性大我和“小国”的小我，是要“大国以下小国”。什么是“大国以下小国”？你的小我无量劫转了多少？（答：无量。）上一次是个猪猡，再上一世是天人，你无量劫轮回的小我有无量无边。但这些小我都装在哪里？（答：空性大我中。）空性大我变不变？（答：大我不变。）大我不变，把小我都装到里面了，这不就是“大国以下小国”吗？你变猪，大我接纳你；你变狗，大我接纳你，嫌不嫌弃你？不嫌弃。不嫌弃就是“大国以下小国”。所以，一切小我都装在大我中，这不是大国“则取小国”吗？！

“小国”是“大国”的所现物，无穷无尽的小我是空性大我中的所现物。你六道轮回中有多少小我？蚂蚁也是小我，老虎也是小我，天人也是小我，阿修罗也是小我，包括天主们都是小我。这都在哪里呢？“以下大国”，都是由“大国”产生的，没有大我就没有小我。所以，小我要依靠大我，依靠大我你才乞求人家，这就是“小国以下大国”。你看，小我怎么活

着？是靠空性大我活着，你小我只能乞求人家，也就是“小国以下大国，则取大国”，小我以下大我，则取大我。你看，我们的这个小我都取的是大我，依大我而生存，也就是乞求大我才能成立，这是规律，只是“百姓日用而不知”。百姓只是不知道有个空性大我，但是空性大我给你起作用着没有？（答：起作用着。）

这样说吧，小我的“小国”就是电灯泡，大我的“大国”就是电流，电灯泡要发光，是不是要乞求电？这就叫“则取电”，就是“则取大国”，靠的是电。

“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一个是得，一个是被得，就这么一个关系。空性大我装的是小我，这就是空性大我得到一切小我，这就是“下以取”。那么，“下而取”，小我依靠的是空性大我才能生存，所以仰着、依靠着，这是“下而取”，是被得到。

那么，“大国不过欲兼畜人”，这是什么意思？大国是干什么呢？不过就是把所有的小国都装到里面嘛！这很形象地表达了空性大我装着无穷无尽的小我，小我不过是“欲入事人”。你无量劫的小我，就要依靠人家空性大我，这就是“下而取”。现在能理解吗？（答：能理解。）

“夫两者各得其所”，懂得空性大我和小我的关系了，这就不是凡夫了，不是循业发现了，就成了妙用无穷了。我们经常说，大我小我不二。为什么不二？是一个东西。小我现在大我上，大我包含着一切小我，这就是显现的装在不显现中，显现的与不显现的同时同座，互相不排不拒，圆融无碍，根本就没有大我小我之分。所以，最后就各得其所，“两者各得其所”，都满足了自己的要求。为什么？小我心身世界的显现相和大我不显现的真空本性原本无二无别，犹如镜像与镜体无二无别。但你从像中来看的话，镜子装着镜像，就叫“下以取”；镜像依赖镜子而现，就是“下而取”。镜像和镜子这二者不是都满足了自己的所欲吗？以这个例子你就知道，大国与小国“两者各得其所”，空性大我和小我“两者各得其所”。那为什么说“大者宜为下”？因为镜像是生灭变化的，不能永恒存在的，镜子是如如不动的，随缘而现，把一切生灭变化的镜像都装在镜子中，这不是“大者宜为下”吗？同理，旷大劫无穷无尽的小我的生灭变化，都装在如如不动的空性大我中，这就是“大者宜为下”。应用到大国与小国，亦是“大者宜为下”。

观世音菩萨怎么救度众生？（答：愿以什么身得度现什么身。）空性大

我的观世音菩萨，法身的观世音菩萨，要救水火去，就要现一个救水火的观世音菩萨，这也是“各得其所”。大我利用小我这个工具起妙用，小我利用大我的这个本体本性才能够起作用来运作施为，这不是“各得其所”吗？大我是借小我来起妙用，行使愿力所设定的程序，小我是靠大我才能起这个作用，这也是“两者各得其所”。如果没有空性大我，那你的这个小我不就是一堆烂肉吗？所以你看，你死了之后，你的空性大我不通过这个小我的仪器了，就再不能起作用了，就像电不通过灯泡了，就不发光了。电与灯泡“各得其所”。

……不显现的空性大我是永恒存在的，大我要妙用要现化，就要依靠法身的大我才能现化各种应化身。那现化完了应化身就没有了，但法身永恒存在，只是应以什么身得度就显现什么身，显现的就在不显现上显现，所以不显现的总在下，这就是“大者宜为下”。

把这个规律讲清楚了，你现在用到大国与小国上、大人与小孩上，能不能用？照样能用。你要不推到究竟上的时候，只以事相来讲，那你只能用到事相上，理相上就不能用了。为什么大多数注解《老子》的人都就事论事呢？因为他们都是后来的学问家、学者，而不是修证、体悟、证悟绝对真理的人。不修证了，他就根本不知道老子说的什么，只能依文解义，解不通了就从文字上去牵强附会，说这个字原来是什么，应该是什么，就陷入文字游戏，把本来清楚明白的道理反而叫人给说复杂了，以致后来的学人就无所适从了，找不到规律了。

……你没必要辩论，你再辩论，他没有领悟到那个境界，怎么能知道呢？圣道是留给修习圣道之人的指月之指。有善根福德的人，依照圣人的经文，完成自己的修习过程，这就是功德胜利。别人说你解的对不对，你可以对他负责地按绝对真理去讲，至于人们接受不接受，那就看他的善根福德了。如来涅槃后，阿难还在世，有个法师给他的弟子把经文说错了，阿难给这个小和尚说，你把经念错了，小和尚说那是我师父教下的。阿难叫他给他师父讲，把经文教错了。但小和尚的师父一听，不但不改正，还指责阿难老糊涂了，不要听阿难的。你遇上这样的人有什么办法？等到阎王爷审判的时候已经迟了，后悔来不及了。

……如果说用投票来证明对错，那不就太荒唐了吗？真理没在投票的多少上，掌握绝对真理的人，历代都是少数人。少数人怎么能投过多数人呢？如果把真理用投票来鉴定，那这个人非愚即蠢。王阳明的“花不

看时花不在”被批判了多少年，直到量子力学证明“世界依观察者而存在”，西方量子科学家把王阳明推崇为量子力学的鼻祖，一些愚人才不批判了。真理根本就在少数人手里，如果多数人说那是真理，那就不是真理了。何以故？“下士闻道大笑之，弗笑，不足以为道。”你管他认可不认可，没必要，只要你们心里能明白就行了。

## 第六十章

**治大国若烹小鲜，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非其神不伤人，圣人亦不伤人。夫两不相伤，故德交归焉。**

老子是用通俗的人能理解的话来讲深刻的道理，但世人真的就当“治大国，若烹小鲜”。“小鲜”就是小鱼，这里不是讲治国，治国只是一个应用，老子阐述的是大道。这里的“治大国”，佛法上就叫发大菩提心，心胸远大。那“治小国”呢？就是求佛保佑，心胸小，只想得眼前利益，这就是治小国。《地藏经》上讲，如果回向自身和自家眷属三生受乐，如果回向法界众生万世都用不完。你是“治大国”还是“治小国”？“治大国”就是发大菩提心，追求无上觉道，救度一切众生，这就是“治大国”。那“治小国”呢？追求眼前的小恩小惠。你的心量有多大，国就有多大。你的心量是十方，这就是“治大国”。

什么是“烹小鲜”？这是指具体的修法。你真能发大菩提心，佛经上讲，一发心就到果位。光一个发大心就到了成佛的果位，发心佛跟果地佛是一个佛。《华严经》上讲，修佛法先要发菩提心，唯发大菩提心最为重要，就一杆子扎到底了。所以，“治大国，若烹小鲜”，愿力越大，修法就越简单，光发心就到了。你真心发了菩提心，就没修法了，修法简单着就如烹小鱼一样。烹鱼，大鱼还需要翻，小鱼需要不需要翻？（答：不需要。）不需要，就表示自自然然地让它去烹。一发大愿后没修法了，修法就简单着“若烹小鲜”。这就是讲，你只要心量大，眼光远，就一定能发出无上大愿，因你发无上菩提大愿的心，你的心态当下就改变了，而你的智慧当下也就不一样了。何以故？你的目标锁定在一定要追求无上菩提，而且一定能成就无上菩提。为什么要成就无上菩提呢？就是为救度一切众生，让一切众生也要成就无上菩提。这样的大心胸、大眼光，本身就是大智慧。一入手就把心态修好了，一开始就把方向锁定了，就少走弯路，一下子就清除了



无穷无尽的修行障碍，自然就把境界提升了，智慧顿时就得到了开显。所以，在往后的修法中，就简单明了，方便善巧，无为自然。应用到治国上，就表示你有大心胸、大眼光、大智慧、大愿心，一心为众生服务，一心为解脱众生着想，这就是你“治大国”的作略。有这样的目的打算，有这样为百姓服务的高境界，那你治国的时候就轻松愉快、简单明了、无为自在。做个国王就是垂裳而治，需要不需要作为？（答：不需要。）圣君明主就是这样。

“烹小鲜”是不作为，无为之意。你有大心量、大誓大愿的时候，境界层次一下子就提升了。地藏菩萨为什么神通广大？是因为地藏菩萨的大愿超过其他菩萨的大愿。佛陀讲，供养求愿其他大菩萨多少劫，还不如供养求愿地藏菩萨吃一顿饭的工夫。这就是愿力大，自然威神之力就不一样了，神通功能都激发出来了。所以，“治大国，若烹小鲜”这是老子讲修道要发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你的修法就简单了，甚至无修无证。因为你的心一下子跟菩提心相契合了，也就是说，你的心量跟无极本体相契合了。你已经把心量放到无限的境界上了，然后修法就简单的再不能简单了。懂了没有？（答：懂了。）

愚人说圣道，圣道也愚。俗人讲老子，老子也俗。所以，那是圣人的善巧方便。你看，佛陀在《法华经》上一开始就讲，我四十年来就给你们经常讲这个譬喻、方便，现在要讲真实了。同样，一切圣人给境界层次低的众生，总是用善巧方便的比喻来引导。你懂得这个道理之后，你把它用来做国王，那首先是你做国王干什么？做国王的目的打算是干什么？也就是说，你自己问自己，为什么要当国王？为什么要“治大国”？这也能应用，说我当这个国王，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你看，人家康熙做国王的信念是“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

“以道莅天下”，“莅”是到、临、面临之意，亦有治理之意。老子是以“治大国”来比喻，你要发大愿心才能“以道莅天下”。所以，“以道莅天下”，是你要把大道推行到天下，这就是发大愿的根本所在；应用到治国上，这也是你治国的根本所在。“以道莅天下”，就是要推行大道，让天下人都修道、悟道、证道、得道，让天下人都修道证果得到解脱，这不是你的大誓愿、大眼光、大心胸、大智慧吗？应用到治国上，你就要将“道之理”遍行天下，让天下的百姓都能学道之理、行道之理、得道之理、传道之理，这就是“以道莅天下”的具体应用。

……你发大菩提心，要追求无上觉道，要救度一切众生，那你干什么都要“以道莅天下”。天下的万事万物你都以道临之、以道治理之、以道为标准而来行事。比如，你见我这个教鞭，也要“以道莅天下”。你见我这个教鞭，怎么“以道莅天下”呢？见到教鞭这个显现的相，直下就要见到有真空绝对的见性，所谓见相见性，这就是“以道莅天下”。直下见任何一个显现的相，你要明白，它在给你表达有不显现的真空绝对的体性。有这个知见也好，有这个转正觉的智慧也好，有这个直下明心见性的境界也好，这都是“以道莅天下”。一个圣君明主治理一个国家，提倡圣贤之道，推行圣贤之道，具体落实圣贤之道，让天下百姓实践圣贤之道，这就是“以道莅天下”的应用。

你能明白，凡显现的相处都是不显现的道体本身，你就发现，你见闻觉知的一切，无非是真空绝对的本体本性本身。至于显现的幻化相，那都是我的自心现量，是因我的业信息结构作用于真空绝对的本体而产生的循业现相。不管循业发现什么样的自心现量，你要心里明白，这些现量都是我真空本性本身。不管我见闻觉知什么现量，“性现量真空”。也就是说，见什么现量都是真空本性本身，所谓见闻觉知什么，真空就是什么；见闻觉知什么，根性就是什么。你如此对应见闻觉知的一切，这就叫“以道莅天下”。

“以道莅天下”，也就是说天下的万事万物，无一不是“道”本身。反过来说，无真空绝对的“道”，就无天下的万事万物，故见天下的万事万物直下就见真空绝对的“道”。同理，无真空寂灭的“道”，就不现一切运动变化的相，见一切运动变化的相即见真空寂灭的“道”。“天下”不就是一切运动变化的相吗？那“以道莅天下”，就是要你见一切运动变化的相，直下就见真空寂灭的“道”，一切运动变化的相跟真空寂灭的“道”无二无别、只是一个，这才是真正的“以道莅天下”。或者说，见天下万物的显现相，直下就见不显现的“道”，这就是“以道莅天下”。

“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如果真的能见天下的万事万物都是“以道莅天下”，都展现道本身。你如果有这样大智慧的境界，鬼也不神。也就是说，天下没有你不明白的事情，没有神秘不可知的事情，一切幽冥虚玄的事物都一目了然了，明明白白了，清清楚楚了，这就叫“其鬼不神”。这里的“神”不是鬼神的神，这里的“鬼”也不是神鬼的鬼。老子说的“其鬼不神”，就是你再没有迷惑不解的事了，就连幽幽冥冥的鬼神也不起作用了。

何以故？你知道天下万事万物无非是道本身，那鬼也是道本身，鬼的一些功能神通和危害也不出于道，也是道本身。你抓住了只有道，“唯道独尊”，那还有鬼吗？鬼都没有，还起什么鬼的神通呢？这是指“以道莅天下”，你就明彻一切，对天下一切幽冥虚玄的事物没有你不透亮的，也没有你不能折服的。何以故？“以道莅天下”，天下的万事万物都是你自身了，“唯我独尊”，只有一个立体真空的“自己”，如果鬼还神，那就不是“唯我独尊”了，那也不是“以道莅天下”了。你只要“以道莅天下”，那些天地鬼神、魑魅魍魉以及一切神通变化，都对你毫无作用。正如佛陀所说：“汝等一人发真归元，此十方空皆悉消殒，云何空中所有国土而不振裂？汝辈修禅饰三摩地，十方菩萨及诸无漏大阿罗汉，心精通膈，当处湛然。一切魔王及与鬼神诸凡夫天，见其宫殿无故崩裂，大地振坼，水陆飞腾，无不惊懼。凡夫昏暗，不觉迁讹。彼等咸得五种神通，唯除漏尽，恋此尘劳，如何令汝摧裂其处？是故鬼神、及诸天魔、魍魉妖精，于三昧时，佥来恼汝。然彼诸魔虽有大怒，彼尘劳内，汝妙觉中，如风吹光，如刀断水，了不相触。汝如沸汤，彼如坚冰，暖气渐邻，不日消殒。徒恃神力，但为其客，成就破乱，由汝心中五阴主人，主人若迷，客得其便。当处禅那，觉悟无惑，则彼魔事无奈汝何。”

“以道莅天下”，就是要求大道、行大道、证大道、得大道，绝不以神通小技迷惑自心，要追求无上觉道，不追求神通功能，这就是“以道莅天下”。如果你追求神通功能，求点感应，得点小技，那就不是“以道莅天下”了，那就成了以非道莅天下。你看，现在好多人修习修道就修偏了，追求功能，追求小技，求点感应，就忘记了“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的道理。你以大道莅天下的话，就是真的有鬼神作祟，就是如来说的如风吹光、如刀断水，毫无影响。你看《了凡四训》上，那个书生救人一命，坏了替死鬼的好事，另外一个鬼教唆说，他把你的好事坏了，你怎么不去祸害他？你看这个替死鬼怎么说，我哪里敢祸害人家。这说明了什么？（答：“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那个鬼能不能使用功能神通来害书生？（答：不能。）这只是一个小小的应用。真正“以道莅天下”，达到“唯道独尊”，只有“道我”独存时，什么鬼神都不存在，连存在都不存在，还谈什么神不神！为什么？大道囊括一切。相对装到哪里？（答：绝对。）那鬼是相对还是绝对？（答：相对。）道呢？（答：绝对。）你是绝对，他怎么能祸害你？何况“以道莅天下”，就没有相对的存在，所以“其鬼不神”。

“以道莅天下”的时候，你成了道的化身，谁能奈何你？就是对一个有道的人你使鬼点子，那犹如摸高压线，自取灭亡。而对有道人来说，把你的那点鬼点子真是“如风吹光，如刀断水”。拿刀断水，那能断吗？用风吹光，那能灭吗？“其鬼不神”，使不上鬼点子。好多人害怕别人害他，你害怕别人害你，你一定没有“以道莅天下”。你“以道莅天下”了，首先你不害怕，其次才是别人害不了你。你看，申生的毒饭能害了佛陀吗？为什么害不了？因为佛陀“以道莅天下”，“唯道独尊”，“唯我独尊”，他怎么害？把毒饭吃上都没有危害。为什么？佛陀说，我内心没毒，什么毒也毒不了我。这就是“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给你说，真空绝对的本性不受任何影响，那受不受鬼神的功能影响？（答：不受。）“其鬼不神”。所以你要记住，神通功能大不过业力，业力大不过愿力。所以，“治大国”还是“治小国”？（答：治大国。）“治大国”就是要发大愿，一发大愿，就把神通、业力都超越了，都清除了。你发了大愿的人，鬼神都不能左右你。一发菩提心，三界众生都要尊崇你，你成天人师了，天人都要保护你，尊敬你。所以，这个修法是“治大国，若烹小鲜”，简单不简单？（答：简单。）发不发菩提心？（答：发。）

“非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你看，这就是说，不是鬼不神，不是鬼的功能消失了，而是鬼的神通功能不起作用了。因为他的那是小菜一碟，你的绝对的大道把他的神通小技都融化在你的大道中，就不起作用了。他的那点小神通小功能在不在？在，但“其神不伤人”。他的那个功能能不能对“以道莅天下”的人起感应？根本不起感应。不但不起感应，他干的坏事，以大道的威神之力使害人的恶心的业力反而自我戕害，犹如偷割高压线，反被高压电触死。所以你看，药师琉璃光如来说，你念我的名号，他以恶心恶咒害你，就反回到他身上危害他自己去了。

“以道莅天下”，鬼和神都伤不了人。神比鬼高了一层，没德行就叫鬼，有德行就叫神；有福德就叫神，没福德就叫鬼。你看，舍利弗坐禅，有一个大力鬼故意往他头上砸了一拳，结果大力鬼当即就堕地狱。

……道是什么？道是真空寂灭。鬼神能伤真空寂灭吗？你把真空寂灭开上几炮，能伤害真空寂灭吗？（答：不能。）你以原子弹来炸大道，哪怕宇宙星系爆炸，超星系爆炸，能把“道”伤了吗？连空气都不能伤，连虚空都不能伤，你还能把真空的“道”伤害吗？！

你看，佛陀说，“一者、假使如世间劫火起时，烧三千大千世界，经于

七日，其火洞然猛焰极炽，于世界中洞彻无边，如来在中安住金刚三摩地，不加功德诸力自在，任运清凉坦然安泰，平等清净常乐我净，是故三摩地法甚深奇特，善哉善哉，无可比较。

二者、如来向洞然猛焰，在大火之中，住金刚三摩地者经行坐立，一切行住无有障碍。如来端严高显金色威力之身，光明殊特影蔽一切诸恶趣门，无有杂秽悉皆清净，是故如来三摩地，则有甚希奇特之法。

三者、假使如上世界乃至大洞然之火，如来在中入金刚三摩地，得阎浮世界广博严净，譬如自在天宫，以如来自在力尽得清凉，则是世尊住三摩地，甚希奇特之法。

四者、三界火然，大地通同洞然炽盛，如来在中住金刚三摩地时，自然得感有流泉浴池，名华软草细滑青翠，如迦遮隣地触软清净，氤氲香气不可有比。如来在中安住自在，神力甚希奇特之法。

五者、如上大火彻下，下火彻上，悉皆洞然，如来在中住金刚三摩地时，自然有八功德水，清凉浴池沐浴如来。何者为八？一者心得快乐如入禅定，二者轻安，三者软滑，四者澄虚性净，五者无诸秽浊，六者清莹净彻，七者常饮安善，八者多饮无患。消除烦恼得常乐清净，则是如来圣力甚希奇特之法。

六者、世间大火洞然不休不息，如来在中住金刚三摩地，坐卧安禅自然快乐，和畅轻安如清凉之风来飘佛身，譬如清净之水沐浴身心，适性安隐快乐清泰无有譬喻。如人极热得遇大树，厚荫凉风吹体悦意，安乐三昧圣力无比不可思议，尽皆清净如来圣性甚希奇特之法。

七者、假使大千世界大火洞然，如来在中住金刚三摩地，自然涌出清凉池沼，出大莲华，有无量诸华以为眷属，其华氤氲香洁无胜，光彩映发如大日轮晃耀无比。如来在中不可譬喻，睹者悦豫欢喜开悟，进趣菩提不可说尽，则是如来甚希奇特之法。

八者、上有大火下彻阎浮，满中洞然炽焰赫奕，如来在中住金刚三摩地，自在安坐入于三昧，快乐无比，量同虚空。自然出现有大香园，出妙鲜果，复有五种殊异之华，喞钵罗华、芬陀利华、般头摩华、俱物头华、摩诃曼陀罗华，五彩映发香洁鲜明。异种殊妙不可称计，见者欢喜，自然证得三禅适意悦乐无尽，则是如来甚希奇特之法。

九者、假使百千世界大火炽焰极盛无边，如来在中住金刚三摩地，坐立行住安禅在定，自在神用圣力无比，自然现出百千诸佛，百千净土不可

思议。如来圣性令一切菩萨睹现神力，修入寂灭菩提究竟，金刚佛地常乐我净，则是如来神通自在，甚希奇特之法。

十者、假使无极劫火炽盛猛焰，无有休歇，焰火洞然，如来在中入此金刚三摩地，自然如来现出阿耨大池，于其池中出大莲华，百宝妙色庄严相映，晖曜如日，世间无譬不可名说。其大莲华遍于三千大千，一切法界靡不周遍，其华晃曜放大光色等如虚空。忽有声言：如来本所有大誓愿，当令无数诸大菩萨一切众生，悉令证入毘卢遮那真如法藏清净性海金刚三摩地，速证无上正等菩提，则是如来金刚大智甚希奇特之法。”

如来入此金刚三摩地，就是老子讲的“以道莅天下”，你看一切劫火都伤害不了如来，如来所居地照样是七宝池、八功德水、名华遍地、相网庄严、香气无比、安隐快乐、常乐我净、自在清凉。

“非其神不伤人，圣人亦不伤人。”非但神通功能不能伤害有道的圣人，圣人也不会去伤害他们。证道的圣人就是大道本身，大道怎么伤大道呢？圣人一相，鬼神也是大道本身，“以道莅天下”，则同体无伤。圣人证道，是同体大悲心、无缘大慈心，怎么能伤人伤众生呢？圣人发大愿要救度一切众生，还能伤人去吗？那伤人了就不叫圣人了。你（指一人）原来拿上菜刀去伤人，现在修道了，就不伤人了，那你还没成圣人，何况成了圣人的人怎么能伤人呢？！

“夫两不相伤，故德交归焉。”什么叫“两不相伤”？你看，鬼、神、人都是大道显现的相，大道就是不显现的本体本性本根本来。显现与不显现是性相不二的关系，是体相用一如的关系，是小我和大我只是一个的关系，所以“两不相伤”。因为二者同一本体，怎么能相伤呢？！显现的就是那个不显现的本体本身，伤不伤？当然不伤。

……显现的相等于不显现的本体本性，只是一个，老子叫“故德交归焉”。这不就是“万法归一”吗？二相归一相了。也就是我们讲的，一切万有都归空性大我。僧肇叫“会万物为己者，其唯圣人乎”。会万物就是自己，万物是显现，自己是空性大我。你什么时候知道显现的宇宙万物，就是不显现的真空本性、空性大我本身，这就叫“德交归焉”。你修德修着跟“道”一样了，修德符道，就与万物“德交归焉”。明白了没有？（答：明白了。）

## 第六十五章

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知此两者亦稽式，常知稽式，是谓玄德。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然后乃至大顺。

“古之善为道者”，对老子来说的“古之善为道者”，这对我们来说就更远古了。老子离我们已经快三千年了，这个“古之善为道者”，至少是老子前几千年的得道者。可想而知，上古、远古为道的人要比现在多得多。

前面讲过，“生之徒”、“死之徒”、“人之生动之死地”者各有十分之三，这十分之三都是生死轮回的，还有十分之一是修道的。你想，十分之一修道的人，那个数量就很可观了。那你想一想，中国现在十四亿人，十四分之一是多少？1.4亿人。按老子时的这个比例关系，就应当有1.4亿人求大道。但现在有没有？唉哟！连一千四百个人你都找不着。可想而知，古代求大道的人多不多？多得很！

那“古之善为道者”，这是老子讲“为道”，不要拉到国家、社会、政治上去解释。“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因这两句话，一些人就批判老子，说老子是愚民政策。老子作为一个圣人，他度化着叫众生要解脱，如果老子主张愚民政策，那能解脱众生吗？（答：不能。）那你说“将以愚之”是什么意思？（答：是让百姓超越极性，进入非极性。）这里老子是讲两种文明，就是后面说的两种“稽式”，也就是两种模式。这两种模式是指的什么？就是我们交龙文化讲的“软件性文明”和“硬件性文明”。

“非以明民”，就是不走“硬件性文明”的道路。你看，硬件性文明是把你引导着攀缘外境，执著外境，执著显现的相，然后就把人心变的狡猾诡诈，不求道德，不求生命层次的提高，只求这一生的享福作乐，满足自己这一生个人的感官享乐，这就叫“明民”。你看，现在人就都追求硬件性文明，都走硬件性文明的道路。他不追求真空绝对、一相无相、不动周圆、清净本然的本体本性而彻底解脱，他追求的是超高速、超音速的器具，求形而下的“器”，不求形而上的“道”。你看，全世界的人都在追求跑得快的、杀伤力大的器具，而不是净化心灵、完善人格、升华境界、开显智慧，总在争贪夺抢中要争个优胜，一切都在硬件性感官的满足上做文章，无非是要创造出一个功效非常强大的、技术非常超前的、压制对方的筹码，其实只不过都是强化毒蛇猛兽的爪牙而已。你看，把人类都引导到邪知邪见上去了，把人引导着一天都追求知识的增长而不追求道德的解脱；追求享乐而不追求提升生命层次的智慧开显；追求名闻利养而不追求心地的明彻；

追求如何使自己更舒服而不追求“唯道独尊”的究竟解脱；追求如何使自己获得更多的私利而不追求大公无私的慈悲喜舍；追求奸诈诡猾而不追求诚信素朴。一句话，就是只追求硬件性的所谓感官享受型的“文明”，而不追求软件性真正大智慧解脱的文明。

这两种文明的“稽式”出发点不一样，最终的果报也不一样，但老子明确地说，以硬件性文明治国（“以智治国”）是“国之贼”，以软件性文明治国（“不以智治国”）是“国之福”。老子这里说的“国”，根本的仍然是指你的心。一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究竟是追求硬件性文明，还是追求软件性文明呢？从老子的经文中知道，只有追求软件性文明才是正确的人生道路，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正确道路。能知道这一点，就是老子说的“常知稽式，是谓玄德”。一个人明白了活着的价值，就在于开显自己本具的智慧，断除烦恼，求得彻底解脱，才能为他人奉献，为他人服务。所以，净化心灵、完善人格、升华境界、开显智慧，把自己的软件性文明先建立好，再去帮助别人建立软件性文明，使人人都追求究竟的解脱。能明白这一种软件性文明的“稽式”，这个人就具备了很深厚、很高尚的道德品质，老子就把这个叫“玄德”。

前面我们讲的，你能够明白显现的与不显现的、立体镜像与立体真空大圆镜无二无别，只是一个，这个就叫“玄德”。你就知道，“玄德”的确是“深矣，远矣，与物反矣”。为什么？“玄德”是不追求硬件性文明，而追求软件性文明。追求软件性文明，要达到唯我独尊的究竟解脱，这不是“深矣，远矣”吗？！软件性文明的终极追求正就是一相无相的、无限周遍的、真空绝对的、永恒存在的“玄德”；而硬件性文明追求的是二相有相的、有限局部的、感官欲乐的物质享受。他不管生死轮回的痛苦，只要满足眼前的感官欲乐，连因果都不相信。也就是说，只追求浅层次的、可见闻觉知的对待事物为其目的。老子把这种对硬件性文明的追求，就叫“物”的追求。所以说，软件性文明“玄德”的追求“与物反矣”。那“玄德”的追求要达到什么目的呢？老子说，“然后乃至大顺”。什么叫“乃至大顺”？就是从追求软件性文明的目标开始，也就是说，从净化心灵、完善人格、升华境界、开显智慧开始，最终达到于道大顺，也就是成就“道我”，我就是道，道就是我，道与我不二无分，这就叫“乃至大顺”。

所以，学习这一章你就知道，老子叫你从个人心地的修养开始，一直要达到唯道独尊、唯我独尊的“玄德”。这是人生的终极目标，也是人类社



会文明的终极目标。你不按照这种正确的目标前进，就人心难治、民心难治、国家难治，人类社会就根本谈不上有文明存在，这就叫心之贼、民之贼、国之贼、玄德之贼、大顺于道之贼。所以，“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也就是说，“善为道者”要引导人们走软件性文明的道路，不走硬件性文明的道路。

……硬件性文明把人的所有心思都放在物质享受的追求上，都放在争贪夺抢的自我满足上，根本不知道有更高級的“享受”，所谓法乐无穷，解脱自在。愚人不知道更高級的“享受”，一味地发展硬件性文明，虽然满足了一时感官物质的享受，但却给自己带来了软件有序化的破坏，而且还给自己的未来种下了无穷无尽的祸殃。所以，走硬件性文明的道路，必然就走向死胡同，这也是“稽式”，也是一种发展模式的必然结果。什么结果？追求硬件性文明，人类文明就必然衰落，最终走向死胡同，无法存在。

……你用这样的生存方式生存的时候，这个人类社会的文明必然要毁灭，必然要消灭。所以，硬件性文明的道路就导致了一茬一茬、一次又一次的人类文明消亡。走硬件性文明的道路，追求感官欲乐，攀缘外境，根本不知道外境是什么。也就是说，光知道显现的，永远不知道不显现的，生命层次越降越低，人越来越没道德，越来越残酷，越来越狡诈诡猾，越来越世风浇漓，最后导致极端的争贪夺抢，这就把人类文明毁灭了。每次的人类文明不就是这样被破坏了吗？你（指一人）不是梦着女娲娘娘的时候，洪水泛滥，那一次的文明毁掉了。不知道有多少茬的人类文明像割韭菜一样的割掉了。有些人猜测，说我们这一次的文明已经是第五次人类文明了。那是乱喊的！不知道已经有多少茬了。当人寿到减劫的时候，寿命越短的时候，周转循环就越快了。所以，不能“明民”啊！这里的“明民”不是我们说的明白的明，这里的“明民”是指人们狡猾诡诈、争贪夺抢的技巧非常厉害。比如说，有一个贼把你所有的保险柜都能打开，这个人的技术高超，本领非常，这样的“明”就把社会扰乱了，这不就多一些盗跖、大盗，那天下能安然吗？

你看，原子弹的出现，这就是“明民”、“以智治国”的结果。“明民”、“以智治国”导致的结果，现在天下能安然吗？美国有了原子弹，当时的苏联不能没有；苏联有了原子弹，中国说，苏美两国有，中国不能没有。现在有核国家越来越多，到后来就个个都有了。如果原子弹像鸡蛋一样，家家都有，这样“明民”、“以智治国”，天下能安宁吗？所以，“善为道者，

非以明民”，不能把老百姓引导着一天追求奇淫技巧走硬件性文明的这个道路。一切圣贤都不主张走硬件性文明，都不让走争贪夺抢的科技竞争发展的这个道路，他知道走科技这个道路必然要走入死胡同。

你看，《庄子》上讲：“子贡南游于楚，反于晋，过汉阴，见一丈人方将为圃畦，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搢搢然用力甚多而见功寡。子贡曰：‘有械于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见功多，夫子不欲乎？’为圃者仰而视之曰：‘奈何？’曰：‘凿木为机，后重前轻，挈水若抽。数如泆汤，其名为槲。’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闻之吾师，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子贡瞠然惭，俯而不对。”子贡见到一老人凿井用瓮取水来浇菜，他建议用桔槔取水浇菜，老人反而不高兴地对子贡说：年轻人啊！我从我老师那里听说，有机械的人必有机巧的事，有机巧事的人必定有机巧奸诈的心。如果机巧奸诈的心蕴于胸中，那纯朴的道心就不能完备；纯朴的道心不俱全，你的内心就不安定；一个内心不安定的人必然不追求大道，为道所抛弃。我不是不知道用机械来取水，而是以为羞耻不用罢了。子贡听了感到惭愧，低头无语。你看，庄子就不主张发展机械、机巧、机事、机心，因为走这一条科技硬件性文明的道路，必然就不走软件性文明为道的追求。所以，科学技术的发展那是人类文明走入歧途的必然。

现在已经进入硬件性文明很长时期了，硬件性文明已经给人类展现出了不可估量的危害，许多科学人士和思想家、哲学家都已经认识到科学的危害了，有些人认为科学将会成为毁坏人类的魔鬼。为什么呢？因为硬件性文明的人类只知道科学带来的眼前利益，根本不顾科学带来的危害是什么。比如，有些地方良田都被重金属污染后永远不能使用了，水质污染不能饮用了，土地污染不能种庄稼了，连居住的人都只能离乡背井、远避他方。未来科学的发展直接影响着人类未来的生存环境，人们只知道舔刀尖蜜，根本不知道有割舌之患。而且还有一些人更愚昧地认为，科学发展出现的问题会用科学得到解决，这是一种极端错误的认识。整个人类社会崇尚科学的时候，它就像一匹脱缰的野马，谁也驾驭不了了。何况科学越发展，人的心灵人格越下堕，要形成人类的共识是不可能的，就像赌博汉一样，你晓之以理他根本听不进去。科学发展到一定程度，你连自己国内的一个研究所都驾驭不了了，何况要影响其他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呢？所以，

想叫科学来解决科学的问题，那是十分幼稚的想法。一个受了科学利益的人，他只是自私地满足自己的利益，他不会考虑全人类全世界的问题。就像有些人为了发表他的发明创造，为了自己的名利，他会不顾一切的去研究一些不能研究的问题。谁有能力去消除科学带来的危害呢？谁有财力物力去治理环境的污染呢？谁都不想花费自己的精力财力去改变人类生存的环境。谁能保证人类的思想认识会越来越大公无私？谁有足够的权力威信来改变人类的思想认识和哲学观念？就像一个吸了毒的人一样，由于他的毒瘾使他放不下毒品了。同理，人类因科学带来眼前利益的时候，也不能放弃他自己已有的生存方式，他会越来越依赖科学技术的应用，就像毒瘾越重的人越依赖毒品才能生存的一样。

硬件性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谁也驾驭不了了，你想用科学来解决科学的问题，那只能是恶性循环，在灾难上雪上加霜，为解决问题带来的问题反而更严重了。所以，让硬件性文明改变自身的缺陷，那是科学家的一种幻想。一切圣贤很早就发现，人类走硬件性文明其代价是毁坏人类的生存环境，更重要的是破坏人类的心灵人格。老子讲“不尚贤，使民不争”，你越崇尚科技的发明创造，就势必造成骑虎难下的人类社会局面。如果人类认识不到这一点，这就说明人类已经远离了圣贤大智慧的指导，人类已经在硬件性文明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了。只有让人类受到圣贤之道、圣贤文化、圣贤文明的熏陶教育，才有可能驾驭科学，但这只是在某种程度上的改善，问题是科学技术这只“猛虎”自身就有伤害其它生命的危险，所以圣贤人早都反对发展硬件性文明。硬件性文明已经不知在人类经历过多少次了，所以有智慧的圣者有五眼六通，他知道十方世界无始劫来人类文明发展变化的历程，他知道当人类步入硬件性文明的时期，这个时候人心已经自私自利非常严重了，才走硬件性文明的道路。从英国圈地运动、工业革命开始，科技的目的是不是造福人类，而是满足一些人的自私自利，它是为了征服别人、掠夺别人而发展起来的。直到今天，科学家大多数的发明创造都有意无意地用来超过对方、压制对方、征服对方，最终目的是为了给自己攫取更多的名和利，甚至粗到只考虑得点金钱上的利益。发展科技的动机从一开始就不良不纯，直到现在真正想利益大众、利益人类这样的想法，也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和模糊的观念中，一切的发明创造实际上真正的出发点在于利己。有一些能够真正利益大众的发明创造，往往还不受大多数人的青睐。

硬件性文明发展到现在，弊端越来越严重，迫使人们认识到软件性文明的重要性，但当你认识到的时候，你已经无力回天了。中国古圣先贤主张的无为自然、道法自然的自然生存方式，已不受人们的重视了，但“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这是谁都违背不了的规律。你科学越发展，你越占科学的便宜，你的“有余”就越多，在“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的规律迫使下，天灾人祸是意想不到的，自然召感必然会出现。老子讲“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我们主张回归自然，这是挽救人类社会的唯一方式，什么都要适可而止，不能违背自然法则。人类要按自然规律、自然法则而生存，也要与自然规律、自然法则相适应，老子就叫大顺于道、唯道是从。人类的出路在于人类心灵人格的净化和完善上，使人类的生存和自然规律的运行相适应、相契合，就是真正体现“天人合一”的生存方式。这种生存方式是人类以自己善心、善念、善良、善行所做的善事必然会得到的，所谓“善和谐”的天人合一的良性运行方式，根本的出路就是人类再不能盲目地极化硬件性文明的生存方式了，要以古圣先贤的大智慧来决定并指导人类命运的前途，这将是关乎每一个人生活方式的大问题，也是人类根本出路的大问题。所以，要用老子“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的深邃道理，应用到人类社会就叫：以硬件性文明指导人类社会这是人类生存之贼，以软件性文明指导人类社会这是人类生存之福。老子讲这两种规律是人类运行所采取的两种生存方式，这两种人类的生存方式老子称为“稽式”。如果你能够明白这两种生存方式的利害关系，就谓之“玄德”，也就是说，你已经有很深的智慧和德行了。老子要叫我们走软件性文明的道路，圣人的眼光是极为深远的，所以“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与物反矣”，这是说软件性文明与硬件性文明不同而相反，硬件性文明导致人类走上死胡同，而软件性文明将引导人们大顺于道，道法自然，彻底改善人类的生存环境和开显人类本具的智慧，提升人的生命层次和转换人的生命形态。

……科学走的是硬件性文明的道路，所谓带来的“福音”只是眼前的蝇头小利，对人类长远的软件性文明的解脱来说，的确是危害人类的“魔鬼”。科学的未来的确关乎人类的命运，能够认识到老庄大智慧对人类文明的负责，这不是每个人都能够认识的，但圣贤之道主张的软件性文明才能帮你认识到现代科技文明的弊端。人们往往有一个错误的观念，认为不发展科技，人类的生活资源就不充足，这是一种错觉，也是一些人要发展科

技的理由，其实不然，科技的发展都是为获得更多的私利而做为动力的，其实人类走软件性文明的道路，就会因人类福德善根的共业召感，而产生足够的绰绰有余的生活资源。也就是说，只要人类顺应自然、道法自然、天人合一，自然界就必然会满足人类生活的一切需求。

……心是境，境是心，心净土净，心平世界平，心好环境好，心善人类社会祥和，天下百姓仁慈互爱。如佛陀讲，在弥勒佛出现的时代，人们的心灵美好、人格完善、德行具足，自然召感地湧七宝，四大宝藏自发开显；香美稻种，一种七获，谷稼滋茂，无有草秽；如意果树，香美无比，充满国界；七宝香花弥布其地，八功德水到处流淌；街道巷陌，处处有明珠柱照耀四方。人无疾病，寿命八万四千岁而无夭折，根本就无我们五浊恶世的“怨贼劫窃之患”、恶风沙尘暴之苦，更无水火刀兵、饥馑毒害之难。所以，人们要明白，世间的一切事事物物皆是循业发现，依善恶业自动召感而成。文殊菩萨过处遍地七宝，吾人行处则是尘土瓦砾。弥勒时的四大宝藏乃佛及百姓共业的召感所现，一切皆是“众生福德本事果报”，非是人为技巧所造！

众生福德从何而生？从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等六度所积累而具有。众生共同修心、修慧、修身、修戒，则福德善根自然深厚，厚德则可载物，自然世界祥瑞，物产自然湧现。如弥勒佛时地出七茬“粳米，亦无皮裹，极为香美”，营养丰富，能量充足；“自然树上生衣，极细柔软，人取著之，如今郁单越人自然树上生衣而无有异”。衣食住行皆是循业召感，恶业恶报，善业善报，绝非人力技巧而致，故圣贤之道重在修心修慧，而不重在科技创造。因为人的心灵人格不净化、不完善，就不能召感环境美好，即使人为创造得些眼前利益，那只是暂时的，必将被人为极化的负效应所抵消，甚至造成热力学上不可逆转的后患！如：人乘汽车之便，却招来空气污染的危害。人们在享受科技的利益之时，却要付出生命财产的代价。诸如水质、食品的毒害，以及物种变异和各种毒害滋生。故从长远来看，得不偿失，波峰多高，波谷多低，“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享益之时祸患随生，欢欣之时忧苦相随，“功德天”与“黑暗女”不相舍离，只是迟早的问题！

佛陀在《大宝积经》上讲：“迦叶，尔时大王闻二童子得出家已，即以太子令绍王位，王与九百九十九子、八万四千夫人、五千大臣及诸人民，以净信心离于欲火，舍家出家，一切俱往诣妙花佛，到已顶礼佛足，白妙

花佛言：‘世尊，我等欲求出家，愿佛听许，令得出家。’迦叶，时妙花佛知诸大众信心清净，悉听出家，住比丘法。

迦叶，尔时大王第一太子，登位七日，内自思惟：‘我终不舍萨婆若心，何用如是王位宝财，为欲所缚？我终不舍无上菩提。’作是念已，发心出家，于十五日游四天下，说此偈言：

我父及亲属	皆悉已出家	无量亿众生	为法亦出家
我今乐出家	不乐住五欲	一心求出道	欲诣导师所
若发心出家	离诸欲火者	应速随我法	离难甚难得
不发出家心	不远离欲火	安心在居家	安住于实法

迦叶，时彼童子说此偈时，四天下中，无一众生乐在家者，皆悉发心，愿求出家。迦叶，时妙花如来，知诸众生心信清净，求出家已。妙花如来于四天下一切城邑、村落，悉作化佛及比丘僧。迦叶，时四天下一切众生，无有一人住在家者，以净信心，离于欲火，悉得出家。彼诸众生既出家已，不须种植，其地自然生诸粳米，诸树自然生诸衣服，一切诸天供侍给使。”

所以，不净化心灵、不完善人格的任何奇淫技巧，皆不能真正造福人类，只能是太极的阴阳两半相与共存，互为存在的前提，根本就不存在唯阳（利）无阴（害）式的幻想。所以，人类的出路只能是在心地上做功夫——净化心灵、完善人格、升华境界、开显智慧！只有心态的转变，才能改变世界环境；只有智慧的开显，才能无为而无不为；只有道德仁义、慈悲喜舍的心灵人格成就，自然世界就美好吉庆。否则，全是徒劳无益，人类只是在自己戕害自己，自己愚昧自己，最后落个两败俱伤，心身与世界悉皆恶化，结局是同归于尽！何去何从，愿人类深思之！共选择之！愿继承圣贤的大智慧，化导自私自利之愚痴，开辟万世吉庆祥和的智慧人生，建立天人合一、心境不二的人类解脱之道和美德和善的光彩世界！

……圣贤之道就是害怕世道人心“机械”，“机械”两个字在古代是贬意。古人说：“心中无机械，安身处处牢。”过去“机械”是狡猾诡诈的代名词，指心地浇漓诡诈。现在人类都要“机械”化，你看变了没有？“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有机心天下必然大乱。今天你的一切器具机械、科学技术都在扰乱社会，连科学家现在也认识到科学是双刃剑，你得多少益，就要受多少害，而且害是长久的，叫贻害无穷。益的确是眼前的、短暂的，犹如舔刀尖蜜，得一点蜜味却割烂了舌头。

科技的发展只能浇漓人心，只能破坏人类道德水平的提升，反而把人

人都变成小人之心。诸如，有偿使用权、专利权、发明权、创造权等等限制，技术互相封锁，使人心更为奸诈，更为自私自利。这种硬件性文明的发展，必然使人类社会退化，使人类文明凋落。软件性文明提升引导人类文明趋向高层次，唯恐学人不能悟道、证道、得道，不但不会使人产生自私嫉妒之心，而是“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如古代禅宗大师想尽一切办法要使弟子明心见性，毫无保留地将圣贤之道传于后人，唯恐后人不及！所以，百丈禅师讲：“见于师齐，减师半德。见过于师，方堪传授。”软件性文明都期望后者胜于前者，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如果走软件性文明的道路，人类文明就会良性循环，人心越来越纯朴，利他奉献之心越来越认同，自私自利之心就得以净化，大公无私之心就得以开显，世界就越来越祥和，天人合一的程度越来越深化，结果必然蔚成新文明、新文化的大格局。众生共同善根福德的召感，必然产生不可思议的自然景象，就会有自然和谐，物产自然，生活自然，直到断除抻食，产生禅悦食以及更高级的不食不饮之生存方式，直到法身遍满，究竟一相，不生不灭，永恒存在。这就是大家常常诵念的“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速会无为舍；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早同法性身”。

……科技是双刃剑，从一九〇〇年到二〇〇〇年，这一百年内有人统计，光汽车一项死亡的人数多达数以千万计，何况还有摩托车呢？火车呢？飞机呢？轮船呢？加起来到底有多少？有人估计比两次世界大战死伤的人数还要多。但人类已经走到了硬件性文明的道路上，个个都对科技认同了，所以就熟视无睹了。一般人一说到战争都恐惧害怕，但把机械的发展、科技的发展还叫文明，这个文明的代价是什么？伤亡的人数比世界大战还多，何况精神的污染、心灵的残害，对全人类的危害就更为严重了。人心的溃败导致人身的堕落，人的软件程序的紊乱破坏其影响更为深远。例如，光手机一项，将全人类长幼老小全都陷入着魔的状态中，害得多少家庭无法生存，多少幼童、学生陷在网瘾毒中无法继续学习，大人也被影响的人性扭曲，意识观念严重地污染，低俗黄色等不健康的内容泛滥成灾，要说硬件性文明的各种危害，实在是罄竹难书。

……硬件性文明已形成不可阻挡的趋势，个人竞争、团体竞争、企业竞争、国与国之间竞争，整个人类社会无处不在竞争，竞争已形成了不可阻挡的洪流。这样的“明民”“明”到什么时候？“明”到人人贪、瞋、痴、慢、疑、嫉妒等恶心恶念炽盛，人心越来越狠毒，最后就召感饥馑劫、瘟

疫劫、战争劫必然产生，所谓天灾人祸层出不穷，最后非要毁掉人类社会不可。更为可怜的是人类的愚昧和无知，不知道一切天灾人祸是人心溃败的恶业召致而来，还在那里怨天尤人；不知道从自己心身的所作所为去找原因，而在人类文明整体下堕的过程中集体欺骗，集体沉沦，共赴火坑，至死不悟，不以悲哉！

……最后，这个人类就被骑虎难下的科技全摧毁了。随着人类恶心的增盛，互相之间的杀伐征战在所难免，终究高科技的人类战争使人类的生存面目全非。正如爱因斯坦所预料的，以后的人类大战使用的武器就是石头。所以，老子讲“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这的确是圣者老子的大智慧。圣贤之道不叫你满足感官的享乐，不叫你追求攀缘外境。因你越攀缘外境，就越不明白外境是什么，越不知道显现的东西是什么，你就更不知道显现的东西那是不显现的所显现的，而显现的机制原理是循业发现，非是无缘无故的自然产生，亦非无缘无故的人为创造。你所遭遇的自然现象和看起来是人为的创造发明，其根本机制原理是因人类共业的召感必然产生，所以人类唯一的出路，就是净化心灵、完善人格、升华境界、开显智慧。这就是老子所说的“非以明民，将以愚之”、“不以智治国，国之福”的道理。

……人道不能往高层次输送人才，不能提升人类的生命层次，不能转换高境界的生命形态，这个人类社会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因为这样的人类生存，只能把众生引导着往三恶道堕，把一条向高层次输送人才的道路给堵塞了，不能提升生命层次了，这样的人类就无文明可谈了，必然要遭受毁灭性的灾难。《山海经》记载的好多事情都是曾经产生的高科技现象，因为高，必然导致毁灭。比如《山海经》讲的许多功能现象那不是神话，而是曾经有过的科技现象。人类走硬件性文明的道路，就再没有追求软件性文明解脱的人了，于是人类就走入了死胡同。

……光知道自我利益，光知道自私自利的争贪夺抢，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奉献人生。像李玉东这样的人，就是老子所说的“愚之”者，没利的事情抢着干，吃亏的事情乐意干，这在“明”的人看来就是愚人。那为什么叫愚人呢？因为人人都自私自利，人人都为自己争贪夺抢，人们把这样的事情认同为很正常了。所以，你不争贪夺抢，你不自私自利，人们反而就认为不正常。有一个报纸刊登了一则学雷锋的事迹，而这个助人为乐的人，家人就认为他神经不正常，脑子进水了，居然多次被送入精神病院。精神



病院说这个人没病，但家人和周围的人都认为他有病，极不正常。所以，像李玉东老人这样的都是“神经极端不正常”的人。正因为世道人心成这个样子了，佛菩萨都不敢公开出现，只能默默无闻，韬光养晦，做一些他该做的事情。你要是给今天的人说尧王时代的许由，那不成了现在人的笑料了吗？！

追求软件性文明就能净化心灵、完善人格、升华境界、开显智慧。用这样的文明熏陶，就会达到无我利他的高境界，以无私奉献的精神就把人类的生命层次整个地提高了。现在恰好相反，人人都是自私自利，没利的事情不想干，吃亏的事情绝不干，这种不良的社会风气越来越严重。何以故？“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拜物主义、享乐主义、愚昧的认识、无知的观念，越来越充斥整个人类社会，所以“民之难治”，是因民心奸诈、自私自利的小聪明越来越多，从而使社会的治理要付出的代价越来越沉重。

……“以其智多”，不是大公无私的智慧多，而是奸心械意、狡猾诡诈的小聪明越来越“明”，越来越“智”，自私自利、追求享乐、不明大道的人越来越多。这样的人越多，所以就“民之难治”。现在虽说是难治，但还没有到所谓难治的程度，因为圣贤之道还在，虽是末法时期了，还有一部分人向往圣贤之道，追求圣贤之道，实践圣贤之道，而这些少数人却对人类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维系着人类社会某种程度的安定祥和。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明明德”就是要开显你本具的智慧，把那个不显现的本体本性找着。“亲民”，就是民与民之间要亲爱，亲爱到什么程度？亲爱到同体大悲心。“止于至善”就是“明明德”与“亲民”二者都要达到圆满。实际上这是三代以前的教学方法，《礼记》中把它记载下来了，并非是后来的人著述，而是后来的人讲解记录下来的内容。老子在这里说的“非以明民，将以愚之”。这里的“愚之”不是愚昧，这里的“愚之”就是“明明德”、“亲民”要达到至善圆满的境界，这才是“古之善为道者”的教法。那这个“明民”呢？是违背“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的大学之道的。“明民”的教法只教你着眼于显现的相，从显现的相中如何取得更多的物质享受，如何争贪夺抢来满足小我的自私自利，而不是从显现的相中见到不显现的本性，开显空性的大我，培养大公无私的精神，把奉献人生作为一种乐趣，从而见到根性、真空本性彻底解脱。

……现在是叫你满足感官享乐，攀缘外境，追求自私自利，叫你知识

充满，叫你天天不知道还有解脱之道，只知道有个人的私利，这样的硬件性文明人人都会赞同认可，人人都认为这是正确的。为什么？现在到了圣贤之道衰落的时代了，全世界的人都越来越不认可了，就连教书育人的大学都成了培养木匠、铁匠的地方。你看，现在最著名的大学都培养什么？无非是培养类似木匠、铁匠的所谓人才，这样的人才可能创造发明各种科学技术，但不能净化人类的心灵、完善人类的人格，不能提升人类生命层次的境界，更不能开显本具的大智慧而解脱。相反，每一项发明创造都在坚固人们的贪欲妄想，都在引导人们见相著相，攀缘外境，越来越坚固人类趣外奔逸的感官认识，从而远离了见相见性、见物明心的圣贤大智慧，也就是违背了“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的圣贤之道。

……真正的人类文明要有落脚点，要以道德和智慧做为标准。如果只以生活条件的优越作为衡量标准，爱因斯坦把这种衡量标准叫做“猪栏生活”。的确，猪饱食终日，无所事事，无所用心，如果追求好逸恶劳的所谓幸福生活，这是浪费人生的最大错误，不知道享福消福，不知道逸乐使人愚昧，也不知道享福逸乐使人堕落，最终在生命不间断的轮转中越堕越低，越来越不能解脱，这将是人生最为悲哀的选择。但是，当今的人类社会有多少人认识到这一点？人们都是糊里糊涂地生活，糊里糊涂地建立邪知邪见，糊里糊涂地坚固自私贪欲的妄想，糊里糊涂地走向痛苦的深渊，糊里糊涂地浪费宝贵的人身，糊里糊涂地与圣贤之道擦肩而过，糊里糊涂地生，糊里糊涂地死，糊里糊涂地断送自己的法身慧命，不以悲夫?!愿未来有善根的人学习圣贤之道，追求圣贤之道，实践圣贤之道，将自己转凡成圣，彻底解脱旷大劫来的生死轮回之苦，提升自己的生命层次，和高层次高境界的圣者为伍，这将是正确的人生选择。何以故？人道是一个六道轮回中的中转站。人道是你旅途中的一个旅馆，你只是在这里住几天罢了，绝非是你营造安乐窝的地方。你要在这个“旅店”里用“几天的时间”完成你生命层次提升的伟大转变，这你就没白住几天旅店。除此之外的一切目的和追求，都是毫无意义、毫无价值的浪费生命。

……你看，现在人类绝大多数人追求的是享福作乐，企求的是饱食终日，安逸舒适。这种“猪栏生活”，正是因为这些人根本不明白生命是轮回周转的，头脑里根本就没有因果的观念，根本不了解生命的真实存在，浑浑噩噩、愚愚昧昧的推天度日。一旦堕落到恶道，这就万劫难复。但这种不明真相的糊涂人无人引导，无人开化，就眼睁睁地虚度光阴，愿有缘的

众生早日从迷雾中走出来，从梦幻中醒过来。“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早同法性身”，你能认识你有法性身，你能认识你有空性的大我，你能认识痛苦的根源就在于这个小我，你能认识转小我为大我，脱离生死轮回，提高你的生命层次。回过头来你再看一看你的“猪栏生活”，多么可怕，多么愚昧，多么危险，那时你就会庆幸你有善知识的引导，走了一条软件性文明的道路。

……必须要走软件性文明的道路，提升自己低层次的生命形态，净化心灵，完善人格，升华境界，开显智慧，把你的生命层次提高。提高之后回头一看，吓了一跳，唉哟！差点从那个“猪圈”里跑不出来了。如果现在叫一个人去当猪王，享受猪王的丰厚待遇，有没有人想去？同理，假如让高层次的生命形态在人道上当个人王，享受人王的生活待遇，就像今天叫你当猪王一样可怕痛苦，没人想去。生命层次的差别，你从这个比喻中好好地体悟一下，你就知道圣人在人间创立圣贤之道的目的何在，就在于让众生提高生命层次，转变生命形态。

……罪业已经造下了，必然要在三恶道上去消。在恶道上消业的时间越长，软件上恶道的信息结构就越多，就算业报结束转成人，不是生在边地下贱就是五官不齐，不是头脑愚笨就是贪瞋痴严重，再要往上提升生命层次困难就更大了，因为你这个人带来的软件的信息结构不好。比如，地狱出来的人瞋恨心重，饿鬼道上出来的人私心重，畜生道上出来的人愚痴心重，只有人道上的人比较聪明，天道上来的人因为整天逸乐，没有学习圣贤之道的智慧，都不如人道上做人的信息结构。人身难得，圣贤之道难遇。得了人身最重要的是追求圣贤之道，学习圣人的大智慧，成就彻底的解脱，这是人道人类永远最伟大的事业。

……不学圣贤之道，你光追求硬件性文明的人，下一次不能得人身。只有追求软件性文明的人，学习圣贤之道的人，不但能转人，更重要的是他还可以修成罗汉、缘觉、菩萨，一直到成佛，最终法身遍满，大觉、圆觉彻底解脱，永不在六道中。你看，如果人类社会把这两类文明不认识，必然要把人类引到邪道上去。此两种“稽式”，就是这两个模式必须要明白。“常知稽式，是谓玄德”，常常要知道这两种人类文明的方向，千万不要走硬件性文明的道路，这就是“古之善为道者”所告诫人们的箴言。

……“玄德”的定义是什么？五十一章讲：“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前面讲了，就不再重复了。我们不显现的、隐微的本

体本性是真空绝对的，它能够妙有万物，妙有下的万物还是真空本性本身，所以“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为什么“生而不有”？循业发现的那一切东西存在不存在？（答：不存在。）根本就不存在。给你今天比喻，就像梦境空华一样不存在。梦境空华本不存在，有没有梦境空华？没有。那镜像有没有？（答：没有。）你怎么知道镜像没有？（答：镜像要是存在的话，那镜子转个方向，镜像就应该还在。）你要明白，镜子里生下的镜像根本就没有生。如果镜像真的有，那我能把镜子拿起来吗？如果镜像生了，我就举不起来了。假如有一碗满满的水，十五的月影落进去，要是月影是真的，那水就应当溢出来。如果你懂得表面张力的话，你就知道水是高出碗边的，那是表面张力的作用导致的。镜像不增镜，水月不溢水。同理，立体真空大圆镜上的立体镜像也不增减大圆镜本身，因为你今天见到的立体镜像跟水月镜花完全相同，只是你的境界认识还没有到那个层次，在妄想颠倒中不知道这个道理，不以愚乎？！能认识这些道理，老子就称为“玄德”。

……所以，“生”、“为”、“长”的显现相，直下就是“不有”、“不恃”、“不宰”的不显现的本体。当你知道水晶球上显现的影像和不显现的水晶球本体是一个东西，这就叫“玄德”。软件性文明不追求显现的幻化相，而是通过幻化相见到不显现的本体本性。如果能“常知”这种“稽式”的道理，那你明白，这就跟“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一个道理。所以，老子说：“常知稽式，是谓玄德。”这两类文明，一个追求显现的感官享乐，一个是追求不显现的本体本性，当你知道显现的跟不显现的是一个东西的时候，就“是谓玄德”。换句话说，不显现的软件性文明在哪里？就是显现的硬件性文明。你能在显现的硬件性文明中见到不显现的软件性文明，而且还能知道，二者无二无别，只是一个，这就是“玄德”。

“玄德深矣远矣”。你要知道，一切显现的东西都是不显现的本体妙现、妙有而成的。对圣者来说，对“古之善为道者”来说，那是妙有，妙现出来的；对老百姓来说，那是循业发现得来的，所以“玄德深矣远矣”。“玄德”是什么？无极就代表一无所有的“玄”，虽然什么都没有，但它不断灭，不死寂，能生万物，所以就叫“德”。一无所有的本体本性能够妙现一切，是个“活物”，把这个“活物”就叫“玄德”。“玄德”幽深、幽隐，广大无边，所以老子就叫“玄德，深矣远矣”。因为“玄德”真空绝对、周遍无限、永恒常住、一相无相，所以“玄德，深矣远矣”，要多深就有多深，要多远就有多远，幽深而无底，远大而无外，当然“与物反矣”。何以故？凡物都

是有形有限的、可以见闻觉知的显现相，“玄德深矣远矣”，是无形无限的、不可见闻觉知不显现的体性，所以正好与物相反。

“然后乃至大顺”，叫你认识了“玄德”和物的不同属性及两种模式，一个是硬件性文明所追求的“物”，一个是软件性文明所追求的“玄德”，明白了这两种“稽式”间的关系和道理。也就是说，你明白了显现与不显现的关系和机制原理，你知道显现的就是不显现的本身，自然你就会“乃至大顺”。也就是说，显现的心身世界和不显现的本体本性完全合一，无二无别，最后归到“唯道独尊”，只是一个“道我”，这就“大顺于道”了！

## 第六十四章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其脆易泮，其微易散。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为者败之，执者失之。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民之从事，常于几成而败之。不慎终也。慎终如始，则无败事。是以圣人欲不欲，不贵难得之货；学不学，复众人之所过。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

“其安易持”，“安”指安稳、安定。一个安稳安定的事物当然就能够持久，一个剧烈运动变化的事物就不能够持久。这个好理解，但从修法里面讲，就是我们说的“心安则道隆”。你心地上不安稳，烦恼妄念纷飞，你的修道就不能前进，不能兴盛。所以，心地安稳了，就容易持久长安。“易持”就是持久的意思。从“易持”到“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都是讲由小到大的渐修渐进过程。比如念佛，你没妄念，你念得又轻松又愉快，很快就能达到一心，这个时间就会长久。如果你心上不安，妄念纷飞就乱了，就不能保持清静一心的状态。不能保持清静一心的状态，当然就不能持久。

“其未兆易谋”，“兆”就是显现出来，有萌芽了。“未兆”就是没有显现，没有征兆，没有产生变异的现象，用佛法来说，就是定业还没现前，这个时候你要谋划进行的事情就容易成功。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防患于未然”。一切事物在未兆的时候，你的计划打算都容易实施，都容易落实，都容易进行。比如说，你的某一种恶业还未展现的时候，你提前修身、修戒、修心、修慧，就容易清除，不让它展现成为定业。或者说，让重业变成轻业，轻业变个没业，没恶业就会积累更多的善根福德。比如说一个小

树苗，你及早地培植，就不会长成弯曲不直的无用之材。如果已经长成碗口粗的歪脖子，那你就没办法了。有些疾病也是这样，及早发现就容易治。这里老子讲修道，一个修习人知道自己的习气毛病，及早用修身、修戒、修心、修慧的四修来对治，那就轻而易举地过去了。犹如抽了几个月的烟，还未形成坚固的烟瘾，就容易戒掉。如果抽了三、四十年的烟瘾，就不容易戒掉了。儒家人讲的“喜怒哀乐之未发”的时候，你就容易保持本体本性，等到已发之后，恢复就困难了。

“其脆易泮”，“泮”是分散破开来之意。一个脆的东西就容易破开来。你看，一个竹笋刚长出来的时候容易折断，但长成老竹子就折不断了。“其微易散”，一个细小的东西就容易分解分散。这两个比喻是老子让人们利用优势、利用有利的条件来修习。当我们贪瞋痴慢疑还没有形成习气，没有形成气候的时候，就容易改变它，就容易清除它，这就叫“易泮”、“易散”。一旦形成坚固妄想了，那就不容易改变，也不容易清除了。前面这几句话的目的是在修行中，把一切修行的障碍消灭在萌芽状态。老子让我们借助有利条件清除一切修行的障碍，这个有利的条件也可能是空间，也可能是时间，也可能是心情，也可能是方法，利用这些有利的因素来克服我们修行过程中的各种不利因素。修是什么呢？就是把以前不端不正的把它扶正，把该清除的清除，该理顺的理顺。

……种庄稼也是这样，你要趁着还有粮食吃，赶快要把庄稼种好，不失时机，先把庄稼种上，下一年才有吃的。等着没吃的了再种就来不及了，这就是成语所说的“未雨绸缪”。修行的过程更是这样，一个人要降伏其心，如何降伏其心？我们的众生心是不定的，随外界条件尽管在变化，环境变了心就变了，“心本无生因境有”，那你就掌握这个规律，不要叫环境变化来影响你。从时间来说，你要及早修行，不然老年无三昧。趁着你年轻，精力充沛，修行就非常有利，等着年纪大了，精力跟不上了，就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坐在那里就打瞌睡，掉举了，妄心来了。“其微易散”，“微”是小的，你修行没有功底不就是小吗？没有功底就容易打乱你的修行境地，所以“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为之于未有”，在你烦恼还没产生的时候，你就要做好理论上的准备，选择好修法，做好心理上的准备。然后当你对治贪、瞋、痴、慢、疑、嫉妒的众生心的时候，你已经理论上通达了，修法上掌握了，心理上有了准备，你再来对治它的时候就容易了，这不就是“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吗？！就是治理国家也是这样，急百姓之所急，

忧百姓之所忧，提前做好一切“未有”、“未乱”的准备，你就能够安邦定国。

老百姓经常说：天晴开水路，无事早修行。天晴的时候你把水路早疏通，下暴雨的时候就不会泛滥成灾。一有闲空，赶着修身、修戒、修心、修慧，把你未来要展现的恶业重罪就全都消除了。当我们好多的业信息结构还没有形成定业现前时，就要“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赶快修习，就会重罪轻报，后报提前，就轻而易举地过去了。佛陀说，你的地狱重报受一点现世的“头痛、目痛、腹痛、背痛、横罹死殃、诃责骂辱、鞭打闭系、饥饿困苦，受如是等现世轻报”，就能消掉地狱的万死千生之恶报。不要等到定业现前，那就难以清除了。所以，老子说“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你看王麻子的公案，就是观世音菩萨点化那个受持菩萨圣号的人，说你往世砍了王麻子十几刀，现在定业现前，该人家砍你了。幸好他平时受持观世音菩萨的圣号，念大悲咒，当王麻子要杀他的时候，他就讲观世音菩萨给他点化的事情，王麻子听到是观世音菩萨点化，就放了他。若不是他一直受持菩萨圣号念大悲咒，这样重的命债能轻而易举地了脱吗？这不是“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吗？所以，修道的人也好，修佛法的人也好，都要发及早入道的愿，及早修行的愿。你要好好地体悟这个“未有”、“未乱”的圣人之教。以四修来对治我们软件上的一系列业信息结构，在业信息结构没有现前的时候，你已经把对治它的信息结构早都修得很深厚了，就是恶业的信息结构现前，也不危害你了。犹如一勺毒药放在太平洋的水中，就连一条小鱼也毒不死了。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几人抱不住的大树都是从小苗苗长成的。“九层之台，起于累土”，你筑一个九层的高台也是从第一筐土堆起来的。“累”就是盛土的筐子，“累土”就是一筐一筐的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你要走千里之遥，还是从第一步开始。那这里讲什么呢？就是你修习时，必须要把基础打得结结实实，一步一步地踏实踏过去，也就是要叫你重视基本功，不敢虚晃一枪来哄自己。就拿我们转正觉来说，你要一丝不苟，要在六根门头真实做功夫，积少成多，得成于忍，你就功力深厚，一定能战胜一切迷惑颠倒，最后达到圆通自在。初始的修行必须要把基础打得扎扎实实、牢牢固固，后面高阶段的妙道修习就自然而然，轻松愉快，不期而至。所以“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一点一点积累起来，就叫功夫不负有心人。你看人家（指一个人），把《地藏经》至

少一天诵一遍，地藏菩萨圣号一天一万声，你看就业障轻了，福德善根就积累下了，当然明心见性就容易了。这都是“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的眼前事例。修行是积少成多，日积月累，就会汇成洪流。你看，长江黄河源头的水才有多大，但一路流过，小溪小河汇聚成了大江大河，就是这个道理。你（指一人）现在连个《楞严咒》都不会念，你（指另一人）也是勉强会念，你们必然吃大亏，这个基础没打结实的人一定吃亏。以上老子讲的是渐修的法门，这适合绝大多数人，这是基础。下面是讲高层次高境界的修为，或者说是顿悟式的修行。

“为者败之，执者失之”，前面讲修道开始要一点一滴地积累，修到一定程度上就积少成多，功夫加深，得成于忍，就由量变到质变，由有为的对治就过渡到无为的大顺于道。你看，佛法上的禅定观照是有观有照，这是一种初级修行的二相对治。到了如来随顺觉性，这种有观有照的有为修法就不适用了，就要用无为的修法才能随顺觉性，也就是说，才能大顺于道。如果到了无为的境界，你“为者败之，执者失之”，这就是要看修习的阶段了。老子前面讲的有为的修法，对初级修行者来说是对的，适用的，但到了高级阶段，你再“为之”、“执之”，有观有照，那不是静水扬波吗？犹如扬汤止沸，为而败之，执而失之。也就是说，到了这个境界，有为必然失败。那怎么修呢？“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这不是《圆觉经》给你讲的如来随顺觉性吗？也是刚才给你讲过的大顺于道。

佛陀讲：“善男子，一切障碍即究竟觉，得念失念无非解脱，成法破法皆名涅槃，智慧愚痴通为般若，菩萨外道所成就法同是菩提，无明真如无异境界，诸戒定慧及淫怒痴俱是梵行，众生国土同一法性，地狱天宫皆为净土，有性无性齐成佛道，一切烦恼毕竟解脱。法界海慧照了诸相犹如虚空，此名如来随顺觉性。善男子，但诸菩萨及末世众生，居一切时不起妄念，于诸妄心亦不息灭，住妄想境不加了知，于无了知不辨真实。彼诸众生闻是法门信解受持，不生惊畏，是则名为随顺觉性。”

如来随顺觉性的修法正就是老子讲的“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凡是“执者”、“为者”都是指二相的显现相，“无为”、“无执”就是指一相的不显现的本体本性。老子讲的圣人不著二相的显现相，直下见二相的显现相就见一相的本体本性，所以圣人“无为”、“无执”、“无败”、“无失”。你看，如来随顺觉性怎么随顺？就是把二相对待的显现相皆归于一相绝对



的不显现的觉性。你能明白这个道理和修法，是为随顺觉性的妙法。“佛说如是人，现世即菩萨，供养恒沙佛，功德已圆满”，“大觉悉圆满，名为遍随顺”。佛陀说的“随顺觉性”就是老子说的大顺于道。

……你现在怎么修“一切法无我”？有色无色皆是见性，六根门头的有相无相皆是根性，不就“一切法无我”了吗？眼根上的“一切法无我”了，就只有见性独存，这就是眼根随顺觉性，这就是老子说的“无为”、“无执”，再不执著六根门头显现的对待相了，见显现的有相无相直下就见真空绝对的六根性，这不就“一切法无我”了吗？！有声无声皆是闻性，有念无念皆是觉性，有香无香皆是嗅性，有味无味皆是尝性，有触无触皆是触性，一切对待相皆是绝对的根性，这就“一切法无我”了，这就是如来的“随顺觉性”，也是老子的“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法华经》讲“诸法从本来，常自寂灭相”，这就是佛陀叫你见显现的对待相的诸法，直下就见不显现的绝对寂灭的无相之实相，这就叫直指法门，这就是如来正法眼藏的妙道所在。

“民之从事，常于几成而败之”。什么叫“几成”？前面老子讲的渐修法，进入到该大顺于道的无为修法时，这就叫“几成”。但修习人往往到这一步时，不知道“为者败之，执者失之”的道理，不能及时进入无为的修法，不能“如来随顺觉性”，不能直下见显现的就见不显现的，不能把显现和不显现二者融会贯通，圆融无碍，还执著二相的对待修法，所以不能进入一相无修无证的“无为”、“无执”境界，所以“几成而败之”。这就是佛陀讲的“有照有觉，俱名障碍，是故菩萨常觉不住，照与照者同时寂灭”。你还在对待的“有照有觉”中，不能“照与照者同时寂灭”，也就是说，不能在二相的对待中直下就见到真空绝对的一相无相之觉性，所以“几成而败之”。败在哪里？败在有为、有执，败在不了究竟一相的本无一物、本无一法，而你还执在对待的法中不放。如果你能始终在无为的绝对一相中，那当然就“无败事”了。

“慎终如始”，就是要求你要始终无为无执，回归到真空绝对的究竟一相。作为修法，老子的“慎终如始”，实际上是讲等号法门，是指始等于终、终等于始的无始无终之绝对。但因为“慎终如始”人们太习惯了，就当作始终不渝的精进之意了。这样讲虽然通俗，人们也容易接受，但不是老子的本意。“慎终如始”怎么“则无败事”呢？比如，有人自始至终认真复习考大学，从无松懈过，结果没考上，这样的事情是常有的，这怎么能说无

败事呢？老子讲的“慎终如始”的无败事，是指你进入了非终非始的绝对境界就无败事。绝对境界是“唯我独尊”、“唯道独尊”，这必然要把小我二相坚固的极性观念一时放却，也就是说，该撒手时就撒手。你看，禅宗修习到这一步，就叫悬崖撒手，放舍一切，进入无为的随顺觉性的境界，就是老子所说的“孔德之容，惟道是从”、大顺于道的境界。你看，赵州和尚就体验的很真实，修习到高层次高境界，他说，唯“佛”之一字不爱听。这就是说，一切都无为、无执了，连“佛”之一字也无为、无执了。

佛陀讲：“迦叶，时二比丘少欲知足，不供舍利，不礼佛塔。迦叶，尔时，诸天新学比丘百千大众，各相谓言：‘此二比丘邪见，不信于佛舍利，不兴供养，不礼佛塔。’迦叶，尔时，诸天及诸比丘、百千大众说此语时，达摩、善法二比丘问众人言：‘于汝意云何？云何供养是真供养如来？以何事故，如来舍利而得供养？’

诸比丘言：‘修戒、定、智慧、解脱、解脱知见故，舍利得供养。’

二比丘言：‘修戒、定、慧、解脱、解脱知见，是真供养，非供舍利。’

诸比丘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言，云何戒相、禅定、智慧、解脱、解脱知见，复何等相？’达摩、善法二比丘言：‘无作相是戒相，乃至解脱知见，无作相是知见相。’

迦叶，时二比丘语众人言：‘于意云何，无作能供养无作不？’诸比丘言：‘不也！’达摩、善法二比丘言：‘真供养者，无佛想，无见佛。’

佛陀在这里指的是，从有为修到无为，无为是空、无相、无愿的三解脱。如果你还执著有法有相，以法见如来，见相求如来，这不就成邪见了吗？如来是无为无作，你用无为无作供养如来才是真供养。“真供养者无佛想，无见佛”，这就是老子讲的“欲不欲”。圣人没有任何欲求，有为的修法目的是要归到无为，有“欲”的操作目的是要归到“不欲”。老子讲“是以圣人欲不欲，不贵难得之货；学不学，复众人之所过”，这就是如来讲的空、无相、无愿的三解脱法。“不贵难得之货”就是“无相”，“学不学”就是“空”，“欲不欲”就是“无愿”。众人都贵难得之货，那是著在相上，老子说你“不贵难得之货”，就没有众生著相的过失，这就叫“复众人之所过”。你能“欲不欲”，进入没有主客内外对待的外境叫你攀缘，就没有众生企求、打算、期望的妄想，这也叫“复众人之所过”。你能“学不学”，就没有众生“为学日益”的追求，进入了一相无相的真空绝对境界，就无所学，老子也叫“绝学无忧”，这也叫“复众人之所过”。“复”者免除之

意，这里指不再犯众人所犯的错误，亦是覆盖了众人的过失。

……这正就是用的等号法门，终等于始，始等于终，修等于无修，无修等于修，直下用等号法门不就把二相对待的万法归到一相无相的绝对了吗?!所以，“慎终如始，则无败事”，这就是“一真一切真，万境自如如”。你六根门头的一切对待相都只是绝对的根性，这就“无败事”了。这个妙法最为方便简捷，原来你不知道日月星辰、山河大地是什么，它们不外乎是有色跟无色，有色无色皆是见性，直下只有见性，你的有色跟无色不就等同了吗？这也是“慎终如始”的“叩其两端而竭焉”，进入“空空如也”的绝对。“慎终如始”，“始”跟“终”是一个东西，这就是佛法讲的不二。到不二了，还有没有败事？因为你“无执”“无为”了，还有什么败事？就没败上的了。

“是以圣人欲不欲”，用“慎终如始”的等号法门，“欲”和“不欲”不就也等同了吗？“欲”就是攀缘显现的对待相，“不欲”就是进入不显现的一相绝对。“欲不欲”，就是见二相的显现相直下就见一相绝对的、不显现的本体本性。圣人修到了显现跟不显现只是一个的境界，所以圣人就“欲不欲”。从修法来讲，“欲”就是指修法的追求，修法追求个什么？就追求达到“不欲”的究竟一相，佛陀就叫无愿解脱法门。

“不贵难得之货”，当一个人修法修到“不欲”的境界，那当然就“不贵难得之货”了。“难得之货”俗解就当成金银七宝了，这从修道的初级来看，完全可以这样理解，但从“欲不欲”和后面的“学不学”来看，就有更深的意思了。四祖道信去度化牛头法融，他知道牛头法融善根成熟了，但还有一点执著放不下，不能进入究竟无为的绝对一相。四祖就在牛头法融的坐石上写了个“佛”字，牛头法融吓得不敢坐，四祖道信说，你还有这个！修佛法的人执著有佛，就叫“贵难得之货”。因为还著在佛这一法的相上，佛是你意根上的个相，这和著在眼根上的色相、耳根上的声相是一个道理。如来说：“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究竟了义处，你不能“贵难得之货”。修道人的“难得之货”就是有道可证、有道可得，修佛法人的“难得之货”就是有佛可成、有佛可得，所以老子的“不贵难得之货”是放在“欲不欲”后边的。所以，这里的“难得之货”，是指修道人最高的追求，那就是执著着悟道、证道、得道。其实你明白了“唯道独尊”，那还有没有“道”？“唯道独尊”就无道，这才是“不贵难得之货”的究竟了义处。

如果你贵“难得之货”，那一定就打成两截了。如果你怕“佛”字不敢坐，是谁怕？这不是有小我存在吗？根本不是空性大我的究竟一相。如果你还觉得有个东西贵重、宝贵，那一定在你外边放着，你还跟那个最贵重的没能“大顺”，仍是二相。赵州和尚说的唯“佛”之一字不爱听，就是怕你跟佛打成两截。不贵“佛”之一字，不贵成佛这个“难得之货”，就与佛不二，就达到“欲不欲”、“学不学”的究竟一相。究竟一相了，还有没有个贵贱的对待？你是那个最宝贵的东西了，还有没有那个最宝贵的东西？就没有那个最宝贵的东西了，这才叫真正的“不贵难得之货”。

……修道人最难得的就是悟道、证道。当你还在有执有为的二相对待中，你就有道可悟，有道可证，仍是二相的极性观念。这种境界，你是不能悟道证道的。你要二相入一相，欲等于不欲、不欲等于欲，这就不二了。到不二的究竟一相，你就是“难得之货”，“难得之货”就是你，你还贵什么“难得之货”？！前面我们用三解脱来讲，当你无相的时候，既没有“难得之货”的相，也没有你修道的相。真的到了一相的无相，自然就“不贵难得之货”了。

“学不学”的道理跟“欲不欲”一样，学个无学，也就是学等于不学、不学等于学。你是真空本性的话，学不学？真空绝对无限周遍，没有内外，你学什么？没学上的。一相有没有欲？一相无欲，二相才有欲。你看着黄金，就产生贪欲；你看着美女，就产生淫欲。当你一相了，你就再没有二相的贪欲心了。同理，当你一相了，也就再没有二相的所学了。“学不学”跟“欲不欲”都用等号法门，直下就归到“不二”上，也就是绝对的一相上，自然就“不欲”、“不学”了。“欲”跟“学”都是二相显现的对待中才有，“不欲”跟“不学”就是一相不显现的绝对境界。显现的等于不显现的，不显现的等于显现的，也就是显现的立体镜像，正就是不显现的立体真空大圆镜，你从这里理解就方便得很。你有“学”、有“欲”都是意根上的立体镜像，“不学”、“不欲”正就是意根上真空觉性的立体大圆镜，真空觉性的立体大圆镜和立体镜像无二无别，只是一个，这不就是“欲不欲”和“学不学”吗？！

“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用你学过的来说一说“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答：见无限就见有限。）不是你说的那样。“以辅万物之自然”，字面意思是帮助万物都归于自然，“而不敢为”，是不敢人为去操作，去干涉。比如，大熊猫在那里生存，你不要干涉人家，你也不要人为

的去操作、去保护，叫它自自然然地去生存。多少千年万代大熊猫都自然地生存过来了，人不要干涉干扰，它反而生存的兴旺。你说我给它多种点竹子，大可不必，人家生存的地方就自然有竹子长着，没竹子的地方大熊猫不去那里生存。大兴安岭的原始森林，你没喷洒农药去杀虫，多少万年都长得好好地。太平洋你没有管，还一点没污染，但你人为的一操作，反而到处海水污染，到处是垃圾。老子的大智慧，叫你“以辅万物之自然”。你怎么“辅万物之自然”呢？就三个字“不敢为”。“不敢为”是指你人不要有为地干涉干扰，自然界的万事万物就都自自然然的了。这里老子用来讲修道证道，你什么时候达到“不敢为”的自然无为状态，你就才能跟真空绝对的本体本性相契合，所谓“始觉合于本觉”。

佛陀说：“胜净明心，本周法界，不从人得，何藉劬劳，肯綮修证？譬如有人，于自衣中，系如意珠，不自觉知，穷露他方，乞食驰走，虽实贫穷，珠不曾失。忽有智者，指示其珠，所愿从心，致大饶富，方悟神珠非从外得。”本来大道从未丢失，也不需要你去修去证，只是指明你衣中自带宝珠而已，你人为越操作，越就转加悬远。所以，如来说“何藉劬劳，肯綮修证”，这就是老子讲的“而不敢为”。人做到“不敢为”的时候，自然就“辅万物之自然”了。

这里的“万物”就代表你的一切极性对待观念，要把一切相对的极性的“万物”都要归到绝对的非极性的“自然”中去，就自然了。只有谁自然？你看经常说无私无欲、无为自然，“自然”是表示“道”本来如是的，“道”谁也不能干涉它，谁也不能影响它，所谓“道法自然”。“道”，你生也生不了，灭也灭不了，想驾驭也驾驭不了，道就是道本身，道绝对独立，那就叫自然。老子叫你像道一样自然，把二相的万物都归到一相的道上，只有“道”独尊独存，哪有人的有为操作呢？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辅万物之自然”？万物不就是你六根门头的有相无相吗？你如何让你六根门头的万物归于自然呢？那你就明白，你六根门头的“自然”是什么？（答：六根性、真空本性。）对，你六根门头的“自然”就是六根性、真空本性。你能将六根门头的有相无相之万物，直下归于六根性、真空本性的“自然”，而且只有六根性、真空本性的“自然”唯一而独尊，别无它有，那你就真的“辅万物之自然”了。老子说的“不敢为”，就是叫你不要执著六根门头的有相无相之万物，而是叫你见到有相无相的万物只见六根性，这就叫“不敢为”。

把对待的都归到绝对，就叫“不敢为”。菩萨到了八地才不为了，就到无生的境界。这就是说，再生六根门头的有相无相了，有相无相的万物本来就不存在，犹如镜像空华本不存在。你只要见镜像就是镜子，只有镜子，不著镜像，不见镜像，这就叫“不敢为”。“不敢为”的究竟处，就是“照见五蕴皆空”，连五蕴也不存在，达到“以无所得”，就是彻底的“不敢为”。那就见到宇宙万物只是真空本身，只有真空，这才就到“辅万物之自然”了。

……从二相的有为先修起，基础打好，直到进入不二法，如如不动。你看，《金刚经》最后怎么讲？“不取于相，如如不动”，“不生法相”。《法华经》给你讲“十如是”，佛陀说：“佛所成就第一希有难解之法，唯佛与佛乃能究尽诸法实相，所谓诸法如是相、如是性、如是体、如是力、如是作、如是因、如是缘、如是果、如是报、如是本末究竟等。”你能“一切法如是”，你就“以辅万物之自然”了，也就是“究尽诸法实相”了。“诸法从本来，常自寂灭相”，一切法都“如是”，既是《法华》的修法，又是《法华》的理论。《法华》后面的经文都是考卷，看你会不会“十如是”。六万恒河沙大菩萨从地下涌出，看你会不会“以辅万物之自然”？“辅万物之自然”了，就“一真一切真，万境自如如”，只是一个如如之心，你就不为了，那“辅”也没有了。如如之心就一切归到自然了，所以就无为自然。到此，就不是“不敢为”，而是为无所为。“无为而无不为”，无不为而无为，这就叫“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

## 第七十章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唯无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则我者贵。是以圣人披褐怀玉。**

老子是修道的圣人，他的任务是解脱世人来的，用他的道法解脱世人的迷惑和烦恼来的，所以你处处要以解脱人为目标着来讲《道德经》。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甚易知”是指理论，“甚易行”是指修法。你看，前面已经讲过，你欲心一动的时候，老子说“镇之以无名之朴”。这个还记着没有？（答：记着。）你从这里就知道，老子的修法是直指法门，“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就是用这一法。“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这个“朴”就是道，这就是直指涅槃妙心。

当你极性观念来了，妄心杂念来了，就“镇之以无名之朴”，用这个办法，“天下将自定”。那你从三十七章就知道，叫你时时在真空绝对中，心时时只有一个空性大我，心时时只是一个立体真空大圆镜，就用这个修法。所以，“吾言甚易知，甚易行”，操作简单，理论简单。所有的圣人都是这样，你看周敦颐《太极图说》给你上下都是空圈，叫你知一切有都装在那个真空中，一切有限都装在无限中，一切相对都装在绝对中。你说这个理论有多难？把你的一切镜像都装在镜子中，把你的一切显现的都装在不显现中，你说这个理论有多难？简单不简单？（答：简单。）非常简单，这就是“吾言甚易知”。这一种非常简单的理论，给你的修法亦非常简单，就叫“甚易行”。其实，老子的修法的确易行，因为是不修而修的修法。你要领悟，一切法跟真空本性无二无别，这既是理论，也包含了修法。你把这个掌握了还要什么修法？不需要。所以，老子的法门是用慧门入。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理论修法都非常的容易、简单，但“天下莫能知，莫能行”。为什么“天下莫能知，莫能行”呢？主要是心态不到位，连修行人都始终纠缠在小我中，不知道老子讲的“道我”是大我，连个空性大我的名字都没听过，没有智慧，缺乏善根福德的支持，所以这么容易知、容易行的法门，一般的修道人都不知道，何况争贪夺抢的凡夫呢？！“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这在老子那个时代，大多数的人都不知道，所以孔老夫子就叫“君子之道鲜矣”，两位圣人都感叹追求大道的人比较少了。老子“易知”、“易行”的直指法门，“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这是老子叹息这个时代大道已经衰微了。

“言有宗，事有君”。老子说，虽然他的理论和修法“天下莫能知，莫能行”，但他的理论都是有实证根据的，就叫“言有宗”。“宗”是宗旨。老子说，我这个理论和修法是有实证根据的，也是有理论传承的。前面已经学过，“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只有这个“混成之物”，老子是亲自证到“有物混成”，具体叫个什么名字？“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只有“道”“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也就是说，只有“道”独尊，而且永恒存在，不受任何影响。这是老子亲证只有“道”是唯一真实的，此“道”就是空性大我，也就是老子说的“道我”，所以老子的理论是“言有宗”。“道”是真空绝对的永恒存在（“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是清净本然（“寂兮”）的无限周遍（“寥兮”），真实不虚，谁都影响不了，这就是老子说的宗旨。我们常讲的一个宗旨，所谓“唯此一心，只此觉性，本

无一物”，这个宗旨老子简称为“道”，佛陀叫“妙明真心”、“妙真如性”，我们经常叫真空绝对的本体本性。名字由你安，叫大觉也行，叫圆觉也行。你知道，老子讲的道是“言有宗”的，也就是说，有一个究竟的归宿处。那个究竟的归宿处就是真空绝对的一无所有。“言有宗”，是老子指他的理论是真实可靠的。任何圣人的理论都要对一切众生负责任，也就是说，你必须证到究竟了义。老子就证到了只有“道”独立常存，别无它有。而且“道”就是空性的大我（“道我”），所以“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是大我，大我是道，只有“道我”，所以就不“可道”、不“可名”，这个就叫宗旨。

“事有君”，这个“君”是根本、依据之意，这里的“事”是指修法。老子说，我这修法是有理论根据的，是能当下验证的。现在看，我们经常说，只有一个真空本性，赶不走、杀不死、离不开，想不要，没处放。那现在在不在？（答：在。）在，那就要当下证明，要用简捷可靠的方式方法证明它存在，这就叫“事有君”。你看，眼睛时时有见，见不断，见不受时间空间的影响，见也不受所见的明暗色空的相所影响，见也不受醒睡死活的影响，这个不可间断的见，就证明了“道”是真实存在的、永恒不断的，是当下谁都可以验证的，所以就叫“事有君”。

当下在六根门头叫你见到能见闻觉知的这六根性，让六根性明明朗朗地现前，真实不虚，这不就有依据了吗？!当下就能操作，就能证明，这就是“事有君”！老子说，这个修法是真实不虚的、绝对可靠的，当下就可验证。你看，什么时候能把你的“见”断了？说把眼皮合上，见还在，只是见明见暗，眼睁开就见色空，睁眼闭眼都不影响“见”，醒睡死活也不影响“见”，梦中做梦你不是还见吗？脱离了硬件的浮尘根，死后的中阴身还有胜义根在“见”。你见须弥山是见，你见芥子也是见，见与有相无相没有关系，不管任何条件下，你总有见，见不断，这不就是“事有君”吗？!这是指修法。

“夫唯无知，是以不我知”。这个理论也好，修法也好，人们不知道，也不理解，所以老子说，我证得的这个理论跟修法，众人不知道。人们不知道，就是不了解我证得的境界，也不了解我讲的理论，更谈不上去实施我的修法，“是以不我知”。人们不理解这个理论和修法，所以不知道我救世人的悲心！“是以不我知”的含义，就在于世人不了解老子度人化世的悲心。这是老子心上的一个感叹，叹息世人“不我知”，叹息“知我者希，则我者贵”，所谓“君子之道鲜矣”！



“知我者希，则我者贵”。“则”是效法之意。老子感叹，他这么简单容易的理论和修法，知道的人太少了，依法修行的人就更难得了。的确，在老子的时代，老子都发出了这样的感叹，那时至今日，知道老子理论修法的人就更为稀少了，依照老子直指法门修行的人就更难能可贵了，少之又少了。

唉！圣人在叹息人们不理解，这么好的妙法无人传播，这么简捷的修法无人实践。怎么不让老子叹息呢？！的确，老子“甚易知、甚易行”的理论修法，天下知道的人太少，能按直指法门修证的人就更少了，所以你们要好好地珍惜。

“是以圣人披褐怀玉”。“褐”就是古代粗麻织下的布，指穷苦人穿的粗布衣衫。“怀玉”，在这里表示掌握大道的人，以“玉”来表示大道的尊贵。老子在描述得道之人外无浮华之饰，内怀无上觉道之“玉”，这就是老子说的“圣人披褐怀玉”。掌握大道的人外凡而内圣，从外看来不起眼，但内心却具无上大道之至宝。掌握大道的人具有大智慧、大眼光、大境界，这样的大圣人“披褐怀玉”。就是因为圣人降世别无名利所图，只是悲悯世人的无知，传法度世是其唯一的目的，所以“披褐怀玉”，这才是圣人的本色。

老子在这一章充满了无可奈何的惋惜。老子时代佛法还未传到中国，老子就依据上古传下来的道法，通过自己的修证，建立了一整套自己的理论和修法。由于当时大道衰微，得不到人们的广泛传播，能接受他道法的人太少了，所以他发出了这样的感叹。但也说明了，老子之前的远古，修此道法的人要比他那个时代多得多。所以，老子发出这样的惋惜和感叹，目的是让更多的人认识圣道、修行圣道、传递圣道。到今天离老子这位圣人已经几千年了，老子当年的叹息，于今就更不可名状了，除了惋惜和感叹，还要加上无可奈何花落去。

……老子的“知我者希，则我者贵”，这两句话就已经发出了悲伤的感叹，没人理解了，圣人只好“披褐怀玉”。认识的人非常稀有，真心修行的人凤毛麟角。这里就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善根福德不到，连听都不得听；一个是善根福德不足，就算听到，还半信半疑。真正像老子说的，上士闻道勤而修之的，那一定是往世具有大善根，今生才能闻即信受。大多数人就是佛陀说的“或有业重不生敬仰”。佛陀和老子知道，能够勤劝成就和久化方归的人就很不不容易，因为这样的人若存若亡，不容易一下子转过来，就得勤劝和久化。

……现在就是有没有足够的福德善根来承接这个法门，这都不容易。对你（指一人）爸来说不由他，还要“若存若亡”，也不由他的要产生一些波折。你看！你一来，闻即信受，虽然来的迟，但信根比来得早的还具足。像你（指另一人）就是若存若疑，不容易上轨道，是你梦着给别人给宝了，没有给你给，你才有所触动，这说明你的信根不建立，善根福德不够。（答：其实也是好多好多年之前思考过这个问题，然后一看都对上了，就信了。）要感谢佛菩萨的护念。老子所处的春秋时候都是这个样子，你说现在还能有多大奢望呢？只要你不退就行，你（指另一人）不偷着跑就行。（答：不会的，到这一步了，划不来退了！）这不就暴露了你划不来退吗？如果划得来退呢？你就退了。所以，你看你是不是一个真正修道的人？

佛陀在《法华经》上讲了个取宝的比喻，一些人取宝去，走着走着，嫌路途遥远，走不下去了，大多数的人都退回去了，只有一部分人还跟着。但实在没希望的时候，也不想走了，这时如来化了一座城，指着说，马上就到。于是，这些人又有信心了，到了化城，休息了两天，佛陀讲，这不是宝所，这是见你们要退转着给你的一个化城，现在继续往前走。一些人就不想走了，但如来说，退回的路要比到宝所的路还要远得多，于是就划不来退了。最终在善知识的引导下，终于到了宝所，但到达目的地的人的确不多，虽然不多，得到至宝的人足以使那些半途而废的人羡慕不已。如来在世的时候都是这样，今天人类社会到了五浊恶世的末法时期，听了能认同的人都难能可贵了，不讲谤的人也得感谢他，至于不相信的人，那是很正常的！“弗笑，不足以为道。”

## 第七十七章

天之道，其犹张弓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圣人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处，其不欲见贤。

“天之道”，老子用张弓来比喻，你把弓弦拉满了，就到极处了，那必然要弹回去。这就讲的是物极必反的道理。弓拉圆满了，就再不能拉了，只能反回去，这就是“高者抑之，下者举之”的“天之道”。天道的自然规律的确是这样，月圆必亏，日中必移，自然界的一切无情都在说物极必反

这个法。这里的“天之道”是指极性世界的规律，极性世界的规律就是这样，二相对待的时候必然体现出物极必反。犹如太极图的阴阳鱼，阳极产生阴眼，阴极产生阳眼，极性世界的规律是趋极必反，也就是老子说的“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这个道理不难理解，为什么？因为极性世界的有情无情无时无刻不在表述这个规律，热极趋寒，寒极趋热，寒往暑来，周而复始，春夏秋冬，年年在教化人们；月盈月亏，月月在教育众生；日中必移，夜深必明，天天在晓喻人，所以人们对物极必反的道理受到的教育是最多的，老子把这个规律总结为“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的确，这是极性世界中谁都违背不了的规律，不管是什么事情，你只要有余就必然要损之，你只要不足就必然要补之，这就是天道无为自然属性在极性对待中的体现。但令老子不解的是，人不按照这个天道而行事，偏偏是“损不足以奉有余”，也就是老百姓常说的锦上添花，雪中送炭。老子在这里说明了，人的有为操作不符合天道的无为自然。所以，一个不修行的凡夫，不能够遵照天道“损有余而补不足”的规律行事，这就要求必须要修习圣道，转凡成圣，才能“有余以奉天下”。只有转凡成圣的得道者，才能认识到“损有余而补不足”的规律，才能具有“有余以奉天下”的道德品质。圣人是从二相对待的凡夫修到一相绝对的有道者，所以圣人达到了究竟一相的绝对境界，他证到了“道”与我合一，所以圣人“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处”。因为究竟一相没有二相的“恃”和“处”，故圣人是一相的“不恃”、“不处”。因其圣人是一相无内外，所以“其不欲见贤”。“见”者现也。圣人时时处在绝对的一相中，所以不显示自己的贤德和才能。老子这里用的“不恃”、“不处”、“不欲”，正表明了转凡成圣就是转二相为一相。因为到了一相绝对的圣者，就没有“有余”和“不足”了，是平等一相的无二无别。如果你没有清除“有余”和“不足”的极性对待，你必然就受着极性规律的制约，所谓“损有余而补不足”。即使人因有为的操作“损不足以奉有余”，但人为的操作终究抵抗不过天道“损有余而补不足”的规律运行，最终必然被“天之道”的运行所打垮，不得不遵循“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规律的惩治而被迫随顺。

……高的下，低的举，“高者抑之”，把它压下去；“下者举之”，把它举起来；多余的损掉，不足的补上，这就叫“天之道”。“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这是极性世界的自然规律，谁都不能改变。法国勒夏特里发现了平衡原理，实际上，老子发现平衡原理比他早得多，而且是普适性的平



互为表达。一相制约着二相，绝对制约着相对，不显现的制约着显现的。反过来说，二相的运动变化表达着一相的不运动不变化，相对的极性对待表达着绝对的“独立而不改”，显现的相用表达着不显现的体性。就拿“损有余而补不足”的极性对待的、运动变化的显现相来说，它就表达体现着有非极性绝对的、寂然不动的不显现体性。

你能明白这一点，就了解老子说的“唯有道者”，才能“有余以奉天下”，也就是说，有道的圣者明白了以上的规律，就会自觉、自发、自动地体现“道”的属性。因为有道者知道一相二相不二、绝对相对不二、不显现的体性和显现的相用不二，所以他能够“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处，其不欲见贤”。“不恃”、“不处”、“不欲”，这正说的是不显现的体性是绝对一相的属性和状态。这种属性和状态，只有“有道”的圣者才能契合、才能对应、才能不被“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的规律所逼迫，因为“有道”的圣者他是自动自发自然符合“天之道”。

……当你“损有余而补不足”的时候，就符合“天之道”，你就在替天行道。老子感叹“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人不遵循天道的“损有余而补不足”，总是攀缘附势，欺凌弱小；不能雪中送炭，总是锦上添花，这一点是人不懂得“天之道”规律的愚昧所导致的。所以，人不能自发地体现“天之道”，是因为没有受过圣贤之道熏陶的结果，也是人天生利己的本能所导致的。一个没有净化心灵、完善人格的人，自私自利是他的本能，唯利是图是他行为的动机。他不知道天道规律的运行，所以在利己私欲的驱动下，做出“损不足以奉有余”的逆天行为，这就是人道上必须要建立圣贤之道的规律要求。所以，《礼记》上讲，“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民众必须要以圣贤之道为引导，学习圣贤之道，实践圣贤之道，就把一个受本能驱使的人变成一个本性开显的人，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转凡成圣的过程。人道上不管是个人、家庭、社会、国家以及人类文明，都必须以圣贤之道的教学为先，就完成了人道最伟大的事业和工程，也就为人类文明、世界和谐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道的属性是“损有余而补不足”，你富了就要给穷人施舍些，这就符合天道了，这也给你积累下了善根福德。你看，佛陀主张的六度，第一度就是布施，要求你财布施、法布施、无畏布施。你这样布施的时候，就在给你积累大善根、大福德。你有这样的品行品格，你有这样的心地，你不但符合天道，而且你也完善了你的人道，你就会与天道一样长久。如果

你为富不仁、悭贪吝啬，甚至见死不救，那必然违背“天之道”的规律，自然召感天灾人祸，甚至自会暴亡。为什么？你为富不仁，必然“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你多藏就有余了，那你就体现“补不足”的天道。非洲人没饭吃，你要赶快捐上一点，既符合天道，又符合人道。既把你的心灵人格净化完善了，又把你的层次境界提高了，最终开显你本具的大智慧，你就可以和天道一样长久。为什么？因为“损有余而补不足”就二相归一相，一相就平等无差别了，无差别的一相就能永恒存在，所以就“可以长久”。

你看，人不符天道，“损不足以奉有余”，人家富有，既有权又有财，他偏偏谄曲人家，巴结人家，像个哈巴狗一样。其实他是有企图和打算的，那就是利己。眼看着有人穷着过不去，吃穿都不足，他偏偏下视穷人，甚至嘲笑打击，这就是人道上不懂圣贤之道人的劣根性。唯一补救的办法，就是推行圣贤之道，受圣贤之道的教育，让他懂得“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天之道”，让他知道佛陀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四摄（布施、爱语、利行、同事）为首的是布施。一个人能雪中送炭，这是你境界升华的标志，也是你开显智慧的前兆。老子说，“唯有道者”才能把自己多余的奉献给天下人。那有道的人是怎么有道的？就是靠圣贤之道的教育培养而形成的。

……你现在应该损你的什么有余？补什么不足？（答：损贪、瞋、痴、慢、疑、嫉妒的有余。）你看，我们的有余是什么？我们有余的就是六众生心，所谓贪、瞋、痴、慢、疑、嫉妒，这对我们来说太“有余”了，太多了！无私奉献、大公无私的这颗心太“不足”了。还有“道”的究竟一相、绝对平等的属性，我们太少了，太不足了！道的无限周遍，我们就根本没有。道的真空绝对我们有没有？没有！满脑子的极性观念。一相就平等，我们没有平等心。道是慈悲喜舍，我们不能慈悲喜舍。你看，我们缺的太多了，所以要损掉你的贪欲妄想、私心杂念，因为它太有余了，太多了！我们大公无私、无私奉献、无我利他的菩提心太少了，太不足了！所以，要赶着补我们的不足。

现在看，发不发菩提心？（答：发。）发菩提心就符合天道，不是我逼着叫你发菩提心，发菩提心是“天之道”，是天道！那忏悔不忏悔？（答：忏悔。）损不损自己的我执我见？（答：损。）私心杂念、贪欲妄想损不损？（答：损。）这就是天道。所以，你（指一人）不符合天道，自己有钱没说

把自己的钱给别人施舍一点，一天还尽管想着从“某某汇”得两个不义之财，这是不符合天道的。明白了吗？你要懂得这个道理了之后，你就会“损有余而补不足”。你看，老子说“唯有道者”“能有余以奉天下”，用来补不足。本来在道场里有吃有喝，一个月还拿几千块钱的工资，但你还想再给你多捞几个不义之财，这不是“损不足以奉有余”吗？符合不符合天道？（答：不符合天道。）

“是以圣人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处，其不欲见贤”。不居功，不现贤，就是不显露自己的德能。“贤”是贤德贤能。为什么？因为修道的人已经知道了，太极的两半都是无极的自性本体，都是你的空性大我本身，你给谁现？你越现的话把小我就越坚固了！把小我越坚固了，你就越不能开显大我了！所以修道的人“不欲见贤”，不显露自己。“功成而不处”，不居功自傲。为什么？哪有功可居？！你的所作所为没有离开空性大我，空性大我才是你的自身，空性大我周遍，你给谁居功？你给谁显现？所以，你一居功显现，不就坚固小我了吗？就永远与大我无缘了。所以，老子叫你“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处，其不欲见贤”。

……老子要求我们所作的，都是为开显大我而进行的修行。“损有余而补不足”是为开显大我的修行，“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处，其不欲见贤”还是为了开显大我而所要求的。如果你奉有余而损不足，那你是坚固小我的妄想，与你开显空性大我背道而驰。如果“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处，其不欲见贤”，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那你一定能够与空性大我的属性相契合。如果你还居功恃德，认为我干下的多得很，这样的话，你就把你没有放到空性大我上，你是在坚固小我的妄想，必然空性大我得不到开显。所以，圣人做不做这样的事？“是以圣人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处，其不欲见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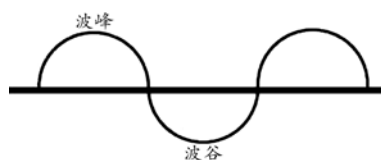
……老子讲，“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相反，“损不足以奉有余”。人有私欲贪念，以锦上添花的手段来达到自我的私欲和贪心的目的。天之道道的自然规律不是这样，“损有余而补不足”，是要雪里送炭啊！而人不体现天道的无私奉献精神，唯利是图，无利不做！雪里送炭得不到回报，无利可图，故“损不足以奉有余”。由此可见，正是人间缺少了奉献人生的知见与实践，才使人类社会失去了文明的基础。

“上下交征利”，唯利所驱，就谈不上文明进步。老子阐述天道、圣道，其目的就是为了给我们指明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就是要建立人类奉献

人生的社会群体。老子反复讲这个奉献的人生，“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不为己有，不为己贪，但要积极的“生”、“为”、“长”。为他人、为大家、为社会、为自然界大胆作为，这才是大智大德；但以先人后己、大公无私的精神境界而作为时，这才是深邃的智慧。

……无私、无欲、无为、自然的奉献属性。圣人有了这个属性，所以“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已愈有，既以与人已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可见，奉献人生是自利利他的智慧操作，人人奉献则人人受益；家家奉献则家家和顺；国国奉献则天下太平，何愁世界不安乐！

……我们的喜怒哀乐在哪里？都在这一条直线上。你把高出这条直线的波峰补到波谷上，不就平了吗？！这就是老子讲的“损有余而补不足”。“损有余而补不足”，就是要把我们波动的心



回归到不波动的本体上，也就是要转凡成圣。这一切的修习都在心地上，都在损喜怒哀乐的“有余”来补不喜怒哀乐的“不足”。你的心上没有喜怒哀乐的波动之后，马上就是一条直线。那一条直线就叫妙明真心、佛性、真如自性、实相，那个永远不动，哪怕你再哭天喊地，哪怕把你高兴死，把你忧愁死，那个背景是如如不动的一条直线。老子就叫“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佛陀说“实相无相”，“清净本然，周遍法界”。

……今天空气污染了，水质污染了，食品污染了，人心污染了。你吃的食品很少有不污染的，没有毒的很难找着了，现在人类越来越走上困境了。原来我们有个抗生素，盘尼西林发明以来，治好了很多的病，但同时也把有些细菌已经锻炼着都杀不死了，细菌已经不害怕你的抗生素了，培养出来的细菌是任何药物都不怕了，完了，这一下子完了，就赶快禁止使用。当你吃了它的利益的时候，相应的危害就接踵而来。佛陀把这种不顾后果的所谓的发展，喻为舔刀尖之蜜，则有割舌之患。看一看正弦曲线，波峰有多高，波谷就有多低。“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占多少便宜，就吃多少亏。

西方人用杀菌的办法，中国人为什么不用这一套？用杀菌的办法就能够消灭病菌病毒吗？！其实，人体患病不在于有没有病菌、有没有病毒。佛陀在几千年前说，人体是个虫巢，是一个虫的窝。我们的大小肠你要是真的用显微镜一看，那把你吓得晚上还能睡着觉？那里面的细菌病毒多着胜过你河滩上的沙子。但是你不要害怕，人体，中国人叫阴阳平衡，这个平



衡和那个无序平衡是两回事，阴阳平衡就不生病。抗生素才出现了多少年？一、二百年，但培养锻炼出的细菌没办法对治了，细菌也在抗生素中锻炼出来了，孙大圣不是也在八卦炉中锻炼出来了么？在炼丹炉里面准备要把孙大圣烧死，结果炼了个火眼金睛，谁也打不过了，没办法了。这都是高人的高台教化，用小说来教化你，你不要培养它，你一培养它，它反过来的力量是十倍、百倍、千倍，那就完了。

极性世界中的极性事物，有多少益就有多少害，阴阳对等！中国古人的大智慧，叫“道法自然”，顺其自然。调解阴阳平衡使细菌病毒不极化，不偏颇，自然相生相克，保持平衡始终无害。过去生孩子是自然生，生下来有的成活，有的夭亡，是自然规律保持着生态平衡，男女比例不失调。但现在人为控制死亡，生一个成一个，人口太多了，没办法了，就搞计划生育。不用自然规律来生杀予夺，你就得人为的来生杀予夺，不叫细菌自然完成，那你就叫“大细菌”（喻人）人为地拿刀子去完成（杀），或用药物引产，你说哪一种方式残忍？你说哪一种方式好？（答：自然规律好。）

中国古人早就提倡要顺其自然，“道法自然”，不要人为的操作。人为的操作就不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了。一切事物人为的操作，往往比自然选择更为苛刻，更失人性。因为“反者道之动”也，人为的操作总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所以，不能人为干涉，什么事情人一干涉，那就不自然了。你不要人为的干涉，“道法自然”，叫自然选择，自然淘汰，自然生存就好了。因为“道法自然”是无为的状态，无为的状态更具有道德的属性和文明智慧的操作。

……老子早已就阐述了宇宙起源和演化的理论；认识论的“有欲”、“无欲”通道的理论；万事万物自组织系统的平衡原理；对立统一的和谐理论；运动变化的物极必反理论（质量互变理论）；道法自然的驭道理论（按规律办事）；利而不害、为而不争的无私奉献理论（天下为公的道德品质）等等。老子早就把这些都总结出来了，而且是非常深刻和简练的。例如：世界上公认的平衡原理的发现者是法国的一个物理学家，叫勒夏特里。实际上老子的讲述比他的要简捷得多，通俗得多，即：“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平衡原理老子早就阐述了，那是老子的大智慧。

……我们处在极性的世界，非极性世界是极性世界的本源，极性世界的任何事物都要受非极性规律的制约，这种制约的体现，老子就叫“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你怎么运动，怎么跳，跳得越高，跌得越痛。因为

本来是平等清静的非极性本然状态，也就是素朴的水平状态，一旦“朴散为器”，就会产生高低不平的极性。就像杠杆一样，你把这一端翘得越高，那另一端就降得越低，最终平衡原理促使它仍要趋向平衡。这就是非极性的规律制约着极性事物的运转。“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多余的要损掉，不足的要补上去，这是极性世界中受非极性规律制约的最简单的定律表达，这个定律老子描述得最明了。实际上，平衡原理是老子发现的，这个规律把自然界的万事万物，包括我们的一切活动都制约得死死地。因为极性世界的本源属性是非极性的，所以你不能只看经济发达不发达。就是经济再发达，如果没有落实到道德、智慧、心灵、人格的提高和完善上，那是一场空，瞎奔波。不懂得这个道理，至死不悟，不管你的财富有多少，仍是一个可怜悯者。

所以，我们首先一定要建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没有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就谈不上有正确的价值观。没有建立正确“三观”的人，他的价值观无非就是吃喝玩乐，说穿了就是一种低级的感官刺激，动物性的本能追求。人真正的价值就在于开发我们本有的灵光智慧，开显本性。人们不了解具有时空属性的外在世界是什么，瞎追求，从头到尾，一生都在狭隘的观念中颠倒梦想。人们只追求感官嗜欲之乐，岂不知愈追求，层次境界就愈低下，顺着贪欲堕深渊！可惜人们难以认识人性本能的危害，可怜人们不了解人的本性开显的广阔和旷怡。人生真正的价值是境界升华的内求，而不是感官刺激的外求。我们的文化由高处往低处走，指的就是由内求转向外求，由追求境界、智慧转向追求感官的欲乐，使得智慧匮乏、道德沦丧，而私心杂念和贪欲妄想却得到了膨胀，离我们的本性愈来愈远，这就是由高处往低处走。

……极性世界的事物，极化到极端的结果必然会被非极性否定，这是极性思维的人谁也驾驭不了的规律。极性规律被非极性属性死死地制约着，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例如，当一个人放纵贪欲，不择手段地聚敛钱财，这种极性极化到极端时，一定会受到法律的制裁，或者是因果规律的惩罚，于是又回到一无所有的“零”位，到头来还是空空如也。再看，夏至日不长、冬至日不短、日中必移、月满必亏，无一不在否定极端、极化，这正就是“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规律的体现。这个“天之道”正是非极性属性对极性规律的制约，一切极性事物的背后都受非极性世界的实属性所牵制，圣人们大智慧的认识就在于此。所以，他们教诲人们不要

极性化，要中庸、中道、守中、执中。

……你以为太极图刚好两半吗？有一丝分判都是太极图。你看，月的盈亏总是“损有余而补不足”，补到初八就明暗各半了，直到十五就把亮才补足了！足了则损之，直到损光，全黑了，再损黑补明，形成损有余、补不足的循环过程！“天何言哉，四时行焉。”日月运行在给我们讲法，在给我们讲道，这就是“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自然界是这样，人类社会也是这样。修道中的“损有余”就是损“我执”，“补不足”就是补智慧德行的不足！所以，你看如来就讲破我执、我见。我们现在修行就要损私心杂念的有余，损贪欲妄想的有余，损我执的有余，如果你不损掉，你就不能够得道。

你看，“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谁能够以有余奉天下？谁能自觉自愿地把自己的东西奉献给别人？有！是谁？“唯有道者。”有道的是圣人，圣人能做到，我们百姓做不到。我们的目的是要干什么？要得道。所以，要将有余奉天下，可不要把多余的垃圾奉天下，垃圾多了奉天下是污染环境。要用什么来“奉天下”？要用老子说的三宝“奉天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

……“损有余而补不足”，这是一个修行人修道、证道、悟道必经的道路，也是必须要掌握的。我们以损有余、补不足的天道作为我们行动的标准，“损有余而补不足”这个规律不是谁规定的，而是自然界本有的规律。这个“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天道，你要是不认识，那要认识其它深层次的规律就更困难了。昨晚上我们举了一个月盈月亏的例子，再看冬春四季。你看，到了夏至就损什么？损热！热到极点了，损高温，损损损，一直损到严寒。到了冬至，就要损寒，就从这一个极端走到了那一个极端，故要再损那个极端。损的过程，同时又是补的过程，此消彼长，彼消此长，自然界的规律就是这样。

极性世界的规律必然是损有余补不足，为什么呢？老子讲的“道”是一相，我们在极性的世界里是二相。二相的事物是一相极化后产生的，故二相必然要自发回归一相。于是极性的二相必然要进行相互交感，趋向于极性互补的要求。互交互感就体现出“损有余而补不足”的运动变化。“损有余而补不足”，这就是天道。这个道理不理解，你就会在烦恼中活一辈子，也就是糊涂的活一辈子。不懂得“损有余而补不足”，就糊涂了，就掌握不了中道，不能守中，也不能中庸，那必然就会做事“不知常，妄作凶”。

……“唯有道者。是以圣人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处，其不欲见贤。”“圣人为而不恃”，修道的人要“为而不恃”。自己做得好，做得多，为他人，为大家，从来不以此为恃，不以此而贡高我慢，这就是“不恃”。修道的人不能为而有恃，不能干了一点事情就沾沾自喜，天天说“这是我干的，我还干过什么什么”！不要居功自傲，得意洋洋；不要自恃有功有劳，不可一世。奉献人生，以奉献为人生观，就是行菩萨道。你以为这个奉献简单，你不爱奉献，你不喜欢奉献，岂不知，你一生为他人能多奉献，这是你福德善根深厚的标志，这是你的福份，没有善根的人还奉献不了。人们不理解，感到自己吃亏，不知道吃亏正是善根福德的沃土啊！不要做上一点事情，唉呀呀！就冤枉的不得了啦！就痛苦坏了。有些人做了点事情，没有给他带来好处，结果带来的是痛苦、冤枉、烦恼，这就成了可怜悯者了，死了还要受恶报。我们要“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应生个无所住的心。生这个心干什么？要“为而不争”。具备这样修道的心态，“上善若水”，开悟那是自然的。障碍没了，认识的通道打开之后，智慧“哗”就出来了。所以，我们反复讲过，开悟、明心见性不是技术操作，是心灵人格的净化完善，是心地无限广阔境地的打开。

“其不欲见贤”，就是不希望他人发现自己的才干、德能、智慧，也不想展露自己的才华于大众！在这个人道上，真正有修行、有智德的贤圣，除非有教化现化任务者，皆“不欲见贤”。如果“欲见贤”，定非真贤！但也不是二乘的自了汉，而是大乘的不图名、不图利的救护者。“大隐隐于市”，唯有得道者才能做到。一个浅薄的小人，爱表现自己、表露自己、展现头角，则遭天损；“不欲见贤”，则自涵养，“有余”化为德与智，自不受“损有余”的被动制约，而是自然而成谦逊之德，于道之无私、无欲、无为、自然的属性相契。

## 第四十九章

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圣人在天下歛歛焉，为天下浑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圣人皆孩之。

老子是证到一相无相的圣者，修道的人于道相符，就叫圣人。这一类的圣人具有同体大悲心和无缘大慈心，他以救度苍生为使命。你看，这一

类圣人修得很深了，深到什么程度？深到没有“常心”。这个“常心”不是指常住妙明的“常心”，这个“无常心”是说没有固定的心。有没有固定的心？（答：没有。）那“无常心”是什么意思？就是《金刚经》上讲的，“无有定法如来可说”。那观世音菩萨也“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寻声救苦，谁叫他，谁喊他，他就救谁。有没有固定的“常心”？（答：没有。）“以百姓心为心”，当有人被狼追赶时，观世音菩萨！赶快救我！观世音菩萨就救他脱险！

“我为汝略说	闻名及见身	心念不空过	能灭诸有苦	假使兴害意
推落大火坑	念彼观音力	火坑变成池	或漂流巨海	龙鱼诸鬼难
念彼观音力	波浪不能没	或在须弥峰	为人所推堕	念彼观音力
如日虚空住	或被恶人逐	堕落金刚山	念彼观音力	不能损一毛
或值怨贼绕	各执刀加害	念彼观音力	咸即起慈心	或遭王难苦
临刑欲寿终	念彼观音力	刀寻段段坏	或囚禁枷锁	手足被杻械
念彼观音力	释然得解脱	咒诅诸毒药	所欲害身者	念彼观音力
还著于本人	或遇恶罗刹	毒龙诸鬼等	念彼观音力	时悉不敢害
若恶兽围绕	利牙爪可怖	念彼观音力	疾走无边方	虺蛇及蝮蝎
气毒烟火燃	念彼观音力	寻声自回去	云雷鼓掣电	降雹澍大雨
念彼观音力	应时得消散	众生被困厄	无量苦逼身	观音妙智力
能救世间苦	具足神通力	广修智方便	十方诸国土	无刹不现身
种种诸恶趣	地狱鬼畜生	生老病死苦	以渐悉令灭	真观清净观
广大智慧观	悲观及慈观	常愿常瞻仰	无垢清净光	慧日破诸暗
能伏灾风火	普明照世间	悲体戒雷震	慈意妙大云	澍甘露法雨
灭除烦恼焰	诤讼经官处	怖畏军阵中	念彼观音力	众怨悉退散
妙音观世音	梵音海潮音	胜彼世间音	是故须常念	念念勿生疑
观世音净圣	于苦恼死厄	能为作依怙	具一切功德	慈眼视众生”

你看，观世音菩萨永远没有自我之心，总是“以百姓心为心”。众生有什么苦难，观世音菩萨从不分别地去寻声救苦，“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观世音菩萨不会说你是善人就先救你，你是恶人就后救你，随缘普度，无有分别之心，这就是老子说的“德善”。观世音菩萨也是“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你看谁喊叫观世音菩萨着观世音菩萨没有去救度？信者他去救，不信者他也去救，这就是老子讲的“德信”。

一个得道的圣人“以百姓心为心”，以百姓心是从，以百姓心是行，真

正体现了他的存在就是为众生奉献来的。众生的需要就是他所应做的事业，众生的需求就是他从事事业的过程，他把众生当作他的同体，这就叫同体大悲之心。老子说的“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这就是佛陀表达的“下合十方一切六道众生，与诸众生同一悲仰”的同体大悲心。得道的圣者，他救度众生没有任何条件和选择，这就叫无缘大慈心，老子表达为“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这正表达的是佛陀所说的“上合十方诸佛本妙觉心，与佛如来同一慈力”的无缘大慈心。所以，老子的“德善”、“德信”就是佛陀讲的无缘大慈的“一子想”，没条件，没选择，不分别，不望报，只有无缘的大慈心。

一相同体大悲的圣人，如果以圣者来治理天下，他没有自己的目的要求，不会说我要干什么、我要做什么，他所要做的、要干的，都是百姓想要他做的，想要他干的。他要干的就是百姓心上想的，百姓心上想的就是他要做的，这就是“以百姓心为心”。我们说的观世音菩萨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那个境界就更高了，不是一般的圣君明主、转轮王能做到的。金轮王统治四天下，他的境界层次比一般的人王要高得多，但他还没有修到圣人的境界。你看，转轮王对四天下的百姓都很好，但他个人的名利心还在，这是和观世音菩萨不能比的。老子讲的“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不能局限于做君王而善待百姓，一般人把这一段都解释为君王应当“以百姓心为心”，这只是一种应用，除非君王是得道的圣人。老子明确说的是“圣人无常心”，圣人在天下不一定是做君王的，这是指达到圣人层次境界的人的心态，是描述修道人所修行的层次对应，是修道人境界达到的体现。

……达到圣人的“无常心”，这是高境界圣人所具备的心，就像那些大菩萨和佛一样，他已经没有任何分别心了，他处在究竟一相的真空绝对中，把一切众生都作为同体，就像你对你的四肢百骸一样，不会有任何分别选择的对待。你看，你的额角和脚后跟上被蚊虫叮了，你不会说头在上面高尚，多挠两把，你也不会因为脚后跟在下而不去管。为什么？同体嘛。左手疼痒你知疼痒，右手疼痒你仍然知疼知痒，绝不会因为右手有用而偏袒右手，也不会因左手不如右手有用而不管它的疼痒。你从这些极为浅显的事例感受一下，同体大悲心是个什么样的心，你就会体悟圣者的“无常心”了。圣者的“无常心”就体现同体大悲之心，圣者的“一子想”就是无缘大慈心。你从只有一个儿子的心态上体验一下，你对“一子”的心态是什么？有没有对一个儿子还有分别的？从父亲对一个儿子的心态上，你可以

体悟一下无缘大慈的“一子想”。老子的“德善”、“德信”就是无分别、无选择的同体之善、同体之信，最终就归到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究竟一相上。

圣人在真空绝对的究竟一相上，现化在二相对待的极性世界。圣者救度极性世界的一切众生，他没有众生的善恶心，也没有众生的信与不信的区分，善的他要救度，不善的他也要救度；信者以真诚心信他，不信者也以真诚心信他，这就是老子说的“德善”、“德信”。为什么圣者“德善”、“德信”呢？是因为“圣人在天下歛歛焉，为天下浑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圣人皆孩之”。圣人在天下的任务，就是要教化众生认识本体本性的究竟一相、真空绝对，没有任何对待的极性观念，什么善与恶、信与不信等代表的一切对待相都不存在。所以，圣人证到了这个境界，他在人世间来就是“为天下浑其心”，让天下的人都消除极性对待的观念，由二相转到一相，由相对转到绝对，由凡心转到圣心，这就叫“浑其心”。为什么要“浑其心”呢？因为“百姓皆注其耳目”，百姓都在二相对待的极性观念中生存，都被六根门头的对待相所迷惑，攀缘六根门头的六尘相，不知道根尘相对的相是什么，这就是我们说的两大难题百姓无法认识。

所以，百姓只有感官的欲乐追求，眼睛要看好看的，耳朵要听好听的，心上喜欢恭维的，舌头要品美味的，鼻子要闻有香的，身体要触绵软的，总之百姓皆注其感官的享受。而圣人正是要破除百姓的迷惑颠倒，要开启众生的迷雾，要让众生“皆孩之”。也就是说，要让众生皆回归真空绝对的、一相无相的本体本性。老子这里用个“皆孩之”，表示让人们“复归于婴儿”、“复归于无极”、“复归于朴”、回归到真空绝对的本体本源、回归到一体一相的本心本性，这就是圣人在世间最根本的任务。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善良的人，好心的人，我以善心对之；不善良的人，恶心的人，我亦以善心对之。虽然百姓有善恶两类，但他的妙明真心和真空本性却是平等一如的。在圣者绝对究竟的一相上，没有善与不善的对待。圣者以绝对一相的心，善待一切善恶相对心的众生，他不分别对待相，他不执著对待的极性观念，只是以绝对一相的同体无缘的大慈悲心对待一切，这就叫“德善”。“德信”的道理一样，也是以绝对一相的同体无缘的大慈心，对待信与不信、真诚与不真诚的一切众生，这就叫“德信”。“德信”与“德善”，这是修到了法界无差别相的圣者的境界，也就是体现本体本性绝对一相的高层次。圣者大都是从高层

次、高境界现化到人间来救度众生的，所以他要把众生的极性观念和分别执著之心，度化成不分别、不执著的非极性绝对一相之心，这就叫为天下的百姓“浑其心”。让天下的百姓都回归到本体本源本根本来的本心本性上，这就完成了圣者度世化人的任务，所谓“皆孩之”。

……绝对的善，老子就叫“德善”。这里的“德善”，最终是圣者希望大家都归于无分别的善，也就是绝对一相的善。绝对一相的善就叫大善，大善无善，才是“德善”。同理，绝对的信老子就叫“德信”。这里的“德信”，最终是圣者希望大家都归于无分别的信，也就是绝对一相的信。绝对一相的信就叫大信，大信无信，才是“德信”。“德善”、“德信”是圣者证到绝对无差别相的一种境界，叫大善无善、大信无信，无善无信当然就非善非非善、非信非非信；与之相对，当然也无非恶非非恶、非不信非非不信，这不就进入了非善非恶、非信非不信的绝对了吗？！

……圣人的责任就是普化社会，普化人间，甚至普化十方世界，让众生都有“德善”，都进入正知正见，目的是要让一切众生彻底解脱。

“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老百姓有一类有诚信、说话算数的，恪守道义的；有一类没诚信、欺骗人的，不守信用的，但是圣人无分别的都“信之”，都以诚信对待他。诚信的人，我以诚信对待你；不诚信的人，我还是以诚信对待你。目的是什么？让社会皆归诚信，这就是“德信”。

“圣人在天下歛歛焉”。“歛歛焉”的“歛”，本意是合的意思，收敛的意思。那圣人在天下干什么？“歛歛焉，为天下浑其心”。那这是什么意思呢？“歛歛焉”，就是叫你回头。回头是岸，叫你要回头反观你的本性，见到你的本性，这就把众生趣外奔逸的攀缘心收回来了。这就是我们讲的，六根门头不著一切对待的显现相，见显现的有相无相直下就见不显现的绝对一相的六根性，这就是“歛歛焉，为天下浑其心”。叫天下的百姓都能够明心见性，不著耳目之欲，不被六根门头的相所转，各自见到他的本心本性，这就“复归于婴儿”、“复归于朴”了。

你不把心收敛回来，你不回头，你不反观观见性，反闻闻闻性，反觉觉尝性、嗅性、触性，反知知觉性，就被六根门头的相所转，见相著相；就不知道有绝对一相的六根性，趣外奔逸，贪图外界的色声香味触法，见相著相，造生死之业，不能解脱。所以，圣人在天下就是“为天下浑其心”。

“浑其心”就是叫你不攀缘外境，见显现的相直下就要见不显现的、隐微的本体本性。



……“浑”是圆融的意思。这里的“浑其心”就是叫你明白，六根门头的色声香味触法跟你的六根性是什么关系？是无二无别的关系，只是一个的关系。所以，说六根门头的有相无相时，有相无相是根性；说根性时，根性在哪里？就是有相无相。把有相无相跟根性圆融无碍，圆通不二，这就叫“浑其心”。

“浑其心”，我们就叫六根转正觉。六根门头凡所见闻觉知的相，都是你的六根性本身，凡见的都是见性，凡闻的都是闻性，凡觉的都是尝性、嗅性、触性，凡知的都是觉性，就达到性外无相、相外无性，性相不二，性相一如，直下见到六根门头的有相无相就是你的根性本身，这就叫“浑其心”。“浑其心”的修法也是先有真空，最后归到只有真空，这才就“浑其心”达到究竟了。

……原来显现的六根门头的有相无相，跟不显现的根性是同一个东西，“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名字不一样，一个叫性，一个叫相；一个叫显现的，一个叫不显现的。周敦颐把显现的叫阴阳、动静、五行、乾坤、男女、世界万物；把不显现的叫无极本体。你看，一切显现的对待相都“装”在上下的空圈里。上下的空圈就代表不显现的本体本性，一切相对的万物就是显现的相，显现的相跟不显现的本体本性同时同座，无二无别，这就是《太极图说》所表达的大智慧。用文字来说的话，“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如果明白这个道理，这也就“为天下浑其心”了。“圣人在天下歛歛焉”，为天下百姓“浑其心”，目的就是指导着叫百姓都要走向回归本体本源的大道！

……百姓就追求五色、五音、五味、驰骋田猎、难得之货，追求的结果是什么？老子形容眼瞎了、耳聋了、口爽了、心发狂了、令人行为有障碍了。所以，只要是攀缘显现的相，在六根门头执著分别，见显现的不见不显现的，必定死路一条。所以，“圣人为腹不为目”，内求不外求。“去彼取此”，“圣人皆孩之”。

……“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圣人就是修德符道的人。“孔德之容，惟道是从”，才叫圣人。符道之人，思维言行，一切的一切，都是体现无私、无欲、无为、自然的道的属性。这样的圣人就没有“心”，没有什么“心”？没有“常心”，没有常人的背道之心、违道之心。常人的心就是贪欲妄想之心、私心杂念之心。圣人没有常人之心，“以百姓心为心”，就是给百姓奉献！也就是圣人的人生价值就在于为一切众生服务，为一切众

生奉献自己的智慧与德能。正如《华严经》所说：“菩萨若能随顺众生，则为随顺供养诸佛；若於众生尊重承事，则为尊重承事如来；若令众生生欢喜者，则令一切如来欢喜。何以故？诸佛如来以大悲心而为体故。因於众生而起大悲；因於大悲生菩提心；因菩提心成等正觉。譬如旷野沙碛之中，有大树王，若根得水，枝叶华果悉皆繁茂。生死旷野菩提树王亦复如是。一切众生而为树根，诸佛菩萨而为华果，以大悲水饶益众生，则能成就诸佛菩萨智慧华果。何以故？若诸菩萨以大悲水饶益众生，则能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是故菩提属於众生。若无众生，一切菩萨终不能成无上正觉。善男子，汝於此义应如是解，以於众生心平等故，则能成就圆满大悲；以大悲心随众生故，则能成就供养如来。菩萨如是随顺众生，虚空界尽，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此随顺无有穷尽。”

圣人以大悲心随顺众生，以利乐有情为人生内容，以救度一切众生为人生的价值，这就是圣人不同于百姓“常心”的地方。百姓之心想并非都是奉献之心想，一般公民的心往往是把你的东西给我，我就高兴；把我的给你，就不高兴。但老子就以“百姓心为心”，你需要，那我就奉献给你，而且无所图报、无任何目的。如果人人都能够给别人奉献的时候，那人类社会还竞争、争夺什么？哪还有战争残杀呢？没有争、贪、夺、抢的自私心态和行为，那时我们就“无尤”了。

……孟子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就是无我相、无人相的孝慈。圣人没有常人的识心分别，以同体大悲、无缘大慈之心，平等一如地对待天下众生。所以，“圣人在天下，歛歛焉，为天下浑其心”，这是指圣人要让众生具有“道”的一相无相之心、浑然一体的无分别之心、性相不二的如如之心。因为“百姓皆注其耳目”，六根外驰，攀缘六尘，著相分别，造生死之业，六道轮回，痛苦万千。所以，圣人悲悯众生“为天下浑其心”。让世人超越因识心分别而产生见相著相的极性观念，清除人们在极性对待中的烦恼痛苦。

为从根本上解决众生的烦恼痛苦，圣人提出“复归于婴儿”、“复归于朴”、“复归于无极”。这就是用“道”的平等一如之心，驱散众生极性分别的妄想心，从而产生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究竟一相的妙明真心。以己之心和百姓之心只是一个心，所谓“唯此一心，只此觉性，本无一物”，就进入真空绝对的一心之无心，这就是“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圣人在天下的任务，就是要教化众生转凡成圣、转有心为无心、转妄心为真心、

转杂心为一心、转见相著相为见相见性、转极性心态为非极性心态，这就是“歛歛焉，为天下浑其心”。凡夫众生无始劫来，用二相的妄心分别识取主客内外的一切事物，见相分别成了自然而然的习气，所谓“百姓皆注其耳目”。如何直下见相见性？如何直指涅槃妙心、妙明真心？这是圣人解脱众生烦恼痛苦的根本任务。

## 第八十章

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这一章是世人曲解老子非常严重的一章。人们会从字面上看到，这是讲如何建立国家，如何让民众更好地生存，看起来是涉及国家体制的问题，但老子的含义并非如此。整个《道德经》都是以修德符道为主红线的，即使就是讲一些有关人类社会、国家民众、人们生活的事情，那都是为修道、悟道、证道、成道而阐述的。释解《道德经》不能依文解义，尤其是佛陀、老子、庄子等大圣们的经文，寓意极深，都是以解脱众生为终极目标而建立的。所以，佛陀专门讲“依义不依语，依了义不依不了义，依智不依识，依法不依人”。目的就在于不要对圣者的经文“依文解义”，要“依义不依语”，不能只看文字语句的表达，不能依俗人的俗解，要看到圣者究竟的了义之指归是什么，也就是“依了义不依不了义”。

《道德经》和佛经都是圣者在究竟一相绝对大智慧境界上的灵光流露，不是思维意识的逻辑识解，所以人们往往按自己的一知半解来冒揣圣者的大智慧心地，结果就与圣意相去甚远。当然，从思想家、哲学家以及没有修证的俗人来解经文，自然就得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差别来，但对圣者的本意来说，有些甚至是极其荒唐的诠释。

这一章从字面上看，老子主张“小国寡民”的体制，有各种器械都不用，老百姓到死都不远徙，不像现在到处往来旅游迁徙。有舟舆车乘而不用，甲兵而无所陈。为什么？不需要！没必要有舟车兵乘，连文字也不需要，所谓“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直到“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这一章的确困惑了历代许多

研老解老的人，要说难就难得很，要说简单唯这一章简单。你（指一位老师）对这一章怎么理解？（答：我理解的这个是人类社会发展达到一个比较高级的阶段……）

从文字上，谁都一看是讲社会组织的。你（指另一人）不是喜欢老子吗？你说这是什么意思？（答：“小国寡民”是不用兵器，“有什伯之器而不用”，重死不远徙，“有舟舆，无所乘”，乘舟舆呀，用甲兵呀，这些都是二相。结绳就是古代记录语言文字的，就是没有语言。他说“有舟舆，无所乘之”就是一相的状态，“复结绳而用之”就是不用语言文字，就是离语言相、离文字相、离思维相，整个社会发展到人人都是一相的状态，才能达到。）哟！你从哪里得来的？（答：您讲下的。）是背下来的，但你（指又一人）就不知道。（答：略。）这不是你说的那个。老子是一个修道的得道者，他陈述的语句因时代变了，人们就很难理解他说的内容了。前面讲过，老子经常用天下呀、国家呀、王侯呀等这样的话，你可不要当做要夺取天下，要做国王，要建立什么样的制度组织，那样理解就麻烦大了，就成了俗人的俗解了。你说一些人就是这样解的，哪怕所有的人都这样解，那都不能代表老子的本意，老子眼睁睁地看着他那样解，也没有办法。这就是孔老夫子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你（指一人）以前听过我讲《老子的大智慧》吗？（答：没有。）那就是看过书？（答：从书上看到的。）

……这不是讲倒退的历史翻转，而是要明白大道的无文字性（“使民复结绳而用之”）、无语言性、无思维性。“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是指不需要用语言交流的高层次，所谓无语言相。“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乃是指无心识分别的无思维相，这是指修道达到了极高的境界。这和《楞伽经》如来讲的无思维相、无语言相、无文字相是相通的，是指无私无欲的道法自然的生活乐趣。处在一相无相的境界，“甲兵”“舟舆”等的二相极性对待根本就不需要，也不需要各种器械的使用，亦不需要国土范围的扩张，更不需要争夺管制更多的百姓和人众。这都是老子讲时时与道相符的圣者的“无为”自然状态，是修道达到高境界高层次的一种表现。不能从字面来理解老子所说的大道之属性，依文解义，老子蒙冤，就必然将大道的描述俗化为社会政治的现象。

你想，像老子这么一位大智慧者，假如说成俗解的小国寡民，那能成吗？小国，小到多少？寡民，寡到多少？比如说，春秋时代的诸侯国也算

是小国寡民，春秋的诸侯国根本就没有夏商周统一的时期治理得好。所以，老子说的“小国寡民”不是俗人理解的小国寡民。中东的那些国家也都不大，也寡民，人也不多，但连一天都不得安宁，倒是大国还比较安宁一点。所以，“小国寡民”不是讲社会组织现象，就是我们现在说的佛国净土也不是“小国寡民”，那是层次境界的提升。

那这里的“小国寡民”指什么？道场修行得道的人不少？道场修行得道的人不多。这样的人集聚在一起，你看互相的境界都是高层次的。那么这些人在一起，需要不需要“什伯之器”？就拿古人来说，一禅定就能云游十方世界。不要说老子，就八仙都经常云游四海，只是凡人就根本不相信、不理解罢了，只当神话来看待。实际上，达到老子这个境界层次的圣人在天上人间穿梭，在不同世界现化，那是经常的事情。佛陀讲“不动周圆”，佛经上经常讲，佛一入三昧，无处不到，无处不在。孔老夫子也讲“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这些圣者的经文，一个不到那个境界层次的人怎么能理解？犹如给蚂蚁说太平洋有多浩瀚，蚂蚁能理解吗？佛陀讲，唯佛与佛相通。不到佛的层次，你怎么能揣测佛的境界？现在的人只知道科技的不可思议，哪能知道圣者高层次境界的更不可思议？佛陀说“不动周圆”，就是说在此地没动，十方世界佛土都遍到。不能以自己的有限知见来揣测大圣们的不可思议的境界。人家能“不动周圆”、“不疾而速，不行而至”，那要你的舟车干什么？要你的“什伯之器”干什么？老子前面讲过，“不行而知，不见而明，不为而成”，还讲过，“无为而无不为”，我们怎么能理解老子讲的这些内容？你没有那个境界层次，你没有那个功能神通，你是无法理解的。就像你天天看的电视，你只是会看而已，你也不一定知道电视的机制原理。同理，如来说他可以同时回答十方世界众生同时的提问，这叫语言陀罗尼。那我们怎么能理解？所以，看圣者的经文，不要把圣者跟你的境界层次画等号。就连王阳明说的“花不看时花不在”，又有多少人能理解？直到量子力学发展到今天，人们才认识到世界是因观察者而存在。西方的科学家才认识到，王阳明几百年前就明白了量子力学的结论，所以推王阳明为量子力学的鼻祖。老子的这一章是讲高境界、高层次修道人的状态和属性的，只是用了社会现象作为比喻，引导普通人要知道圣者“无为而无不为”的层次和境界，唤起众生对修道的向往。

“舟舆”，就是舟车。我们今天坐高速列车、飞机，到月球上去还要坐个火箭。但你要知道，对一些仙人来说，到星际之间那不算个什么。唐玄

宗时代就来了个月天子，古籍有记载，但现在的人却当成笑话，说到月球上死寂一片，哪有个月天子?!佛陀讲，世界层数多如微尘。众生所见闻觉知的现象都是循业发现，人看是水，鬼看是火，那究竟是什么? 哪有个究竟? 究竟是真空绝对的一无所有，既非水又非火，只是循不同众生的业，展现不同的依正报。同是一个时空点，可以说有无穷的世界现象，这对不懂循业发现的人来说是难以理解的。你今天看到的宇宙星系是你人道上的人有，到鬼道和天道就不一定有这样的现象了。我们看见鱼在水中，但鱼不知道那是水，对鱼来说就好像我们说的空气一样。这对不学佛法的人来说，简直是无法沟通和理解的，甚至是对牛弹琴。

四川大学博士生导师陈兵教授，在其著作《生与死》一书中讲述他的亲身经历：他从19岁到29岁的十年间，曾有过六次脱体经验，这种经验与西方专家们调查的一般脱体经验有所不同。“离体后即可发现，自己仍有身躯，但与本人长相衣着不同，为一披发白衣的古代童子状，每次所见皆同。此‘我’能看见自己的肉体躺在床上，其体质和行动自觉与肉体不同，自然能穿门透壁，行走甚速，行时作‘环走’状，足似不触地，危急时能升于空中，远距飞行时速度愈来愈快，最快时只觉自己为一极小的粒子，二千公里路程约半小时可到，在空中飞行时能看到火车和飞机在下面慢慢移动。当穿过墙壁、门窗、屋顶等障碍物时，回头一看，身后有无数道微细金光迸射，当时理解为自身与实物擦撞而生的光电效应。离体之‘我’意识清晰，不同于梦中，虽能意识到自己是离体之‘魂’，但对自己是谁，变得模糊。有时觉得曾是另外的某人，有时自忆本从天外而来，暂时寄身这个世界，已辛苦备尝了。

离体之后，有时先见光明灿烂，犹如春日骄阳，而光有清凉感。所见熟识之人，皆与平时所见形貌不同：有的身有光明，可见其内脏；有的一团漆黑，有的现某种动物凶猛之相。能听见人们说话，但觉其声远而又近，隔着一个难以言喻的界限。能清晰看见并听见其语声同属一界者，主要是自称为钟离权、吕洞宾及天使、龙王、土地神一类仙、神，还看见有古装武士等在电线上空飞行。他们的形貌基本如人，多为现代以前古装，与人的主要区别在于，人是光照于其面部有明暗之分，仙神们则光从其自身发出，眼眸不动而目光中蕴含深沉智慧。他们称离体之‘我’为‘生魂’，叮嘱应尽快归还‘本宅’，时间久了对身体有损。有时有政治、人事方面的预言，后来都有应验。还见到一些亡故之人，如已死去50多年，连父辈都不

记得的祖父，然只能远观，见其为一黑影，告言死后境况，谓见离体之‘我’光明炽盛，不能接近。每次离体时间，多为二小时左右，最长曾达六小时，时间稍长后，即有饥乏与无归属感，终而回归肉体。先在肉体前回忆此次经历，确认有归入此肉体之必要，然后卧于肉体之上，便立即如梦初醒，醒后虽意识清楚，而觉胸闷不适，四肢僵冷不能活动，需经一、二小时后方慢慢温热能动，下床行走时犹觉腿关节僵硬，往往跌倒。

笔者最离奇的一次脱体经验，是在1974年农历四月初七日傍晚，晚餐后躺下休息时，忽见有周朝衣冠的人来迎，脱体后迅速飞升，看到了地球外‘大香海’中的仙山和四层天宫。当到第四层天时，如回老家，自然记起那是曾生活过几千年之久的兜率宫。在那里见到了佛教、道教二教的教主各自说经的场面，目睹玉皇大帝、耶稣基督、圣母、穆罕默德和多位东西方古代圣哲们听释迦牟尼说法。游览了西方极乐世界，有自称摩诃目犍连者，称‘奉佛法旨，为你演化十二因缘’，只觉头上白光一闪，即退回无数劫前，重现无数轮回历程，又自觉于未来恒久修菩萨道，一级级上进，最后于将来大火劫中，作为994位大菩萨之一，从火海中运载众生达安乐处，终至成佛。其间自觉历时数万劫，而实际只用了几个小时，可谓至极稀奇。回归肉体后虽多半忘失，但在禅定中能部分呈现。其中所闻佛教术语如‘十二因缘’、‘唯心所现’等，皆为此前所未曾见闻，回归后数月方从佛典中发现。所见无量寿佛赤色形相，于十多年后看到藏传佛教的无量寿佛像，才发现与之相近。

这一神游‘奇梦’，使笔者激动不已，当时在天外曾想，为将这见闻回报于人类，还须返回人间。笔者由此而引起研究佛学的浓厚兴趣，在钻研了显密诸家的教义十多年后，确认总体佛法与自己‘演化’体验中所蕴含者一致。笔者曾多番反省研究这次体验和自己当时的心境、生活条件等，自认为绝非解释为一个偶然的奇梦便可说服自己。一个在当时毫无宗教知识信息储存、日常沉迷于作‘大革命’中口号式歪诗的人，能作出这种奇梦，是不可思议之事。”

你看，我们有一人，他就是修道修得非常好，修到六欲天的最高一层，那些仙人们硬叫着要他回到原来六欲天的仙境上去。他说，他要回六欲天，但总是走不脱，不管走到哪里我都把他挡着不让走，说：你这一生必须要解脱，你要跳出三界，再不能在三界内做仙人。你看，一些修仙道的没能跳出三界，还在欲界里具有贪、瞋、痴、慢、疑、嫉妒的众生心，

还要跟别人比试一下高低，就说明他的心态还远没有修好，犹如《封神榜》上三老君的一些弟子一样，没能究竟解脱，类似得很。

你要明白这个“结绳而治”，这是借用“结绳而治”来表达无文字相的境界。文字是低层次的一种交流方式，虽然对人来讲那是非常必要的，但对老子这样修道的圣者来讲，那是不必要的，有比那更为简捷殊胜的交流方式，所以就不需要文字了。这是老子用中国人的方式讲无文字相、无语言相、无思维相。

……“小国寡民”，是指修道的道场，把同参道友们组织在一起，已经修到很高的层次了，根本没争贪夺抢了，根本就不需要文字交流，连语言的发展都不需要了，都是以心传心，那些舟舆、甲兵都不用了。有一些原始部落的人，也都能以心传心，不要语言，所以这是先进还是落后？你是用“硬件性文明”来衡量，还是用“软件性文明”来衡量？如果小国寡民都是“软件性文明”，这你就能理解老子说的是什么了。很明显第八十章，老子是讲“软件性文明”的，不是讲“硬件性文明”的。你的“甲兵”、“什伯之器”、“舟舆”这些东西，都是后来才有的，也是硬件性文明的产物。真心修行的人，就像李玉东老人这样的人，社会上的人怎么能想得通？没人相信还有这样的人，真正对自己没利的事情抢着干，吃亏的事情乐意干，你要把他的这事迹介绍给不修行的人，人家就当个笑话着来看待。他们认为你们是胡编的，根本就不会相信。你给一些境界差距远的人讲，没人能理解。灵山不就是“小国寡民”吗？！那是你不听话着，我说叫你不要用手机，你不听，禁止了多少年，你是不听着！不听，你看你不能证悟！你的思想早都被手机控制了。你什么时候把手机不用了，就像李玉东老人那样，他之所以有那么深的悟境，他什么都不会用。什伯之器用不用？不用，光用个斧头、砍刀来劈柴。你们车上不拉他，他就步行上走了。你看，上苍眷顾着他，佛菩萨护念的就是这样的人。你一天拿个手机，眼瞅得瞎瞎地了还盯着手机，非把你要拉到生死道上去不可。所以，发明手机的人年轻轻地就死掉了，到死的时候后悔了，他把人类害了。的确智能手机是个魔，这就是佛陀说的，邪师说法如恒河沙。所以，你“结绳而用”，连文字都不要，反而就修证开悟得更快，软件性功能的开显更容易、更深厚。仓颉造字的时候，“天雨粟，鬼神哭”。这到底是前进了还是后退了？你看，李玉东老人梦见他跟仓颉两个在无极台，面对面坐下都没说话，有没有语言？

（答：没有。）严格地说，仓颉是个极性观念发展了的人，按照“硬件性文



明”历史进程“前进”了的人，对“硬件性文明”来说，发明文字也是一个贤者；但对“软件性文明”来说，这是一个衰退的标志；对回归本源的人来说，他是个大罪人。那为什么我们还要尊重他？因为到仓颉的时代，“硬件性文明”已经发展得很明显了。到黄帝的时代，“硬件性文明”已经成世界性潮流了，你挡也挡不住。那给这些“硬件性文明”发展挡不住的人，也要有一种交流的方便，所以文字的发展就非常必要了。

尧王时代的许由，那是个修道人，他对尧王让位都认为是对他耳朵的污染，现在的人能理解吗？像许由这样一类人，在那个时代也不少，他们都是追求软件性文明的修道人，所以还有许由洗耳的典故。《庄子》上记载了许多像许由一样的人，这样的人都在软件性文明上追求，他们修道修得很深了，他们到了就像老子讲的“小国寡民”般的境界。到这个境界的修道人，他们集聚在一起就体现了老子第八十章的内容：“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这些具有软件性文明功能的人组成一个团体，所谓的“洞天福地”，他们的生活、他们的乐趣、他们的境界、他们的追求，都不是硬件性文明的人所能理解的。所以，老子在第八十章讲的内容是对不同文明、不同境界层次的一种表达，要叫现在硬件性文明的俗人来看，那简直是无法想象的，只能给那些愚人留下些笑料。所以，历代都有人乱猜瞎解，甚至嘲笑老子落后倒退。一部《庄子》都是修道人境界的描述，只有庄子那个境界的人才能理解庄子说的什么，不了解庄子境界的人，就把庄子当一个寓言学家，根本不知道《庄子》一书的内容是什么。《庄子》中讲的“浑沌”，“南海之帝为儵，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儵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儵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儵”、“忽”就代表硬件性文明，“浑沌”就代表软件性文明，七窍五官的“视听食息”那只是硬件性文明强化感官的现象，软件性文明的“浑沌”根本不需要五官七窍的功能，以硬件性文明强化的结果，软件性文明就消失了，所以“浑沌”就死了。你的什伯之器、舟舆、甲兵、语言、文字、思想、思维等不都是硬件性文明强化的结果吗？！所以，“儵”与“忽”有的感官功能的强化，对浑沌来说根本不需要，你把浑沌按“儵”、“忽”的要求来改造，只能使软件性文明消亡，也就是浑沌死。你要知道，南海之帝

“儻”和北海之帝“忽”就代表南北二相对待的极性，而中央之地的“浑沌”，就代表绝对的非极性。硬件性文明是极性世界极性观念强化的人所具有，老子所说的什伯之器、舟舆、甲兵、语言、文字、思想、思维等都是硬件性文明的象征。今天的科学技术的发展，都是硬件性文明强化所产生的，这对南海之帝“儻”和北海之帝“忽”来说非常正常，他们觉得“浑沌”不正常，而处在“浑沌”的境界上，自然就是老子八十章所描述的软件性文明的特征。但可悲的是，是硬件性文明的南海之帝“儻”和北海之帝“忽”改造了中央之地“浑沌”，而不是软件性文明的“浑沌”去改造南海之帝“儻”和北海之帝“忽”。这不就表明了硬件性文明战胜了软件性文明吗？所以，是浑沌死而不是南帝、北帝死，这就证明了软件性文明已经走到被硬件性文明必然取代的历史阶段。

……“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庄周笑谓（楚）使者曰：‘千金，重利也；卿相，尊位也。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牛乎？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绣，以入太庙。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岂可得乎？子亟去，无污我！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庄子虽然处在穷间陋巷，贫困潦倒，却对高官厚禄不屑一顾，因为他的境界是软件性文明，而不是硬件性文明的荣华富贵、轩冕金玉，他境界高雅，优游在“浑沌”的软件性文明的法乐之中、智慧之中，他“安其居，乐其俗”，卿相高位不为所动。何也？有道之至乐而不追求俗乐，犹如有天人的花蜜酱而不食人间粗陋之抔食。

《庄子·让王》中说：“孔子谓颜回曰：‘回，来！家贫居卑，胡不仕乎？’颜回对曰：‘不愿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亩，足以给飧粥；郭内之田十亩，足以为丝麻；鼓琴足以自娱，所学夫子之道者足以自乐也。回不愿仕。’孔子愀然变容曰：‘善哉，回之意！丘闻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审自得者失之而不惧；行修于内者无位而不忤。丘诵之久矣，今于回而后见之，是丘之得也。’”颜回不愿仕，以琴自娱，以夫子之道自乐，而不愿作官为宦而满足感官之需求。你就知道，颜回和庄子的追求是在软件性文明的高境界中，而不是在硬件性文明的名利追求中。你就知道“小国寡民”并不是指社会的一种组织形式，而是一种高层次的软件性文明的境界描述。

郑国执政的子阳资助列子，以博个好士之名，于是子阳就派人送他十车粮食，列子再三致谢，却不肯收受实物。妻子埋怨说：“我听说有道的人，妻子孩子都能快乐地生活，我却常常挨饿。宰相送粮食给你你却不接受，

我真是命苦啊！”列子笑着对妻子说：“子阳不是真的了解我，听了别人的话才送粮给我。以后也可能听别人的话怪罪我，所以我不接受。”

颜回、列子、庄子在春秋战国时候，还保持着软件性文明的遗风，他们都追求内在境界的提升，而不是着眼于硬件性文明的感官享受。所以你就知道，老子讲的“小国寡民”的内容，那是指修道人高层次、高境界的软件性文明的象征，而不是俗人讲的理想的社会组织，老子是让人们追求软件性文明的解脱。

……你要想在这个世间享福作乐，你要满足你的感官享乐，你不“甘其食”，不“美其服”，不“安其居”，不“乐其俗”，一定是追求外境，满足自己的感官欲乐。为什么“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因为修道的悟道之人“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什么都掌握在他的一相绝对的境界中，都在人家的内心上。要你互相往来干什么？你的互相往来还不是为了互相交流吗？人家有“不相往来”的交流方式，何必往来劳顿？人家都能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不动周圆”，要你互相往来的低级交流干什么？《金刚经》讲，“如来者，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所以，究竟解脱之人当然是“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因为不需要往来。你往来就说明二相的对待和阻隔太严重，你是二相当然要往来，人家一相不需要往来。假如你证到了周遍法界，哪有个往来？佛经上讲，佛可以以应化身到十方世界去，这种往来是应化身的往来，但佛不动周圆，法身遍满，根本不需往来，就遍至十方世界了。

你看，佛经上讲，释迦如来到天王佛那里去，不是肉身去，不是应身去。给阿难说：我要出门，不准别人打扰。文殊一看，哟！所有的如来都集聚到天王佛的那个佛土上开会去了。文殊想，诸佛聚集必有妙法宣讲。他就叫弥勒跟他一块去。弥勒说：我不去。文殊说：你怎么不去？这么好的法会可不要错过。文殊就起了要到天王佛国去听经的这一念，就被天王佛贬到铁围山上。文殊使尽了浑身的解数，就是进不了天王佛的佛土。文殊纳闷，为什么不让我进入会场听经闻法？天王佛说：你动了一念，你要到我的佛土上听诸佛讲法，你就动这有往来的一念，有听法的一念，就把你贬到铁围山上去了。这里就着重说明，不能有往来、听闻的二相对待，究竟一相无往无来、无听无闻，所以老子就表达为“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从这一章你要体悟，老子比喻的是绝对一相的无文字相、无语言

相、无思维相。你要好好领悟这个道理，你也就能知道“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的修道的高层次了。这样一些修道的“小国寡民”，俗人怎么能理解？比如说，百丈禅师和他的那些弟子们聚集在一起专心参禅悟道，不就是“小国寡民”吗？！何况那些弟子们还都没有完全开悟，如果全部都证到很高的层次，你就能体悟到八十章所讲内容的文字旨意了。石头希迁的弟子惟俨禅师，希迁禅师让惟俨去马祖那里，说你的悟道因缘在马祖那里，出家因缘在我这里。果不然，惟俨在马祖那里就开悟了。马祖道一禅师的弟子灵默，马祖说，你的出家因缘在我这里，开悟因缘在石头禅师那里。果不然，灵默到了石头禅师的道场就开悟了。这还需要互相往来讨论吗？！

现在连这样的“小国寡民”都遇不上了，你要能找一个跟你说禅论道的人都太少了，你要找一个马祖跟石头禅师互相“灵”交“神”通的人，那太难得了。所以，你要好好地体悟“小国寡民”这个境界有多高啊！

……你听过佛国净土发生过战争吗？北俱卢洲都没有战争，北俱卢洲的人寿一千年安安然然地，什么争斗都没有。今天我们战争频繁，这是我们的共业造下的。有没有那个高境界了？没有那个境界了。现在想一下，那小国寡民怎么成立？如果把老子的“小国寡民”看成是理想社会的乌托邦，那你也太小看老子了。老子的“小国寡民”只能对应后来人修道的道场。人家那个时候达到这个层次境界的修道人相当多，只是我们不知道。你看，如来在经文上讲，到他灭度多少年以后，这些罗汉们都在人烟不到的地方，聚集而修行。那你能知道吗？在我们地球上，罗汉、菩萨聚集修行的很多，但你这个肉眼凡胎的境界，就是到那个道场里也看不见、听不到。比如，五台山是文殊菩萨的道场，他经常在那里聚集菩萨们讲经说法，你今天去能看着吗？犹如蹲久了的人，站起来看着空中有虚华，但未蹲的人根本就看不见。境界层次的差异以此浅显的事例，你可以对比着悟解一下。昆仑山顶、北冰洋、南极洲，你去不宜居住，但偏偏成了得道高人的世外桃源和清净道场。你要好好地理解圣人境界的高超，不能以我们凡夫的心量去度量圣者的无量。现在的人根本不能理解这里的道理了，不知道《老子》的第八十章说的是什么，只当了是老子理想的社会组织方式，把老子当成个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军事家、社会学家来看待了。现在越来越末法了，后世的人也就越来越不能理解了。“小国寡民”，就你们这些人能听一下，要在外边这么讲，小心挨打。那些反对的人，他的理由也

充足得很，没有办法了，时代成这样子了！

## 第八章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

只要是圣道，不管哪一类修习，不外乎是两大内容，一类是心态品德，一类是正觉智慧。现在我们看一看“上善若水”，这是说转正觉转到高层次、高境界的人，心地柔软着像水一样。水是老子经常引用的一个比喻表达。的确，在我们物质的世界里，有形物体像水一样柔软的你再找不着了。空气、虚空比水更柔，但它们不是有形物体，所以在有形物体中水是最柔弱的，它是能代表“道”属性的物相，所以老子讲“上善若水”。修道修到上善人的境界，其心态的美好，柔软和顺的像水一样。你看，“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只有水具备有无我利他的属性和无私奉献的品格。你叫水去冲厕所，它绝不会说：那么脏臭，我不去；你叫它上国宴去，它不会说：我可能资格不够，我不敢去。水你叫它浇灌田地，它痛痛快快地就滋润万物；你叫它去解众生的烦渴，它自然就满足众生的渴饮。发洪水的时候人们咒骂它，它没有厌恶感；天干旱时人们渴望它，它没有尊贵感。你就发现，水具有的品格是不分别、不拣择、不攀缘、不谄曲、无争无贪、无好无恶、无私无欲、无为自然，所以老子经常用水来比喻“道”的属性。

老子讲：“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也就是说，有像水一样的心态，众人不喜欢干的你去干，能做到这一点，就“几于道”，与道不远了。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没利的事情抢着干，吃亏的事情乐意干，这是我们对有情识的人来讲的。对无情识的水来说，有利没利的事情它都自觉自愿地去干，吃亏不吃亏的事情它都自动自发地去干。得道达高境界的人，其心态就像水一样，“无可无不可”，“非可非非可”，这就从转心态上转到绝对一相了，当然就“几于道”。

“上善若水”，水怎么善？“水善利万物而不争”！这个形容非常形象，水利万物而不争，“不争”的含义是什么？像水服务于一切，从来没有自己，不为自己争。水的确做到这一点了，这是说上善人的心地修持到像水一样了，这是一种层次境界的表达。那么，特征在哪里？就是利一切而不争。

那个“不争”就是不为自己争。那不为自己的层次很多，有自己但不为自己，这是一个层次，这是正人君子。这一类“不争”，修行的层次境界相当了不起了。这是一大类，这一类层次境界多得很，要有多少就有多少。另外一类，“不争”是没有我！没有我么，争什么？这是一大类。这两类的不争，前面一类是修习的阶段，第二类是修习的究竟。那“上善若水”，这是一类笼统的比喻，水利万物而不争，我们先从究竟意义上讲。

究竟上讲，水怎么利万物而不争呢？你看，水它不知道有自己，水有没有自己？水没有自己。这一种如水没有自己的不争，就像《金刚经》中讲的没有我相一样。也就是说“一切法无我”，一切法无我了之后，在人的心态上你要得成于忍，水就已经不存在忍不忍了。这样的究竟的不争、无我的不争，这就是究竟的无我三昧。像水一样没有我，不争，不就入首楞严大定、金刚三昧了吗？！

“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这很显然不是究竟的说法，这是对于“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的修行过程所表达的。“上善若水”，从水没有我这个层次来看，水利万物的一切都是妙用了。“处众人之所恶”，这是水无我的一种比喻，比喻人修道能“处众人之所恶”就具有无我的心态了。一旦无我了，就与道接近了，但还没有达到与道同一，所以叫“几于道”。

“居善地”，下面老子一连用了几个“善”字，说什么都是善。究竟地说，这个“善”就成妙用了。究竟无我的不争就是“为而不争，利而不害”，那“为”就是妙用，“利而不害”就是妙用的功效。下面一系列的“善”，就指的是“无作妙力，自在成就”。现在看“居善地”，你怎么“居善地”？也就是对地也要妙用，你居住地的环境也要妙用。那你怎么“居善地”？（答：略。）不会。这个“居善地”，地怎么“善”呢？是不是把地刷白抹红？不是那个意思，刷白抹红不是“善地”。你居住的环境都是地，你要见到那一切相皆是实相，不就“居善地”了吗？！这是从眼根上讲的，究竟地讲，眼根门头只有见性，别无它有，这就“居善地”了。《法华经》讲，宝塔从地涌出，为什么不从虚空中来？如来的用意就是要让你眼见大地和宝塔的色相，同是见性本身。宝塔的七宝色和大地的非七宝色，都是见性本身，对见性来说，无二无别。或者说，地和宝塔皆是见性的存在方式，只有见性，别无它有。宝塔从地涌出后，腾升虚空，虚空是无色，不管是虚空的无色，还是大地和宝塔的有色，有色无色皆是见性本身。你眼见有色是见性中所现物，你眼见无色还是见性中所现物，有色无色只是见性时，就是

“居善地”。

你见一切相皆是实相，皆是见性本身，这不就“善”了吗？你如果把地当成地了，见色著色，见相著相，那就叫不善。“地”是你真空见性的妙用相，真空妙有；但妙用还是你的见性本体，妙有真空。一切地不就是色相吗？你把这一切地的色相怎么“善”呢？你看到这一切地的色相，色即是空，色即是真空的见性，这就“居善地”了。那你见到一切宇宙万物的时候，只是本体本性，只是空性大我。你见地的时候，不是你空性大我本身吗？地的存在方式很多，沟也是地，山也是地，平原也是地，你看到这一切地的相皆是见性，这就叫“居善地”。“善地”无地，才是“善地”。

“心善渊”。你怎么“心善渊”？究竟处怎么“心善渊”？那你先看“渊”。“渊”是深的意思，指心地处在寂灭境地，一无所有。这是从意根来说的，你“心善渊”，就是指意根门头只有觉性。你什么时候“心善渊”？心在寂灭境地，就只有觉性独存独尊，觉性的妙用妙有还是觉性本身，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有念无念皆是觉性。你能有念无念只是觉性，这不就“心善渊”了吗？“善渊”无渊，才是大渊。“东山水上行”，“桥流水不流”，“三七等于二十五”，“张三吃酒李四醉”。如此不可思议的事，常人必定得出一个不可能、绝对错。但你要知道，你意根上产生一个不可能、绝对错的分别观念，这不就是有念吗？你认为对也好，你认为错也好，皆不出有念。只要有念，就证明觉性常存。若是无念呢？亦证明觉性常存。所以，禅宗讲，诸佛要出世，东山水上行。佛什么时候出世？就是有念无念只是觉性时，佛就出世。也就是说，意根上只有觉性时，佛就出世。觉性如如不动、真空绝对、一无所有，这不就是“心善渊”吗？！

“与善仁”。“与”是与人交流、参与，包括你给别人布施，这都是“与”。“与”就是与人交往，与人交往的时候要“善仁”啊！展现出你的仁德来。仁德展现在哪里？平等一如，一视同仁就“善仁”了。北魏时期，五台山举行无遮斋会，不论道俗、不分贫富贵贱男女。一天，一位贫穷的妇人抱着两个小孩，并跟着一只小狗，来参加法会，贫妇无钱布施，就剪下自己的头发作为供品，妇人说我有急事，请布施给我斋食，于是给这妇人三份饮食。妇人说我这狗也要一份斋食，给狗也给了。她说我肚子里还有一个胎儿也要一份，事僧生气地说：你求斋食，贪得无厌。当时文殊现身化菩萨像，狗变为狮子，两个小孩是两童子，说如下偈言：“苦瓜连根苦，甜瓜彻蒂甜，三界无著处，致使阿师嫌”。“众生学平等，心随万境波，百骸俱

舍尽，其如憎爱何！”“持心如大地，亦如水火风，无二无分别，究竟如虚空”。文殊现化的目的是勘验修道人是不是“与善仁”，如果真的达到“与善仁”，究竟一相，平等一如，就不会有爱憎之分了。这是从事相上来讲的。

那真正的“与善仁”，就是我们说的三轮体空，你和你交往的人以及交往的事物，这三轮直下都是真空。如，布施的时候三轮体空，没有我，没有人，也没有人我交往的一切相用，这就直下见这三轮只表达真空本体独尊独存。见有情只表示真空本体独尊独存，见无情亦表示真空本体独尊独存，见一切相用只是用来表达真空本体独尊独存的。到此境地，你就“与善仁”了。“善仁”无仁，才是大仁。与人交往的时候，除了最根本的、最基础的平等一如，一视同仁之外，还要把它推到究竟处，这就是水无我的表示。到此境界，你就发现，你也是见性中所现物，那你见到对方，交流的对方，参与的对方，这一切都在你的见性中，是你见性中所现物，这不就平等了吗？这是究竟的平等一如。达到究竟平等一如，这才是真正的一视同仁，也就是真正的“与善仁”。

“言善信”，“言”是教化。“言善信”，就是教化之言是绝对真实可靠的，这是事相。你的言说要对人负责，你对人负责了，就说出真实可靠的“信”言。“汝今有缘故，吾今为汝说，但信佛无言，莲花从口发。”如果你能信佛是绝对的一相，佛从不讲法，如来说你就具足多闻。六祖的“但信佛无言”，就指“言善信”。从究竟理相上来讲，不可思、不可议就是最根本的“言善信”。因为无言才是大言，大信无信，才是“善信”；“善信”无信，才是真正的“言善信”。无言无信，才是善言善信。那个无言才是最真诚的“言”，那个无信才是最善的“信”。因为无言就没有一点虚伪，最为真诚，无言无思的如如不动，不是最真诚吗？那么，把这一种究竟的“言善信”，我们应用到具体事相上，与人交流也好，教化众生也好，只要出于口的语言，都要诚信可靠、真实可依。你看，为什么叫圣言量？圣言量是圣人证得的究竟了义之说，故圣言量就是规律，圣言量就代表绝对的真理、不变的规律，这就叫“言善信”。

“正善治”。“正”当然就是正知、正见、正道、正修，这都是正，要“善治”。“善治”，就是要正确地对治我们的各种烦恼跟愚痴，对我们的烦恼愚痴要用正知正见、正修正法、正道来对治。佛陀说：“菩提与贪欲，是一而非二，皆入一法门，平等无有异。凡夫闻怖畏，去佛道甚远，贪欲不生灭，不能令心恼。若人有我心，及有得见者，是人为贪欲，将入于地狱。



贪欲之实性，即是佛法性，佛法之实性，亦是贪欲性。是二法一相，所谓是无相，若能如是知，则为世间导。”这就是“正善治”。

究竟地说，“正”是什么？大正无正，无正才是真正的“正”。大治无治，无治才是“善治”。无正无治，这就到究竟的绝对一相了，才叫“正善治”。大正无正，那当然大正无邪，无邪无正就是绝对的一无所有。到此，一切对待的烦恼障碍就都清除了，一切极性的愚痴妄想就都不复存在了，这不就“正善治”了吗？推到究竟处，连正邪都没有，正见正知都不存在。为什么不存在？“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不需要分正邪，根本就没有正邪！真空绝对么，有没有正邪？（答：没有。）没有正邪，才是“正善治”。等你说有正有邪的时候，就低了一个层次。以绝对究竟的“正善治”来对治我们极性对待的烦恼业障，就是真正的“善治”。《金刚经》一开始讲，如何降伏其心？佛陀讲“如是降伏其心”，这就是“正善治”。只有推到非极性真空绝对的时候，起一切妙用都叫“善”。《金刚经》讲，“修一切善法”，出来了个善法，肯定是相对恶法而言的，所以如来马上说，“所言善法者，如来说即非善法”。什么是“善法”？无善无法才是“善法”。“善法”就是无有一切法，“实无有法”就是“善法”。佛陀说：“所言一切法者，如来说即非一切法。”同理，“正善治”，无正无治，就无邪无不治，入到真空绝对，就是“正善治”。老子都用一个“善”字来表达，你不要当善恶的善，当善恶的善来讲，那只适用于相对法。以相对来讲的时候，就不是无我的“不争”了。所以，老子的“善”字都是要叫你入绝对的境界，才是真正的“善”。

“事善能”，从事一切工作的时候都要“能”。这个“能”，佛法上就叫圆通，也就是说，无所不能，无所不通。惠能讲的最上乘法就是“事善能”，所谓“万法尽通，万法俱备，一切不染，离诸法相，一无所得，名最上乘”。马祖道一未悟之时，一天就参禅打坐，连师父的劝也不听。于是怀让禅师就在他的禅窟前磨砖，磨得他不能入定，问曰：师父磨砖做什么？答曰：做镜。“磨砖岂能成镜？”师曰：“磨砖既不成镜，坐禅岂能成佛？”马祖道一从此就入慧门正修，很快开悟。这里就体现了怀让的“事善能”。

修到圆通无碍了，就叫“事善能”。妙用无穷，没有任何障碍，这才是绝对一相的无碍圆通。不然你只能从事这个，不能从事那个，那就不叫“善能”了。“善能”无能，无所不能，就叫“圆通大士”。修到圆通大士还有没有障碍了？（答：没有障碍了。）没有障碍了！什么时候就圆通了？只有真空绝对的一相无相就圆通了，你只要有相就不能圆通。所以，“事善能”，

推到究竟一相上，那个“善”就是妙用无穷、妙用无碍。你看，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化、十四无畏、四不思议，这不就是“事善能”吗?!

“动善时”，你只要动，对面就站下个什么？（答：不动。）老子在这里讲“动善时”，就是不失时机，该动就动，该做就做，该行就行，恰到好处，就是“动善时”。如禅宗讲的啄啐同时，就是“动善时”的事例。不失时机地播种，也是“动善时”。儿童的教育学习也要“动善时”。你看，自然界中春生夏长、秋收冬藏，都是“动善时”。四季更迭，昼夜交替，都在给你展现“动善时”。在人的修道来说，就要把握好火候，根基成熟就要及时点拨。如德山吹灯悟道，正体现了龙潭崇信禅师的“动善时”。也就是说，一切运作施为中要把握好时机，这是事相的说法。

究竟地说，什么时候就是“善时”？“善时”无时，无所不时；善动无动，无所不动，无动无时，就是“动善时”。你只有时时在道中才能“动善时”。你时时在真空绝对中运作施为，就是不思议中的见闻觉知，或者说“能善分别诸法相，于第一义而不动”。时时在道中，“于第一义而不动”，虽能善分别，但在寂灭不动中善分别，这种不思议中的善分别，就叫“动善时”。“动”就叫分别了，但前提是在不思议的寂灭绝对中“动”，这种动叫无动之动，也叫自动化的动，不存在心识分别的动。犹如观世音菩萨千处祈求千处应，就是“动善时”。十方世界中同时喊叫观世音菩萨救苦救难的那是数不过来的，如果不能入到真空绝对的一相中自动无碍地救度，而要靠你的心识作为，那就麻烦了，那根本就来不及。所以，“动善时”是自动无碍地进行，就叫“无作妙力，自在成就”，这才能体现“动善时”。

……见闻觉知的相都在运动变化，但不思议的真空绝对的根性如如不动，一切运动变化的相用都在如如不动的根性中进行。犹如镜像的生灭变化，都在如如不动的镜体中进行，镜体给你“动善时”，从来不耽误“胡来胡现，汉来汉现”。同理，你入到真空绝对的立体大圆镜中，就“动善时”地给你妙现出一切来，从不延误，“随有所念，境界现前”。犹如无极中“S”线一出现，就给你顿时现出太极阴阳两半的相来。“S”线的出现，与阴阳两半所代表的依正报的相就同时出现，这不就是无极本体“动善时”吗?!

“夫唯不争，故无尤”。没有我就“不争”了。“争”是谁争？有小我的二相时就有争，一相无争，一相就无能争，也无所争。这里的究竟“不争”必须是要无我，无我了谁去争？一相无我，就彻底不争。有我相的不争，那是不彻底的。苹果吃饱了，可以让给别人吃，这也叫不争，但自己

想吃苹果的时候争贪心就起来了。众生有我，所以不争是不可能的。修到真空绝对的究竟一相，入到大我无我，周遍法界只是一个空性大我，就无能争，也无所争，这就是老子讲的“夫唯不争”。

无我的“不争”，就“无尤”了。“尤”是过失、过错之意。如果彻底无我了，就根本谈不上争。“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换句话说，吾所以有争者，为吾有我，及吾无我，吾有何争？所以，无争必然要无我才能达到，达到无我了，那谁产生过错过失呢？！所以，无我不争，就“无尤”。

……过失过错都是从哪里来的？（答：有我。）关键危害最甚的就是有我，一切一切的法都是因我而有，无我顿时一切法皆无。经常给你说，诸法本无，对待不有，因我而有。“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就是因为水没有自己，是你站在水外边着看水，水不知道它是谁，水根本就没有自己。如果水有自己，叫冲厕所去它就不去了。正因为水没有自己，让它冲厕所去，它就“高高兴兴”的冲去了。水若有我了，就不冲厕所去了，就争着要上国宴。你看，水的确是“上善”。上善无善，才是大善。只要无我了，所做的一切就都冠一个“善”字，你要好好体悟老子的“善”字法门，这和“大”字法门是相通的。

……“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这是老子叫我们二相对待中的人修道，首先要把心态转好，心态转不好，正觉不能开显。心态要转到像水一样，“处众人之所恶”，那当然就没有分别执著心了，自然就将小我损之又损，以至无我；无我了，还要得成于忍，这就“几于道”。“几”者最相近也，最接近也，最相似也。无我得成于忍，就“几于道”了。无我达到三昧境地，也就是彻底无我，就是“即于道”了，就是道本身了，成就“道我”了。

“几于道”的心态表现在哪里呢？能记起吗？（答：没利的事情抢着干，吃亏的事情乐意干。）佛陀讲：“如是苦行都无利益，无利益事尚能为之，况有利益而当不作？于无利益，心能堪忍，不退不转，是故定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于己无利的事情若能坚持做，这样的修行一定能证无上。这和老子讲的“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是完全相同的。吃亏的事情乐意干，没利的事情抢着干，这都是“几”道之法，如来说“定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大慧宗杲开悟后，他师父说，你还有一件工作没做，就是洗刮屁股的

竹板。你（指一人）肯定不干。干不干？（答：干。）最脏最累的活，最对自己没利的事，你能抢着做，乐意做，这就是“处众人之所恶”。老子已经给你肯定地说了，你能以“处众人之所恶”的这个心态去做任何事情，那你必然“几于道”。

……佛国净土的一些菩萨，一听我们娑婆世界的五浊现象，吓得不敢来了，那里的佛就批评，你不要看娑婆世界五浊恶世，那里还有自愿在五浊恶世度化众生的大菩萨。在五浊恶世一天的修行，就相当于在佛国净土百日千日的修行。文殊师利菩萨、地藏菩萨、观世音菩萨等无数的大菩萨，都现化在五浊恶世度化众生，他们都是“处众人之所恶”。说明他们的境界或几于道，或于道相符。这才是讲“处众人之所恶”，是指众人不爱干的事。如果按如来说的“有人捶詈，同于称赞”，“捶詈”那就更是众人之所恶了。做一点众人不爱做的事，这又没有打，又没有骂，如来说哪怕打了骂了，还要同于赞扬，这是何等的心态修证啊！如来在《六波罗蜜经》中说，有人割截你，你还要感谢他，因为你得三份功德。一则消了你的往世之业；二则你得忍辱波罗蜜；三则如果你真的能同于赞扬的话，你这样的感恩之心功德更是无量。对方以堕恶道的代价来成就你的道业，你怎么能不感谢他呢？！

……“处众人之所恶”，推到极端的“所恶”就是要命。老百姓所说的“处众人之所恶”，就是吃点亏，没利益。你想想，这跟要命相比，差得多了。如来说，要你命的时候，如果你真的没瞋恨心，没有抱怨心，你就得三份功德，当然你要感谢他。如果你有这样的心态的话，光这个心态就已经到了究竟一相了，这不就成就忍辱波罗蜜了吗？！光忍辱这一项你就到彼岸了，彼岸就是究竟的一相、绝对的真空，就成就了空性大我。到了空性大我的波罗蜜，有没有我被割截？就无小我可割截了。能到此境界，自然成就唯我独尊、唯道独尊。

……佛陀说：“菩萨亦尔，见割截者生大庆慰：除我罪业，施我法财，由为我故受恶名称，失于人天解脱之乐，受三途苦。以是因缘，为我善友，作我良伴，成我安忍波罗蜜多。我于彼人应生敬重，乃至菩提不忘恩德，况反生瞋，若起瞋恚，是负恩德。由是缘故，倍生敬心，作善师想。虽能如是难忍能忍，由于自他未亡分别，但名安忍，不得名为波罗蜜多。复次，菩萨住闲寂处，而有人来谤菩萨言：汝不与取，作淫欲行，打骂治罚。菩萨摩訶萨而安忍之，作是思维：非他过失，是我宿世曾谤于他，打骂治罚，

以我余殃招彼治责。彼因害我，当堕恶趣，应于是人生大悲愍。复自思维：我今此心极为奸诈，畏堕地狱，生安忍心，又欲自成忍波罗蜜，令割截者当堕三途。如是思维，深生惭愧，菩萨是时见已过已，于割截者生愧恶心，善知识想，深生尊重，但名安忍，非波罗蜜多。何以故？由于自他有分别故。”一切著相分别是解脱之障碍，没有转正觉的一相心，就不能彻底解脱，只有超越极性对待，阳=阴，阴=阳，无二就了脱。

你看，如来叫你先从三种利益上来忍，再想割截你的人为成就你的道业而堕恶道，再进一步想到，我这私心杂念重，人家为了我堕了地狱了，我这奸诈心故意忍下着，叫人家堕地狱而自己得利，这不是忍辱波罗蜜的究竟处。为什么？有自他分别，二相对待。我这心极为奸诈，自己害怕堕地狱，让人家堕地狱来成就我的道业，我要深生惭愧。这就是极端的“处众人之所恶”，这个极端的境界，对普通人来讲，想都不敢想，就是对修道人也极为极端。就到这一步，还不是佛陀要求的安忍波罗蜜。佛陀继续讲：“复次慈氏，略说菩萨安忍三十二种，所谓无贪是安忍，不害是安忍，无热恼是安忍，无瞋是安忍，无恨是安忍，无忿是安忍，无诤论是安忍，不染欲境是安忍，能护自他是安忍，顺菩提心是安忍，无分别心是安忍，不著生死是安忍，顺业果是安忍，身清净是安忍，口意清净是安忍，坚固不退是安忍，言说自在是安忍，无遍计是安忍，自觉圣智是安忍，将护彼意是安忍，修四梵行不随禅生是安忍，于人天乐得自在是安忍，相好圆满是安忍，梵音深妙是安忍，灭除诸恶是安忍，远离慳垢是安忍，除断嫉妒是安忍，舍诸怨贼是安忍，近菩提分是安忍，离诸不善是安忍，乐处寂静是安忍，获诸佛法是安忍。慈氏，如是三十二种安忍波罗蜜多，菩萨修行能得无生法忍，速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复次慈氏，云何名为安忍波罗蜜多？若人恶骂，当观此声犹如谷响；若被打时，当观此身犹如镜像；若被瞋时，当观此心犹如幻化；若见忿怒，当观此心，性无諠动；若得利养，当观此心，自性调伏，不生欢喜；若失利养，当观此心，善妙寂静，不生瞋恚；若遭毁谤，当观此身犹如虚空，不应加报；若遇赞誉，当观自身，性无我慢，而不高举；若得称叹，当观心性本来空寂，不生欣慰；若被讥嫌，当观本心，性离怖畏，不生忧戚；若遇苦时，当观法性，本无逼迫，不见苦相；若受乐时，当观实性常住不变，无苦乐相。菩萨摩訶萨住安忍时，如是八风不能动转，何以故？以菩提心住真实相，离于彼我，见法身故。复次，有不安事，皆忍受之，为欲

降伏诸魔怨故；当行一切难行苦行，为调外道诸邪见故。慈氏当知，我今略说安忍波罗蜜多。”

你看，这三十二种安忍波罗蜜的属性、现象、表达，为什么能做到？一句话，“以菩提心住真实相”。你看，如来五百世中做忍辱仙人，你说疼不疼？你如果住到真实相上，离了彼我，见了法身，法身疼不疼？法身疼的话，珠穆朗玛峰那一根刺就大得很，早都把法身疼死了。你就知道，法身根本无疼无痒，你只要进入真空绝对的一相周遍的法身，一切难行苦行就都能行。

进入真空实相，就无忍可忍了，这就叫无生法忍。生都不生了，还有什么要忍的？疼不生了，痒不生了，身不生了，心不生了，时时只在真如实相中，法身遍满，在这个境界中就能做一切难行能行、难忍能忍，因为你始终在究竟一相上。“有人捶骂，同于称赞”，那该是何等自在？！佛菩萨都是自在者，何以不成佛？！心地自在，智慧必自在。若能于对方恶意捶骂中而自在，何愁无上果不成？！

……“慈氏菩萨摩訶萨白佛言：‘世尊！如是忍者既非究竟，云何名曰究竟忍耶？唯愿如来分别解说。’尔时，薄伽梵告慈氏菩萨摩訶萨言：‘善男子，真实忍者，以正智慧，了一切法本性皆空，即此空性与一切法，本性无二故。一切法性空性正智本性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以是当知，世间法即是空，空即是世间法，二法本性不相离故，如是忍者名究竟忍。’”

虽然到了末法时代，我经常给你们讲，录取标准变了没有？（答：没有。）录取标准没有变。要趋向无上的境地、果位，如果真的能捶骂同于赞扬的时候，你这个境界就是转心态，也就是老子讲的“处众人之所恶”啊！那到了何等的境界和层次！

“取相忍，非真实忍”。取相，是指你有相，那你忍的再好，你还在相上，不是真实忍，是对治忍。就这个取相忍、对治忍，一般人都做不到，能做到的早都成佛了。那究竟忍是什么？究竟的真实忍就是要“以正智慧，了一切法本性皆空”。那你现在注意，你要知道，最终的解脱是智慧解脱。我这个玻棒就代表一切法，你能够发现我这个玻棒就是本性空，你就能理解“一切法本性皆空”。哪怕割截我们身体都能忍下，但没有智慧透不过去，所以如来讲，只有智慧才能解脱众生。如来讲的解脱的智慧，就是《金刚经》讲的“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一切法就叫诸相，“诸相非相”，就是

“一切法皆本性空”，一切法没有自性，皆是真空绝对本身。你看，人家禅宗把拳头一举，说，这是什么？你一旦哪一根上有相，就说明你哪一根的根性真实不虚。哪一根门头相的展现，没有任何其它的作用，只表达你的根性独立存在，相是你根性中的相，根性中的相就是根性本身。换句话说，真空绝对的一无所有的根性在哪里？就是根性中所显现的一切相，凡每一根门头的相皆是每一根根性本身，如能这样忍者，如来就叫究竟忍。

无真空寂灭的根性，不现一切运动变化的相，见一切六根门头运动变化的相，就见寂灭的根性。这个要是从心地上透过去，就叫正智慧，也叫究竟忍。你看，如来说，用正智慧了知“一切法本性皆空”，你见一切法直下就是真空本性本身。因为一切法跟真空本性同时同座，无二无别，只是一个。如果真的了解这个道理，就叫正智慧。说我的见性在哪里？如果没拳头的相，没水晶球的相，没日月星辰、山河大地的相，一切宇宙众生的相都没有，什么都没有，连你都没有，你的见性在哪里？你今天所见闻觉知的这一切，正就是表达你的根性真实不虚。无根性不现一切相，现出刚才说的这一切相就见根性朗朗现前，这就叫正智慧。

……那个世间法就是一切显现的对待相，它只是用来表达不显现的真空本性的。空是指真空，真空即是一切世间法，一切世间法即是真空，真空与一切世间法，“二法本性不相离故，如是忍者名究竟忍”。这正说明了，显现的世间法和不显现的真空，“二法本性不相离故”，只是一个，这就是如来说的“究竟忍”。这种“究竟忍”就是彻底的无生法忍，再没有世间法与真空的这二法了。你有这个智慧，就叫正智慧，有这个正智慧，就能彻底解脱。

……一定要“安贫守道，唯慧是业”。要追求智慧，追求智慧干什么？谁能答上来？（答：度化众生。）注意！这些东西没人给你说，你活上几辈子都不知道，越活就越糊涂了。刚才讲了，活着就是要开显智慧，智慧在我们本体上就带有，“明德”本来就有，只是没明着出来。智慧本身圆满具足，一定要把我们圆满具足的智慧开显出来。把这个智慧开显出来干什么？一定要活着就是为他人、为大家、为社会、为自然界、为一切众生服务。有了智慧就是要为一切众生服务，要舍己为人，这样心量就放大了，没有我了。没有我了之后，环中就没有点了；没有点了，你就跟环一样了，就成“永动机”了。唉！一定要成为“永动机”。……你能听到这些内容，从你耳朵里过一遍，都种下未来打开你智慧的种子，都给你种下不可思议的

善根。你未来就知道，活着就是为他人、为大家、为社会、为自然界、为一切众生服务来的。

……显现的就是那个不显现的。你天天见显现的就见那个不显现的，久而久之，你就发现了立体真空大圆镜了。见到立体真空大圆镜了，就开显你的大圆镜智。智慧开显了，你就才发现了，唉哟！圣人讲的都是对的，“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今天我们为什么不能理解圣人的说教？就是因为有我，执著这个小我，不叫这个小我吃亏，不叫这个小我受一点委屈，坚固的我执就不能开显空性大我，坚固的妄想使“明德”就明不出来。根本就不知道活着要干什么，那你怎么能解脱呢？！如果你能知道，活着就是为他人服务来的，光记住这一句话，非解脱不行！记住了没有？（答：记住了。）唉呀！记什么？这个时候记住了，下去就不知道了。如果真的把这一句话记住，“活着就是为他人服务来的”，那你非解脱不行。就这个种子种上，都非解脱不行，没有不解脱的。你看，菩萨都是为实施这个愿力行菩萨道来的。像持地菩萨给人背东西，全是义务！都不要钱。你就知道，你修到佛菩萨的境界了，真的你把“明德”明着出来了之后，你旷大劫来的根本烦恼和生死痛苦就都解除了。那个不能用财产、财富、价值来衡量。

……所以，人活一世只有一条路可走，就叫奉献人生；只有一条路可走，就叫无我利他；只有一条路可走，就叫“处众人之所恶”；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为而不争”，“利而不害”；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行菩萨道；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只有一条路可走，就叫“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复归于婴儿”，“复归于无极”，“复归于朴”；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圆满成就无上正等正觉。

……所以，现在学佛法要把大慈悲心、“大慈悲光明云”开显，要把大喜心、大舍心，学着学着慢慢要开显，这就是要成就真实波罗蜜。为什么？

“以无所得心”才是我们的本来心。你活着就要为大众服务，你活着就要为利益他人活着，你活着就要无我利他，这就是“处众人之所恶”。众人最讨厌的是什么事情？众人最讨厌的是没利的事情叫他干，吃亏的事情叫他做，这就是“众人之所恶”。老子是圣人，他说“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你看，你能“处众人之所恶”，一定就跟道接近了。

……“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老子这里讲的“善”是什么意思？“善”是指非极性



的绝对一相之境界，达到真空绝对的一相境界所做的一切都是“善”。佛陀讲：“能善分别诸法相，于第一义而不动。”也就是说，始终在第一义的真空中所运作施为的一切都属于“善”。具体地说，只要心契于道，于道不离的不思议中所起的见闻觉知、言谈举止、起心动念、行住坐卧、运作施为等一切妙用相，都叫“善”，所以说“善”是指非极性的绝对一相的境界。如“居善地”，就是见有相无相皆是实相；“心善渊”，见一切有念无念皆为觉性；“与善仁”，见一切有情无情皆平等一如，或一视同仁；“言善信”，有言无言皆诚信无欺；“正善治”，一切举措和办法皆为弘扬圣贤之道，用圣贤之道教化百姓，让人人都趋于真空绝对的究竟一相；“事善能”，在一切事物之中皆圆通无碍；“动善时”，在一切运作施为中适宜、适时、适度。因为始终不离大道，时时不离本体，处处皆是一相无相的真空绝对，唯道独尊，唯我独尊，那还和谁争？一相本无争，绝对不需争，真空没有争，无相争什么？所以，到了真空绝对的究竟一相，“不需息心除妄想，只因无事可商量”，这就是“夫唯不争，故无尤”。

……达到“上善”的时候，这个人就是圣人。圣人是“为而不争”，“利而不害”。圣人已经不危害一切了，跟一切都不争了，只是为他人而做，为他人而利，这不是咱们讲的无私奉献吗？！所以，无私奉献的道理深得很！当你能像“水善利万物而不争”的时候，我们就不被境界所转，见境就不着了，绝不争了！

不争了，才能“处众人之所恶”。众人讨厌的、不爱的，偏偏你能够在众人都不喜欢的那一个境地、那一个环境、那一个角色上，“故几于道”，你和道就差不多了。

……“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这些“善”是什么善？这些“善”就是指“上善”。什么叫“上善”？坏了分别心识，不被外境所转，心不染著一切的时候（心、身、世界不染著的时候），就是“上善”。达到上善了，“居善地”等的这几个“善”字都是妙用，妙用可以在世法中，也可以在出世法中。“居善地”，在哪个地方居住，智慧、德行能善化哪一方。“心善渊”，“渊”是什么？（答：是实相本体！）对！“渊”是实相本体。心时时契入实相，也就是说心时时在禅中。“与善仁”，“与”是跟人交接，上善人跟人结交就是个仁爱之心，教化之举无非是利人、利物而已！“言善信”，上善之人说出的语言可靠，都是诚实之语，“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诳语者、不异语者”。“正善治”，正道就

在于降伏其心，善于用正知正见治其妄心识念！上善人以正道管理民众，教化民众。教化民众能行十善，就能普化天下。“事善能”，干什么去都有能力，有本事，有智慧。你看，证悟了的人说两句话都说得非常巧妙，言不由经。你看，惠能说：“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与会大众听了，“一众骇然”。印宗法师一听，“见惠能言简理当，不由文字”，“定非常人”。“动善时”，只有上善人才能“动善时”。怎么“动善时”？比如禅宗说啄啐同时，就是“动善时”。小鸡在蛋壳里边快要出来的时候，母鸡在外“啄”，小鸡在里“啐”，内外同时敲这个蛋壳。母鸡要是迟一点，小鸡就会被捂死；早一点哩，小鸡还没成熟，就冻死了，或风刀“割”死。可见，迟了不行，早了也不行，要恰好合适，这就是“动善时”，善于把握时机。圣者“动善时”，人家就能掌握这个火候，这就叫对机说法。“动善时”，该行动的时候就要行动。比如说，该种庄稼了，你不种，错过时节了行不行？不行！这就不是“动善时”。该收割的时候说是再等两天，那小麦粒就都落到地里去了。上善人就能及时做不请之友，是及时雨般“动善时”。

“夫唯不争，故无尤。”“上善”没有极性对待了，是一相非极性，和谁争？一体无争！你看，左右手争不争？左手和右手从不打架，从不争。要是左右手争，我们就连馍馍都吃不到口里了。什么叫“上善”？一体就是上善；不分别就是上善；破除了极性，没有心识分别了，这就叫上善。

……“处众人之所恶”，众人不爱干的事情，有利于他人、有利于社会、有利于大家、有利于自然界的事情，我们干，这就是菩提心、无所得心，这就是成佛的德行。如果一个人不能利他、利大家、利社会，这个人就成了“地之重担”。所以，“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确实给我们指出了转心态的妙法。

### 第三章

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

解《道德经》你始终不要脱离老子是一个修道证悟的圣者，他的内容我们从文字上看，相当的内容好像是和世法联系起来的，实际上就与佛经的譬喻类似。有好多东西要从究竟了义上去认识。先看“不尚贤”，“尚”

就是崇尚、重视、推崇。这里的“贤”，首先是要有能，经常把贤和能联系在一起，“能”是才能和德能。我们说过，成圣条件是智、能两方面都要圆满，就是智慧和德能双方都要达到究竟，才能称为圣。在智慧和德能这两个方面，有一个方面特殊超群的，就可以称贤人了。“不尚贤”，也就是不尊崇、不贵重奇技异能，或者有特殊智能的某一个方面。当“不尚贤”的时候，“使民不争”。那么，这个古代也有一部分人就像现在的科技人员一样，有好多人有特殊的技能。就像墨子，他就有特殊的技能，他做了一个竹子或木头的鸟，能飞几天，那个技能就不得了。诸葛亮不是也会做木牛流马吗？这一类属于技能方面的，相当于后世说的科技人才，这是一类。那还有一类有专门智慧的，像张良、韩信等，有特殊的政治和军事才能，这是一类。但有的人，道德品行特别好，但不一定智慧超群，我们说的柳下惠，你看坐怀而不乱，像这样的贤人多得很。

老子讲的“不尚贤”，目的是不让百姓追名逐利，以坏世道人心，导致人们争贪夺抢，扰乱了社会人心，这都是为追逐自己的名利所导致的。贤人首先要注重德能，其次才是才能，德才兼备，当然是正品；有德无才，就是次品；有才无德，就是毒品；无才无德，就是废品。那么，老子“不尚贤”，一则说的是社会“尚贤”时，就缺乏德才兼备的贤人，社会风气已到德才兼备的人普遍不存在了，才“尚贤”。另外，“尚贤”的弊端主要来自推崇奇淫技巧和某些专门的专业人才。你要知道，崇尚这些人才的时候，社会就需要这些人才，当社会需要这些人才的时候，就一定是大范围内存在着争贪夺抢的需求。比如说，没有战争就不崇尚军事人才了，没有奇淫技巧的泛滥就不崇尚技术人才了。比如，美国有会制造原子弹的人才，那当时的苏联就急需这样的人才，紧接着相应的国家都会崇尚这样的人才。你从这一点就可以知道，老子指的“不尚贤”就是不打破大范围的大平衡之格局。假如说，全世界都根本不知道有原子能的时候，整个人类社会就不“尚”这样的“贤”。你一旦打破了大范围大格局的平衡，你不尚贤也不行了。就如美国有了原子弹，其他国家不尚核武器的专家就不行了。从这个意义上你好好地体悟一下，圣者老子大智慧的眼光。“不尚贤，使民不争”，的确体现了圣者智慧认识的深远和眼光的远大。一旦社会有某一种奇淫技巧现世的时候，必然扰乱社会，扰乱人心。所以，老子的“不尚贤，使民不争”，主要指的是才能而不是德能。如果一个人的心灵净化、人格完善，自私自利心淡化，无私奉献心自然，“尚”这类的“贤”，这老子是不会反

对的。明白了这一点，你就知道老子“非以明民，将以愚之”的大智慧所在了。

你看，后来的科举制度，一部分人考上功名了，就能做官，就能发财，所以把天下的读书人都引导着追名逐利，把儒家的解脱学说全用成升官发财的敲门砖了，这就是社会崇尚功名所导致的。好多人穷其一生的经历就追逐科举，一直发展到像“范进中举”那样的现象出现。所以，全社会的学人都争，甚至把儒家的圣道都异化了，都不知道圣道是解脱之道，这样的“尚贤”结果并没有给人类的解脱带来任何好处。直到周敦颐现世，以身作则，力挽儒家圣道的异化，以人人公认的才能才华偏偏不去考科举，不以科举去追求升官发财之道，但他的学术成就却得到了科举场上一些著名人物的赞叹。和他同时代的科举佼佼者黄庭坚、苏东坡、王安石、赵抃等这样的大家，都对周敦颐的品格和才能赞叹不已。苏东坡说：“先生岂我辈，造物乃其徒。”黄庭坚说：“人品甚高，胸怀洒落，如光风霁月，廉於取名，而锐於求志；薄於徼福，而厚於得民；菲於奉身，而燕及矜嫠；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宋朝一般不经科举之路就不能高升。人们由周敦颐先生的德才兼备给皇帝推荐，认为人才难得，但反对的人却说，他那么高的才能，有那么大的智慧，为什么不参加科举考试呢？这不是故意藐视我朝开科取士吗？这不是自恃清高吗？皇帝一听，也就不提拔他了，这就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周敦颐的任务是为圣道正名来的，是要表明圣道是解脱之道，而不是做官为宦的敲门砖。但全社会的尚科举人才之“贤”，他个人是没法扭转的。

佛陀讲，他降世已经是五浊恶世很严重的减劫时期了，选贤与能的大道时期已过，你也再找不出更好的选拔人才的办法了，所以只能无可奈何花落去。老子“不尚贤，使民不争”的智慧眼光，只是给人间留下了闪光的圣者境界之不凡，但也无能为力。今天的人，你光看一看智能手机的发明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弊端，绝不亚于毒品的危害，但你能阻止它吗？不可能了！犹如镜破，就再无法重圆。只有能理解老子境界和智慧的人，才能体悟老子的苦心和慈悲。

如果你把“贤”当成一个明心见性的境界层次来看待，那这样的“贤”就非常需要“尚”了。你看，人们争不争明心见性的这个“贤”？不争。你就知道，人们崇尚贤的落脚点在哪里？就在利己，就在满足自己的名利追求。这样的“尚贤”当然就会使民争，而且还会使民心大乱。你看一看，

争不争明心见性？不争。为什么不争呢？因为全社会不推崇明心见性的智慧境界。如果人类社会都推崇圆满的智慧 and 圆满的道德品行的时候，也就不去使民争。何以故？民众的境界低下，他只看的是眼前的利益，他没有长远的眼光。即使你推崇明心见性，也不会引起民众去争，除非明心见性了对他的名利有好处，他才会去竞争。所以，你就更能理解“不尚贤，使民不争”的内容是指什么。

现在学校里靠什么来督促学生去学习？靠考试。衡量一个学校的好坏，就是看考上的学生有多少。这就使整个社会的教育都异化了，学校追求的是升学率，并没有追求德智体的全面发展。所以，老子就知道，你崇尚什么，就引导民众去争什么。整个人类社会都被所谓的创造发明全扰乱了，但有多少人能理解这个道理？都在利己的前提下、争贪夺抢的前提下去“尚贤”，这将是人类社会不安定的源头所在。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理解？（答：能。）你看，全人类的学校都异化了，只说我这个学校的升学率是多少，至于我培养的人怎么样，很少有人过问。所以，有多少是德才兼备的正品？就连有德无才的次品都不多见，几乎大多数是有才无德的毒品和无德无才的废品，这两类人都成了社会的负担。

“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如果不推崇难得之货，就不使民起盗心。“难得之货”，有些都是人为操作起来的，如果你看重什么，人们就珍贵什么。有些并非那个东西珍贵，是因某些人的人为操作而珍贵，当然有些是物以稀为贵。当年拿破仑拿了个铝碗炫耀他的高贵，当时铝比金子都贵重得多，就是稀少的原因。现在炼铝的技术成熟了，铝制品到处都是，就不贵重了。如果你不贵重它、不珍贵它、不稀罕它，这个东西也不会得到人们的珍视。古代有些皇帝颁布禁令，对奇技、异服明文禁止，不让人们去珍贵它，也起到一定的效果，但如果真的是受人们珍重的东西，那是禁止不了的。如，大熊猫既有物稀的珍贵，又有形态样子的受人喜爱，所以大熊猫就很贵重。社会上只要贵重什么，人们就会追求什么，甚至以非法偷盗而攫取。就拿黄金来说，到底贵重个什么？除了不生锈，相当成分带有人为操作的因素。作为金属，黄金不能做刀刃，太软着不能用。黄金也不能做有些器具，如飞机、火车、汽车等，太重反而性能不好。你说稀少，黄金也不是太稀少。关键是从古到今，人类社会已经形成这么一种观念，相当成分是为人为的观念。但黄金作为硬货币，就使人珍贵它，甚至引诱人们去偷盗。

“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见”，现也，有故意显示炫耀之意。不要给人们展示能够引诱人们起贪心的事物，人们的心地就不会被贪欲扰乱。佛法上讲，“心本无生因境有”。外境上展现人们贪爱的财色等物时，就会使民心扰乱而蠢蠢欲动。一个人不见他可欲的东西，他的心地是安宁的，心波不会荡漾。一个不修行的凡夫，见了他所贪爱的东西，他是控制不了的，驾驭不了的，结果就使人心失控，导致各种不良的后果产生。你看，古今中外因财色的可欲坏乱人心的事例比比皆是，所以老子提出“不见可欲”，让民心安定不乱。

老子以“尚贤”、“贵难得之货”、“见可欲”这三件事情作为比喻，要一切人都不要被名利思想所扰乱，尤其是修道人，绝不能有财色名利的思想。如果有财色名利的思想作怪，作为一个普通人来说的话，就会污染他的心灵人格；作为一个修行人来讲的话，那他就步入邪道，与道相违。“尚贤”不就是图名吗？“难得之货”不就是图利吗？“见可欲”不就是产生妄想吗？一个修行的人不应当有名利的追求，更不应当有为己的期望、企图和打算。行菩萨道的修行人，要有施不望报的精神。有的人能施，但他施舍的目的却不一样。一个修行的人，佛陀要求不要有任何企图打算，只为回归本性空，因为任何企求打算都与恢复本体本性相违背，所以就提倡施不望报的菩萨精神。但没有这个境界的人，他的所施是有所得、有所期望的，这将是一个修行人层次升华的重要问题。你看，佛陀在《圆觉经》上批评有所得心，“善男子，其心乃至证于如来，毕竟了知清净涅槃，皆是我相”。说证到涅槃还是我相。

修道蕴着我相，就会图谋回报，想得到更大的己利，只是把粗相的贪心变成了细相的贪心，往往在美其名的幌子下，还是我执我相促使下的所为，只是把财色名利的贪爱变成了贪爱涅槃和贪爱果位，贪爱的内容变了，但贪爱的心没变。所以，佛陀讲三解脱，空、无相、无愿。修道不要有任何企图打算，佛陀讲，你连成佛度众生的愿求也不应有。那怎么样才是正确的？佛陀说：“诸菩萨摩訶萨不为无上正等菩提道故求趣无上正等菩提，唯为诸法本性空故求趣无上正等菩提。”修行人不能有利思想、有企图、有打算、有目的、有欲愿欲望，有任何企求都不得了，都将会引你入邪道，这都能使修道的人心乱了。那“盗”跟“争”是粗相，心乱了是细相。“不尚贤”、“不贵难得之货”、“不见可欲”，这三句话就是表达修道人要一心不乱。否则，你将会半途而废，必然会步入歧途。佛陀讲的三解脱里面，首

先要空，空什么？就是要把相空。名利、企求、愿望都是要空的内容，空了就能无相；无相了才能无愿；无愿求了才能进入究竟一相。

你把老子的“不尚贤”、“不贵难得之货”、“不见可欲”深化一下，其中就包含着空、无相、无愿的内容。“不尚贤”，你就不争名；“不贵难得之货”，你就不图利；“不见可欲”，你无愿望追求，这不就跟空、无相、无愿的三解脱相通了吗？！

“是以圣人之治”，这里是指修道人治心，而不是专指治国、治民，治国、治民仅仅是一种应用。那“圣人之治”，你就知道主要是如何治心，如何修道。

“虚其心”。心怎么虚？“虚”，就是清除你的妄想杂念。庄子就讲过，“虚室生白”，心地上的极性观念和私心杂念要损之又损，这就叫“虚其心”。“虚其心”，使心纯而无杂，一相绝对，自然就智慧开显，也就叫“虚室生白”。“生白”是指开显智慧，开显道心。心中不要有期望、打算，自然就“虚其心”了。先从粗相“虚”，一直“虚”到细相。企图、打算、目的这是粗相，进一步要把相空掉，达到空、无相、无愿，这就“虚其心”了。虚到究竟一相、真空绝对，这就是“至虚”。也就是虚其心与道心相契合，这样就把小我心转成了大我心，把人心转成了道心，成就大我、“道我”，这就是“虚其心”的目的。

“实其腹”，不是说吃饱肚子，千万不要这样俗解老子的境界。让百姓吃饱肚子，这不是圣人的人治世也会想到的，也能做到的。治世的人几乎没有想叫他的老百姓饿肚子的，除非是恶王、暴君。所以，圣人治世的“实其腹”是有其深刻内容的。首先你要知道“腹”是什么。比如说，深入腹地、打腹稿、腹背受敌、腹诽，这都是指“腹”是内部、内心、深层、深处之意。所以，老子讲的“实其腹”，是指不要趣外奔逸，而是要反观内照，反观观见性，反闻闻性，反知知自心，是叫你朝内观照深层次的境界。人们都是见六根门头的相去攀缘，去执著，这是趣外；“实其腹”是观内，是反观内在的本体本性。老子还讲过“为腹不为目”，这个“目”代表感官，目都是朝外奔逸和趣外攀缘显现的相，而“为腹”的为内就是叫你观照不显现的本体本性。本体本性看不见、摸不着，就表示深入腹地，深不可测。所以，“实其腹”就是叫你见显现的相，就反观内照不显现的本体本性。“实”，还有真实不虚之意。叫你反观内照你的根性、真空本性是真实不虚的。你转正觉，真真实实地发现你的根性朗朗现前，真实不虚，那就真正做到了

“实其腹”。所以，你明心见性了就“实其腹”了。把不显现的内在的那个本体本性真真实实的体证出来，这不就是“实其腹”吗？

“弱其志”，“弱”就是减损的意思。已经学过了“为学日益”，“为道”要日损。每一个人都有他不同层次、不同程度的偏执偏见，偏执偏见就把修行人执得死死地了。一种不正确的观念和知见是修道中的严重障碍，但人们形成了这种知见和观念的时候，是难以自己发觉的，即使善知识指出来，也是难以改正的。前面讲过马祖道一的修行，他就执著着不坐禅不能开悟，这么大根性的人，如果不是怀让禅师用妙法引导，他就光参禅打坐，这种知见不容易扭转过来。唐武则天派薛简请六祖入京，并说：“京城禅德皆云：‘欲得会道，必须坐禅习定。若不因禅定而得解脱者，未之有也。’未审师所说法如何？”师曰：“道由心悟，岂在坐也？经云：‘若言如来若坐若卧，是行邪道。’何故？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无生无灭，是如来清净禅。诸法空寂，是如来清净坐。究竟无证，岂况坐耶？”你看，人们建立了一种不禅定就不能解脱的知见，你要扭转多么困难。所以，老子讲的“弱其志”，就是要转变人们不正确的观念和知见，这就叫“弱其志”。

这里的“志”就有志趣、观念、知见之意。“弱其志”，就是要削弱清除不正确的知见和观念，以及习气和习惯。你不“弱其志”，将是你修道的严重障碍。老子引导人们要正确地去修道。所以，把你世俗的偏执偏见、邪知邪见，以及各种习气毛病都要弱掉、损减掉。你看，曹国舅修道的时候，还放不下他的那个乌纱帽，还有一身官服，你不弱这个“志”，那要影响修道。

“强其骨”，老子用“心”、“腹”、“志”、“骨”，这都是用人体的官器和功用来作比喻，于是人们就容易拉到世俗的事上去对应。你怎么“强其骨”？现代人还知道钙片强其骨，那古人不知道这些。你看，娃娃的骨头是软的，站不起来，娃娃要走路的时候，必须骨头要硬，骨强了之后才会走。那“强其骨”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表示要自立的意思。“强其骨”，叫你自强自立。前面已经“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你就知道，虚心、实腹、弱志这一切的操作，都是要让你自强自立起来。在哪里自强自立起来？在修道。修道上的自强自立不就是证道得果吗？你能大顺于道、惟道是从，悟道证道，就表明你在修道中骨强而能自立了。也就是咱们现在说的，你能明心见性，你能在六根门头圆通，这不就“强其骨”了吗？何况你达到无为的境界，还能无不为，这就彻底“强其骨”了。



“常使民无知无欲”。这不是老子要愚民，前面已经讲过这个内容了，就不多说了。什么时候才能“无知无欲”？只有一相绝对就“无知无欲”了。一相周遍了，唯你的空性大我独尊，没有内外主客了，你知什么？你欲什么？凡你有知有欲，一定是二相对待，有内外有主客才能有知有欲。所以，老子“常使民无知无欲”，是要求修道的人时时进入真空绝对的一相，时时契入无限周遍的“道我”中。因为只有进入了究竟一相的境界，没有主客内外的极性对待了，才能无知无欲。你已经学过“欲不欲”、“为无为”、“学不学”、“味无味”，这都是老子对修道人提出的要求，必须要进入一相周遍的境界，才能无知无欲，才能“欲不欲”、“为无为”、“学不学”、“味无味”。“常使民无知无欲”，这不是第一章讲的“常无欲”吗？你想一想，“常无欲以观其妙”和“常使民无知无欲”，这一般的老百姓能达到这个境界吗？你就知道，这老子不是给一般人讲的，而是给修道修到高层次境界的人讲的，是讲修道要达到究竟一相的过程。“常无欲”和“常使民无知无欲”，那是得成于忍和达成三昧的境界。所以你就知道，这根本不是针对普通民众而讲的。

“使夫智者不敢为”，这句话更不能俗解了。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答：智者指奸诈的人。）这样解仍是俗解，是你从内心还没有认识。这要联系上下文，你才能知道其中的含义。因为老子前面讲了“常使民无知无欲”，“无欲观其妙”。这里的“智者”，是指“常无知无欲”能“观其妙”的修道者，不是指世俗的世智辩聪。这里的“智者”是正面说的，只有达到“常无知无欲”能“观其妙”的“智者”，才能“不敢为”。一般人见到“不敢为”，就把“智者”当成贬义了。“不敢为”的“为”，佛法上就叫生。“不敢为”就是不敢生，也就是无生之意。只有“智者”才能达到无生的境界，只有“智者”才能明白“不敢为”的无生道理。所以，老子讲的“使夫智者不敢为”，这是指修道达到的一种高层次境界。“不敢为”就是不敢生，这是讲修无生法忍的过程，要修到“为无为”，这才就真正达到了无生法忍的境地。

“为无为”。“为”，就指的是修为，修为一定要达到“无为”，就叫“为无为”。一切修道的“为”法，目的就是要达到“无为”。达到“无为”、无生的境地，得成于忍，就叫无生法忍。佛法上的无生法忍，老子就叫“为无为”。达到“为无为”时，就一切法都不生了；一切法不生了，当然就不灭了；不生不灭了，这就于本性的寂然不动相契合了。到此境界，老子就

说“则无不治”。我们要治什么呢？就要对治我们心地上产生的粗细不同的一切极性观念，粗的有贪、瞋、痴、慢、疑、嫉妒，属于我执；细的有不同的极性观念，属于法执。“为无为”，破了我执、法执的粗细相，还有最为微细的空执，也就是一念无明演化形成的晦昧虚空之执。当你回归的时候，破了粗细相的我执、法执，到最后就是一念无明之执，也就是空执。破了空执，佛法上就叫越三空，就进入真空绝对了，就把三执都超越了，都对治了。老子用“为无为，则无不治”，就表达了破我执、法执、空执的一切对治了，所谓“无不治”。现在回过头来再看，“圣人之治”，就从“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的修法中，达到“常使民无知无欲”的境地。那么，这种境地的达到和保持，是要经过“使夫智者不敢为”的修习过程。先要认识到“圣人之治”是治其心，心在二相对待中总是要产生识心识念，如何将二相对待的识心识念对治到一相的智慧开显，这中间修习的关键在于达到无生境地。要达到无生境地，先要认识“不敢为”的重要性，这就是老子说的“使夫智者不敢为”。经过“不敢为”的修为和对治，才能达到“为无为”的无生法忍。达到无生法忍时，一切的生法就都“无不治”而无生了，直至越三空，进入真空绝对的一无所有，所谓“毕竟无生”。

……等着你达到无生境界，“为无为”了，“则无不治”，就把你修行的一切障碍都清除了。佛法上叫达到八地的无生忍，达到无生忍的菩萨就叫摩诃萨，你不到八地无生忍不能称为摩诃萨。

这一章要是以治理社会来讲，那不就成了老子要愚民了吗？!千万不敢这样俗解，这样解是有罪业的。其实，有些执政者的确想愚民，但那是做不到的。恶王暴君想愚民也愚不了，周幽王、周厉王曾经推行过愚民政策，连话都不让百姓说，达到“道路以目”的程度，人们都不敢说话，路上见面了只是点头目视而已，不敢开口相言，但幽王、厉王落得个死无葬身之地的结果。老子作为圣人，绝不会像幽王、厉王一样愚民，这是一般人不理解老子的意境所误解的。你们一定要明白其中的道理，才能为老子正本清源。

……圣者掌握了究竟绝对的规律，哪一个层次上都能应用，但不能乱用。就是用到社会治理上，所谓“无为而治”，这是把修心的方式方法放大到治理国家和人类社会都是适用的。但国家社会治理的“无知无欲”、“无为而治”，要有其对应的内容，也不能死搬硬套，是要活用老子究竟绝对境

界的一种事相对应。比如，孔子讲的舜王垂裳而治，就指的是无为而治。历史上常说的“黄老之法”治世，就指的是无为而治，叫百姓无知无欲，是要百姓没有奸诈的巧智，是要百姓没有过分的贪欲妄想，这样就使民心清净而安定，社会才能祥和而稳定。推广到全人类，就使人类社会不步入硬件性文明的感官追求，而是趣向软件性文明的心灵完美，减少民众无止境的贪求和不知足的妄想，增益百姓知足常乐的美德和淡泊明志的精神享受，这将是无为而治的一些社会功用。

## 第八十一章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已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

“善者不辩”，“善者”指修到究竟一相的圣者，他处在绝对一相、无限周遍的境界中，跟谁去辩？无能辩，无所辩，那你辩什么？一相只能是不争不辩。辩的人肯定是二相，二相才有相辩的对象，所以二相能辩的人处在极性对待中，老子称对待极性观念的人谓之“不善”。老子讲：“善者不辩，辩者不善。”这里的“善”与“不善”，都是从极性和非极性、二相和一相、绝对和相对而言的。庄子讲“大辩不言”，老子也说“大辩若讷”，所以这里的“不辩”就是大辩，所谓大辩不辩者也。

“知者不博”，这个“知”就是智慧的智，是明白了悟之意。“博”是广博，在这里还有杂乱之意。明白了悟的人都是一以贯之，抓住总持，正如《庄子》中说：“通于一而万事毕，无心得而鬼神服。”有智慧的人都是证到绝对一相的人，抓住真空绝对的总持，就叫“通于一”，也就是万法归一的“一”。此“一”就是指道的一相无相、无限周遍、真空绝对、永恒存在。圣人都证到了“一”，孔子证到了“一”，“一以贯之”；庄子证到了一，“通于一而万事毕”。庄子说的“无心得”，就是无心无得的“一”。到“一”了就做天人师，天地鬼神都钦佩。老子这里讲的“知者不博”，正就是指大智慧的人证到究竟一相，就叫“不博”。“博”指极性相对的二相，“不博”就是绝对的一相。所以“不博”则博览一切，犹如真知无知，无所不知。真知知一相，一相则无知；真博则不博，不博则无所不博。一相了你还博什么？!博就是多，博学属于二相的有学，不博是属于一相的无学。圣人的教

导是要人无学，不入有学。“知者不博”，大智慧的人处在绝对中，没有博与不博的对待，才能无所不知。

“博者不知”，博和多属于差别差异，没有齐一，没有进入法界无差别相，没有消除一切极性对待的观念，就是“博”。“博者”二相，是极性对待的凡夫，根本就不知道非极性绝对的究竟一相，所以“博者”不具备一相绝对的大智慧，就叫“博者不知”。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老子讲的这个“信”就是儒家讲的“至诚”。信是信实，信实是至诚的意思。至诚，佛陀就叫直心！“信言”就是至诚之言。至诚是绝对的一相，所以“信言”是无言的一相，故老子说“信言不美”。

“信言不美”，“美”是指华丽的词藻，是二相对待的有言，“信言”是一相绝对的无言。一相才是至诚，至诚之言就是“信言”。从至诚的“信言”流露出来的素朴之言，没有词藻的装饰，真诚质朴，犹如婴孩般的童言，是直心流露，所以“信言不美”。这里的“不美”，指的是没有雕饰的意思。老子说的“美言”，是指刻意装饰的华丽之言。

“信言不美”，信言不装饰，不装饰才是本来面目，才是直心流露。“信言”是自性上自然流露出来的语言！从自性上流露出来的语言，就叫真语、实语、不诳语、不异语，是直心直露的直言。

真诚、至诚的时候是非极性，非极性的状态要用言语表达，就是“信言”。信言是至诚状态中自然流露出来的心声。真实之美是不加雕饰的，是自性上自然流露出来的。你看，禅宗证悟的一些大师，是从自性上自然流露出来的“信言”，质朴无华，但寓意极深。如，“竹密不妨流水过”，“原来鼻孔是朝下的”，“尼姑是女人做的”，“你也当骂会”？“一口吞尽西江水”，“好雪片片不落别处”，“皮肤脱落尽，唯有一真实”。你看，这就是证悟后的一些“信言”，“信言”就是真真实实的自性表达。

有外爷问孙子：“想不想爷爷？”小孙子答：“想！”“想爷爷的什么？”“想爷爷的罐头。”这就是小孩子内心的真实流露，这实际上就是“信言”。如果问一个大人，他绝不会说出自己内心的“信言”，尽说的是“美言”。“美言不信”，“美言”就是我们极性识心故意做作的巧伪之言，不是自然流露，是极性思维的产物，是编出来的。所以，“美言”是极性心识雕饰的花言巧语，老子说“美言不信”。就是美言靠不住，不真诚。

你再看粗相里边的“美言”，两个人谈恋爱的时候，信誓旦旦，山盟海

誓，所谓海枯石烂不变心，这是“美言”也！不是“信言”。为什么？“美言不信”，靠不住，不真实。这样的公案太多了，说不完。圣人伟大的不得了，圣人把话都说光了，后人没有说上的了。学了老子的智慧，一判断就知道是“信言”还是“美言”。从自性自然流出来的“信言”，不加雕饰，水中按葫芦，“啾”！就转身，不加思维分别，是直露。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证到绝对一相境界的人，没有争辩，没有装饰，没有妄心，“一以贯之”，“通于一而万事毕”，总持一切，执本御末，以一鉴万，不就事论事，了悟性相一如之理，故曰“知者不博”。否则，就是“博者不知”。

……把什么叫“善者”？“善者”在老子的修道里面，就是明心见性了的人，就叫“善者”。真的明心见性了的人，不但转了正觉，而且心态也转了。一个大彻大悟的人绝不在那里说一些漫无边际的理论，他会单刀直入，会用善巧方便的方法来引导你，绝不会跟你争得面红耳赤。人家感觉到你根性不行，境界不到，不对机了，就“合掌令欢喜”，绝不跟你争。跟你争着辩的人和你一样，就是没有明心见性的人，不明事理的人，没有到那个境界的人！到那个境界上的人，跟你不争不辩，俗言道，“行家一伸手，知道有没有”。你看，小神会见到六祖，伶牙利齿，出口成章，但六祖笑他是一个知解宗徒。

六祖不辩，六祖不博，连字都不识，但他有大智慧，出言语惊四座，“道贯一切经法，出入即离两边。自性动用，共人言语，外于相离相，内于空离空”，“二道相因，生中道义”。有智慧的人他抓住了总持，“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所以他不需要“其出弥远”的去博学。你越博学，就说明你离总持越远，你不会“得一”、“抱一”、“通于一”、“一以贯之”，所以“知者不博”。

孔子叫“一以贯之”，老子叫“道纪”，如来叫“总持”，人家抓住真空绝对、一相周遍的根本，佛陀叫一切智，再修证到一切种智，就是老子说的“知不知”，则无所不知，把三世十方的什么都知道，“不见而明，不为而成”，“不行而至”，“无为而无不为”。

“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已愈有，既以与人已愈多。”圣人为什么不积？他不会为自己积累有形无形的一切财富，他不为自己积，所有有形无形的所积，都是为他人所为。不为自己所积，只为他人所为，结果为他人而“已愈有”。浅显一点说，圣人不为自己积攒有形无形的财富、名闻，都是为施

舍服务他人而所为的，结果为他人越多，自己越有。不为自己求安乐，但为众生得离苦。自己给他人施与的越多，反而自己得到的越多，这是从字面意思来说的。到了圣人的高境界，一相周遍，是无小我的大我，大我无相真空，只是佛陀说的大觉、圆觉而已，它不需衣食住行，也无生灭来去，更无烦恼灾难，无恐怖，无挂碍，究竟涅槃。虽一无所有，却是无所不有；虽一无所得，却是无所不得，本自具足，圆满无缺，根本就不存在积与不积之说。但老子这样的圣者，他要引导学人入高层次的境界，那必须要叫修行者知道圣人一相无为的境界，把此境界用来度化修行者，要叫学人明白“既以为人已愈有，既以与人已愈多”的道理，这和佛陀说的施舍得财富、持戒生天、忍辱得相好等的道理是一致的。

俗人都是为自己争贪夺抢，结果不但自己没有得到，而且反倒损失更惨，这就是既以为己已愈无，既以利己已愈少。世间的愚人不知道自利者不能利于己，自私者不能成其私。一定要明白，只有利他才能利己，但这要有智慧的人才能认识到这一点，无智慧的愚人永远不了解其中的道理。古今中外利己的人，最终都不能利己，利己反而是损己，何况六道轮回中自私利己，若堕饿鬼道就吃了大亏了。一个能明白利他利己的人，这都很不容易啊！老子在这里就给人们讲“既以为人已愈有，既以与人已愈多”的道理，是让人们有了这种智慧就不“妄作凶”；懂得老子说的利他才能利己的道理，就会形成人人利他的和谐局面。那人人利他的他是谁？不就是你自已吗？你为他人奉献，那他人给谁奉献？不就是给你奉献吗？！依照圣者老子的智慧，整个人类社会就会形成良性循环，个人的境界越来越高雅，人类社会的文明越来越高尚，这不就形成了和谐祥瑞的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和谐文化、和谐文明了吗？！

圣者认识到这一点，“既以与人”、“既以为人”，反而“己愈有”、“己愈多”，成就了圣道，把他的生命层次提高了，转换了他的生命形态。你看，学佛法的人都知道要到佛国净土去，但是这只有圣人就有这样的眼光、境界、智慧，也就能够落实这么一种理念去操作，操作的结果既利于他人又利于自己；既有益于社会也有益于自己，甚至有益于自然界，自己符合天道，就形成天人合一高境界的大格局。

“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圣人之道就是体现“天之道”的，那“天之道”在哪里？就是通过圣人之道展现出来。“天之道利而不害”，“天之道”的自然运行，就会自然地利于一切有情无情。圣人要体现天道

的“利而不害”，也要利益一切有情无情，而不伤害任一有情无情，这就体现了老子“无弃人”、“无弃物”的大智慧。老子的“无弃人”、“无弃物”，就是天道对一切有情无情的“利而不害”。天道的“利而不害”，指不会对有情无情产生任何影响。

圣人之道要体现天道的“利而不害”，怎么体现呢？就是“为而不争”。“为而不争”的“为”，就是要给他人、大家、社会、一切众生，以及为自然界，都要大胆作为。“为而不争”的“不争”，就是不为自己争，不为自己的私利着想。天道体现的是“利而不害”，把这个天道用圣人之道体现出来，就是“为而不争”。

老子的“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这是人类文明永恒不变的核心内容。不管什么时代，不管什么世界，“利而不害”和“为而不争”都是适用的。这是永恒的文明，不是新旧的文明，这是永恒不变的文明主题。如果整个社会都能够按照这样走的时候，这个社会就一定与天道相符，也就是在替天行道。天道被人道充分地体现了，就是“为而不争”。

净化我们的心灵，完善我们的人格，升华我们的境界，开显我们的智慧，这对整个人类社会来说，是最为核心的内容。能按此实施，整个社会就会因大家共同的善业召感，社会一定很祥和、很文明，人类的层次就不断地提升，人类的境界就不断地提高。将整个人类的道德智慧的境界升华，就不难改娑婆世界为莲花净土，转秽土为净土，转五浊（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为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从而会使人人转凡成圣，这就一定会心变境变，境变心变，心境互促互变，形成良性的循环，就会有不可思议的境界现象出现。所谓的佛国净土，就是因众生的善根福德共同召感而来的，所以佛陀讲，世界是众生的共业所化而成。

老子在八十一章里讲的是圣人，没有讲凡夫，那是什么意思？就是要叫凡夫朝向圣人的这个境界修为，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转凡成圣。现在看一段佛陀的《显无边佛土功德经》的经文：“如是我闻：一时，薄伽梵在摩揭陀国闲寂法林，坐妙菩提金刚坚固、无量妙宝共所庄严、红莲华台师子座上，与十不可说俱胝那庾多百千佛土、极微尘数大菩萨俱，及诸天、人、阿素洛等，无量大众前后围绕。尔时，会中有一菩萨摩訶萨，名不可思议光王，承佛威神，从坐而起，顶礼佛足，合掌恭敬，而白佛言：‘世尊！诸佛国土时分庄严，有胜劣不？’”

佛言：‘善男子，我此索诃世界释迦牟尼佛土一劫，于极乐世界无量光佛土为一昼夜，极乐世界一劫，于袈裟幢世界金刚坚固欢喜佛土为一昼夜；袈裟幢世界一劫，于不退轮音世界极妙圆满红莲敷身佛土为一昼夜；不退轮音世界一劫，于绝尘世界法幢佛土为一昼夜；绝尘世界一劫，于明灯世界狮子佛土为一昼夜；明灯世界一劫，于妙光世界遍照佛土为一昼夜；妙光世界一劫，于难超世界身放法光佛土为一昼夜；难超世界一劫，于庄严世界一切神通慧光王佛土为一昼夜；庄严世界一劫，于镜轮世界月觉佛土为一昼夜。’

善男子，如是世界展转渐增，满十不可说俱胝那庾多百千佛土极微尘数世界佛土，最后世界佛土一劫，于莲华德世界贤德佛土为一昼夜，于彼世界诸菩萨众，修治殊胜普贤行地。善男子，如诸世界昼夜渐增，如是诸佛寿量身相，菩萨世界庄严亦尔，由彼有情福转增故。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显示无边佛土功德法门，欢喜信重，受持读诵，如理思惟，广为他说，临命终时，十方佛土无量诸佛，皆现其前，慰喻赞美，令其增进无量善根，随愿往生诸佛净国，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于生生中，常忆宿命，修菩萨行，速得圆满。’

时，薄伽梵说此经已，不可思议光王菩萨摩訶萨并诸天，阿素洛等，一切众会闻佛所说，皆大欢喜，信受奉行。”

佛陀正是用这十个佛土校量它的层次，校量的指标是时间的长短。就是“时分庄严”的胜劣不同。他是以我们娑婆世界为基础来校量的，说的这十个世界，那都比我们强的不知有多少倍。因为和我们比较的第一个世界，就是大家熟知的极乐世界，你就知道，我们向往极乐世界，但比极乐世界层次高的世界多的是。我们娑婆世界一劫，才是极乐世界一昼夜。这里的劫到底是大劫还是小劫，经文上没有明确说明，我们就按照小劫来计算，一个小劫是 1680 万年，我们的 1680 万年才是人家极乐世界的一昼夜。你看，再上一个佛土，那极乐世界跟袈裟幢世界也是这样的对比，极乐世界 1680 万年，才是人家袈裟幢世界的一昼夜。依此类推，“不退轮音世界”、“绝尘世界”、“明灯世界”、“妙光世界”、“难超世界”、“庄严世界”、“镜轮世界”，这十个世界一个比一个殊胜。这样比下去有多少？有“不可说俱胝那庾多百千佛土极微尘数世界佛土”。啊呀！这个你怎么比较？你就想一想，这有多少？最后一个世界的佛土一劫，是“莲华德世界贤德佛土”的一昼夜。那最后就讲了一个贤德佛土，“莲华德世界贤德佛土”的菩萨，都



是修殊胜普贤行的。普贤是圆满大行，这个佛土上的菩萨，个个都像普贤菩萨一样，因其共同的殊胜善根福德召感，才成就了“莲华德世界”的“贤德佛土”。你知道这个佛土的佛和菩萨的寿量、身相以及世界庄严，要比极乐世界超出不可思议倍。这样高层次的世界是怎么来的？佛陀说，依据有情的“福转增”而来的。

从佛陀所讲的我们就知道，只要人类社会以圣贤之道普化教育，使人类的文明文化普遍提高，最终必然改变我们生存的时间和空间，这就是佛陀所说的“循业发现”。整个人类共业就召感所对应的世界现象，要改变世界的自然环境，必然要从改变所有人的心灵、人格开始，所谓净化心灵、完善人格，才能升华整个人类的境界。当人类整体的境界升华之后，世界的自然环境就必然得到改变，这就是佛陀所说的“心净土净”的道理。

……我们学习老子的“为人”、“与人”，体现天道和圣道的“利而不害”、“为而不争”。那反过来，从“利而不害”、“为而不争”就知道，我们这个世界都在自利损他，为己争贪，因为我们是五浊恶世的世界，所以争贪夺抢、自私自利极为严重，以致人们把自私自利的争贪夺抢当成了人性的自然属性，这就是最可怕的五浊现象。人们不知道高层次的境界和高层次的世界了，只局限在我们所处的这么一个可怕的世界环境中，最可怕的就是人心的闭塞没有智慧，不了解还有更高层次的世界和更高层次的文明。犹如佛陀说的，溷猪怎么能知道花蜜酱的美味呢？它只知道大便是它的佳肴。为什么猪宁肯吃大便而不吃天人的花蜜酱呢？最可怕的就是猪没有那个境界，没有那个层次，循业发现不了花蜜酱的美味。人类最可怕的就是心地的低劣，心智的闭塞，没有智慧的高境界认识，所以不了解高层次生命形态的存在，只知道在娑婆世界的五浊恶世中自私自利、争贪夺抢，何日能升华境界、开显智慧？！这是一切圣者化世度人的目的所在。

……发菩提心，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上求佛道，明明德；下化众生，亲民；上求佛道要使智慧圆满，下化众生要使功德圆满。智慧圆满就是觉悟圆满，功德圆满就是诸行圆满。觉行圆满者就是佛，“止于至善”者就是佛！自觉觉他、觉行圆满就“止于至善”。我们这一生的任务就是行菩萨道，这就是人生观。菩萨道一直要行到跟世界观相符合，那这个人生就只有利益他人、利益大众、利益社会、利益十方众生、利益有情无情的一切事物，老子就叫“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这就叫正确的人生观。

……要转凡成圣的人，你就自然得出一个要利益他人、利益大众、利

益社会、利益众生、利益一切有情无情，凡是自然界的一切都要利益。你学了这样的道理，就明白人活着应该干什么，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奉献人生，只有奉献人生才是人生的出路。从奉献人生的实践，积累善根福德来开显自己本有的智慧，就能提高自己生命的层次，其它的一切都不能提高你的生命层次，反而会降低你的生命形态。

……孔子讲“大道之行”，“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货藏于己和自己没有给大家尽上力，是他心里厌恶的事情。绝不为自己的目的藏物而利己，也不为自己的目的而尽这个力。那正确的人生观是什么？就是为他人做好事、为大家做好事、为社会做好事、为自然界做好事，绝不只利于自己，更不损人利己，而这一生的的人生观就是服务大家、服务社会、服务自然界。

……“大道之行”的时候，社会是“货，恶其弃于地也”，但“不必藏于己”。爱惜不爱惜物命？（答：爱惜。）就是东西绝不浪费乱丢，甚至暴殄。但“不必藏于己”，你要体悟，当孔子叙述“大道之行”不知藏于己的时候，就说明孔子时代都是自私自利、争贪夺抢着为藏于己了。“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但不为己。人人尽量地多做贡献，不知为己。老子说“为而不争”、“利而不害”的时候，这已经脱离了大道之行的时代，也再没有“天下为公”的心了。“天下为公”的“大道之行”，是尽量为社会多奉献，而不是为自己来作为。孔子在讲完“大道之行”后，就讲大道丢弃的时代，这就是我们说的自私自利、争贪夺抢的时代。到了这个时代，圣者们尽量以圣贤之道化度众生，让善根福德成熟的人一批一批地解脱，这就是圣人现世的目的所在。

……老子讲“为而不争”、“利而不害”，就是讲奉献精神。要有大作为，这个作为是为他人、为大家、为社会奉献，你能够做出你的所为，各尽所能，就是把你的所长、所能全奉献出来。“不争”就是没有个人的目的和企图，不为自己攫取金钱和名利，不为自己抬高地位，而是为大家奉献，这就叫奉献的人生。“利而不害”就是一切起心动念、言谈举止，无非是有利于他人，有利于自然界，绝不给主客内外造成有害的后果。更深层次的“利而不害”，那是体现着无私无欲、无为自然的天道属性和规律属性。凡是能利益一切有情无情的无为之“作为”，佛陀称为“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只有这种“生其心”和“作为”才能不给环境留下任何不可逆的痕迹——惟道是从。释迦牟尼佛称为“圣智现量”、“无作妙力，自在成就”。只有达到

自利利他、自觉觉他、觉行圆满的无上境界之圣人，他的奉献人生才能“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才会“无作妙力，自在成就”、“无为而无不为”，这就是“奉献人生”的终极体现。

……我们不学圣贤之道，如果再过上一段，连我们灵山文化讲的这些内容都听不到了。圣贤之道不学了，圣人之书不读了，也没人讲了，那你说，你活着不就是个两条腿的什么？（答：动物。）唉！动物了！你活着还有什么意义？生命层次越降越低。再过上几千年你看一看，就大不一样了。要听到这样的话，都不容易了，现在能听到这样的话的人也不多了。那我们就知道，一个人类社会，一个人的层次境界，靠什么来划分？就靠你的心灵跟人格！如果你的心灵人格低下了之后，我们眼前头就展现的是畜生道的存在。我们为什么能见到畜生道？为什么我们见不到天道？因为我们跟行十善的天人差距太远了，而我们跟愚痴的畜生境界差距不大，所以我们能见到畜生而见不到天人。你就可想而知，我们再不学习圣贤之道，提高自己的生命层次，你就越来越接近畜生道了。你不看现在我们吃的是动物肉，穿的是动物皮毛，一些宠物都上床了，有的动物官器都进入人体了。再不学圣贤之道，就太可怕了。你不看打她妈的不孝女当场变狗吗？人的行为成了狼心狗肺，当即就堕到畜生道上了（见前图）。

佛经上你看到，富楼那成佛还是在这个娑婆世界，但他那时的人道跟天道是邻居，天人互相交往，而不见畜生道了。富楼那成佛时，天人下来到我们人间，人间的人可以上到天上去，就跟走亲戚一样。今天畜生跟我们人道掺和着，就说明我们的境界不高，层次低下。你看，这个境界就不一样了，所以不读圣贤书，这个人就愚昧可怜了。最怕的是人类集体欺骗，集体的素质降低，愚昧地不知道有高层次高境界的存在。有多少人知道极乐世界的上上品不吃饭？色界天也不吃饭了，没有食欲和色欲了。如果一个人只知道欲界这些生命形态的现象，不知道高层次高境界的生命形态的存在，那这个人非愚痴不行。

……如果一个人连无私奉献的这个名词概念都没听过，而且听了惊疑怖畏、怀疑不信，那就说明他的境界层次已经堕落得非常可怕了。所以，你能听到一个无私奉献的概念和说法，都给你未来种下了解脱之因，何况你发愿着要无私奉献，那必然解脱。

……我们应该用有限的宝贵生命多为他人、为大家奉献，多为社会和自然界做些有益的事，真正做到老子讲的“利而不害”和“为而不争”，建

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从而使自己的生存更有意义，生命更有价值。在这种认识和心态中生活，就会自然而然地有序化我们的“软件”，那自然人类社会就会由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

……今天我们走的是一条追求“硬件性文明”的路，不重视“软件性文明”的学习与修行。全世界的学校里都不重视“软件性文明”的开发，家长不能正确地教育子女，整个世界尽是教着叫人们竞争、斗争，尽教的是非人性的东西，没有教导像老子说的“为而不争”、“利而不害”、要为他人工作、为他人着想、为一切众生奉献服务。记住一句话：“活着就是为给他人服务来的。”如果你能够做到活着就是为他人服务来的，你这一生就是最有价值、最有意义的人生，那你还有什么痛苦和烦恼？你所有的痛苦烦恼都是为你自己着想而来的。为自己着想，得不到了就烦恼，甚至瞋恨，能得到了就贪欲。贪欲心和瞋恨心加起来就是愚痴心，所以就越来越堕落，堕落哩堕落哩，把你的“软件”就破坏了。人是由“软件”和“硬件”组成的，把你的“软件”破坏了之后，那你就只有下堕的一条死路，越堕越低，如果你堕成畜生、饿鬼、地狱道的众生，那就越来越可怜了！

……“硬件性文明”的发展道路，就是人人都为追求感官的欲乐。发展科学技术是为利己，是为满足小我的感官享乐，而不是为开显大我提高生命层次。如果把人都归到这个洪流里面去了，那这个人类社会就完了，就没一个能提升的了，没一个能逃脱的了，没一个能解脱的了。那科技再发达，有什么价值意义？科技越来越成为堕落人的一个工具了，成为破坏社会环境的源头了，成为人类社会文明提升的障碍了。所以，圣人就不叫走“硬件性文明”的道路，圣人都叫走“软件性文明”之路。唉呀！你要好好地体悟一下这里的道理。

……一定是要把圣贤之道传承下去，如果你把这个圣贤之道传承不下去，可怕得很！颜渊的价值是“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乐什么？乐夫子之道啊！法乐无穷啊！那现在有没有乐“孔颜之乐”的人？你看，到了宋代的时候，人们都不知道“孔颜之乐”了，周敦颐的任务就是找“孔颜之乐”！这才把“孔颜之乐”接续上了一点。但接续上了之后，又有多少人照“孔颜之乐”走？那现在说周敦颐的“孔颜之乐”不都成笑话了吗？现在人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了！

……孟子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大家都学过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学了，孔子的这一句话，联合国都采用了。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整个世界人人都能接受、每个国家都能接受、每个民族都能接受，每个宗教都能接受的一句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境界当然赶不上孔子“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境界；也赶不上老子“为而不争”、“利而不害”、“以德报怨”、“常善救人”、“常善救物”的境界；更赶不上大乘佛法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波罗蜜的境界，但这是人性最基本的要求，如果这一点达不到，这个人一定会下堕。

……北极圈附近有一个民族，叫爱斯基摩人，这个民族的小伙子一年勤勤恳恳地在外面打猎，那里又不种庄稼。每一年就相当于中国的春节了，就把他们一年所有的收获都要放到广场上，叫全族的人都看，看谁的收获多。然后把这些东西平均分给部落里的每一个人，谁打的多就高兴。他的价值观、人生观是什么？我这一年给咱们这个部落打的猎物多，给大家分得多，就高兴，就满意。这就是“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现代典范，爱斯基摩人还保持着“天下为公”的思想。

……今天所谓的文明，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文明，还是爱斯基摩人的“天下为公”的思想文明？我们说那是原始部落，但你现代化能达到“天下为公”的思想境界吗？你看，硬件性文明的发展把人的境界层次越堕越低了，使人们的心灵人格变得越来越自私自利了，方向朝畜生道倾斜了，可他还觉得是文明了、发展了。所以，这个人类社会要是没有圣贤之道，人就不不知道生存的价值何在，都不知道该怎么生存了。现在的爱斯基摩人肯定不是过去的那个样子了，那这是文明进步了，还是文明退化了？所以，你说的现代化是一种可怕的发展道路，越发展，人的心灵人格越退化。正如老子所说的“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失礼而后法，失法而后枪。所谓的硬件性文明越发展，发展哩发展哩，人们连门里都不敢出去了，来个人还要从猫眼里看一看，看敢不敢开门。家家都是铁门铁窗，你自己已经把你关到铁窗里了，过着铁窗的生活，还不自觉知，你已经因硬件性文明的发展，连见天地日月的权利都慢慢地被剥夺了。北京有一个人到咱们这里来，晚上拿了个凳子坐在那儿看天上的星星，他说，好多年都没有见过星星了。这就是硬件性文明发展的结果，有些大城市的楼房不得见天日已经很寻常了。唉！人们已经失去了自然界的自然生存了，还愚昧地不知道，这不成了可怜悯者了吗？！

……一提到无私、无欲、不争、不贪、节欲、俭朴，有些人就认为老

子的学说是个倒退学说，认为老子的主张是消极的、避世的。这个不对！老子明明确确地讲，要“为而不争”！怎么为？你为别人多奉献，你为大家多作为，你为社会多付出。你为他人、为大家、为社会、为人类多付出，少索取，这是你智慧开显的象征，绝不是消极愚昧的表现。没有智慧的人往往显露出自私自利的“聪明”，岂不知目光短浅、心眼狭小的为我之争贪，正是对“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和“天网恢恢，疏而不失”规律不认识的愚痴！老子提倡的是智慧认识的奉献人生，而不是愚痴无知的无可奈何和矫揉造作的故意作为！

……刺激消费、提前消费，就是刺激你的贪欲，激发你的自私自利，放肆你的感官欲乐。你提倡艰苦朴素，人们就当作笑话，因为他不知道生命是连续的，他不相信因果，所以不顾后果，什么福报消尽啊，罪业累累啊，对他来说毫无概念之存在，他只是追求眼前的蝇头小利，只管眼前的利益，哪能知道还有后果呢？据说有些国家的妓女都游行示威，有些国家把妓女跟赌博都合法了，还受国家保护。你可想而知，人类文明已经堕落到什么地步了。人们只知道钱，只知道经济利益，只知道感官欲乐，除此之外什么都不知道了，也什么都不顾了，这样的人类社会能走向何方？后果不堪设想。但有谁关注这些问题，操这些心呢？只是浑浑噩噩地推天度日，根本不知道生命存在的不同形态、不同层次，也不知道因果规律的可怕，自己哄自己，形成了集体哄骗集体的格局，形成了自我欺骗的愚昧无知。你们不是发愿都要荷担如来家业吗？如来的家业就是以智慧来度化众生，能不能把如来的智慧传递给整个人类？能不能唤醒人们的愚昧的可怜？（答：能。）

……“利而不害”、“为而不争”、“天下莫能与之争”，我们要明白一个简单的事实，人人都奉献，人人都建立奉献人生的时候，大家都是奉献人生的受益者。你给他奉献，那他给谁奉献？他不就是给你奉献吗？！你只奉献，不索取，那别人也不会与你争。如果人人奉献，天下哪有纷争？真正无私奉献的人，你跟他争什么？无法争，争也争不过，因为虚空中钉不住钉子！

老子非常推崇水的利他精神和无私奉献精神（“水善利万物而不争”），他提倡为他人、为大家、为社会“为而不争”的品格，让人们追求“不欲”的大公无私境界（“欲不欲”），有了大公无私的境界，自然不会受贵重财物的诱惑（“不贵难得之货”）。心灵净化的人和人格完善的人，没有自私自我，故不为自己敛财聚物（“圣人不积”），尽己之能奉献他人与社会，他不计回

报，不图有得，他的心灵和人格得到了世人的认可和敬重，结果使他的心灵越纯净、人格越完善、境界越高雅，这难道不是他的“愈有”和“愈多”吗?!

所以，老子讲的“愈多”和“愈有”，并不是现在人理解的纯粹的一种物质财富，而是你心灵净化、人格完善、智慧开显的境界，这是更有意义的财富啊！这才叫“愈有”、“愈多”。这种“愈有”、“愈多”就能彻底转变你的生命形态，提升你的生命层次！这才是真正地“愈有”、“愈多”。

……学习圣人的心灵、人格和做法。“圣人不积”，但我们刚好和圣人相反，我们一生（从有形的到无形的）都在积攒、积聚、积集。你看，家家抽屉里面乱七八糟的东西塞得满满的。这一个简单的外境，就说明我们内心经常在摄取和积集。这是个很简单的事例，但道理很深！正是佛陀讲的，心是境，境是心。“圣人不积”，佛陀四十九年讲经说法三百多会，到涅槃时，身无分文，不储一物，自在洒脱而善逝，这就是“圣人不积”的典范。但我们凡夫每家每户，内外尽是积集。心不舍，粘著一切，被境所挂碍，不能超越颠倒梦想，内心的三障（烦恼障、业障、报障）积集得水泄不通。我们一辈子谋着积攒东西，贪心越来越大，财物越积越多，识念越来越严重，全是贪欲妄想、私心杂念的现前之相。禅宗公案讲，“一物不来时如何？”“放下！”圣人把空相都不著，一切放舍，六度万行，“为人”“与人”，无私无欲。

圣人知道，“道”是“寂兮寥兮”，一无所有，清净本然，周遍法界，横遍十方，一相无杂。圣人体“道”之属性，不积不攒，才是一相。我们积累东西都是极化清净本然一相的识心妄念，是二相坚固的象征，积集越多，妄想越坚固，越不容易破除。所以，老子叫我们“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损什么？损极性观念，损掉我们的积集。在外境上不要著，不要贪恋摄取，就是自在解脱。《玉历宝钞》讲，有钱的人慳贪不捐，也要下地狱，不施舍也要下地狱，这个很可怕。道理是一样的，这是“圣人不积”的这个原则要求的。圣人知道，“积”了就是自己损害自己，所以“不积”就是解脱自己，从有形的到无形的都要损，都要放舍。经常说看破放下，要看破积聚给自己带来的严重后果，所以就要放下一切，舍弃所有。当你不积而放舍心身时，再无极性分割的识心识念和贪欲妄想，这就使你的清净本然、一相周遍的自性本体得到显现。你损的越多，舍的越多，极性分割越少，心的周遍度就越大，这不是“已愈有”和“已愈多”吗?!

俗言讲，舍的越多，得的越多。舍到一念不生，你就得全体，你就得本来，你就得“无所得”的真实之得。庄子讲“藏天下于天下”，就是舍之得。如来说，一无所得就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就是“已愈有”和“已愈多”。

“圣人不积”，你看，释迦牟尼佛一辈子积攒了些什么？到终就是一个钵！临终的时候还是一个空钵。积聚不积聚？任何东西都不积聚，江山城池都不要。所以，你越不积聚，越损得多，你的心量波及到的世界就越大。初地菩萨百佛世界，二地菩萨千佛世界，三地菩萨万佛世界。你看，我们这个（指眼前的）“抽屉”装满之后，阻碍、阻挡就多得很，心就没办法扩至无量，只能是“小心”束缚自己，害得自己不能解脱。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心上没有时时想着他人，没有想着大家，没有想着社会，更没有想着十方的众生。因自私自利，不能“为人”，不能“与人”，故使自己愈来愈穷，愈来愈困。

……你越损就越大，越损就越扩展，“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了，法身遍满，当你损的时候，正就是你得的时候。一下损光了之后，你就得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得个无得。只是你独尊了，你得什么？但是反过来说，只是你独尊的时候，十方世界你都得了。

……老子说“我有三宝”，第一宝就是慈，愿人得乐就是慈，就是自己要有希望别人都得到快乐的心态，见到别人得到快乐就高兴的心态。你希望别人得到快乐，宁肯舍去自己的来成就别人，这就是“利而不害”的慈心。多说一些善言善语和关心别人的话，不要横眉冷对、恶声恶气、粗言粗语，这也是“利而不害”的慈。老子说慈心是第一宝。“慈故能勇”，慈了才能勇。这个“勇”不只是勇敢的勇，意义很深。一个人把人生的价值放到要叫别人得乐上，不为自己求安乐，但为众生得离苦，这就是“为而不争”！这是何等的勇气呀！何等的勇气呀！

……学圣人的“不积”、“为而不争”、“利而不害”的品质。唯独没有自己，才能叫别人得乐。一旦我们有自己，处处怕把我伤害了，把我吃亏了，把我冤枉了，那怎么能“为人”？怎么能“与人”？那哪能谈得上“利而不害”、“为而不争”的大道属性？！“为人”、“与人”、“利而不害”、“为而不争”，这是一切圣贤的标准，也是一切圣贤智慧、人格、心灵的标志！

……圣人“为而不争”，“利而不害”，那今天的人恰好相反，叫竞争。从小小的娃娃开始就教着竞争，竞争为谁？（答：利自己。）为谁竞争？为自己竞争。竞争不来了，就斗争；斗争不来了，就战争。你看，可怕不可



怕?!已经把这样的理念推行到全世界了,现在的娃娃已经都受到这一种理念的熏陶。你看,有一个孩子给他妈说:给你报告个好消息。他妈说:什么好消息?他说:我们班学习最好的一个同学死了。他的母亲都惊奇地说:这是什么好消息?!他说:第一名死了,我以后就成第一名了。你看,可怕不可怕?现代的竞争教育把小小的孩童的人性就已经泯没了。那你说,人类社会的文明在哪里?人类社会的进步在哪里?你看,人们慢慢地已经都熟视无睹了,这就是最可怕的集体愚昧、最可怕的心灵污染、最可怕的人格堕落、最可怕的层次境界的下滑、最可怕的智慧解脱不再存在。人类愚昧到这么一个境界了,还谈什么发展?!谈什么进步?!那我们应该复兴什么?(答:人类文明。)我们的复兴就是要复兴圣贤之道,你不复兴圣贤之道,把人没有教育好,一切的指标都是毫无意义的。

……孔圣人一辈子为整个社会考虑,为建立一个有序化的人类社会而操劳,为如何使这个人类社会的人都规范到仁义礼智信的道义中去而奔波,目的就是要建立“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所以,他“既以为人”,既以为大家,既以为人类社会,直到今天评世界哲人,他都在榜首,这不是“己愈有”吗?!

释迦牟尼佛不光是想的人类地球的事情,他想的是十方世界的众生。既以为十方众生着想,故毗卢遮那佛(是他的法身)遍一切处。他既为遍一切处的众生着想,一切处就都皈依于他,这不是“己愈有”吗?!

就在老百姓里面,一个有公心的人、能为大家着想的人、能推己及人的人、做事公道的人,都会受人尊敬,这也是“既以为人已愈有”。社会上受人尊敬的人,都是能主持正义、公道,或私心小的人,而不是因你的钱财多,或你的地位高、文凭高而受人尊崇。就算具备这些财产、地位、文凭、知识,一旦私欲杂念重,人们就会小看他,心里不尊敬他。孔子说,即使“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

你看,儒家最大的殿是大成殿,是孔子坐着;佛家最大的殿是大雄宝殿,释迦牟尼佛坐着;道家最大的殿是三清殿,是老子坐着。该不该坐?

(答:该坐。)为什么?“既以为人已愈有,既以与人已愈多”!我们的私心杂念只为自己,越为自己,就为成饿鬼了。人家是为他人、为大家、为社会舍弃一切,最后得了个毗卢遮那。毗卢遮那的名字叫什么?遍一切处。受人尊敬的人靠的什么?靠工资吗?靠待遇吗?靠文凭吗?(答:不是。)那靠什么?(答:心灵人格。)

……你想想，你今天“已愈有”、“已愈多”的应该是什么？（答：智慧、心灵、人格。）应该追求心灵的净化、人格的完善、境界的升华、智慧的开显，这就是我们应该“已愈有”、“已愈多”的。

……孙中山一生闹革命，闹革命是为谁？推翻清政府，想要建立共和制，就是要给百姓争民主、自由。看到列强欺侮中国，想要叫中国强大起来，弥留之际，还断断续续地说：“和平，奋斗，救中国！”头脑里光想的是社会、国家，是不是“既以为人”？那么，孙中山有了什么？他一生的财产，除了书，一无所有，但是国民政府一致通过尊称他为“国父”，这不是“既以为人已愈有”吗？有一位共和国的元帅说，他一生最佩服的几个人里，就佩服孙中山的“大公无私”。这“大公无私”不就是孙中山的最大财富吗？！

佛陀曰：“若遇最下贫穷，乃至癱残喑哑，聋痴无目，如是种种不完具者，是大国王等，欲布施时，若能具大慈悲下心含笑，亲手遍布施，或使人施，软言慰喻，是国王等，所获福利，如布施百恒河沙佛功德之利。何以故？缘是国王等，于是最贫贱辈及不完具者，发大慈心，是故福利有如此报。”越是比你低下的人，你越给他慈心善意地施舍东西，那就跟供养恒河沙数诸佛的功德一样。

这里关键是个心态问题。财富再多，你心上吝啬，就是一个穷鬼；他的权力再大，没有为他人服务的心，也是一个可怜人。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他始终在为自己着想，为自己打算，死了真的是罪业难消，要做恶道众生，不是可怜人吗？！

“既以为人已愈有，既以与人已愈多。”你看，哪个佛菩萨不是这样？

“既以与人”、“既以为人”都成就了究竟之道。所以，这个道理要懂啊！就算你财富再多，你心里吝啬仍然要堕恶道。就算你权力再大，但你没有为百姓着想、为国家着想的心，仍然是低层次。纪晓岚笔下的那个狐狸精不害怕那个县长，说你是个清官，你不贪污，但是我不害怕你。为什么？你是为你的名誉着做清官，而不是为百姓着，所以我不害怕你。不得了啊！天地鬼神明鉴，你到底是为谁？所以，修道你就要为众生修道，天地鬼神在那里明鉴你。你看，有个民国时期的例子，有总统等六个名人都变成猪了，这六个人都非同小可，但没有为百姓、为国家着想，结果都堕入恶道了，所以因果规律丝毫不爽。

“既以为人已愈有，既以与人已愈多。”“德不孤，必有邻。”“积善之

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善恶报应，丝毫不爽。可见，圣人的理论都是相通的，关键的问题是你要“为而不争”，你干什么事情的时候不要想着为自己争。“水善利万物而不争”，这就叫上善人。这一辈子只利他人、利社会、利众生，包括利自然界，结果就是利己利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要有所作为。你看，佛也是“不尽有为，不住无为”。老子说的“为而不争”、“利而不害”，对我们转心态都是非常重要的。

……孔老夫子说，“德不孤，必有邻”，就看你真的有没有道德，德行修的怎么样。就刚才举的孙中山这个例子，你是真心为国家，还是为你自己？当年吴三桂造反的时候，打的是反清复明的旗号，“哗啦”地一下，半壁江山就打下来了。可是当他自己称帝时，人们才看清了，他不是为反清复明，“哗啦”一下就又垮了，狼子野心显露出来了，他不是真正的为民族为国家，他的目的是为他自己，这就叫“德有孤，必无邻”。你（指一人）不是说中山陵一天参观的人多达几万人次吗？（答：平时三、四万人，节假日十万人。）那为什么汪精卫的墓在中山陵附近被人挖掉了？（答：缺德。）所以，孔老夫子讲的“德不孤，必有邻”，那是圣言量，一定是正确的。

……财富就算多得很，未必能解脱。佛陀说，解脱要有解脱知见，你没有解脱知见，不一定能解脱。你有解脱知见了，未来必然解脱。圣贤之道就是要叫我们建立无私奉献的这个精神，你才能与“诸上善人”为伍。你在这个世间争贪夺抢、自私自利，诸上善人的境界你就无法达到，你就没有资格去。所以，干什么事情不要先想自己，一事当先为别人着想，这就叫菩萨精神。菩萨都是无我利他，也就是老子说的“为人”、“与人”。你能够按照老子说的“既以为人”、“既以与人”，那你一定“己愈有”、“己愈多”。多什么？有什么？多善根福德，有智慧的境界。当你善根福德、智慧境界“愈多”“愈有”的时候，你怎么能不解脱呢？你怎么能不与诸上善人为伍呢？！

## 第七十二章

**民不畏威，则大威至。无狎其所居，无厌其所生。夫唯不厌，是以不厌。是以圣人自知不自见，自爱不自贵。故去彼取此。**

这一章看起来很浅显，其实很难理解。为什么？因为人们把这一章基本上都当作讲世间法看待了。不能说从世法讲就不对，这已经反复说过了，

世法只是规律的一种应用。从字面意思来讲，的确就是人们常解释的那种认识，但必须要深化老子的妙道妙义。我们先从世法讲，然后再讲究竟了义的。

“民不畏威，则大威至。无狎其所居，无厌其所生”。“狎”者，挟迫、逼迫之意。那么，从世法里面解释，字义并不难。老百姓不害怕你的威胁高压了，你再来威逼压迫百姓的话，百姓不得安居，生活不能安稳，衣食住行危及生存的时候，就会产生大的祸患，所谓“大威至”。当民不堪其苦、不堪其威时，不是天诛就是民反。

“无狎其所居，无厌其所生”。这两句话告诉治国的人，一定不要危及百姓的衣食住行，让百姓安居乐业，生活有乐趣，就会世道清明，天下祥和。若为一己之私、一身之利而压榨威迫百姓，使得百姓走投无路时，自然就会产生各种暴乱来推翻无道者。“夫唯不厌，是以不厌”。你不要使得百姓无路可走而铤而走险，要让百姓“无厌其所生”，要感到生活乐趣昂然。这样的善治国者，或圣君明主，当然百姓不会厌恶他，反而会爱戴尊敬他。

“是以圣人自知不自见，自爱不自贵。故去彼取此。”只有有道的圣人，因有智慧便有自知之明，他不会自我表现，智慧蕴于心而不显于外，德能藏于己而不炫于人，韬光养晦，不显而显，不现而现，虽不自现，锥处囊中颖脱而出。何以故？圣人是悟道、证道之人，他处在一相绝对之境，开显了本具的大智慧，就叫“自知”。自知无知，无所不知；自见（现）不见（现），无所不见（现），因为空性大我周遍，唯我独尊，所以自知无知，无所不知；自现不现，无所不现。同理，自爱无爱，无所不爱；自贵不贵，无所不贵。

悟道明道之人就无小我的自私自利，不为外物所蒙蔽，见显现的对待相就见不显现的自体本性，所以自知自明，没有二相小我对待的见相著相，所以就“不自见”。圣人的“自知”，是指见相见性。圣人“不自见”，是指不见相著相。同理，明道悟道之人，他知道“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所以他不会执著小我之身，圣人追求空性大我，追求“唯道独尊”。所以，圣者的“自爱”是爱空性大我，爱“道我”；圣人的“不自贵”，是指不执著小我的身命，没有我执我见。因为圣人是绝对的一相，凡夫是对待的二相，所以圣人处在“自知”、“自爱”的一相绝对境界，就没有二相的“自见”、“自贵”了。所以，圣人就是去掉了“自见”、“自贵”的二相对待的极性观念，而成就“自知”、“自爱”的一相绝对的非极性境界，这就是老

子说的“去彼取此”。

老子的“去彼取此”，这是大道的一种修法。“自见”、“自贵”的二相对待观念具体到六根门头，就是不知道六根门头的对待相是什么，必然产生见相著相的迷惑，从而就贪恋外境，攀缘所欲，产生自私自利的极性对待观念，追求感官欲乐的低级趣味，被两大难题所困惑，所以老子要“去彼”。如何“去彼”？这必须要在六根门头转正觉才能破除见相著相、见境迷惑的“自见”、“自贵”。

“自知”、“自爱”是一相绝对的大智慧境界，具体到六根门头，就是指真空绝对的六根性。当你转正觉，见到六根门头显现的对待相，直下就见不显现的绝对真空根性，明见到自己真空绝对的根性，就开显了“自知”的大智慧和“自爱”的一相无限的空性大我，这就是老子讲的“取此”。

“去彼取此”，这是所有圣者转凡成圣的修法，见相见性的修法。佛陀叫“离一切诸相，则名诸佛”，“诸幻虽尽，不入断灭”，“垢相永灭，十方清净”。“去彼”就是“离一切诸相”，诸幻灭尽，“垢相永灭”；“取此”就是“诸佛”，“不入断灭”，“十方清净”。“彼”指一切极性对待的显现相和极性观念，这一切都是因小我而有，所以“去彼”，必须要超越小我。诸法本无，因我而有，超越了小我所具有的一切显现的对待相，直下见到小我所具有的一切显现的对待相即是不显现的空性大我的绝对一相。也就是说，见一切显现的相用直下就见不显现的体性，体相用不二就“取此”了。或者，见六根门头一切立体的镜像皆是立体真空大圆镜本身，二者无二无别，只是一个，这就完成“去彼取此”的修证了。

……你把老子的这个经文要深化。你不知道老子讲的是深层次的内容，只当治理社会来讲，必然就得出字面的理解。所谓人人都害怕统治者威压的时候，可怕的祸乱就要到来。不要逼迫人民不得安居，不要阻塞人民谋生的道路。只有不压迫人民，人民才能不厌其统治。这个解释，从字面意思上都能说得通。那么下面，“是以圣人自知不自见；自爱不自贵。故去彼取此”，跟这个解释就对不上了。那圣人又不全是统治者，而不爱百姓的统治者、压迫百姓的统治者又不是圣人，所以前后不能对应。

应该怎么说？这个“威”要注意，这是老子在讲因果规律。“民不畏威”，是指民众不信因果，不知道因果规律制约的这个自然规律之“威”。不管普通民众也好，修行人也好，他不信因果，不顾不怕因果，不信了就不害怕了，不害怕了就叫“民不畏威”。不明白因果规律的必然性、严肃性，不懂

得因果规律运行的威力，这是人们的无知所导致的。不知道因果规律的威力是不可抗拒的，这是不是愚痴？（答：就是。）规律不因你信不信、害怕不害怕而转移。规律，你信要显现，不信也要显现；害怕要显现，不害怕也要显现，这就是老子说的“民不畏威，则大威至”。你不信因果，你不害怕因果，因果不因你不信不害怕着“不因果”。叫因果律，那是规律，所以必然“大威至”，必然受因果的制约，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何况在因果面前，统治者也是民。因果不光是对“臣”民来讲的，对“君”民也是一样，绝对不偏袒！君臣在因果规律上都是众生，无一特权！

因你不信因果，就会胡作非为，就是老子说的“妄作凶”。“妄作凶”就造大罪业，罪业召感惩罚就来了。众生得不到因果规律理论的熏陶，也就不认识因果规律的必然性，必然要造更大的恶因；造更大的业因，就要受更大的恶报，“则大威至”，必然“大威至”。如果按世法来讲的话，“民不畏威”，其实民没有不害怕“威”的。正好民都害怕统治者的威逼威压，哪个不害怕？只是逼着没路走了才不害怕，那也不是不害怕，而是豁出死着不害怕了！陈胜、吴广是被逼着再没路走了，反正是死，所以就揭竿而起。揭竿而起，实际上是害怕死着揭竿而起，所以民没有“不畏威”的，那怎么说着把老百姓逼着不畏了？那“大威至”的“威”是谁的威？（答：百姓的威。）要说是百姓的威，那前面是指统治者的威。正因为前提是统治者的威，那百姓不畏威，就成了统治者的大威强加来了，所以“大威至”说成百姓的威就说不通了，这是牵强附会。“民不畏威”的时候，是指民不畏惧因果的时候，更大的因果惩罚之威力就来了。

“无狎其所居”，“狎”，是指狎戏。因百姓不信因果，就狎戏因果，乱摸乱动，“妄作凶”。“无狎其所居”，就是你对因果规律不敢乱摸乱动，你乱摸乱动因果规律，它就给你报应到，这就叫“大威至”。你必须相信因果，你不相信因果，因果惩罚的“大威”也必然到。所以，“无狎其所居”就是要你明白因果规律的严肃性，不敢乱摸乱动。因为报应的事例太明显了，只有愚人才熟视无睹，不信因果。前面给你讲的不孝女打她妈当场变狗的例子，太明显，太教育人了（见前图）。《二十五史》和古籍中记载的，人做恶业变畜生的事例，几乎每朝每代都有。《太上感应篇讲解》一书中所说的那个悍妇，死后装在棺材里就变成蟒蛇了。还有史书中记载的，打他妈的不孝子当场变老虎的事例，都给人们指明了“无狎其所居”，不要乱摸乱动，不要“妄作凶”，不要胡作非为，不要逆天背理，否则“大威至”。

……不信因果，邪知邪见，等到恶报现前，就后悔来不及了。不重视，不谨慎，为所欲为，放任自流，放荡不羁，那就麻烦了，必然给你带来更大的祸害。

“无厌其所生”，那生的是什么？凡生的都是二相，凡二相所生的东西都是显现的相。是不是相？（答：是。）那这里“无厌其所生”是什么意思？不要理解成压迫着我不能活了，我想死。这里的“无厌其所生”，“生”是六根门头的相。“无厌其所生”，你学过的一句话叫什么？“六尘不恶，还同正觉”。厌不厌？（答：不厌。）生灭变化的东西都是你六根门头的相，六根门头的相叫六尘，三祖给你说“六尘不恶，还同正觉”。后面你就发现，真的是这样。“无厌其所生”，就是见六根门头的六尘不讨厌，“还同正觉”。转正觉，正就是借用的六根门头显现的对待相来见不显现的根性，因为六尘正是你六根性的存在方式，你厌什么？指甲长着，头发长着，厌不厌？（答：不厌。）发生甲长，正说明你生命存在。直到头发不长了，指甲不长了，就说明你这个生命不存在了。

“无厌其所生”，这就是你见了六根门头所产生的相，要转正觉就不厌了，反而借助六根门头的相指示你见到不可见闻觉知的六根性。有此智慧了，就“无厌其所生”。如果你没有这个智慧，你六根门头的两大难题就没法解决，必然就产生攀缘执著、无明迷惑，造生死业。现在，“无厌其所生”，凡所生的六根门头的一切相，都只是你的根性本身，因为它是你根性中的所现物，这就“六尘不恶，还同正觉”，“无厌其所生”。

“夫唯不厌，是以不厌”。当你不厌“其所生”的时候，你是直下认识到六尘正就是你六根性存在的方式，是六根性中所现物，不但不离六根性，还是六根性本身。你厌不厌？（答：不厌。）如果你真的达到了不厌，这就叫“夫唯不厌”。如果你真的达到了“六尘不恶，还同正觉”，一切六尘相只是六根性本身，那就“夫唯不厌”。因为你的不厌，注意！不厌就叫转正觉，“是以不厌”。因为你认识到六尘相就是六根性本身，你就不讨厌它了，这就是“是以不厌”。六根门头的相成了根性本身了，跟六根性无二无别，只是一个了，也就是说，那只是你的空性大我本身，当然“是以不厌”。

先知道六尘不厌，六尘是表达你六根性的，是你六根性的存在方式，这就不厌了。然后因为你认识到这一点了，“是以不厌”，才发现六尘根本不存在，“诸法本无”，对待不有。六尘原本不有，只是六根性循业所现的幻化相，六根出去的只是根性，“是以不厌”。只有根性了，谁厌谁？当然

“是以不厌”。这里的“是以不厌”言下之意，那个六根性、真空本性是谁？是你自身。只有真空绝对的一相无相，只有空性大我独尊独存了，那你厌什么?!

“是以圣人自知不自见”。自知什么？一般说圣人有自知之明，那个不需要说。“是以圣人自知”，自知什么？自知六根门头的相都是根性本身。那再有没有“自见（现）”？“见”就是显现。显现的是什么？显现的都是对待相。那你就知道，真的达到了“自知”的时候，就明白原来六根门头的一切相是我的根性本身，只有根性了，“夫唯不厌，是以不厌”。所以，圣人明白知道这个道理，就叫“自知”。圣人“自知”什么？日月星辰、山河大地只是见性本身，这就叫“自知”，再不“自见（现）”了，就是再不著六根门头的相了，对六根门头的两大难题都解决了，再不迷惑了，就叫“自知”。

圣人“不自见”，就是对六根门头显现的相再不著不迷惑了，这不是圣人不显露自己的意思，“不自见”是再不见相著相了。圣人“自知不自见（现）”，显现出来的相，圣人知道那是不显现的根性本身，再不攀缘身心跟世界的对立了。圣人认识到心身跟世界都是见性中的所现物，都是见性本身，所以圣人就“不自见”了，指圣人再没有心身世界的显现相了，因为显现的相都成了见性本身了。现在你就明白，圣人“自知”，就是圣人见心身世界的相只是见性、真空本性本身。有此“自知”的大智慧了，再就不著身心世界的相了，再也不见心身世界的相了，叫不现心身世界的相就更为彻底了。伏羲“仰观天文，俯察地理，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伏羲正就是这样“自知不自见”的圣人，他见天文、地理、身心世界都是“神明之德”，在这里“神明之德”就是见性。伏羲“以通神明之德”明心见性而“自知”了，见到日月星辰、山河大地、宇宙众生只是一个如如不动的本体本性。天文地理、世界万物和“神明之德”无二无别，只是一个，所以见日月星辰、山河大地就是本体本性的证明，也是本体本性的存在方式和其本身。达这样的境界，就再没有日月星辰、山河大地了，这就是“不自见”、“不自现”，只是一个“自知”的大觉、圆觉。这个能理解吗？（答：能。）

这个难得很！因为你出去见到的都是俗解。那什么叫“自爱不自贵”？“不自贵”就是破除了一切执著，把你一切对待的相和极性观念都给你破除了。这不是俗人说的他有自爱之心，不故意显现他的高贵，不是那个意



思。“自爱不自贵”，就是说他“自爱”什么？他“自爱”的就是转正觉，见到一切六根门头的相只是根性本身，只有空性的大我，唯道独尊，唯我独尊，这就是圣者的“自爱”。圣者一相绝对，哪有“自爱”？自爱无爱，无所不爱。老子说他“贵食母”，那圣人“自爱”什么？“自爱”“食母”。“母”就指的是真空本性、空性大我、“道我”。

“自知”了就有大智慧了，“自爱”了就法身遍满了。“自爱”就是追求空性大我、珍惜空性大我、贵重空性大我，就是“贵食母”，就是爱“天下贵”，就是爱“天下（将）自定”，就是爱“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就是爱“天下母”，就是爱“道乃久，没身不殆”，就“自爱”真空本性。见到了唯此一真实，“唯道独尊”，就“自爱”这个。再自贵不自贵以前的那个小我？未证道时，都自贵小我。所以，“自贵”是执著小我。现在把执著小我的一切都放下了，把小我超越了，把执著小我的一切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都破除了，那你“自爱”什么？“自爱”“唯我独尊”。只有个“唯我独尊”，就把小我的一切知见、观念都破除了，当然就“不自贵”了。

“去彼取此”。“去彼”就是去除见相著相，去除我执我见，去除“自见”，去除“自贵”，去除执著那些相，去除执著那些相的知见认识，把这些都破除了，就是把“彼”去掉了。那“取此”取的是什么？取“自知”和“自爱”。“自知”六根门头的相只是根性的存在方式，是根性本身。归到根性本身了，就归到只有空性大我，只爱空性大我。只有空性大我，这就是“自爱”。“去彼取此”的道理能理解吗？（答：能。）不然的话，按统治者压迫百姓，百姓造反，这样去解，那跟圣人的“自知不自见”、“自爱不自贵”有什么关系？而“去彼取此”就更联系不上了。

## 第十一章

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

你看，古代的车辐是木头的，就像你的自行车的辐条。那个“毂”就是穿轴的中心孔，三十个辐条齐集在那个毂上。这个毂中间是空的，“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就能做车之用。“埏埴”，“埏”就是揉、

和；“埴”就是粘土；“埴埴”，就是和泥土做陶器。就是把那个泥土用水揉和，来做各种器具。“埴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器具中间是空的，就能装东西，就“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道理跟毂、器一样，都是以空无为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有”是指物质的实体部分，“无”指的是中空部分。“有”与“无”对待的双方互为利用，“利用”二字就是从这里来的。“有”就是我们说的相，“无”就是我们说的用，老子在这里就用“有”、“无”来表示相用。这一章全用极性世界的极性对待器物，来表示相与用的关系。空处是用，有处是利，“空”、“有”合起来就是“利”和“用”。

光有“有”是个相，没有“空”就无用。相用是一对，空有也是一对。你看，这（举教鞭）是不是个相？这（用教鞭指黑板）就叫用。这个（指教鞭）是相，（教鞭）指黑板是用。凡有相必有用，凡有用必有相。为什么？没有相的“有”，就没空的用。你要起空的用，必须要有“有”的相，有无、相用的一对是不能分离的。碗就是有，你看着碗是个有，它的用是里面的空。没有这个空，碗就不能起用，那没有碗的这个有，饭怎么盛呢？你就体悟有无和相用的道理。老子总结为“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你不懂有无，你怎么会利用？有无不可分离，极性的一对是互依互存的，是同时存在的。

碗能盛饭，这谁不懂？那还要老子说吗？老子表达的规律就是有无不可分离，借助有无的一对，来表示极性世界任何对待的事物都不能独立存在。这就是我们讲的两个判据之一，极性对待的事物互为存在的前提，不能先有什么、后有什么，是互依互存，同时存在的。主要表达的是同时存在这一点，这就把极性世界一切对待事物的根本特征表达出来了。

你只要有个“有”出现，肯定就有“无”相对，如果没有“无”，就不能出现“有”。“无”你叫个空也行，佛法上最常说的是空跟有。注意！“有”是为“无”提供了便利，就是“有之以为利”。“无”是给“有”起了作用，就是“无之以为用”。这就说明了，任何极性对待的双方互为存在的前提，双方不相舍离，亦无主次，也无内外，互依互存，同时存在，同时“利”“用”。老子把极性世界的根本性规律用这么简单的事相就表达清楚了。这个“有无”、“利用”寓意极为深刻，你可以把极性世界的一切事物都用老子讲的这个规律串起来，你就发现，极性对待的事物的确都是对立而统一的。对立，指的是双方互补存在，谁也不能取代谁；统一，是指同时存在，不相

舍离，更不能谁先谁后。

你现在要明白，空要形成一种形状，注意！是空要形成一种形状，听我这个话，空要形成一种什么样的形状，空要形成的形状是依靠有而形成的，空利用的是有。比如说，空要形成一个圆的形状，就利用水晶球的这个有而形成，因为水晶球的“有”是圆的，才使得周围的空也是圆的。空要形成个碗的形状，就要有个碗的“有”的形状才形成。这就是空利用了有的形状形成空的形状，这个就叫“有之以为利”。

你要知道，“有”是给“无”提供了便利，“空”没有形状，但借用“有”便利了“空”。你“有”是个圆的，“空”就是圆的；“有”是个长方形的，“空”就是个长方形的；“有”是个四方的，“空”就是个四方的，所以“有之以为利”。有利谁？有利空，“有”是为“无”提供了便利。所以，空无要形成一种相状，它是借用“有”的形状而形成的，所以“有”的形状是便利了空，“有”为“空”提供了利，“空”给“有”提供了用，这是“有之以为利”。

下面就是“无之以为用”。“无”是为“有”提供了作用。“无”是不是为“有”提供了作用？你拿个笔写字，你怎么会写字呢？是因为空着。你的笔是个有，“空”给“有”提供了一个作用。没有“空”你的笔能写字吗？所以，你的笔的作用是怎么来的？是“空”给你提供的。“空”给“有”提供了一个作用，“有”给“空”作了个便利。“有”是为“无”提供了便利，“无”是为“有”提供了作用。这两个能不能分开？（答：不能。）这是“有”、“无”互相利用。

经常说“利用”二字，根源就在于此。你看，“利用”两个字来自极性对待双方的存在方式。说你利用我，你利用人家是几相？（答：二相。）二相就能利用，一相能不能利用？（答：不能。）你看，这个道理深得很了。现在老百姓都说：他在利用你。互相利用，只要是“利用”，一定是二相。

利跟用是表达有、无的。那么有、无是表达什么？是表达二相的。那二相是表达什么的？二相就是表达绝对一相的。所以，老子的用意深得很，这是讲极性世界二相对立的规律。我们在二相对立中，就是互相“利用”，以空有一对极性表达一切极性都是这个样子的。你看，这个（指太极图☯）不是也互相利用吗？阴半说，你阳半坐在我身上；阳半说，我抱着你阴半。你看，负阴抱阳，互相利用。所以，一切极性世界极性相对的一对，都是负阴抱阳，互相利用。

你为什么要想找个丈夫、娶个女人？干什么？互相利用。所以，哪有真诚呢？互相利用。只有它（指无极圈○）是最真诚的，就叫至诚之道。

这一章前面是比喻，叫你认识有、无是代表极性世界的所有极性对待的事物，任何极性对待的事物不能单独存在，都是互为存在前提，而且互相利用。今天你在极性的世界中，你能离开谁？谁都离不开谁。极性世界是“一法才起，万法相随”，谁都离不开谁。你看，西方人写了个《鲁滨逊漂流记》，他认为我一个人在荒岛上，就跟人不争贪夺抢了，自由自在了。但你离开了相对的一方，连生存都生存不下去。所以，人类就要互相和谐。“利用”已经被人们说成贬义词了，实际上“利用”没有褒义、贬义。“利用”这是极性世界的规律，极性世界的任一对事物都是互有利、互有用，互相利用，谁也离不开谁。

那么，对待的双方谁也离不开谁，能不能一极独立存在？（答：不能。）所以，老子比他们西方的有些哲学家高出了万倍。极性对待中没有独立存在的事物，你看，西方有些哲学家主张，有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这不就违背了对立统一规律了吗？那行不行？（答：不行。）所以，他们的观点远远赶不上老子，根本不是圣贤之道。现在你看，量子力学才证到这里了，世界依观察者而存在。你看，量子力学这么精深的结论，才证明了“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他们光是学了王阳明的一点，就把王阳明列为量子力学的鼻祖，其实老子更是量子力学的鼻祖了。“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有、无互相不能离开，同时存在，这难道不是超前量子力学的结论吗？！

所以，用两个判别标准就要衡量一切学说理论到底对不对。如果在极性对待法中，你不知道同时同座、同时存在，这个学说理论肯定是不正确的，肯定是错误的。所以，你现在看一看，先有什么后有什么，这不是“无光的花朵”吗？

## 第三十六章

将欲歛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取之，必固与之，是谓微明。柔弱胜刚强。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将欲歛之”，“歛”就是收敛、合起来，收回来。“歛”和“张”是极

性的一对，后面的弱强、废兴、取与、柔刚等都是表达极性对待的。老子在这里讲，对待的双方运动变化过程所体现的规律，隐含着物极必反的规律、互相否定的变化现象。

“将欲歛之，必固张之”。这个可以理解成将欲收敛的东西，那它必定原来是张开的。因原来是张开的相状，才能谈把它收回来，这是一种说法。从文字上这样说，就是用物极必反的道理，事物进行到极端了就要回反，张到极端了，就必然要收敛回来。如老子说的，弓拉圆满了，必然要弹回去。极性世界的规律都是这样，月圆必亏，日中必移，物极必反。

但一些人认为，如果你要收敛它，先人为地叫它扩张扩展。但这个说法就有搞阴谋之嫌，就有故意人为操作的促使，这与老子无为自然的精神不太符合。但在历史上，一些法家人物硬把老子往权谋、阴谋上拉，后来的一些政治家没有正用，反而邪用，曲解老子的本意。老子主张的无为自然，“为无为”，不主张人为操作的干预，守静守柔，安雌安牝，不崇尚有为。所以，不能把老子的精神理解为人造的阴谋操作。也就是说，不能表达为欲擒故纵，“上帝要叫你灭亡，先叫你发狂”，所以这样的上帝就不是体道的上帝。

“将欲歛之，必固张之”。如果是欲擒故纵，这就不是天道的规律了，而是人为的操作了。“必固”，就是指原本之意。老子讲，要收敛的事物，一定先前是张到极点的状态，物极必反，自然就会收敛。这是老子讲极性对待事物的运动变化过程，是自然而然的体现物极必反的规律。月圆必亏，这不是为了让月亏损而先叫月圆的，而是月亏损的现象出现，是因为月已经圆到极点所致。同理，当一对极性事物要进行收敛的过程时，之前一定是张到极点了，那它就自然地收敛，就像月圆必亏的道理一样。

“将欲弱之，必固强之”。物壮则老，事物发展到顶峰了，必然要走下坡，这是极性世界谁都没有办法改变的规律。“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火烧赤壁，曹军溃败，就是事例。

“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如果一个要废弃的事物，那一定原来非常兴旺。你看，春生夏长，兴旺到极点，就秋收冬藏。

“将欲取之，必固与之”。这里的“取”作为过程，有损之意；“与”是增益之意。将要损减的过程出现，一定是增益的过程达到极端。比如，日中必移。早上的太阳慢慢升起（“与”），到了中午就到了极端，就会慢慢地下落（“取”）。你给“与”庄稼施肥浇水，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最后你就

“取”得庄稼的丰收。菩萨一直是给人施舍，是不请之友，但他并没有想着让你回报，但因菩萨的施舍帮助，你对菩萨产生了无比的崇敬、敬仰、爱戴，直至皈依于他。这都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取”与“与”的关系。“取”是回报的意思，“与”是施予的意思。菩萨施不望报，正是这种精神使菩萨成了佛。佛就是菩萨“取”得的正果，“与”不望报是菩萨行菩萨道的过程。这就是“将欲取之，必固与之”。

你看，人们都皈依佛陀，这不是佛陀“取之”吗？这是因为佛陀无量劫六度万行，行菩萨道“与之”的结果。你看，文殊师利菩萨说，我从来没想着要成佛，但是他无量劫的智慧福德善根，按他的愿力自然成佛。

以上这些物极必反的事例，你只要掌握了它的规律，老子就叫“是谓微明”。“微明”就是规律所显示的征兆。你能够掌握极性事物运行的规律，你就有见微知著的智慧了，你就明白了事物运行的程序和规律。打个比方，你种了瓜，才刚发芽，你就知道肯定会结个瓜，这也是“微明”，这就是见微知著。其实极性世界的规律都是这样。你看，现在还热，但谁都知道再热过几天就慢慢地凉了。因为极性世界的规律已深入人心，个个熟悉了，谁都能知道极性双方运行的过程，物极必反是极性世界运行的规律。“微明”，就是还没有展现事物的发展的过程和进行的程序，你已经明白了，这就是“微明”。

“柔弱胜刚强”，这个前面已经讲过了，前面的“歛”、“弱”、“废”、“取”都是指对待事物处在“柔弱”之位，而“张”、“强”、“兴”、“与”都是处在“刚强”之位。“柔弱胜刚强”，就是“刚强”位到了极端，必然自发地走向“柔弱”位，这是规律。柔弱的怎么能胜刚强呢？柔弱的到了极端，就走向刚强；刚强到了极端，就走向柔弱，结果是柔弱胜了刚强。这里的柔弱和刚强不能只从字面上理解，它是指一种极端对待的运行规律和过程。凡是从一极向另一极运动的开始，朝这个方向的一端就是柔弱，并不一定说是柔弱的状态，而是指一种运行的方向。夏至了，热到极点，这就是刚强位，必然朝向冬至的方向运行，把这个运行方向的一端就称为柔弱。那你到了冬至的时候冷到极端，就朝夏至的方向运行，朝夏至这个方向运行的一端也称为柔弱，所以“柔弱胜刚强”的柔弱，指的是运行方向的一端，刚强指的是事物到极端的一端，这个不能死搬硬套，这是按照极性对待双方运行的方向而言的，不是以事物的强弱对比而言的。

你看历史上的第一强国，它运行的方向是走向衰落。衰落的迹象就表

现在，它害怕别人强过它，再不能涵容增益了，也不能忍辱含垢了，这就是它衰落的迹象。一个人是这样，一个团体也是这样，一个国家也是这样，整个人类社会还是这样。

柔弱必然要胜刚强，这是周转循环的程序规定。初三的月亮明是柔弱，暗是刚强，由暗向明，就是“柔弱胜刚强”；到了十五，明成了刚强，暗成了柔弱，由明向暗，也是“柔弱胜刚强”。“柔弱胜刚强”是刹那刹那的削弱刚强，也是刹那刹那的增益柔弱，这是讲的规律。老子说的牝胜牡，还是这个道理。

“鱼不可脱于渊”，这里的“鱼”代表什么？代表显现的相；“渊”代表不显现的体性。“鱼不可脱于渊”，很形象，鱼从水里出来就活不成了。那这个道理三岁小孩都知道，还需要老子来表白吗？！这是个比喻，讲的是显现的事物都是相对的，前面说的那些对待事物都是显现的相，老子用鱼来代表了。显现的对待相不能脱离不显现的绝对体性，犹如鱼不能脱离水。鱼表示有限的对待相，而水表示无限的绝对体性。任何有限的对待相都在无限的绝对本体上存在，而且还不能离开绝对的本体。犹如鱼在水里生存一样，不能离开水。

“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国之利器”不是讲尖端的技术和武器。前面讲的是显现的不能脱离不显现的，现在说的是不显现的本体本性，那是不能给人显示的，这就是“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你心身（“国”）中的真空本性能端着出来叫人看吗？能不能？（答：不能。）这是用比喻的说法。虽然有显现的，但是显现的不能脱离不显现的，不显现的却不能显现给你。这就让你知道，显现的事物都是相对存在的，你可以用感官去感知它，用见闻觉知去把握它；不显现的绝对本体，没法示于人，只好用显现的对待相来认识不显现的绝对体性。老子的“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是指不显现的体性不能直接让人们见闻觉知。

你眼根上显现的有色无色相可以用眼去看，但你的见性你无法自己看得见，何况还能展示给别人吗？“国之利器”这是个比喻，比喻你身心中最珍贵的、最不可叫人见的宝藏，这宝藏是不可以叫人见的。“国”表示我们的心身，“利器”表示心身中最珍贵的、最宝贵的，在这里就是表示真空绝对的、一相周遍的、永恒存在的属性，唯有这个最珍贵、最宝贵。因为最珍贵最宝贵，就藏得最深，无法示人，俗人理解成不敢叫人见。不是不敢叫人见，而是想见不能见，这就叫不可以展示给别人。

以这个比喻，国家有利器，是指我们心身（“国”）中有真空的本性，这就是“利器”。你的真空本性不能示于人，只能通过显现的相表达，但显现的相不是真空本性，只有你认识到显现的相跟不显现的本性无二无别时，以此智慧的法眼才能“见”到，而不是你的肉眼就能见到你的见性、真空本性。这就叫“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 第五十七章

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以正道来修正我们的心身，以妙法来破除我们的妄想和障碍，以无事才能契合空性大我。

“正”当然是正道。正道治国，就是以圣贤之道来清除我们身心中的十恶业，来开显我们清净本然、周遍法界、常住妙明的本体本性，这就叫“以正治国”。无限周遍、真空绝对、永恒常住、一相无相，这就叫“正”。你时时想着正道，你时时契入正道，这就是“以正治国”。这个“国”就是你的心身。你要治你身心的十恶业（杀生、偷盗、邪淫、妄语、绮语、恶口、两舌、贪、瞋、痴），就要以正道来对治，这就是“以正治国”。

“奇”在这里是修法。用兵的时候说出奇不意、兵不厌诈。你修法的时候尽量要找善巧方便，这就是“以奇用兵”。“奇”在古代用兵的时候，就表示诡计多端。这猛听去不好，那是不理解老子用的这个比喻，你看后面的“我无为”、“我好静”、“我无事”、“我无欲”，这都说的是与你修道有关的内容。

你要达到真空绝对的本体本性，你必须要用正道的理论来指导，以圣贤之道来对治，这就叫“以正治国”。“以奇用兵”，就是“归元性无二，方便有多门”。多门里你为什么 not 选一个捷径、巧便、方便的法门呢？捷径、巧便、方便的法门不就是“以奇用兵”吗？“奇”指的是修法。从老子的“镇之以无名之朴”就知道，老子的修法是直指法门，就是如来的正法眼藏。具体到我们讲的修法上，就是六根门头转正觉，或见显现的就见不显现的，见立体镜像就见立体真空大圆镜。



“正”就相当于理论，“奇”就相当于修法。你的理论要正确，就是要走正道，目的是归到大道上，这就是“以正治国”。“以奇用兵”，要找一个巧妙的方法、最方便的修法、最适合你的方法来修持，就能事半功倍，这就叫“以奇用兵”。

老子的“镇之以无名之朴”，是直指涅槃妙心。老子先给你讲正道，正道是什么？“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这就把大道的属性讲清楚了。讲清楚了，你就要用相应的修法来修，修法就是“镇之以无名之朴”，就是“以奇用兵”，直捣黄龙府。

“以无事取天下”。“天下”就是空性大我，“国”是指你的心身小我。把你的心身“以正治”，“以奇用”，“正”就是体性，“奇”就是相用、方法。那你什么时候把你的小我治理着能取天下，就是能到空性大我呢？老子说“以无事取天下”。你怎么达到无事？你什么时候就无事了？体相用一如就无事了；见显现的和不显现的只是一个，就无事了；见六根门头的立体镜像直下就见立体真空大圆镜，就无事了；到了真空绝对、无限周遍、一相无相的“唯我独尊”、“唯道独尊”，就无事了，就只有“天下”了。天下取得了没有？（答：取得了。）取得天下了，就表示你开显了你的明德，开显了你的本性，见到了空性大我，老子就叫唯“道我”独尊，这就是“以无事取天下”。

“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好多人俗解说，“以此”是指下面的内容。“以此”，明明显显指的是理论要对，修法要简捷，你才能达到“无事取天下”。用我们的话来说，什么时候无事？你只要见到六根门头的相，直下归到只有真空的根性独尊独存，这就无事了。你不明白六根门头的这一切相是什么，两大难题不解决，你就天天有事，迷懵、烦恼、迷惑把你执上，你就不能无事。

什么时候无事？“以正治国，以奇用兵”，直到“唯我独尊”的“取天下”，就无事了。正道的理论引导，巧妙的方法修行，时时“镇之以无名之朴”的修法，让你明白“一真一切真，万境自如如”。到了“如如之心”，就唯有根性、真空本性、空性大我独尊独存。到此境界，就“万境自如如”了，见万境就是“空空如也”的“如”本身，见一切六根门头的相，直下就是真空本性本身。那你还有什么事情？“唯道独尊”，“唯我独尊”，再没有任何事情了，天下都是你的，法身遍满了，你就见到了周遍法界的、无限的、永恒存在的、真空绝对的、一相无相的自体本性，这不就天下取了

吗？这不就归到唯“道我”独尊了吗？！老子说我“以此”而知道“无事取天下”。他是要求后代的修道人，就照这样走，就能“取天下”，就能证到究竟，就能归到本体本源。

“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天下多忌讳”，这是从人事上来说，就表示尽是禁忌、法令这些东西。“忌讳”就是这个不准干，那个不准做，法律、禁令太多。其实，这是讲修道的过程。天下是不是都是“忌讳”？不是法令禁令的忌讳，而是六根门头两大难题的“忌讳”。你在眼根门头见有色无色，耳根门头听有声无声，一直到意根门头知有念无念，全是“忌讳”。怎么全是“忌讳”呢？这个你不明白，那个你过不去；这个你不能逾越，那个你透不过去，犹如壁立万仞。见了色不知道是什么，见了空也不知道是什么，见明见暗一样糊涂，都透不过去，你能超越它吗？（答：不能。）不能超越它，不就是相当于禁令把你禁住了吗？！六根门头的事事物物你都不能超越，不就是“天下多忌讳”吗？！你不认识六根门头的有相无相是什么，你迷惑不解，不能越瑶池一步，两大难题你超越不了，你始终就经常自己“多忌讳”。认为这个是客观存在，那个是本来就有，这种知见也是你的“禁令”。心地不明彻，不能明心见性，没有智慧，总在哲学家、思想家的圈子里跳不出来，不就越来越贫了吗？！越来越没智慧了，这就是“而民弥贫”。这个“贫”就指的是没智慧。人们总是用社会现象来解老子的大道学说，那只是一种具体的应用。

“而民弥贫”，两大难题不解决，你就越来越穷。这里的“忌讳”是什么意思？这个不懂，那个不明白；这个不能超越，那个不能透过；一天举手投足都不知道该干什么，睁眼闭眼所见闻觉知的一切都不知道是什么。自己给自己的禁忌、忌讳越来越多，而不是别人给你强加的，是因你没有智慧而越来越“贫困”。你就要奋发图强，一心修道，转正觉、转心态，把六根门头的两大难题完全透过，心明眼亮，洞彻无碍，那你就转忌讳成自由，转贫穷为富有。

“民多利器，国家滋昏。”当六根门头的两大难题你不能解决的时候，那你一定会识心妄想不断，攀缘摄取之心不止。因没智慧就“有欲观其徼”，生出各种邪知邪见来，编造各种歪门邪道的理论，“知见立知，即无明本”，一直到认为有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于是，六根就攀缘所谓的客观存在，就生出无穷无尽的“利器”来。从古到今攀缘外境的研究都成了“利器”。今天科技的创造发明，都是攀缘外境的“利器”，这些“利

器”都是你感官功能的延伸。望远镜延伸了眼睛的功能，雷达延伸了耳朵的功能，汽车延伸了双腿的功能，电脑延伸了人脑的功能，机器人延伸了人体的功能，如此等等，不一而是，但无一不是攀缘外境的发明创造，也无一不是透不过两大难题而产生的“利器”。所以，“民多利器”，就是因不了解软件性文明而走的硬件性文明的必然结果。于是，科技越发达，“利器”就越多；“利器”越多，妄想就越坚固；妄想越坚固，你的心身就越糊涂，这不就是“国家滋昏”吗?!这里的“国家”是指你心身的小我。你的心身因“利器”越来越糊涂了，不就是“国家滋昏”吗?!

……不反观内照，不明心见性，他只是把他的感官尽管延伸，延伸着走硬件性文明不能回头了，再不走软件性文明的正确道路了。所以，“利器”多了之后，你的头脑就越糊涂，越滋昏了，越认不得心身世界是什么了，就越攀缘心身世界的相了，根本就不知道本体本性，以致越来越昏聩了，什么都不知道了。你要好好体悟老子这个大智慧的比喻。你如果从社会现象上讲，那是讲不通的。“民多利器”，国家怎么滋昏呢？你就与现实对应不上。如果人人有发明创造，这对现在的国家来说，不是很好吗？人人有发明创造，这不是“利器”多了，国家的科技就发达吗？怎么是国家越滋昏呢？你就从这里知道，老子不是讲社会治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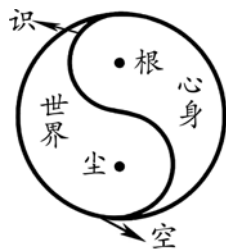
当你自己趣外攀缘，趣外奔逸，六根不知道反观内照，不在六根门头求得解脱，而见相著相，就使汝沉沦。“民多利器，国家滋昏”，这是讲六根使汝沉沦的；前面讲的“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这是讲六根门头使汝解脱的。“民多利器”，把你六根的感官功能越来越延伸，使你攀缘外境越来越坚固，使你见相著相越来越猛利，所以老子要你“挫其锐，解其纷”。如果你不能挫锐解纷，必然就趣外奔逸，研究主客观，导致“民多利器”，使你解脱的知见越闭塞，当然使你的心身越不能解脱，头脑越昏了，越不能见本性了，这就是“国家滋昏”。

“人多伎巧，奇物滋起。”你修道方向一错，趣外奔逸，根尘二相对立，你的伎巧聪明的识心越多，“奇物”就滋起。这里指二相攀缘的心识越严重，奇淫伎巧就越多，识心识念就越严重，导致你越来越迷惑，不知道心身世界是什么。心身跟世界是对待的二相，也就是根尘相对，根尘相对必然要生识，生识就必然产生“伎巧”、“奇物”。这里的“伎巧”、“奇物”是指你极性对待的观念越坚固，佛法上就叫六根之贼窃你的功德法财，使你越来越贫穷，老子也说是“盗贼多有”。佛陀经常讲六根的六贼窃功德法财，如

《金光明经》讲：

“当知此身如空聚	六贼依止不相知	六尘诸贼别依根	各不相知亦如是
眼根常观于色处	耳根听声不断绝	鼻根恒嗅于香境	舌根嗜尝于美味
身根受于轻软触	意根了法不知厌	此等六根随事起	各于自境生分别
识如幻化非真实	依止根处妄贪求	如人奔走空聚中	六识依根亦如是
心遍驰求随处转	托根缘境了诸事	常爱色声香味触	于法寻思无暂停
随缘遍行于六根	如鸟飞空无障碍	藉此诸根作依处	方能了别于外境
此身无知无作者	体不坚固托缘成	皆从虚妄分别生	譬如机关由业转
地水火风共成身	随彼因缘招异果”		

佛陀和老子都讲，根尘相对，如果不能见到真空绝对的本体本性，那一定会使你沉沦苦海，所以圣人都要求在六根门头解脱。你看，这面（指太极图阳半）是根，这面（阴半）是尘；阳半是心身，阴半是世界，根尘相对就生识（“S”线），“S”线越多，就是“奇物滋起”、“法令滋彰”，佛陀和老子形容为贼盗多有。



“法令滋彰，盗贼多有”。“奇物滋起”，就给你形成了各种规范，你在六根门头攀缘外境的时候，怎么规范呢？眼不闻声，耳不观色。眼睛能不能闻声？（答：不能。）人家佛菩萨都是六根互用，有没有那么多的限制和规范？（答：没有。）六根互用了，就没有限制了，没有规范了，比喻就没有“法令”限制你了。等你“法令滋彰”，就说明给你的限制非常多。你看，我们眼睛只能看，耳朵只能听，这不就是“法令滋彰”吗？“法令滋彰”指的是我们六根门头的限制太多，功能越来越专业化，越来越局限化，也就越来越禁锢了，就更不能了解真实的存在了，智慧越闭塞了，功德法财日趋匮乏。何以故？六根攀缘六尘的时候，尽是贼盗的偷心，见相著相，所以老子说“盗贼多有”。这和佛陀讲的一样。

有没有那么多法令限制？“法令”就是限制你的。你趣外奔逸，根尘相对，心身世界对立的过程中，必然给你条条框框越来越极化越严重；极化越严重，界线分割越坚固，这不就法令多了吗？如来说的，眼睛不能听声了，耳朵不能观色了，六根不能互用了。为什么？你趣外奔逸，坚固你二相的识取，“奇物滋起，法令滋彰”，各种坚固的界线、禁令把你越限制越死了没有？是不是越限制越死了？所以，老子说“盗贼多有”。这和佛陀讲的“六贼依止不相知，六尘诸贼别依根，各不相知亦如是。眼根常观于

色处，耳根听声不断绝，鼻根恒嗅于香境，舌根镇尝于美味，身根受于轻软触，意根了法不知厌，此等六根随事起，各于自境生分别”一样。佛陀和老子把你根尘相对不能用转正觉的智慧透过去，必然生识，就说是生“盗贼”。识心识念越多，愚痴迷惑就越严重，于是就叫“盗贼多有”。

这是老子以社会现象来说修道的。你定的法令越多，就说明“盗贼多有”。那你今天眼睛不能听声，耳朵不能见色，为什么？是你的界线“法令”太多，阻隔障碍太多，所以不能像佛菩萨一样六根互用。眼睛只能看，耳朵只能听，不准眼睛听声，不准耳朵观色，这不是“法令滋彰”吗？“盗贼多有”，“盗贼”就是根尘相对的识心识念，窃你的功德法财，你的六根之贼把你真空本性的法宝都偷光了。怎么偷光了？真空本性被你邪用来坚固你的妄想，都给你产生成循业发现，智慧越来越混没，极性观念越来越多，越来越坚固，这不是“盗贼多有”吗？这能理解吗？（答：能。）唉哟！能理解这就好得很。

老子以社会现象作比喻的这些内容，是讲你修法过程中方向不对。要“以无事取天下”，要转正觉，要见到六根性，结果没见到六根性，攀缘外境，越攀缘越穷、越昏。“奇物滋起”，“法令滋彰”，识念越多，必然“盗贼多有”。六根、六尘、六识都是贼，你只要著在根尘识的相上，不能解脱，就形容为“贼”，这六贼就把你的功德法宝都偷光了，就指没有智慧的危害。这是老子用社会现象来描述修道的，把这个根本规律讲清楚了，你再用到社会现象上去，那就是这个规律的一个特例。

“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现在这个“我”是谁？（答：大我。）那还没到空性大我，要是空性大我了，那就到“自朴”、“自正”、“自富”、“自化”了。老子刚把这个错误修法讲了，不要根尘相对来攀缘，而要根尘相对转正觉，转正觉就能使你解脱。刚讲的是使汝沉沦，现在要使汝解脱。你怎么解脱？就是小我要在六根门头找到“无为”、“好静”、“无事”、“无欲”的根性。你看，六根门头“无为”、“好静”、“无事”、“无欲”的是什么？（答：六根性。）六根门头只有六根性才“无为”、“好静”、“无事”、“无欲”。六根门头的六尘不停地在生灭变化，那能“无为”、“好静”、“无事”、“无欲”吗？！所以，小我就要在六根门头见到如如不动的根性才能解脱，解脱了才能“自化”、“自正”、“自富”、“自朴”。

这个小我在心地上见到“无为”、“好静”、“无事”、“无欲”的根性了，

把你众生心的“民”就“自化”、“自正”、“自富”、“自朴”了。也就是说，把你的贪、瞋、痴、慢、疑、嫉妒的“民”自然都化掉了。化掉这些众生心，就无小我了，这个时候才是空性大我。空性大我就体现在“无为”、“好静”、“无事”、“无欲”的境界中。

这是讲转正觉的修法，要你直下明见“无为”、“好静”、“无事”、“无欲”的六根性。你的修法对了，你就能够在六根门头解脱。“无为”、“好静”、“无事”、“无欲”，这是讲真空绝对的根性的状态和属性的。老子的修法是，“镇之以无名之朴”。这个“无名之朴”是指“道”，在六根门头要时时见道、明道，就是佛法上讲的明心见性。具体到六根上见道明道，就是在六根门头显现的对待相中，直下见到不显现的真空绝对的根性，这就是“镇之以无名之朴”。在六根门头的“无名之朴”，正就是不显现的真空绝对的根性。根性“无为”、“好静”、“无事”、“无欲”，你修习能达到这一点，当然就会“自化”、“自正”、“自富”、“自朴”。

……“无为”是境界，“无为”就代表的无限周遍，老子叫“寥兮”。从意根上讲，无限周遍就不可思不可议，不可思议就是“无为”，这正表达的是根性周遍法界的无为自然状态。“无为而民自化”，你这一切的贪欲妄想、私心杂念，以及你的法相事物、根尘识空，当你不明白的时候就都是你的“民”，你要转正觉，把这些“民”都要化了。你“无为”，进入到无限周遍的时候，这些“民”就自然都化了。当你直下不思议，哪有这些“民”？有没有？（答：没有。）

“好静”佛法上就叫清净本然，老子叫“寂兮”。“寂”就是清净，“寥”是指无限。“我好静而民自正”，如果你直下进入清净本然的、周遍法界的本体本性，这就是“镇之以无名之朴”，“民”自然就“自正”了。

“无事”是什么？“无事”就是一相，一相了才“无事”。当你是一相无相的“唯我独尊”时，哪还有事？！禅宗所谓“不须息心除妄想，只因无事可商量”。“无事”是什么？（答：没有我了，就无事。）你（指一人）说呢？（答：二相就有事。）当然二相才有事。那你的事是什么？你的事无非是两大类，一类就是有相，一类是无相，你的一切事不出这两大类。现在说的你“无事”了，就是非有相非无相，这不就是无事了吗？非法非非法，就无事了。把对待的双方都超越了，你还有什么事情？只有真空绝对的一相，你就无事了，“长伸两脚卧”。

当你非法非非法、非有相非无相、非色非空，当你在六根门头把一切

有相无相都双非掉，不就是你的根性了吗?!你先前是根尘相对生识的攀缘，现在在一切对待相中你都用双非非掉，不就是六根门头转正觉见到根性了吗?你看老子说，“我无事而民自富”。这就是说，你见到根性，明心见性了，你就“自富”了。富了什么?富了转正觉的智慧。

非有相非无相、非法非非法、非物非非物、非事非非事，这一下子就把你的法相事物，把一切对待的都归到绝对上了。归到绝对上再有什么事情?什么事情都没有了，就绝对一相，无限周遍，“唯我独尊”，普天下都是你的了，富不富?当然富。

“我无欲而民自朴”，你没有欲望，那你的欲望是什么?(答：欲望是贪瞋痴……)欲是最大的罪业。为什么是最大的罪业?欲念一动，就是二相。二相才生欲，一相无欲。一相无内外，你欲什么?所以，“我无欲”的时候，就小我转成大我，二相转成一相。你一相无相了，“民”自然就归于纯朴了。一相了，纯朴不纯朴?(答：纯朴。)你看，一相无相了，这就是“唯一精真”。“唯一精真”，不就是“朴”吗?!“朴”就是本体本源本根本来。

当你达到“无欲”的一相无相时，你的那一切“民”(根尘识空、法相事物、心身世界、贪瞋痴慢疑嫉妒)都“自朴”了，都归到本体本源本性本根上去了，这就叫“万法归一”，也就叫“万法归朴”。也可以表达成，见一切立体的镜像都是立体真空大圆镜本身，这不就归朴了吗?!你还可以表达为，一切显现的“民”都是不显现的“朴”本身，这也就“民自朴”了。

现在看，用这么一种直指法门修习，直指“无为”、“好静”、“无事”、“无欲”的涅槃妙心，也就是“镇之以无名之朴”，当下你的那一切“民”就都“自化”、“自正”、“自富”、“自朴”了。“无为”、“好静”、“无事”、“无欲”、“自化”、“自正”、“自富”、“自朴”，这都是描述空性大我的表达。

## 第五十三章

使我介然有知，行于大道，唯迤是畏。大道甚夷，而民好径。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彩，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馀，是谓盗夸。非道也哉!

“使我介然有知”，这个“介”就是真实之意，指确实有、真实有。“使我”就是假使，假使我真的有智慧，那你的智慧表现在哪里?就要“行于

大道”。如果问这个人有没有智慧？说有智慧。那表现在哪里？表现在一定要“行于大道”。一个人能修行大道，追求圣贤之道，追求无上觉道，这就代表这个人已经有智慧了。所以，经常给你讲，你没善根福德，你没智慧，你没有那个境界，你不会产生修道的想法，你也绝对不会产生追求无上觉道的念头。所以，一个人能发菩提心，追求无上觉道，那一定是往世有大善根、大智慧促使的结果，所谓“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佛陀叫“闻即信受”的大善根人。

你说，我有智慧。你的智慧表现在哪里？一天跟人争贪夺抢，天天心中妄想丛生，满脑子自私贪婪，只愚痴没智慧，心上光产生贪、瞋、痴、慢、疑、嫉妒的产品，不是怨天尤人，就是满腹抱怨；不是这不如意，就是那不满足，这就是你的智慧表现吗？智慧表现在心灵净化、人格完善、境界高雅、追求圣贤之道的无上解脱。不然，你追求的那些都是没智慧的表现。

有智慧的人都在追求无上的觉道，就是“行于大道”。因为他有智慧，小道都不行，行小道就是小智。这里“行于大道”是什么智？大智。大智慧一定是追求无上的觉道，无上觉道就是圣贤之道的核心内容。所以，一个人追求无上大道的时候，这个人已经具备了大智慧了，而不是小智慧。追求大道，佛法上就叫发菩提心。一个人能发菩提心，这就不得了啦！如来讲，一发菩提心就到果位。真心发菩提心，就到果地佛。只发个菩提心就要成佛，跟佛一个果位了。而且佛陀说，发心佛比果位佛还难。因为你真发菩提心，这个人就一定能成佛。难的是他不能发菩提心，所以佛陀讲发心难，一发心就到果位。

“行于大道”。大道是几相？大道是究竟一相。“唯迤是畏”，大多数人认为“迤”是崎岖的小路，倾斜不平坦之途，表示邪道邪路。老子到底指什么？当然害怕你步入邪道，这是第一层意思，但这不是老子的本意，因为前提是“行于大道”，大道是相对于小道来说的，而不是相对于邪道来说的。真实有智慧的人已经不入邪道了，所以这里的“迤”是指小道。那么，讲成邪道也不能说错，就看在什么条件下说。“行于大道”，这是老子怕你步入小道。小道不一定是邪道。佛法上，声闻、缘觉都是小乘小道，但小乘不是邪道。所以，真实有智慧的人，发菩提心追求无上觉道（“行于大道”），最害怕的就是菩提心不坚固，中途退转，这个就叫“唯迤是畏”。你看，老子紧接着讲，“大道甚夷，而民好径”。这是老子规劝修道人要发菩



提心，追求无上的大道，追求无上的觉道，千万不要中途退转。但修道人往往由于畏惧情绪，看不到大道的光明，就是老子说的“大道甚夷”。往往心不坚定，信心不足，就不发菩提心追求无上觉道，而退堕到只求自己了脱，不发度化一切众生的心，不追求无上的大智慧，也就是不追求大道，做个自了汉，只把自己解脱就行了，这就是老子说的“而民好径”。这和佛经上讲的道理完全一致，有些人发了菩提心，但在无量劫行菩萨道时，觉得劫数长远，信心不足，就又退转修小乘去了，不为救度一切众生而去成佛，也就是不追求无上正等正觉，佛法上就叫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其实，“大道甚夷”，你要用如来的正法眼藏的直指法门，你就能体悟“大道甚夷”了。你能明白老子“镇之以无名之朴”的直指法门，你也知道追求无上觉道是平坦光明的一条大道，而且“大道甚夷”还表示大道不难，难的是你的心不坚定。为什么？大道平坦，大道就在眼前，六根性如如不动、永恒存在，三世十方只唯本心本性独存，有何难哉？！只要你信心坚定，菩提心坚固，一定能达到无上觉道的果位。只是要你有大慈悲心，不忘一切众生的痛苦灾难，时时把自己无量劫行菩萨道救度众生，当作解脱自己无始劫的六亲眷属一样，这你自然菩提心就坚固了。修道人如果有退转的心，只求自己解脱，只求自了，这是心量不大而导致的。所以，老子和佛陀在这里都劝修行人发大菩提心，勇往直前，不要走小径小道，要成就大丈夫所行。孟子讲的大丈夫，就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用在修道上就叫发菩提心不退转。如果能做到孟子说的大丈夫所具备的精神，那就再不走小径了，一定会勇往直前，完成自己的大誓大愿。

这一章老子主要讲发菩提心要行大道，要修直指法门，但中间的语句，“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彩，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馀，是谓盗夸”就把历代的人都影响了，觉得这与大道无关，只是讲社会现象的。但在最后结尾一句，又说“非道也哉”，这不是又和前面“行于大道”衔接起来了吗？！的确，好多人把中间的语句都当作社会现象去解释了。那老子在这里用“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彩，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馀，是谓盗夸”，是说什么呢？还是说真有智慧的人行于大道。“大道甚夷”，大道是人生唯一一条光明智慧的无上觉道，千万不敢从心地上退失。中间这些话都是讲发了菩提心，但心地退失了，只有外表的形式还存在，老子批评这就成了“盗夸”的“非道”。目的是叫修行人不要退转于大道，要看到

大道的光明前途，一心追求。

现在看，发心要“行于大道”，而大道是有无限光明前途的（“大道甚夷”）。但众生在修道过程中，由于小我自私自利的干扰，总有利己的妄想产生，这就叫“而民好径”。

“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这是指什么呢？字面意思讲，“朝”是指朝廷，“除”指朝廷的法度松弛、腐败不堪。“田甚芜”是指田园荒废。“仓甚虚”，是指仓库空虚。这些话老子用来表示什么呢？是表示发了菩提心追求无上大道的修行人，受到外界条件的影响和自己内心的不坚定，产生了“好径”的退堕心，结果心上行大道的信心不足了，松弛了，这就是“朝甚除”。心就是修行人的朝廷，朝廷是管理天下百姓的中心。用此比喻“行于大道”的修行人心乱了，退转去行小径，忘记了自己发的“行于大道”的菩提心，满脑子尽是世俗的极性观念，自私自利的妄心充斥，就表示朝廷腐败不堪。心退转了，心乱了，就不精进地修习了，道业荒废，老子就表示为心“田甚芜”。转心态没有转好，转正觉不会转，菩提心忘失，推天度日，借道求食，自己心中毫无功德善根，亦无智慧德行，没有得到修大道的好处，没有达到追求大道的高层次高境界，这不就是心内空空吗？老子就表示为“仓甚虚”。所以，“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是老子用来批评“民好径”而退转之人，不求大道、忘失了菩提心、道业不前进、境界层次不提高的弊病。《华严经》讲：“忘失菩提心，修诸善根，是为魔业。”用“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这三句话，来批评忘失了菩提心的修道人，虽忘失了“行于大道”的菩提心，但还仍在做好事。忘失菩提心不“行于大道”的人，做的好事再多都是魔业。为什么？因为你忘失掉菩提心之后，你做的一切好事都是利益自己，而不是利益众生。你只要是“而民好径”的利己，不管你做的什么善事，最终都成了魔业，所以老子批评。

那“服文彩，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是谓盗夸”是讲什么的？这是指忘失了菩提心的人，慢慢地内心连好事都不做了，退堕到只追求自己的名闻利养，只有外在形式的修行，毫无“行于大道”的内容了。“服文彩，带利剑”，表示穿着出家人的服装，挂着修习圣道的招牌，世人都把他当真正“行于大道”的修行人，尊敬他、供养他，使他名利双收。这种人既是带着受人尊敬修道人的光环，又接受忠实信士弟子的供养，使他在生活中成为“厌饮食，财货有余”的名义修道人，是假修行人。信士弟子不知道他是借道求名闻利养的，所以他“财货有余”，生活奢侈（“厌饮食”），

老子批评这样的假修行人是修道人中的“盗夸”。“盗夸”是指强盗头子，表示这样的修道人和强盗头子一样可恶，所以老子说，“是谓盗夸”。这样披着修道外衣的假修行人，老子感叹地说，“非道也哉”！这里就表明了，老子要叫发愿“行于大道”的人勇猛精进地修行，不要退转，更不要堕落成假修行人，给自己造罪业而成为“盗夸”。不管是忘失菩提心还做一切善事的修道人，还是堕落为假修行人的“盗夸”，这都是与大道不相符合的“而民好径”，皆“非道也哉”！

佛陀和老子说的一样，对名义修行的假菩萨，佛陀在经文上也指出其严重的过错。“善男子，复有众生发菩提心，欲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闻无量劫苦行修道，然后乃得。闻已生悔，虽修行道，心不真实，无有惭愧，不生怜愍。乐奉外道，杀羊祀天。虽有微信，心不坚固。为五欲乐，造种种恶，倚色命财，生大骄傲，所作颠倒，不能利益。为生死乐，而行布施。为生天乐，受持禁戒。虽修禅定，为命增长，是名假名菩萨。

实义菩萨者，能听深义，乐近善友，乐供养师长、父母、善友；乐听如来十二部经，受持、读诵、书写、思义；为法因缘不惜身命、妻子、财物，其心坚固，怜愍一切；口言柔软、先语、实语，无有恶语及两舌语。于自身所，不生轻想。舒手惠施，无有禁固。常乐修磨利智慧刀，虽习外典为破邪见，出胜邪见，善知方便调伏众生。于大众所不生恐怖，常教众生菩提易得，能令闻者不生怖心，勤修精进，轻贱烦恼，令彼烦恼不得自在。心不放逸，常修忍辱。为涅槃果，持戒精进。愿为众生趋走给使，令彼安稳，欢娱受乐。为他受苦心不生悔，见退菩提心生怜愍。能救一切种种苦恼，能观生死所有过罪，能具无上六波罗蜜。所作世事，胜诸众生。信心坚固，修集慈悲，亦不希求慈悲果报。于怨亲中其心无二，施时平等，舍身亦尔。知无常相不惜身命，以四摄法摄取众生，知世谛故，随众生语。为诸众生受苦之时，其心不动如须弥山，虽见众生多作诸恶，有少善者，心终不忘。于三宝所不生疑心，乐为供养。若少财时先给贫穷，后施福田；先为贫苦，后为富者。乐赞人善，为开涅槃。所有技艺欲令人学，见学胜己生欢喜心，不念自利，常念利他。身口意业所作诸善，终不自为，恒为他人，是名实义菩萨。”

你从佛陀和老子的论述中就看到，圣者都批评道心不坚固的名义修行人，规劝发菩提心的人勇猛精进，趋向光明大道，绝不中途退转，这才于道相符。明白了这些道理，你要把它应用到社会现象上，不是不可以，而

是不能曲解老子的用意。老子批评的“非道也哉”，就是为了叫人们“行于大道”。因为“大道甚夷”，只是众生不太了解而已，所以“而民好径”。圣者的任务就是要引导众生走正确的道路，“行于大道”，追求无上正等正觉，开显无上的智慧，这是一切圣者的本怀。

……如果你的田地荒废了，仓库虚了，就说明你守戒没挣下功德，读经没挣下功德，一天只满足小我。那你“朝”的中心、中央就乱了，就背道了。心为主，比喻成朝廷。你的心中退失菩提心，只为小我服务了，满足小我的贪求、贪欲妄想，你的心就腐败了，不就是“朝甚除”吗？！

“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这是表示你的心中根本没有真正的修行。修行就是要修心，修心就是要开显本性，开显空性大我。结果你心中尽堆下一些腐心烂肠，尽是一些没用的废料杂物，满脑子的私心杂念和贪欲妄想，尽管想着为小我服务，这样的“朝”廷不就腐败了吗？心腐败了，道业就荒废了，不就是“田甚芜”吗？本来应当开显空性大我，结果地里面没长出庄稼，没有明心见性，尽长了点杂草，没收获到大米、小麦，那不就田地荒了吗？仓库里空了吗？你的软件上尽输进去了一些贪、瞋、痴、慢、疑、嫉妒的没用的东西，而真正有用的东西仓库里根本没有。这个仓库就代表我们的软件，软件上没有好的信息结构，没有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的信息结构，这不是仓库里什么都没有吗？这就叫“仓甚虚”。

“服文彩，带利剑，厌饮食”，可是外表上穿的很好，打扮的很像个修道人的样子。“利剑”表示权威，披着修道人的外衣，借佛菩萨求名闻利养，借道求食，满足自己的名闻利养。吃的好，穿的好，财货有余，但自己欺骗自己，也欺骗众生，成了修道中的“贼头”。何以故？借道满足小我的享受，根本就没有开显空性大我，根本就不知道“唯我独尊”、“唯道独尊”的大道，也就是不“行于大道”，“而民好径”，尽做一些非道之事，不以悲夫！

“我介然有知”，要“行于大道”，这就是发了菩提心，就要趣向无上菩提，要走大道，用直指大道的修法来修，就叫“大道甚夷”。直指涅槃妙心，直下“镇之以无名之朴”，为度化一切众生来修道修法，以菩提心为引导，必然能够证得无上觉道，所谓悟道、证道、得道。但是老子遗憾的是，你非但没明出本体本性来，没悟道证道，还借道求食去了，满足小我的贪欲妄想去了，忘记了空性大我，也就是忘记了菩提心，沦落成“盗夸”，岂

不成“非道也哉”？

“盗夸”，就是强盗头子。小我贪图名闻利养，就是修道中的“盗夸”。因为你的小我贪求名利的追求，就把空性大我再不能开显了，比喻把空性大我抢劫一空，再也找不着空性大我了。修道就是为了把八识（前五识、第六识、第七识、第八识）转成四智（成所作智、妙观察智、平等性智、大圆镜智）。强化八识就成了“盗夸”，强化八识的结果，就不能开显四智。四智就是修道人的至宝，不能开显四智，叫“盗夸”就相当于把大道的至宝都偷光了，那剩下的就只有“非道”了。

……“唯迤是畏”，“而民好径”，这都是老子怕人们不行大道、追求小道而提醒修道人的，目的是要叫人发菩提心，追求无上觉道，积累功德法财，不要被“盗夸”所偷窃，终能证道得道。

……你要体悟，老子总是要用大家理解的社会现象来作比喻，我们不是也用“衣帽鞋袜皆是棉花”作比喻吗？道理一模一样。现在的人不能理解了，那是去圣甚远所致。再过千百年，我们经常说的一些事例，后人也就不能理解了，也会惹出许多笑话来。唉！这也不足为奇。

## 第四十六章

**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天下有道的时候，以道治天下，“以道莅天下”。“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这是什么意思？马在古代是战场上的工具，马是用来打仗的，马是驮军人、军物走路的，就叫“走马”。如果天下有道的时候，就不打仗了，那马用来干什么？那马只能用来耕地。“以粪”，粪是用来肥田的。“走马以粪”，是指耕田地的意思。天下有道就不打仗了，马就用来耕田种地。

这是老子衡量你有道没有道，用什么来衡量呢？就看你的马用来做什么，马用来耕田表示有道，马用来打仗表示无道，这是从字面意思上很清楚的道理。那你给咱说，像这样的事情，老子不说普通人都应当知道，为什么老子在这里提这样的事情呢？（答：老子是用社会现象来说明修道的。）那指修道的什么？（答：指要守本性。）知道不懂。你（指另一人）知道吗？（答：略。）不会嘛。你看这一章后面讲的是，“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你就知道，马与“知足”

“不知足”、“可欲”“欲得”有什么关系？经常说心猿意马，马在这里表示你的心意。你看，我们的心念意念那比马要快得多。如果你一个人修道、有道，自然就会把心意之马用来开显智慧，追求道德，这就是“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用马来耕田地，表示你把你的心意正用了；如果用来打仗，就表示你把心意邪用了，这就叫“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天下有道”，就指你把你的本体本性用来修道、悟道、证道；“天下无道”，就指你把你的本体本性用来与人争贪夺抢，追求名利荣华。因为我们的心念、心意、思想、思维都用意根的觉性而起作用的，意根的觉性就是吾人的本体本性，六根性都是吾人的本体本性。本体本性看你是正用还是邪用，正用、邪用都是依据吾人的本体本性，只是正用得无上正果，邪用造无边的罪业。不管邪用、正用，都是本体本性所起的相用。孔老夫子说，“百姓日用而不知”，就是指百姓在日常生活的一切活动和运作施为，都是依本体本性的起用，只是百姓不知道而已。如果百姓知道他起心动念、言谈举止、行住坐卧、运作施为，都是依吾人的本体本性才有，那不就很快明心见性了吗？！这就叫“君子之道”。但百姓不知道他的一切运作施为都是依本体本性才有，所以“君子之道鲜矣”。

老子在这一章用“天下有道”和“天下无道”来说明，你是正用还是邪用本体本性。马表示人的心意，用“天下有道”就表示你的心意在正用，用“天下无道”就表示你的心意在邪用。世间的百姓日用本体本性，但不知道是依本体本性着才会起心动念、言谈举止、行住坐卧、运作施为的这个道理，所以绝大多数的众生和百姓都把本体本性邪用了。这里你一定要明白，灯泡没电是不能发光的，人没有本体本性是不能进行一切运作施为的，这只有圣者知道。所以，老子就知道，“走马以粪”也好，“戎马生于郊”也好，都是表达“道”的。道就犹如电，我把电用来照明这就是正用，你把电用来触打人这就是邪用。但不管正用、邪用，你先要知道都是“道”的作用，没有“道”，一切运作施为的功用都不能产生。所以，禅宗公案上讲，佛性在哪里？佛性在作用，在眼曰见，在耳曰听，在手曰抓，在足曰奔……佛性在起一切作用。今天你日用中的一切作用皆因道而有，亦即因佛性而有。明白这个道理，这就不得了了！

正因为“百姓日用而不知”，所以就对本体本性产生正用。不能产生正用体现在哪里呢？就体现在众生“不知足”、“欲得”。老子知道众生不能正用本体本性，就叫“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众生用本体本性给自己

造“祸”端，得罪“咎”，于是，老子告诫世人“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世人把宝贵的本体本性用来争贪夺抢，满足自己的自私自利，尽管在“不知足”的“欲得”中膨胀自己的贪心，放纵自己的感官欲乐，结果造下了无边的灾难和罪过，这都是众生不知道正用“道”的本体本性所导致的结果。的确，不管是修道的人，还是社会的民众，如果你心里只有自己，只认为小我才真实，坚固我执，穷其一生只为小我来服务，尽可能地满足小我“不知足”的“欲得”，使自己的欲望无止境的膨胀，使自己欲乐的贪婪无节制地放纵，不但给自己造下了千业万罪，也给社会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导致人类社会竞争、斗争、战争。这都是因我们这个心意之马没有拴好，没有正用，才导致了灾难灾祸频发，天灾人祸层出不穷。一切“祸”与“咎”的根源，就在于人们“不知足”的心意和“欲得”的心念所导致的。所以，老子悲悯众生，提出了“知足之足，常足矣”的忠告。所有的圣人都认识到了众生贪得无厌的恶果，所以圣贤之道都从人心灵的净化开始，来教化、普化、度化一切众生。孔子提出“欲而不贪”，欲望要节制不能放纵。佛陀要菩萨行六度万行，第一度就是布施，用布施度人们的悭贪之心。佛陀说：“一切过中无过贪心”，“贪为病最大，恼害于世间，由此病为因，而生诸过失”，“贪等既不生，诸恶不能作”。这和老子说的“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一模一样。个人也好，人类也好，一切罪恶的根源就在这个“贪”字上。“罪”来自对“可欲”的贪心，“祸”来自“不知足”的贪心，“咎”来自“欲得”的贪心。个人的罪过、灾殃、祸端和人类社会的天灾人祸，无一不是由人们一念的贪心所引起的，古今中外这样的例子太多了。现代人类社会的拜金主义、拜物主义、利己主义，都是从这一念贪心而来的；贪恋名利、贪恋权势、贪恋财货、贪恋享乐、贪恋自我，无一不是一个“贪”字在起作用，这一个“贪”字造下了无边的“罪”、“祸”、“咎”。所以，老子提出要“知足”，“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现在又有一个问题了，什么叫“知足之足”？什么叫“常足矣”？（答：我们的本体本性一相周遍，所以就“常足”。）猜着乱答。你要知道，常人讲的“知足”只是对于财物的需求和名利的想望来说的，的确一些人对名利、财物可以节制，也就是说，贪心轻一点，但这不是“知足之足”。一个不明大道的众生，他的欲壑永远不能满足，而且是随着环境条件而变化的。佛经上讲顶生转轮王，忉利天主让半座给他，共同治理三十三天，他也没

有满足，还起了一念贪心：我把忉利天主推翻了，我一个人坐上该多好。所以，一个不修道的人，不明白圣贤之道的人，“知足之足”也不明白。要以满足“可欲”的“欲得”来满足自己的贪心，那是不可能的。当你没占有地球时，你就想贪占地球；当你贪占了地球，成了铁轮王时，你就想当管理二天下的铜轮王；当你得了铜轮王时，你就想当管理三天下的银轮王；当你得了银轮王时，你就想当管理四天下的金轮王；当你得了金轮王时，你就还想当忉利天主……当你的追求未得到满足的时候，你可能还有知足心理，但等你的追求得到了之后，更大的贪欲心就在等着你，所以永无止境。何以故？小我有限故，那怎么能知足呢？你现在能明白什么叫“知足之足”吗？（答：空性大我。）你要明白老子这里讲的“知足之足”，不是讲财货的知足、名利的知足，而是指必须要证到究竟一相的空性大我，才能“知足之足”。“知足”是指空性大我无限周遍的境界，不到此境界，就永无“知足”之念，也不知道“知足”的道理。“知足”是以“道”来知足，以真空绝对的本体本性来知足，只有知道“唯道独尊”，“道我”一相周遍，才能究竟地“知足”，这才是老子所说的“知足之足”的含义。不知道“知足”的“足”是什么，那只是凡夫一时的满足，环境条件制约的满足。比如，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能有一辆自行车或吃饱肚子就满足了，因为那时候自行车不普及，连肚子都吃不饱。但后来有了自行车又不满足了，还没有摩托车；摩托车有了，也没满足，因为还没有汽车；汽车有了，也没满足，还没有飞机……以财物名利来满足人，那根本不可能，因为随着社会环境和自然条件的变化，人的企求和愿望总是个变量，那怎么能“知足”呢？

你看，颜渊“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乐”就是颜回的“知足”。颜回乐什么？乐夫子之道。所以，颜回满足于夫子之道，而不是对财物的满足。庄子辞楚相而不为，而自己贫困潦倒，这不是“知足”吗？庄子是证道悟道的“知足”。巢父、许由辞天下王位而不受，这不是知足吗？知什么足？就是心足于道，心足于本体本性，心足于真空绝对的一相，心足于无限周遍的永恒，心足于空性大我，心足于“唯道独尊”，心足于“唯我独尊”，这就是“知足之足，常足矣”。因为道、本体本性、真空绝对的一相、无限周遍的永恒空性大我、“唯道独尊”、“唯我独尊”，这是开显了老子说的“道我”，也就是从小我转到了大我，知道小我是虚妄幻化的，本不存在，只有“道我”才是唯一真实的“自己”。到此



境界，再没有有限的小我之贪婪，就只有无限周遍的法身遍满，不动周圆的“唯我独尊”，没有内外，没有主客，只是一立体真空体的遍满十方的“自己”，那你还贪什么?!自然就“常足矣”!所以，老子叫人们要“知足之足”，首先要知道“足”是什么?怎么样就足?足的机制原理是什么?足的智慧是什么?明白了这个道理，你就明白老子说的“知足之足，常足矣”的大智慧。

……的确，整个人类社会的罪业都是从满足个人的追求上开始的，这就是最根本的原因。这个只有圣人知道，一般人根本不知道，找不着原因，他就从军事上、经济上、政治上找去了，他根本找不到根源。所以，最大的“罪”、“祸”、“咎”莫过于故意满足自己的欲贪，莫过于对“可欲”的“不知足”。

最大的罪业在哪里?最大的罪业起自于人们的心。你看，佛陀给我们说的十恶业里面，意业就有贪、瞋、痴。而佛陀把“贪”作为一切世间祸患的根源。南阎浮提的人为什么起心动念无非是罪?因为一个无知的众生，他能起什么样的心?除了产生自私自利的心、满足自己贪欲妄想的心、满足自己的感官欲乐的心，还能起什么心?!所以，意根上的这个贪念就是罪业的根源，而且罪没有大过这个“贪”字的，其它的一切罪业都是从这里起来。

这只有圣人知道，老子跟佛陀没商量，怎么说的一模一样?就是因为圣者证到了绝对真空的究竟一相，才知道小我有限，永远不能满足小我的贪欲。人的贪欲满足了就变成愚痴，人的贪欲不能满足就产生瞋恨，瞋恨和愚痴皆是因贪欲而引起的后果，除了贪之后，就从根本上清除了瞋恨和愚痴的来源。今天人们软件上所带着的瞋恨和愚痴的信息结构，都起自一念无明的真空极化，然后在演化过程中再不断地极化，形成了小我的贪欲之心，由贪欲心产生的瞋恨和愚痴心的信息结构，就不由自主地展现贪瞋痴的业信息结构。

……我们为什么罪业很重?到现在还没有认识我们起心动念在造罪呀!认为满足一下我的感官欲乐，这人人都是这样子的。他就不知道，这一种贪欲心是一切罪业的根源。所以，“罪莫大于可欲”。

……“祸莫大于不知足”，能知足吗?哪一种欲望都是无止境的。当你满足了你一时的感官欲乐，满足了你的所爱，紧接着在软件上就落上一个深刻的烙印。你想再不追求“可欲”，你想再不贪欲，都不由你了。为什么?

无量劫你已经种下了这样的信息结构了，犹如抽吸毒品海洛因的，刚开始抽还没成瘾，但抽哩抽哩，烟毒之瘾越重，重到一定程度上，不是你来管烟瘾，而是烟瘾来管你，使你不得不抽了，你就知道“祸莫大于不知足”。

……你看男女情爱，现在科学测定，正好是跟这个吸毒产生的机制原理是一样的。一旦男女之间产生性爱，种上的那个信息结构跟吸毒的信息结构是一样的，你就控制不了了，所以就叫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为什么当婚当嫁呢？无量劫的业信息结构在那里促使着，你不得不这样。这只有圣人知道，所以佛陀让人们要清静梵行，童真入道，为未来打下彻底解脱的基础。

不知足有两种，其中一种，本来你的软件上没有那个“毒瘾”，但你自己重新给你设置“毒瘾”。比如，以前人们不吃西红柿，后来宣传着，吃哩吃哩，吃西红柿再不恶心了，信息结构建立了，就喜欢吃了。

一旦有一种信息结构建立在软件上之后，就“不知足”了，你就没有办法满足它了，就叫盐水止渴，越饮越渴。所以，吸毒品抽大烟的人越抽越放不下，烟瘾越深，就连抽香烟抽上几十年就都戒不掉了。淫欲、喝酒、睡眠都能成瘾。你看，佛陀在《涅槃经》上讲：“贪淫嗜酒，亦复如是。”越淫，淫瘾越大，越放不下；越睡，瞌睡就越多；酒越喝，酒量就越大。所以，佛陀专门就提出“贪淫嗜酒”跟睡觉的一样。古代没有抽大烟的，如果是现在的话，佛陀、老子都会把烟毒列到里面。所以，“祸莫大于不知足”，祸患都是怎么来的？不知足来的。这样的事例比比皆是，就连贪污的人也会越贪贪心越严重。能不能知足？贪污了十万，还想百万、千万，现在有的贪污都上亿了，能知足吗？不能知足。

贪、瞋、痴的信息结构已经把你规定得死死地了，叫你不能自在。你哪里求自由？没有贪瞋痴你才能自由，你有贪瞋痴你哪有自由？你连起一个心念都不能由你，你哪有自由？！你看，圣者都知道最大的不自由就是心念的不自由。我们一介凡夫，你心上能想出个什么？那都不由你，是受你贪瞋痴业信息结构的程度来控制，你能自由吗？你心上想不出不贪、瞋、痴、慢、疑、嫉妒的心念。你一天的心理活动不外乎就是贪、瞋、痴、慢、疑、嫉妒。所以，佛陀叫我们要发愿，发菩提心，发大善愿。发大善愿干什么？冲淡、稀释你软件上的贪、瞋、痴、慢、疑、嫉妒的信息结构。“不知足”就酿成大祸了，罪业的根源是起自贪欲心。

“咎莫大于欲得”，“咎”也是指灾难。老子的智慧先说罪，罪是从个

人的心上产生“可欲”开始的，根源在个人的心地上。祸患“莫大于不知足”，祸患是每个人行事不能知足所导致的。“咎”是人类共业召感来的灾难。这个“咎”的意思是共同的灾难。“咎莫大于欲得”，因为大家都想满足他的贪欲妄想，满足他的贪欲妄想就是想得到“可欲”的东西。那“可欲”的东西得到之后，胃口就越来越大，就产生“不知足”的贪得无厌，这就是“欲得”。“可欲”是一个人心中的欲望，“不知足”是个人行事的行为了，最后酿成了人类社会都“欲得”的灾难。这“欲得”之欲是什么？就是你贪欲妄想的“可欲”，如：欲得更多的领土、更多的财货、更多的美色等等。

“咎”是贪得无厌造成的，想着得到什么，想着满足他的那个目的。越贪，贪心越大；贪心越大，就罪业越深；罪业越深，就贪的越无厌；贪的越无厌，必然导致灾难重重。成吉思汗曾想把中原的汉人都杀光，把中原的土地全都变成他的牧场，你看这个贪念还了得。希特勒想贪霸世界，给人类带来了多大的灾难！大事小事都因贪酿成了灾祸。不得了啊！圣人就把人从起心动念的罪业开始到产生“不知足”的行事祸患，一直推到酿成大家、集体、国家、整个人类社会的灾难，都说清楚了。

你现在体悟一下，佛陀六度中的第一度就是布施。为什么先要布施呢？就是破我们的贪心。贪心没了，就不造罪，把贪心用布施从根本上对治。你就看到，只有大圣如来、老子这样的大智慧者，他们就知道根来源去、究竟的原因何在，然后给你开出个药方来对治。你要懂得这个了，你才能够恭敬圣者、圣贤之道。那你不懂得这个道理了，就会怪怨佛陀，叫人出家修行，清净梵行，所谓青灯伴古佛，绝大多数人不能理解。一个没有智慧的凡夫，怎么能理解圣者长久远大的慈悲之心呢？！

圣者叫我们施舍，凡夫说：挣两个钱不容易，还叫施舍。他不知道施舍带来的好处和彻底解脱的善根福德。你看，圣者跟俗人想的一样不一样？不一样。目的不一样，圣者的目的是未来如何解脱众生，俗人眼光短浅，着眼于当下的感官欲乐。要是按俗人的可欲、不知足、欲得，那能解脱吗？西瓜咬上一口给自己占下（大家笑），你看，当下就体现“可欲”、“不知足”、“欲得”的“罪”、“祸”、“咎”。啊呀！这都是真实的笑话，虽是小娃娃童言无忌的表达，但也说明了我们一切罪恶的根源从哪里来？就是“可欲”、“不知足”、“欲得”。

“知足之足，常足矣。”一个人能知足，这个不容易啊！你看，一个人

能产生知足心，佛陀讲了，你能产生知足心，死了就往生兜率天。一个人有知足的心态，就对应兜率天人。你看，我们在欲界中，不吃饭不行，这个色身是罪报身，必须要用吃饭来维持。说一天吃上一顿，你能理解吗？为什么吃上一顿？破你的食欲；让你出家清净梵行，破你的色欲情欲。那佛陀怎么救度世人？如果满足人们食欲色欲的贪婪，那能救度吗？顺着贪欲堕深渊。佛经上讲过宝莲香比丘尼，她认为没偷没杀，淫的么，两个人愿意，有什么罪过？你看，她就不知道佛陀救世的苦心，还理由十足的要满足她的淫心，结果淫根上起火，活活地陷入了地狱。她就不知道贪欲心危害的机制原理！知道不知道这个机制原理？（答：不知道。）唉！不知道贪淫心破坏软件有序化的机制原理，不知道一旦输入贪淫心的信息结构，就产生和烟毒一样难以对治的信息结构，不知道这个机制原理就难以彻底解脱。

所以你看，欲界的众生断不了食欲和色欲，因为你那个毒瘾的业信息结构太深了，难以断除。在家人叫你不要邪淫就行了，不邪淫这不就是知足吗？我们不能不吃饭，修行人日中一餐，这也就是知足。我们大多数的消耗是打妄想，妄心妄念消耗的能量太多，这个比正常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消耗的能量还要多。

“知足之足”，你要具有知足的一种心态，你要具备知足的这种境界。就是说，你要懂得，知足是一种智慧的“财富”。你能不能理解你有知足之心就是一种了不起的财富？注意！你的财富从哪里来？说是挣钱来，积累钱财来，那你永远得不了智慧的“财富”，你没有这个“财富”。今天我给你讲了，你再财富多，你的贪心没满足，还是个穷鬼；就算你财富再多，是亿万富翁，但贪得无厌，就是个饿鬼。

“知足之足”，知足的这个“足”，是指富有、具足的心态和境界。有这个心态是不是富有了？一个人能产生一个知足心的话，你就富有得很，你比亿万富翁还富有。有些流浪汉他什么都不贪，你给他财物他也不要，他就喜欢捡着吃一点，不受拘束地在街道上睡一觉，自由自在，连皇帝也不想当，他没有任何贪求，所以他比亿万富翁还富有。你就知道一个知足的人才能富有。

“寅生子”现在死了，那就是个知足的人，要钱只要两毛钱。你给他多了，他还不要，他比你（指一人）富得多。（答：我每次下山都给他准备两毛钱。有一次我试探了一下，我给他五块钱，他说找不开，太多了，太

多了，给两毛钱就行了。)你看，他比你富。

所以，“知足之足”就是富足，后一个“足”字，是指富足。你一个人知足之后，你已经富有了。但是我们不知道老子说的“知足”的富有和富足，“知足”的富足我们不会，老是一天昼思夜想，尽是欲望不能满足、财富不能满足、名利不能满足……看到一则短讯，说有一个人买了十几辆豪华轿车，他钱多得很，出来个新款式的车，他就给他买一辆。足了没有？没有足，还是个饿鬼。这样的人死了都要堕到饿鬼道上去。还有的人买了多少栋别墅，也没有知足。你再富有，仍是个饿鬼，可怜虫！

什么时候就富有了、富足了？不是用财产来衡量的，而是你心地上能不能知足。你看，你知足了，你就富有得很。你（指一人）比她（指另一人）的收入多，多下不知道多少倍，但是你比她穷得多。

你看，和珅就是一个不知足的典型例子，贪欲胃口太大，居然连皇帝的贡品都要贪着去，到死是个饿鬼。石崇的豪富连皇帝都自愧不如，但死后和最穷的范丹都在饿鬼道上，因为石崇跟范丹一样“穷”。现在有些人钱多了，不知道该怎么用，尽往国外存钱，最终仍是个可怜的饿鬼，他根本不知道人活着干什么。所以佛陀说，你贪心重了就堕饿鬼道，这与你的财富多寡没有关系。

“知足之足，常足矣。”知足的这一种富有，是常常富有。颜渊是不是富有？别人看着颜渊穷得很，但颜渊知足，常常富足，没穷过。而且还给别人说，有夫子之道其乐无穷。你看，老子的这一章是解决人类问题的根本所在，也是人类文明的根本所在。人类要文明，怎么文明？就老子的这三句话就解决问题了，把“可欲”、“不知足”、“欲得”的问题解决了，普天下的人就都富了。

人们都向往的尧舜时代，尧舜时代有汽车吗？有高速列车吗？（答：没有。）那为什么尧舜日千古传颂？并不是尧舜时代的人富有，而是没有后来的人的“可欲”、“不知足”、“欲得”，是一个“知足之足”的富有。天下富有是指心灵人格的富有，不是以天下的财货多少为指标的。现在绝大多数人都比尧王舜王富有，衣食住行个个比尧王舜王那个时候的人富足得多，但现在的人个个都比尧舜时代的人痛苦多、烦恼多、灾难多，穷得多。

给你讲过禹王哭小偷的例子，他说，尧王、舜王治天下的时候，老百姓的心跟尧王、舜王的心一样，同心同德，都是仁慈仁爱之心，不损人利己。说我干上了，怎么有偷盗的人？这不是他的过错，是我的德行不够，

没有把百姓教育好，所以放声大哭。你看，人们的心灵净化、人格完善达到这样的境界，所以整个社会的成员都非常富有，到今天人们还向往着尧舜时代。因为造成的社会环境是知足的“富有”环境，人人知足，人人富有，所以就叫尧天舜日。

现在的国民产值比尧舜时候不知道高下多少倍，要讲物质条件，那比尧舜时代好得太多了，但现在的人几乎都是“饿鬼”，都是“穷鬼”。你看，山东来的那个人给我讲，现在叫全民贪，不只是贪官污吏。的确是这样，不学圣贤之道，就造成了全民贪，全人类贪。越富足，抱怨心越大，不知足的心态越严重，导致人人痛苦烦恼层出不穷，活得非常累，比古人活得可怜得多。你不要看现在的条件好，但个个心上的忿懣、抱怨、不知足越来越严重了。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受过圣贤之道的熏陶，不会生活，犹如井底叫渴，粮仓里饥饿，无知的罪报惩罚着贪心不足的人，财产富有的“不知足”给你带来的烦恼，搅得你日夜不宁，痛苦万千。你看，有没有满足的人？他说，咱们才三套房子，人家谁谁谁有五套房子。这一比又不满足了，你有什么幸福可谈？！

愚人不知道，极性世界都是对等效应，你的一切都毫无真实的作用。人们不知道，你用算盘时大家都用算盘，你用计算机时大家都用计算机；公安人员是摩托车，那小偷也是摩托车；你是导弹、原子弹，人家也是导弹原子弹，所以一切都被对等效应所抵消，根本显不出所谓的发展和进步来。愚人不知道，只有心灵的知足、心地的不贪，才是你真正的享受，才是你真正的富有。境界的提升，智慧的开显，才能使你“知足之足，常足矣”。你能够体悟知足的富有，就是你真正的享受。除了你知足的富足之外，你的一切都不是享受，只能把你带到痛苦烦恼的深渊中去。

所以，“知足之足”，就“常足矣”。心灵人格智慧的富有，才能使你“常足矣”。你能不能永远富足，就在你心灵人格智慧的境界层次上。你只要明白心灵净化、人格完善、境界升华、智慧开显，就是你最为富有的“常足矣”。否则，你永远是一个可怜的穷鬼。所以，一个人不学习像老子这样的圣贤之道，你永远富不起来，你永远都是圣者可怜悯的对象。

现在你要从心地上，把老子的大智慧应用一下，做一个天下富有的人。你能不能做一个富甲天下的人？（答：能。）这个就在你一念间。但是能不能产生“知足之足”呢？没智慧了不能知足，最终还是要智慧。颜渊之所以“箪瓢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不改其乐”，就乐的是夫子之道的“乐”，



也就是“知足之足”的“常足”之乐。他感到自己很富有，法乐无穷，难道不是吗？

现在一些学佛法的人，没有把如来大智慧的富有学到，反倒学成个可怜虫了。出去吓得连自己学佛的都不敢说，学大圣如来的无上智慧好像做了贼一样，不但自己可怜，连如来脸上都蒙垢；不但自己心里没得到“知足”的“财富”，反而倒感觉自己丢失太多，带着冤枉后悔的情绪，这不就太可怜了吗？不是你怜悯不知足的众生，反而叫不知足的众生来怜悯你，甚至还下视你、鄙夷你，因为你学圣贤的大智慧不知足。如果自己心里知足了，感觉到这七十多亿人有多少人能像我一样听古圣先贤的大智慧？有多少人能深入地学习佛陀的经教？有多少人能领悟圣贤智慧的深奥？你有这样一念的知足心了，你就非常富有了。

……你想到，你的弟弟妹妹没听上，你的哥哥姐姐没听上，你的爸爸妈妈没听上，你的外婆外爷没听上，你的六亲眷属都没听上，但是因你的善根福德你能听到圣贤大智慧的境界，你应当感到你太富有了。因你的六亲眷属他们不敬仰圣贤，他们把圣贤的大智慧不当作财富，所以他们不得领略圣贤大智慧的“风光”，也不得游览圣贤智慧的“风景”。究竟地说，那是他们的罪报，耽误他们未来的解脱。错失学习圣贤之道的机遇，不知道要延缓多少劫才能赶上你今天的境界和认识。但你学了不当财富，那你照样还是个“饿鬼”。

……你看，受家庭成员的讽刺嘲笑、打击挖苦，不能像腰缠万贯的亿万富翁一样雄纠纠、气昂昂。为什么？因为他不知道“知足之足”，他没有知足的那个富有的智慧。佛陀到涅槃的时候还是个空钵，有什么？什么都没有，只有无上的智慧。但没有不敬仰佛陀智慧财富的，哪怕你是转轮王、忉利天主、大梵天王，都要拜倒在佛陀的智慧之下，除非那些愚昧之极的无知恶王，他不但不生敬仰，还给他造下无量劫的地狱之罪，成为他无知愚昧的代价。

……佛陀要是按照现在的标准，那是穷人里面的穷人，但他是三界之尊，是三界导师、四生慈父，是真正的富甲天下！我们能享受人家的“知足之足”吗？我们能有“知足之足，常足矣”的智慧认识吗？现在学了这一章，你能不能享受一下“知足之足”？（答：能。）

## 第五十八章

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也。正复为奇，善复为妖。人之迷，其日固久。是以圣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其政闷闷，其民淳淳”。“闷闷”不是他们说的昏聩，也不是咱们说的懵懵的。这个“闷闷”是指的宽松、宽容、包揽一切的意思。指修道人的心量扩大到宽松、宽容、包揽一切的境地，把心量推到究竟处，就是佛法上讲的周遍法界。

“闷闷”，这是指修道人的心量扩展而言的。老子以治理国家来比对治理心身。“闷闷”，是指古代君王的政令宽容、宽大、宽松，也表示君王的心量大，以此来表示修行人修行过程中要心量扩大。你的心量要扩大，一个“闷”字再加上个“闷”字，这是指心量的无限扩大。王弼认为“善治政者，无形无名，无事无政可举，闷闷然卒至于大治。故曰‘其政闷闷’也。”其实，老子用“闷闷”表示修行人无为自然的心、广阔空旷的胸襟。

“其民淳淳”，就表示修行人的众生心已被折伏，机智聪明的奸心械意不复存在，无忧无虑、无识无知的心地安稳，心量无垠。

佛陀在《心地观经》上讲，让人们扩大心量，怎么扩大心量？想象胸中有一个几十由旬的月亮，然后想此月亮逐渐扩大，大大大，再大，一直大到你的思维不能进行，达到无思无虑、无想无识之时，这个时候心量就周遍法界了。我们用直下不思议，就心量不动周圆了。老子的“其政闷闷”就表示心量要无限扩大，当心量无限扩大的时候，“其民淳淳”，就表示再没有任何众生心了。心地淳朴到无可复加了，就叫“其民淳淳”。你要体悟老子“其政闷闷”的心量扩大法，扩大扩大扩大，一直扩大到连扩大的观念都不能起来了，就到不可思议的境界，也就是到不能思不能议的境界。把这个境界老子用了个“闷闷”和“淳淳”来表达，这不就说明了“闷闷”是宽松、宽大、宽容、无限、周遍之意吗？!当你的心量扩大到遍容一切，你的众生心的“民”都朴化了，没有任何极性观念了，纯净无杂了，一相无相了，这就是“其民淳淳”的境界。这是老子用社会现象来表达你的修道。

“其政察察，其民缺缺”。“察察”是精明的意思，明察秋毫之意。一个“察”字就明察秋毫，表示很精明，再加个“察”成“察察”，就指太精



明了，太苛刻了，太不能容忍了，也就表示心量太小了。“缺缺”就表示奸诈狡猾之极。老子这里用的是“其政察察”，不容毫发，精明过度，比喻心量狭小，眼光短浅，其心机警，反应太灵敏，表示心地狡诈，识心妄念太猛利。

当你心量小、识心猛利时，就说明你的众生心特别坚固，道心无法确立。所以，老子反复讲“挫其锐，解其纷”，清除你根尘相对的猛利识心。当你“其政察察”，心量太小、太苛、太严、太具体，那不就极性分割越严重吗？就像切西瓜一样，越切越小，小了就“其民缺缺”。“缺缺”就是奸诈诡猾之意。你的识心妄想越敏锐，心识活动越快，那就越不容易控制了。西瓜咬上一口占下，不是贪心太猛利吗？不是私心太坚固吗？导致你的心量越来越狭小。你看，“某某”动不动心上“咯拧”一下，就被小心眼控制住转不过来了。某某眉头一皱，抱怨心又来了。你看，猛利不猛利？已经猛利得不得了了。当“其民缺缺”，分毫不容，丝毫不让，那就心量小得太机警了。到这个境地，识心识念灵敏得不得了，哪怕头发梢一动都会呵风骂雨，风吹一下心上就会翻江倒海。你没听过，呵风骂雨，骑墙头骂四邻，不能摸不能动。为什么？识心太严重，老子就叫“其民缺缺”。你不能太狡诈，太诡猾，一毫端的亏都吃不下，分毫分厘不能让，“其民缺缺”就与道无缘了。不但无缘，还步入了死胡同。何以故？心不容针故。

前面讲的是心量的扩大，同体大悲，无缘大慈。后面讲的是心量缩小了，自私自利、坚固妄想非常猛利，也是摸不得、动不得。典型的例子就是毒蛇、蝎子。毒蛇、蝎子“其政察察”，你只要把它动一下，“鸣”就咬来了，就螫来了，“其政察察”。毒蛇、蝎子的“民”（贪、瞋、痴、慢、疑、嫉妒）“缺缺”，太猛利，太狡诈，太诡猾。有什么办法？没办法。

现在清楚了，修道要把心量扩大，千万不敢心量狭小。心量缩小了，一定在极性对待中不能解脱。当你心量扩大了之后，慈悲心出来了，喜舍心出来了，你的那些“民”就纯朴了。当你那个“民”“缺缺”的时候，狡猾诡诈非常猛利的时候，你也控制不了。修道你就要明白这两个方向，就叫你注重应当怎么走。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人们都是猛利的私心杂念、贪欲妄想，没有智慧，致使自己不知道什么是福、什么是祸，以为争贪夺抢得多了福就多，或者得到财货多了、名利多了就是福；以为奉献的多了、吃亏的多了就是祸。更不知道，福多了祸根也就种上了，祸多了福因也就产生

了。何以故？当你认为有福的时候，你在消你的福报，福报消减的时候，祸端就渐渐地产生了。当你遇到祸事的时候，既消你往世的罪业，又增长你明理的智慧，所以看起来是祸，实际上福因已经萌发了。这就是老子说的“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祸福一对极性对待总是相互运动变化着，没有绝对的祸，也没有绝对的福，因为祸福只能在相对中存在，绝对中是没有祸福的，绝对是非祸非福。

当你“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心量扩大，能无我利他，能施能舍，能为他人、大家、社会多做奉献。这在俗人看来失去太多，吃亏太多，但却使你的软件上输入了慈悲喜舍的、无量善根福德的信息结构，为境界的升华、智慧的开显，以及为未来的解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不就是种上了无量的福因了吗？！这就叫“祸兮福之所倚”。当你“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的时候，你心量狭小，吝啬小气，导致你狡猾诡诈，处处争贪夺抢，想占便宜，贪、瞋、痴、慢、疑、嫉妒炽盛，看起来得了点蝇头小利，却给软件上种下了罪恶的信息结构，导致自己未来恶业现前时，必然祸端丛生，这就叫“福兮祸之所伏”。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懂得老子这个大智慧的认识，你就放放心心地去修行，转心态，转正觉，只怕你不精进，只怕你付出的少，只怕你奉献的不多。无量劫吃亏的人都成佛了，这是不是“祸兮福之所倚”？世世代代占便宜的人，“福兮祸之所伏”。今天坐在这里的人都是往世占下便宜的人，把便宜当福着占，占哩占哩，福报消光了，罪业造下了，有的活着的时候已经是祸端丛生，何况未来还要随业受报。

“孰知其极？其无正也”。什么叫“孰知其极”呢？就是祸跟福这一对极性互相转换，没有智慧的人怎么能知道极性对待互相转换的机制原理呢？这个“极”，就是指极性双方互相转换的极深的机制原理。老子说，谁能知道这里面互相转换的极深的道理呢？因为祸福在软件上的业信息结构的功用，那不是一般人所能明白的。“其无正也”，因为对待双方相互转换的机制原理极为幽深，所以并无定则，也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和标准。这和佛陀所说的“无有定法如来可说”是相通的。

为什么世世代代清净梵行出家修道的人不多呢？一般人认为你那是既耽误世俗的享乐，又耽误世间的光阴，在俗人看来有百害而无一利。老子说，谁知道这里面的机制原理？没人知道，只有像老子这样的圣人就知道。所以，圣者老子在这里劝导人们，要认识深层次的规律，不能只看眼前的

蝇头小利，要放大眼光，看到未来无量生命相续过程中的解脱大业，人们不知道生命是连续的，因果是不虚的，一切极性的对待是相互转化的。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佛陀也有两句名言，你能对上吗？（答：功德天跟黑暗女一样。一个是功德天、黑暗女，还有一个是塞翁失马，焉知祸福。）唉！你（指一人）还有点智慧。你认为“有”是福，“非有”就是祸，但佛陀却说，“于有非有，于无非无”。你认为是祸，那就不好；你认为是福，那就好；你认为有所得就好，无所得就不好。其实，“于有非有，于无非无”，好与不好、得与不得、有与无等的一切相对都得不到究竟的答案，只有超越这些极性对待才是出路。

在人们看来，“于有”就是福，但“于有非有”就成了祸；“于无”就是祸，但“于无非无”就成了福。当你追求福的时候，如来给你比喻功德天，你要知道，功德天跟黑暗女是不相舍离的，也就是说，祸与福是不相舍离的。得功德天时，黑暗女就在后边跟着；得黑暗女时，功德天就在后面随着。佛陀的这个例子，就把老子说的祸福转换的机制原理形象化了，也把“孰知其极？其无正也。正复为奇，善复为妖”讲的对待法形象地作了表达。人们都知道的塞翁失马，焉知是福焉知是祸，是从生活经验中体现出来的对待双方转化的现实。老子这里讲，祸福、倚伏、正善、奇妖，极性对待的双方都互为存在前提，互不舍离，皆以对待而体现生长成亡，皆以对待来体现运动变化，皆以对待来体现成住坏空，皆以对待来体现生住异灭。有彼必有此，有正必有反，有利必有害，有得必有失，有存必有亡，有乱必有治，有祸必有福。所以，彼此相成，正反相生，利害相依，祸福相伏，得失相随，治乱相依，这就是极性对待法中必然体现的规律。认识了这一点，就必须要从极性对待中解脱，要超越极性对待，进入真空绝对的一相无相，你才能不被极性规律所制约。

……“孰知其极”？谁能知道这里面的机制原理和道理？“其无正”，就是《金刚经》讲的“无有定法”，“无有定法如来可说”。因为祸福这两个东西是极性对待法，祸福的极性对待那是真空绝对的一种存在方式。当你在真空绝对中，就没有祸福，但是要把真空绝对用祸福来表达的时候，这二者就是太极图的负阴抱阳，阳面大了阴面就小，阴面大了阳面就小。要认识对待法的同时同座、同时存在、不相舍离的规律。

那么，既然是以极性的相对来表达非极性的绝对，在极性对待的这种表达中，有没有正？到底哪个是准确的？没有一个确定的标准，也就是没

有定法。为什么？因为你的相对都是绝对的一种存在方式。你抓这一头就成了那一头，双方互依互存，所以那也是动不得、摸不得。现在你看，量子纠缠就给你表达了对待双方的存在关系，你把量子的这一端动了，那一端就给你相应地也变化，而且中间连传递的距离都不存在，这就更证明了极性世界“物物一太极”的正确性。

“正复为奇，善复为妖。”正奇、善妖都是相对极性的一对，你认为是正的，结果你操作去，就成了奇的了，正奇就走到反面了，善妖也一样。这就是功德天和黑暗女的关系。对待双方都是相形相随，相依相伏的。你掌握了这里面的规律，就知道“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正奇、善妖没有定则，也没有定法，因为双方始终是处在一个运动变化的过程中，没有任何一个时空点可以停留固定，所以“孰知其极？其无正也”。处在极性世界中的事物，无一不在刹那刹那地运动变化，无一不在运动变化中存在，你要找一个固定的确切的时空点，那是不可能的。物理上的测不准原理就是极性世界这种规律的体现。你看我们人，从生下来就大踏步地迈向死亡，你这一生中无有一刻一秒能够停留。你看一看，你的指甲和头发什么时候停止生长过？佛陀叫“化理不住，运运密移，甲长发生，气消容皱，日夜相代，曾无觉悟。阿难，此若非汝，云何体迁？如必是真，汝何无觉？则汝诸行，念念不停，名为幽隐，第四妄想”。我们在极性的世界中，念念不停，运运密移，从无有过止息。这就是老子讲的“孰知其极？其无正也。正复为奇，善复为妖”，对待双方从未有过片刻的停留。

圣者都认识到极性世界的这个规律，这就构成了极性世界的苦苦、坏苦、行苦的三苦。这三苦的构成，皆是以极性世界生灭无常、念念不停、运运密移构成的。寒热饥渴等苦缘所形成的苦受，也是因极性对待事物运动变化不停所致。寒热不停、饥饱不停，都在生灭运动中，你看你吃饱了一会儿又饿了，正热的时候慢慢地又冷了，寒热饥渴的苦，也是你极性对待运动不停所造成的。再看坏苦，你遇到了舒适的乐境，但这个乐境不会停留，当乐境变坏的时候，你就感到很痛苦，犹如天人天福享完，坏苦就来了。再看行苦，极性世界的一切事物都是生灭无常的，刹那生灭变化，在运运密移中将会结束一切生灭变化的运行程序。当你认为正的时候，它已经慢慢地变成奇了；当你认为善的时候，它就会慢慢地变成妖，正奇、善妖从不会有其定则而止住一处，总是在相互运动变化中捉摸不定。这样的规律，虽然天天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展现，但是人们司空见惯，习以

为常，根本不在心，熟视无睹，所以老子说“人之迷，其日固久”。

人们不知道互相转换的运动法则，也不知道生灭无常的极性规律，更不知道运运密移、念念不住的深层次的机制原理。这就说明了人们对极性世界规律的迷惑不解由来已久了。如果我们能够认识老子所讲的规律，必然导出佛陀所讲的三法印，所谓“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正讲的是极性世界的对待事物不会常住不变，总在刹那不停的运动变化，所以就没有一个固定的法存在。犹如日影，不能有任何固定的形状，因为地球在不停地运动变化，导致你的日影没有一刻停留不变的存在过。就人们日常执著的这个我，什么时候有一个固定的我存在？分分秒秒在变化，犹如指甲头发刹那刹那在生长一样。

佛陀三法印中的涅槃寂静，就体现了佛陀大智慧的认识，亦即一切运动变化的极性对待事物，都在涅槃寂静的绝对真空中运动变化，在运动变化中，你能见到涅槃寂静的不运动、不变化的本体本性，这就是你解脱的根源所在，也就是老子讲的“圣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老子说的“方”、“廉”、“直”、“光”都是代表极性事物的对待法，也就是与佛陀三法印中“诸行无常，诸法无我”相对应；而“不割”、“不刿”、“不肆”、“不耀”，就对应佛陀三法印中非极性的、绝对真空的“涅槃寂静”。

你们几个认为参加上就能挣一大笔钱，结果“正复为奇”，还赔了不少的钱。“善复为妖”，你们几个认为一定是得益的好事，结果变成了妖祟之恶事。从这里你就要明白，修道的人要安心心的追求无上觉道，就算你修道眼前无利，甚至是祸端、灾殃，但你要坚定信念，绝不退转，因为“奇复为正，妖复为善”，“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只有证到真空绝对的圣人，他才能知道究竟的归宿处在哪里。

……“是以圣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你看，“其政闷闷”、“其政察察”，叫你修道要把心量扩大，不敢小心眼，更不敢极化，要超越你的一切极性对待观念，一直扩大到周遍法界。

什么叫“方而不割”？方的东西都是对待，有棱有角，这就代表了极性对待的事物。棱角会割伤人的，但老子在这里说的是“方而不割”，这是叫你直下从对待中见到绝对。“不割”的东西一定没有棱角，没棱角就没有对待，所以老子的“不割”就代表绝对。“方而不割”，就表示圣人见到相对的事物，就直下见到绝对本身，而且圣人明白，相对和绝对不二，只是

一个。所以，圣人知道相对只是绝对的存在方式，圣人在绝对的境界中妙现相对的对待相，用相对的对待相来表达圣人绝对的境界。也就是用显现的相对相，来表达不显现的绝对本性，圣人在不显现的绝对一相的本体本性中妙用相对的显现相。这种妙用体现在哪里？就体现在“方而不割”。你以前学过，老子说“大方无隅”，这里的“方而不割”，就体现着圣人的大方无方，所以就不会有割有伤。关键是圣人见到显现的对待相，直下就知道那是不显现的绝对体性本身，所以就不会有伤。用到事相上，圣人体现着端方正直的品格，方方正正，不以原则来作交易，但他不死搬硬套、生硬无情，而是在妙用显现的相用中体现不显现的真空绝对的体性。也就是说，在极性对待的原则规律中，体现出非极性的无原则、无规律，这只有圣者才能具有体相用一如的圆融智慧和真空妙有、妙有真空的究竟不二。

老子说的“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和“方而不割”都是一个道理。“廉”是尖锐之意，“刿”就是以尖锐的东西去刺伤人。凡尖锐的东西都是有限的对待相，所以“廉”就代表极性对待的显现相，“不刿”就代表非极性绝对的不显现之体性。“廉而不刿”，就表示显现的极性对待相和不显现的非极性绝对的体性无二无别，只是一个。老子用“廉而不刿”就表示圣人超越了极性对待，始终在非极性的绝对一相中妙用极性对待的相，这和前面的“方而不割”意趣相同。

“直而不肆”，“直”是指直率，没有丝毫的含隐，以直通通的语言表达内心的不认可。这里的“直”，是极性对待的曲直之“直”，所以这里的“直”也代表极性对待法。“不肆”就是老子说的“大直若屈”的非极性属性。“直”就代表极性对待的显现相，“不肆”就代表非极性绝对的本体本性。“直而不肆”就表示极性对待和非极性绝对无二无别。老子用“直而不肆”，表示圣人超越了极性的对待，始终在非极性绝对一相的“不肆”中妙用极性对待的曲直相，其道理和前面的“方而不割”意趣相同。

“光而不耀”，这里的“光”，是指自我炫耀之意，有自我炫耀之心，一定是对待的极性观念。所以，这里的“光”代表极性对待法，代表对待的显现相。“不耀”就代表的非极性绝对不显现的本体本性。“光而不耀”，就表示极性对待的显现相和非极性绝对不显现的本体本性无二无别，只是一个。老子用“光而不耀”，表示圣人超越了极性的对待，始终在非极性绝对一相的“不耀”中妙用极性对待的相，其道理和前面的“方而不割”意趣相同。

……“方而不割”。比如佛陀定下的戒律，这十种戒律你不要犯，方正不方正？（答：方正。）但伤害不伤害你？（答：不伤害。）割不割？（答：不割。）那老子也有，叫你“利而不害”、“为而不争”、“既以为人”、“既以与人”，这就是方正，品行端方。俗人看见圣者方方正正，严严肃肃，丝毫不苟，但圣人威而不猛，严而不酷，“方而不割”，高不卑下，盛不凌人，内心慈悲和善，平等一如无分别，所以伤不伤人？（答：不伤人。）不但不伤人，还能福佑人间，给众生带来无量的功德智慧。

……“廉而不刳”，圣人洞察秋毫，智慧敏锐，对机说法，知道众生起心动念、言谈举止的一切后果，他会以善良的动机，严肃尖锐地指出你行为心态的不足不到，毫无伤害你之意，而只是让你解脱为目的。所以，“廉而不刳”。

……“直而不肆”，他非常直率，毫不隐藏自己的观点。这个“直”，就是咱们经常说的直通通的“直”。一旦你有过失过错，他就直心相对，当下指出来让你改正。但是，他会用善言善语，柔和婉转地表达他要表达的东西，就叫直心相对，还具有善巧方便。圣人是爽直不隐，但要以含蓄的妙语、负责任的精神和关心你的善心态，指出你的缺点错误。

……孔子的弟子描述孔子，怎么描述？（答：威而不猛。）说孔子威而不猛，这正就表达了老子说的“方而不割，廉而不刳，直而不肆，光而不耀”。圣人方正，不会生硬无情；圣人不会放纵你的错误，严肃而不伤人；圣人直率不隐，但不会有放肆出格之言；圣人智慧光照寰宇，但他不会鄙夷任何人。老子描述的圣人端方正直，但能随和而不生硬；圣人棱角分明，一丝不苟，但能仁慈而不严酷；圣人毫不隐藏自己的正知正见，但他会以善巧方便来表达而不放肆；圣人智慧通达，洞察一切，但不会高高在上、光照刺人。这一切事相的表达，都是圣人处在绝对一相境界上的妙用，是体性和相用圆融无碍的大智慧。

……你看《法华经》上佛陀讲，你不能说某个人不能证果，你不能说哪个人的根性不能学《法华经》，这都是如来“光而不耀”的教导。你再有智慧，灵光智慧再大，都不能刺伤别人。否则，你怎么是个圣人呢？！

圣人修到“方而不割，廉而不刳，直而不肆，光而不耀”，以圆融无碍的智慧教化一切众生。同理，这四条标准也是衡量是不是圣人的标准。是圣人一定不会伤害你，有棱角但不会刺伤你；绝不苟同，直率无隐，但不会放肆无度；智慧超群，但“光而不耀”，不会小看你，不会打压你，而是

要提升你，教育你，鼓励你，扶植你，培养你。你看，佛菩萨都发大愿要度众生与他无异，这就是圣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的体现。

### 第三十三章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知足者富，强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

“知人”，你了解别人就叫“知人”。“知人者智”的“智”，不是现在人说的智慧的智。在老子时代“智”往往带有贬义，就相当于现在说的聪明伶俐一般。你能了解掌握别人，这就说明你聪明有智。“自知者明”的“明”，才具有现在人所说的智慧的含义。前面的这个“智”是聪明，后面的“明”才是智慧。你看，我们现在都有聪明，没有智慧。何以故？动不动就评价别人怎么怎么样，显得都很聪明，但就是不认识自己，不认识自己的半斤八两。老子在这里说，一个对别人评头评足的人，顶多是聪明；一个能够正确认识自己的人，才有智慧。

你掌握别人了解别人，这是必要的。不仅你掌握别人，了解别人，而且你能够给别人对机说法，得英才而教之，这就是智慧。常言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那不是你掌握对方，那是为了战胜对方，处于这样的心态，能和智慧、道德相联系吗？（答：不能。）所以，那只能是一种聪明。何况你眼盯着光看见别人的缺点，不知道自己的错误，那怎么能叫智者呢？“知人者智”，从好的方面理解，要知人善任。更重要的是，你能在弘法利生中对机说法，开导众生，这样的“知人”就成智慧了。否则，就是聪明，不是智慧。

“自知者明”，这句话很重要。老子说，你能不能了解自己？我们经常说，你最大的错误是什么？（答：不知道自己错误。）最大的错误就是不知道自己错误！为什么？这就是不自知。一个“自知者明”的人很不容易，这是一种智慧的境界。人们都被自己的私心杂念所遮障，所以总觉得自己是正确的，别人是错的，这几乎成了修道人的通病，何况社会上的俗人呢？能像汉武帝晚年认识到自己有错，下个《罪己诏》，有这样举动的人都非常罕见。一个修行人有自知之明才能对治自己贪、瞋、痴、慢、疑、嫉妒的众生心，否则就无法修身修心。六祖说“改过必生智慧，护短心内非



贤”，那你首先要知道自己有过，你能不能知道自己有过？过在哪里？还要你知过想改，能有这样知过改过的人，必然产生智慧，因为他的知过改过本身就是智慧。一个护短的人首先是不承认他有过错，何谈改正错误呢？！所以，护短之人首先表现的是没有智慧，反而内心还感到自己冤枉委屈。所以，修道之人一定要以智慧先认识自己，才能对治自己，提升自己。佛陀提出的四修（修身、修心、修戒、修慧）就是基于“自知者明”才有的。

“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希特勒能战胜别人，因为军事力量强大。李逵能打过别人，因为力气大，武术好。秦桧能杀岳飞，因为他权力大。袁世凯能战胜孙中山，因为他势力大。力量大、气力大、权力大、势力大就能胜人，能胜他人的人是“威人”，自胜者是“伟人”。老子这里说，“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你胜了别人，是你把别人打过了、压倒了、征服了，那是你有力，拳头上风力大，那不是强。自胜者才强，自己能够战胜自己的缺点错误，自己能够准确、正确的认识自己。认识了还不行，认识了只是明，明了没有战胜自己的缺点错误，那还不算强者。所以，你看佛法上叫忏悔，一个人能忏的时候，已经就“明”了；能悔的时候，就“强”了。六祖说，忏是忏其前愆，悔是悔后不作。“忏悔”二字就是“自知者明”和“自胜者强”。人能忏悔，必然产生明的智慧，必然成为一个战胜自己的强人，以致成为一个伟大的伟人。现在有些人动不动称这个是伟人，称那个是伟人，伟人的标准是什么？首先是“自知者明”，其次是“自胜者强”。一个没有智慧不能认识自己对错的人，绝对不是伟人，何况一个不能改正自己错误、不能战胜自己错误的人，怎么能叫作伟人呢？给你反复讲的禹王哭小偷的例子，人家禹王首先承认是自己德行不够，教育无方，错误在己不在小偷，这不是“自知者明”吗？然后，让史官把此事记在龟壳上，以勉励自己改正，也提醒后人警惕。像大禹王这样“自知者明”、“自胜者强”的人，才是真正的伟人。而一些人错误的把力量大、气力大、权力大、势力大的人，以“胜人者有力”作为标准来称伟人，那就大错特错了。那些恶王暴君都是“胜人者有力”，但顶多是个威人，岂能称为伟人呢？！

“知足者富”。哪个富？不是有了百万、亿万就富，老子讲“知足者富”。前面讲过，你不知足，哪怕你是个亿万富翁，你也是个穷鬼，是一个吝啬的人、小气的人、不能慈悲人的人，那你永远是个穷人、可怜人。

“强行者有志”。这里的“强行”是精进的意思，是自强不息之意，而不是做不到、不可做的强行要做，那就成了半夜骑瞎马、临悬崖而行。这

里的“强行”，是说有正确目标和志向的一种精进努力。精进是为完成一种志向的锲而不舍，强行者精进奋斗，是为了达到正确的目标和正确的追求。人们经常说要有志向，发了大愿就是志向，发了大誓就是“强行”，就是精进，就是奋斗不息，不达到目的绝不退转。这个正好表达的就是发菩提心，要“强行者有志”，绝不中途退转。《易经》讲，“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目标要正确的确定，追求的一定是大道，修行一定是趣向正道。目标的正确，加上强行的精进，如能锲而不舍，百折不挠，必能达到圆满的正果。

“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这个很少有解释对的。什么叫“不失其所”？“不失其所”就是六祖讲的，“不离自性，即是福田”。这里“不失其所”，就是始终不离自性，则能长久。这里的“其所”是指本体本性，六祖就叫自性。“不离自性”，这是一切直指法门的要害处，你看六祖讲“但用此心，直了成佛”。“不失其所”，就是始终不能离本体本心本性。何以故？

“唯此一心，只此觉性，本无一物”。所以，你离了此心此性，就叫“失其所”。本体本心本性是真空绝对的一无所有，是无限周遍的永恒“存在”，根本就没有时间空间的极性对待，所以就永恒“存在”，这不是老子说的“久”吗？!你要好好体悟，真空的一无所有那是不会生灭变化的，因为真空，没有任何东西可运动变化，所以才能唯一长久永存。修道人“不失”本体本性一无所有的真空，就能常住不灭，也就是老子所说的“不失其所者久”。

“死而不亡者寿”，死了怎么不亡呢？刚才说了，“不失其所”，就是不离自性，时时在道中，这就叫“不失其所”。“死而不亡者”的是什么呢？你给咱们找一个不亡的东西，在你的见闻觉知中，在你的心身世界中，有没有不亡的东西？（答：根性不亡。）只有你的根性、自性、本性、佛性才不亡。不亡的只有一个，就是老子说的“道”，它“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谁也影响不了“道”，谁也干涉不了“道”，谁也断灭不了“道”，因为只有“道”才能永恒长久，不生不灭，不来不去，如如不动。

那死什么？（答：小我。）把小我死了，把小我死了你怎么修道？“死”不是生死的死，“死”是叫你抛弃、超越、看破、放下，用智慧透过去。抛弃、超越显现的物相，抛弃、超越根尘相对产生的妄识，见到显现的对待相和意根产生的对待的极性观念，直下就见到不显现的真空绝对的根性本身。“死”是死你六根门头的一切对待相，怎么死呢？不是杀死、打死，更不是消灭，而是像佛陀说的，“照见五蕴皆（真）空”，“见诸相非相”，见到一切有相无相，直下就是真空绝对的非相，或者见到六根门头的一切对

待相，直下就是真空绝对的根性本身。相即是性，相外无性，见相见性，五蕴万法即是真空本身，因为真空中没有五蕴万法。你今天说五蕴万法，那是小我说的，因小我而有。你认识到了真空的根性如如不动，不亡永存，就“死”掉一切见闻觉知的显现相，明彻一切显现的相只是不显现的根性本身，二者无二无别。何况显现的相是因小我而有，证到空性大我时，诸相本无，就入真实般若的“本来无一物”。你到了“本来无一物”的境界，不就把你的根尘识空、身心世界、法相事物都“死”掉了吗?!唯存永恒常住的、真空绝对的、一相周遍的、如如不动的本体本性，这就是老子说的“死而不亡者寿”。

“死而不亡者寿”，就是离一切能离开的，离不开的只有真空绝对的本体本性，其它的都能离开，也就是都能“死”。《金刚经》讲，“离一切诸相，则名诸佛”。你就知道，“离一切诸相”就是“死”一切诸相，如来说“诸幻虽尽，不入断灭”，“幻灭灭故，非幻不灭”，“垢相永灭，十方清净”。所以，老子说的“死”，就是“死”诸幻、垢相，就是离一切诸相，但真空绝对的“非幻不灭”，永恒存在。那个永恒存在的“东西”，它不会断灭，不会断灭的就是“不亡者寿”。“不亡者寿”的就是如来说的“十方清净”，“十方清净”就是你一相无相的、真空绝对的、一无所有的、如如不动的本体本性。所以，“不亡者寿”就指的是本体本性，时时不离本体本性，就“不失其所”，当然“久”而“不亡者寿”。

……你见显现的就见那个不显现的，你见相就见性，就“死”了显现的相，而见到“不亡”的体性。相妄性真，把显现的相“死”掉，把妄心“死”掉，不是把小我的生命死掉，而是让小我修道修证到只有空性大我唯一独存，“唯道独尊”，这样小我不死而死。因为你在六根门头只见到根性独尊独存，一切显现的相都只是根性本身，根本就再没有相的存在了。你说的相，那是真空绝对的根性存在的方式，但“诸法本无”，对待不有，“相与非相等以空取空”，相根本就不存在。到此，就叫真实般若、究竟般若。所以，《心经》给你讲，“是故（真）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以无所得故”。“以无所得”就是“死而不亡者寿”，“死”掉的就是色受想行识的五蕴万法和六根、六尘、六识的对待相，“不亡”的就是真空绝对的“以无所得”的本体本性。

“死”掉你的识心识念，著相分别。“离一切诸相”，就是“死”掉一切诸相。然后，“皮肤脱落尽，唯有一真实”。“唯有一真实”的那个，就是

“不亡者寿”。凡能“脱落”离开的，都不是“自己”！真正的“自己”是离不开的，“脱落”不了的。只有一个离不开的，那就是真空本性、空性大我，所以离不开的“自己”，才是唯一真实的。

……不亡的是真空绝对的本体本性，在六根门头就叫六根性。六根门头见到一切有相无相，只是根性本身，显现的有相无相跟不显现的真空根性无二无别，只是一个。当你认识到了六根门头只有根性，没有有相无相，相即是性，唯性独尊，就“死”了一切显现的对待相，而只有“不亡”的、不显现的本体本性独尊独存，这就是老子讲的“死而不亡者寿”。

……再说不说相了？不说了。六根出去的只是根性，这就是“不亡者寿”。那个能“亡”吗？不能“亡”。本性独立存在，不受任何影响。老子的“寿”就是指长寿，长寿不是你说的寿命的寿，是指如如不动的本性永恒存在。

把我们睁眼闭眼的几个阶段你能明白，你就知道“死而不亡者寿”是什么意思了。如从眼根的睁眼闭眼就发现时时有见，见不断，总能见，就体证到只有一个如如不动的见性存在。你时时能见的见性，不受时间和空间的影响。你小时候能见，长大了还能见，到老死的时候还能见，其实死了之后见性不会消失，所以见性与时间无关。你时时能见的见性还与空间无关，你在甲地能见，在乙地也能见，即使在丙地、丁地亦能见，可见你能见的见性与空间无关。一个与时间无关、与空间无关的东西，必然是独立绝对的、不受任何影响的、一相无相的真空。这就说明了，你的见性是真空绝对的一无所有，但它是唯一真实的存在，是离不了的、消灭不了的、永恒存在的本体本性。虽然它一无所有、真空绝对，但它却是不死寂、不断灭的“活物”，能生万法，具足一切。老子叫“混成之物”（“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无状之状，无物之象”；孔子叫“空空如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佛陀叫“清净本然”，“常住妙明，不动周圆”，“无始菩提涅槃元清净体”，“能生诸缘”，“一切因果、世界、微尘，因心成体”，“色身外洎山河虚空大地，咸是妙明真心中物”，“色心诸缘及心所使，诸所缘法，唯心所现。汝身汝心，皆是妙明真精妙心中所现物”，“身心圆明，不动道场，于一毛端，遍能含受十方国土”。你在睁眼闭眼中能发现一个如如不动的真空绝对的见性，这是第一步。

第二，眼根门头总有生灭变化的明暗色空相在进行。眼根上的所见无非是明暗色空几大类相，明来暗去，暗来明去，色现空灭，空现色灭，明暗色空的相无一不在生灭变化中。你再看你自身，你也是你眼根见性中的所见相，孩提时代红活圆实，发黑润泽，及至衰老，形色憔悴，发白面皱，精神昏昧。这不是你所见中的身心世界都在生灭变化吗？！

第三，明暗色空相的生灭变化总在不生灭不变化的见性中进行，如日月星辰的周转循环，宇宙万物的生长成亡，无一不在不动的虚空中运动变化。总星系也在虚空中，总星系的色和虚空的无色就在非色非非色的真空中存在，这个非色非非色的真空，正就是你眼根上的见性。亦如水波在水中进行，无水不现波。同理，无如如不动的见性不现生灭变化的明暗色空相，是因见性才有明暗色空相，若无见性，根本就不存在任何色空明暗的相。所以，眼根上见色空明暗的相，就证明你的见性真实不虚。

第四，明暗色空的生灭变化相在不生灭变化的见性中生灭变化，不离见性，而且即是见性本身。一切生灭变化的有色无色、明暗交替，无一不在虚空中，“空生大觉中”，虚空在非色非空的真空中。这就说明暗色空的一切相皆“装”在非色非空的真空见性中，在真空的见性中生灭变化，不离真空的见性，连虚空和总星系都是你真空见性中所现物，不离真空的见性，即是真空见性本身。

第五，明暗色空的相只是真空见性的存在方式，它是见性中所现物，故不离见性。犹如谁家的孩子姓谁家的姓，棉花纤维中的衣帽鞋袜还是棉花纤维本身，衣帽鞋袜只是棉花纤维的存在方式，其实质，只有棉花纤维独尊独存。同理，在眼根上只有真空的见性独尊独存，别无它有。眼根展现的只是见性，只有见性，本来无一物，明暗色空也只是见性的表达和证明，根本就没有明暗色空的相。何以故？明暗色空的相只是对二相的小我才有的，真空绝对的见性即是吾人的空性大我，空性大我中诸法本无、对待不有，故说只有见性，别无它有。

第六，只有见性，就一无所有，本无一法。到此，便入无生法忍。只有真空本性，真空本性就是吾人的空性大我。空性大我是独尊独存，周遍无限，一相无相，只是一个立体真空的“自己”。到此，是谁还说空性大我？哪有个空性大我？！是谁说只是一个立体真空的“自己”？连立体真空的“自己”都没有。何以故？只是一个无一个，只是一相就无相，只是一心就无心，只是“自己”就没有“自己”，唯我独尊就无我。何以故？只有见性时，

就无语言相、无文字相、无思维相。在不可思议中有什么?!

你从睁眼闭眼的方便操作中，认识到“死而不亡者寿”的是什么，最后推到只是一个无一个，就把一切显现的对待相都“死”掉了，只留下一个“不亡”不死的，这就“寿”了。理解了没有？（答：理解了。）

## 第二十四章

**企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其在道也，曰余食赘行。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

“企”，就是把脚后跟抬起来，脚尖尖踮起，这就叫“企者”。那这样能不能立住？立不住。“跨”，就是把两三步并作一步，就叫“跨”。这样走是不行的，所以老子说，“企者”不能久立，“跨者”不能久行。老子用这样的比喻，叫我们修行要具备一种持久的素质，修行要有一种长久的恒心。不能说，今天我要突击，后天我加班，行不行？行。但那像“企者”、“跨者”一样不能长久。所以，老子要我们具备长久的恒心来修习，要有不退的信念，精进是要建立在长久的恒心上，是以不退转为前提的境界。佛陀比喻，琴弦太紧了弹不出好曲子，“企者”、“跨者”就犹如琴弦太紧，那不是长久修行的办法。

“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这一段我们在二十二章已经讲过了。老子要修道人不要自我表现，不要自以为是，不要自夸自擂，不要骄傲自大。这些内容都是老子要求修道人要具备的素质，这就是我们讲的转心态的内容。你自我表现了，就坚固小我，不能开显空性的大我。你自以为是了，固执己见，不能破除我执我见，那就于道无缘了。不要自夸自擂，不要沾沾自喜，就算有一点进步，修道有一点成就，也不要得少为足，浅尝辄止，而要勇猛直前；不要骄傲自满，因为自大自满就使你止步不前，失去了谦恭的美德，“水位太高”，就再装不进去智慧和德行了。俗言道：骄傲使人退步，谦虚使人进步。自矜之人，傲慢凌物，盛气凌人，就会错失善知识的引导，失掉境界提升的机遇，所以千万不敢自矜傲慢。

……没有智慧的人才自我表现，就叫“自见者不明”。自以为是，自己执著自己的知见，就再听不进去正确的引导了，成了“世智辩聪”，就堕入如来说的八难之境。“不彰”，就是再不能开显自己的大智慧了。自以为是

的人，不能彰显自己的本体本性，不能开显自己的智慧。“自伐”，就是自夸自擂。自己干了一点事，就觉得自己了不起，有一点修道的进步就夸大其实，吹嘘他的境界，这就反而没有功劳了，这就是“自伐者无功”。“自矜”是指骄傲自大。修行人最怕的是狂妄自大，自己还没修到那一个境界，自认为自己达到了了不起的层次。这一种狂妄自大，往往就会导致未证言证、未得言得的可怕错误。因为未证言证、未得言得，哗众取宠，那是要下地狱的。老子要学人不能“自见”、“自是”、“自伐”、“自矜”，否则就不具备一个修行人的素质，就会步入歧途。心态转不好，正觉不能开显，这将是极为严重的问题。所以，老子把“自见”、“自是”、“自伐”、“自矜”反复提了几次，就可见其严重性了。

你（指一人）跟某某（指另一人）两个最爱表现，就说明你们达不到老子要求的修行素质。“不听老子言，是非在眼前”。你爱表现的人，圣者不会支持你，也不会护念你，护法神还要叫你丢人现眼。

“其在道也，曰余食赘行。”啊呀！老子把这四种（“自见”、“自是”、“自伐”、“自矜”）不符合道的心态，当作“余食”和肿瘤来看待，叫修道人要像“余食”一样厌恶而抛弃，也要像肿瘤一样割掉而安心。

“余食”，就是吃剩的饭，你爱吃不爱吃剩饭呢？（答：不爱吃。）“赘”，现在就叫肿瘤。你额头上本来就没有那个肉疙瘩，结果长出来一个肿瘤的肉疙瘩，这不就多余了一块吗？多丑陋，多难看。修道人要把“自见”、“自是”、“自伐”、“自矜”当作剩饭和肿瘤一样而厌恶，这不就把心态修好了吗？！

……“物或恶之”，是指修道的这一类人，就叫“物”。“物”不是事物的物，而是指修行人。修行人应该讨厌“自见”、“自是”、“自伐”、“自矜”，但老子用了个“或恶之”，就说明不是所有的修道人都讨厌，有些人还爱“自见”、“自是”、“自伐”、“自矜”，他还追求这个，不以为耻，还反以为荣。因为他生性就喜欢自我表现，自以为是，自吹自擂，自高自大。你看，你（指一人）就不厌恶“四自”，你×叔也不厌恶“四自”，你×姨也不厌恶“四自”。你看老子就知道，一些人喜欢“四自”，所以就用了个“或恶之”，不是所有的人都“恶之”。但老子明确地指出“故有道者不处”，修行境界达到有道的人，他就对“自见”、“自是”、“自伐”、“自矜”绝不会认同和许可，一定不做。

## 第十二章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

“五色”，就是指青、赤、黄、白、黑等五色，对应眼根上就指明暗色空的一切相。

“五音”，就是宫、商、角、徵、羽，对应耳根上就指一切有声无声的相。

“五味”，就是酸、苦、甘、辛、咸，对应舌根上就指有味无味的一切相。

“驰骋畋猎”，对应意根上就指有念无念的一切相。

“难得之货”，作为相，六根上都有“难得之货”的相。作为贪恋“难得之货”的心理状态，那就只是意根上的相了。

这一章，实际上老子就讲的是六根门头不要被相所转，不要见相著相，不要贪恋外境。老子的目的是要叫你在六根门头“为腹不为目”，“去彼取此”。这就非常明确了，老子讲的是什么？（答：要见六根性。）这正就讲的是六根转正觉。当你见到每一根上所显现的对待相时，你一定要转正觉，直下见到不显现的真空绝对的根性，这就叫“为腹不为目”，“去彼取此”。“腹”者，内也；“目”者，外也；“彼”者，显现在六根门头的相也；“此”者，不显现的六根性也。“目”，代表一切六根。六根的功能都是向外攀缘六尘相，眼向外见色，耳向外闻声，舌向外尝味，鼻向外嗅香，身向外觉触，意向外知念相，因为意根上的念相都是前五根输进去的色声香味触等相的印象，佛法上叫前尘影事。“腹”，就代表内在的、不显现的六根性。

老子“为腹不为目”，明确告诉我们，叫我们不要趣外奔逸六根门头的相，不要在六根门头见相著相，就叫“不为目”。不但不攀缘六根门头的相，而且还要见六根门头显现的相，直下就要见到不显现的六根性本身，这就叫“为腹”。

“去彼取此”，跟“为腹不为目”是一个道理。“彼”，代表六根门头一切显现的相；“此”，就代表不显现的六根性。“去彼取此”，亦是见到六根门头的显现相，直下要见到六根性。

现在从眼根上看，眼见了五色，包括有色无色，具体到明暗色空的相，



这些相都是你眼根见性所展现的相，见性所展现的相不但不离见性，而且还是见性本身。你能见明暗色空的相，直下就见到只有真空绝对的见性，根本就没有明暗色空的相存在，只有见性独尊独存，这就完成了老子所要求的“为腹不为目”、“去彼取此”眼根转正觉的目的了。你能明白有色无色只是见性，你就转正觉了。如果你不能转正觉，你一定攀缘执著在五色的相上，就不见眼根的见性，这就叫“非道”，这就叫“为目不为腹”，“取彼而弃此”。这和佛陀讲的“缘所遗者”的道理一样，执著外缘、外境、外相，而遗失了见性和诸根性。这样不会转正觉的人，后果何在？老子说，这样的人会“目盲”。“目盲”就表示是个睁眼的瞎子，只见显现的明暗色空的相，不见不显现的真空绝对的见性，老子批评为“目盲”。这就告诉我们，当一个修行人不能“去彼取此”，就像一个睁眼的瞎子一样，没有智慧，不能明心见性，不能悟道证道，这就叫“目盲”。

“五音令人耳聋”，道理跟眼根一样。如果你著在有声无声的显现相上，而不见不显现的闻性，那你就是一个长耳朵的聋子。这就明确告诉我们，修行人在耳根门头不管听到任何有声无声，不著音尘，而要见有声无声的显现相，直下见不显现的真空闻性。要明白，闻性与有声无声的相无二无别，只是一个。你能在耳根门头转正觉，你就发现耳根门头只有闻性，有声无声只是闻性的存在方式，这就在耳根上完成了“为腹不为目”、“去彼取此”的转正觉。一个修道的人能按照老子“去彼取此”的转正觉，就一定能够明心见性，悟道证道。否则，就见相著相，不能见相见性，成为老子批评的“耳聋”。

……见有声无声不见闻性，就相当于聋子一样。那么，你见有声无声只是闻性的时候，绝不会“耳聋”，而且你听任何“五音”也无妨，因为你知道耳根上只有闻性独尊独存。同理，你见有色无色只是见性的时候，绝不会“目盲”，而且你见任何“五色”也无妨，因为你知道眼根上只有见性独尊独存。

“五味令人口爽”。“爽”是伤败、败坏之意。“口爽”，就指的是把舌头伤着尝不出味道来了。“五味”，指五种有味。你常常吃甘脆肥美的味道之后，就会伤你的舌，这个字面意思是这样。老子讲的本意何在？就是要你尝到有味无味时，就要发现尝性。有味无味是你舌根上所显现的相，见到有味无味的显现相，直下就要见到不显现的尝性，这样转正觉就不会“令人口爽”了。你能够在舌根上明白，有味无味的对待相正就是真空绝对的

尝性，你就转正觉了。而且你知道了舌根门头只有尝性独尊独存，本不存在有味无味，达此境界，你就完成“去彼取此”的舌根转正觉了，你也能够在舌根上明心见性。否则，你见有味无味的相就执著，必然导致“口爽”。如果你能在舌根上见有味无味只是尝性，就绝不会“口爽”，而且你尝任何“五味”也无妨，因为你知道舌根上只有尝性独尊独存。

“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指满足你的贪欲妄想，就会使你“心发狂”，这是你意根上的相。意根门头怎么转正觉呢？同前面眼、耳、舌三根的道理一样。见意根门头有念无念的显现相，直下就见不显现的意根觉性。不管你意根上喜怒哀乐的任何有念相，都是表达不显现的意根觉性的。当你知道，意根上有念无念的相跟意根的真真空觉性无二无别时，你就完成意根转正觉了。如果你明白，意根上的有念无念相，本身就是觉性本身，根本不存在有念无念的相，这种正觉达到犹如见镜像就见镜子一样透彻，你就在意根门头“去彼取此”了，就完成了只有意根觉性独尊独存的转正觉，那你一定不会“心发狂”。否则，你见意根门头的有念无念相，著在相上不见性，那一定会“令人心发狂”。如果你能够明白，有念无念只是觉性，那不管你起什么念也无妨，因为你知道意根上只有觉性独尊独存。

“难得之货，令人行妨”。“难得之货”在六根上都有。眼睛上的黄金不是“难得之货”吗？美女不是“难得之货”吗？耳根上听到赞叹表扬也是“难得之货”，鼻根上的异香、舌根上的美味、身根上的软触、意根上的舒心高兴，这都是“难得之货”。这些“难得之货”都令你见相著相，不能见相见性。“行妨”是指行为不轨之意。如果在六根门头著相攀缘，就一定会妨害自己的行为、操行、品德。你只要满足感官的享乐，最后都会给你带来行为不轨、行为失常、走偏入邪。

……“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腹”指内求，反观内照。“目”是向外看。“腹”是往里边装东西的，你吃上的东西就装到肚子里了，故“腹”指的是内求。转正觉就是在六根门头见相反观根性，就叫回头是岸。圣人见六根门头的相，不叫你攀缘那些相，不叫你执著那些相，而是回头见你的根性，这就是“圣人为腹不为目”。

……见显现的相就见不显现的根性，而且不著显现的相，明白显现的相就是不显现的根性本身，显现的相原本不存在。能见显现的相就是不显现的根性本身，只有根性独尊独存，这就是“去彼取此”。“此”指的是根性、本性。“彼”指的是显现的幻妄相。老子要修道人见六根门头的一切显

现的法相事物，都要直下见“道”！这就完成了一切圣贤之道主张的转正觉的操作。以此操作，必然能明心见性，必然能够悟道证道。

## 第十三章

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何谓宠辱若惊？宠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何谓贵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

宠与辱这是一对，中国人有一个成语叫“受宠若惊”，就是从这里来的。受宠怎么惊了呢？叫人宠爱了应该说好，但极性世界的事物都是对待出现的，说着宠爱你，那就肯定以前不宠爱，如果天天宠爱，就不存在宠爱不宠爱了。说着突然今天对我好得很，那就说明以前对你不好。你看，君王有宠臣、宠妾，就是君王特别喜欢的大臣、喜欢的女人。“宠”，这是一种不平常的待遇，是极性的极端现象，宠了当然感到高兴。“辱”，正好相反，宠的对面就是辱。一个人受了辱，当然难受。宠、辱都是不正常的待遇，是极性的极端现象，所以就“惊”。宠了不正常，辱了也不正常，那正常的是什么呢？正常的就是非宠非辱。极性对待法里宠和辱是一对，宠为阳，辱为阴。也就是说，极性对待法里的宠跟辱都是不正常的，所以就“宠辱若惊”。

一般人认为，宠了是好事，为什么老子说“宠为下”？从事相上来讲，凡是被宠的人一定处于下位。比如，“宠”就不能用于君王，君王是处于上位的，只有上位的去宠下位的，所以“宠为下”。另外，极性对待的双方，你只要著在任一方，就把你的层次境界降低了，因你不见全体，所以就是“宠”的一法也为下，何况辱呢？！

那全体是什么？就是本体本性。“宠”、“辱”都是部分，不是全体，所以“宠”、“辱”皆为下。那为什么只说“宠”为下？因为好的一面只是部分，何况不好的一面呢？所以，只说“宠为下”就说清楚了。

从修道来说，“宠”是顺境，“辱”是逆境，顺逆境界对修道都不利。但“宠”的顺境更不利于修行，正如佛陀所说，“富贵修道难”。有时人在逆境中还能激励上进，但在顺境中反而就消沉了，贪恋顺境，就记不起修行了，从这个角度讲，“宠为下”。民国时候有个修行人叫慧明，因不识字，

一块儿的同参道友都看不起，还经常嘲笑他。就在这个逆境中，他发愿一定要明心见性，让他们看一看。从此发奋，在别的道场精进修行，果然开悟了，连蒋介石都去拜访他。可见，逆境还能激励人，顺境了，就贪恋名闻利养，往往就消沉下去了。《华手经》上讲，过去久远劫中有一个法师，因名闻利养丰厚，反而使修行不能前进，原来是释迦如来之师，但释迦如来出世时，反成了弟子了，这说明顺境往往比逆境更不利于修行。你看，受宠爱的人往往不修道，而逆境中还能锻炼人、激励人、促进人，这不就说明顺境的“宠为下”吗？！你看，天人是顺境，反而不如南阎浮提的人修行精进。就是一个老百姓，生活条件好了，他都不想修道了。修道中凡是顺境都把你的意志消沉了，修道要在逆境中磨炼，反而奋发激励就过去了，顺境就过不去。逆境你能自己激励自己，发愿冲过去，顺境就忘乎所以了。修行的“恶缘”光不是指逆境，顺境也是恶缘。古代佛道两家的修行人，修到一定程度总会遇到顺逆缘来检验自己，往往是逆缘中还能过去，顺缘中就过不去了。给你们讲过，观世音菩萨考验一个二十年的修行人，色关过去了，财关过不去，一个金戒指就把他拉下水了，这都是顺境过不去。“宠为下”就是顺境过不去。

“得之若惊，失之若惊”，以前没受过宠，这受宠了，得到宠爱的时候，就感到格外的惊喜，失去宠爱的时候就感到非常惊慌，这就是“得之若惊，失之若惊”。这是说极性对待法里面，得失都会影响你的修行。所以，我们在极性世界修行的时候，得与失都是障碍，著在阳半是障碍，著在阴半也是障碍。你著在阳半的正报中，就贪图小我，爱惜小我，放不下小我，执著小我，这都障碍你空性大我的开显。那么，著在阴半的依报中，见了世界、外境的现象迷惑不解，透不过去六尘的外境，不能明悟心性，也就把你挂碍住了。所以著在阴阳两半的顺逆境界中，就都挂碍住了。

所以，在极性的世界中修行的时候，对心身世界不认识，你必然过不去。著在小我上，就是我执、我相破不了，那四相就全着。就算你能舍身为道，舍身求法，那你著在外境上，两大难题解决不了，你照样心有挂碍，心有恐怖，颠倒梦想不能清除。“宠”、“辱”就代表了极性世界的一切对待法，要克服极性对待法的局限，就看你能不能超越极性对待的束缚。所以，必须要转正觉，对内外的一切顺逆境界都要转正觉。也就是说，在宠辱、顺逆的一切对待境界中必须超越。怎么超越？就是见显现的对待境界，就要见不显现的绝对体性，从而“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就都透过去了。

一切法就是内外，就是心身跟世界，这主客内外的一切对待相都是绝对的真空本性本身，真空本性就是你的空性大我。你就知道，原来主客内外的一切显现的对待相，都是真空绝对的空性大我本身，只有空性大我，这不就一切法无我了吗？一切法的对待直下只是无我的真空绝对本身，这就一切法无我了。“宠”、“辱”是因小我而有，空性大我哪有“宠”、“辱”之说呢？老子说的“宠辱若惊”，一定是著在小我的相上才有，是太注重小我了，不知小我是一切大患的根源。我们经常说，本无所有，因我而有。那“宠”、“辱”也是本无所有，因小我而有。“得之若惊，失之若惊”，就一定是著在小我上，得了惊喜，失了惊慌，是谓“宠辱若惊”。

那什么是“贵大患若身”？著在小我的相上，我执破不了，一切极性对待的烦恼痛苦就相应而生。反复要记住，“宠”、“辱”等的一切极性对待法，皆是因小我之身而有，所以老子把一切大患归结为有小我之身。“贵大患若身”，前面学过，“若”字就是等于的意思，“贵”是重视的意思。“贵大患若身”，这是老子要我们重视，一切大患来自有小我之身，有小我之身就等于有大患，这就叫“贵大患若身”。

“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的确，老子认识到了，一切大患都来自我们这个小我的这个有限身，空性大我无限周遍，就没有一切对待的祸患了，所以老子说“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有身”是指小我之身，这个“无身”就指的是无对待的大我之身，无有限的小我之身，那就指的是空性大我。到了空性大我的“无身”，“吾有何患”？这就明确地告诉我们，老子要我们从小我修到大我，也就是超越小我的对待，进入空性大我的绝对。一个修行人能不能认识到一切烦恼痛苦的根源，所谓“大患”，都是来自吾人的这个小我，什么时候认识到有小我即是有“大患”，有“大患”即是有小我；小我等于大患，大患等于小我，这就是“大患若身”。这和老子讲的“大智若愚”的道理是一样的。前面讲过了“正言若反”，老子的“若”字法门就是等号法门。“大患若身”，反过来就是“身若大患”。那为什么用一个“贵”字来表达“大患若身”呢？这正就是老子的大智慧所在，叫你要认识一切祸患的根源就是因有小我，叫你要重视有小我存在就一定有大患，此之谓“贵大患若身”。

老子讲“贵大患若身”，目的是要叫你明白，修道就是要根除一切“大患”，如何根除一切“大患”呢？也就是如何超越小我呢？（答：略。）当我们超越了小我，那自然就消除了一切“大患”。这样就把问题归结在，必

须要从小我转到大我，必须要从小我的对待境界进入大我的绝对境界，这样就达到了无小我之身的空性大我，就了脱了一切祸患的根源。佛法上就叫超出三界、跳出轮回、了脱生死。现在老子要我们明白，因小我才有宠辱所代表的一切极性对待法，一切极性对待法是因小我而有，现在要超越小我所具有的一切极性对待法，就清除了宠辱所代表的一切极性祸患。你只要在小我的极性对待中，不管是宠还是辱，都是祸患。何以故？有宠有辱的极性对待，都来自执著小我而有，等到我们破除和超越了小我，就开显了空性大我。当我们修证达到“及吾无身”的空性大我时，我们就了脱了极性世界的一切“大患”，这就是“及吾无身，吾有何患”。

现在的问题是怎样就“及吾无身”？也就是说，怎样才能无小我之身而进入空性大我之身？小我是一切极性对待的根源，本无有一切极性对待，只是因有小我才产生了一切极性对待法。那么，只要超越了极性对待法，就超越了小我；超越了极性对待法，就进入了非极性的绝对，也就是超越了小我，就进入了空性大我。极性对待法都是显现的相对相，而非极性的绝对就是不显现的体性。现在问题就简化了，你只要见显现的对待相，就见不显现的绝对真空的本性，用此法不但超越了极性对待进入了绝对，而且也超越了小我成就了大我，这就完成了老子说的“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换句话说，到此，就悟道、证道、得道了。证了什么道？证了“唯道独尊”。得了什么道？得了“唯我独尊”就无我。也就是说，得了个无得，就叫得道。

现在具体的修法就落实在，见六根门头显现的相对相直下就见六根性，这就“及吾无身”了。六根性是真空绝对的不显现的体性，六根性就是空性大我，等你见到六根性，就见到了空性大我。等你得成于忍时，就只有六根性的空性大我了，也就唯空性大我独尊，再无小我之身了，只有空性大我了，这就“及吾无身”了。

你著在六根门头的对待相上，那你一定是著在小我的见闻觉知上了，这就是“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一切的祸患都来自著显现的对待相，显现的对待相都在小我的六根门头，是小我的见闻觉知而有的，只要见显现的对待相直下就见不显现的真空绝对的根性，这就见到了空性大我，就能了脱一切“大患”。

具体到眼根上，你直下见有色无色只是见性，一切有色无色都是我见性中所现物，连你也是你见性中所现物。阴半是无极圈里的所现物，阳半

还是无极圈里的所现物，这一下子把我相也破了。无我相了，就没太极的阳半了；太极的阳半没了，阴半也同时消失，这就四相全破了。你看，眼根转正觉就把你内外主客的一切对待相都归到见性上了，也就把小我归到空性大我上了，这不就“及吾无身，吾有何患”了吗？小我破除了，一切大患就没有了，你就自然解脱。《心经》所谓：无恐怖，无挂碍，“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究竟涅槃”就是空性大我，也是“及吾无身”；无恐怖、无挂碍、远离颠倒梦想，就是“吾有何患”，合起来就是“及吾无身，吾有何患”。

所以，当你遇到顺境，你要能够转正觉；遇到逆境，还是一样。你看逆境中，比如看到狂风暴雨、沙尘暴，满天昏沉，这不也是一个色相吗？这也是个色相。只要是色相，都是见性中所现相。再看，君王宠爱你，你还是个小我，宠爱你的君王也是个小我，他还是你见性中的所现物。人家辱骂你，是你见性中的所现物，宠爱你还是你见性中的所现物。宠爱了只是你心里感到舒服，你的心里感到舒服那也是个意根上的相，那是你意根觉性中所现物；辱骂你了，你心里感到难受痛苦，那也是意根上的相，还是意根觉性中的所现物。你看，如果一个人修道能知道六根门头转正觉，从一切宠辱的内外相中直下就见到真空绝对的根性，也就直下见到空性大我了，“及吾无身”了，一切烦恼痛苦就都过去了，就是“吾有何患”。佛陀在经教上讲，一些众生说淫欲心最苦，一些众生说瞋恨心最苦，一些众生说饥饿最苦，一些众生说丧身失命最苦……但如来说，你们都没说到根本上，最苦的是有身。老子和佛陀共同都说一个道理，“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老子在这一章最核心的内容，是先要叫你认识，一切大患之苦的根源是有身，除灭一切祸患的修法，就是超越小我开显大我，也就是明心见性。超越小我就是“及吾无身”，开显空性大我就是“吾有何患”。落实到具体操作，就是六根门头转正觉，见显现的对待相就是不显现的绝对根性，二者无二无别，只是一个，就毕其功于一役。以此转正觉，我相破了，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就都破了。所以，一切宠辱的极性“大患”就都没有了。

……一个修道的人，最重要的是能不能破我执。《金刚经》始终把破我相放在第一位。的确，我们最大的障碍是“为吾有身”。你看，我们是不是祸患在有身？跳蚤咬了你难受，是因为你有身才咬，如果你是虚空藏的身，或者是法身，跳蚤能咬你吗？你要怪你有身，别怪跳蚤。“吾所以有大患者，

为吾有身”。那你饥饿也是因你有身才饥饿。一切痛苦灾难都是因小我而有，空性大我无灾无难，所以佛道两家的圣人都会叫你超越小我，开显大我。佛家就叫“唯我独尊”，道家就叫“唯道独尊”，其实都是讲唯空性大我独尊。等到开显了空性大我，一切祸患就都没有了。

我们为什么要修行？就是要把这个有限的小我身修着转换成无限的大我，到了无限的大我，就无身了。《金刚经》讲，“佛说非身，是名大身”。“非身”就指不是小我的肉体身，而是空性大我的法身，法身周遍法界，是无限的、真空绝对的一无所有之身。到那个身了，你的一切痛苦、灾难、祸殃、祸患就都清除了。今天“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能不能把自己这个小我的肉身脱掉，也就是能不能了脱六道轮回的痛苦，关键在于在小我中能不能见到真空绝对的大我，也就是能不能在小我所有的一切对待相中见到真空绝对的根性、本体本性。等着把小我换成大我了，无始劫的一切罪业就都消失了，就了脱生死了，不再轮回了。修到只有空性大我时，就证到无生了。这个（指无极圈○）就叫无生的本体本性。本体本性周遍法界，究竟一相，就能永恒存在。

所以，一切修法最重要的是要证到真空绝对。说你这个修道修的对不对？你这个修法修的对不对？第一条标准，就是必须证到真空绝对，真空绝对了就不受任何影响。你不到真空绝对，你就不能周遍法界，你就不能无限永恒；你不能无限永恒，你就要受内外环境的影响；受内外环境影响的时候，你就不能了生死。所以，任何一种学说理论如果不证到真空绝对，就说明这种学说理论是不对的，不究竟的，必须要证到真空绝对，才是真理。“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把这个有限的小我超越了，进入了无限的空性大我，这就是老子讲的“长生久视之道”，这就叫“天乃道”，“没身不殆”。

……“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没有身的时候，你有什么祸患？你看，观世音菩萨有什么祸患？地藏菩萨有什么祸患？你看，人家在地狱里、三恶道救度众生都没有祸患，根本在于人家无我们的小我之身，是无限周遍的法身，所以就愿以什么身得度现什么身，救度众生的时候还分百千万亿化身。

……真空绝对的法身不受任何影响，真空绝对中产生的一切，在圣者来说就是妙用。圣者妙现一切，分身百千万亿，但还是真空中产生的，还是真空本身。只有真空的大身了，就“及吾无身”，再没有祸患了。



“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这个一般人就俗解上了，人最害怕的是要命，所以对自己最为珍贵、最为贵重的是自己的身。俗解的时候，就是能像对珍贵自己身一样爱惜天下百姓，这样的人就可以把天下托给他、寄托给他，让他当君王，就对天下百姓好，意思是把天下的百姓托给圣君明主。这个对不对？不能说不，那只是一个具体的应用，不是老子的本意。

“贵以身为天下”、“爱以身为天下”，“天下”是什么？你看，这个（指无极圈○）就叫“天下”，“天下”的无极本体既包括心身，还包括世界。如果一个人修道，把追求道跟爱护自己的生命、珍贵自己的生命一样，这不就是以身求法、舍命求道吗？因为前边老子讲了，小我是一切祸患的根源，只有开显空性大我才能了脱一切大祸，所以要把追求空性大我，比珍贵、爱惜小我的生命还要重要，也就是要舍身、舍命地去追求空性大我。老子说的“天下”，正就指的是空性大我。“贵以身为天下”，身是指小我的肉身，像珍贵小我的肉身一样去追求空性大我的“天下”，这就是为道舍身之意。“爱以身为天下”，这是为法舍命之意。换句话说，要以生命的代价去追求空性大我，要像贵重、爱惜生命一样去修道、悟道、证道、成道，开显老子说的“道我”。

“若可寄天下”，“若可托天下”，这是指若有人能以舍身舍命的精神去证道成道，去开显空性大我，这样的人一定能够得“天下”。也就是说，一定能够开显空性大我，一定能证到“唯道独尊”，“唯我独尊”，这不就把“天下”寄给他、托给他了吗？！这里的“若可寄天下”、“若可托天下”是指能舍身命去办道的人、追求空性大我的人，就一定能证道成道，就一定能开显空性大我。千万不敢俗解，俗解的那只是一个应用而已，不是老子讲修道的本意。

……假如说有这么大的决心，有这么大的信心，这就叫舍命求法、舍身求法、舍命求道。如果这样的人，就可以寄托天下于他，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舍身、舍命求法办道的人，一定能够得“天下”，一定能够转小我为大我，一定能够证到唯我独尊、唯道独尊、只有空性大我，一定能够转二相为一相、转相对为绝对、见显现的直下就见不显现的。“托天下”、“寄天下”，就是“藏天下于天下”之意。“藏天下于天下”的人，就能够把小我转换成大我。所以，你修道必须要舍身求法。一个人能舍身求法，一个人能舍命求道，这个人一定能够开显无限周遍的空性大我（“天下”），这就是“托天

下”、“寄天下”。托天下、寄天下这是个比喻，比喻舍身舍命求证的人，一定能够成功。

你看如来说，我旷大劫修行是干什么？舍命为众生求法，当了五百世的忍辱仙人被人割截，割截的时候修忍辱波罗蜜，这不就是舍命求法、舍身求道吗？圣者知道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只有空性的大我独尊独存。所以，舍身命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求得慧命。释迦如来旷大劫舍的身命无量无数，这就是以小我的身命来求证法身慧命。只有证到法身慧命时，才能无为而无不为地救度一切众生。所以，佛陀知道，身命不重要，慧命重要。这就是“贵以身为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这里的“天下”就代表法身慧命。你的那个“贵以身”、“爱以身”的身，那是个小身。能够把众生爱自己身命的精神拿出来爱法身慧命，舍命来追求慧命法身，那这个人一定能成功。

……你执著小我的时候，你永远不能法身遍满。不能法身遍满，能不能“托天下”、“寄天下”？你死死地守着太极图的阳半，那你就连阴半都见不到，何况还能见无极的全体吗？著在小我上的人，能不能“寄天下”、“托天下”？（答：不能。）

所以，一个修道的人要修到“藏天下于天下”。庄子的“藏天下于天下”，就指你能转小我为空性大我（天下），达到这个境界，就跟本有的真空本性（天下）契合了，这你就修到“藏天下于天下”了，自然真空绝对的本体本性把“天下”就托给你、寄给你了。你修德符道了，唯道是从了，大顺于道了，于道契合了，成就“玄德”了，这就“寄天下”、“托天下”了。

……真的修到无我了，真的修到空性大我了，就开显本具的“明德”了，就显出无缘大慈心、同体大悲心，儒家人就叫“亲民”。“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了，就把天下托给他、寄给他了。应用到社会治理上，能够爱天下的百姓像爱自己的生命一样的人，就可以把天下托给他、寄给他，让他去治理，一定能对百姓好。

……老子讲的是修道，只要修到无我了，“及吾无身，吾有何患？”修到没有小我了，就是大我的出现。你再看，用扩大法扩展小我，一直扩到无法扩了，就到了空性大我。达到“一切法无我”，就到八地，就达无生忍了。

……“可托天下”、“可寄天下”的人，就叫圣君明主。伏羲、女娲也是大菩萨现化着来治世的，三皇五帝都是大菩萨现化到世间来治理天下的。

你看一看，神农尝百草，一日死七十次，他为谁？为救百姓。禹王那么艰苦奋斗，三过其门而不入，为谁？为天下。这样的人就可以寄天下、托天下。他没有我，没有自私自利，而是以天下为公，就是经常讲的“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的人。所以，这样的人你给他托天下、寄天下绝对可靠。你给秦始皇给给，也可以，他能给你把天下的百姓管理好吗？他能爱护百姓如爱自己的生命一样吗？这样的暴君，他不管百姓的死活，只有他自己的权位，他是爱权如命，不是爱民如命。这样的人不可托天下，不可寄天下。

## 第六十六章

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是以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百谷王者”表示什么？你（指一人）知道吗？（答：江海就比喻前面的修到究竟，但修到这个之前，必须要“善下之”才能成为百谷王。）从这里你可以看到，“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善处于低位者，就能把一切积聚于他身。这是指修道人以谦恭的心态来修习，不但把心态转好了，而且把智慧资粮积累了，最终就修到了无上果位。这是老子的个比喻，以此来表示你有海纳百川的心量，你有百谷王的眼光和抱负，发大菩提心，追求无上觉道，而且以谦虚卑让的美德，扎扎实实地积聚道德智慧的资粮，把一切圣贤之道都学习、追求、实证，从理论到修法一丝不苟，遇善知识谦虚谨慎，恭敬供养，就能得大善利。犹如一切江河川流都积聚在大海的“百谷王”中，这是讲把自己放在低位，就能包揽收藏一切智慧道德。佛法讲：“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如果你有这样的大心大量，再有犹如“百谷王”一般的谦逊美德，你就会像海纳百川一样，能度无边众生，能断无尽烦恼，能学无量法门，能成无上觉道。首先，你要有“百谷王”一样的大眼光、大心胸、大肚量、大誓愿；其次，你要具备低于一切的谦卑之位，才能将四无量的大誓愿全部成就，无一遗漏。

你看，全世界的河流都流到哪里去了？（答：大海。）“百谷王”就是

大海，大海就是最低下的地方。因为它最低，所以把高山大川的一切流水都积聚于大海之中，而且天天奔流不息，从未有过满溢。何以故？位最低，量最大故。修行人效法“百谷王”的这种状态，任何修道的资粮无不积聚，任何道德智慧无不具备，这就是发菩提心、遇善知识，处“百谷王”之位点点不漏的修习，最终一定能趣无上觉道，亦能证到“唯道独尊”、“唯我独尊”，只有立体真空的“自己”，这就是老子说的“上民”、“先民”。

现在一定要明白“上民”、“先民”，不是老子以阴谋手段要做“上民”、“先民”，是人们不理解“上民”、“先民”是什么意思。老子讲：“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他提倡修道证道就是要转换大患之身的小我，要修到超越小我的“及吾无身”，进入空性大我、“道我”，这是他的目的。他的“欲上民”、“欲先民”不是对小我来讲的，而是对开显空性大我、“道我”来讲的。不了解这一点，你一定就会把老子当成个用各种手段来利己的人，一个以利己为目的的人怎么能成圣人？！要开显空性大我，要证到“道我”的境界，就必须像百谷王一样谦处下位，这就是“必以言下之”。也必须是要以“后其身”、“处众人之所恶”，犹如百谷王安居下位，才能“几于道”，才能开显空性大我和“道我”。这就是老子说的“是以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的道理。如果不明白这些道理，你就不理解圣人老子的大智慧了，你就会以俗人之心度圣者之腹。老子讲：“非以其无私耶，故能成其私。”你要是注重小我来满足你的私心，来满足你的感官欲乐，老子明确说，那会使你“目盲”、“耳聋”、“口爽”、“心发狂”的，而且明白无误地说“去彼取此”，要去小我而取大我。老子明彻地知道，“及吾无身，吾有何患”。老子也说，他“贵食母”，老子根本就没有想在小我身上做文章，“故立天子，置三公，虽有拱璧，以先驷马，不如坐进此道”，他追求的是“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所以，你不要把老子的“欲上民”、“欲先民”俗化，这是老子讲如何开显空性大我，如何达到“及吾无身，吾有何患”的状态和境界。无什么身？就是无小我之身，没有小我之身才清除了一切大患。那无小我之身就是开显大我之身，“后其身”、“外其身”、“言下之”、“身后之”、“处众人之所恶”，都是为“几于道”，开显空性大我必经的修法。所以，他反复讲“不争之德”，只有不争了才能“无尤”，只有不争了才“天下莫能与之争”，只有不争之德才能“配天之极”，只有不争了才能“善胜”，只有不争了才能成就“圣人之道”，只有不争了才能“利万物”。所以，老子以其“百谷王”的精神与一切无争，

只求证得法身遍满，“道我”常存。

“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圣人是有道之人，是道的化身。道的化身就是“道我”，就是空性大我。“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这是指圣人开显了空性大我，并不会对百姓有什么影响和负担，而是在百姓面前并不感觉到有逼迫和威胁感，何谈有危害呢?!这话要正说的话，就是说，证道的圣人、开显空性大我的圣者，对天下百姓有百益而无一害，有百利而无一弊，有百福而无一祸，有百祥而无一殃，所以老子说“天下乐推而不厌”。实际上，“乐推而不厌”的究竟说是，你以“百谷王”一样的状态去修行，一定能够证到真空绝对、一相无相、无限周遍、永恒存在的境界。到此境界，“道亦乐得之”，这就是“天下乐推而不厌”的究竟之说。这里的“天下”就是指空性大我。“同于道者，道亦乐得之”，你要像“百谷王”的精神一样开显空性大我，空性大我（“天下”）“乐推而不厌”，亦即空性大我“亦乐得之”。那这一切的修行成果都是以不争之德达到的。达到“唯道独尊”、“唯我独尊”，只有空性大我周遍法界时，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天下”的空性大我无限周遍，一相无内外，独尊独存，谁还能“与之争”呢？老子所用的语言是在佛法没来之前所表达的如来境界，不懂佛法，你是很难理解老子深奥境界的。佛陀要我们依义不依语，依了义不依不了义。对圣者的经文，你要看他究竟了义的义趣所在。否则，依文解义，老子蒙冤。

……一般人把老子这一章的话尽管往人事、社会上拉，那就驴头不对马嘴了，必然矛盾百出。因为老子在讲道，在讲修道，千万不敢俗化老子，老子是教化世人来的圣者，俗化老子罪莫大焉。若你的智慧境界不到，情有可谅，如果你是在圣道里面强立门户，那就罪过更严重了。绝对真理只有一个，不管是哪一位圣人，如果他真的证到了绝对真理，那只是因文化背景、语言文字的不同，表达不一样，但证得的绝对真空的境界那是不能变的。只有证到那里的人，一看圣人的经文，就能互相圆通，就能“一以贯之”，融会贯通一切圣道。用我们说的两个判据一判别，一切就清楚了。首先是圣者必须要证到真空绝对，还要明白，相对的世界中的一切对待互不舍离，无前无后。其次，必须要主张无私奉献，无我利他，以救度一切众生为己任。一切圣道必须要具备这两个条件，如果不具备这两个条件的绝不是圣道。老子证到“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老子主张“既以为人已愈有，既以与人已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

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这都说明了老子讲的是圣道，而不是俗道，俗道只是老子圣道的应用。老子往往用俗道表达圣道，这就给一些人造成了错误的观念，这也是难免的，现在处在圣道融合、东西文化互通的时期，必须要把圣人的境界要融会贯通，否则就不是救度天下苍生了。

……这里指的是修行，要破我相、我执，以“百谷王”的善下，就彻底地破除了《金刚经》讲的四相，自然就开显空性大我。“以其善下之”，水都聚到“百谷王”了，这就是说修道的时候，把自我损之又损，一直损得低低的，低到什么程度？损到无我了，就成“百谷王”了，就海纳百川，成就无上觉道。你损掉了“我”，一直损到“一切法无我”，这时我相即是非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是非相，“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如来就是空性大我，如来就是法性身，如来就是“唯我独尊”、“唯道独尊”。

……“百谷王”以其善下，损掉了自我的一切极性观念，才能开显非极性的空性大我。你看，修道最大的障碍是什么？我执我障。只要有自我的存在，你就被小我障得死死地了，空性大我就无法开显了。所以，为了开显空性大我，老子就提出“是以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这在修法里面是超越极性对待的小我的妙法。你先要像“百谷王”一样下，才能把千江万河归于大海。佛法上讲，百川归海，咸同一味。等到大海咸同一味时，就表示上等于下、下等于上，先等于后、后等于先，这就成就了绝对的空性大我。开显了绝对一相的空性大我，那就成圣人了。上下不二，前后不二，等到一切极性的对待不二时，就再没有极性对待的观念了，自然你就跳出极性世界规律的制约了，进入了非极性的世界，“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你不就成了开显空性大我的“上民”和“先民”了吗？！

……如果你把我执我见的一切极性观念都破除了，就没有我了。那没有我了，还有人吗？还有众生吗？还有寿者吗？还有空间时间吗？还有主客吗？（答：没有了。）没有了，你是怎么着没有了？你要为上，你先言下；你要为先，你先退后。“正言若反”，以等号法门达到无上的绝对，你不就把一切相对的极性观念都破除了吗？！就用这个等号法门，把二相归到一相、把相对归到绝对，你就转凡成圣了，成圣了之后就没有上下、前后、官民了。

当你修行修到无上，就成“百谷王”了，那就上下、前后等极性世界的一切自然都归你了。没有你了之后，“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水都归到“百谷王”了。没有你了之后，成就“百谷王”不就是大我吗？“百

谷王”就表示空性大我。只有个空性大我了，天下就都是你的了。无小我了就只有空性大我。小我就代表一切都有的显现相，大我就代表真空绝对的、一无所有的、不显现的体性，一无所有等于一切都有，这不就圆融不二了吗?!

……事相上叫你“言下之”、“身后之”。言下、身后这是修法，不是阴谋。你要得一个法身遍满，你先要把你的小我损掉，你的小我不损掉，“S”线在太极图里尽管在，尽管分成两半，就不能周遍。你以“言下之”、“身后之”的修法，修到最后，把“S”线一抽，不就整个都是无极的“百谷王”了吗？所以，事相上应该是百姓乐推而不厌，但老子说的是“天下乐推而不厌”，没说百姓。因为“天下”指的是真空绝对的大我，“乐推而不厌”是指“道亦乐得之”。天下都成了你了，你就是天下，这不就成就了“道我”了吗?!这不就“唯道独尊”了吗?!

……“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不争”，什么时候就达到“不争”？（答：一相了。）没有我就“不争”了。你只要有小我在一定要争，你看我们都争。为什么？我们都是有限的小我，还没有成就无限的空性大我。所以，老子叫你像“百谷王”一样去修道，修到空性大我开显，就“天下莫能与之争”。

争是有个我，当有争的时候几相？（答：二相。）当不争的时候呢？就是一相。你看，这里的道理很深，你要了解老子“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的深层含义。你把究竟了义的道理解清楚了，再把它应用到人事、社会上，你就知道，俗事上的应用那只是个特例。能理解吗？（答：能。）

## 第七十五章

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夫唯无以生为者，是贤于贵生。

这个道理很明显，能理解吗？老百姓怎么饥饿呢？是你当君王的人收税太多了。百姓为什么难治呢？你一天大兴土木，为你的享福作乐耗费天下的民脂民膏，老百姓的财物都为你个人享受而耗费了，民就难治了。民为什么不害怕死的要造反呢？因为你“求生之厚”。唉哟！你想长生不老，你想永远维持你的统治，满足你的享福作乐，今天炼丹药，明天吃仙丹，

经常求这求那，搜刮这搜刮那，使老百姓不得安然。你为求长生，你为图享受，结果逼得老百姓没办法生存了，死都不害怕了，就叫“民之轻死”。民为什么轻死呢？“以其上求生之厚”所致。你看，历史上王朝的改变，哪一次不是因王朝腐败了而产生的。

“夫唯无以生为者，是贤于贵生”。“贤”是胜过、优胜、超过之意。老子讲，“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这就说明了“无以生为者”胜过“贵生”。换句话说，忘我不求养生的人反而比注重养生的人生存的更好。也就是说，太过分地注重自己心身的人，反而得不到养生，还不如恬淡虚无，不为自己养生而着想的人。“无以生为”，指不过分追求为小我而生存的人，因他自我执著的心淡泊，反而生存的更好。如果一个人过分地注重小我肉身的保养，过分注重各种养生的作用，结果还不如“无以生为者”。也就是，不如无我而不注重养生的人。

一个修行人如果忘我，反而才能利于我。一个“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的人，不求过分养生，自然生存得身体健康。何以故？一个人在心念上尽管担忧自己生命的长短、身体的健康，这反而干扰了生命程序的正常运行，以及打乱了自我心身的自然调节，这样的人偏偏身体不能健康，寿命不能延长。

把老子讲的这个道理应用到治理社会上，就是说只有不为自己的人，能为天下苍生百姓求安乐、求稳定的人，真正能安邦治国的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人，能真心为人民服务的人，不为权、不为名、不为利、不为自己享乐的人，这样的人自然比为权力、为名利、为自己、为满足私利的人治理国家好得多。现在看一看，孙中山就能为百姓、为国家、为天下着想，不看重总统位，不为名不为利，所以才能做国父。民国时有个相面者袁树珊，说孙中山“贵不可言”，且非凡夫俗子所谓的富贵，而是“薄天子之位而不为”的流芳百世的“清贵”。这就说明孙中山连天子之位都不贪，也就是不为名、不为利、不为权的人。清贵，就是内心清净、境界高雅的一种尊贵，要流芳百世。你看，这就是“无以生为者”，不为自己求安乐，不为自己得名利、得权力，反而受世人的尊敬，受国人的爱戴，芳名流世，是不是“贤于贵生”？假如他为贪一总统权位，或者为他个人打算，能有他的身后之名吗？这个道理就是“唯无以生为者，是贤于贵生”的规律。这个跟“正言若反”的道理相通，你为自己求安乐，那众生就不能得离苦；你不为自己求安乐，唯愿众生得离苦，就成佛。佛是怎么来的？不为自己



求安乐，无量旷大劫舍头目髓脑，舍着干什么？只为众生得离苦，不为自己求打算。所以，他没为自己求生，但是比为自己求生存好得多，这就是“以其无私耶，故能成其私”。这个理解了没有？（答：理解了。）

其实，老子是用这个道理来激励人们修道，修道人不要注重肉身的小我，不要为肉身的小我求生不老，这就是“无以生为者”。而是要叫你追求“非身的大身”，不要着眼于二相对待的小我，也就是叫你转小我为空性大我，为修道人指明了正确的方向。你在小我身上做文章，你为小我而修，哪怕你得个寿比南山，长生不老，那都叫“贵生”。真正无我的人，忘记小我的人，追求空性大我的人，要比注重肉体小我而“贵生”的人境界层次高得多。因为你的“贵生”还是为我，还是有我，还是执著我，所以你永远不能脱离有限的对待，你不能解脱极性观念对你的束缚，最终你就不能趣向无上觉道、究竟解脱。所以，老子的“无以生为者”的究竟之说，就是彻底的无小我，只有空性大我独尊独存、无限周遍、永恒存在。老子的这种理论和修法，就究竟地、彻底地为众生指明了修习的方向。他知道，以此理论和修为，就“贤”于一切“贵生”的修法。也就是说，追求“唯道独尊”的空性大我，要比你任何在小我身上“贵生”的理论修法都优越、都究竟。哪怕你在小我身上炼出火眼金睛、七十二变，以及一切各种不可思议的神通功能，那都赶不上“无以生为者”契入空性大我、修到“唯我独尊”的理论修法彻底究竟。一句话，老子不让人们错误地关注在小我身上做文章，老子反对以不了义不究竟的一切理论和修法去修。遗憾的是，后来的修道人往往就违背了老子的教导，只在小我身上盘算，要在小我身上修出一些不可思议的现象，注重神通功能的小技追求，往往忘记了究竟解脱的光明大道。所以，这一章最重要的是“无以生为者，是贤于贵生”的结论，不要在小我身上盘旋，而要彻底超越小我，追求“唯道独尊”、“唯我独尊”的究竟解脱之道。

明白了以上的道理，我们再看前面的内容。“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什么叫“民之饥”？就是你贪、瞋、痴、慢、疑、嫉妒的众生心像饥饿一样猛利。为什么？以“心君”的“食税”太多。也就是说，你心中的打算是错误的，是追求满足小我的长生不老、舒适幸福，这种想法太强烈、太坚固，就是“食税”太多。因心中的打算入了邪道，使你贪、瞋、痴、慢、疑、嫉妒的众生心就放纵了，所以“民之难治”。老子明确指

出，“民之难治”是你把修行立足于小我上的错误导致的，这就叫“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因为方向性的错误，是著在小我上做文章，放纵了自己的私心贪念，只是把私心贪念的内容改变了，是用来追求长生不老、各种功能，来满足小我的各种享用。就算你炼出各种神通功能能干什么？还不是为了表现小我、展现小我、利益小我而追求的吗？！所以，你贪心贪念的属性没有变，还是有小我、利小我。你为了表现小我、展现小我、利益小我，这就是“以其上求生之厚”；结果就不顾一切地朝这个目标去追求，这就是“民之轻死”。最后，老子指出了，在小我身上打算的一切理论和修为，都是不究竟、不了义的“贵生”法，都不如“夫唯无以生为者”。也就是说，不为小我的“贵生”而打算，只为“唯道独尊”的空性大我的究竟果位去追求，这才是老子主张的大道修行。

## 第七十三章（摘）

**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繝然而善谋。  
天网恢恢，疏而不失。**

这是讲天之道，讲大道的规律。那大道的规律是什么？不争的人就胜，还是“善胜”。不是用兵刃、刀枪，以武力强着去胜，而是“善胜”。你看，须菩提得了什么？得了“无诤三昧”，那还是言论之争，而这个争是争贪夺抢的争，凡是争的人，你看都不能善胜。“善胜”用佛法来说，就是得善果，得正果。你可以争，你看过去的宫廷斗争不就是争吗？这个把那个杀了，王位他得上了。“不争而善胜”，修道人就是要符合天道而不争，如果你争个名，争个利，那你就吃大亏；爱抛头露面的，你就要吃大亏，所以“不争而善胜”。

天道运行的春夏秋冬谁争谁？不争，自然周转循环；昼夜不争，自然交替形成。自然界每天给你讲不争的道理，天道每天给你讲法，叫人不要争，你就有正果，你就有正知正见，最后你就得善果。你要是争，就违背天道。凡争着得来的，得非正路，灾及其身。历史上这样的事情多得很，所以不能争，争不符合天道。要让，让就是不争，就是施舍。你看，如来叫我们第一度施舍，你就能“善胜”，你就有正果，成就菩萨道，最后就成佛，这是天道啊！你看，成佛的都是什么？（答：无量劫吃亏。）当然是不争者，无量劫吃无量亏的人就成佛！你要是以名利观念来衡量，那成佛你

就把大亏吃下了。但是成佛吃亏不吃亏？经常问你，成佛吃亏不吃亏？光《首楞严三昧经》讲的一百种功用功能，你看一看，值得不值得？（答：值得。）要明白，占便宜就是吃亏。在六道轮回中你天天吃亏，自然就脱离六道轮回，这就叫“不争而善胜”。你今生占了便宜，下一辈子给人家做牛变马去还！如果你今生吃亏，生生吃亏，你最后就一点亏没吃！你成佛了，三千大千世界才是你应身佛的，华藏世界海才是你报身佛的，毗卢遮那佛这是法身佛，法身佛遍满十方，一真法界把十方世界海都包括了，而这一切都是你“不争而善胜”所成就的。

“不言而善应”，有语言相一定是二相。天道是几相？（答：一相。）你为什么要用语言？你是二相的小我，不用语言没法交流。一相要不要语言？一相就无言了，就不用语言。“不言”、“不争”这都是指一相的境界，只有究竟一相才能“不争”、“不言”。不争的一相就“善胜”，善胜无胜，一相你胜谁？！不言的一相就“善应”，善应无应，一相你应谁？！你读过《地藏经》，如来召集十方诸佛菩萨在忉利天开会，还有天龙八部，没发通知怎么都来了？人家是一相，一动念佛菩萨就都知道，天龙八部也知道，这就叫“不言而善应”。

“不召而自来”，究竟地说，一相才是“不召而自来”。一相无召无来，但无所不召、无所不来。刚才说忉利天召集开会，就是“不召而自来”。如来者不来不去，法身遍满，一相无限，哪有来去？！所以，达到真空绝对的无限周遍，自然就“不召而自来”了。“不召而自来”用到事相上，就叫循业发现。循业发现也是“不召而自来”，道法自然也是“不召而自来”。你看，念佛的人有成就了，临命终时阿弥陀佛来接引，这也是“不召而自来”。善业是这样，恶业也是这样。打她妈的不孝女当场变狗，这也是“不召而自来”。你的善业积聚到一定程度上不召善果而自来，恶业积聚到一定程度上不召恶果而自来。所以，这都取决于你道德的修养、智慧的开显，自然果报就“不召而自来”。

原来招不来的，忏悔发愿就能招着来；原来招来的恶果，现在彻心改过，就招来善果。能不能改变？（答：能改变！）阿阇世王如来说要堕地狱，堕不堕？（答：不堕。）为什么？难道如来的话也落空了吗？你看文殊菩萨说：大王！你可是如来说要堕地狱的。阿阇世王说：咦！我不堕地狱了。问：为什么？难道如来说话还落空？王答：如来是给有地狱的人说的，我没有地狱了，所以我不下地狱。你看，人家有地狱吗？证到究竟一相，入

到无生忍中，就没有地狱了。你看，这个智慧得了！

什么叫“繻然”？“繻然”两个字，汉语的意思是宽松得很。比如，用水来形容的话，就是岸面宽得很，看不见水流；用丝帛来形容，就是软着风一吹就能够吹起来；用人心来说的话，就是一个人的心地非常宽阔，安然自在的样子，心上什么都不想；用佛法来说，“繻然”就是不思议！不思议就是“繻然”。那不思议怎么“善谋”呢？不思议的时候，智慧就自然流露着出来了。在不思议中，自在自如地“运筹帷幄”，自在自如地就妙计泉涌，妙道就出来了。这指的是什么？说的是从心地上自然而然地流出妙法来。如来讲法就是“繻然”的自然流露。如来说，十方世界的人同时问难，我同时给他回答。为什么？繻然！那你就知道，“繻然”，越宽越松！越松就越自然！越自然就越安然！那什么时候最安然？只有真空绝对的时候就最安然最繻然！那“繻然”的时候就善谋，就有四无碍智。如来的四无碍智不就是“繻然而善谋”吗？你还要想半天，把多少谋士叫在一起开会，商量来商量去，还想不出一个对策来，因为你是二相的思维，人家是一相的不思议，自然流露妙道妙法，这就是“繻然而善谋”。

“繻然而善谋”就是自在自如地妙趣横生。你看，观世音菩萨是不是“繻然而善谋”？千处祈求千处应，需要不需要考虑一下？需要不需要谋划一下？善谋不需要你考虑。在我们的层次上，最善谋的就算是诸葛亮了，羽毛扇子扇上不紧不慢，舌战群儒，安居平五路，这就是我们二相对待中繻然的样子，你就体悟，什么叫“繻然”。

你看前面的“不争”、“不言”、“不召”。什么时候就“不争”、“不言”、“不召”？只有究竟一相的时候。“繻然”是最宽松、最淡泊，达到极致处就是真空绝对。只有真空绝对的时候，你才能够“繻然”。这个时候你的智慧，你的谋略，就像水一样从心地上流出来，叫“无作妙力，自在成就”。

“天网恢恢，疏而不失”。你必须符合天道，假如你不符合天道，“正言若反”，你想占个便宜就必然吃亏。注意！想占便宜必然吃亏。一天谋着占便宜的人都要吃亏，“正言若反”就是这个道理。你想，只是一个！你把这面（指太极图的阳半）多占了，那这面（指阴半）就少占了！你在这里吃了大亏（指太极图的鱼尾处），你可在那里占了便宜（指太极图的鱼头）。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天网恢恢，疏而不失”。对待法中，因果规律丝毫不爽。绝对法中，真空本性周遍法界，无处不在处处在，无网之网无一漏失，你一定要记住“天网恢恢，疏而不失”的这个规律。

当你想占便宜的时候，你一定要吃亏。说我光想了一下，想了一下都是业。天道是“不争”、“不言”、“不召”、“緘然”，自动地就产生了。就像前面说的，“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你说我想着非法挣点钱，就是“勇于敢”，“勇于敢”必然死，“勇于不敢”必然活，就是这个规律。说，人家贪污着把钱挣下了。你看一看，哪一个违法乱纪的能把钱挣脱了？就算国法没惩治他，阎王爷的一关他肯定逃不过，阴律无情。“勇于敢”的都不能活，天道自然就把他报应了。“勇于敢”的人都在哪里？秦始皇现在在哪里？民国的时候还在饿鬼道上，白起还在屎尿地狱里。“勇于敢”你试一试，秦桧到现在还在三恶道上。“勇于不敢”的都活了。“天赐蒙正一坛金”，他写了个“横财不发命穷人”。你看，人家老天爷见他是忠臣孝子给他赐了一坛金，他还不要，写了个“横财不发命穷人”，这就是“勇于不敢”的人，最后当了宰相，所以“天网恢恢，疏而不失”。

你记住这一点，不要故意有为地去做。有为做的都要为他人，你想方设法地无我利他，你一定就有正果。如果你是有为的为你自己，那麻烦了，你只要有为的为你自己，就都要吃亏。你要懂得天之道，出路是什么？无私奉献，施舍利他，跟大家同享，要六度万行，这就是正道，你这样走哩走哩必然成佛。你看《地藏经》上讲的，对父母亲不孝招致天地灾杀。古代给瞎眼婆婆吃猪狗食的那个儿媳妇，不就被雷击而变成狗头了吗？还有那个一天恶心恶念打他妈的不孝子，变成老虎了，这是在史书中记载的，这些道理就叫“天网恢恢，疏而不失”。

李玉东老人正是落实“没利的事情抢着干，吃亏的事情乐意干”的人，所以佛菩萨打发他（指一人）去看，说某某处睡着个老人，你去看一看。目的是叫你们都学习他，以他的精神来修行，就没有不解脱的。你看，人家已经解脱了。昨天谁说着升高了，房子换大了？（答：田田。）你什么时候做的梦？（答：就去世的那一晚上。）以前住的是平房，现在搬到一个楼房，还很大。你看，境界提升了，往生极乐世界不就是升高了吗？“天网恢恢，疏而不失”，因果规律没有一个漏网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地藏经》上给你讲，纤毫都要受之，父子至亲不能相代。明白这个道理，你就必然会活人了。



## 第六十八章

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善用人者为之下。是谓不争之德，是谓用人之力，是谓配天古之极。

“善为士者不武”，这里面你可能不懂的是“士”是什么。你看，过去古代称谋士、武士，这里的“士”就是带兵打仗的将帅。一个善于统领军队的人，不是用武力把对方征服。你看，《孙子兵法》上讲，“不战而屈人之兵”这是“上之上者也”，这就是最善于带兵的人，不是以武力。扬武耀威的称为勇士。张飞厉害得很，但刘备为什么把指挥权交给诸葛亮呢？统领军队的不称武，这个“士”人对武将来说就是统帅，对文官来说就是有谋略的人，古代就都叫士。不准逞强，要以谋略为上，就是“善为士者不武”。

“善战者不怒”，就是善于打仗的人，这个将帅必须要有素质，不要轻易动怒，一发怒就上当。你看，古今中外的历史上，两军对阵的时候，凡是将帅发怒的都吃大亏，因为发怒就没智慧了，智慧是定中才产生，你一怒就必然妄念丛生。你要学司马懿，你辱我我都不管，诸葛亮你还想辱死我，我还要气死你。看，谁胜了？其实司马懿比诸葛亮高一筹，“善战者不怒”。

“善胜敌者不与”，“与”本来就是给的意思。那打仗是给与个什么？给个刀跟枪。打仗的“与”就是给你给个刀跟枪，双方都使用刀枪。那这是什么意思？善胜敌的人，不是两家真正地刀兵相见，“不与”就是不实际打。克敌制胜，不是以兵刃着战胜，而是不战而屈人之兵，这就是“善胜敌者”。如果你死拼，你没听过吗？伤人一千，自损八百，那你胜了个什么？！所以“善胜敌者不与”，就是不实际对阵。

“善用人者为之下”，善用人的人“为之下”，就是你把自己要放得低一点，谦恭一些。“三顾茅庐”不就是“善用人者为之下”吗？！张飞说，我去把他绑着来。绑上能来，但那是不是“善用人者”？刘备说你不要去了，不准你去，这就是“善用人者为之下”。你高傲、傲慢，看不起人，那这样的人就召感不了人才集聚。你看，萧何月下追韩信，刘邦没有那个智慧，萧何就有，最后萧何把刘邦说服了，所以刘邦才“善用人者为之下”，筑台拜将，这就是刘邦的“善用人者为之下”。

“是谓不争之德”，“不争之德”就是高招，因为前面已经说了“柔弱

胜刚强”。这几章我们先讲应用，用社会现象来说修道，再归到究竟的规律上，这就好理解了。修道中我们争不争？修道人一般不争名、不争利，但他跟自己争。

“用人之力”，指的是用人之道，就是用力行道。你用人的时候，那说的是用心，修道人用什么心？你会不会用心？你看，如来叫五根、五力。要有力度，这里的力是指力度。你用人的力度，就是用人之道。用人之道你要会用，你就说我有不争之德，但你不会用，没力度，那也把握不好。崇祯皇帝就不会“用人之力”，叫人家用离间计把袁崇焕杀了，唯一一个能抵抗的将领，他还杀掉了，这就是不会用人之力。

“是谓不争之德，是谓用人之力，是谓配天古之极”。这三个“是谓”，就是说前面“善为”、“善战”、“善胜”、“善用”的规律的。“配天古之极”，就是说，从天道到人道、从古到今这个规律是不移不变的。也就是说，“不争之德”是千古不移的规律。现在要明白，老子用“善”字的道理何在？老子的“善”字法门，都是讲究究竟一相、真空绝对的道理，都是讲修道的。善为者不为，善战者不战，善胜者不胜，善用者不用。为什么？因为究竟一相、圆满十方的绝对境界，你能为、能战、能胜、能用吗？一相无为、无战、无胜、无用，但无不为、无不战、无不胜、无不用，这才叫“善为”、“善战”、“善胜”、“善用”。老子把“善为”、“善战”、“善胜”、“善用”通称为“不争之德”。为什么通称为“不争之德”呢？因为证到一相的修行人，跟谁争？只有一个真空绝对的自己独尊独存，你争什么？！这就叫“不争之德”。但对二相的人来讲，一相无争却无所不争，二相的一切都是空性大我本身，都是“唯道独尊”的道之本体。你要好好地体悟这个“不争之德”。

老子把“善为”、“善战”、“善胜”、“善用”还称之为“用人之力”。绝对一相中的“用人之力”，那是指本体本性的起用，也就是真空妙有，这就是究竟一相的所谓“用人之力”。实际上，是指达到究竟果位的人，能够借助小我的这个工具妙现一切来度化众生，用妙法引导一切众生去修道去证道，发挥他的智慧德能，精进地去修行，用正道的理论和修法激发出人们修道的情感和信心，让人们自觉自愿地去追求无上觉道，最后彻底解脱，这就是老子讲的“是谓用人之力”。

老子还把“善为”、“善战”、“善胜”、“善用”称之为“配天古之极”。为什么把“四善”称之为“配天古之极”呢？因为这“四善”都是讲修道达到自在妙用的层次和境界。老子说的“不武”、“不怒”、“不与”、“不争”，

这讲的就是非极性的一相周遍。你修到真空绝对的一相，自然就周遍法界，唯道独尊，只有立体真空的“自己”，那你跟谁动武？那你给谁发怒？那你与谁交往？那你与谁去争？所以，老子用“不武”、“不怒”、“不与”、“不争”就表达了真空绝对的究竟一相，和唯我独尊的无限周遍，这就是老子讲的“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的本体本性。本体本性不受任何影响，独立绝对，无限周遍，清净本然，永恒存在，无时无空，不生不灭，不变不动，这不是“配天古之极”吗？！

什么叫“配天古之极”？人道上做到符合天道，就配天了。你跟天道符合了没有？符合了就配天。“配天古之极”就是你唯道是从、大顺于道，于道完全符合，成就“道我”，我与道无二无别，那自然就符合天道了。这个“极”字是准则、标准之意。“古之极”，实际上指的是古今往来的究竟规律、究竟的法则，也就是究竟之道，佛法上就叫始觉合于本觉，到究竟觉。

这一章猛一看，讲的全是人事、社会上的事情。实际上不是，是指修行的过程和层次境界。“善为士者”，就是善于战胜自己的人，这就是“善为士者不武”。一个人能够巧妙地战胜自己的一切贪欲妄想、私心杂念，也能用妙道妙法直下见到本体本性，这就是“善为士者不武”。如果用“武”，那就表示他的烦恼粗重，修法笨拙，非得经历一番痛苦磨炼不成。老子用直指法门，“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用究竟的理论、巧妙的修法，四两拨千斤，不声不响地把心态修好了，正觉开显了，这才是真正的“善为士者不武”。

……修道的人“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是指修行不能硬拼。如来说，琴弦不能太张，也不能太弛，要合乎中道。有的人说我一天不休息不睡觉，你修到那个境界上了就能成。如果你是个初学者，这是行不通的，必须要合适才行，脱离二极为中道，采用中庸之道。你看，孔老夫子的中庸之道，不偏不倚。禅宗公案讲，猢猻猴子抓不住怎么办？禅师答：长江水上波。这就是妙法妙道，还需要动“武”发“怒”吗？！懂得波即是水就成了，也就是我们讲的，见显现的就见不显现的，知道显现的跟不显现的只是一个，那就不“武”不“怒”了。有些人说，我念佛、参禅的时候尽打妄念，自己生自己的气，那无济于事。如来说“于诸妄心亦不息灭，住妄想境不加了知，于无了知不辨真实”，只要知道有念无念只是觉性就行了，哪还用得上动武动怒呢？！



“善胜敌者不与”，这是善于战胜自己妄心的人，不是硬压制着不叫起妄念，而是有念无念不离觉性，只是觉性本身。这里的硬压制就是“与”。唉哟！我这个贪心起来了，该怎么办？佛经上讲，有人因他淫心炽盛难以战胜，竟要割自己的生殖器。如来说，没在生殖器上，在你的心上。心上用妙法转正觉，就不需要硬压制，这就是“善胜敌者不与”。

“善用人者”，是指修道中善用妙法。修道中你要找妙道妙法。理论要正确，修法要简捷，要对应自己的根性，不能盲修瞎炼浪费时光，要求善知识指引，或找善法来对应，不能急功近利，更不能入邪知邪见。

“善用人者为之下”，你先要把自己好好地掂量一番，人人都有自尊心，人人都把自己估量的高了，很少有人把自己看得低的，这就不容易找到对应的修法了。也要注意，根性不到，你不要硬拉着让人家修你的法，不对应了就会耽误人家。如果根性到了，你也要及时引导人家入直指法门，不然也把人家耽误了。为什么？人家该马上解脱的，你给人家指了个迂曲路，这就延误了人家。维摩诘不是批评富楼那说，人家是大乘根器，你给人家教小乘法。我们没有五眼六通，不知道众生的根性，那就只能自然选择，交给佛菩萨护念引导。所谓大浪淘沙，自然选择，这就是“善用人者”的“不争之德”。你跟自己也不要争，你图名图利是不是争？你为自己图财色名食睡，你就是争。争都是为自己争，必然二相对待，就无法进入一相的绝对了。所以，根本的一条就是“不争”。在对待法中不争，就修好了心态；在入一相绝对的境界中不争，这就是“无事取天下”，就是“镇之以无名之朴”，时时契入“无名之朴”，这不就时时处在究竟一相了吗？哪还有争？“不争”也是一种修法，最为彻底的不争，就是连念头都不要起，也就是不思议的修法，就彻底“不争”了。达到不争的一相时，就具备了“不争之德”，也叫“玄德”、“上德”，那都是指修德符道之德。

……如果你不用直指法门，直下在六根门头的对待相中见到绝对的根性，你要达到“不争之德”很不容易。一般人都在二相对待中修习，实际上是修小我的心身，坚固自己的妄想，始终不离极性观念的束缚。如来说，证到涅槃还是我相。所以，一相的“不争”才是“配天古之极”，你才跟天道相符。为什么要叫你知道先有真空，最后再归到只有真空？你头脑里有这么一种观念就不会入邪，绝不会为小我而修，就会轻而易举地入空性大我。只有真空绝对，你还争什么？当你小我任何的运动变化都直指真空绝对的寂灭本性时，你任一动，就给你指示寂灭现前。因为无真空绝对的寂

灭本性，就不会有任何相对的运动变化相，见任何相对的运动变化相，就直下见真空绝对的寂灭本性。所以，一动就寂灭现前，一个苍蝇一飞就寂灭现前，竖指垂脚寂灭现前。你到这一步，时时都显示寂灭现前，就“配天古之极”了。

## 第七十九章

**和大怨，必有余怨，安可以为善？是以圣人执左契，而不责于人。有德司契，无德司彻。天道无亲，常与善人。**

“和大怨”，“大怨”就是深仇大恨。古人也说，我跟你不同天。不共戴天就是我跟你不在同一个天底下生存，就这么大的怨恨，那你去调解，去和解，“必有余怨”。这是指以二相的对待去解决双方的仇怨，必然不能彻底。这不是讲世间的纠纷的，而是以“和大怨，必有余怨”来说明二相对待的修法是不彻底的。所以，二相对待的修法“安可以为善”？怎么能算得上是好的修法呢？这就明确地指出，要彻底地解脱众生，必须要用究竟一相的理论和修法，让人们去修习，才能得到究竟的解脱。你“和怨”不就是给对待的双方去调解吗？而你“和怨”就是给对待的双方去讲法，让他们抛弃前嫌。这说明你修的法是二相的法，你用二相的法去超越极性的对待，即使把粗极性修掉了，细极性你还是没法清除的，所以“必有余怨”。“必有余怨”是指你的修法不彻底、不究竟。以此事例，老子叫你一入手就要用真空绝对的理论和修法，直入一相无相的寂灭本体，才能彻底地清除一切极性对待的观念，也就比喻为无余怨了。

所以，老子讲“是以圣人执左契，而不责于人”。“契”，是古代借钱财、银粮的证券，债权人拿的是左边的一份，债务人拿的是右边的一份。“执左契”，就是债权人向债务人索债，这里说的是“不责于人”，就是不强制强迫别人偿还债务。老子借用“执左契，而不责于人”，表示修行人主动放弃二相的对待，你主动不向别人索债了，就没有债权人、债务人了，这不就脱离了二相了吗？老子借用这个来比喻，修行人不要用二相的修法来修道，而是直接用绝对一相的修法去修行，也就是老子说的，直指“无名之朴”，佛陀就叫直指涅槃妙心。以此修法修行，才能究竟解脱，不会有任何“余怨”，也就是说，才彻底清除了极性对待的观念。

老子说：“有德司契，无德司彻。”从事相上讲，有道德的人宽容债务

人，主动放弃追索债务；无道德的人就像国家收税的人一样，必须追索所收税。“彻”，是周朝征收税的一种制度，“司彻”是指征收税务的人。“无德司彻”，就是毫无情义、毫无宽容地强迫对方交纳。老子用“司契”和“司彻”来表明一相二相的修法，“司契”就是前面的“执左契”，主动放弃追索对方，这不就成了一方了吗？一方就代表一相。“司彻”是毫不宽容，就表示收税人和交税人二相对待。老子把你用一相绝对来修道称之为有德，你用二相相对来修行称之为无德，这就叫“有德司契，无德司彻”。很显然，老子在这里劝修道人赶着端正方向，要直指究竟一相的“无名之朴”，直指涅槃妙心，以此修法来修，就能直下进入真空绝对的一相，必然得究竟解脱。

“天道无亲，常与善人”。“无亲”是什么意思？亲跟疏是一对，当你无亲的时候，自然也就无疏。无亲无疏，不就是表达绝对吗？！这就是说，天道是真空绝对的一相。用“天道无亲”就表示天道是独立独存、绝对一相。什么能够绝对一相呢？只真空的一无所有才能绝对一相，所以“天道无亲”，就表示的是真空绝对的、一相无相的、无限周遍的、永恒存在的本体本性。真空绝对的本体本性一无所有，你看不见、摸不着，但它却是无处不在处处在、无时不有时时有，那你怎么证得它呢？或者说，它在哪里呢？老子给你明确地说，“常与善人”。这就是说，不可见闻觉知的本体本性“常与善人”。这是什么意思？（答：看不见的本体本性时时在作用。）老子明确给你说，真空绝对的“天道”虽然不能见闻觉知，但它时时存在，体现在哪里？就体现在“常与善人”而起作用。每一个人的起心动念、言谈举止、行住坐卧、运作施为都是一相绝对（“无亲”）的“天道”所起的作用。这么说吧，佛性在哪里？佛性在作用，在眼曰见，在耳曰听，在舌尝味，在鼻嗅香……你今天起心动念、言谈举止、行住坐卧、运作施为的一切都是佛性在起作用，无佛性（体性）不现一切相用，现一切相用直下就见佛性。同理，无“天道无亲”的不显现的真空绝对的一相，就不会现相对二相的一切显现相，见一切二相对待的显现相，直下就见不显现的真空绝对一相的“天道无亲”。

“常与善人”，每个人日用中所起的一切相和用，都是“天道无亲”的本体本性所为，没有“天道无亲”的本体本性，就不能“常与善人”起一切相用。所以，老子用“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就表明了，不显现的体性在哪里？就是显现的相用，显现的相用和不显现的体性无二无别，只是一

个。所以，你从“常与善人”的相用中，直下就见到“天道无亲”的本体本性。犹如说镜子在哪里？就是一切镜像。“天道无亲”的镜子在哪里？就是你日常生活中经常展现的各种镜像，这就是老子大智慧的妙法。

……老子是修道的大圣，不是给你讲俗事。讲一点俗事，是道德的应用，绝对不是为俗事而说俗事的，如果那样就成了你们说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哲学家了。

……如果你著在显现的相上，那个怨你是和不了的。怨是不是你意根上的相？你自己著在意根的相上，不见意根的觉性，必然这个怨是和不了的。这个意思就是，你见显现的不见不显现的，你用显现的二相的对待法和不了怨。所以，“圣人执左契”，圣人“司契”，有德行。德行显示在哪里？德行正好显示在不但不求别人还债，而且还主动放弃。放弃了不就一相了吗？圣人的德在哪里？就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无缘的同体，不就成了一相了吗？无缘就没有内外的条件，同体就不二，所以无缘的同体就是究竟一相。你看，圣人是究竟一相的大慈悲心，所以圣人能够平等一如地福佑一切人，这也是事相上的“常与善人”。圣人是天道的体现者，圣人代表天道本身。圣人用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究竟一相的心来救度一切众生，让一切众生知道人人都有真空本性，人人的真空本性未曾丢失过，只是众生不知道而已，现在的任务就是要给众生指清楚，天道在哪里？就是你日常生活中的一切相用，这一切相用都是天道所起的作用。众生明白了这个道理，悟证到的确“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这不就明心见性了吗？你看，大禅师们扬眉瞬目、竖指垂脚、举拂拈花，就是要叫你从相用中见到体性，也就是在“常与善人”的一切相用和作用中，见到一相绝对的“天道”。

……老子讲，“不可得而亲，不可得而疏”，天道是非亲非疏，无亲也无疏，同体一相。天道无亲的时候，是要叫你知道天道是“非法非非法”的真空绝对，是没有亲疏对待的一相无相。叫你认识天道没有亲疏远近的极性对待，只是一个超越亲疏的绝对的“天道”。你认识这个了，不就把你护念了吗？！

## 第七章

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

这一章也是被人俗解得太严重了，首先把老子的“天长地久”理解错了，因为老子还讲过“天地尚不能久”，那这里怎么说“天长地久”？而且还说“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什么时候就“不自生”？只有真空绝对的本体本性不自生。这里的“天地”指的是能生万物的本源，能生万物的本源就不是对待的天地，是指能产生万物的本体本性，只有这个本体本性，才能“天长地久”。

“长且久”，更重要的是“不自生”。你想一下，如果你当成极性对待法的天地来说的话，天地间的一切相对事物都是因缘而生。本体虽生万物，却是生而无生，就叫随缘不变。犹如这个镜子，虽生镜像，但镜体不变；虽镜体不变，却能随缘现像，叫不变随缘。也可以说，叫循业发现。给你讲的两个结论就是：真空绝对的本性不受任何影响，这就是不变随缘；真空绝对中产生的一切，还是真空绝对本身，这就是随缘不变。你当下循业发现六根门头有有相无相，那你的根性变不变？（答：不变。）你现在眼前见有色无色，哪来的有色无色？是你的见性循业现出有色无色，这就叫不变随缘。虽然现出有色无色，有色无色不离见性，而且还是见性本身，这就叫随缘不变。那你的见性到底自生不自生？也就是说，你的真空本性到底变不变？（答：不变。）但是不变可以随缘。怎么不变随缘呢？循你的业给你展现出天地万物来，但真空本性仍然未变，不受任何影响，只是小我循业见到的这一切显现相，对空性大我来说，这一切显现相根本不存在。犹如站在镜子外边的人知道有镜像，但你问镜子，有没有镜像？镜子根本不知道它有镜像。你就知道，不变随缘的不变指的是空性大我如如不动，永恒存在；随缘是指小我循业发现的一切幻化相，小我虽然见到各种各样的幻化相，但对大我来说，根本就不存在，所以就叫“生而无生”。

今天你看，你的真空本性全变成日月星辰、山河大地、宇宙众生了，如果真的生了，那你的本性就没有了。如果真的变成日月星辰、山河大地了，本性就再没有了，那你哪来的根性？犹如镜子若真的变成镜像，那镜子就没用了，再不能现像了。给你说，真空本性通过分光棱镜变成什么了？七彩光了，就是真空本性变成六根性了，六根性再循业变成六尘相。今天你是你见性中的相，但你的真空本性、见性仍然不变，这就叫不自生。就像这个水晶球虽然能产生各种影像，但水晶球随缘不变，水晶球的大小重量如如不动，在不同的地方它能给你现出不同的影像，这就是不变随缘。

你现在体悟一下这个“天长地久”、“能长且久”，这个“不自生”的是

个什么东西？正讲的是能生万物的本体本性。你明白这个道理，“故能长生”。凡是不自生的都能长生。除了不自生的，其他的都是自生。小麦粒你看自生，变成小麦苗了，小麦粒没有了，这就说明不能长生。你看，镜子能给你产生镜像，但镜子本身不变，它不自生。镜体不自生，所以镜体长生。真空本性不自生，不受任何影响，所以它能给你随缘变现出一切来，循业发现一切，故能长生，永恒存在。

你要体悟老子经常用人们能理解的事相来表达他的究竟理相，这个理解起来就难得很。前面说“天地尚不能久”，这里又说天地“能长且久”，所以就影响学人，不好理解。天地，中国人从三皇五帝就传下了个天地。“道”是老子安下的名字，说“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道”这个字虽然早都有，但含义不同。所以，这里的“天地”是代表本体本性的。“长生”是永恒存在的意思，不生不灭的意思。本体本源是不变随缘、随缘不变，也就是真空妙有、妙有真空，所以真空能够长生，始终是真空。

“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老子这两句话也被人诟病，认为形式上是为别人，实际上是为自己，这就理解错了。“后其身”的字面意思是先人后己，本来先人后己这就是一种美德。“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如果目的是为了达到自己身先而后其身，那就成了一种手段了，那能叫圣人吗？这就俗解上了。这里的“后其身”，就是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那“身先”是什么意思？这就很难理解了。老子也讲过“不敢为天下先”，这就是一事当先不为自己打算。“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众人不喜欢干的你去干，这就是“身先”；“故几于道”，这才是“身先”的真正内容，何况“身先”是“天下乐推而不厌”，是“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之不祥，是谓天下王”。把老子说的这些意思合起来看，“身先”，最基础的是“乐推而不厌”，就是“天下乐推”也并非是有自我目的的打算。犹如大禹王治水，“三过其门而不入”，也并不是为了谋取王位，而是“处众人之所恶”，为天下人着想。“身先”“受国之垢”、“受国之不祥”，致使“天下乐推而不厌”，才“谓社稷主”，才“谓天下王”，这是从社会的俗事上来讲的。

老子是讲修道，“后其身”和“外其身”是指不顾自己的小我之身而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这才是“身先”、“身存”的实际内容。因为老子说“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无吾身，吾有何患”，所以“后其身”和“外其身”是不注重这个“大患”的小我之身，才能“身先士卒”，“处众人之所恶”。老子的“身先”、“身存”是“无以生为者”的“及无吾

身，吾有何患”的“道我”之身显现为落脚点，所以根本就没有利己目的打算之说，是真正“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的菩萨精神。老子还讲过，“欲先民，必以身后之”，这很容易让人理解为有目的的“以身后之”。这些都是老子讲修道中的“先民”、“身先”、“身存”，一般人很难理解这是什么意思，根本都忘记了，老子的目的在“及吾无身，吾有何患”。也就是说，当没有小我的肉身时，正指的是空性大我。到了空性大我，我们还有什么祸患呢?!你看，老子的目的在于开显空性大我。何以故?“无以为生者，是贤于贵生也”。“先民”、“身先”、“身存”都是讲“及吾无身”的开显空性大我。如何超越大患之身的小我而开显空性大我?老子的修法是“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你能这样理解就不冤枉老子。你不要把“身先”、“身存”、“先民”当作小我之身来看待，那是指开显空性大我，这样你就豁然开朗了。

“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这和前面一样，当没有小我之时就开显空性大我之“私”。你不要理解为，为了满足自己的私心而以无私作为手段，这就成了阴谋家了。我给你改一下你就能理解了，“无私就成就大私”，就像“大方无隅”、“大智若愚”一样，大私无私，这就能理解了。同理，“无我就成就大我”，大我无我，这就好理解了。你看，无私就能成就最大的私。你最大的私是什么?最大的私就是个无我的无私。只有无我了才能无私，你无我了才能成就最大的我。最大的我是个什么我?就是“唯我独尊”的我。“唯我独尊”的我不就是空性大我吗?!所以，“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这个“私”不是私心的私，是大私无私之私、大我无我之我、大身无身之身。所以，老子的“先民”、“身先”、“身存”、“成其私”，都是讲修道的，是超越小我开显大我之意，是“及吾无身”的空性大我开显的“吾有何患”之身。换句话说，是“及吾无私”的一相绝对之大私所成就的无缘和同体。

……那无我了成其最大的我，也就是无小我了就成就空性大我。无私了才能成就最大的私。最大的私是无主客内外的、绝对一相的一体不二，也就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也就是“唯我独尊”。要达到这个最大的私、最大的我，首先要无小我、无小我之私。先达到无我、无私了，才能成就空性大我，才能成就“无缘同体”的大私。一句话，把小我没有了，就是空性大我。无私了就成就大私，这就是“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

老子的这一种表达，很少有人理解其中的道理，反而影响了不少人。那么你现在把这个知道了，“后其身而身先”也就明白了。把小我没有了，

不显现小我了，才显现法身遍满的大我。法身遍满这才是真正的“先民”、“身先”、“身存”。法身遍满，只有法身慧命了，不是唯“他”一个在前头了吗？这就是“先民”、“身先”、“身存”。能理解了吗？（答：能理解。）“外其身而身存”，把这个小我之身除外了，超越了，不要了，然后空性大我的法身才永存（“身存”）。这不容易理解。

## 第十七章

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

老子讲修道，把道的境界用来对应治理社会的各种现象。“太上”，就是最高一等的。“不知有之”，有道的圣君明主无为而治，“以道莅天下”，天下人不知道有治世圣君明主的存在，三皇时代是也。那时的百姓都是道德的层次，人天和乐，安居乐业，祥和昌盛，无为自然，没必要人为治理，无事焉有忧劳之心？没有上下之分，所以不知其有君臣之事，真正体现道法自然。圣君与善民皆是唯道是从，这是最高一等的大道推行之时。“太上，不知有之”，这就是黄老之书推崇的无为而治，但到黄老的时候已经达不到了。

“其次，亲而誉之。”次一等的，就是不能无为而治，也不能无言而教，基本上是失了道德的仁义为治。有仁君治世，百姓感其恩德，故亲爱而赞誉之。因为仁君能够施行仁政，仁爱百姓，百姓由衷地爱戴他，使他芳名传世，誉赞之声天下普闻。这和无为而治相比就差远了，因为失掉了自然和谐的状态，成了人为治理的现象，只是君王有道义仁德，百姓蒙其泽，天下感其恩。尧、舜、禹就是此一等，成汤、文王也能入其类。

“其次，畏之。”这是指非仁君在上，仁义丢失，礼法治世之时，严刑苛法，威慑百姓。就是老子讲的“而为奇者，吾得执而杀之，孰敢”，所以人们害怕触犯刑法，恐惧之心不能释怀。

“其次，侮之。”这就是夏桀、殷纣、幽王、厉王、秦嬴政之属。这一类君王以维持自己的权势为目的，以统治百姓利己而为政事，以权术奸诈治国，以苛法严刑驭民。所以，这一类君王不得人心，人们打心底里看不起他、轻视他、侮辱他。这就是最差一等的治理，使得民怨鼎沸，生灵涂炭，君王成了百姓的蠹虫，所以最后民将揭竿而起，夏桀、殷纣、幽王、



厉王、嬴政等的祸乱世间，皆如此。

“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治世之君，没有诚信，失信于民，民则不信。治世之人要以百姓之心为心，无我利他，要以一人奉天下，不要以天下奉一人。对民诚信，民则崇信之；对民失信于上，则有百姓不信以下，上下离心，必致不治。

“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这是老子希望圣君明主治世，要贵言希言，不妄发号令，不湛水扬波，无为自然而治，无为自然而成。犹如四季更迭，昼夜交替，自自然然，无有人为之作，亦无有意之加，道化天下，非期而至。行不言之教，过而从化，“功成事遂”，人人皆觉得自然而然，这就是老子最理想、最推崇的大道之治，圣者所为。

……文武周公之后，社会的治理都是老子讲的最下一等，幽王、厉王人人皆畏之，道路以目，连话都不敢说，所以百姓在畏惧他的同时也轻蔑他。秦始皇以武力征服天下，但不能善待天下百姓，一切的所为都是以自己的权威统治为目的，根本不顾百姓的死活，致使百姓揭竿而起，秦王朝短命而亡。隋炀帝也是一样，苛繁百姓，涂炭生灵，也是短命而亡。所以，一个治理天下的人，如果人人都害怕他，那就已经失去了人们对他的信任，虽然口不敢言，但心里却抱怨他、轻视他、看不起他。

……作为一个治理天下的人，自己言而无信，说话不算数，那老百姓就无法依从了，自然就产生不信任的心理。所以，一个领导人不能朝三暮四，随口乱言。古人讲，君王口里无戏言。君王不能有戏言，戏言失信。《大学》讲：“一言僨事，一人定国。”所以，必须要取信于民，不然就会坏了大事，误国误民。

“悠兮，其贵言。”“悠兮”是指最上等的君王“无为而治”，孔子形容为垂裳而治，表示无事无为，悠闲自在，无所劳心，也无所事为。指掌握大道的人治理天下的时候，以圣道化世，大道推行，道法自然，如日月运行，无人为之作。贵言希言，表示不妄发号令，也无需以号令加之于民，因为上下一致，同心同德，以道化民，民皆唯道是从，故无思无虑，妙德自然。

……“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天下无为而治，自然就井然有序，一切百姓事务的运行都在不知不觉中完成。所以，百姓不知道有君王的号令和指使，根本没有什么以上迫下的感觉，好像日月周转一样很自然的完成，亦像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一样，不期而至，人人都觉得就是这样，

应该这样，这就是“百姓皆谓我自然”。

实际上，这也是老子在讲道的修行过程，只是文字的内容太紧密联系社会了，人们感觉到似乎与修道无关。其实，这是老子讲人们对修道认识的四个层次。最高层的修道人，就是“太上”的修道人，“不知有之”，那是指修道进入了一相绝对的境界，因其无限周遍，唯道独尊，就体现无思无言、无为自然的状态。在此状态中，只有真空的一无所有，唯空性大我独尊，所以就表示为“悠兮，其贵言”，犹如庄子讲的逍遥游，亦如佛陀说的不思议境界。“贵言”就是希言，希言就是无言，“贵言”的无言就入不思议的境界，这是最高一层的修行，所以“太上，不知有之”。“不知”就表示一相，“不知有之”就表示一相无相，这是老子说的最高一层修行的状态和境界。最上的这一等，惠能就叫最上乘人和大乘人，此等人修行目的在“万法尽通，万法俱备，一切不染，离诸法相，一无所得”，这是真诚地依法修行的人。

次之，“亲而誉之”。“太上”的修道人那一定是对道乐于追求的人、闻即信受的人、勤而修之的人，这是对修道最高一等的对待和认识。那么次一等的人，虽然对修道非常喜欢，对道也非常向往，所以赞不绝口，但不像上一等勤而修之，依法修行，只是喜欢学习理论，赞叹圣人大道的智慧超群，也能到处宣扬圣道，自己也喜欢读诵经文，但仅仅停留在理论、文字、口头上，就是惠能说的“见闻转诵”和“悟法解义”之类。

再次一等，听着修行修道有畏惧心理，害怕丢掉他世俗的欲乐，但也不诽谤不反对圣贤之道。可是你要叫他修行，他打心底里不喜欢，这就是所谓的“畏之”。大多数世间的凡夫都是这样，你要叫他出家修行他就害怕，但也并不诋毁、诽谤修习圣道的人和圣贤之道，就是怕丢掉他世俗的利益和世俗间的各种追求。这一类人属于善根不到，还要慢慢地熏陶，以期改变，可能这一世难以入道。

最下一等，是指对圣贤之道和修圣道的人反感、轻视、看不起，几尽能事地去诋毁，这就是老子讲的“侮之”。这一类人就是佛陀讲的“或有业重不生敬仰”，也是老子讲的“下士闻道大笑之”。

老子把修道分为这四个类型的层次，最后赞叹的当然是最高一等。“功成事遂”，是指最高一层修行者悟道证道，达到了“唯道独尊”，认识到了道的一无所有就是世间的一切都有，道的一无所有和世间的一切都有，二者无二无别，只是一个。达到这样的境地，就是前面咱们说过的，显现与

不显现只是一个；立体镜像和立体真空大圆镜只是一个；小我的心身世界和大我的周遍法界只是一个；小我的相用和空性大我的体性不二，只是一个；不思议的绝对一相跟思议的对待二相只是一个；真心真空的一无所有和妄心妄念的一切都有只是一个，这就是“百姓皆谓我自然”。这里的“百姓”是什么？就是你妄心妄念的众生心，所谓贪、瞋、痴、慢、疑、嫉妒等。这里的“我自然”是什么？就是空性大我的一无所有。何以故？老子讲过“道法自然”，自然无为状态的只有“道”，除“道”之外，别的都不能无为自然。所以，“我自然”指的是我是“道”、“道”是我，这不就是空性大我吗？老子叫“道我”。“道我”的空性大我，一无所有，这就是老子讲的“天道无亲”。那一无所有的“道我”的真心在哪里？就是一切都有的“百姓”所代表的众生心，以及众生的一切运作施为，这就是老子所说的“常与善人”。所以，“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就是说，“百姓”代表的二相对待的一切都有的极性观念，和“我自然”代表的真空绝对之大我真心的无一所有，此二者无二无别，只是一个，就是老子表达的“百姓皆谓我自然”。

你能明白这个道理，你就知道，老子把不同境界的人对道和对道修习的等级分得清清楚楚，而且最后推崇修道要圆通一切、圆融一切，这就是佛法讲的不二法门，老子讲的“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

## 第七十六章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不胜，木强则兵。强大处下，柔弱处上。**

我们不讲事相了，只讲理相。理相讲了，事相你就会应用。现在社会上的学者们都是以事相来解老子，因为他们不修行、不修证。对老子的境界，你不修行不修证，那就无法把握老子的境界。所以，不修行的人怎么能理解老子修道的甚深微妙呢？他只能用他理解的境界来解释，何况老子是用世间的事相比喻引导着要叫你进入理相。你看，人活着的时候就柔软，死亡几个小时就硬了。草木生的时候也柔软，死了之后就枯槁，这现象谁都见过。所以，以此来比喻“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

老子说的“坚强者”，就是如来说的难化刚强罪苦众生。老子是不叫你

成为刚强罪苦难化的众生，不要你我执我见太严重、太坚固。太坚固了死路一条，“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这是用前面的事相表示修道的过程，要柔弱不要刚强。我们的刚强在哪里呢？就是这个我执我见，就是极性的对待观念，就是见了显现的极性对待相迷惑不解的认识观念，就是不知道、不认可有“道我”、空性大我的存在。这些坚固的妄想和不正确的知见，把每一个众生执得死死的，也把每一个修行者阻碍得定定的。所以，老子要我们柔弱，不要刚强。什么是“柔弱”？就是遇到善知识，遇到圣贤之道赶快扭转自己不正确的知见，赶快依老子的教导奉行，“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不就柔弱了吗？“不自见”、“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不就柔弱了吗？“夫唯不争”不就柔弱了吗？“处众人之所恶”不就柔弱了吗？“为而不争”、“利而不害”不就柔弱了吗？时时从显现中见到不显现的，不就柔弱了吗？从立体镜像中见到立体真空大圆镜，不就柔弱了吗？在六根门头的一切对待相中见到真空绝对的根性，不就柔弱了吗？从小我的存在中见到空性大我，不就柔弱了吗？修证到唯道独尊、唯我独尊，不就柔弱了吗？老子经常用水表示柔弱，“水善利万物而不争”，这就是柔弱的标准。一个人修道能无私奉献，无我利他，发大菩提心，趣向无上觉道，发大誓愿要救度一切众生，这就彻底柔弱了。所以，老子叫我们柔弱，一直柔弱到“至柔”，至柔了才能“驰骋天下之至坚，无有人无间”，这就成就了老子说的“天下之至柔”的真空绝对的“道”。

那什么是“刚强”？众生最刚强的是什么？最刚强的就是有我，就刚强地执著这个肉疙瘩的小我是真实的，就刚强地认为有个客观世界存在，就刚强地不不舍自己的贪欲妄想、私心杂念，就刚强地不认为修道、悟道、证道对他有益，就刚强地认为没有空性大我、“道我”，就刚强地不知道“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就刚强地不认可“及吾无身，吾有何患”，就刚强地不转凡成圣。如果众生把这些刚强不能软化柔弱，那就只有死路一条。如能软化柔弱，就是“生之徒”，你就会提高你的生命层次，转化你的生命形态。这就是老子强调的“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

《地藏经》上叫“难化刚强罪苦众生”，如来说“难化刚强罪苦众生”，是因业重而导致的，是一些业重着不生敬仰的人。刚强难化是因为业力的促使，使他不得不刚强。那怎么办？就要用圣贤之道的慧水来滋润他，就要用圣人的大慈悲心去感化他，就要用圣者的大智慧去教育他，就要用他自己的忏悔、发愿来改变他，就要用精进努力的修习去转变他，就要用修

道、悟道、证道去成就他，最终就由刚强转为柔弱了。

你为什么刚强？是你的业力刚强。比如说，一个人私心重，他软件上慳贪的业信息结构时时促使他，如来就用施舍之法来对治他的私心重。要让他认识到，私心重了就要堕饿鬼道，让他明白心地大公无私的好处，让他知道奉献人生的解脱之道，让他知道私心重就永远不能开显空性的大我，就不能究竟地解脱，那必然在六道轮回中痛苦万千。当一个人认识到圣贤之道所讲的真实规律之后，就会开启他的迷雾，就会开显他的智慧，就能够自觉自愿地去修习，就能解脱他无始劫以来的业障，清除他旷大劫输入的各种业信息结构。所以，圣人都要把刚强者转化为柔弱者，这就是圣者救世化民的任务。

……今天我们的刚强难化都是往世没修习圣贤之道的的原因，被一系列不正确的业信息结构把自己控制死了。你看人家惠能大师，听了一句经文就顿悟了，没文化还成了一代大祖师，人们称为东方如来。你再看孔子，一生下来胸膛上就有“制作定世符”的字样。佛陀生下来就有三十二种大人相，老子生下来也有八十种相好，这都是人家往世无量劫修习的结果。所以，化世救民最彻底的就是要开显众生真空绝对智慧。《大学》一开头就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明德”就是佛家讲的佛性，众生都有佛性，人人都有“明德”，这是本来具有的，但由于刚强难化，所以不能开显自己本具的“明德”。故此，圣贤之道第一大任务，就是要开显众生的“明德”，也就是让众生要见到自己的佛性，所谓明心见性。还要亲民，转心态，把心态转到同体大悲、无缘大慈的境界，这就是救度众生的第二大任务。“明明德”就是转正觉，“亲民”就是转心态，转正觉开显智慧，转心态升华自己的境界层次，转正觉、转心态两个方面同时并举，相辅相成，这两方面都达到究竟圆满时，就叫“止于至善”，佛法上就叫觉行圆满。“明明德”就是让众生觉悟，“亲民”就是让众生把道德品行提升，这个觉悟的智慧和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心态，达到圆满时就成佛。圣人化世度民，目的是要让众生究竟解脱。解脱就在“明明德”、“亲民”这两个方面的修习程度上。“止于至善”了，就一定彻底解脱。

……你明白了业信息结构控制着你，你就知道我们今天哪有个自主可言？都是随业信息结构的摆布而产生各种妄想杂念。所以，今天我们的一切所作所为，连起心动念、运作施为都没有一点自主可谈，你哪有自由？都是业力把你促使上不得不进行各种运作施为。你看，今天全世界的人都

私心杂念、贪欲妄想非常炽盛，个人、团体、社会、国家、整个人类都提倡竞争，天天都在争贪夺抢中过日子，在共业的促使下，形成了这么一种人类生存的氛围，这太可怕了。究其原因，都是今生往世没有得到圣贤之道熏陶教育的结果，此生如果能够受圣贤之道的教育、圣贤文化的熏陶，就能种上一个未来解脱的种子。若要这一生发大愿精进修行，一生就能成就像密勒日巴一样的道业。所以，得个人身极不容易，得了人身不遇圣贤之道，那就太不幸了！佛法上讲，人身难得，佛法难遇。现在我们就可以说，人身难得，圣贤之道难遇，已经得了人身，也遇到了圣贤之道，就一定要珍惜难得的机遇，精进修习，明心见性，以期达到悟道证道的目的。

……现在到了末法时期，圣贤之道衰微了，但还有相当善根福德成熟的人，他们历代修行，只是修行力度不够，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地也就成熟了，现在就要用圣贤之道解脱这些人。所以，老子说的“生之徒”、“死之徒”，目的在于要警醒迷雾中的众生，赶快修行圣道，以求此生成就。

“是以兵强则不胜，木强则兵。强大处下，柔弱处上。”老子说“坚强者死之徒”也，那兵强者也是死之徒也。以强兵暴天下，必然死路一条。树木强大了，就会遭到人的砍伐，就是“木强则兵”。凡坚强强大的，最终都被极性世界的规律所淘汰。柔弱者反而处上，这是老子以此显而易见的事例，叫人们改变自己坚固刚强的极性观念，守柔守雌，转变自己的心态和正觉，最终“柔弱胜刚强”，一定会修成正果。

……兵强则灭，木强则折，这是借用了个军队和树木的事例来作比喻，如果一个军队逞强，逞强的骄兵必败，所以军队逞强必然灭亡。木头强了，就是指的木头长得又壮又直又大，就会招来砍伐，去做檩、柱、梁，这不就是木强则折吗？所以，极性世界的规律必然是“强大处下，柔弱处上”。这是老子叫修道人，把刚强难化的罪苦业障用修行去清除，化刚强为柔弱，就是化死之徒为生之徒，化二相的极性对待为一相的非极性绝对，进入真空的一无所有，这不就达到至柔了吗？至柔了就处上，而且还是处无上。

……柔弱的人，就在事相上都得到无穷无尽的利益功德。所以，“强大处下，柔弱处上”。极性世界，凡强大的事物，物极必反，必然处下；柔弱的事物也是物极必反，必然处上。你爬到高山顶上了，就没路走了，必然走下坡路，自然强大者处下，柔弱者处上。处在最低的山谷中，也无路走了，只好往上走，最终柔弱者处上。这些浅显的道理，老子都要叫修行者用来修道。今天虽然业障很重，还未修道，犹如处在最低谷，你也没路走

了，遇圣贤之道的熏陶，你就会柔弱处上。何况我们最柔弱的是道德品行没修好，也就是转心态没转好；智慧灵光没开显，也就是转正觉没转好，同样，也是柔弱处上。你只要发心发愿，精进修习，一定会柔弱处上，最后就成就了自觉自他、觉行圆满的无上果位。

## 第四十四章

**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是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

这一章要叫你认识，什么是人生最应该追求的事业。你现在看一看，“名与身”，名就是我们说的名利的名。到底是你的名重要还是你的身命重要？这里的“身”就指身命。“亲”，就是更为重要之意。说你要名还是要命？这里就有两类人：一类人宁肯丧命都要保名，一类人认为命更重要。为名的这类人比为命的人高尚一点，这都是对俗人讲的。你看，文天祥宁肯舍命，不当大元的宰相，高官厚禄对他来说都不重要，要以身殉名，名重于身，所谓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者也。世法里面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这是非常高尚的品德。老子在这里讲的不是说世间法里面的名和利，世间法里面，在常人看来命要比名跟利都重要，什么都不要，光要命。路上遇上强盗，说留下买路钱，你要钱还是要命？没人选择舍命要钱。

老子在这里说的是修道，前面说“名”与“身”哪一个更重要，下面是说“身”与“货”哪一个更重要。“货”就是指利。“身与货孰多”？“多”是重视之意。到底利重要还是身重要？把这两句话合起来，就是说，名利重要还是身命重要？在世法里面，身命跟名利到底哪个重要？你看，大多数的人重视身命，绝不会为名利把命丢了。但有些人贪心太重，宁肯舍命都不舍财利，就叫爱财如命。佛经上讲的卢至长者就爱财如命。有一类人是宁肯舍命都不舍财，有宁舍身命要保持名节的，这就归结到名利与身命的选择上了。名利与身命到底哪个重要？世法里面就有这三类人，重名的、重利的、重身命的。重身命的人更普遍，这是一切人的本能。重名的人要比重利的人更高尚，重利的人层次境界更低下。

但老子说的本意不是指这三类。老子说的“身”不是指身命，而是指慧命。你到底追求慧命呢，还是追求你尘世间的名利呢？老子叫你要重视慧命。如果把身说成身命，那就成为孔老夫子主张的“杀身成仁”、“舍生

取义”了。佛法上要你重视慧命，所谓为法捐躯、舍身求法。你的这个身命就是小我，但更重要的是你的慧命，慧命比身命更重要。

“得与亡孰病？”“病”，是指有害之意。“得”，指的是得名得利。“亡”，先说亡身命，再说慧命。到底你为得名利祸患大？还是你为得身命祸患大？从世法讲，得名利和丧失身命，你觉得哪一个最有害？如果老子倾向于放弃名利而保全身命，那老子就成为一个重视小我身命的人了。但很明显，老子把名跟利看成身外之物，不主张重视名利，而是要重视身命。那老子叫你淡化名利，重视身命干什么？既然不求名又不求利，那保持身命的意义何在？现在你要好好地体悟，当一个人不求名不求利，而把身命保存下来干什么？（答：追求道。）对！目的是在这里，不要把老子俗解了。如果老子只重视小我的身命，那还远远赶不上孔老夫子说的“舍生取义、杀身成仁”。为什么？孔老夫子讲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就是叫人重视道德仁义的修为，提升你的生命层次，最终也就落实在重视慧命上。也就是说，不重视肉身小我的“硬件”，而是要重视生命更为本质的“软件”。如果真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那一定会使你软件有序化程度提高，这样生存的结果必然使你的慧命提升。如果老子不让重视身外之物的名与利，而叫你重视身命，那不就把人导向邪知邪见了吗？！只要活命，什么都不顾、都不要了，那不就成了一个无廉无耻、无羞无惭的人了吗？！所以，老子重视身命的落脚点不在重视小我的生命，而在要重视生命本质的慧命。

这里老子不叫你重视名利得失，那我们不重视名利的时候，把身命保存下来，又不求名，又不求利，又不想作官，又不想出名，那把身体保持健康长寿有什么意义？如果你把落脚点不放在慧命上，最终还不就落实在名和利上了吗？若只保持小我的身命，那老子比凡夫还凡夫了。所以你就知道，老子说的“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目的在于，既不求名又不求利，也不是只为固守身命。你看，哪一个动物不是固守身命？看重身命，那是一切众生的本能。如果只固守身命的这种本能的话，那人和动物有什么区别？那还赶不上求名求利的人更有意义。所以，老子有更重要的目标，就是要叫你保持身命来修道、悟道、证道、得道。

你活着干什么？做个无所事事的人就是个愚痴人。人要是像猪一样活着，无所事事，只知道吃喝玩乐，保持这样的身命，那还不如追求名利更有意义。老子在这三问中，目的是要叫你自己找出一个人生存的价值意义何在。虽然说名利是身外之物，要轻于身命，如果只是像猪一样的身命，



那保持下来就更无意义了。所以，他要引导人们让自己得出活着的价值和意义何在，就在于追求无上觉道，就在于追求空性大我的解脱，就在于让一切众生悟道、证道、得道。所以你就知道，老子在这里讲的，叫你重视身命的背后，隐藏着更有价值和意义的追求，那就是成就你的慧命！这比名利、身命更为重要。

“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这是老子给你论证，名利、身命都不重要。如果你过分的贪爱名利和财物，这就是“甚爱”，那你必然要“大费”。

“大费”是说你付出的代价太大。“甚爱”，主要指爱名和爱身命。“多藏”，主要指财利。你对名和身太爱，必须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爱名有时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以身殉名的“大费”很多。贪色既要劳费你的精神，又会危及你的生命，这都是“大费”。爱财往往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祸端，甚至连命都“大费”上了，俗言讲“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爱身命就要付出医药保养的“大费”，操劳不安的“大费”，还有些求生不生的人瞎修盲炼，也是“大费”。总之，你只要“甚爱”财色名利，太注重小我身命的保养，都会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大费”。就是说，你所爱的这些意义不大，所得者少，所付出的多，所以老子说“甚爱必大费”。

“多藏必厚亡”，你积藏的财货越多，你的亡失就越严重。和珅贪财多藏，最后的下场是“厚亡”，所谓“和珅倒，嘉庆饱”。多藏财货往往招来盗窃贼匪之人。殷纣王敛天下的财色，结果是身国皆亡，这都是“多藏必厚亡”的例子。老子以“甚爱”和“多藏”，说明了财色名利以及贪爱身命都没有好下场，不是“大费”就是“厚亡”。这就否定了，既不追求名与利，也不追求小我的身命，财色名利和注重身命都没有实际的价值，对人生来说不是你应该追求的内容。到此，你自然就会问，那活着的价值和意义何在？你也会隐隐约约地感觉到，还有比财色、名利、身命更重要的东西，这就是老子下面讲的“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

为什么老子得出了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是“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呢？从“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老子给人们已经指出了，不要追求身命与名利，因为身命与名利的追求，必然“大费”、“厚亡”，那是得不偿失的。只保持身命不冻饿、不疾病、不危及生命就行了，然后以此身命来追求慧命，也就是修道、悟道、证道、得道。这正就是佛陀讲的“安贫守道，惟慧是业”。“安贫”就是“知足”、“知止”，安贫但不危及生命，保持生命的正常运行，但不追求“甚爱”和“多藏”，自然就“不辱”、“不

殆”。“辱”指挫折、伤害，“殆”指危险、败亡。你只要不追求名利与身命的“甚爱”和“多藏”，就是“知足”、“知止”，就不会给你带来“辱”和“殆”，这就是佛陀说的“安贫”。“知足”“知止”的安贫，落脚点在哪里？就是修道、悟道、证道、得道，追求无上的智慧，这就叫“惟慧是业”。因为，佛陀说：“除智慧，不可以余法度脱众生”，“戒定为小绳，智慧为粗绳”。为什么要“安贫守道，唯慧是业”呢？因为只有智慧才能解脱众生。解脱众生，就是要叫众生解脱“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以智慧的理论 and 修法来修道、证道，达到“及吾无身，吾有何患”。也就是，用智慧开显了空性的大我，使得自己的法身慧命成就，就了脱了小我生死轮回的痛苦和灾难，永依法身慧命的常住不灭，这就是老子说的“可以长久”。

……“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刚学过，“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不管用什么手段，正当的、不正当的，合法的、非法的，你只要“甚爱”、“多藏”，必然要“大费”、“厚亡”，因为不符合天之道。天之道是“损有余而补不足”，所以天之道规律，必然要损你的“甚爱”和“多藏”，其结果你就“必大费”、“必厚亡”。

……“知足”、“知止”，这是一种智慧的富有，没有智慧的人是不能“知足”的，也不能“知止”的。更深层意义的“知足”、“知止”，不是二相对待的“知足”、“知止”，不是小我事相的“知足”、“知止”，而是大我开显的“知足”、“知止”，是悟道、证道的“知足”、“知止”。因为二相的“知足”、“知止”，那不究竟，那叫有漏的“知足”、“知止”。二相对待的“知足”、“知止”，只能在某些方面“知足”、“知止”，不能究竟地“知足”、“知止”。比如，你在财色名利上“知足”、“知止”了，只要你的生命能延续，能正常维持，这个方面你就“知足”、“知止”了。但你还没有了脱生死，没跳出轮回，你还没有证空性大我，你还没有到“唯道独尊”，所以这些方面你仍然不能“知足”、“知止”。

在极性对待的世界中，“知足”、“知止”只是对某种特定条件而言的，饥饿了没饭吃，说吃饱了就“知足”、“知止”了；没对象，找了个对象，说有对象了就“知足”、“知止”；没当上高官，作了高官了就“知足”、“知止”了。这样的“知足”、“知止”紧接着就有更大的不“知足”、不“知止”。比如：吃饱了的“知足”、“知止”，就有要吃好、要穿好的不“知足”、不“知止”；找了对象的“知足”、“知止”，就有财产名利追求的不“知足”、不“知止”；当了三品大员的“知足”、“知止”，就有没当一品大员的不“知

足”、不“知止”。所以，在二相对待的极性观念中，“知足”、“知止”是一个有限度的范围，而不“知足”、不“知止”才是无止境的。所以，二相对待的层次就没有究竟的“知足”和“知止”。

你就要知道，真正的“知足”、“知止”，究竟的“知足”、“知止”，必须是要达到无限周遍、一相无相的非极性绝对境界，才能真正地“知足”、“知止”。何以故？到非极性的绝对，就把空性大我开显了，“及吾无身”了，只有自己的慧命法身周遍法界，也就是唯我独尊、唯道独尊了，没有主客内外的二相对立了，就了脱了一切不“知足”、不“知止”的前提条件了，这个时候才有一相绝对的真正的“知足”、“知止”。这种究竟的“知足”、“知止”，无足可足，无止可止，只是一个立体真空的“自己”，只是一个“道我”常存，这就是老子说的“可以长久”。所以，你要把老子“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的妙道要明白。这都是“玄之又玄”的精深道理。

……常言说的“知足”、“知止”，就“可以长久”。这个长久不是非极性的长久，这是极性对待的长久，是指的不受辱、不受挫折、不危险、不快速消亡的这一种长久，就是保持相对的稳定。也就是说，不要极化，干什么事情都不要走极端，就不物极必反。所以，这种“知足”、“知止”不是究竟的，究竟的是在非极性的一相绝对中，才有“知足”、“知止”的“可以长久”。

## 第九章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遂身退，天之道也。**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你一定要追求个极满，你一定坚执要追求并保持极满的状态，行不行？（答：不行。）不如适可而止，“不如其已”。“已”就是止的意思。老子告诉我们，不能把事物推到极端。“持而盈之，不如其已”，这就是说，你做任何事情要是达到极端了，反而不如保持适度。你要保持那一个极端的圆满，“不如其已”，不如适可而止。《易经》讲，“亢龙有悔，盈不可久也”，就是这个道理。做人做事不可走极端，行为要有节制，太过分了适得其反。孔老夫子就叫“过犹不及”。对修行来讲，弦绷得太紧，反而弹不出好曲子。把持中道，效率更高。

“揣而锐之，不可长保”。“揣”，是拿上东西锤打之意。“揣”就是要把个东西使之更加尖锐锋利。“揣而锐之”，越锋锐了，那就越容易受损，当然不可长保。也就是“锋芒毕露”，那就维持不了多久。显露锋芒，必然不能长保。打个比方，你看这个教鞭的顶端是圆的，就可以长保；如果这个教鞭的顶端又锋又锐，就很容易折损，就很容易伤坏。这些道理说明，做人做事不要锋芒太甚，不要太显露，不要过于苛察，也就是不要走极端，因为“损有余而补不足”的规律在那里制约着。你把这个规律掌握了，肯定你不失大利，不吃大亏。你在人生中明白了“揣而锐之，不可长保”，“损有余而补不足”，你就能把稳人生的航向，不然非要受颠簸不行，非受挫折不可。

“金玉满堂”、“富贵而骄”，必然祸殃随之而来。“金玉满堂，莫之能守”，能长期守住吗？守不住。不懂得圣贤之道的人，就算你“金玉满堂”，你也不会用，到头来还因“金玉满堂”给你带来祸端、祸殃。“富贵而骄”，富贵就招人羡慕嫉妒，如果你再骄横无礼，则实为人生之大忌，因为它必然要招来祸端，这就是老子讲的“自遗其咎”。孔子讲：“富而无骄”，“贫而乐，富而好礼”。河上公讲：“富当赈贫，贵当怜贱，而反骄恣，必被祸患。”“贵”指名位，“富”指钱财。有名有权有地位，有钱有宝有财货，富贵不能行善积德，不能利他济民，而且骄慢无礼，那当然就会招致祸殃。一个人有名利富贵了，不要为身命享福作乐而着想，要为开显慧命而正用。不然给身命带来罪、咎、祸，而且壅塞阻碍慧命的开显。

秦始皇一统天下，富有天下，富贵之极，但是骄横无道，残暴无度，结果带来自遗其咎。几十个儿子被胡亥斩杀殆尽，再遭项羽斩草除根，短短二十几年，就灭门除根了，这就是老子说的“自遗其咎”。历史上富贵而骄的人，自遗其咎的比比皆是，石崇、和珅都是此类。

……据说他被人骗走了几百万？（答：丢得多了。第一次被人骗了220万，第二次被人骗了186万，前两个月又被人骗了180万。）啊呀！这不是“多藏必厚亡”吗？！小李就不会“厚亡”，因小李没钱可骗。要好好地体悟老子所讲的道理。

“功遂身退，天之道。”事业成就了，名利双收了，对世人来说，这就很了不起了，赶快急流勇退，这才是“天之道”。极性世界的规律是“损有余而补不足”，大功告成了，名声显赫了，你就到了“损有余”的份上了。如果你自己不身退“损有余”，那天道的规律就来“损有余”。和珅功成名

就，不身退，就被嘉庆“损有余”了。鳌拜功成名就，不身退，就被康熙“损有余”了。范蠡功成名就，身退而自己“损有余”，所以就可以“长保”；文种不听范蠡之劝，就被越王勾践赐剑自杀，“损有余”了。张良功成名就，身退而自己“损有余”，结果“长保”；韩信不听张良之劝，被刘邦杀死在未央宫，“损有余”了。所以，“功遂身退，天之道”也，不听老子言，是非在眼前。

……有一个国家的运动员，得了世界冠军，呼声正高的时候，突然退下来不干了，人们都惋惜他。他回应道，老子说“功遂身退，天之道也”。这正是对老子智慧的应用。不要看他是个运动员，他有很高的智慧。如果功成名就身不退，那可要“损有余而补不足”，以后比赛说不定丢了冠军而成为殿军，岂不自取其辱？！

## 第七十四章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若使民常畏死，而为奇者，吾得执而杀之。孰敢？常有司杀者杀。夫代司杀者杀，是谓代大匠斫。夫代大匠斫者，希有不伤其手矣。

“民不畏死”、“民不畏威”这是两个径道，这里明明显显是说民不害怕死，你把老百姓逼着走投无路了，你再以死威胁百姓，就不起作用了。反正是个死，陈胜、吴广不造反是个死，造反了顶多还是个死，老百姓只有到了这一步，才不畏死。你说“不畏威”，哪一个不害怕统治者的权威、威逼、威压？！把百姓逼的没有活路了，你再“以死惧之”，就不生效了。你看，中国历史上多少次农民起义，的确你要找原因，都是统治者逼迫下的，不逼到十分九厘，那造反的除非是野心家，他想当皇帝，他想当官，那就属于安禄山、史思明之类，别有用心，觊觎皇位，这种野心家叛乱的，不属于老子讲的这一类。

“若使民常畏死，而为奇者，吾得执而杀之。孰敢？”正常情况下，老百姓害怕不害怕死？（答：害怕。）不害怕死，定法律干什么？如果都不害怕死，法律就不起作用了。“使民常畏死”，就是叫老百姓常常畏惧犯法，威胁生命，因害怕死就不敢犯法了。不管古今中外，遵守法律的目的是哪里？保护自己。你不遵守法律，法律就会惩罚你，甚至要你的命。这里的“为奇者”是什么意思？“为”是故意作为之意，“奇”是不正之意。守法

令为“正”，不守就为“奇”。故意不守法令、法规者，就是“为奇”者，也就是故意捣乱破坏而作恶的人。“而为奇者，吾得执而杀之”，故意不遵守法律典章，把他抓起来杀了，看你谁再敢为非作歹？谁再敢“为奇”？这就不敢“为奇”了。老子在这里说的，当百姓有活路的时候，害怕死的时候，假如说有人故意捣乱，违反法律，那就要受到惩罚。因为人们都害怕惩罚乃至被杀，就不敢违法乱纪了。“孰敢？”就指没人敢违法了。

“常有司杀者杀”，这里老子讲了一个非常深刻的道理。老子的意思是，天有好生之德，生杀予夺之权应该是天道实施的，一个统治者没有生杀予夺之权，生杀予夺应该是自然规律，而不是人为所该作为的。老子主张人没有权力生杀予夺众生的生命，就像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一样，那应该是规律体现的，而不是人为执掌的。老子的这一观点太重要了，他体现了重视天道运行的规律，把生杀予夺之权交给自然界、自然规律。任何个人没有权力剥夺任何众生生命的权利，这就是众生平等的观念，一切众生的生命都是平等的，不应该受其它生命的剥夺。这里深层次的规律，和佛陀讲的众生平等是相通的。一切众生为什么平等呢？因为众生皆有平等的佛性，无一众生不具有佛性，所以众生平等。

老子在这里讲的“常有司杀者杀”的“司杀者”，就是指生长成亡的自然规律，但因极性世界众生把非极性的佛性极化了，所以一些众生就不遵守众生平等的理念了，这就是“夫代司杀者杀”。在人间的统治者就代替了天道自然的生长成亡规律，统治者不法天道自然无为的属性，而是有为的代替天道的生杀予夺之权。畜生道就更严重了，形成了弱肉强食的逆天背道行为。越到低层次，这种逆天背道的行为就越严重；越到高层次，就越体现天道自然无为的属性，根本就没有人为的生杀予夺的现象。所以，低层次的天道、阿修罗道、人道、畜生道、饿鬼道、地狱道，都是代天道的“司杀者”杀，这本身就是于道不符，这本身就是违天背道、违天背理。所以，老子比喻为“是谓代大匠斫”。“大匠”者，天道的自然规律也。天道的自然规律“司杀”，那是自然无为进行的。比如人间的寿终正寝，亦如自然界植物的生长成亡，它是准确无误的、自然无为的，没有丝毫的人为操作。所以，这样进行的生长成亡规律，众生是无悔无怨的。

人代替了天道自然无为的生杀予夺，那问题就大了，因为人没有悟道证道，还不能体道、替道，所以难免会被极性规律所影响，产生人为的失误，甚至违天背理，故意以己之私来杀戮无辜，那必然导致天道规律的“好

还”而“自遗其咎”，这就是老子说的“夫代大匠斫者，希有不伤其手矣”的比喻。一个高明的大匠熟练地使用斧子作木活，他不会伤其手的。而一个不能像大匠一样使用斧子的人，不是损坏了人家的器具就是自伤其手。这里老子的“大匠”是用来比喻本属于天道自然生杀予夺的权力，“代大匠斫者”，就是违背天道的生杀予夺之权，而人为操作的人。这里明显是老子反对死刑由人来执掌，含有众生平等的慈悲之意。但时至五浊恶世，人心极化，行为极端，早都由人掌握生杀予夺之权了。如果五浊恶世不用法令法律实施生杀予夺之权，那不法分子故意破坏的、为一己之私利违法乱纪的此类之人，若不惩罚，好人也不得安宁；若人为的惩罚，这不就是“代大匠斫”吗？这不就是违天背理吗？所以，根本的出路就在于用圣贤之道教育所有的众生，不违背天理良心，人与道相符，自觉地依道而行，那就连法律也不要了。

如若“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失礼而后法，就算到法制时代，教化教育着人人自觉遵守道、德、仁、义、礼、法，那也可以免除“代大匠斫”。究其根源，还在于圣贤之道的普化教育。所以，古圣先贤讲“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只有用圣贤之道教育民众，让人人从小就学圣贤之道，用圣贤之道造成人类文明文化的氛围，在这个氛围中代代相因，形成良性循环，达到一定的境界，废除刑罚，废除法律，以致废除社会组织和国家机器，这不是不可能的。但根本的是要用圣人证得大道的大智慧来化民度世，而不是以小人、俗人、凡夫的思维理论观念进行邪知邪见的教育。否则，那就越影响，极化就越严重了，最终社会问题越来越复杂，乃至不堪设想。

……老子主张“常有司杀者杀”，指的是自然规律的运行。自然规律主宰人的生死。打个比方，你活了九十多岁了，到寿终正寝的时候，是谁叫你死？（答：自然规律。）自然规律是自然无为进行的。如刚生下来的婴儿，古人叫四、六风，就是生下来第四天、第六天因病而死亡，那是自然规律的生杀予夺，虽然给父母亲造成心灵的痛苦，但不会造成人为“代大匠斫”的心灵伤害。所以，老子不主张人为干预。这一句就是说国家也好，法律也好，君王也好，都没有权力生杀予夺。你看，有些国家废除了死刑，就这一点也符合天道的运行。那你会说，有些坏人他故意危害社会治安，危害乡邻，为非作歹，该怎么办？惩罚他，但不要剥夺他生命的权利，因为他生命的存在还可以学习改正，这就符合老子说的天道运行，也符合人的

慈悲之心。前面说了，问题在犯罪犯法的人要从小受到圣贤之道的教育，才能够断除违法犯罪的根本根源。

……艾滋病就是天花的一种变种。任何自然存在和自然生存之物，都有形成它的必然。人只认为它对我们有害，那我们人对自然界有没有害？咱们对大宇宙来说不也是一种病毒吗？害了这个星球，又害那个星球。大宇宙如果要把你杀了，你也会说：“唉！怎么把我给杀了？”道理都是一样的。生命形式存在的自然不能随意干预。老子讲：“常有司杀者杀。夫代司杀者杀，是谓代大匠斫。夫代大匠斫者，希有不伤其手矣。”“道法自然”，人为地代替自然规律（司杀者）的运行，犹如“代大匠斫”，必然要伤其手。佛陀要人们契入实相本体的属性，老子不是也讲“唯道是从”吗？你道法自然的时候，一切就都和谐了。

我们现在看一看，央掘摩罗该不该杀？（答：该杀。）你说该不该杀？（答：应该。）他杀了多少人？（答：999人。）但佛陀没把他绑赴杀场去，没把他交给波斯匿王，这里的道理很深。你就知道，老子跟佛陀说的道理一样不一样？老子不主张人有生杀予夺的权力。说那央掘摩罗杀了那么多人，波斯匿王那个国家的人都愤慨不已，说，叫他这么轻而易举的逃脱了吗？人人都不服。如来说，他在一个精舍的房子里修炼着，那个门底下有个洞洞，你们把那个刚砍下的树枝从那个洞洞里放进去，看一看有什么结果？结果把那个树干都被火烧焦了，就像烧火的火棍一样。佛陀就说，他怎么能逃脱杀人之业呢？实际上，央掘摩罗在人道上已经受着地狱的烈火，只是在佛陀的威神之力下叫他修习，最后央掘摩罗还修成了正果。他托钵去，被人打得遍体鳞伤，头都打破了，血流满面，还要不上饭，这不就是罪业的惩罚吗？

……不能“代大匠斫”，这是规律，这从佛陀不主张杀央掘摩罗那里就可以得到证实。老子说，“常有司杀者杀”，不准“代司杀者杀”，也是这个道理，这只有圣人的境界才知道。我们不是圣人，即使义愤填膺，那也不代表大道的运行。你要说投票，没人说不该杀央掘摩罗的，因为我们是凡夫的境地。佛陀是执掌大道的人，是大道的化身，所以佛陀和老子都不主张“代司杀者杀”，所谓的不憎恶人。为什么不憎恶人？因为他作恶是他的愚痴，他的愚痴是今生往世没有受过圣贤之道熏陶的原因。那没有受过圣贤之道的熏陶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今生往世社会的圣贤教育不健全的原因。《礼记》讲：“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你建国的君王，



引导百姓，首先应以圣贤之道教育百姓，没有用圣贤之道化世育民，所以责任在没有落实“教学为先”，当然就不应“代大匠”了。从这个角度讲，根本的原因在教育教化。再反过来看禹王哭小偷的圣人之见，这就明白了，根本在于君王引导民众学习圣贤之道，接受圣道的教育。禹王把责任没有推给小偷，而是把责任揽在自己身上，是他没有德行，把民众没有教育好。这个案例是真实的，因为禹王是圣君明主，所以他才有这个境界认识。他一面规劝小偷，一面自己流下伤心的眼泪，自己责备自己，说我作了君王，天下百姓跟我不同心同德了，以致做出损人利己的事，他叫随从的人员赶快拿出一块龟板，让在龟板上刻写：“百姓有罪，在予一人。”叫把此龟刻留于后世，然后把小偷放了。你从这里就可以知道，一切犯罪来自于没有得到圣贤之道的及时教育，所以古圣先贤说的“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有没有道理？（答：有。）

……犯罪的人也很可怜，可怜就可怜在他的愚痴；可怜他的愚痴，就是可怜他没有得到善知识的引导和教育；没有得到善知识的引导教育，是建国君民教育的缺失；教育的缺失，是君民对教育没有及时地实施；没有及时的实施，是来自建国君民对教育的认识不足；建国君民对教育的认识不足，是来自自身受圣贤之道的教育不够。所以，根本的根本仍在于圣贤之道的推广和实施。如若不懂得这个道理，不管古今中外，必定是非愚即痴者，也是可怜悯者。何以故？没受过圣贤之道大智慧的熏修故！

……你做了恶业之后，最终必然要受报应，没有不报应的。佛陀说：“假使百千劫，所作业不亡，因缘会遇时，果报还自受。”所以，有没有个吃亏、占便宜？没有吃亏、占便宜，波峰多高，波谷多低。天道自然运行着“损有余而补不足”，那与你信不信没关系。所以，你明白老子的“损有余而补不足”，你就放心了。说我没看见，没看见是你当时没看见，看不见不是永久看不见，说“假使百千劫，所作业不亡”，的确是这样！咱们从佛经上看到，那个一阵子发恶咒的女人，逃脱了没有？（答：没有。）因缘凑合时，必然显现。

……写到书上的不一定都正确，史书记载的也不可靠，因为记载的人有极性观念的作祟，不一定记载的准确，只有记载在你的软件上的“烙印”，那是谁也改变不了的，所以那才是最可靠、最准确的。你看，写《三国志》的陈寿，他都给人家的子孙说立传要钱，结果人家的子孙没给钱，他就给人家的先人没立传。他的父亲被诸葛亮杀了，他还给诸葛亮注了一笔，“不

懂军事”。你说，能准确吗？（答：不能。）只有每个人软件上无量劫落下的烙印那是准确无误的。阎王判案为什么几乎就没有错的？因为他以你软件的档案作为依据，那能错吗？所以，你软件上有的烙印，那才是最准确的。为什么有的人能梦到千年古代的往世？你一生一生的档案都在你的软件上记载着。佛陀讲：“引其神识将至王所。然诸有情有俱生神，随其所作善恶之业悉皆记录，授与彼王。王即依法问其所作，随彼罪福而处断之。”这里佛陀说的“有俱生神，随其所作善恶之业悉皆记录，授与彼王”，这就是指你软件上业信息结构的烙印，是你软件记录的档案材料，授与阎王以此作为断案的标准。佛陀还说，众生“不知修善，恶逆无道，后受殃罚，自然趣向。神明记识，犯者不赦，故有贫穷、下贱、乞丐、孤独、聋盲喑哑、愚痴弊恶，至有尫狂不逮之属。又有尊贵豪富，高才明达，皆由宿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佛陀这里讲的“神明记识”还是指你软件上所留下的业信息结构的烙印。只有我们软件上的信息结构的烙印才是唯一正确的依据，其它的都没有软件记录的准确。

……包括你的因果果报，都在你的软件上带着。是不是张某某？你什么时候才能认识到这个因果规律？深信因果是往生极乐世界上品的第一个条件。往生上下品、上中品，第一个条件是深信因果。那深信因果不是说到口头上的、写到文字上的，深信因果要亲身经历体验了才能真实相信。你先要相信今生往世，一个连今生往世都不相信的人，还能谈上什么深信因果？相信了今生往世，你的往世在哪里？如来说，要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佛陀在《父子合集经》上专门讲了，说你从哪一道上来的？如来就给你讲，你没宿命通、没天眼通没关系，今生受着的就是往世带来的。如来在《大宝积经》上还专门讲了梦的一个经文。

梦基本上有三类：一类是你软件的烙印，咱们就叫档案吧，档案的提取。因为一个凡夫，没修行到一定层次的人，没有办法不在软件上留下烙印，你的身口意三业为什么叫业呢？因为你起心动念、言谈举止、行住坐卧、运作施为，犹如照相机照相一样，全部都给你记录下来，把记录下的业信息结构都储存在你的软件上，那个再准确不过了。所以你看，经文上讲，到地狱去的人都要经过一个孽镜台，那就是软件档案的提取器，你往那里一站，你一生所作所为的身口意三业就都展现出来了，让你自己看。所以，阴曹地府审判的时候，一般不像人间还要辩论，还要请律师。何况到了极乐世界，有华藏世界展览馆，把佛菩萨和所有修行人累累世世的修

行过程都一览无遗。哪一位佛哪一生干什么，过去的百生、千生、无量劫都清清楚楚，你要看你的生生世世也清清楚楚。为什么？人所经历过的过去无量劫都在你的软件上带着。软件的底本是什么？就是真空绝对的、一无所有的、无限周遍的、永恒存在的本体本性。所以，软件的记录是永远不会丢失的，是准确可靠的，只是我们现在没有宿命通、天眼通，不能提取而已！

……现在是要你通过各种信息的交感，深化你的因果观念，你把这个因果观念深化了之后，你就体悟出来了。佛菩萨为什么要叫我们忏悔发愿呢？!因为忏悔就能清除你软件上的业信息结构，不让你的业信息结构再起现行；发愿就给你造成新的有序化的好的信息结构，所以忏悔发愿是修行的一个重要法门。问题是你忏悔后一定要改正，改正了，那个业信息结构就再不起现行了。如果你不披露忏悔，那个业信息结构永远在你的软件上放着，如果因缘凑合时，它会给你起现行来障碍你，这个道理要明白。

### 第三十章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强。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骄，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强。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

老子反对战争，告诫人们“以道佐人主者”，你帮助君王治理天下就要以道，以道的原则辅助人主。“不以兵强天下”，不是说以武力、军队、枪杆子、权力来逞强天下，就是这个意思。君主要治理天下有道，帮助他治理天下的人，要以道之理辅助之。你看，老子反对“以兵强天下”。最典型的就是袁世凯的北洋新军，他有北洋军“以兵强天下”，孙中山手里没有军队就没有办法，这就是典型的枪杆子里出政权。古人讲：治国之君，必以道德莅天下，臣子辅佐务在行道，道德化世，社会祥和，百姓安宁，吏民思治，天下太平。不敢“佐人主”“以兵强天下”，否则人与人失和，人与天失和，天地人失和，百姓罹殃，生灵涂炭，灾难必至。所以，老子说“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何以故？“其事好还”。杀人者人恒杀之，祸天下者必自祸之，这就是佛法讲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秦汉之际，匈奴“以兵强天下”，祸害西汉数十年，结果到了汉武帝时“其事好还”，

从此一败涂地，消亡殆尽。希特勒“以兵强天下”危害世界，还是“其事好还”，反受其害，杀身亡国。所以，“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两军交战，不只生灵涂炭，黎民遭殃，而且各种生产遭到破坏，农田荒芜，荆棘丛生，田禾绝而杂草生，民乏衣食之养，戾气充斥，瘟疫疾病层出不穷，必致凶年出现。

“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强”。如若不得已而用兵，善用兵的人只要达到用兵的目的即可停止，不敢以兵力逞强天下。“果”，就是有了战果。

“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骄，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强。”用兵获胜“勿矜”、“勿伐”、“勿骄”、“勿强”，达到目的后不要借兵逞强逞霸、争强好斗，也不要自我矜夸，不要骄傲自满，不要自以为是；要认为，即使战胜那是不得已而为之，胜而立止，不扩大战事，不以武力生非，要有道德的观念，使君主和用兵者保持清醒的头脑，始终不忘修德符道的最终目标。老子说“果而勿强”，就说明战争是不得已的事情，必须是出于正义，即使是正义的战争，迫不得已，非用兵不行，但也要认识到胜犹不胜。何以故？五浊恶世已到了非战争不行的时候，这是人类社会的悲哀，怎么还能以胜夸耀、炫耀、自吹自擂、自以为得胜而了不起呢？老子的“勿矜”、“勿伐”、“勿骄”、“勿强”、“勿得”、“勿果”，这就提出了要严肃对待战争，要以谨慎的态度对待战争，不敢骄傲，不敢矜持，不敢夸耀，要以道德之心、慈悲之念对待一切。老子告诫好战者，不要破坏道德的法则，要怜悯战争给人们带来的流离失所。告诫胜者不要逞强，逞强必然衰亡，此之谓“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盛极必衰，强大必亡，这是“道”在世间运行的规律。当你有战争，就即是“不道”。再果而“矜”、“伐”、“骄”、“强”，那就“不道”已极，必然“早已”，很快消亡。时处五浊恶世，人们争贪夺抢之心炽盛，杀生害命，食肉饮血，必然怨业积累，所谓“其事好还”，必然善恶果报丝毫不爽。如何弭止兵争、消除人间戾气？没在宏观的政治、经济、军事等的原因，而在微观的杀生害命的业信息结构。要彻底弭兵止战，最根本的在于善待一切生灵，以道德仁慈之心善待一切众生，不要杀生吃肉，而要恬淡为上，素食养身，就可永保安宁。

……“其事好还”，时至五浊恶世极为严重之际，即使没有战争进行，但人们都以争贪夺抢的理念对待世间，这种心理之战的戾气弥漫人间，就给人间带来了不祥之兆，所谓冷战、心理战、贸易战、人才战、信息战、假想战，个个心中无时不在战争。你看，美国有原子弹，苏联必须要有原

子弹；苏美有了原子弹，中国没原子弹也不行，这也是“其事好还”，何况你给我使用核武器，那我怎么给你不使用核武器呢？人类愚昧，不知道对等效应把人间的一切争贪夺抢都抵消了，最终你的各种“战”使人类的精力、物力、财力白白地消耗殆尽，这就是人间不推行圣贤之道，不走软件性文明的恶果。叫你所谓最发达的科技、最奇巧的器械、最了不起的发明创造，都要浪费在争贪夺抢的“不道”之中。你看着今天的人类忙忙碌碌、兢兢业业、起早贪黑地在研究、在创造、在发明、在制造……一切一切的工作，都被对等效应抵消的毫无意义、毫无价值。因为没有心灵的净化、人格的完善、境界的升华、智慧的开显，一切所谓辉煌的成就都是过眼烟云、梦幻空华。从无量长河的生命不间断来看，硬件性文明的一切都毫无价值和意义，只有心灵人格的净化完善、境界智慧的升华开显，才是唯一有价值有意义的事业，除此之外，都是一场梦幻。可惜五浊恶世的人不明白这些道理，所以把一世的宝贵人生全消耗在无意义的争贪夺抢之中，不以悲夫！

……硬件性文明的一切所谓发展，都被对等效应全抵消了。过去没有手机，个个以写信交流，现在个个手机，你就享受不了写信交流的乐趣和情感。原来人们接到一封信的欣慰、高兴、安心，你的手机是达不到的。你天天说你的手机有多方便，你失去的是不方便的“渴望”之享受，而你得到的是乏味“满足”的方便。人人都用电脑，你体会不出人人都用算盘的乐趣；人人都信息灵通，你体会不出信息不灵通的惊喜，相反你得到的是信息灵通的烦恼和厌倦；人人都吃山珍海味的时候，这个山珍海味就不是山珍海味了，和吃家常便饭一样；人人都吃大米白面的时候，你吃点杂粮还感到是一种享受。人类都在虚妄的观念中挣扎着，根本不了解人间生存的价值意义何在。人生一世，不提高道德修养，不开显智慧的灵光，那其它的一切没一样能够有用于未来的。经常给你们讲，只有智慧能带走，如果把道德智慧没有修养好，你死后就分文不名，什么都带不走，只是梦醒的一场空。唯有道德品行的提升、智慧境界的深化，才是你真正的财富，其它的，用古人的一句话：“死后元知万事空。”

……骑马能见到的东西，坐高速列车根本见不到，多少自然风光在环境污染中黯然失色。尧、舜、禹时代你们认为的落后，岂不知你现在掏多少钱也见不到那时的田园生活了，你见不到一切处在自然祥和状态中的人间气氛了。你现在慢慢地连自然界的日月星辰、山川河流都见不到了；你

连高山冰川、河流海洋的原貌也见不到了，就连你吃的蔬菜瓜果都变味了；你见到的飞禽走兽全然异样了；你见到的人间景象和人类社会的心理，全然不是古圣先贤所期望的境界了。人脱离了自然的属性，再也不见自然的风光了。但后来的人越来越不知道祖先的“天人合一”之享受了，还以愚昧的知见嘲笑古人的落后，还以愚痴的思维讥讽古圣先贤的大智慧。人类的出路在于回归自然，你不回归自然，你的那个生存是没有价值跟意义的。

……“以道佐人主”的时候，就要发挥“道”的作用。你看，现在就已经没有办法了。你为了上厕所的方便，把厕所放到楼房里，使整个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都要受到污染，光这一项就使你脱离自然的良性循环了。大小便不能归之于地来肥田长庄稼，而你偏偏却要用化肥来生长植物，化肥厂的污染、化肥的污染、大小便的污染，导致全球水质的污染、空气的污染、食品的污染、海洋的污染，仅此一项就够惩罚人类的了。但人类就在虚妄的享受中，不但危害自己，而且危害子孙后代和自然环境。所以，要以道佐天下，一切极性的操作“其事好还”，“塞翁失马，焉知是祸，焉知是福”。不要舔上一点刀尖蜜而沾沾自喜，凡是在你享受享乐的背后，“福者祸之所伏”，成倍的负效应在等着你。你爱“功德天”必然招来“黑暗女”，你享多少福就有多少祸。极性世界的这个规律是谁都违背不了的，只有以道佐天下，“以道莅天下”，回归自然，天人合一，才能消除戾气，祥和人间。

“其事好还”，今天的社会问题、环境问题，诸如：水质污染、空气污染、食品污染、人心污染，都是人类贪图享乐、满足享受的错误观念造成的，这也是“其事好还”的例证。你不以道佐天下，而要极化社会，极化人心，结果导致兵戎相见，这就是极性极化的极端现象。人杀人的战争这是人心极化的最极端，这都是人类长期以来不以圣贤之道治世化民导致的结果。所以，老子在谈君王与战争的时候，总是以逆天背道来做结论的，要人们认识到以道化世教民的重要性，要人间把圣贤之道作为世世代代的人生指导和人间正道。

……“不以兵强天下”、“不敢以取强，果而勿矜”，你就是打胜了，也是悲哀的事情。为什么？因为发展到战争了，这是人类最为愚痴的表现。如果人类推行圣贤之道，“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怎么还会有这么极端残忍的战争之事出现呢？所以，胜了不要得意洋洋，也不要夸耀其功，更不能骄傲自满，要以“道”来对待战争，因为这是不得已的悲哀，也是人类

社会运行最严重的“肿瘤”。所以，“果而勿伐”，不要自吹自擂；“果而勿骄”，不要骄傲自大；“果而不得已”，你就算打胜了，那是一种以战争解决问题的不得已。“果而勿强”，胜了，不要逞强，不要再扩大事态。

……历史上嗜好战争的战争狂魔希特勒之流，活着都不能寿终正寝，何况死后的万劫难复。人类必须要认识到这一点，“天网恢恢，疏而不失”，“其事好还”，善恶总有报应。你看，历史上的一些杀人魔王，哪个不受三恶道的惩罚？就连一代明君李世民也难逃地狱的罪报，至于赶不上李世民的那些暴君恶王，什么时候才能消除罪业，从恶道再到人间呢？！《历代感应统纪》说，白起在秦王赐死时说：我犯了什么罪要赐死我？过了一会，又自言自语地说：罪该万死，长平战役我一次就杀赵国降兵四十万。说完就举剑自杀。《历代感应统纪》说，白起自杀后，在地狱、饿鬼、畜生三恶道中长期受苦。《高僧传》中记载，唐朝高僧道英法师见两个饿鬼，说他们是秦王的使者，秦王在饿鬼道中饿得很久了，请求法师来施食。法师备了些饭菜，做法施食，果然秦王带了一批饿鬼来到法坛，秦王对道英法师说：弟子生前罪业太重，堕了饿鬼道，已八十年未进饮食。并指着同来的饿鬼说：这是白起，那是王翦，都因生前杀人太多，我们一同在饿鬼道受苦。《群谈采余》一书记载，一次雷电中击杀了一条白蜈蚣，这条白蜈蚣有一尺多长，背上有“白起”二字。《感应篇汇编》记载：潘从先的友人阮君，看见屠夫宰杀一只猪，猪皮上有“秦白起”三个字。《夷坚志》一书记载：江南民陈氏女，没读过书，十七岁害了一场重病，临死时忽然对人说，我是战国秦将白起，生前杀人数十万，在地狱受无量的痛苦，最近才投生做人，前世只能投生女子，寿命不能超过二十岁，现在我要死了，命该如此。以上各书中的记载，都证明白起在三恶道中辗转轮回，杀人恶报不可不慎，不可不畏。

“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早已”就是早死，就促使着早一点灭亡。你只要“不道”，你越强大，物极必反，走向反面。这就体现了你不以道而行的时候，必然就早一点灭亡，早一点消亡。这个道理一般人不懂，希特勒要征服全世界，结果他自己被别人征服了；有些个狂人要统治全世界，结果落得个一蹶不振，在历史长河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这就是“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

……“物壮则老”，任何一个事物发展到极端了，就会走下坡路。你以兵强天下，以权力、枪杆子来统治天下的时候，这必然“不道早已”。“已”

就是停止了、结束了，必然很快就死亡了、消亡了。你要好好理解老子的“柔弱胜刚强”。张飞刚强得很，刘备劝着说，你要对部下好一点，不要动不动就打人骂人。最后，打骂了个什么结果？叫部下把他杀了。所以，“不道早已”，这样的事情太多了。

……“果而勿强”，我们后来流传的一句话就是从这里来的，你不要得理不让人，你得理不让人，就是“果而矜”、“果而伐”、“果而骄”、“果而强”，你这样必然就把自己推到反面了。

### 第三十一章

夫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将军处左，上将军处右，言以丧礼处之。杀人之众，以哀悲泣之，战胜以丧礼处之。

“夫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就算不打仗，人类只要有军队和兵器现世，这都是不祥之器。凡有生灵的地方，你只要有兵器、军队、战争，这一定会造成不祥和的社会环境。所以，“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这里的“物”就是大众、大家、众人。就是说，大家都讨厌兵器和战争，有道的人绝不去主张和接近兵器和战争。你看，佛国净土哪有兵器和战争？！就是北俱卢洲都没有兵器和战争，忉利天以上都没有战争，何况佛国净土？！战争是令人厌恶的事情。统治者为了他的统治和他的权欲，用各种理由去战争。老百姓都是不想战争的，何况有道的人？老子说“有道者不处”，有道之人是不用战争来处理问题的。但因为人间已经成了五浊恶世的现象，恶人要横行的时候，有时你不得不用正义战争来维护自己。到了此种迫不得已的境地，老子说“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这是说君子平时以左阳右阴来分尊卑，战争的时候则以右阴表示慈悲仁爱。君子平时不打仗时，以阳刚为尊贵，自强不息；用兵之时，以阴柔为尊贵，以慈悲之心体现道之属性，不能以阳刚越打越起劲，越打越爱打，那就叫“乐杀人”。

“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战争和兵器都是不祥之物，非善良君子之所使用，老子说万不得已才使用它。外国侵略者打来了你怎么办？侵略者蛮横无理，这就是五浊恶世的丑恶现象。有一些人和一些



国家，在他野蛮的行为指导下，愚痴愚昧地不知道战争的后果和危害，也不知道战争和兵器带来的因果报应如何，轻率地发动战争，最终都埋葬在战争的恶心恶念中。杀人者恒被人杀，不知道“其事好还”，吃半斤还八两，你今生杀他，他來世杀你；你在人道上杀伐征战，转在恶道中被他残杀吞食。各种恶业的报应，世间人多不相信，不知道战争、兵器残物伤生、危国乱民，从而造下无边的罪业，必受无边的果报。有道的君子，以德化民，以仁爱服众，不应以征伐杀戮为其手段。孟子讲：“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这就说明了，以仁德治天下的人，不以兵革威天下。

“恬淡为上”，万不得已使用兵革之时，最好恬淡处之，不要意气用事，心怀仁慈，不能逞一时之私愤。也就是说，对战争要保持清醒冷静的头脑，要以公理为上，于道不离，不为私利而战。恬然无邪见，淡然无邪知，要在恬淡寂静中理智对应，这就是老子主张的“恬淡为上”。

“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胜利了也不要得意洋洋，感觉到自己了不起。如果以战胜而沾沾自喜，好大喜功，驰骋疆场，不以为是悲哀的事，还以杀人来邀功，老子把这种人称为“乐杀人”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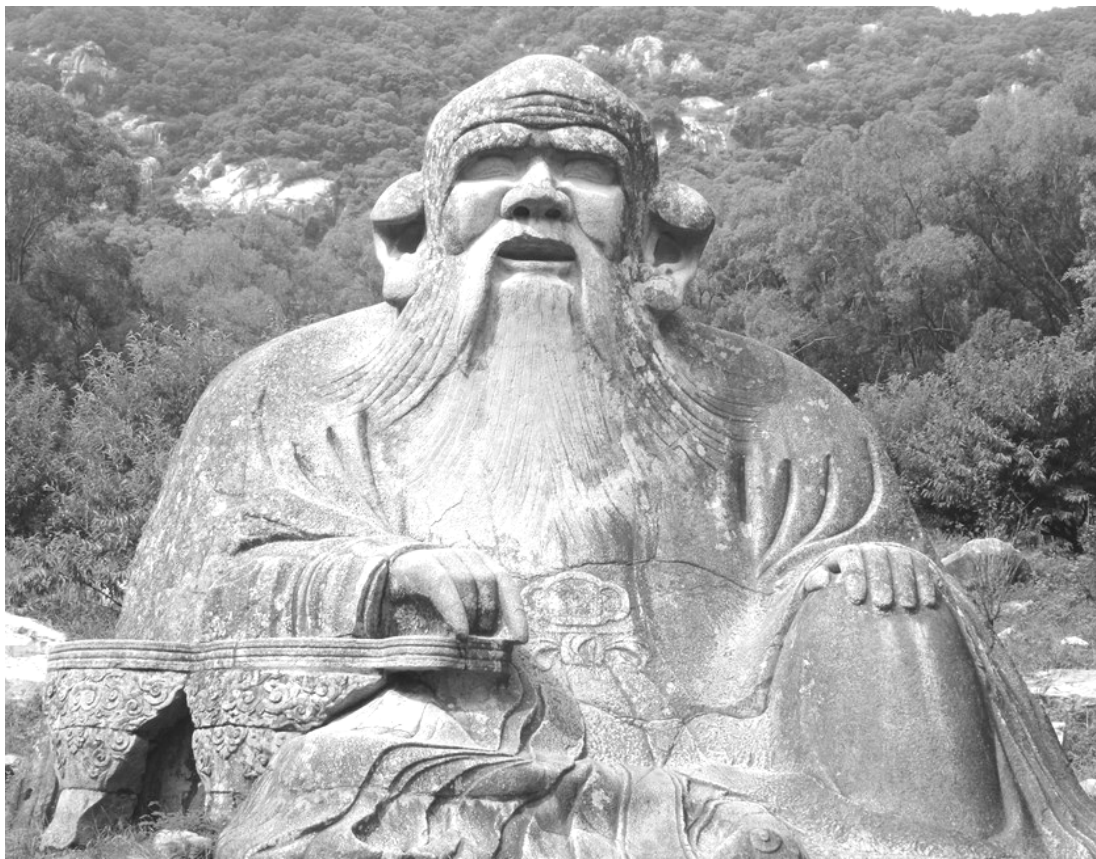
“夫乐杀人者，则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以杀人来逞能的人，这样的人是不能取得天下的，因为他没有慈悲之心。很浅显的道理，乐于杀人的人，人必不依附于他；好征战的人，天道好还，必被他人征伐；胜他人者，必被人胜之，波峰有多高，波谷有多低。此端胜者，彼端必败。得于战争，失于战争。乐杀人者，人亦乐杀他。

“故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将军处左，上将军处右，言以丧礼处之。”吉庆祥瑞之事，古人总以左为上；凶衰丧亡之事，古人总以右为上。副将（偏将）位卑而居上位，主将（上将）位尊而处下位，这是老子表达，出兵打仗就当凶衰丧亡之事看待，说明老子极力反对战争。所以，老子说：“杀人之众，以哀悲泣之；战胜，以丧礼处之。”战争伤亡太重，带兵打仗的人要以悲哀的心情对待之，就是打了胜仗，也要以丧礼去处理。任何一次战争没有不伤亡人的，历史上不知经历了多少横尸遍野、血流成河的局面，这些悲惨之事人类应该吸取教训。期盼人间早日太平，永久太平吉祥，如极乐净土，永远祥瑞。

这里老子讲的是，要以慈心悲念、爱民仁物为君子之道。不得已应战的

时候，只能是以战止战，战胜后也要以丧礼对待，这就体现了老子的慈悲仁爱的精神。

……宋朝的曹彬，元朝的耶律楚材，他们都重视民命，不滥杀，所以都受到善报。曹彬在战争中不准部下屠城，不准欺凌妇女，不准乱杀无辜，结果扭转了原来陈抟给他说的，你下巴太尖，没有晚福。结果等到曹彬战事结束，再次见到陈抟先生时，陈抟说：你现在面相已经改变了，你的口角这个地方已经丰腴了，而且你的金光聚在你的面目里，可以增禄延寿，后福无量。曹彬果然被陈希夷预言得准，他后来得了长寿，而且有九个儿子，其中三个儿子是名将，累世封王，其后代在宋仁宗时还做了皇后，子孙皆有作官的，而且子孙昌盛无比，这都是曹彬积德召感而来。



泉州清凉山太上老君石像

## 《道德经》问题杂谈

### 圣贤智慧的互通与圆融

① “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不居，是以不去。”万事万物乃性所显之相也！性循众生不同的业，展现根尘万相，这也是“道法自然”的因果规律。因为性至虚、至妙、至柔、至明，摸不得动不得，一摸一动便生成相，用太极图表示，“S”线一波动，就必然（“而不辞”）产生根尘、依正、主客的“万物作焉”，性循业现相，但与性本身无关，性不生不灭（“生而不有”）、不增不减（“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诸法究竟如水月”，“诸法空相”，有业者见万物作焉，无业者清净本然。所以，性本无万法万相（“夫唯不居”），如如不动（“是以不去”）。

② “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不分别不执著相者为“常无欲”，不分别六根门头的相，就当下见性（“观其妙”）。“常有欲”的凡夫，见相著相，分别拣择相，不见相见性，故只见到事物的表面现象，不能明白性相的关系，故随外境变化而产生各种业，不了生死。“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相依性有，性依相显，棉花（喻性）做成了衣帽鞋袜（喻相），衣帽鞋袜就是棉花，故性相同出而异名（称性相，分棉花和衣帽鞋袜，全是假名），究其实质，性相不分，性相不二（“同谓之玄”）。去掉相、名、妄想的分别心，般若实相何有性相之假名（“玄之又玄”）？唯此一心，只此觉性，本无一物（有一物，色即是空，物即是心，相即是性），只是一个圆融宝觉（“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老子称为道。

但有名称，就是“可道”，“可道”非是“常道”。道无言无说，无思维言说相（“道可道，非常道”），故言语道断，心行处灭。此心此性（圆融宝觉），究竟一相，无二无别，唯此只此，无有内外，圆满十方，谁给它安名字？故“名可名，非常名”，有名已成二相，绝非“常名”。“常道”、“常名”一相无相，绝对独立（“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故“无名”。此“无名”便是无心识的如如本体，是天地万物的本源（“天地之始”）。老子说的“无名”的“混成之物”，就是我们说的圆融宝觉，它一物不存，但具足一切。六祖惠能以五个“何期自性”表达得很具体（“何期自性，本自清净；

何期自性，本不生灭；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无动摇；何期自性，能生万法”。那为什么给“无名”的“混成之物”安个“道”的名字呢？圣人证得的心法，不用名字怎么给我们交流呢？这就是佛陀讲的“说不可说”。一说必思维，一思维必陷入极性二相的对待中，而圣人是给人们传授一相非极性的“道”，所以叫“道”已非“常道”了，为了交流，“强为之名曰大”，“字之曰道”。这是凡夫不能亲证的一种不得已而为之！所以，名相说教绝非第一义谛，故如来说：“若人言如来有所说法，即为谤佛。”

佛是非极性的“无名”，说“佛”、“菩提”、“涅槃”、“如来”等名相，都是随顺二相“有名”的凡夫而方便说的。“道，常，无名，朴”，“绳绳不可名”，“自古及今，其名不去”。道是非极性一相，永恒常存（“常”），无时空属性，故“不可名”，安不上名字（“其名不去”），“道隐无名”。有名便成二相，一相为此心此性，二相为物，故“有名”为“万物之母”。名、相是分别识心的产物，妄想是对名、相的抽象运算。相、名、妄想就迷惑了一代又一代的人，所以，破除相、名、妄想，就契如如、正智。性相一如，性相不二，就是如如，就是正智。我们转正觉，见相见性，达到性不异相，相不异性；性即是相，相即是性的不二如如，这就悟道、明道、证道、成道了。

③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道本无一物，冲虚无相，但“不说断灭相”，道可妙用无穷，“具足一切”，“能生万法”，“性色真空，性空真色，清净本然，周遍法界。随众生心，应所知量，循业发现”。“道冲”就是“清净本然，周遍法界”，一无所有，但可随众生心，产生一切应该产生的万物（“应所知量”）。其机制是“循业发现”，众生有什么业就发现什么相。“循业发现”，众生业无尽，则发现相无尽，但“冲虚”的道永无穷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而用之或不盈”）。性本一无所有，才能现相无穷无尽。佛陀讲：“一切世间诸所有物，皆即菩提妙明元心。”老子讲：“大道泛兮，其可左右。”万事万物，无不是此妙明元心（“大道”）所显，世间诸所有物（“其可左右”）都是大道所显现的相（“泛兮”）。

“道冲”，道虽一无所有，但“虚而不屈，动而愈出”。道，本来无一物，但可循业发现万物。只要众生的业存在，就“动而愈出”各种相，业愈复杂，相就愈多，随不同的“S”线的信息结构，产生出无穷无尽的根尘万象、主客万物、依正万类，这就是“虚而不屈，动而愈出”的真空妙有和循业发现机制。这种机制，老子称为“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

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谷”表示一无所有（“道冲”），“神”表示妙用无穷，不可思议。“不死”表示永恒常在，不生不灭，不增不减。可见，道虽一无所有，但不死寂，妙用无穷，可产生天地万物（“谓天地之根”）。虽生天地万物，但本体不生不灭（“绵绵若存”），不增不减（“用之不勤”），这就是“循业发现”的机制（“玄牝之门”）。“玄牝”喻妙不可言的一个“生殖器”，此“生殖器”产生天地万物，其原理是依“S”线的信息结构，产生阴阳、天地、日月、男女等的一切对待事物，“不死”的“谷神”则是“万物之宗”。“谷神”就是性，天地万物就是相。性虽无形无相（“无状之状，无物之象”，“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抟之不得名曰微”），但真实存在，“唯此一事实”，叫“一真法界”，“一实境界”，“般若实相”、“妙明真心”、“妙真如性”，“湛兮似若存”（“其精甚真，其中有信”）。佛陀讲：“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于法不说断灭相”，这就叫“谷神不死”，“随众生心”的业信息结构，妙现万物。

④ “涤除玄览，能无疵乎？”“天门开阖，能无雌乎？明白四达，能无知乎？生之畜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

“玄览”就是指大圆镜智，就是空如来藏，就是吾人的本性。吾人本性的“大圆镜”，因贪著“五色”、“五音”、“五味”、“驰骋畋猎”、“难得之货”而被污染了。现在要清洗（“涤除”）这些污垢（“疵”），污垢就是相。如何清除才能使大圆镜上就无瑕疵了？一切相现在性的大圆镜上（“玄览”），要扫除性上的相，往哪里扫？性外无相，相外无性，妄外无真，真外无妄，相“不异”、“即是”性时，妄=真，真=妄，才能“无疵”！所以，“涤除玄览”的妙法是见相见性，妄即是真，则无事可商量了！如如一相，就“玄览”独耀。

“天门”者，六根也！“开阖”者，根尘相对与否。根尘相对、六根门头能见相见性，就不生识造业，落下烙印，就“无雌”（雌者，接纳也！见相著相之谓）。

“四达”者，指一相无碍也。智慧达到一相，才叫“明白”。一相无外，无所知。无所知，才是知一切。般若无知，无所不知。能到般若无知之境（“无知”），就称圆通（“明白四达”）！

相由性生（“生之”），由性所现（“畜之”），但性本无生（“生而不有”），诸法空相，当体皆空（“为而不恃”），循业现相，实如水月（“长而不宰”）。能明白性由相显，相由性生，生而无生（久蹲者立见空华，未蹲者本无空

华可见)之理,就明心见性了,彻悟万法之本来,达此境地,谓之“玄德”。“玄德”者,明心无相,见性无见者也!

⑤ “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道不可见(“视之不见”),不可闻(“听之不闻”),不可抟(“抟之不得”),无形无象(“复归于无物”,“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无前无后(“不见其首”、“不见其后”),就是无空间性,“自古及今,其名不去”,就是无时间性。道无时空属性,所以道周遍法界,不动周圆,无三世古今,道万古常青,不生不灭。认识到道无三世十方,古今同道,相在变化生灭,显出时空性(三世十方),性无变迁,如如不动,无量劫就是当下一念。无边的世界,“远曰反”,点即全体,明白这些道理,就是“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明心见性了,了彻性相的关系,就知时间本是差异性的表达,无差异就无时空性,无时空性就无古今十方,明此就叫“能知古始”。透过无时间空间的极性观念,超越三世十方的极性对待,了彻无古无今、无前无后的大道属性,“是谓道纪”(成道证道的纲要)。

⑥ “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老子》·十六章)

“夫物芸芸”是万法万相,“命”与“常”是体性。“万物”在六根门头“并作”时,凡夫迷惑不解,智者在“虚极”、“静笃”中,就认识到了性与相的关系。相如水月镜花,究竟空相,本无所有。但循业现相之人,要知道相由性现,相不离性,性外无相。所以,归根复命,就是由相显性,见相见性(“复命”)。直到性相不二,一真一切真,万境自如如(性相一如),就是“知常曰明”。不知性相如如(“不知常”),就见相著相,分别识心炽盛,必“妄作凶”,生死轮回不了。知性相“不异”、“即是”,就只是圆融宝觉(“知常曰明”)。到此究竟一相的境界,只唯此心此性,“容”、“公”、“全”、“天”、“道”、“没身不殆”的一切非极性属性具足,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大般若光明云、大智慧光明云等全都开显,与道相契,无二无别,永恒常住。

⑦ “同于道者,道亦乐得之;同于德者,德亦乐得之;同于失者,失亦乐得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同于道者”,明心见性之人也!是证悟。“同于德者”,明悟道理,是

理悟之人。“同于道者”，见相见性，性相不二，明悟本来，见到自心自性者，当然与道同（“道亦乐得之”）。理悟之人，未达同于道，而“同于德者”，自然“德亦乐得之”。“同于失者”，不明性相之理，见相分别严重，见相不见性，与道无缘，当面错过（“同于失者”），堕在生死道中不了自性（“失亦乐得之”）。凡夫不信性相关系，见相著相，认幻为真，迷惑在相中。不信“诸法空相”，不信“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信不足焉”），所以他不认为有性相不二之理，也不转正觉，见相不见性（“有不信焉”）。

⑧ “大道泛兮，其可左右，万物恃之而生而不辞，功成不名有，衣养万物而不为主。常无欲，可名于小矣；万物归焉而不为主，可名为大矣。以其终不自为大，故能成其大。”

大道“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道无处不在处处在。那么，大道在哪里？“泛兮”，到处横流过，前后左右，上下四方无处不是道。万物（相）依道（性）而生（现），借道而有。庄子说，道“在蝼蚁”、“在稊稗”、“在瓦甓”、“在屎溺”，道“无所不在”，“无乎逃物”。物外无道，道外无物，老庄何其智者欤？！但道“生而不辞”，“道法自然”，循业现出万事万物无我所心（“不名有”），万物在因缘法中生长成亡（“衣养万物”）无占有心（“不为主”）。这是讲性与有相无相无关。六根性（自性）与有相无相无关，与醒睡无关，与死活无关，性“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究竟一相，相即是性，性即是相，性相不二，故曰“不辞”、“不名有”、“不为主”。

性一相周遍，清净本然，“常无欲，可名于小”；“万法不离自性”（“万物归焉”），但“不为主”，说明性无大小，点即全体，全体是点，一即是多，多即是一，故“可名为大”。“常无欲，可名为小”，而“万物归焉而不为主，可名为大”。那么，道是大还是小？前言小而后言大，皆同喻一道，岂不是“小=大=道”吗？这就巧妙的说明道（性）无大小，（性）无时空的属性，相才有大小、时空的属性。超越了大小的极性（“以其终不自为大”）观念，才能进入绝对的“大”（“故能成其大”）。绝对的“大”，是“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的“大”，是无大之“大”，大等于小、小等于大之“大”。

⑨ “执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太。乐与饵，过客止。”

“大象”者，大道也，根性也！“乐与饵”者，表示六根门头的相也！“执大象”者，是明道、悟道、证道之者，是明了性相不二、物我一如、“唯我独尊”的圣者。所以，他明白性相如如，“宇宙是吾心，吾心是宇宙”（“执大象”），就通达无碍（“往而不害”）。人们就碍在见相透不过去，若见相见

性，性相一如本自己，当然“安平太”。若见相著相，耳闻声尘（“乐”）、舌尝味（“饴”），都著在声与味等的六尘相上，就被境所转（“过客止”），成为著相的凡夫。“若能转物，则同如来”。可见，见相见性，不分别相，不执著相，就可成道而观自在，“天下往”而无害，就致力于不分别境物，直接从六根门头的相中，透相见性！

⑩ “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为天下溪，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为天下式，常德不忒，复归于无极。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为天下谷，常德乃足，复归于朴。朴散则为器，圣人用之则为官长。故大制不割。”

性是一相非极性，相是二相的极性对待。凡相皆是极性属性。极性的事物都是对待出现的，是不能独立存在，极性两端互为存在的前提。非极性是独立存在的，是绝对的、无任何条件的。非极性一相，因无明不了是一相时，非极性则被极化为极性。于是，由绝对的一相便成为相对的二相。反过来，极性的二相通过两极相等的超越法（等号法门），由极性二相成为非极性一相。非极性到极性的过程，称为演化，极性到非极性的过程叫回归。演化则堕落，堕入生死轮回；回归则转凡成圣，了脱生死羁绊。

“雄雌”、“黑白”、“荣辱”等代表极性二相的属性，“知”与“守”是圣人教人们不要极化，要回归。“知”和“守”的目的是要消除极性对待，转成非极性。“知”与“守”达到两极相等时，就回归于非极性的一相。“婴儿”、“无极”、“朴”就是非极性的表达。“天下溪”、“天下式”、“天下谷”是“知”与“守”达到两极相等时的转化点，或临界状态，我们叫转正觉、转心态。比如，+5 和-5 一对极性，“知”道+5，必然数轴上还有-5（“守”），如何消除极性？便有  $5-5=0$ ，零就是“天下溪、式、谷”。又如：男人和女人是两极，当男=女=人时，极性就超越了。人是性，男女是相，相妄性真，不管男女都具备人性，就不著男女相。人性看不见、摸不着，但通过男女的相可表达出来。如：父母都爱自己的孩子，母亲表现在生活情感的关心上，父亲则表现在教育子女的智慧道德要求上，于是爱的人性得以体现出来，人的性通过男女相的表达得到证明。如若著在男女相上，男的一天尽吃喝玩乐，女的一天尽梳妆打扮，那非堕落不成。修法上，著相入邪道，堕落不解脱。显性归大道，智慧得超脱。

性（“朴”）失掉了（“散”）必是著在相上（“器”），所以著相分别就无法转凡成圣，故“复归于朴”才是出路。但证道悟道的圣人，虽在“朴散



为器”的世间，相是他妙用的“工具”。对凡夫来说，相是业相（循业发现的），是罪报；对圣者来说，相是妙用（如“官长”指挥人们一样自由自在）。圣人的妙用不极化（“不割”）本性（“大制”），是无作妙德，自在成就，无为而无不为。

老子讲的超越极性对待的内容很多，如“大”字法门，“大智若愚”、“大巧若拙”、“大盈若冲”等等，智愚、巧拙、盈冲都代表极性的相，“大”字代表性，“若”表示相等之意。只要极性的两极相等（“若”）了，就无二了，无二就是本性，佛陀叫“无二之性”，老子叫“大”字法门。

老子讲的“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这里的曲全、枉直、洼盈、敝新、少得、多惑等，亦代表极性对待的相，“抱一”的“一”就是性。老子根本的用意是要人们超越极性的对待相，入非极性（“一”）的境界！抱一为天下式，这是指超越极性转成非极性的智慧方法，是古今中外一切圣人的根本特征，也是勘验是否成圣的标志。圣人是教化凡夫来的，凡夫在极性二相的世界中出不去了，其根本原因是不明对待的相是什么，迷惑在假相上，被境所转，被物所牵，无法解脱。修习人只要明白了性相的关系（相妄性真，相“不异”、“即是”性，相外无性，性外无相），做到见相见性，一真一切真，万境自如如，必然解脱。

① “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

六根之性遍满，无处不在。所以，见性明心悟道，何处不是道场？！只要根性在处都能明心见性，只要六根转正觉，就能“知天下”，“见天道”。“不出户”，“不窥牖”，见性常存，闻性不灭，觉性不迁，六根之性须臾不可离，故不需要“出户”、“窥牖”。不出户、不窥牖可见者，性也！出户、窥牖所见者，相也！相各处不同，故需“其出弥远”。但“其出弥远”，只是见相广博，于见性无补。不见性，你再识多见广，不能开显大智慧，更不能解脱。而且见相著相愈多，识心妄想愈膨胀，心狂意乱，愈不悟道明道，故曰：“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是故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名，不为而成”，是指明心见性，与道相契的圣人，般若智慧开显，般若无知无所不知（“不行而知”）。圣人五眼六通，“无为而无不为”，故“不见而名”，无为而成。

② “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复守其母，没身不殆，塞其兑，闭其门，终身不勤。开其兑，济其事，终身不救。”

“始”与“母”者，性也！“天下”与“子”者，相也！相（天下）源自性（“母”）。知道相依性有（“既得其母”），就知相妄性真（“以知其子”），就要见相见性（“既知其子，复守其母”），与性合一，自无生灭变化（“没身不殆”）。塞兑闭门，不是说紧闭六门（六根），而是指在六根门头转正觉，见相见性，当下明心，就不需要“肯綮修证”，终身劳苦（“终身不勤”）。如若“开其兑，济其事”，也就是攀缘六根门头的六尘相（“开其兑”），见相著相（“济其事”），乃必然根尘相对生识，因识而业妄不了，就永无出离轮回之日，这生没希望解脱（“终身不救”）。

“塞其兑，闭其门；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塞兑闭门，见相见性，用此法门（转正觉），直离诸相（“挫其锐”），不被相所迷惑（“解其纷”）。达到性相不二（“和其光”），性“不异”、“即是”相，相“不异”、“即是”性（“同其尘”），性相如如，就是“玄同”。“玄同”者，“法界无差别相”也！

⑬ “为者败之，执者失之。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

攀缘外境为“为者”，执著外境为“执者”。见相分别执著，就必“失”、“败”。圣人破相离相，见相见性，不分别，不执著，故“无败”、“无失”。性相不二，才可“无为”、“无执”。当妄=真，真=妄；相=性，性=相，就无事可商量，也就“无为”、“无执”了。

⑭ “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

世间人穷其一生在执著相，把分别执著相的能耐，当作“聪明”。“善为道”，不是叫百姓去追求见相分别，执著相的“聪明”（“非以明民”），而是让人们不分别、执著根尘相，要让人们见相见性，彻底解脱，这就是所谓的“将以愚之”！如果能这样“愚民”，百姓都转正觉，就超凡入圣了！

⑮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见相见性的转正觉，最简单易懂易行。但是，人们无量劫习惯于根尘相对，攀缘生识。所以，“莫能知，莫能行”。吾人先要明性相之理，然后要“回头”，一定发愿见相见性，一真一切真，万境自如如，达如如之境。

⑯ “黄帝游乎赤水之北，登乎昆仑之丘而南望，还归，遗其玄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离朱索之而不得，使喫诟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

“玄珠”者，吾人自性之宝珠也！“知”，指意根；“离朱”是眼根；“喫诟”是舌根。“象罔”者，指无相，不著相，见相见性者也。黄帝因四方攀

缘外境，著境执相而失去了“玄珠”，不见自性。自性用感官的见闻觉知无法识取，不可直接见，而要通过六根门头的相，来显示性的存在，相是性存在的见证，不著相，而见相见性，相“不异”、“即是”性，妄=真，就无相了（“象罔”）。无相是见相见性而无相的，非是除灭了相而无相，故“象罔”是指见相见性者也！

庄子讲，道在于一切相中（“蝼蚁”、“稊稗”、“瓦甃”、“屎溺”），空也是相，故道在有相无相中“隐”、“微”，“微密难见”，但一旦见相见性，六根门头直下转正觉，才知“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莫见乎隐，莫显乎微”，唯此一心，只此觉性，本无一物！心外无物，物外无心；相外无性，性外无相；妄外无真，真外无妄。圣人都到了这一步，才称为圣人。

### “惚恍”与体相用不二

◎ “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惚恍。”前者体也，惚恍者相用也，体相用不二，只是一个。

◎ 只要抓住体相用不二，自然就推出唯此一心，只此觉性，本无一物。性现量真空，性空真现量，就讲的是体相用一如！五蕴不异、即是空，空不异、即是五蕴，见诸相非相，“无相不相，不相无相”，皆是说明体相用一如，只是一个！

“一阴一阳之谓道”，“道之为物，唯恍唯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还是讲体相用不二。所以，只要抓住体相用不二，就解开一切妙道！犹如水是体，波是相用，波水一如，就是体相用不二！“道之为物，惟恍惟惚……。”道者，体也；恍惚的象、物者，相用也，体相用一如！

### “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

“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者，一切六根门头的相只是用来显本性（大）的。“道”是意根上的相，天、地、人是眼根上的相，老子在说一切相只是显本体本性之“大”的！

### 无欲观其妙

爱因斯坦说：“要得到伟大的基本定律，没有逻辑的通道，而只能靠直觉。”逻辑是“有欲”的通道，直觉是“无欲”的通道。“有欲观其微，无

欲观其妙”，爱氏也明白了老子“有欲”、“无欲”的认识论。凡是“有欲”认识得出的定律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真理，只有“无欲”认识才得出绝对的境界。“无欲”是一相的无认识的认识，它不是认识，而是“大觉”、“圆觉”、“直觉”的现量，是境界，是如来的圣智现量，是一相无相的真空无际之绝对，是老子说的“玄之又玄”的“众妙之门”，是一切自心现量之本体本根本源者也！

### 老子对待的大智慧

鸡蛋孰先？先有鸡兮先有蛋？先有鸡后有蛋，先有蛋后有鸡，是某某即非某某，鸡=蛋，蛋=鸡，鸡蛋同时无先后。无极而太极，一念无明（“S”线）阴（蛋）阳（鸡）同时顿现，一剪二鸡哪有先后？一相无相中现点，点环同时对立，无前无后。量子力学也得出：“先有鸡而且先有蛋。”何也？绝对的真空，一旦扰动，就以相对的不空出现，犹如静水一动，必然波峰波谷同时同现，无前无后。正如老子所说：“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这是老子讲对待事物的同时存在、同时出现、无有先后的道理。老子也讲，对待的事物虚妄，妄本不生，只有真空绝对唯一真实！所谓“万物作焉而不辞（产生相对的万物不离真空绝对），生而不有（‘生而无生’，‘一切诸法无生无灭’），为（用）而不恃（‘无相无为’），功成而弗居（‘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妄本不生’，不著水月镜花）。夫唯弗居，是以不去（知‘诸法本无’，对待不有，相与不相空取空，故始终只是真空绝对的本体本性如如不动，永恒‘存在’。也就是说，一切相对不异、即是绝对，始终只有绝对的一真，故‘不去’）”。

### 道法自然，唯道独尊

道法自然，是指道本身真空绝对，本来如是。道不受业信息结构干扰时，就叫如来、如如不动，清净本然，周遍法界。道以业信息结构一作用，则循业现相，自然而现依正二境，这也是道法自然。

回归时，道复本来的面目，只是一个无一个，如如本体，真如本性，寂然不动，大觉圆觉，本来如是。演化时，道循业发现，该什么必现什么，丝毫不爽，皆是如其所做而现其所果。前显道不受任何影响，本自如如；后者说明，道虽循业发现，但现相仍是道体本身。万变不离其本，万法不离自性，循业发现和本无一物只是一个，无二无别，此之谓唯道独尊、唯

我独尊者也！道者我也，我者道也，亦即空性大我独尊独存者也！

### “取天下常以无事”

老子曰：“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天下者，周遍之妙明真心也。取天下者，心契周遍之一相者也。于心无事，于事无心，才能心遍法界，究竟一相。若心有事，界相阻隔，极化分立，则无法契入涅槃妙心。只有一切不住不著，无用心处，无心再用，无“S”线波动时，自然心周遍法界，不动周圆，这就是禅！无用心，无心用，不落空亡，了了分明，妙应妙用却圆通。有念无念、有心无心、有想无想，皆是“海印发光”。

### “有物混成”

老子讲：“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庄子讲：“先天地生而不为久。”这个“先天地生”的混成之物，正就是我们说的真空绝对的体性。此体性虽然极化为极性世界的万事万物，但体性的绝对性、真空性、一相无相性，仍然在明明朗朗的表达。犹如一束白光，通过分光棱镜而分成七彩光，虽光色有异，但电磁波的属性未变；亦如棉花，通过纺线、织布、裁剪、缝纫，变成了衣帽鞋袜，但棉花纤维始终未变。同理，真空本性再循业变现，真空绝对的属性始终要在极性对待中体现。

### “吾之大患者为吾有身”

身是业报身，有身必苦，因为业力的展现必召苦果。贪瞋痴心生起的苦是罪报，此罪报是过去世造业形成的。一个凡夫过去的业信息结构非展现不可，无法阻挡，只有应对。除了依誓愿力对治，四修（修身、修戒、修心、修慧）改变外，业力非产生业果不成。以智慧观照，定业现前则可四两拨千斤，不受业信息结构势力的摆布，则无烦恼和痛苦。否则，业身、业力、业果的程序展现是大苦聚，所以老子讲：“吾之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吾人只有契合真空本性的空性大我，则无幻化的业报身，才能不受有身业力的痛苦。有身者，三毒（贪、瞋、痴）所形成，此身具足三毒的信息结构，因缘成熟时，毒气必发散，你就自然有苦！比如：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就是业身到一定程度的表现，不婚不嫁，则烦恼痛苦丛生，哪个凡夫不如此！只有智慧的解脱，才能免除业力促使的烦

恼和痛苦!

## “冲气以为和”

老子讲的“冲气”是指虚无绝对的真空本性，“负阴抱阳”的“万物”是相对的相，相对的相皆是有形有状的，“冲气”是无形无状，有形有状的和无形无状的同时同座，只是一个！故老子讲：“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这是说“冲气”的真空本性和阴阳相对的万物同时同座，圆融无碍，只是一个！

## 体证不二

此“空性”就是吾人真正的本体本性，佛陀称之为“本性空”。如来说：“此无所有即本性空”，“是本性空前后中际常本性空，未曾不空”，“一切法皆本性空”。吾人六根门头的一切法相事物无一不是起自本性空，灭自本性空，中间正存在时还是本性空本身！故凡所有法相事物皆即本性空。于是，体（本性空）相用（法相事物）不二，体相用一如。

老子、孔子皆证到本性空的体性，只是表达不同而已！老子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老子也证到了寂灭（“寂兮”）的空性，此空性周遍法界（“寥兮”），绝对真空，不受任何影响（“独立而不改”），永恒存在，不生不灭（“周行而不殆”），一相无相，只是自己的本性空独存，故无名无姓（“吾不知其名”），只是为了与人们交流的需要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但“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何也？只要可道可名，就不是独立绝对的本性空，就成为二相的对待法了！

老子证得的道是绝对真空的，体现在六根上就是六根性，所谓“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抟之不得名曰微”。这是老子讲眼、耳、身所代表的六根性。“视之不见”，是不见所见的色空相，“名曰夷”是指能见的见性（“夷”）。同理，耳根能闻的闻性“名曰希”，身根能觉的触性“名曰微”。这里的“夷”、“希”、“微”等指六根性，六根性老子知道也是真空绝对的本性，故曰：“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绳绳不可名，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惚恍。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六根性是体性，体性真空绝对（不皦不昧，无前无后，无古无今），无名（不

可名)无相,不可思不可议(“不可致诘”),一相无相(“混而为一”,“无物”、“无状”),不间断(“绳绳”)而周遍法界,永恒存在而三世不易。六根性的体性是不受任何影响的,与时间空间无关(“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是独立存在(“是谓道纪”),一相绝对,故“绳绳不可名”,真空绝对,故“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

在这一章,老子主要体证到六根性是真空绝对的体性,“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是体证到一无所有的真空(“寂兮”)是周遍法界(“寥兮”,“周行而不殆”)的绝对(“独立而不改”,“吾不知其名”)本体(“先天地生”,“可以为天下母”的“混成之物”)。同时,老子也讲“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这是讲真空绝对的“道大”是体性,是宇宙万物的本源本根本体本性,天地人是体性的相用。正因为体相用一如不二,故曰“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天、地、人的相用与道的体性无二无别,故曰“域中有四大”,说明老子证到了体相用不二的绝对之境,所以说“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一切相用皆属因缘法,皆依因缘而有,故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也就是说,一切相用皆因体性而有,无体性不现相用,故天地人皆终归“法道”。因体才有相用,故见任一相用,直下就见体性,而且一切相用不离体性,即是体性本身!所以,一切相用虚妄不实,只是体性“循业发现”的存在方式。一切众生见到各自不同的天地人的相用,那是随众生的业结而自然所显现的“应所知量”,故老子讲“道法自然”!“道法自然”是体相用一如的机制原理,是佛陀讲的“循业发现”体相用不二的关系。“循业发现”和“道法自然”乃是佛陀和老子二位大圣证到体相用不二境地的不同表达!

孔子讲:“一阴一阳之谓道。”孔子讲的“一阴一阳”就是相用,“道”就是体性。“一阴一阳之谓道”,就是体相用一如。“一阴一阳”的相用不异、即是“道”的体性,“道”的体性不异、即是“一阴一阳”的相用,二者无二无别,只是一个,所谓体相用不二者也!“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这是说能明白“一阴一阳之谓道”的体相用关系,就是正知正见(“善也”)。能以此修习达到一切相用本自虚妄,“妄本不生”,“诸法本无”,只有体性独尊独存,就是“成之者性也”。只有体性唯一真实存在,一切相用只是体性的妙用,故百姓日用中天天在称体起相用,但百姓只著在相用中不见体

性，故“君子之道鲜矣”！若百姓在日常的相用中直下见到体性，就即非百姓，一定会转凡成圣！

孔老夫子讲：“朝闻道，夕死可矣。”可见百姓认识体性唯一真实存在是多么重要啊！如何“闻道”？先要明白“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然后再到“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闻道’）”。孔子如何先求证凡所有相用皆是水月镜花般的虚妄呢？他说“我叩其两端而竭焉”。孔子讲的“两端”就是极性相对的相用，因一切相用皆是生灭变化的幻相，无一真实存在、永恒存在！一切相用皆可离掉，而且一切相用不增减虚空，何况能增减真空体性吗？！犹如水月不溢水，镜花不增镜，故“我叩其两端而竭焉”，证得“两端”所代表的一切相用皆可“竭焉”，皆是虚妄幻化的不实之物，只有“空空如也”的真空绝对本体才是唯一真实的永恒“存在”。但孔子知道“一阴一阳之谓道”，而且明白“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的真空本体（“空空如也”）因“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产生了天地万物。这正说明了天地万物的本体本源是“寂然不动”的“空空如也”，由一无所有的、“寂然不动”的、“空空如也”的体性产生天地万物（“感而遂通天下”）的相用，然后明彻“两端”的相用“竭焉”就是“空空如也”的体性。可见，“空空如也”的体性与“两端”极性对待的相用同时同座，无二无别，只是一个！故仍证明了体相用不二之理。

另外，《中庸》讲：“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显现的皆是相用，隐微的只能是体性。《中庸》中的“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正表达的是体相用不二的道理。

总之，一切圣贤皆以证到体相用不二，就到不二之境，才入圣智！明彻体相用不二之理，众生明心见性就迎刃而解。因为无一众生不见闻觉知相用，只要众生能见闻觉知相用，会见闻觉知相用，就当下以体相用不二之理，直下见到体性朗朗现前，真实不虚！也就是说，以可见闻觉知的相用就能见到不可见闻觉知的体性，这是多么宝贵的妙法妙道啊！你还不感谢佛菩萨，你还不感谢圣贤之道？！若此！你必能明心见性！

### 《道德经》与佛法的互相印证

◎ 《道德经》讲：“盖闻善摄生者，陆行不遇兕虎，入军不避甲兵，兕无所投其角，虎无所措其爪，兵无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无死地。”“含德之厚，比于赤子。蜂虿虺蛇不螫，猛兽不据，攫鸟不搏。”赤子纯朴，我



心无毒，彼毒不害，然相害者，业力召感。心无恶业，心无毒害之意，兽之毒爪无心施与。毒心害意之人，信息能量场与彼兽交感，彼惧伤害而施毒置爪，以毒攻毒。大德之人降龙伏虎以其慈心善意也，致使龙虎无毒心可发，无其死地也。“善摄生之人，心如婴儿之未孩，无一毫之情欲，性如琉璃之明净，无一毫之点染，其所出入内外，全无死地”。无死地者，没有致死伤命的业力也。

◎ “得一”，老子讲，天、地、人等“得一”、状态属性则变，因为“得一”心无量，无量则符道，与实相相契。“天得一以清”、“地”（“宁”）、“神”（“灵”）、“谷”（“盈”）、“万物”（“生”）、“王侯”（“天下正”）。

◎ 识阴问题：

“观其所由，罔象虚无”。罔者若无，象者似有，若有若无，若存若亡者为罔象。这正是老子讲的恍惚之态。“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惚恍。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如来藏也），是谓道纪。”识阴的罔象虚无，从演化讲是其它一切极性世界的根源（“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破了识阴可知如来藏的妙真如性（“能知古始”），“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绳绳不可名，复归于无物”，是破识阴显真如之性的现象。《老子》的十四章讲识阴将破未破的“动态平衡”状态。

“其上不皦……复归于无物。”（真如实相）“无状之状，是谓惚恍。”（识阴）

“能知古始，是谓道纪。”“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

“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这是指破前几阴的过程，但主要指破行阴时，看到七识在八识种子迁流不息的现象）。窈兮冥兮，其中有精”，这是破行阴而识阴显露。“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这是破识阴显真如。“信”是真实，信实。这里表示见到了真如实相。“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阅众甫（万物之起源），吾何以知众甫之然哉？以此”。这是说如来藏不变随缘、随缘不变之属性。

◎ “道法自然”，是指如来藏常住妙明，不动周圆，本来如是，非外道之自然。外道自然否认因果，不出极性之范畴，老子“道法自然”之“自然”是非极性“道”的属性之表达。

◎ “死而不亡者寿”，死去识心识念，超越极性二端，自然一相永寿。本性无生无死，生死亦是自性，自性要死无处死，推也推不掉，死也死不了。只是无来去，永劫不枯没。

◎ “虚而不屈，动而愈出”；“谷神不死”，“道冲，而用之或不盈”，“和其光，同其尘，谓之玄同”，“夫物芸芸，（而根尘）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破根尘识入空），静曰复命（生灭既灭），复命（空觉极圆，空所空灭）曰常（寂灭现前），知常曰明”，“忽然超越世出世间，十方圆明”。

“绝圣弃智”，“绝学无忧”，“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

欲无欲、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学无学。“为者败之，执者失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复守其母，没身不殆”。

“惟道是从”是“孔德”，“大顺于道”是“玄德”。修德符道，始觉合于本觉，“复归于婴儿”、“复归于无极”、“复归于朴”。

“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唯我独尊，我即道也）。

“见（现）素抱朴”（直指涅槃妙心）！

### “唯识所现”和“由尘发知”

意识只存在于二相的相对中，同时，二相的相对是因意识而有，犹如太极图的阴阳两半的二相相对，是因“S”线“分别”而有。佛陀称“S”线为一念无明；孔子称为“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周敦颐称为“无极而太极”；老子称为“道可道，非常道”，“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不知常，妄作凶”；庄子称为“俄而有无矣”。孔子说的“感”指意识思维，因“感”是感“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的“易”（周子称为“无极”），可见“感”是指有思有为。“为”是因“思”而有，故无思无念的“寂然不动”的本体本性是因思念思议的“感”的作用才产生了天下万物，天下万物的根源（“故”）是“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的“易”。

“易”就是老子叫的“道”，周子叫的“无极”，佛陀叫的妙真如性、妙明真心、佛性、空如来藏、本性空、真如、大觉、圆觉等。老子说的“可道”一定是思维才有，故亦为“思议”。老子说的“字之”也一定在思维后才起名。从孔子和老子之说可见，太极图的“S”线就代表人的意识思维。庄子的“俄而有无矣”的“有无”指相对的相和极性对待的观念，犹如太极图的阴阳两半相对相待。可见，庄子的“俄”是指无因而起的“S”线，突然产生了“有无”的对待，可知“俄”就是指思议之意！

佛陀讲“唯识所现”，是指一切世间所现的相对之事物，皆因人的心识

分别而有，用太极图表示，就是因“S”线的识别才有了阴阳两半对待的相。其实，意识和极性世界的一切对待事物同时同现，根本就无有先后！因“S”线着才有阴阳两半，但“S”线是因阴阳两半的对待才有。也就是说，因“S”线的识心分别才有一切对待的事物，这就是“唯识所现”。那反过来说，因对待的二相才产生识心分别，“心本无生因境有”，“由尘发知”（尘是二相的对待事物）。“由尘发知（‘S’线）”和“唯识所现（阴阳两半的对待相）”究竟谁先谁后？问这个问题本身就显现了无明迷惑，就根本不明白佛陀说的“根（这里指能识别的六根）尘（指所识别的六尘）同源”之理，亦是说“根”、“尘”相对的一切皆同一本体本源，根本就无先后之说，太极图所代表的一切相对的事物皆是同时存在，同时出现，同时消亡！这一点你当下在无极圈中画一画“S”线就明白了，原来“S”线代表的识心分别和阴阳两半所代表的对待事物无先无后，同时出现！

你若“抽”掉“S”线时，当下阴阳两半同时也消失！你就知“唯识所现”的境（世界万物）和“由尘发知”的分别识心犹如“交芦”，不能一极独立存在，心与境、观察者与世界、彼与此、阴与阳、男与女……皆是互为存在的前提，如果有一极能独立存在，那极性世界对立统一的规律就不成立了。所以，佛陀的大智慧就明彻这一点，“心生法生，法生心生”，心（主体）法（客体）同时存亡，生时同时生，灭时同时灭。

一些古今中外的无知之人，妄分先后，主张先有什么后有什么，这不正说明他们愚昧无知吗？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是你画太极图的“S”线时，你当下发现“S”线和阴阳两半同时出现，无先无后！西方的哲学家从古希腊开始一直到现代，还在这种简单事实中妄分先有后有的瞎猜！根本就不知庄子讲的“非彼（客体）无我（主体），非我无所取（客观事物）”，更不知道佛陀讲的“由尘发知，因根有相，相（指客体）见（指主体）无性，同于交芦”、“缚脱无二”的道理。他们哪里知道王阳明的“花（喻客体）不看（喻主体）时花不在”的名言呢？！不过爱因斯坦提出了“月不看时月不在”的疑问，这就说明他的智慧超群！好在量子力学已经有了“世界因观察者而存在”的科学论断，量子纠缠的事实表明，一对极性的任何事物没有谁先谁后，是同时存在。一剪二鸡的道理，凹凸二鸡的相对，因一剪同时出现，无前无后，哪有唯凹唯凸之说？所以，哲学家讲唯心唯物之说，那是多么荒唐的谬论！连三岁孩童只要善知识教一教都能明白的道理，居然瞞哄了几千年的西方人。何以故？西方缺乏儒释道圣贤之道的缘故。

西方人是“常有欲以观其徼”，只用感官认识去研究客观存在，只能得出科技文化的“徼”，而根本不知“常无欲以观其妙”的心地修证。因他们证不到真空绝对的“妙”，只能以感官得到表层的、外现的、非本质的“徼”。所以，西方人不知真理的两种判据：①真理是必须要证到真空绝对的唯一真实。②极性世界中的任一相对，都是同时存亡的，无先无后。以这两种判据，就可判别一切学说理论的正邪对错。有智慧的人都能明白这些道理，尤其是东方的圣贤之道皆是证到绝对真理的文明文化，绝非俗人理解的宗教理论。世间有一种不负责任的固执己见者，明明不是真理，硬是要打扮成真理，故意扰乱世间，除了个人的利己私心外，那就是愚昧无知的表现！

圣贤之道是开显人们本具大智慧的真理，你看《大学》的第一句话“明明德”，孔子讲“朝闻道，夕死可矣”，佛陀讲“安贫守道，唯慧是业”，老子讲“常无欲以观其妙”，“知常曰明”。“妙”是“玄之又玄”的微妙之规律，亦即妙道！“常”是指永恒不变的真空绝对（“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的本体本性，亦即“道”！“明德”是吾人本具的大智慧，佛陀叫“般若智”。佛陀叫人们把追求智慧当作人生最大的事业。颜回“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乐什么？乐夫子之道，法乐无穷，乐“空空如也”的真空绝对的“道”。老子主张“惟道是从”，大顺于道，其根本点就在开显本具的“大智慧”。不开显“常道”本具的“明”（大智慧），就成了“不知常，妄作凶”的愚人，恶人！一个人不学习儒释道圣贤的真理学说，佛陀称之为“业重者不生敬仰”，老子称之为“下士闻道大笑”，孔子称之为“百姓日用而不知，君子之道鲜矣”。一个人不学圣贤之道，一定是在浪费人生，非愚即痴！

### 数理的“有欲”和体证的“无欲”

数理计算与自己自性的自然调谐哪个优越？比如，一个人站的平衡稳定的姿态，你要用数理计算方式算出一个最佳状态，那可太复杂了，但你自动的自性调谐过程用不了一秒钟就找到了最佳的平衡稳定姿态。所以，数理的研究方式远不及自性自然的体证调谐过程优越！比如，人们用科学的方法研究宇宙的起源，远不如禅定中自体自性所体证的“演化”过程。如老子讲的“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这正是宇宙演化的本体本源之体证！“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天地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这都是宇宙演化生成的体证过程得出的可靠结论，及其机制原理和

过程。一切数理研究的最后结果，只是证明了自体自证结论的正确性！犹如量子力学研究的结果，才证实了王阳明说的“花不看时花不在”的道理（亦即：世界依观察者而存在）。

## 成就圆融宝觉

道“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道是清净本然（寂兮）的，周遍法界（寥兮）的，真空绝对（独立），永恒存在（不改）。虽然一无所有，但能妙现一切（周行）；虽妙现一切，但本体不生不灭、不增不减（不殆）。德是道体所妙现的相用，体相用一如，故道与德无二无别，只是一个，故说道之时道是德，说德之时德是道。能明白道与德的隐微与显现关系，便入法界无差别相，就能成就圆融宝觉。

## 何谓“惟恍惟惚”？

老子讲：“道之为物，惟恍惟惚”，何谓恍惚、惚恍？就是表达零（“道之为物”）的一对正负数，如正一和负一，亦如乾卦和坤卦，以相对表达绝对也！

“道之为物”就是无色（视之不见名曰夷）、无声（听之不闻名曰希）、无相（拊之不得名曰微）的“混而为一”的真空绝对之“物”（“道之为物”）。此“物”无明无暗（“其上不皦，其下不昧”），不可须臾离，是不间断的究竟一相（“绳绳”）的无名（“不可名”）、无相（“复归于无物”）之“物”；此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故此物不断灭，不死寂，妙用无穷，能生万物（“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虚而不屈，动而愈出”。“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

不断灭的真空绝对本体本性在哪里？就是恍惚、惚恍的“物”与“象”！“物”、“象”是相对属性，以相对表达绝对的“道之为物”，这是证道的一种方便。

“道之为物”因其绝对真空，故它无首无尾、无前无后（“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无古无今（“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无始无终（“能知古始”），这就是道的状态属性的总的概括（“是谓道纪”）。道是绝对的真空之性（“独立而不改”，“寂兮寥兮”），但道不断灭，妙用而无穷（“周行而不殆”）。以相用来“见”道体，这就是“吾何以知众甫之然哉？以此”，就是以相对的“惚兮恍兮”的“象”和“恍兮惚兮”的“物”来把握绝对

真空的“道”。

因其道是真空绝对，故说道之时道是惟恍惟惚的“象”、“物”，说惟恍惟惚时惟恍惟惚是“道之为物”。这就是老子用相对的“象”、“物”来表达真空绝对的“道之为物”的大智慧。因为“道之为物”和“惟恍惟惚”原本无二无别，“独立而不改”，只是一个绝对的真空本体，本来无一物，哪谁给道来安名？一有名就成了二相，道是真空绝对的一相无相，故绝对的道是不能用思维、语言、文字等的极性观念来表达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道虽然一无所有，不可见，不可闻，不可觉知，但它是最真实的存在，所谓“窈兮冥兮”的“精”、“真”、“信”，就表明道是真实不虚、不断灭、不死寂的“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的真空属性。

### 只是一个真空绝对的“自己”

一切都在真空中，不管你理解不理解，明白不明白，原本只是一个真空绝对。就是因妄识或小我造成的“循业发现”，所谓日月星辰、山河大地、宇宙众生现前，仍是真空绝对本身！故一切现在真空中，始终仍是真空，哪怕你“惚恍”现物现象，不影响真空的“如如不动”，只是因你的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再有“象”、“物”，乃是因你而有，仍不影响真空的本体！只是当你进入“窈兮冥兮”的“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你才发现“唯一精真”的真空体性，乃是永恒常住，不受任何影响，是唯一的真实“存在”，是一相周遍、绝对无限的一无所有，但此“精真”不死寂不断灭，“能生万法”，“具足一切”，称为“混成之物”。虽是“无状之状，无物之象”，但可验可证，信实可靠，“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一相、无限故），以阅众甫”，成为宇宙万物的源头、本根、本体、本来。真空（道）本身无时空性【“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无空间属性）。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无时间属性）”】，但真空（道）是一切时空中事物的根源，一切事物起于真空（道），灭于真空，始终不离真空（“以阅众甫”），而且还是真空本身（“能知古始”），故终归只有真空独尊（“是谓道纪”），此之谓“唯道独尊”！“道”者，空性大我也，法身慧命也，故“天下皆谓我道大，似不肖”。道是真空绝对、一相无相，哪有和道一样或相似的事物呢？！因而亦称之为“唯我独尊”者也！这就是只有一个真空绝对的“自己”！

## 显现与不显现的应用

- ◎ “天下之至柔（不显现）驰骋天下之至坚（显现的）”。
- ◎ “万物负阴而抱阳（显现的），冲气（不显现的）以为和”。不显现的“冲气”和显现的万物，同时同座，便是“和”。
- ◎ “无为（不显现）而无不为（显现）”。
- ◎ “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不显现），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显现）。既知其子（显现），复守其母（不显现）”。
- ◎ “夫唯道（不显现），善贷且成（循业而现量的‘应所知量’）”。
- ◎ “万物（显现）得一（不显现）以生（无不显现的‘一’，就无显现的万物）”。
- ◎ “一切万法（显现）不离自性（不显现）”。
- ◎ “天下万物（显现的显极性对待相）生于有（不显现的隐极性对待相），有生于无（不显现）”。无真空（不显现）不现一切有（显现），见一切有（显现）即见真空（不显现）。真空（不显现）和一切有（显现）无二无别，只是一个！
- ◎ “知其雄，守其雌（雄、雌显现）”；“知其白，守其黑（白、黑显现）”；“知其荣，守其辱（荣、辱显现）”与“婴儿”、“无极”、“朴”（不显现）。
- ◎ “视之不见名曰夷”，但视则必有显现的见，有根必有尘，只要有眼根在，必有色空同时相对！不是见空，就是见色；不是见明，就是见暗。明暗色空是显现的相，“视之不见”的就是不显现的见性（“夷”），故见显现的相，必有不显现的见性。“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的道理一样，只是在耳根和身根上，学人可自推之！
- ◎ “常有欲以观其徼”，“常有欲”是感官的诸根，“徼”是根所对的诸尘，故“常有欲以观其徼”是显现的相；“常无欲以观其妙”皆是不显现的体性；“此二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这是指显现的和不显现的同体同源、同性同根、同时同座，无二无别，只是一个！
- ◎ 显现与不显现只是一个谓之“惚恍”。



### 三如来藏是一藏

- ◎ “混成之物”就是空不空如来藏。“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是空如来藏。
- ◎ “强为之名曰大……”，是“名××”，空不空如来藏。
- ◎ “不死”，不空如来藏。“谷神不死”，空不空如来藏。

### 什么是惟恍惟惚？

“诸法究竟如水月”，“第一义中无有决定”，“无有定法如来可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诸法空相”，“诸相非相”，“一切诸法悉是实际”，“一切法无生无出故”，“不见一法然非法界”。可见，水月与水自体不二，色（以水月喻）空（以水为喻）只是一个，故“无有定法如来可说”，说水月（喻物）时水月（物）是水（喻空），说水（喻空）时水（喻空）是水月（喻物），这岂不是“第一义中无有决定”？！故老子也说，“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为惚恍”。“道之为物（第一义中），惟恍惟惚（无有决定）。惚兮恍兮（说惚之时惚是恍），其中有象（以水体为喻，说水体时水体是水月）；恍兮惚兮（说恍之时恍是惚），其中有物（以水月为喻，说水月时水月是水体）”。此理若明，就导归真空绝对唯一独存，也能明白宇宙万物，终彻悟究竟了义。

### 无明从何有？

无明从何有？庄子说俄然而有，佛陀讲无因而有，老子讲“化而欲作”（“欲作”是“S”线起），地藏菩萨讲，因不了一相，故说心有无明。无明无因，忽然而现，犹如睡中做梦，因无明不觉当实，及至于醒，求梦之初始，了不可得。由虚妄“S”线的无明迷惑，当即现出能见所见，现出见、相二分，已由无明不知初始，亦由无明穷究初始。不知本无初始故，无明迷昧；无明迷昧故，妄念层出不穷，故应念现前的虚妄境相愈加迷惑，从而妄心生则妄境现，妄境现则妄心生，如环之无端。究其实质，抽掉“S”线，太极本无极，“不欲（抽“S”线）以静，天下将自定（太极复无极）”。

佛陀讲：“瞪发劳相”，根及尘皆瞪发劳相。“兼目与劳，同是菩提瞪发劳相”，“不动目睛，瞪以发劳，则于虚空别见狂华，复有一切狂乱非相”。此狂华从何而有？如来说非因缘非自然，无因而有。依虚空有华相，但虚



空无生华亦无灭华，华不染虚空，虚空亦无华，只是病眼妄现而已！故无始无明也是不觉而妄现而已！究其实质，只有不觉，无有妄相，自己感受有相（如空中虚华）现出，乃也是妻子梦雷惊，丈夫梦晴空。就连不觉亦是虚妄，也没有自性，故佛陀以直指涅槃妙心见性成佛。老子以“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则“天下将自定”。黄檗曰：“此本源清净心，常自圆明遍照。世人不悟，只认见闻觉知为心，为见闻觉知所覆，所以不睹精明本体。但直下无心，本体自现。”

### “混成之物”

性空真有，性有真空，便知是一“混成之物”。没有信息结构是性空真有，有信息结构是性有真空。无极是性空真有，太极是性有真空，故“太极本无极也”！太极=无极，无极=太极，成一如如之境，如如之心。

### 无二之性

老子讲，“知其雄（白、荣），守其雌（黑、辱）”，“复归于婴儿（无极、朴）”。“大智若愚”，“大象无形”，“大方无隅”，“大器免成”，“大巧若拙”，“大盈若冲”，“大直若屈”；“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复守其母”；“故不可得而亲，亦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亦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贵，亦不可得而贱”；“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大小多少，报怨以德”；“非以明民，将以愚之”；“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抟之不得名曰微”，“混而为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上德不德”；“无为而无不为”，都是讲无二及无二之性的。

### “死而不亡者寿”

“死而不亡者寿”是禅，死妄想分别，显“不亡”之永寿。

### “物有本末”

《大学》讲：“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物，指的是状态；事，乃指进行的过程。过程是不同状态变化的次序，所以人们

往往将事物合称。物的状态有隐微和显现之别，但究其实质，隐显不二，同是一体，故曰：“莫见乎隐，莫显乎微”。“隐微”“显见（现）”的不同状态皆称之为物，“隐微”之物为本，“显见（现）”之物为末。如“道之为物”，是指根本之物，是指体性。所以，老子讲：“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此物是指物之本，是隐微之物，是“道之为物”。“道之为物”是无形无状之物，非是显现为有形有状之物相之物，所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的“本物”，隐微之物。人们熟习了感官感知的有形有状的“末物”，显现之物，所以对“道之为物”（本物）非常陌生，以至于说“本物”，凡夫便有奇谈怪论之感！何也？凡夫从未修证此“道之为物”，只凭自己的感觉认识来判断，自然感到不可思议。其实，一切圣人皆证此“道之为物”而成圣，圣语圣典主要是用来讲述此“本物”的。

明白了因有“本物”，才可显现为“末物”，先有本体，才有相用，这就是“知所先后”。体悟体证到物之本末及其先后，“则近道矣”！

可见，修道、悟道、证道、成道，主要的内容是探究“物有本末”和“知所先后”。明彻了物之本末及其先后的机制原理，就掌握了“事”、“物”。从而可知，“事”、“物”者，道也；道也者，“事”、“物”也。贤圣们的人生，最重要的人生价值是闻道、明道、成道。所以，孔老夫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

道不是“有欲”的感官就能认识的，道要通过“无欲”的认识通道去体悟体证，正如老子所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感官的学习，只能“有欲”而“观其微”，而不能“无欲”而“观其妙”。“微”者，物之末也！“妙”者，物之本也。但“微”、“妙”却是“同出而异名”，是说物之本和物之末是同一本源，同一本体，只是依存在的状态和感知方式不同而名称有异。认识物之本和物之末，这是“玄之又玄”的事情，是最不可思议之事。

孔子及儒家证悟了“物有本末”，提出了“一阴一阳之谓道”；“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莫见乎隐，莫显乎微”。“一阴一阳”、“天下”、“两端”、“可离”、“见”、“显”者，皆指物之末也；“道”、“易”（“寂然不动”）、“空空如也”、“隐”、“微”、“不可须臾离”者，皆指物之本也。物之末是指极性对待的可见闻觉知的（事）物；物之本是指绝对的非极性的不可见闻觉知的（事）物。孔子及上古的儒圣们都证知

“物之本”和“物之末”无二无别，原本不二，只是一个。

只是一个绝对的属性，绝对必然是真空的状态，真空绝对是状态和属性合一的自体、本源、本性。真空本性（自体、本源）是每个人的自性，也是宇宙万物的法性，自性、法性是一性，一性无性（佛陀称之为“性空”者也），哪有思维和言说呢？故称之为“不可思议”。孔子叫“无思也，无为也”的“寂然不动”；老子称之为“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的“道”；佛陀称之为“不思議界”（“不思議即法界，法界即无相，无相即不思議，不思議即般若波罗蜜。”“无相即般若波罗蜜界，般若波罗蜜界即不思議界，不思議界即无生无灭界，无生无灭界即不思議界”）。

正因为绝对和真空是不可言思的，本来是无言无思的，所以只能用相对属性的言思来表达绝对的“不可说”。佛陀称之为“说不可说”，老子称之为“其名不去”、“道可道，非常道”、“不言之教”的“正言若反”，“强为之容”；孔子称之为“言不尽意”的“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三家圣人都证到绝对真空之地，此地“知者不言（不能言），言者不知”，便有《庄子》上说的“无为谓”的三问而不答和“狂屈”的“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

以相对表达、证明绝对，以有言表达、证明无言，以“物之末”表达证明“物之本”，以主客分立表达、证明主客一体、无主无客，以二相表达、证明一相，以有相表达、证明无相，以有情无情来表达、证明同圆种智，以天道、人道表达、证明天人合一，以“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知其荣守其辱”的相对来表达、证明“婴儿”、“无极”、“朴”的绝对，以“尽人之性”、“尽物之性”表达、证明“合内外之道”、“其为物不贰”的“至诚”。知绝对是本，相对是末；知“无住（一相周遍，无相绝对）为本”，“从无住本，立一切法”；知“一阴一阳之谓道”，就是“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 为学日益 为道日损

老子讲：“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这一段话正就是讲认识的，因为你们现在都是处于为学，你就说，我上学着呢，我要学知识。如果要学知识，知识就一天一天积累起来了，知识越积累就越多啦。所以你看，现在叫知识爆炸的时代，好似把脑子里面

叫知识多着已经装不下了。但你学的东西再多，只要你是为学，你仍是处于有学的境地，学是表明你不明白，你不知道，自己没有、自己不具备了才学，学是把外边的东西给自己装到脑子里。“为学”是以二相为前提的，把外边的东西摄取来给自己。这一种二相的“为学”，你学的再多，不知道的也更多。为什么？二相的界面越学越扩大，犹黑板上画个小圈，随这个圈的增大，二相的界面就越大，就表示不知道的内容更多。比如说，你以前不知道牛顿三大定律，学习了之后就知道了，但你还不知道相对论；你知道以光速为限的相对论，但你还不知道超光速的“相对论”；你知道了超光速的“相对论”，但你还不知道超超光速的“相对论”，以此类推，永无穷尽。圣人早就知道，这样你就再学的多，都没有智慧。打个比方说，北京有个天坛，假如说没学之前就不知道北京有个天坛，学了之后就知道了。美国还有个纽约，没学就不知道，学了就知道。你看，这样的学问、知识，包括你学的自然科学的规律，都是二相认识的知识。这样的知识你再学的多，不能开显你一相的智慧。唐朝有一个人叫李万卷，禅师说，李万卷，你把万卷书装在哪里了？他说装到脑袋里了。禅师说，这么小的一个脑袋能装下万卷书吗？

所以，叫知识，就是知道和认识，知与识越多，你二相的极性观念就越多；极性观念越多，你极化的心识就越严重，导致越来越聪明，但却非越来越智慧。为学的知识多，你二相极性的识别心就越灵敏越严重，导致重心越高的极不稳定，只能使你具备波动的聪明，却没有办法让你产生大定一相的大智慧。你看现在的人学的知识多不多？多得很。但是心地比过去的人还糟，头脑比过去的人还笨。虽有现代科学的知识，但有知识并没有使你有道德，也没有使你有智慧。马上断水了，但水照样浪费。就说明天要死啦，他会说，到死的时候再说，今天该享受的我照样还要享受。佛陀就叫“刀尖之蜜”，现在的人，宁可割舌，也要舔那点刀尖之蜜！明明知道刀尖上的蜜，用舌头舔去很危险，有割舌之患，但把那一点蜜还放不过。你说现在的人聪明了还是愚笨了？

圣贤的至理名言，教导人们要个个得益，社会得益，众生得益，连自然界也要得益，但是很少有人听。上一次我给你们给的那个材料，让全球人食素来拯救地球，但响应的人有多少？你们响应不响应？麻木了，人性淡化了，缺乏利他之心了，连自己的死活也无所谓了，哪还管他人的沉浮。甚至一些人说，死了大家都死么，于我何事？是不是？你看，水都马上没

吃的了，只有两个礼拜的水了，但是水还是照样浪费。所以，“为学日益”，你二相为学的知识再多，对自他及社会不一定起好的作用。

“为道日损”。前面说的为学，就是老子讲的“有欲观其徼”；为道呢？是“无欲观其妙”。“为道”要天天损，要损什么呢？要损我们的私心杂念、贪欲妄想。把这个二相的私心杂念、贪欲妄想的愚痴损掉，把二相的取舍心损掉，把二相的极性观念损掉，一直损之又损，损到无我，损到二相超越，损到一相无内外，损到一无所有。你看，你要是损着一无所，你就大公无私，你就慈悲喜舍，你就无我利他，你就同体不二，你就得智慧，这就是《大学》讲的“明明德”和“亲民”达到了“止于至善”！当你损之“以至于无为”时，就“以无所得”，一无所有，“住无所得心”，就“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了，这时的无我才成全了“大我”，所谓的“大我”无我，无所不我，“吾心是宇宙，宇宙是吾心”，连宇宙都是你的了。正是老子讲的，“非以其无私耶？故能成其私”。我们心眼小，是因为私心杂念、贪欲妄想炽盛之故。私心越大，心眼越小，当这个心不容针的时候，你的这个心已经没有空间了，自私贪欲塞的满满的了，这样的心眼被烦恼痛苦把持着，你只能“享受”烦恼痛苦的折磨，你哪有智慧呢？！那么，真的损之至无为的时候，心量大到无边无际、无障碍、无挂牵的无为之境，才能无不为，所谓“无为而无不为”。

大家都知道观世音菩萨，观世音就是损之又损，把私心杂念、贪欲妄想损光了，连我都损没有了。损着没有我了，就成为无我之“大我”。“大我”具有常住不变、唯乐无苦、清净无涯的属性，这都是“大我”心量无际、心遍十方、心周遍的状态所致。上一次我们讲过，把物质态的这个肉疙瘩的我损掉，能量态的我损掉，一直到信息态的我也损掉，损到什么？跟纯信息态一致，就周遍法界啦！就十方无处不在处处在！这样的身，这样的“生命”形态叫法身。今天，我们这样的身是物质态，局限障碍重重，烦恼痛苦无尽，无明迷惑无穷。当损至无为时，法身遍满十方，无处不在处处在。你只有到了无为状态了，才有法身的开显。无为了，连我都不存在了，一无所有，到这个境界，物质态的我是干什么来的？就是体现“无我”来的。我活着，这个身体就是给他人服务来的，是为给他人奉献来的。没有一点自私自利，无我利他，无私奉献，则必然“明白四达”，“为而不争”，“利而不害”，“不为而成”，“以百姓心为心”，“执大象，天下往。往而无害，安平泰”。这一切的境界，都要通过损之又损才能达到。为道就要

日损，损私心杂念、贪欲妄想，损我相我执，把这个小我全部损掉，人我损掉，法我损掉。把这个人我、法我的二我损掉之后，就得大智慧。

上一次我们讲了，每个人都有跟佛一样的智慧，我们的软件本来跟佛是一模一样的。既然一模一样，为什么我们没有佛的智慧和功能呢？佛是无为而无不为。你看观世音菩萨，你在困难的时候，急迫的时候，噢！记住，困难急迫的时候，你只要叫一声他的名号，观世音菩萨就来救你！你看，奇迹般的事情就会出现。不管走在哪里，哪里有急迫困厄的事，比如说遇到难以解脱的困境，你怎么办？再的什么办法都不起作用的时候，你就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准管用！这都是损之又损以至无为的无不为效应。损之又损，这就是为道。为道了之后，心灵就净化，人格就完善，境界就升华，智慧就开显。所以，老子不注重叫人“为学”，而是要人们“为道”。你看，老子叫“绝学无忧”。“绝学无忧”这是老子的名言，因为你学的越多，都是识念，识心识我，二相之举，对你并没有多大的益处、好处。可是你们生到科技昌盛的时代了，生到这个时代不学习科技行不行？（答：不行。）

不行。连个外语不学习都不行，把大量的时间一天学上外语了，把创造发明的灵光智慧叫学外语钝滞了，故无生机而刻板。你看，你可怜不可怜？我们的祖先保持本具的灵光智慧，故有诸多创造性的大智慧，并非“为学”得到，而是顿悟顿显。古代是周边国家学我们的语言，现在你是学人家的语言，现在没办法，你只能如此，但效应是缺少生机，钝滞本性的灵光智慧，成就小聪明，没有大智慧，只能人云亦云，泯灭创造性。

你绝学了之后相当于你“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智慧自然就出来了。古代为道日损的人，有五眼六通，能知三世。比如，佛陀几千年前讲，我们这个时期要下酸雨，知道我们这个时期的人吃有毒的食品、污染的食品。还有的古人能知社会变迁运行的重大事件，这都不是学来的，而是损来的。

“绝学无忧”。为什么呢？学习的目的是为绝对，也就是从二相的有学到一相的无学，这就叫“学不学”。达到一相的无学时，才是真正的智慧，自在的解脱，这就是老子讲的“绝学无忧”。你学下的二相的知识越多，给你的压力越大，忧心忡忡。损之又损，损到一相无内外，则就无学了。无外还学什么？无外则就无内，无内外还谁学？所以，绝学了就是无学，无学了就一相，绝学一相才“无欲”，无欲才能观其妙，“观其妙”就是见到吾人本性的一相无相，究竟圆满，具足一切，能生万法。观到此，这一下

子从自身把宇宙人生的一切道理全部证悟了，这就叫明心见性。中国古人就是以大智慧来证悟宇宙人生究竟了义的规律。所以，就出来伏羲、文王、周公、孔子、孟子、老子、庄子这样证悟的圣人。诸子百家，其中有好多人都有这个见地。到了达摩东来，六祖传直指“涅槃妙心”的禅法，证悟的大禅师就更多了。

老子讲的“绝学无忧”。一般人不好理解，那是因为不了解一相二相道理的结果。老子讲，学个不学！学是二相，二相是有内外的识取，无学就是无内外的一相。绝学就是一相，“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就是一相。一相向谁学？谁来学？一相无能学所学，故为无学。无学的一相，就无所学了，故无忧自乐，三昧正受。人的智慧是怎么出来的？一定要达到究竟一相上，你的智慧“哗”地一下就顿开了。开悟之后，就无忧无虑。你看，中国古代有些老太太都开悟了。昨晚上刚讲的，那个卖油糕的老太太，听到别人唱“不因柳毅传书信，何缘得到洞庭湖”，“哗”一下子开悟了。把她手里端的油糕“啪”的一扔，找她师父去了。她的丈夫生气地说，“你疯了吗？”她却说，你这一种人怎么能知道我的境界？她师父一见，知道老太太开悟了，师父说，“哪个是无位真人？”老太太说：“有一无位真人，六臂三头努力瞋，一擘华山分两路，万年流水不知春。”一个老太太能说出这样的话吗？过去的古人，女同志连上学都不得上，她一字不识，什么都不知道，你看她一证悟，“哗”一下子妙语惊人，智慧就像涌泉一样的自己涌出来了。所以要绝学，“学不学”，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无为，才开显本性本具的大智慧。

所以，老子说：“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啊呀！就为这一句话，到现在愚人还在攻击老子，说老子搞愚民政策，给老子还没平反呢！你看，千古奇冤，批判老子的人都是抓住这一点，说老子搞的愚民政策。糊涂啊糊涂！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以愚痴人的知见，来度大智慧的圣者。老子是一个圣人，怎么能愚民呢？为什么要愚民呢？这是人们不了解“非以明民，将以愚之”的含义造成的。

“善为道者”，是指善于“为道”的人，是“为道”里面的佼佼者。那么，为道要日损，“善为道者”就更更要日损，更要损掉二相的聪明与知识，私心和妄想！要“损掉”极性的二相，而要归到一相，也就是从聪明归到智慧。把自私自利的二相聪明利己要损掉。“明”是什么意思？在老子的的时候，在春秋的时候，“智”这个字不是褒义词，而是贬义词，跟技巧、诡诈

联系在一起。自从佛法传来之后，中国人把智跟慧两个字组合到一起，成新的内涵了，把一相的妙明就叫智慧。所以，老子说的“明”不是褒义词，“明”就是“为学日益”之意，是指二相的知识增多之“明”。二相的极性观念，输进去的知识多了就称作“明”。比如你知道天水有个麦积山，甘肃还有个敦煌，就是这一类的知识增益就叫“明”。“明”了没有？明了。“明”了北京有个天坛，“明”了美国还有纽约，“明”了俄罗斯有莫斯科。“明”了不能吃亏，“明”了用什么方法和技巧来满足自己的贪欲妄想，这就叫“明”。这里的“明”都是二相的技巧和知识，“明”也是“为学日益”的极性化。所以，“善为道”的人是不是叫你“为学日益”呢？是不是叫你二相的知识越来越多呢？偏偏不是，而是叫你二相的知识越来越少，损之又损，以至无为，这就是“非以明之，将以愚之”。

什么叫“愚”之呢？“愚”跟“明”是一对，如果你把“为学日益”叫明的话，那么“为学日减”和“为道日损”就叫“愚”。那么，“将以愚之”是什么意思？不就是“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之意嘛！“将以愚之”正就是“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的“善为道”么。把“善为道”的日损，老子就叫“愚”。你不理解圣人的这个话，反而来批判！这正说明你是“为学日益”的“明民”，不是“为道日损”的“愚民”，根本就不了解人家老子的本怀，这明明确确老子讲的是“善为道者”么！普通老百姓根本就不属于“善为道者”的“日损”者，而是“为学日益”的追求者。“善为道者”，才“将以愚之”，而对普通老百姓还谈不上“愚之”。为什么？因为，“善为道者”的“愚之”，就是“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普通老百姓怎么能达到这么高的境界呢？所以，“非以明民，将以愚之”，并非是“愚民”政策，而是“古之善为道者”的追求，表明“善为道者”的“为道日损”功夫做的更好，这不是对普通老百姓而言的。所以，“善为道者”必须以“为道日损”的二相归一相而“愚之”。就像咱们说，学习成绩好，好的



老子

学生才能成为“善为道者”，普通学生只能是“为学日益”之人。“善为道者”当然不是非以“为学日益”而“明民”。“善为道者”，不是“为学日益”，不是“明民”，不是叫以“为学日益”的“明民”而使人狡诈诡猾，而是要把“善为道者”的二相归一相的“日损”“愚之”到“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愚之”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为道日损么！“为道”要达到损之又损，以至无为。



## 安贫守道 唯慧是业

自从我们进入了硬件性文明，把古圣先贤的软件性文明丢失了。注意噢！硬件性文明，是要叫人贪图二相的物质享受，效应是破坏软件的有序化。“乐与饵，过客止”，追求五色、五音、五味、驰骋田猎、难得之货，满足人们的贪欲妄想和私心杂念，陷民于“可欲”、“不知足”，“欲得”的“罪”、“祸”、“咎”中，软件性文明是叫人彻底解脱。软件性文明正如老子所描述的，“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绝巧弃利”，“无为而民自化”，“好静而民自正”，“无事而民自富”，“无欲而民自朴”，“欲不欲，不贵难得之货；学不学，复众人之所过，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处无为之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为而不争”，“利而不害”，“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故常无欲以观其妙”，“惟道是从”，“无为而无不为”。随着失道、失德、失仁、失义、失礼的极个性化发展，人类从软件性文明逐步过渡到硬件性文明。硬件性的文明是要满足这个物质的硬件。硬件是什么？硬件就是指人的眼、耳、鼻、舌、身、意组成的这个身体，硬件性的文明是为这个身体而活着，生存的追求是感官的享乐。所谓的物质文明，体现在满足硬件的欲乐享受上，把五欲之乐当作人生的目的了。你看，现在我们进入了硬件性文明，连科学发展都是为了满足人的享受，唉！享福作乐成了整个世人的最高追求。你看，科学的整个发展都是为了这个。古代圣人坚决反对引导民众陷入这样的境地。那么，圣人叫我们要干什么呢？圣人的目的是软件性文明。软件性文明用佛陀的话讲，就是“安贫守道，唯慧是业”！

“安贫守道，唯慧是业。”这是佛陀对软件性文明的概述。圣人的这些话，后世的俗人凡夫就不能理解了。安贫守道？“叫我们安贫，安守贫穷？”那怎么行呢？还不是禁欲主义吗？！这不是压制、摧残人的幸福生活吗？！且慢！你们要理解圣人的良苦用心。安贫不是叫你去贫困，而是说要叫我们知足常乐。知足，不要贪欲心太重，因为你知足的时候就是安贫。守道呢？就是你应追求无上觉道，以智慧的追求为目的。你这人生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为道”，就是“守道”么。“守道”世界观定了，唯慧是业就是人生观和价值观。只有智慧是你的事业，其它的都不是你人生的追求，因为其

它的都不是真实的！

人生的一切都是幻化泡影，唯智慧才是真实的受用。何以故？人一生的身口意业都会形成业相，业相也是因果的幻化相，不管善业恶业、善相恶相，没有智慧则不能达到无业的无相，所谓圣智现量。若不能达到圣智现量，则不能达到究竟解脱，不能究竟解脱的追求都是过眼烟云的无根草，一切的一切都在六道轮回中黯然失色，毫无生存的意义。生命的层次始终不能提升，顶多只在感官上得到点所谓的享受，但结果还是乐必有苦，波峰有多高，波谷就有多低！“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在周转循环中毫无意义可谈！故只有智慧的追求，才能境界升华，摆脱无意义的生命周转的浪费。唯慧是业，这才是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也是正确的世界观。追求智慧的人生，及早进入无为的圣境，为彻底进入究竟一相的绝对独尊，“唯慧是业”成为人生唯一选择！软件性的文明，就体现在“唯慧是业”的生存意义上。相形之下，硬件性文明只是暂时的自我麻醉，是不负责的生命行为；硬件性文明是原地踏步的生命浪费，是生命毫无生机的低劣表现。硬件性文明的时代是愚人的时代，软件性文明是智者幸遇。

“为道日损，损之又损”是叫你解脱。“绝学无忧”，“学无学”不是圣人把你耍愚昧，圣人是非常慈悲的，就像我们的父母亲一样。真正关心子女的父母绝不溺爱孩子，为什么父母亲不随顺你不正确的意图呢？因为，那样就会把你害了。所以，圣人为什么叫我们“安贫守道，唯慧是业”呢？他知道根本性的规律，他知道深层次的规律，圣人不可能害你，他要叫一切人都解脱。

老子还讲：“知不知，上。”知，要知个什么？要知一个“不知”，这是最高尚的，最无上的。最究竟的是知个“不知”。所以，圣人的悲悯心怀啊！老百姓怎么能够认识呢？老百姓不知道。老子讲“知常曰明”，那个“常”是一相，一相时眼不见眼，就是“不知”，“不知”才是大智慧，故“知常曰明”，不是“为学日益”就叫明。你看，一般人都是“为学日益”，聪明啦！知道的事情多啦。老子说不是知道的多了才明，知道的再多也是二相，二相永远不能明，一相绝对才能明；只有真空绝对的一相才能“常”，其它的都不能常。能知道“常”了，一定是大智慧者，故曰：“知常曰明”。真正要说“明”的话，知道“常”就“明”了。永恒不变的就叫常，你看我们学的知识是不是都是生灭变化的？都是生灭变化的。两千年前有没有麦积山？没有的东西可以有。有的东西可以没有，圆明园呢？原来有，现在

没有了。所以，你要知道，我们“为学日益”都学的是生灭变化的事物，不真实的虚妄变化的东西，是假的东西。这些东西越学的多，对你开显明德（明明德），都是障碍。你要用“为学日益”开显智慧那是达不到的，反而是“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所以，要“知常曰明”，要你知道永恒不变的那个。我前面已经讲过了，一相了就永恒不变，二相的东西都是生灭变化的。只要有相，就是二相，凡是二相皆是虚妄。一相的东西永恒存在，“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你如果认识这一点了，知道这一点了，追求这个一相的“常”了，你才算有智慧。

老子还有一句话叫“使我介然有知，行于大道。”如果我真的有智慧，表现在哪里？表现在“行于大道”！那么，行大道怎么行？“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绝学无忧”，“学不学”，“知不知为上”。知个“常”，只有把一切识心识念二相的知识，损损损，损掉。损哩损哩，损光了，就成了“电影屏幕”了。屏幕上要是不演电影了，就只是“电影屏幕”了。那个屏幕常常在，就叫“常”。知一切电影都是虚假的，只有“屏幕”是如如不动的，损掉了电影的假相，见到了真实的“屏幕”，这就叫“知常曰明”，一下子大智慧就出来了。大智慧出来了就知道自己的本体本性是无为状态，这个时候你就能无为而无不为。要妙用什么就显现什么，愿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所以，你们没有学过这些，这就是软件性文明。软件性文明追求的是什么呢？追求的是彻底解脱，再不在六道的生死轮回中痛苦万千了。

### 感应、感受就是“冲气”

现在看，任何万事万物都是阴阳合而成太极的这个“三”产生的，“三”是新一轮新的负阴抱阳之太极，这个“三”是下一轮的负阴抱阳。每一次生的时候，都是阴阳合而返太极，然后就是完成“二生三”，“三”再生万物。你看，“万物负阴而抱阳”，无一物不全息太极负阴抱阳的根本属性。“冲气以为和”，这就更深了。什么叫“冲气”？冲者，虚也。冲就是一无所有，“冲气”就是一无所有的看不见、摸不着的一种能量场和信息场。“冲气”用“S”线表示，“S”线是个无形的相界面，是不同信息结构的一种表达。

无极是个整体，不是画了个圈圈就那么大，那个圈圈就表示没有大小，无边无际，无形无状，一无所有。现在看，凡是有相界面处，不是感受，就是感应。有情的相界面产生感受，无情的相界面产生感应。凡一个事物

有相界面，就相当于太极的“S”线，把整体分开了，这半叫阳，那半就叫阴，阴跟阳有一个界线。你看，这个“S”线不就是一个界线嘛！这是阳的一相，那是阴的一相，二相不一样。你看，每一个人是不是有相界面？你们相互之间都隔开了。你的胳膊长在你身上，他的长在他身上。你不了解这里面的道理。你每一个人都有相界面，依相界面就分开了。你们见过下象棋的，楚河汉界是什么意思？相界面么！以楚河汉界的相界面隔开了！人与人以相界面隔开成了我、你、他。哪来个我、你、他？有相界面了才叫我、你、他么。

现在注意啊！你看，这个桌子跟那个桌子之间有个相界面，黑板跟我之间有相界面，我跟你之间有相界面，地球跟太阳之间有相界面，电子跟原子核之间也有相界面，隔开了没有？都隔开了，就叫有间。二相有间，一相无间，相界面就叫有间隔。现在你给我找上一个没有相界面的事物，能找着吗？找不着！你已经早跟整体分开了。现在注意啊！这是给你讲“冲气以为和”。什么叫“冲气”你知道了，凡是有相界面处的感受和感应就叫“冲气”，或者说信息场的交感就叫“冲气”，能量信息场的交感也叫“冲气”。你看，你这个人就是有感情的，就叫有情。这个桌子与桌子没感情，就叫无情。虽然无情，只要有相界面存在，仍有感应存在。有情就产生一种感受，有情的相界面处就产生感受。无情呢？在相界面处就产生一种感应。你看，你是有情还是无情？哟！不知道你自己是有情还是无情？（答：有情。）

有情和无情怎么分呢？你看，你有没有感受？比如说人家骂你是个“狗东西”！你有没有感受？（答：有。）有什么感受？（答：生气。）对么！生气也是一种感受么！那么，你把桌子骂了呢？它有没有感受？（答：没有。）但是，只要有相界面，没有感受就有感应。你看，这个桌子跟这个桌子之间有没有感应？（答：有。）有万有引力么！一个正电子，一个负电子，有相界面，只要有相界面，无情就要感应。正负电场互相作用，同性相斥，异性相吸，这就是电磁感应。两个物体之间有引力的感应，在原子核内部还有强相互作用力、弱相互作用力。

现在科学已经研究了，无情的感应：第一种，引力相互作用：所有粒子都具有这种引力的相互作用，其间的作用是交换引力子，其力程可达无限远处，其强度数量级约为 $10^{-38}$ 。因为其强度极小，而微观粒子的质量都很小，因此在微观粒子领域里，引力相互作用相对于其他相互作用很小，

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对宏观物体来说，尤其是在宇宙天体领域里，因星际间星系间物体质量巨大，引力相互作用则起主导作用。

第二种是电磁相互作用：在所有的荷电粒子和光子之间产生的相互作用，其强度的数量级约为  $10^{-2}$ 。理论上讲，其有效力程可达无穷远（但作用力的大小却是随距离增加而减小的）。光子是电磁作用的媒介粒子，荷电粒子之间的电磁相互作用是由于它们之间交换了光子而形成的。有些守恒定律，如同位旋守恒，在电磁相互作用中遭到破坏。电磁相互作用的特征时间约为  $10^{-21}$  秒。电磁相互作用理论比较成熟，是各种相互作用理论中认识得最完整的理论。

第三种是强相互作用：这种作用力是结合核子成为原子核的核力，在介子和重子相碰撞时产生粒子过程的相互作用，也是强相互作用力，其有效力程约为  $10^{-13}$  厘米，表征其强度的数量级约为  $1 \sim 10$ 。当两个强子相互接近到相距  $10^{-13}$  厘米左右时，就会发生强相互作用。特征时间将是  $\sim 10^{-23}$  秒，也就是说，强相互作用在  $\sim 10^{-23}$  秒内进行完毕。在强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所有守恒定律都成立，具有最高的对称性质。光子和轻子没有直接的强相互作用，而重子和介子具有直接的强相互作用，故后者称为“强子”。

第四种是弱相互作用：除光子外，粒子都具有弱相互作用，主要表现在粒子衰变的过程中。其强度的数量级在低能时约为  $10^{-6}$ ，在高能时可达  $10^{-5}$ 。好多守恒定律，如同位旋、奇异数、宇称、电荷共轭等不变性，在弱相互作用时均遭到破坏。弱相互作用的有效力程  $< 10^{-15}$  厘米，但弱相互作用的粒子相互作用的几率很小，只有  $10^{-10}$ 。其特征时间可由  $10^{-18}$  秒直到 15 分钟。

没生命的物体就是无情的物体，它就有这四种相互作用。记下了没有？好，现在你看，只要有相界面，无情就给你产生这么几种相互作用。那么有情呢？这无情的四种相互作用，每个有情都有。注意啊！无情的这四种相互作用，每个有情都有，有情的除了无情的四种相互作用力以外，还要受到超越这四种力的感受作用。

刚才我说，人家骂了个狗东西，你生气了，这是四种力里面的哪一种力？强相互作用还是弱相互作用？电磁相互作用还是引力相互作用？那一种都不是么！对一个有情来讲，这四种相互作用力能不能表达人家骂了个“狗东西”，你就生气了这一种感受？四种相互作用能表达出来吗？表达不出来。你用哪一种相互力能测定你的生气？都不能测定！所以，有情更复杂了，还有感受。感受是什么呢？人家骂了个狗东西，心里就不高兴。

如果这句“狗东西”是你爸骂的，顶多不愿意。如果是别人骂的呢？你就马上生气了。如果是你的仇人骂的呢？那就打开架了。所以你看，光这个“狗东西”，不同的人批评感受就不一样。唉呀！这里面就更复杂了。所以，有情的这个感受是一种更为复杂的“感应”。

感受也好，感应也好，都是为恢复原本一相的去极化的二相之反应。一相的本体被极化分割成了二相的对待事物时，就有一种去极化回归原本一相的趋势，这种趋势体现在有情无情之间，就是感受感应。所以，极性的世界中，用感受或感应将二相的极性对待，又联系成“准一相”的状态，来显示宇宙万物都在相互联系之中，形成一即是多，多即是一；大中现小，小中现大；天地一指，万物一马的帝网珠式的效应。因为原本一体无分，是一个整体，所谓天人合一，究竟一相。极化、演化形成了天地万物的一切都有，但它仍是原本一无所有的本体所包含的一切都有。所以，极化与去极化本是一体的两种不同的存在状态，在极性的世界中，要体现非极性的属性，感受、感应就是体现非极性属性的不同方式。

注意啊！感应跟感受正就是老子讲的“冲气”。现在能理解“冲气”了吗？理解了没有？（答：能！）看这一段，“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当万物负阴抱阳的时候，阴阳是几相？二相。一个二相的东西，一定有相界面，靠什么连接起来？靠“冲气”么！“冲气”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是它真实存在。如果考大学考了680分，你爸高兴的那个程度怎么测定？你高兴的那个程度怎么测定？只有这个最高级的“仪器”来测定，就叫感受。所以，凡是有相界面处，不是感受，就是感应。你的祖先，老子的大智慧不得了，叫“冲气以为和”。

今天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万事万物是靠什么联系在一起的？万事万物里面就包括有情和无情，靠什么？靠“冲气以为和”。为什么叫“和”呢？“和”是什么意思？“和”，就是井然有序的联系成“准一相”的整体。现在看一看，宇宙万物那么多，你先看一看那个原子，那么小的一点点原子，有的核外有几十个电子，成百个电子，这占了一点点体积，而且运动速度都接近光速了，那么高速运转，没听说哪一个电子碰了头着把原子毁了。你的身上有多少电子？随便找一个物体，有情无情里面有多少电子？唉呀！无量无数的电子，就在一个小小的一点范围内高速运转，核内还有质子、中子。你看，汽车过十字路口还要站个警察来指挥，那些电子质子谁都没指挥，但从来没碰破过头，碰了没有？出车祸了没有？没听说谁头上的电子

出了车祸了，把脑袋炸了。（答：哈哈……）

为什么呢？“冲气以为和”，井然有序，形成一个“整体”了么！你看，那么小的范围内，那么多电子高速运转，没碰着一个，没毁掉一个原子，也没毁掉一个电子，就靠的“冲气以为和”。你看，你的祖先早就知道这些，我才举了个微观的。宏观的天体你看多不多？只银河系就有一两千亿像太阳这样的恒星，比太阳大得多的恒星也多得很多，碰了没有？没有碰么！就你们这一班学生，坐的这么密密麻麻的，谁把谁碰了？为什么？井然有序么。靠的什么才井然有序呢？就是靠的感受跟感应，自动化的调节就叫“冲气以为和”。宇宙万物都井然有序的在进行。你会说，那我失恋了就怎么那么痛苦？也是井然有序，该你痛苦的时候就要痛苦。为什么？谁叫你不回归一相，谁叫你极化自己的心身世界成了二相呢？二相的有情必然有痛苦烦恼的感受，一相“大我”就无痛苦烦恼了！为什么？一相无相界面，就无感受了。现在你种了痛苦的因了，因你有相界面，成了二相的心、身、世界，就必然要受二相痛苦的报应。

“冲气以为和”，有情跟无情的感受、感应联系着万事万物。如果没有这个“冲气以为和”，整个世界就支离破碎，整个世界就不成系统，就不成体系，那就乱套了。其他的不说了，如果没有“冲气以为和”，两个不认识的人能组成一个家庭吗？你看，两个不认识的人就一见钟情，或者说，一见就眼红，如临宿敌。要没有“冲气以为和”，这一切的爱憎都是不可能的！

古代有个小军官，骑马路过一个寺院，突然想进去转一圈，于是下马到了门口，进去之后，看见寺院里坐着一个禅师，弟子都站在周围。这个小军官一见老禅师，拉弓就要射杀他。这个时候周围的弟子说，你怎么能平白无故伤害我们的师父呢？弟子们就阻挡。正在这个时候，这位老禅师说叫他射，不要阻拦，今天要了却这一桩因缘。这个小军官一听，哟！我要杀他，他竟然不叫弟子阻拦！觉的非常惊奇，就问为什么不叫阻拦。老禅师说，你不知道，你是两世人，我是一世人。几十年前，因为我们两个发生了口角，三言两语就打开了，我失手打死了你，于是我就出家了。出家之后就修道，这条命也是捡来的，本来杀人要偿命的。因我认真修道，修通了，证悟了，但还不能得正果，因为还欠着你的一条命债。禅师知道仇人要来，于是就提前给弟子安排了后事，坐在这里等。老禅师说，几十年前我杀了你，现在该你杀我了。所以，我今天不赖账，就等你来杀我。小军官一听，才明白了。说，我说怎么一看见你就气不打一处来，就想杀

了你，原来如此！

这个跟一见钟情的道理一样。那么，这种感受靠的什么？靠的就是“冲气以为和”么！所以，他造下的业，他把人家杀了，两个人的软件上都落下业的烙印，有业信息结构的烙印，两个就有相界面，有相界面之后就互相感应跟感受。一感应，一感受，不由那个小军官就气不打一处来，就要杀他。老和尚说你该杀我。所以你看，今生一见面就仇恨深得很。你们有这样的感受吗？素不相识的人，初次见面，就有爱憎的感受，为什么？就是“冲气”的交感么！那个喜欢跟憎恶从哪里来？你找出的理由都不是理由。你喜欢这个，不喜欢那个，那都是井然有序的，是以感应、感受而促使的。

老子有句话，叫“道法自然”。什么叫道法自然？以人事来讲，就是“冲气以为和”，二相的感受、感应使之自然进行，形成井然有序！

感应跟感受把你牵得死死的，就如地球也想跑，能跑掉吗？太阳把它抓得死死的。你跑，跑不掉。靠什么？（答：万有引力。）

太阳的引力把地球抓住不放，跑不掉。那么，两个不认识的人为什么能够结合到一起？现代的人就叫爱情。爱情是个什么？“冲气以为和”么！看不见，摸不着，一切万事万物都是“冲气以为和”，在感应、感受中井然有序。

### 质能方程上的“惚恍”

……现在把“惚恍”用在质能方程上，我们把它稍微变换一下。这上面  $E/m=c^2$  的  $E$  是能量，能量不一定都具有运动质量，我们把超越物质属性的存在，都归结到能量里面去。光就是物质与能量之间的一个交界状态，或者叫临界状态。光既非物质也非能量，既是物质也是能量；说光是物质时却是能量，说光是能量时却是物质。老子就称为惚兮恍兮，恍兮惚兮。老子说的恍惚、惚恍，并非专指物质和能量的具体状态，但我们在讲质能方程时，就用恍惚、惚恍来表示物质态和能量态，亦表示它们之间的关系。“惚兮恍兮，其中有象（‘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惚恍’。这里的‘象’就对应质能方程的能量的  $E$ ）；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物’就对应质能方程的质量的  $m$ ）”。

人始创化文家道国中





## 交龙文化和回归文化丛书

《回归自然》(上、中、下)

《奉献人生》(上、下)

《交龙文化谈说论》(上、中、下)

《伏羲与人类文明》

《老子的道论——回归自然的大智慧》

《老子的大智慧——兼论儒释道文化的同一性》

《老子与禅讲记——兼论<道德经>中的心地法门》

《三教文化古今谈》(上、下)

《自然科学与圣贤文化——启蒙讲记汇编》(上、下)

《东西文化互通说——启蒙讲记汇编》(上、下)

《心法心悟》(上、下)

《心悟心法》(上、下)

《明心见性——为初发菩提心者讲记》

《明心见性的要旨》(上、下)

《圣贤智慧互通说——以儒家说同》(上(四书、易经选)、中、下)

《圣贤智慧互通说——以道家说同》(上《道德经》、中、下)

《圣贤智慧互通说——以佛家说同》(上《心经》、中《金刚经》、下)

《圣贤智慧互通说——古今文明文化之圆融》(上、下)

《东西文化认同说——现代学者文摘》(上)

《东西文化认同说——东西文化比较》(下)

《交龙灵山诗词楹联书信选》

《圣贤的奉献人生》(上、中、下)

《认识世界的钥匙》(上、中、下)

《佛经精句选解》(上、中、下)

《回归文化论谈》(上、下)

《心地法门——开启智慧的钥匙》(上、下)

《净化心灵、完善人格》(上、中、下)

《交龙灵山的精神》(上、中、下)

《佛家经典讲记》系列丛书(心经、金刚经、楞严经、法华经、坛经、华严经、涅槃经、摩诃般若波罗蜜多经、金刚三昧经、入法界体性经、诸法本无经、佛说心地观经、大方便佛报恩经、圆觉经、大般若经选、小品般若等等)。

《儒释道经典讲记》系列丛书(庄子、列子、老子、易经、尚书、诗经、三礼、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孝经、宋明理学及心学、历代禅宗祖师语录等等)。

以上黑体字为已出版的书，楷体字为未出版的书。

# 声 明

鉴于各地翻印交龙文化（回归文化）丛书的现象，本丛书编委会声明如下：

本丛书版权不限，允许翻印，但因社会上流通翻印有的售价太高，引起不良的反应，因为本丛书从未收费，均以赠阅来流通。故，希望翻印者不要牟取暴利，以免影响本丛书的声誉及其所提倡的奉献人生的精神。本丛书编辑委员会对仅收工本费的翻印者表示欢迎和真挚的谢意！

回归文化（交龙文化）丛书编委会

回归文化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 编：张戡坤

本书编委：张戡坤 荷 蓓 澹 虚 古 芳 王海音 朱 云  
孙 萍 杨彦宾 毛晓亚 李亚妮 张海凤 王海东

回归文化丛书

## 圣贤智慧互通说——以道家说同（上）

——《道德经》的了义说（甲、乙）

张戡坤 著

---

著 者：张戡坤

出 版 者：光大出版社

EVERBRIGHT PRESS

香港北角锦屏街 45-61 号东发大厦 D 座 14 楼 1403 室

Room 1403 BlockD, Tung Fat Building, 45-61 Kam Ping Street, North

Point, HongKong

承 印 者：西安明瑞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1/16 开

印 张：

字 数：74.4 千字

版 次：2010 年 12 月 第 1 版

印 次：2010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1000 册

书 号：ISBN 978-988-19292-4-2

---

免费赠阅